

第一章 邀斗荒塚间

邙山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东北，由函谷关可以直达，山虽不高，但区域颇广，邙山北端，古人通称为北邙山。

北邙山中尽多荒墓古塚，到处可见腐尸白骨，任由那日晒、风吹、雨淋，无人过问，颇令人有惨不忍睹之慨！

这夜，云层低垂，星月俱被遮掩，天空飘散着霏霏细雨，四周一片黑黝笼罩着整个北邙山，更增这北邙山的阴森恐怖气氛。

时间约莫初更刚过，北邙山麓，突然出现一高一矮两条黑影，冒着那迷雾般的细雨，免起鹞落，身形快似电掣，直扑山顶。

从这两人的轻功身法来看，虽然，那较矮的一个轻身功夫，似乎稍差，但，行家一看，就知道两人皆是武林高手无疑！

好快！只不过是眨眼间的工夫，这两条黑影，已经跃登上山顶，并立在竖着一块高大的石碑的墓地前。

那较小的黑影，俯身看了看墓碑上的字后，朝着身侧高大的黑影说道：“师父！这墓就是齐家墓，不过……”

说到这里略微一顿，又道：“那人柬邀师父今夜在此作了一了断，不知究竟与师父有何怨仇，师父心中可有些端倪否？”

原来，这一高一矮两条黑影乃是师徒二人。

徒弟的话声一落，接着便听得那被称做师父的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唉！这件事情实在蹊跷，为师的想了好久，始终想不出来是何仇家？不过依据那柬帖上的字迹来推测，为师的已断定对方必是个女人，但以为师生自行道江湖数十年，可说极少与人结仇树怨，尤其是女人，那更是……”

正说之际，蓦地划空响起一缕箫声，使他情不自禁地突然停口，脸露惊愕之色地侧耳倾听。

箫声悠悠传来，音韵铿锵，悠扬顿挫，启人遐思……

忽而，音韵趋转高亢，扶摇直上，犹如鹤唳长空，响彻云霄，又宛若铁马金戈，笳声遍地，充满豪壮杀伐之机！

俄顷，忽又转变平和韵调，宛似禅唱梵音，听者有若灵智陡生，心境空明……

渐渐，终趋低柔，犹如清溪流水，其声淙淙，又有若珠走玉盘，回旋夜空，历久方止！

箫声止后，立在齐家墓前的两个黑影——师徒二人，已经被奇异的箫声引入物我两忘之境，木然痴立！

此际，山下忽地出现四盏风灯，在这寒风细雨中，倏明倏暗地摇曳着，五条娇小的黑影，闪电般直向山顶扑来！

眨眼间，这五条娇小的黑影已到达山顶，一齐停身在先到的两个黑影——师徒二人的对面八尺远近！

在四盏风灯的亮光之下，双方均已看清对方的身形面貌。

只见先到的师徒二人，师父年约五六十岁，身着灰色长衫，腰下拴着一根三尺来长的旱烟管，这支旱烟管通体乌黑，不用问，明眼人一看就知，必是钢铁打铸无疑！四方脸，红中带紫，海口短髭，双眼精芒灼灼如电，威仪颇为逼人！

徒弟年约十四五岁，穿着蓝衫，背插长剑，白净的面孔，剑眉星目，精

光熠熠，相貌俊秀，只是满脸稚气未脱。

后到的五人，乃是四个侍女打扮，年约十五六岁的少女，手中各持一盏风灯，中间簇拥着一个身着紫衣的少女。

从这少女婀娜匀称的身材上看，顶多不超过二十岁，但一张粉脸死白，竟是毫无半点血色，活像是僵尸面孔！

在这遍山荒墓废墟，触目可见白骨，寒风细雨，鬼气森森的黑夜，若不是有四盏风灯照耀着，明知对方是人非鬼，乍见这张面孔出现，任是武林一流高手，要不为之毛发悚然才怪呢！

就这样，那师徒二人刚一看清楚少女的死白面孔时，心中也不禁悚然一惊，暗道：“这是谁？江湖上似乎没听说过……”

正想之间，忽听那紫衣少女冷声问道：“尊驾可是邙山烟叟于伍么？”

话罢，双目冷芒似电地逼视老叟。

老叟双目精光灼灼地凝注着紫衣少女点头答道：“不错！老朽正是邙山烟叟于伍，姑娘何人？与老朽有何怨嫌，请道其详！”

紫衣少女先不答邙山烟叟问话，反问道：“尊驾是单人赴约，还是另邀有助手？”

邙山烟叟闻问不禁一怔，随即明白似地哈哈大笑道：“我于伍闯荡江湖数十年，自问向来正大光明，姑娘尽请放心，除了小徒龚钰之外，并未邀约他人，纵是姑娘来时，有所发现，亦与老朽无关！”

紫衣少女从鼻孔中发出一声冷哼道：“哼！这敢情好！”

邙山烟叟一生闯荡江湖，成名数十年，阅历何等深厚，闻紫衣少女之言，知道她意犹不信，脸色不禁微变！

须知邙山烟叟自行道江湖以来，生平从来不打诳语，言出必随，紫衣少女不信他所说，脸色怎得不为之微变！

邙山烟叟爱徒龚钰，年纪虽只才十四五岁，一身武学已得邙山烟叟真传，功力亦颇不弱，况终年随在乃师身旁，行道江湖，见识亦颇广博！

自从紫衣少女现身，说话声音冷峻，傲态逼人，再加上那一张颜色死白，毫无表情的脸孔，他小心眼儿中已是极端的不高兴！

这时，一听这紫衣少女竟然不信他师父的话，并还有轻视之意，小心眼儿中，不禁怒气顿生！

虽然，他也知道，这紫衣少女既敢邀约他师父黑夜在这齐家墓地里了断怨仇，当必身怀不凡的武学功力，否则，怎敢！

明知这紫衣少女不好惹，但龚钰是初生之犊不畏虎，何况心中怒气已生，忍不住一声喝叱道：“呸！我师父望重武林，生平不说诳话，你这丑八怪的丫头，竟敢目无尊长，轻视武林前辈……”

龚钰话声未完，陡闻一声娇喝道：“小鬼！你大概是吃了熊心豹胆了，竟敢侮辱我主人是丑八怪，如再信口雌黄，当心姑奶奶割下你的舌头！”

喝叱的乃是紫衣少女的四婢之一，也是四婢中年龄最大，四婢之首的小玲。

原来这紫衣少女复姓东方，芳名明珠，乃父东方昆，幼遇异人，学得一身奇绝武功，名震武林，掌中一十二双金梭暗器，手法高妙，堪称武林一绝，因此乃得神梭美号！

东方明珠家学渊源，一身武学功力虽不及乃父深厚，已得传乃父全部武学十之八九，四婢幼随小姐习练，经小姐耳提面授，加上四婢又均颇聪慧，

一身武学功力，也可说是已登堂奥，身手甚是不弱！

四婢名小玲、小兰、小翠、小玉。

东方明珠与四婢，名义上虽为主婢，实际上形同姊妹。

龚钰话未说完，蓦被小玲阻断，并且骂他小鬼，还要割下他的舌头，小心眼儿中不由怒气更盛，满脸上尽是鄙视不屑的神色，一声喝道：“臭丫头！别恬不知耻了，一张死人样的脸孔，好像刚从坟墓里掘出来的样子，那么难看，不是丑八怪，又是什么？哼……”

龚钰话意未尽，倏闻师父邙山烟叟叱道：“钰儿怎可无礼，还不与我赶紧闭口！”

龚钰虽然话意未尽，他可不敢不听师父的话，只得住口不说，一双黑白分明，星朗奕奕的眼睛，却是恨恨地瞪了俏丫头小玲一眼！

邙山烟叟喝住龚钰的话声后，立即朝着东方明珠微微一抱拳，说：“拙徒无知冒犯，尚请姑娘不要见怪！”

东方明珠望了龚钰一眼，从鼻子里发出了一声冷哼！

邙山烟叟只作没有听到似的，续道：“姑娘贵姓芳名？与老朽究竟有何怨仇？请即直道其详！”

东方明珠倏地眼射精芒，有若冷电般地露出一片杀机，逼视着邙山烟叟说道：“姑娘名叫东方明珠，神梭东方昆乃是姑娘父亲，老贼！你明白了吧！”

东方明珠虽是语声颤抖，眼露杀机，但那张死人样的灰白面孔，仍旧是死板板、冷冰冰的，没有丝毫表情！

邙山烟叟闻听东方明珠报出姓名，不禁感觉诧异地“哦！”了一声说：“原来是东方姑娘，老朽实在不明白与姑娘有何怨仇？还是请姑娘直说吧！”

东方明珠见邙山烟叟诧异的神情，认为他是故意做作，企图赖帐，遂一声冷笑，喝道：“老贼！你别装佯了，三个月前，我父亲命丧这齐家墓地的一段公案，姑娘就不相信你会忘记得这样快！”

邙山烟叟江湖阅历深厚，闻话已明白东方明珠约他今夜在齐家墓地了断公案，这是一个可怕的误会！

虽然乍闻姑娘之话，心中不禁一怔，但随即神情泰然地说道：“此事老朽虽也曾微有耳闻，但并不明详情，而且也与老朽无关！”

东方明珠见邙山烟叟仍图抵赖，芳心暗道：“这老鬼不肯认帐，我何不将证物拿出来，给他看看，看他还有何话可说！”

芳心意念一动，立即探手入怀，取出了一把长约八寸左右的鱼鳞金刀，朝着邙山烟叟一晃，一声冷笑道：“老贼！这是何物？”

“啊！”

鱼鳞金刀，乃邙山烟叟名震江湖的防身之物，自己的东西哪有认不得之理，东方明珠甫一取出，邙山烟叟立即认出，正是自己之物！

是以，邙山烟叟乍见自己的鱼鳞金刀从姑娘怀中取出，不禁发出“啊！”的一声惊呼，愕然地退了两步，望着东方明珠颤声问道：“这……把鱼鳞金刀正是老朽行道江湖防身之物，不过，数月前忽然遗失，但不知姑娘从何处得来？”

东方明珠见邙山烟叟这种惊愕神情，芳心也不禁为之一怔！但也旋即淡然，当然，在她的心目中已经认定邙山烟叟即是她的杀父仇人！

只听东方明珠惨然一声冷笑道：“老贼！我父亲就死在这把金刀之下，如今物证在目，你还能抵赖得掉么？”

邙山烟叟这时已经知道，这把金刀的遗失并非偶然，乃歹徒的移祸江东之计。

当然，这移祸于自己的歹徒，必是自己的仇家但不知这仇家是谁呢？

东方昆在武林上并非泛泛之辈，乃当今武林高手，一身武学功力均颇深厚，与自己可能只在伯仲之间。

对方既能窃去自己的鱼鳞金刀，并毙东方昆于这把刀下，显见这人的武功身手，均极不凡！

这人既是不凡武功身手，与自己有仇，何不干脆直截了当地找自己结算？为何要做这种移祸江东的狡计呢？……

邙山烟叟虽然江湖阅历深厚，对此也不禁感觉异常迷惑，难猜！难测！

鱼鳞金刀乃自己之物，东方昆死在这柄刀下，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，也是无可辩解的事实，纵是说得唇焦舌惫，东方明珠又怎能相信？

是以邙山烟叟此际只有瞪着眼望着姑娘发怔的份儿。

只见东方明珠咬牙切齿地恨声说道：“老贼！大丈夫敢作敢为，何须藏身缩尾，不敢承认，如今金刀乃是铁证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！”

说着，东方明珠声调忽变，倏地惨然厉声喝道：“血债血还，老贼！纳命吧！”

话未落，娇躯微扭，手中鱼鳞金刀划起一道金虹，电疾般直向邙山烟叟腰际刺去！

出手快捷，身形利落，真是有若飘风闪电，家学渊源，身手的确不凡！

邙山烟叟心头一凛！连忙身形一晃，疾退八尺！

东方明珠一击不中，莲足一顿，衣袂飘飘，一声娇叱，金虹暴射，跟踵疾扑！

东方明珠家传武学，身手虽是不凡，但邙山烟叟乃江湖成名人物，数十年功力，何等深厚，东方明珠怎是敌手？

不过邙山烟叟已知这事出于误会，东方明珠虽然猛攻疾扑，出手狠辣，但他又怎能和姑娘一般见识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与姑娘动手，万一收招不住，失手伤了姑娘，不但落个以大压小的骂名，同时如何向江湖朋友交待？

是以，他对东方明珠的攻招，只是展开身法闪让，始终不予还手！

一个是志切亲仇，死命狂攻，出手招式，招招狠辣，无与伦比！

一个是为了数十年名望声誉，尽管对方出手招式狠毒，始终不肯与敌，只是凭着超绝的轻功，飘忽的身形闪避躲让！口中并且不断地喊着：“姑娘！请且停手，姑娘！请且停手！”

“父仇不共戴天。”仇人当前，东方明珠这时已红了眼睛，如何肯停手，尽管邙山烟叟喊得唇焦舌燥，只是充耳不闻，八寸长的金刀，更是招招指向邙山烟叟的要害，拼命猛攻不休！

是泥人也有三分土性，邙山烟叟修善再好，哪经得住东方明珠这样不可理喻，招招狠辣的招式一再相逼，也不禁心生怒意，觉得忍无可忍，不由得长眉倏挑，喝叱道：“娃儿！你这样不分皂白，是真要迫老朽出手么！”

东方明珠一面继续不停地拼命狂攻，一面冷声喝道：“老贼！今夜姑娘要不将这老贼击毙刀下，何以能安慰亡父泉下英灵！废话少说，你还是纳命吧！”

邙山烟叟见东方明珠简直不可理喻，不禁被迫出真火，气充心窍，陡地一声喝道：“丫头！你这样横蛮不讲理，可就怪不得老朽要以大压小了！”

喝声中，身形微长，长衫飘飘，身法顿变，双掌挥舞间，竟展开了三十六路大擒拿，夹以空手入白刃手法，疾电般向姑娘反攻过去。

一出手，就是接连三招猛攻，这三招不但威势凌厉，更是快捷绝伦！

须知邨山烟叟在当今武林中，已是一流高手，一身武学功力已臻炉火纯青之境，颇为深厚，东方明珠如何能经得起他三招快捷的猛攻！

三招急攻之下，东方明珠立即被迫退了两步。

这一来，东方明珠不禁更加急怒攻心，一声娇叱，八寸鱼鳞金刀舞起一道耀眼金虹，揉身进步，直戳邨山烟叟胸膛！

邨山烟叟一声冷哼，双掌齐出，一招“撞钟击鼓”，拿腕打肩！

就在此际，蓦闻一声朗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喝声刚入耳，陡觉一股柔和的劲道自斜里向二人中间袭到，只迫得二人立足不住，连连退出数步，方始拿稳！

二人均不禁霍然大惊！一齐注目朝这柔和劲道袭来之处望去！

只见一个身着玄色襦服，腰系一枝玉笛，头戴玄色文生巾，年纪约在二十左右，相貌俊秀，神情飘逸的少年美书生，右手轻摇折扇，面露微笑，神态傲然地缓缓步向二人中间伫立！

细雨纷落的寒夜，这书生还手摇折扇，未免有点太过份了！

邨山烟叟一见这少年书生神情气态，心中感觉十分诧异，满脸尽是惊奇之色，双目精光闪闪地凝视着书生发怔！

东方明珠心中虽也感觉惊异，但她那死灰般的面孔上却依然没有丝毫表情！

东方明珠幼失慈母，在其父东方昆宠爱娇纵下长大，致养成一种高傲自负的习性，一见这少年书生神情傲然之态，芳心中不禁微泛愠意，一声娇叱道：“喂！你这书呆子来此做甚，还不赶快与我走开，难道想作死不成！”

那书生对东方明珠的话好像没有听到似的，只是摇头晃脑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自古迄今，历来不变，你争我夺，大部均是为此！”

自语着，忽地朝东方明珠粲然一笑，朗声问道：“姑娘！你们二位在此生死相拼，倒是为了财呢，还是为食啊？”

这少年书生的粲然一笑，只笑得姑娘的芳心情不自禁的“扑”地一跳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感觉，但，那话语却又使姑娘芳心生恨！

只见姑娘秀目陡地一瞪，精光似电，娇叱道：“哪来的狂生，竟敢在姑娘面前疯言疯语的，还不与姑娘快滚！”

忽听那书生哈哈一声朗笑，笑声清越高昂，震人心弦，回绕空际！

笑声甫落，倏地面色一沉，正容说道：“姑娘这么不分皂白是非，放弃真正仇家不去找，只凭着一把金刀，硬说一个不相干的人，是杀你父亲的仇人，这样你不觉得你父亲在九泉之下也难瞑目么？”

书生说到这里，略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像你这么横蛮不讲道理，在下虽然不愿与你一般见识，但依在下一贯作风，最少也该给你一点苦头吃吃，以为警诫。只是，因你志切亲仇，情有可恕！至于你那杀父的真正仇家，在下倒曾亲眼目击！……”

书生说到这里，忽地住口不说，只把一双朗若寒星的目光注视着东方明珠。

东方明珠对书生这种狂傲凌人语气虽然极为不满，芳心异常忿怒，但因

书生说出曾目击杀害她父亲的真正仇家，芳心不由一动，遂仍忍住，没有发作，只把一双秀目凝注着书生的俊面，静待继续说下去，说出杀害她父亲的真正仇人是谁。

邛山烟叟一听书生知道杀害东方昆的贼人是谁，心中不禁大喜过望，连忙朝书生抱拳一拱说道：“少侠既知东方明珠真正的仇人，请即直接说出，不但可免使老朽遭蒙不白之冤，且也可使东方姑娘手刃血仇，安慰东方昆泉下之灵，此拳非仅老朽与东方姑娘感激，即使东方姑娘父亲泉下英灵亦必感激少侠之恩不尽矣！”

书生傲然一笑道：“要在下说出杀害东方昆之人是谁并不难，但在下却有一个小小的条件，作为交易，所谓两得其便，不知两位意下如何？”

东方明珠一听书生好像谈生意似的，意要以条件作为交易，芳心不禁很是愠怒，小嘴儿一撇，面上仍是冷漠得不带丝毫表情，一声冷哼道：“瞧不出你这副书呆子模样，生意经倒好像很精通呢，姑娘尚不愿与你交易，你又将如何？”

书生不假思索地一笑说道：“很简单，在下就且作壁上观，让你们二位继续冤冤枉枉地打上一场再说！”

邛山烟叟对书生这种以条件交易，却暗含有要挟的意味，心中不禁颇不赞其所为，但也无可奈何，略一思忖后，只好笑说道：“阁下将欲以何条件交易？不妨先说出来听听看，只要合乎情理，老朽等力所能及，当无不可！”

书生望了邛山烟叟一眼道：“你一人愿意何济于事，东方姑娘不愿又将奈何？”

说道，星目还望了东方明珠一眼。

东方明珠乍听书生说，曾经目击杀父凶手，芳心虽然将信将疑，但姑娘本是个冰雪聪明的人，略一沉静回想，发觉邛山烟叟乍闻自己指认为杀父仇人，以及出示金刀后种种诧异神情，愕然的态度，的确有些见蹊跷，可能真的不是邛山书生说出要捕捉已成气候的“百毒玉蜚”，在东方明珠听来还不觉着怎的，但那见闻广博的邛山烟叟却不禁悚然一惊！

暗忖道：“百毒玉蜚，乃天下间三种绝毒毒物之一，这书生为何要冒险捕捉这罕世毒物？何不问问。”

心念一动，立即望着书生问道：“百毒玉蜚乃罕世绝毒之物，阁下捕捉它何用？能否见告么！”

书生望了邛山烟叟一眼，又恢复先前那副冷傲神态，冷然说道：“个中情由，请恕在下不便奉告。”

邛山烟叟碰了个钉子，不禁默然！

书生忽又问道：“二位能相助与否，请即明言。”

邛山烟叟道：“因为此物太毒，阁下不肯说出捕捉它的用途，老朽实在未便……”

邛山烟叟说到这里，便倏地住口没有说下去，只把双眼精光灼灼地凝注着书生。

书生见状似乎已知其意，不由朗声一笑道：“这个敬请放心，在下虽然因故不便奉告用途，但决不会凭仗此物害人！”

邛山烟叟点点头道：“好！阁下既如此说，老朽当与东方姑娘相助阁下一臂之力，代为守护意外干扰！”

书生这才欣然色喜道：“那么，我们这桩交易就此算是谈妥了。”

忽然，书生好像发觉什么似地，脸色倏变，说道：“不好！”

说着，便朝东方明珠与邛山烟叟二人急道：“二位请快随我来！”

话落，身形猛长，也未见他如何作势，已若脱弦弩矢般地射起，落地竟已在十丈开外！烟叟所为！

若果是邛山烟叟所为，以邛山烟叟的为人，以及在江湖上的声名，何必抵赖不认账呢？

姑娘心中这么一想，便巴不得书生赶快说出杀死她父亲的真凶的姓名，俾好去找那真凶替亡父报仇！

只是书生要以条件交易，芳心甚感不满，加上书生那傲气凌人的态度，看来甚不顺眼，复以刚才话已说出，女孩儿家与生俱来的骄傲与矜持，使她不好意思向他请求说出！

邛山烟叟闻听书生这么一说，不禁转脸望了姑娘一眼，忽地向姑娘抱拳一拱说道：“姑娘！为欲寻出杀害令尊的真正凶手，望姑娘先答应少侠，待他说出条件后再谈如何！”

东方明珠于是便也就趁机转圆，螭首微微一点道：“好罢！看在老伯金面，答应这狂生就是！”

东方明珠这时也已明白邛山烟叟并不是她的杀父仇人，实在是一个误会，对邛山烟叟芳心甚感歉然，于是便改口称呼邛山烟叟为“老伯”。

邛山烟叟遂望着书生说道：“东方姑娘也已答应，阁下的条件请即直说吧！”

书生望着邛山烟叟与东方明珠二人微微笑道：“其实说出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条件，只因在下要捕捉一对已成气候的百毒玉蜚，需人代为守护，以防外人干扰！”

书生说到这里，忽地一饮狂傲之态，星目中神光一闪即逝，望着二人肃容说道：“不知二位可愿协助在下一臂之力！”

书生星目神光虽然是一闪即逝，但东方明珠和邛山烟叟二人均不禁心头一震！暗道：“这书生好精深的内功！”

书生这种轻功身法，东方明珠与邛山烟叟看得均不禁为之咋舌！

邛山烟叟望着东方明珠道：“东方姑娘！我们赶快追上去！”

话未完，右手挽龚钰，身形已疾纵跃起，向书生去处追去！

东方明珠与四婢亦即连忙各拧娇躯，纵身跃起，紧随邛山烟叟身后。

二男五女七人，展开身形，接连几个起落，已出去四五十丈。

正往前疾驰间，忽闻前面传来喝声道：“老鬼！小爷为着这对东西，在这荒墓废墟之地已经守候了好久，你想捡便宜，那可不成！”

喝声朗朗，音韵铿锵，中气充足，显然为一内家绝顶高手。

邛山烟叟闻声，就已辨出是那书生的声音，心中不禁一凛！暗道：“这书生究竟是何来历？年纪轻轻，就有如此深湛内功，又为何要捕捉这对百毒玉蜚？”

正思忖之间，忽又闻一个苍劲的声音嘿嘿笑道：“小酸丁！百毒玉蜚乃无主之物，人人可捕捉它，你凭什么要独占，再不识相，可别怪我蜈蚣毒叟心狠手辣，毁了你！”

邛山烟叟不禁悚然一惊！暗道：“蜈蚣毒叟乃武林四毒之一，一向霸居西南苗疆，这魔头什么时候竟跑到中原来了？”

这时，东方明珠贴身四婢手中持着的风灯，早经吹熄，虽然四周一片漆

黑，尚幸各人内功均皆不弱，一两丈之内的事物尚可辨认！

邨山烟叟身形略停，转身对东方明珠悄声道：“姑娘！请随老朽身后小心前行，切不可大意带出声息，以免被老魔发觉！”

东方明珠螭首一点道：“知道了。”

于是，龚钰，东方明珠及四婢等，立即皆屏声静息，鹭伏鹤行，紧随邨山烟叟身后小心前进。

到达距书生与蜈蚣毒叟立处的约莫二丈左右，恰巧有一座颇大的古墓，正可隐藏七人身形。

七人隐身古墓之后，凝运目力望去。

只见书生对面丈余之地，站着个瘦骨嶙峋，形似僵尸般的老叟，目射冷芒，灼灼似电，背后斜插着一柄蜈蚣钩，那形状颇为怕人！

陡闻书生一声冷笑道：“蜈蚣毒叟的名头，只能吓唬一些化外苗人，焉能吓唬得了我这小爷，我看你还是依着小爷的良言相劝，回你的苗疆去吧，不然，惹恼了小爷，管教你今夜来得去不得！”

蜈蚣毒叟闻言不禁大怒，声若夜枭鸣叫般地一阵磔磔怪笑，喝道：“小狗！你是何人门下？敢于这样狂傲目中无人！”

书生一声冷嗤道：“小爷是何人门下，凭你这种化外恶魔也配问么！我看你还是识相点滚回苗疆为妙！”

蜈蚣毒叟乃当今武林一魔，双煞三怪，四毒，十邪中四毒之一，一身功力已臻绝顶，在当今武林中，乃可数的顶尖高手，普通一般江湖人物，遇上这些十邪中的魔头，避之犹且不及，这书生真可说是胆大包天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口发狂言，不把这魔头放在眼内，未免太也不知死活了！

邨山烟叟暗地里不禁为书生捏了一把冷汗！

这里邨山烟叟在替书生暗自担心，但书生仍是那么手摇折扇岳峙渊亭的伫立场中，神态傲然，从容自若，对当前的蜈蚣毒叟好像无视，根本就没有放在眼内！

蜈蚣毒叟纵横武林，称霸西南苗疆三四十年，生平何曾受过别人这等轻视？闻言连心肺都几乎被气炸，不禁恶念陡生，杀机顿起！

只见他双目凶光倏地暴射，一声厉喝道：“小狗！你有多大功力，敢对老夫这等无礼，今夜要不将你这小狗毙命掌下，老夫就不必称十邪中的人物了！”

书生傲然一声冷笑道：“凭你也配！”

蜈蚣毒叟猛地一声暴喝道：“不配！你就先接老夫一掌试试！”

喝声未落，双掌猛地一挫，交相拍出，刹时，立见一股强劲无俦的狂飚，夹着中人欲呕的奇腥异臭，直向书生撞去！

书生乃一位武林异人传徒，经异人十五载调教，一身武学功力，不但尽得那位异人依钵真传，且因天生根骨禀赋绝佳，更曾巧获奇缘，已大有青出于蓝之势！

故书生年纪虽轻，其一身武学功力已臻绝顶化境，只差生死玄关任督二脉未通，如若生死玄关任督二脉一通，则其内力就有如长江大河，生生不息，永无止境！

不过，就以目前的功力而言，当今武林顶尖高手，能与其抗衡者，为数已属不多！

书生不但功力高绝，人更机警极端，蜈蚣毒叟目射凶光之际，他就已暗

中留神戒备，知道蜈蚣毒叟已经是急怒攻心，心生恶念，只要一出手，必然是毕身功力凝聚的蜈蚣毒功！

蜈蚣毒叟掌才推出，书生一闻腥味，立知自己所料不错，不由剑眉一掀，一声冷哼，晃身就向腥风狂飚中扑入！

这时，书生已将武林奇学，玄门乾元罡气，连护周身要穴。

天下哪有这样打法的，万钧无俦的掌劲，夹劲风狂飚袭到，不但不闪身避让，反而晃身扑入，这岂不是找死！

邙山烟叟与东方明珠等人，看得不禁心头一震，暗喊道：“完了！”

蜈蚣毒叟心头不禁狂喜，暗道：“好小子！你也太狂傲不知死活了，不要说我蜈蚣毒叟毒功中人无救，就凭我这内家掌力，要不把你震成碎块才怪呢！”

然而，书生岂是傻子，若不是确有所恃，制胜把握，怎敢？

书生掠扑入腥风狂飚中，右臂倏伸，骈指疾点蜈蚣毒叟胸口。

不但身形快得出奇，出手更是疾若电掣！

别看蜈蚣毒叟身列十邪之一，乃当今武林一流高手，但在书生这种诡异神化奇快绝伦的攻招下，别说是闪身避让，连念头都没有来得及转一转，胸口已被书生点中！

书生这一指岂是等闲，乃武林奇学“乾元指功”。

“乾元指功”无坚不摧，纵是精钢被点上一指，亦必裂成数块，何况是人？

蜈蚣毒叟虽然内功深厚，到底是血肉之躯，如何能承受得了，“乾元指功”的一击，只听得他一声惨叫，心脉已被震断，七孔流血，横尸当地，这个生平作恶多端的毒魔头，就这样了账了！

书生一指点毙蜈蚣毒叟，可把两丈外伏在古墓后的邙山烟叟等男女七人，一齐惊得呆住了。

这是种什么功夫，真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！

邙山烟叟心中忖道：“从这书生文质彬彬的外形上看来，神色之间，虽然傲气逼人，相貌生得英俊秀逸不凡，但怎样也看不出来，是个具有这种超人身手奇学的武林能手，身怀奇学，而能不露于形色，其内家功力显然已练达‘六合归一’，‘深藏内蕴’，武术中所说的内家最高化境……”

邙山烟叟正思忖之际，蓦闻书生望着邙山烟叟等人伏身之处，朗声喊道：“如今已没事了，各位请出来吧！”

邙山烟叟闻喊，立即当先现身掠出，向书生抱拳一拱说道：“少侠神功盖世，实令老朽钦佩之极，但不知可否赐告姓名师承？”

说罢，双目精光灼灼，注视书生。

书生神色冷然地微一沉吟道：“在下何天衡，至于师承日后当知，请恕在下目前未便奉告！”

说着，星目微转，望了东方明珠等众人一眼，又道：“百毒玉蜚乃超绝尘寰的毒物，现在出洞在即，为各位安全计，请远离五丈以外，各寻地势掩蔽住身形，暗中警戒，代在下守护，阻止意外干扰偷袭，在下大功告成，当即将杀害东方昆之真凶相告……”

正说之际，忽闻“啾”的一声鸣叫，发自左侧丈外的一座古墓中，声音凄厉，令人毛发悚然！

何天衡星目神光忽射，俊脸现露紧张之色，急道：“毒物出穴在即，各

位请速退！”

大敌当前，就如先前的蜈蚣毒叟，对峙相立之时，何天衡神色从容自若，直若未睹，这时，刚闻叫声，何天衡竟现紧张之色，由此可见，这“百毒玉蜚”较一个武林一流高手，还要难以对付！

邛山烟叟见何天衡如此紧张神情，哪还敢怠慢，连忙各纵身形，接连两个起落，跃出六丈左右，各觅地势，掩蔽住身形，撤出随身兵刃，全神贯注戒备！

邛山烟叟等诸人纵身跃开，何天衡立即燃起一只火捻，放在地上，退身七尺开外面对着发声的那座古墓盘膝跌坐下，又从怀里掏出一物塞入口中，双目神光电射，全神凝注着那座古墓！

此际，霏霏细雨早歇，只有寒风依旧，虽不猛烈，但也够人受的！

北邛山古墓荒冢遍地，本就阴气森森，异常怕人，何况是在这阴霾密布、漆黑的寒夜，更增恐怖气氛，令人寒粟！

陡然，四周的蔓草丛中，响起一阵沙沙的声音，蠕蠕游出成千的毒蛇，分自四面八方缓缓朝着那座古墓游去。

说来也令人难信，一群毒蛇游经何天衡身侧时，竟都宛似不觉，毫不停留地游向古墓。

群蛇游至古墓前五尺左右，就再不前进，各自盘缠一堆，好像在等待什么似地静伏在地上悄然不动！

这时，忽又闻得“啾”的一声刺人心弦的凄厉的鸣叫，发自那古墓中，接着便见古墓的穴口冒起一团白雾，紧随着白雾之后，两只尺多长，状似壁虎，浑身雪白的四脚怪物，已出现在古墓穴口处。

当然，这对四脚怪物，便是那绝毒尘寰的三种毒物之一的百毒玉蜚了。

只见这对百毒玉蜚，出穴之后，腹部不住地鼓动，口中不断喷出丝丝白雾似的毒气！

这毒气，不管你是内功如何精深，只要闻上一点，立即便会头晕欲呕，渐渐心脏麻痹而死，端的剧毒异常！

所幸邛山烟叟等七人均距离六丈开外，不虞中毒。

何天衡虽然距离很近，但他已事先在口中含着解毒灵丹，故百毒玉蜚所喷雾虽毒，并无妨碍！

两只百毒玉蜚闪动着四只精光灼灼的小眼睛，觑定群蛇注视了半晌，霍地窜入群蛇之中，各自择了一条三尺来长金光闪闪的小蛇，一口咬住七寸要害。

其余群蛇见状，立即如获大赦般地，掉头鼠窜飞快地游走，刹那间，一条不剩！

邛山烟叟等目睹这种奇景，不由暗叹天地间造物之奇，确是不可思议！

群蛇已走，古墓前只剩下两只“百毒玉蜚”在蠕蠕吞食那两条小金蛇，同时口中不住“啾啾”连声，状似极为得意！

何天衡跌坐地上，神情分外显得紧张，一双眼睛始终眨也不眨地全神贯注两只玉蜚身上，蓄势待发！

转眼间，两只百毒玉蜚已将金蛇吞入腹中，昂首发出“啾”的一声眸利的怪叫，四只眼睛，忽地灼灼地注视着何天衡面前七尺远处地上，已快将燃尽的火捻，略微迟疑了一下，便缓缓朝火捻处爬去。

何天衡心中不禁大喜，也就越发凝神贯注！

哪知，两只百毒玉蜚爬至距离火捻尚远五六尺时，忽然一阵寒风到来，刮得火捻突然一暗！

这两只百毒玉蜚气候将成，已具灵性，见状陡然惊觉，似乎知道不妙，急掉转头，身形一躬，就要向墓穴中窜去！

何天衡本恐一击不中，再想捕捉就困难了，所以才意欲用火捻将它们引至距离较近处下手！

岂料，天不作美，变生意外，燃得熊熊的火，忽被一阵风吹得几乎熄灭，使两只毒蜚惊觉转身欲逃！

机会难再，稍纵即逝，何天衡怎肯让它逃去，但见他两臂陡伸，左右双手食中二指，并指疾向两只百毒玉蜚凭空点去，同时，口中一声暴喝道：“孽畜！哪里逃，着！”

暴喝声中，只见他双手食中二指之间，电掣似地射出两缕丝丝白气，猛击两只毒物，扑扑两声，两只毒物同时均被击中。

虽是击中，但却无济于事，两只玉蜚只不过是击翻了个身而已！

何天衡见无坚不摧的“乾元指功”，并未能将两只玉蜚制住，心中不禁一惊！

心中虽然一惊，手底下可不敢怠慢，猛提一口真气，“乾元指功”再度发出！

就在刻不容缓之际，陡闻两声金属物叮 交鸣响声，一条白影，夹着两点金虹，自百毒玉蜚藏身的古墓之后，疾射而出，一晃即逝，只留下丝丝馨香，随风飘荡空际！

何天衡微微一愣！急以全力疾向两只百毒玉蜚击去，同时身形也跟踪扑出！

这次全力一击，虽然是奏了效，但定睛看时，何天衡不禁傻了眼！百毒玉蜚只剩了一只，另一只已经不翼而飞了！

何天衡知道是被人捡了便宜，不禁气得剑眉直挑，但亦无可奈何！

因为他不但不知道是被谁得了去，而且除了刚才曾看见一条一晃即逝，丈许长的白影夹着两点金虹，和闻着一丝淡淡馨香之外，连人影也没有看到嘛！

由此可见，捡便宜这人的身手之高，确实不可思议，照这种快捷利落的情形看来，身手纵不比他高，起码也决不会较他低！

不过，话回过来说，捡便宜的那人没有两只一齐劫走，还留下了一只，总还算是不错的了。

何天衡从怀中取出一把长约七寸带鞘的匕首，匕首出鞘，寒光一闪，照着百毒玉蜚的腹部软处，一戳一挑，一颗鲜红欲滴的盈寸丹珠，随着匕首挑出，毫不迟疑地塞入口中吞下。

丹珠入口，立即将匕首纳入皮鞘收起，盘膝跌坐地上，闭目垂帘，调息运功，化丹毒，使与本身真元汇合。

这时，邛山烟叟等七人，已皆各纵身形跃出，围着何天衡四面伫立，凝神戒备以防外来的侵袭！

俄顷，何天衡已运本身精淳的内功，化尽丹毒，使丹气与本身真元汇合，走遍周身奇经八脉，行三十六关，直上十二重楼，周而复始，接连运行了两周天，一直到感觉浑身百脉舒畅，真力充沛，知道功力已经激增数倍，这才收功，气归经，血归脉，星目微睁，神光一闪即逝，俊脸现露喜容，含笑起

立。

何天衡身方起立，邛山烟叟就立即脸含愧歉之色地抱拳一拱说道：“老朽等有负少侠所托，实感愧甚，尚望见谅是幸！”

何天衡微喟了一声道：“来人身手太高，这事焉能怪得了你们几位，不过……”

欲言又止地望了几人一眼，摇摇头，嗟叹连连，惋惜不已！

邛山烟叟听何天衡口上虽说不怪他们，但那暗自嗟叹惋惜的神情，显然心中对另一只百毒玉蜚被人暗中做了手脚劫去，很是难过！

须知邛山烟叟乃是个个性豪爽的正直之士，何天衡如果责怪他几句，他心中还不觉着什么，何天衡不怪他，反而令他感觉不是味道，觉得有负所托，甚为不安！

不过，他心中感到很是奇怪，虽然他江湖阅历深厚，见闻广博，并且知道百毒玉蜚乃天下三种绝毒的毒物之一，但却不知道何天衡对这种毒物为何这等重视。

况从何天衡刚才一招毙杀蜈蚣毒叟的身手，以及捕捉百毒玉蜚时，双手指间发出的白气看来，显然身怀罕世奇学！

不但身怀罕世奇学，而且从他的神情举止上看来，分明功力已臻“六合归一”，“神光内蕴”的，内家最高境界！

内家功力既已练达这种境界，为何还要吞食这种天下绝毒物的毒丹？难道他身中何种剧毒，须此毒丹中和所中剧毒，以毒解毒么？

果如此，一颗毒丹已够，对另一颗毒丹的失去，又何必恁地惋惜难过呢？

东方明珠自何天衡一现身，除了对他那太过冷傲狂妄的态度，芳心有点不满之外，其实并没有其他太坏的印象，不但没有太坏的印象，并且还有点儿喜欢他呢！

这时，她对何天衡那冷傲狂妄的态度，不只是已不再存有不满意，而且觉得是应该的！

因为她对他的武学功力，已佩服到心眼儿里去啦！

也只有具有这种出神入化武学功力的人，才配有这种冷傲狂妄的态度！

女孩儿家的心理，就是那么的难以揣摸，像谜一样的难测难解。

在她看着你不顺眼的时候，你的一举一动，在她的眼睛里看来，都是不屑的，下流的！

相反地，当她看着你顺眼，对你产生着好感的时候，你的一举一动，她不但认为都是恰到好处，哪怕你在她面前说上一句最粗劣的话，她也会认为这是一种风趣，男人应有粗犷的本色！

唉！女孩子的心理呵！真矛盾！

东方明珠虽是一个个性素向高傲的武林女儿，但她毕竟总是女孩子，是女孩子，就脱不了这种矛盾心理的范畴！

在这种矛盾心理的范畴下，是以，东方明珠觉得何天衡那俊秀的丰神，应该有着潇洒脱尘的气度，以他那高绝的武功，才配有那种冷傲狂妄的态度！

总之这时，在她的眼睛里，何天衡的一举一动，一切都是对的，合理的！

何天衡嗟叹、惋惜、难过的情绪，好像传染了她，芳心里觉得也很难过！

但，如果这时有人突然问她为何难过，她一定会茫然不知所答！

当然，她难过决不是为她自己，而是替何天衡难过！

她替何天衡难过，是在芳心深处，面孔上仍旧是那么死板板，冷冰冰的，

没有丝毫的表情！

由于何天衡的难过，而引起了一阵沉默！

片刻的沉默，东方明珠的芳心里却宛如过了半个世纪那么久！

终于，也不知道她是忍不住那沉默，抑或是忍不住心底的那份难过，幽幽地叹了口气！

叹了口气，心里似乎觉得舒服多了，轻移莲步，缓缓地走近了何天衡一步，那明澈似水的秀目里，射出两道柔和的光芒，望着这个她芳心里暗暗喜欢的少年美书生，柔声说道：“何少侠！百毒玉蜚虽是天下绝毒的三毒之一，但也并不是什么稀世异宝，何必这么想不开，为着它难过作甚呢！”

声音不但柔和得令人沉醉，而且有如黄莺轻鸣歌唱，婉转悦耳之极，更且充满着难以言喻的关切，真挚的感情！

不过，遗憾的是，那张死板板的面孔，依旧是冷冰冰的不带丝毫感情！

何天衡虽然个性冷傲狂妄，但，那只是他的外形，况他又是个血性刚强，至情至性的青年！

他不但情感丰富，而且远胜常人，只不过深蕴不露而已！

人非木石孰能无情？

何况这种关切，情感真挚的语气，又是出自于一个少女之口，虽然她并不漂亮，尤其是她那张冷冰冰，死板板，令人乍看木然的面孔，实在不敢恭维！

但，真情是多么得难得可贵啊！

虽然如此，但何天衡是个情感内蕴，极其不容易动感情的人！

感情虽然不容易行动，不过却也略敛冷傲之态，微微一笑说道：“东方姑娘！非是在下想不开，在下为获得这对毒物，已在这鬼气森森的墓地中，守候了三个多月，如今不但被人捡现成弄了一只去，并且连人影也未看清，不啻是栽了个大跟斗，姑娘请想，在下如何肯甘心，又如何不难过呢！”

“哦！”

东方明珠轻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原来为着这东西，你竟在这里守候了三个多月之久了？”

何天衡道：“要不守候三个多月，令尊被何人所杀害，在下又怎会知道呢！”

东方明珠感觉奇怪地问道：“这东西除了毒之外，还有什么用处呢，你竟在这里花费三个多月的时间守候它们，难道你是要练一种什么毒功么？”

何天衡知道姑娘不懂这千年百毒玉蜚内丹的功用，才会这么问。

其实这东西的功用，除了武林五奇中一二人外，当今武林中可说绝少能知！

于是便朝姑娘傲然一笑，重又恢复那狂放傲态，说道：“姑娘！并非是在下口发狂言，一举当今武林，能知道百毒玉蜚，除了它本身的剧毒之外，还另有令人不可思议的功用的人，为数实在不多！”

这时东方明珠对他的狂放态度，已存着另一种观点，因此，丝毫不以为意，相反的，在她本身，却一反往昔对人骄傲冷峻的态度，虽然面孔仍是冷冰冰的样子，但在语调上可以听得出来，她变得柔和了。

妙目透出了一种求知的奇异的光芒，凝视何天衡的俊面，娇声问道：“究竟有什么功用呢？”

何天衡星目中忽地射出两缕冷然的光芒，望了邛山烟叟与东方明珠及众

人一眼，这才朗声说道：“世人只知百毒玉蜚乃天下三种绝毒的毒物之一，如能提出机体内毒气毒液，炼成毒器兵刃，或是毒功，伤敌无救，但岂知如活至千年，体内毒气毒液自行在腹中凝成一粒毒丹，也就是道家所说的一种内丹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忽地顿口停住，星目中两缕冷芒，重又扫视了众人一眼。

此际，邨山烟叟等男女七人，一个个都睁大一双眼睛，凝望着何天衡的俊面，全神贯注地静静谛听着。

只听何天衡又道：“这种毒丹乃天地间异宝，练武的人若能服食一粒，使与本身真元合一，不但不畏任何毒功，百毒不侵，并且可抵一甲子的功力，若能服食一对，则功效更大，除了功力突增两甲子以上外，且能返老还童，青春永驻，‘任督’二脉立可自通，直达玄关之上，稍假时日苦练，即能攻通玄关，上透泥丸，而臻达驭风飞行，瞬息五里，以意克敌，劲发无形，伤人于百步之内，武术家的最高无上的玄通化境！”

说至此，何天衡轻轻地吁喟了一声又道：“佛家有言，人生因缘前定，因因果果，人皆各有，决非人力可予强求，假若不是，在下三个多月时间的苦心相守，何以只能获得其一，是故，只能怪在下福缘浅薄，因果注定，何能怨怪各位守护失职，况以来人这等高绝的身手，纵是各位有所发现，亦必无法阻其下手，只是不知这人是谁？因为在当今武林中，知道此毒丹功效的人，除了五奇的二三奇之外，实鲜有人知，至于十邪，他们可能只知毒为剧毒，并不知毒丹是为武家异宝，是以，在下颇为惊奇怀疑！”

邨山烟叟，东方明珠等人听完何天衡这番话后，这才知道，这百毒玉蜚的毒丹，较武林传说的“灵芝”、“何首乌”等天生灵物，功效尤大，尤为珍贵难得的异宝！

各人心中都不禁暗代何天衡惋惜，但却无话可慰，默然地垂下头了！

这里面心中感觉最难过的，要算是东方明珠了，因为她芳心里已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冷傲狂放，英俊不群的美书生——何天衡！

何天衡一见各人这种垂首默然的样子，已知道他们都在为他惋惜难过，心中不禁十分感动！

遂即朗声哈哈一笑道：“各位这份情意，我何天衡非常感激，不过，各位也不必替我难过了，百毒玉蜚失去其一，但能获得其一，已是获益匪浅，虽然不能攻通玄关之窍，若稍假时日，攻通“任督”二脉，并非无望，因此，我何天衡已经非常满足了！”

说到这里，语声忽地又变得冷峻地说道：“在下目的已达，现在该是在下履行诺言的时候了！”

邨山烟叟闻言已知其意，遂连忙一拱手道：“即请何少侠直说吧！”

何天衡傲然一笑道：“杀害东方昆者，乃北漠双煞！”

一语道出真凶，邨山烟叟不禁一惊，暗道：“怎会是这两个魔头？”

东方明珠乍闻是北漠双煞，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，她知道北漠双煞，乃十邪中的魔头，功力高不可测，芳心不由惨然暗道：“父亲，这仇恐怕女儿无力替你老人家雪报了！”

明知道凭自己的武功，合四婢五人之力量，想找北漠双煞报仇，无非是白白送命！

但父仇不共戴天，不可怕死畏缩不报，落个不孝之名，就是冒万死，粉身碎骨，也得要与北漠双煞拚上一拚！

芳心中一决定，便把银牙一咬，恨声说道：“我东方明珠若不手刃这两个魔头，替亡父报仇，誓不为人！”

语声坚决，有如斩钉截铁，妙目中精光灼灼，刚毅之色映然！

何天衡、邛山烟叟二人，看得皆不禁暗中点头。

东方明珠忽地走前一步，朝着邛山烟叟福了一福道：“于老前辈，侄女因伤痛亲仇过度，致一时不察是非，误会老前辈杀害家父仇人，冒犯之罪，尚请老前辈多予原谅！”

说道，又朝何天衡一福道：“多承少侠赐告杀害家父真凶，东方明珠当铭感肺腑，此去报仇，如能侥幸成功，异日必有一报，倘或不幸，只好图报来世了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妙目中已是泪光映然，只差没有掉下！

话落，娇躯倏转，已飘身掠起。

邛山烟叟陡然喊道：“东方姑娘且慢！”

东方明珠半空里柳腰一顿，身形飘落，伫立丈外，望着邛山烟叟道：“于老前辈有何指教？”

邛山烟叟道：“姑娘！老朽与令尊虽无交往，但同为武林同道，令尊遭遇不幸，被北漠双煞所杀，嫁祸老朽，要双煞还老朽一个公道，故意欲与姑娘同行，也好顺便助姑娘一臂之力。”

东方明珠对邛山烟叟这番话，觉得此老侠肝义胆，芳心颇为感激！

不过，姑娘个性素向高傲，虽明知道凭自己的武学功力，找双煞报仇，成功希望实在很渺茫，但却极不愿意借他人之手！

因此，姑娘闻话之后，微一沉吟，正要婉言拒绝之时，忽闻何天衡朗声说道：“北漠双煞，乃十邪中的魔头，武功自成一家，招式诡异，功力深厚，确实不凡，东方姑娘与于老侠同往，固然较好，但恐仍非双煞之敌！”

何天衡说到这里略微一顿，望着二人，又道：“二位一个是替父报仇，一个是要查明为何嫁祸，讨还公道，此等事，本与在下无关，只是刚才二位为在下守护，在下甚为感激，故愿与二位同往，略效微力，不过，这不是交易，乃是奉送，不知二位意下如何？”

说罢，哈哈一声朗笑。

何天衡这话一出，东方明珠等人均颇感意外，诧异非常地齐把目光注视着何天衡！

邛山烟叟更是不禁一怔！暗道：“看这何天衡，相貌英俊清秀，面带正气，不像是个阴阳邪恶之徒，怎的性情竟是这么得忽冷忽热阴晴不定？但愿他心术纯正，否则，又将是个武林正道的大敌！”

何天衡自愿前往相助，邛山烟叟当然是求之不得！于是便连忙朝何天衡一抱拳说道：“何少侠肯与同往相助，则北漠双煞必然难逃公道！”

何天衡没有说话，只朝邛山烟叟傲然一笑。

东方明珠本来是要拒绝邛山烟叟同往的，现在一听何天衡也要前往相助，不知怎的，竟改变了原意，默不作声！

邛山烟叟道：“那么我们现在就走吧！”

东方明珠妙目轻睨了何天衡一眼，螭首微微一点。

何天衡忽道：“于老侠和东方姑娘，你们几位且请先行一步，在下随后就来，五天后的夜晚二更，我们可在双煞老巢，阴山千魑谷外树林中会齐，先到先等！”

话落，便撮口一声轻哨。

哨声才落，便立即听得远远传来“希聿聿”一声长嘶，和“得得”蹄声，震破了这寒夜长空的冷寂！

好快！刚才听嘶声还在老远，眨眼之间，便已见到一团黑影，有若风驰电掣般驰来！

黑影闪电般驰到何天衡面前，倏地戛然而止。

邨山烟叟等人这才看清楚，这黑影原来是一只未配鞍辔，通体乌黑，不见一根杂毛的健驴，四蹄仁立，神骏异常，朝着何天衡昂首轻嘶，更将一只驴首，不住地依着何天衡肩膀擦来擦去，状极亲热！

只见何天衡伸手轻抚着驴颈笑道：“小玄！这几个月苦了你了！”

人和畜牲说话，这岂不是个笑话。

何天衡一飘身，上了驴背，朝邨山烟叟等人抱拳一拱道：“咱们千魑谷外见！”

话声甫落，蹄声“得得”，已在数十丈以外。

显然，这只健驴的脚程，不亚于千里神驹！

狂生、健驴，七个人的脑子里留下了一个极深刻的印象！

东方明珠目注何天衡的去处，黑沉沉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芳心不禁感觉有点怅然若失！

但，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，她不知道……

邨山烟叟望了东方明珠一眼道：“姑娘！我们就此动身前往吧！”

东方明珠螭首一点，道：“好！”

娇躯轻晃，身形已然纵起，在四婢簇拥中，衣袂飘飘，向山下疾驰而去！

邨山烟叟连忙伸手一挽抱定龚钰说道：“钰儿！走！”

“走”字才落，已挽着徒儿，掠身纵起，紧随五女身后疾驰追去！

晃眼工夫，已经消失在黑沉沉的夜色中。

邨山烟叟走后不久，忽从五丈余外的一座荒冢后面出现一条黑影。

只见那黑影望着几人的去路，发出嘿嘿一阵狞笑后，便也掠起往山下疾驰而去！

夜，静悄悄的，沉寂得简直有点怕人！

西北风阵阵，吹刮得人身上直打寒噤！尤其是在北方，紧接着外蒙地区，在这严冬的寒夜，更是冷入骨髓，耳鼻刺痛！

今夜穹苍虽然挂着一轮皎月，洁白如银，但经那强烈的西北风，一阵一阵地吹刮起地上的枯叶，细沙飞舞，迷漫半空，那银白的光辉似乎也显得昏暗了许多！

时间是二更将近，阴山千魑谷外三数里处的一座树林中，蓦然出现了男女老少七条人影！

是些什么人？竟然成群地出现在这寒夜荒山山麓！

寻幽探胜的，真是豪兴不浅！风雅得紧。

不对！探幽寻胜应该是些自负清高的文人豪士，怎会有女人？七人中倒有五个是少女，而且那两个男人，老的是个老头子，年青的却是个只有十五六岁满脸稚气的少年，根本就不是文人，也不像是豪士！

大概是一些猎户吧？但也不像，出为七人身上虽都佩带着兵刃，但却不是适合打猎用的器械！

那么这些是些什么人呢？这不透着奇怪么！

原来这男女老少七人，乃是东方明珠和其四婢，邛山烟叟与其爱徒龚钰。东方明珠秀目凝神在林中探视一阵之后，似颇感失望地道：“他怎么还没有到呢！”

邛山烟叟笑道：“大概也就快到了吧。”

东方明珠望着邛山烟叟，一对明澈的眸子里射出一种复杂的光彩，娇声说道：“我总觉得有点不大敢相信，他会真的来帮助我们？”

邛山烟叟微一沉吟道：“姑娘！以老朽判断，此人性情虽然阴晴不定，倒是个言出必践之人，而且面带正气，显然亦是我辈正道中人，只是手段稍嫌毒辣而已！”

东方明珠微一颌首正要说话，忽闻哈哈一声朗笑道：“在下一步来迟，倒累几位久等了。”

东方明珠等七人齐霍然一惊！闻声回头，月光下只见身后丈外地上，昂然伫立着一个身着玄色儒服，相貌秀逸超群，手摇折扇的少年美书生，那神情潇洒之极！

邛山烟叟哈哈一声大笑道：“刚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何少侠真信人也！”

不用问，这少年书生，当然就是那在邛山墓地施展神功，“乾元指功”，一指击毙武林十邪中四毒之一的蜈蚣毒叟，捕捉“百毒玉蜚”的何天衡了。

只见何天衡走近两步，俊面一寒，星目朗朗地望着东方明珠道：“东方姑娘！在下虽然出道江湖不久，但知武林信义，在下与姑娘初逢乍识，姑娘怎可随便擅下断言，不相信在下呢！”

东方明珠闻言，知道自己刚才的话已被何天衡听了去，粉脸上不禁一阵臊热，顿时飞起两朵红云！

尚幸她真面目在人皮面具掩盖下，旁人看不到，不然，姑娘岂不羞煞！

背后论人是非本就不该，何况是一个初识不久之人，妄言不信，更属无理。如今又当面被人家遣责，哪还能答得上话来！

虽然别人看不到她面上的神色，但从她螭首低垂，默然不语的情态间，就可知道她芳心里的那份难过了。

忽听何天衡又转向邛山烟叟说道：“于大侠！十邪横行江湖，无恶不作，一个个均是阴凶狠毒之徒，杀之乃为武林除害，这岂能说是在下手段毒辣呢！”

说到这里，星目中神光倏射，似电地一闪即逝，神色凝重冷然地说道：“这还只不过是一个开端，从今以后，凡是十邪中人，只要碰得我何天衡手上，必杀无赦！”

邛山烟叟心头不禁一凛！暗忖道：“以他这身诡异神奇武学功力，十邪劫难临头矣！”

邛山烟叟虽也知十邪个个皆是生平作恶多端，死有余辜的恶魔，不过，他到底已是上了年纪的人，火性已渐退，况他生性本极敦厚，行道江湖数十年来，除非是十恶不赦之徒，从来不肯随便伤人的性命。

因此，他遂闻何天衡之言，心头怎不为之骇然！

于是，他乃抱着悲天悯人的心情，向何天衡劝说道：“十邪虽都是作恶多端的恶魔，固是应该杀以除害，但少侠岂不知感化一恶人，胜积千件善功，远较以杀止恶的力量要使人感服么，尚望少侠多体上天好生之德，稍予新生之路！”

何天衡微微一笑道：“于大侠仁心侠肠，颇令在下敬服，异日在下手底

当酌情放宽尺度，不过却要碰他们各人的运气了！”

邛山烟叟觉得这何天衡口气虽然冷傲狂放，但却是豪气干云，有一股威武不屈，令人不敢仰视的高超气质！

心中暗道：“观此人气质和其一身武学，不出数月，必能震惊当今武林，成为一般魔头的煞星，否则，必将是一代枭雄！”

想罢，便哈哈一声大笑道：“但愿这些魔头，在少侠手底一个个皆能幡然悔悟，革新向善，去恶如流！”

何天衡口中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但愿能如于大侠所言！”

说着，忽地转脸扫视了东方明珠一眼，见东方明珠仍然螭首低垂，默声不响，知道她心里难过，心中不禁有点后悔，觉得适才的话，稍嫌有点太重了，对一个姑娘家，实在不应该！

心中意念一动，立即趋前朝着东方明珠拱手一揖道：“在下刚才一时口不择言，冒犯姑娘，尚望姑娘不要介意！”

东方明珠万想不到这个冷傲逼人的何天衡，忽然会向她致歉，简直是出乎意外，不禁又惊又喜，芳心里甜甜的，舒服异常！

只见东方明珠的一对秀目里，忽地一亮，放射出异样的光芒，朝何天衡一福还礼，娇声道：“哪里！少侠太客气了，这实在是我自己不好，不应该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，焉能怪得少侠！”

邛山烟叟见二人如此礼让客气情形，便哈哈一声大笑道：“何少侠与东方姑娘，过去的事也就算了，你们二位也别客气了，现在还是入谷去找双煞办理正事要紧！”

东方明珠闻言立即一点螭首道：“好！”

“好”字出口，芳肩微晃，即飘身向谷口奔去，四婢立即各晃身形紧随其后。

何天衡忽然一声喊道：“姑娘且慢！”

东方明珠闻声，立即停住身形，转脸冷然望着何天衡问道：“何少侠尚有何见教？”

何天衡微微一笑道：“请问姑娘，偌大一座山谷，姑娘必知道双煞匿居之处么？”

东方明珠不禁一怔！秀目里露出一股茫然的色彩，望着何天衡，摇摇头道：“不知道！少侠知道么？”

何天衡摇摇头道：“在下和姑娘一样，也是初临这千魑谷！”

东方明珠掩在面具下的秀目不禁一蹙，转望着邛山烟叟问道：“于老前辈知道么？”

邛山烟叟也是摇摇头道：“老朽也没有来过！”

东方明珠微一沉吟道：“我们且先搜一搜再说吧！”

何天衡点点头道：“也只好如此！”

邛山烟叟道：“走！”

“走”字声音才落，已挽着爱徒龚钰的手，展开身形，向千魑谷入口奔去！

东方明珠望了何天衡一眼，芳肩晃动，立即与四婢掠身纵起，紧随邛山烟叟身后。

何天衡见状，也就猛提一口真气，跟随着东方明珠等人之后。

只见他举步安闲，神情从容自若，不慌不忙，悠然至极！

衣袖飘飘，身若行云流水，看似很慢，实际上却是快捷绝伦！

邛山烟叟和东方明珠等人，偶一回头，见何天衡这种身法气度，竟是上乘轻功中的“凌虚步”绝学！

举目当今武林，能够练成这种“凌虚步”轻功的，能有几人？

就以宇内五奇而言，恐怕并不见得都练有这种“凌虚步”绝学呢！

走入谷口，只见两边均是峭壁悬崖，嶙峋怪石，中间是一条狭窄的谷道，顶多只能容得两个人并肩行走。

刚走进谷口，几人都陡觉得眼前一花，人影一闪，那不慌不忙随在身后的何天衡，已超越到几人前面。

谷道狭窄，两人并肩前驰，已无空隙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走法的，竟能超越几人之前，这种身法，真是神出鬼没，令人骇然！

何天衡身形抢在邛山烟叟等之前，立即一声低喝道：“随我来！”

说着，身形飘忽，向前疾驰，快若电闪！

邛山烟叟见状，连忙回头朝东方明珠道：“姑娘！快！”

说着，已暗提一口真气，脚下加劲，携着爱徒龚钰紧随何天衡身后向谷内疾驰！

东方明珠哪敢怠慢，也是暗提一口真气，展开师门绝学“追风飞絮”身法，与邛山烟叟走了个并肩！

这一来，却苦了四婢，晃眼便落后了丈外！

邛山烟叟一看，东方明珠裙袂飘飘，竟与自己走了个并肩，心中不禁甚为叹服，暗道：“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换旧人，看来这武林该是他们少年人的天下了！”

其实他怎知，姑娘一身武学，不但是家学渊源，已尽得乃父东方昆真传，且蒙宇内五奇之一雪山圣尼的青睐，收列门徒了呢！

邛山烟叟举目再看前面的何天衡时，依然是青衫飘飘，身形有若行云流水，自己虽然已将轻功身法，展到了极顶，却始终落后一丈五六，不能追上！

谷道进口虽狭，越往里走越宽，疾驰盏茶时辰，眼前完全开朗！

何天衡前驰的身形忽停，凝神注目着十多丈外的一座树荫浓密之处。

邛山烟叟见状，知道何天衡必是已经有所发现，连忙猛提一口真气，跃至何天衡身侧悄声问道：“少侠！有何发现么？”

何天衡微一点头道：“那树荫浓密深处，建有一幢茅屋，可能就是双煞的居处！”

说着，用手朝十多丈外树叶浓密深处一指。

邛山烟叟运目凝神，随着何天衡的手指方向望去！

此际，天空忽然飞起一朵乌云，遮掩住淡淡的月光，四周顿成了一片漆黑！

邛山烟叟极尽目力，除了隐约地看到十多丈外，黑压压的一片树荫之外，其它则毫无所见，那茅屋所在，就更不用谈了。

须知，一个人的目力，要能于昏黑之间，看清十多丈外的事物，非具上乘内功，是不可能的！

邛山烟叟虽然有数十年修为，内功深厚，为江湖一流高手，但如何能与何天衡这种身具异禀，武林一代奇才相比呢！

况何天衡自邛山墓地服食过千年“百毒玉蜃”的丹珠之后，虽然只是数日时间，因已与其体内真元汇合，功力更是突飞猛进，所谓当今武林的一流

高手，已难望其项背！此际的何天衡除了在内功方面已激增数倍之外，不但身轻如絮，双目更能透视云雾，黑夜辨物于一二十丈外，已不算难事！

在邛山烟叟提气跃至何天衡身侧时，东方明珠也已跟着纵跃到，伫立旁侧。

闻言，秀目凝神望去，与邛山烟叟一样，亦是除了黑沉沉的一片树荫之外，毫无所见。

东方明珠不禁朝何天衡悄声问道：“何少侠！我没有看到嘛！”

到底是个女孩儿家，虽然生性骄纵高傲，自负武学兼具两家之长，不大瞧得起人，但自从见了何天衡的那种绝世功力，神妙的轻功，对他这种高深莫测的武学，已心折万分。

更何况何天衡的相貌又生得那么丰神如玉，英挺俊逸，潇洒超群呢！

说实在的，她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态度冷傲、狂放的男人！

只是女孩儿家，有着一种天赋的自尊与骄傲的性格，芳心里虽然是非常喜欢他，但却又不好意思自动显出亲切与柔和，向他表示出心底对他的喜欢。

女人啊！就是这么个奇怪矛盾的动物，想爱却不敢爱，心底喜欢，又不敢明说，这是为了什么？真叫人难懂！无法理解！

因此，东方明珠在悄声轻语的问话中，语音不但低甜悦耳，而且多少还带着一些撒娇的成份！

虽然如是，但何天衡并没有领会到，这倒并不是何天衡不解风情，或者是故作不知！

因为他这时，正全神贯注地观望着那一幢茅屋的动静呢！

须知，北漠双煞名列十邪，不但一身武学功力诡异奇高，而且是十邪中出名的阴凶狡险的魔头！

俗语云：“强龙不斗地头蛇”，千魑谷是双煞的老巢，谷形地势早已了如指掌，自己几人，初临谷中，一切均皆不明，即此，双煞就占着优势！

凭自己一身武学功力，虽然不怕双煞施展什么邪计暗袭，可是敌暗我明，终是有点讨厌！

况邛山烟叟等七人，随侍自己身侧，整个安危，等于都操在自己一人手上，稍一失神，若被双煞突击暗袭，伤了人，实在太丢脸了！

大敌当前，他如何敢稍稍疏忽，怎会去领略姑娘话中的成份。

是故，他闻话之后，便毫不经心地，傲然一笑，随口答道：“相隔这远，姑娘怎能看清楚哩！”

这句话虽是随口而答，出于无心，但，颇含轻视成份！

所谓“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”

姑娘不禁脸色突变，娥眉急竖，感觉自尊心受了极大的伤害，暗道：“你也太瞧不起人了，我若不露两手真实武学给你看看，也就妄为宇内五奇之一，雪山圣尼的传人了！”

姑娘芳心意念一动，口中立即发出一声冷哼，身形晃处，紫影一闪，已展开“追风飞絮”身法，向前疾掠而起！

姑娘虽身兼两家之长，武学功力均不凡，但何天衡是何等身手，发觉身侧飘然风起，立已警觉！

姑娘娇躯刚腾跃纵起，何天衡右手已疾若雷闪伸出，抓着了姑娘玉腕脉门，低喝道：“你想作死么！”

姑娘玉腕脉门突然被扣，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自卫的本能，立生反应，

不知不觉中竟施展出了，恩师雪山神尼严嘱，非遇真正高手危险不敌之际，不可轻用的佛门绝学，“无相禅功”猛地一挣！

何天衡刚扣着姑娘的玉腕，突觉姑娘玉腕上发出一股绝强无俦的震弹之力，震弹得自己的一条手臂都发了麻！

何天衡心中不禁一惊！连忙暗运乾元罡气神功，贯注右臂，劲透五指，始勉强扣住！

东方明珠发出“无相禅功”一挥，不但仍没能挣脱被何天衡扣着的玉腕，且还感觉有一股几使自己窒息的无比压力，自何天衡手指上透压过来，芳心也不禁骇然万分，正要加运二成功力猛脱时，陡闻何天衡沉声低喝道：“姑娘请即收功，否则我那乾元罡气神功，一个收势不住，恐怕会伤了姑娘！”

“乾元罡气神功”六字入耳，东方明珠芳心不禁猛地一震！连忙依言收散禅功。

原来，姑娘曾闻恩师雪山神尼提起过，“无相禅功”乃佛门绝学，当今武林无人能敌，只有一种“乾元罡气神功”，较之“无相神功”威力尤大，不过，这“乾元罡气神功”已是绝传武林的千年奇学。

百余年前，武林中曾传闻过一位异人，练有这种千年绝学，但谁也没有见过那位异人。

想到这里，不禁暗忖道：“难道他就是那百多年以前，武林中传说中的那位异人的传徒么？……”

是以，姑娘一听对方已发出“乾元罡气神功”，芳心怎不骇然，哪还敢再继续运神功挣扎！

东方明珠依言收散禅功，那股自何天衡手指上透压过来的绝大劲力，也立即随之消失！

忽闻何天衡低声问道：“姑娘！雪山圣尼是姑娘何人？”

东方明珠眸然一怔，知道何天衡是从“无相禅功”上看出了来历。

这时，何天衡已松开了扣着姑娘玉腕的右手。

东方明珠见问，只好肃然答道：“正是恩师！”

二人问答题声虽然极低，但邛山烟叟近在咫尺，当然都完全听了个清楚，心中暗道：“怪不得这丫头轻功恁地高超，竟能与自己数十年苦练奔驰个并肩，原来是五奇之一雪山圣尼的传徒！”

忽然“乾元罡神气功”六个字，有如雷光火石般在他的脑际一闪而过，心中不禁抖然一惊，又暗忖道“难道那位异人仍活在世上么？”

邛山叟正在惊异暗忖之际，陡又听何天衡低声说道：“北漠双煞为人机诈凶悍，实在不可轻视，何况敌暗我明，地处不利，姑娘切不可冒失轻进，以免暗袭危险！”

何天衡这回的语声，虽仍极低沉，但听来已无冷漠之感！

当然，这是因为已经知道东方明珠是雪山圣尼传徒的关系！

不但是听来已无冷漠之感，而且还含着关切之情！

东方明珠芳心不禁一甜，遂把螭首微微一点，表示听话。

这时东方明珠贴身四婢，也已跟踪驰到。

何天衡双目朗朗，寒电似地扫视了邛山烟叟一眼，又道：“于大侠，你们几位在这附近隐蔽着身形稍待，我和东方明珠先去看看再说！”

话罢，也不等邛山烟叟等人答应，立即一拉姑娘衣袖道：“走！”

“走”字出口，身形挪移之间，已出去七八丈，距离茅屋只已十丈远近！

东方明珠亦即连忙一晃娇躯，跟纵其后。

何天衡真是艺高人胆大，身形竟然直驰近茅屋两丈左右，方始停住身形，戛然仁立。

表面上看来，他是神情从容自若，实际内心亦颇紧张，全神贯注，沉神静虑，注视着茅屋周遭的风吹草动，以不变应万变的心情，全力提防着意外！

何天衡与东方明珠二人，并肩伫立茅屋对面两丈见外，过了一会，见茅屋仍无丝毫的动静，心中不禁泛生怀疑，暗忖道：“北漠双煞内功精深，岂是等闲人物？怎么自己与东方姑娘已临近茅屋两丈之内，而且又未隐蔽身形，双煞焉会有不察觉之理？……难道这两个老魔头，要暗施什么诡计不成？我何不试他一试呢？”

心念微动，立即俯身，随手自地下拣了两个鸭蛋大小的石子，以暗器手法，脱手向茅屋中打去！

“叭！叭！”两声巨响，震破了这寒夜的静寂！

可是，两声响之后，不但四周立即重归沉寂，茅屋里依旧沉静如前！

以双煞的武功，名列十邪的威名，焉能容得外人找上门来撒野，何况石击茅屋，双煞如何能忍受得住，哪有不暴怒扑出之理？

何天衡与东方明珠都不禁觉得甚为诧异，疑窦丛生，暗忖道：“难道双煞不在家？屋中无人么？”

意念一动，立即向东方明珠道：“姑娘，你在此稍等我进屋中去看看！”

话落，霍地打开手中折扇，交与左手，护住前胸，右掌一顿，身形微挪，已飘身落在茅屋门口，略一停顿，便已闪身遁入！

东方明珠虽知他功力较自己高出颇多，但怎会放心他单身轻涉险，连忙右臂一抬，“呛啷”一阵龙吟，背上神剑已经出鞘，掣在手中，娇躯微晃，已跟踪飘身扑进茅屋。

一进茅屋，东方明珠不禁怔住了。

只见屋中地上躺着两个瘦骨嶙峋，年约五六十岁的老叟，嘴角皆是汨汨溢着鲜血，看样子，一个已经气绝身死，一个尚有一丝游气，何天衡则站在一旁望着两具尸体呆呆发怔！

东方明珠收起掣在手中的神剑，走近何天衡身侧，娇声问道：“何少侠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二人是不是北漠双煞？”

何天衡点点头道：“从这二人长像穿着来看，与传说中的双煞无异，必是双煞无疑！只是我们来迟一步，不知遭了何人的毒手？”

何天衡说得一点也不错，地上二人正是北漠双煞，已死的一个乃大煞，尚有一丝气息的乃二煞。

何天衡说罢，忽地转身向地上那个还没有断气的二煞，问道：“老鬼！你们是遭何人所害？”

二煞道：“冰魄神魔！”

“什么？冰魄神魔？”

何天衡不禁惊叫起来。

冰魄神魔乃十邪之首，他竟然会对十邪中人下毒手，这实在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！

东方明珠为的是找双煞替父亲报仇而来，双煞被何人所害，她哪有心肠去管这些闲账，一声娇喝道：“老鬼！我父亲与你弟兄何仇？你们竟暗袭我父亲，将我父亲杀害！”

二煞一听姑娘口气，立即明白这一男一女乃寻仇而来，不过，他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魂断在即，也就毫无所惧！

他把一双神光已经散失的眼睛，望了姑娘一眼，然后缓缓问道：“姑娘！令尊何人？”

东方明珠眼含痛泪地道：“东方昆！”

“哦！”

二煞口中发出了一声轻轻“哦”道：“原来姑娘是东方昆的后人！”

说着，忽地叹了口气道：“姑娘！我弟兄虽然杀死令尊，夺得宝物，可是我弟兄也就因为夺得了令尊的宝物，才遭了冰魄神魔的毒手的！古语有云：‘祸福无门，唯人自招。’我弟兄若不妄生贪念，夺取令尊的宝物，又何能遭到冰魄神魔的毒手呢！”

真是！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”听这二煞的口气，显然他已经后悔了。

东方明珠闻言不禁一怔，急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，你弟兄在我父亲身上夺得了什么宝物？”

二煞道：“姑娘可知令尊随身佩用的那柄长剑，剑穗上系着一块菱形的翡翠玉珮么？”

东方明珠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！果有这么一块玉珮！”

二煞道：“祸害就出在这块玉珮，据说这块玉珮里面，藏有一幅藏珍图！”

“哦！”

东方明珠轻“哦”了一声，望着二煞问道：“那么玉珮呢？现在何处？”

二煞惨然一笑道：“已被冰魄神魔夺走了！”

东方明珠忽从怀中取出邛山烟叟的那把匕首，问道：“这把匕首又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二煞正要回答，蓦然全身一阵抽搐，已知道死在瞬间，还想强提着一丝游气，说明个中情由，奈何是力不从心。

只听得他断断续续说道：“姑……娘，老朽……已无……力说……清……这个……其中……详情了，一切……请……去……找……冰……魄……”

话未尽意，两腿一蹬，已魂归地府去了。

第二章 追蹑云雾山

说到北漠双煞的老二，断断续续，语不成句，说到：“去找冰魄……”话未尽意，便双眼一闭，两腿一蹬，魂归地府。

何天衡知道，天门岛主冰魄神魔，既然毙杀双煞，夺去“幽云秘笈”藏珍图，决不会返回天门岛去，必定按图索骥，赶往藏宝地点，掘取藏珍，然后觅一处深山幽谷，研悟秘笈，苦练奇学！

这家伙一死，冰魄神魔踪迹何处去寻？岂不要大费周折？

冰魄神魔一身武学功力，已臻化境，冰魄魔功更是阴毒绝伦，只此，已冠列十邪之首，为当今武林第一个厉害的魔头！

“幽灵秘笈”若被这魔头掘获，暨匿深山，时日一久，必然练成旷古奇学，斯时，那还得了，武林中还有谁能制得了他？

若不及早追蹑魔踪，夺回藏珍图，夜长梦多，后果实在难堪设想矣！

心中暗忖道：“北漠双煞既从东方昆手中夺得翡翠玉珮，藏珍图必已看过，说不定知道藏珍地点，何不问问他藏珍地点何处？也好追踪前往夺宝！”

写来慢，做起来快。

就在双煞老二，两眼刚闭，双腿一蹬，一口真气将散未散之际！

蓦地双手疾伸，一手捏着双煞老二的人中，一手按贴在二煞胸口，暗运一口先天真气，自掌心传出一股热流，缓缓透进二煞胸窝，护住二煞那一口将散未散的真气，硬将二煞从鬼门上暂行扯住！

一双星目，神光灼灼，注定二煞，大声问道：“你可曾看到藏珍图，知道秘笈埋在何处么？”

二煞本已真气将散，陡觉一股热流自这少年书生掌心透入胸窝，护住那口将散的真气重凝，不禁精神一振，脸上掠过一丝惊异之色！

不过，这时他已无暇去多想，这少年书生是何许人？怎有这么深厚惊人的功力？……

闻问，便朝何天衡微笑着点头道：“据藏珍图所示，秘笈埋在贵州云雾山白烟崖下，冰魄老魔此际可能已经动身前往，少侠如欲追踪老魔，就必须赶紧前往，老鬼若按图取得秘笈，定必远颺隐匿，埋首苦练奇学，那就难寻他了。”

何天衡双手一松，二煞顿即“哇”地呕出一口鲜血，两腿一蹬，双眼上翻，立时断气，这才真的魂归地府向阴司报到去了。

这时，邛山烟叟与其爱徒龚钰，及东方明珠贴身四婢六人，皆蹑踪进入茅屋。

何天衡望了邛山烟叟与东方明珠二人一眼道：

“如今真相已经大白，二位将如何？”

东方明珠毫不思索地答道：“家父虽然不是冰魄神魔亲手所杀，然若非老魔蛊双煞夺宝，双煞与家父无怨无仇，怎会向家父暗下毒手？故归根结底，实是祸由老魔而起，不啻是死于老魔之手！”

说到这里，一双秀目倏射奇光，银牙紧咬，恨声毅然说道：“老魔虽以冰魄魔功称绝天下，名列十邪之首，武功高不可测，东方明珠亦自知武功不济，决非老魔之敌，但杀父血仇不共戴天，哪怕是化骨扬灰，也得凭着一身所学与老魔拚上一拚！”

的确不愧是名门之后，虽然是个女孩子，但就凭这份胆识，干云的豪气，

确实不让须眉，使一般贪生怕死，昂藏七尺之躯男子汉愧煞！

邛山烟叟听得不禁动容，暗下决定，要协助姑娘一臂之力！

须知邛山烟叟一身功力武学虽然极高，跻身当今武林一流高手之列，但若与十邪之首的冰魄神魔相较，也可有自知之明，实在差得尚远，决非其敌！

不过，今天情形不同，东方明珠只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姑娘，明知不敌，尚且有与老魔拚命一搏的勇气！何况他还是个成名江湖数十年正道侠义的高手呢，岂能连一个姑娘家都不如？

因此在东方明珠干云豪气，愧煞须眉气概之下，遂就情不自禁的豪气顿生，决意协助东方明珠，斗一斗这一个名震武林的冰魄老魔！

当然，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他的那柄鱼鳞金刀，他必须找冰魄神魔问问清楚！

东方明珠话声才落，邛山烟叟陡地目射的精光，注视着东方姑娘，纵声哈哈大笑道：“姑娘的确不愧是侠门之后，就凭这份豪气、胆识，实在令人心生钦佩！”

说到这里略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令尊一生侠肝义胆，行道江湖，侠名播扬，老朽虽因缘慳一面，未获相识，但却早已神交，今令尊既然遭到不幸，站在武林道义立场，老朽忝立侠义一脉，何能坐视，且为老朽的那柄鱼鳞金刀，也不容置身事外，决与姑娘同住云雾山追踪老魔，斗一斗老魔的冰魄魔功！”

何天衡在旁忽地冷冷地说道：“东方姑娘！令尊之仇，固属重要，必报，可是另一桩事情却比报仇更为重要哩！”

东方明珠与邛山烟叟不禁齐皆悚然一惊！望着何天衡问道：“何事？少侠！”

何天衡倨傲地一笑，冷然说道：“二位可知东方大侠因何被害？”

东方明珠道：“因家父佩剑上所系的玉珮内藏有幽灵秘笈藏珍图！”

何天衡点点头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幽灵秘笈乃上古奇书，书中所载皆为旷世绝学、神功，只要练成该书中一种神功绝学，就足以傲视当今武林，称雄一世，无人能敌！此书若被冰魄神魔获得，随便练成一种绝世奇学，非但东方姑娘报仇无望，并且必将掀起一场武林大浩劫！”

何天衡说到这里，神色忽地显得特别凝重地望了二人一眼，又道：“是以，这本秘笈藏珍图，必须赶速夺回！”

邛山烟叟与东方明珠二人听后，心中均不禁暗道：“真惭愧！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？”

其实，他二人并不是没有想到这点，只因东方明珠，芳心悲痛父仇，脑筋里除了报仇之外，根本就没有往其他方面想。

至于邛山烟叟，他已完全被东方明珠那种干云的豪气所感，情绪很是激动，以至被忽略了这一点。

经过何天衡这一提醒，东方明珠与邛山烟叟立即感觉到这件事的棘手与严重！

这二人心中均甚有数，凭功力武学，实皆非冰魄神魔敌手，此去报仇，完全抱着一口愤怒与勇气，成功与否可说毫无一丝把握！何况夺回藏珍图？

忽见何天衡眼射奇异的光彩，望着二人说道：“在下虽然出道江湖不久，向例是抱着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以为行道宗旨，可是，今天情形不同，冰魄神魔虽然没有犯我，但，这本秘笈奇书，却万万不能让这老魔获得，否则，何啻是如虎添翼，为了整个武林，在下只好破例与两位同赴云雾山一行了！”

邛山烟叟本就有心邀请何天衡同行夺宝，只是因为他性情冷热不定，一时之间犹豫着未曾开口，现在闻听他自愿前往，心中不禁大喜过望，连忙拱手说道：“少侠若肯同行，乃武林之幸也！”

何天衡望着邛山烟叟傲然一笑道：“于大侠休将事情看得那么容易，须知冰魄神魔乃当今武林十邪之首，尤其所练冰魄魔功，更是冠绝武林，不但阴毒绝伦，而且威猛无比，在下所练玄门乾元罡气，虽可与其抗衡，但，力拚起来，究竟鹿死谁手，尚未可预料呢！”

邛山烟叟知他所说并非谦虚之词，纯系实情，遂乃点头说道：“少侠所说的是不错，冰魄神魔的一身武学，和那冰魄魔功确实不可轻视，不过邪不胜正，乃历古迄今的明训，以少侠一身绝学神功，与老魔动手，据老朽推测，虽然不一定能胜，只要稍加小心，未见得必败！”

东方明珠忽然娇声说道：“于老前辈所说确实不错，老魔功力虽高，冰魄魔功虽然阴毒绝伦，只更加小心，未必就一定落败！”

何天衡望着东方明珠微微一笑道：“因为这事关系整个武林前途太大，说不得在下也只好尽人事而听天命了。”

说着，忽地略顿，望了邛山烟叟一眼道：“事不宜迟，迟恐生变，现在在下先行一步，二位请随后速来！云雾山白烟崖下见！”

话声甫落，身形闪处，微风飒然，已出了茅屋，只见他身形微伸倏长，蜂腰轻拧，竟凌空拔起十数丈高，疾似闪电般向谷中射去。

东方明珠与邛山烟叟急忙各晃身形纵出茅屋，运目向谷中望去，哪还有何天衡人影。

一阵得得的蹄声，划破夜空的沉寂，从微风中飘传而来，同时并传来朗颂之声，念道：“一重山，两重山，山高路远，烟水寒。

此番若遂凌云愿，扫群魔！荡妖氛！傲啸山林，武林我独尊！

……………”

音韵铿锵，有若金铁交鸣，空谷回音，绕耳慑人！邛山烟叟知为何天衡所念，心中不禁一凛，暗道：“此子好大口气，不但是群魔煞星，将来极可能成为一代枭雄，若果如此，则武林亦是堪忧矣！”

邛山烟叟正在暗想之际，忽闻身侧伫立的东方明珠娇声问道：“于老前辈，您看何少侠的武学功力，是不是能够胜得冰魄神魔呢？”

邛山烟叟望了姑娘一眼答道：“此人一身功力高不可测，尤其所练之玄门乾元罡气，不但是玄门正宗上乘武学，而且是失传数百年之绝学，确是武林千百年难得一见的奇葩！”凭良心说，邛山烟叟虽觉得何天衡功力高深莫测，但究竟是否能与十邪之首的冰魄神魔一较高下，他实在无法判断，遑论胜败，更是未知！

是以，闻听东方明珠之间，乃不作胜败的正面答复，而只赞誉何天衡武学功力高深莫测，为武林千百年难得一见的奇葩！

这种胜负难料，没有把握的话，他实在不愿随便预言，乱下断语，而影响他武林中的声誉！

因为一个成名武林的人物，如若信口开河，随便乱说，将必被武林中人轻视，视为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！邛山烟叟为人刚直好义，一生闯荡江湖，数十年来，成名立万，岂是易事，怎会不爱惜他那得来非易的声名？是以他乃才对东方明珠的问话，故作答非所问。他这里话声才落，东方明珠已经秀眉一蹙，说道：“于老前辈，我问的是他能不能够胜得那冰魄神魔，您老人

家怎么扯开了？”

“哦”

邨山烟叟故作一声恍然发觉自己答非所问似地轻“哦”，脑子里却在转动着回答的措词。

忽然灵机一动，望了东方明珠一眼说道：“姑娘！二人功力均为当代罕见的高手，在未动手分出胜负之前，实在难以预料，老朽何敢断言！”

东方明珠知道邨山烟叟不愿妄言双方胜负，留人轻视话柄，而所说“难以预料”，亦系实情！芳心底这就不禁暗替何天衡担上了一份心事。

忽听邨山烟叟又道：“姑娘！何少侠的健驴脚程快捷，时间已经不早，我们还是赶快追上去吧，免得他孤身涉险！”所谓“事不关心则已，关心则乱。”

因为“胜负难以预料”，乃为这个先前看着不甚顺眼，现在却是芳心情愫暗生的心上人，担上了心事！

既担上心事，芳心便立即忧急丛生，而显得有点烦乱！也就忘记了赶快追踪前往，俾以相助！

邨山烟叟话声一落，姑娘的芳心宛如在茫茫大海中漂摇着的一叶扁舟，偶然发现了陆地般的，猛地螾首一点，答道：“那么我们快追！”

话声未落，芳肩微晃，娇躯已有若一只飞燕般地腾空掠起，裙袂飘飘，疾以流星赶月，向谷中驰去！

显然，姑娘已将师门绝学，上乘轻功，“追风飞絮”身法，展开到绝顶！由上可见，姑娘的芳心里是多么的着急呵！

邨山烟叟久闻雪山圣尼“追风飞絮”的轻功身法，乃当今武林奇学，快捷绝伦！

今日目睹，方信果然不虚，心中甚是钦佩不已！

玲、兰、翠、玉，四婢一见小姐身形纵起，向谷中疾驰，哪敢怠慢，慌忙各纵娇躯，掠起急追！

邨山烟叟当然也不敢怠慢，望着爱徒，一声喝道：“钰儿，我们快追！”

说着，伸手一带龚钰，师徒二人也已双双腾身掠起，疾如脱弦流矢般地，向谷中飞追去！

夕阳西坠，暮霭初现，数羽归鸦，鸣叫着从头顶空际匆促飞过，点缀着这严冬黄昏的凄清！

天，似黑犹未黑，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，刮得人瑟瑟抖缩，刺人肌肤，好像在催促着行旅客商说：“天黑了，快落店投宿吧！”

就在这时候，距离云雾山不足百里的马场坪，忽然来了五女二男，老少七人。

这男女老少七人，一个个都是满脸风尘之色，显然这七个人，都是经过了长途跋涉，从远方来的。

别看这七个人一个个都是满脸风尘之色，但双眼尽皆精光灼灼，精神饱满，没有丝毫疲惫的样子。

这七人是谁？

不用问，当然是邨山烟叟与爱徒龚钰，东方明珠与其四婢了。

马场坪，乃炉山贵定两县之间的一座大镇，是东西往来商旅食宿打尖的要道驿站。

这座镇市，素常即颇热闹，往来客旅川流不息，络绎不绝，就是在这严

冬的季节里，亦是一样。

尤其这几天，这座镇上显得有点特别，与寻常不一样！

因为最近的数天内，这镇上忽然来了一批一批的江湖人物，虽然并没有长时间地逗留，但一个个都是行踪诡异，匆匆地从这座镇上往南而去！

从这些江湖人物匆匆行色上，明眼人一望即知，一定是这里附近——南面，发生了些什么不寻常的事情！否则，哪有恁巧？曾有恁多江湖人物，绿林豪客，一批又一批地从这里经过，齐往南面赶去。

姜毕竟是老的辣，这种情形落在邙山烟叟的眼里，他知道这么多江湖人物忽然出现在这条路上，定然是有什么重大事情，决非偶然！

但，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哩？当然他不知道！

因此，他暗中便留上了心。

“荷香居”，是这座镇上最大的一家酒馆兼客店，一年四季，生意兴隆，加上这“荷香居”的伙计，对客人又都极和气，招待周到，亲切异常，是以这“荷香居”的生意，真可说是门庭若市。

暮霭初现，这荷香居已是灯火通明，酒馆部分与客店部分，也都已上了七八成的座儿。

这还因为是严冬的季节，往来客商较少，若在平常季节，恐怕早就客满了。

邙山烟叟与东方明珠等七人，走到这“荷香居”的门口，向门里略一张望，心念忽动，暗忖道：“这家酒店如此热闹，何不就在这家落店，顺便探听探听这些江湖人物出现在这一带附近的究竟呢？”

心中念头一生，便望了东方明珠一眼说道：“姑娘！我们就在这里用膳落店吧！”

说道，便当先往店内走进，东方明珠与龚钰及四婢等，亦即跟随入内。

七人逕行登楼，凑巧尚有一席座位空着，于是七人也就等店伙计过来招呼，便在那空位上分别落坐。

店伙计连忙每人递上一条热毛巾，又送上一壶热茶，这才亲切异常地望着几人问道：“老爷子和小姐们要点儿什么？”

邙山烟叟叫了几样菜后道：“吃饭！”

店伙计阿谀地笑说道：“老爷子，我们这儿有真正的上好茅台酒，天气这么冷，您老人家不喝一杯御御寒吗？”

邙山烟叟本不想喝什么酒，听店伙计这么说，略一沉吟，便点点头道：“好吧！就给我来上一壶，另外再配两样下酒的菜就得了。”

店伙计笑逐颜开的，哈腰应“是”，转身下楼招呼去了。

店伙计走后，东方明珠望着邙山烟叟低声道：“老前辈！一路紧追下来，怎么始终没有见到他的影子呢？难道他的那条驴子，比我们的脚程还要快么？”

邙山烟叟嘴唇微动，正欲答话之际，陡闻楼梯一阵“咚、咚、咚”声响，上来一黄一绿两个奇装异服的老叟。

这两个装束怪异的老叟一上楼来，邙山烟叟心中不禁蓦地一惊，暗道：“怎么这两个老怪物也到这里来了？他弟兄三个，向来是焦不离孟，老二老三既然到了这里，那么老大必定也到这里来了！”

原来这上楼来的一黄一绿，两个装束怪异的老叟，乃名列武林十邪中的三怪，穿黄的一个是老二，穿绿的一个是老三怪乃辽东辽阳人氏，出生猎户

之家为同胞兄弟，老大名叫段龙，老二名叫段虎，老三名叫段豹，皆有一身高绝的功力武学。

弟兄三人，因天生异禀，幼得一无名异人传授一身怪异的武功本领，五十年前，出道江湖不久，就名震武林，令人侧目。

因弟兄三人自出江湖以来，就是形影不离，无论到哪里，皆是三人一体，遇敌动手时，不管对方是多少人，或是单独一个人，弟兄三个皆是一齐上，故江湖中人统以“辽东三怪”称之。

辽东三怪虽然名列十邪，但以其纵横江湖，数十年所作所为，善善恶恶而言，除了秉性凶横残暴，好勇狠斗，心狠手辣，歹毒异常外，严格地说起来，实在是恶而不邪。

辽东三怪忽然在此地现身，邛山烟叟心中怎得不暗为吃惊！

由于三怪忽然出现当地，也就越发地证明这附近地带，一定发生了不寻常的重大事情，否则，三怪怎会远道来此！

心念一动，立即以手指沾茶，在桌上写道：“这一黄一绿两个装束怪异的老叟，乃辽东三怪中的老二与老三，我们说话且先加小心为是！”

写罢，便即顺手抹去。

东方明珠秀目微斜，向两怪望去。

这时，两怪已择位落坐，向店伙计要过了酒菜。

只听那黄衣老叟望着绿衣老叟说道：“三弟，我就不相信凭老魔头那么深厚的功力，竟折翻在一个黄毛丫头手里，连藏珍图均被夺去，这件事情实在有点蹊跷，依愚兄判断，可能是老魔头故布疑阵，用的是金蝉脱壳之计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
那被称做三弟的绿衣老叟微一沉吟后说道：“二哥判断，固属不无道理，不过，据说那丫头一身武学功力高深神奇莫测，手中一根丈二玉带，更是精妙无俦，蕴藏无限玄机，老魔头一生纵横江湖，素常骄狂自负，几曾服过人来？若不是真吃瘪在那丫头手里，这种丢脸的事，怎会说出来，自坏名头哩！”

老三说到这里，略一停顿又道：“依小弟揣测，事情是千真万确，绝对不假！否则，他又何必要说出藏珍图上所指示的地点呢？”

老二闻听老三这么一解释，虽然心中蹊跷顿解，但仍觉得有点怀疑不明白，遂望着老三说道：“三弟见解固是颇为透彻有理，只是愚兄觉得还有可疑之处，老魔头为何不邀约三两帮手，悄悄追踪那丫头，逢赴云雾山夺取秘笈，却将这桩事情公诸武林，传扬开来呢？是以我总认为这里面可能另有文章诡诈，否则，老魔头怎会恁傻！”

“二哥所疑，确是不无道理！”

三怪点点头说了这一句之后，便低首沉思不语。

俄倾，似乎已想出个中道理似的，面露欣喜之色地望着二怪问道：“二哥，你可知鹬蚌相争的故事么？”

“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”这故事流传民间，最为通俗了，几是妇孺皆知，二怪焉能不知，闻言立刻恍有所悟地说道：“三弟，你的意思是说老魔头欲效那渔翁得利的典故么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三怪点点头道：“老魔头一生狂傲自负，不但从不将别人放在眼里，更少与人交往，今番折翻在那个黄毛丫头手里，已是丢人之极，如何还有脸面去求人援助，但，秘笈藏珍图被夺，却又心有不甘，老魔头老谋深算，知道

这本‘幽灵秘笈’，为武林正邪两道梦寐以求的奇书，只要消息一传出，黑白两道的武林高手闻讯必然赶往抢夺，他却隐身旁侧，看着许多高手，你争我夺，互相残杀，直到大家斗得精疲力竭的时候，他便飘然现身，骤下辣手，夺走秘笈！”

三怪的这番话说来头头是道，听得二怪不禁只是点头，佩服万分地赞说道：“三弟！你这番见解的确是超人一等，实令愚兄佩服，难怪大哥一来称赞你智珠朗朗，才智足堪与诸葛媲美，确是一点不错！”

三怪闻听赞语，不禁满脸尽是得意之色地说：“二哥！你怎么也赞誉起小弟来了。”

说罢，便听得他纵声一阵桀桀怪笑，那副飞扬跋扈的样子，实在令人见了恶心。

楼上的酒客，对两怪这一身一黄一绿的怪异装束，本就很是注意，二怪这一阵纵声桀桀怪笑，立刻更引起酒店的注意，数十道眼光一齐好奇地投向三怪身上。

这时，店伙计已经送上了酒菜。

邛山烟叟与东方明珠虽在吃酒用饭，但两人的耳朵始终是在聚精会神倾听两怪的谈话。

两怪的这番谈话，听得邛山烟叟与东方明珠二人浑身不禁直冒冷汗！

他们万想不到，短短的十数日间，这件事情，竟然传遍了武林，心中更是又惊又喜，又奇又急！

惊的是：即将掀起的云雾山白烟崖夺宝纷争，不知道将要毁却多少武林成名高手，血溅荒山！

喜的是：秘笈藏珍图被人夺去，冰魄神魔枉费了一片心机！

奇的是：听两怪的谈话，从冰魄神魔手上夺走秘笈藏珍图之人，乃是一个年轻姑娘！

一个年轻的姑娘，竟能从这个名列当今武林十邪之首，震慑黑白两道的二代魔头手里夺走藏珍图，其武功之高，不言可知！

可是，举目当今武林，别说是年轻的一代，就以年长的一代而言，除却宇内五奇之外，能与冰魄神魔功力相若的已属不多，更何论高过这老魔头的，更属鲜见难有！纵然这姑娘是宇内五奇调教出来的弟子，因为年纪火候的关系，也不能高过老魔头去呵？

然而，这年轻的姑娘究竟是谁呢？……

心中除却惊、喜、奇、急之外，又加上了一层纳罕，诧异！

急的是：这么一来，要想夺回秘笈藏珍图，物归原主，不但是决不可能，而且也实在无法。

就在三怪桀桀怪笑的当儿，邛山烟叟陡地闻得身旁左侧似乎有人发出一声极轻的冷哼！

冷哼里，充满着一股轻视和不屑的意味。

显然，这声极轻的冷哼，是有为而发，也是冲着两怪而发，不然，为何发于三怪桀桀怪笑的同时？

因为这一声冷哼，轻而且低，兼且两怪距离较远，又值三怪纵声怪笑之际，当然没有听到，但邛山烟叟却听得十分清楚！

邛山烟叟蓦地一惊！暗忖道：“这是什么人？好大胆量，这一声冷哼，要是给两怪听了去，不管你是为何而发，怕不马上就是一场是非！”

心念微动，就不禁转脸朝左侧寻视望去。

这一望，邨山烟叟心中不禁更是一惊，不但更惊，而且感觉很是讶异！

原来邨山烟叟目光所接触到的，除了一些商旅之外，就只有一个身着白缎绸儒衫的少年书生，独居一席，较为令人注目。

只见那少年书生，生得一张白净净的蛋形脸儿，凤眉星目，光彩朗朗，鼻似瑶梁，唇若丹涂，骨秀神清，俊逸出尘，真是美男子中的美男子！

可惜，嘴唇稍薄嫌小，朗朗的星目中有点儿水汪汪的，神情举止不够洒脱，缺乏一种男子气概！

也许因为是个读书人的关系吧，所以斯文气息显得特别浓重，浓重得有点像娘儿腔。

正当邨山烟叟目光向那书生打量之际，那书生本来泛着丝丝冷笑的俊脸上，忽地神情一变，冷笑消逝，朝着邨山烟叟与东方明珠二人，露齿微微一笑！

原来东方明珠也听到了那一声冷哼，秀目微斜，循声寻视过来，恰巧与邨山烟叟的目光同时落在这少年书生的身上。

东方明珠一眼乍见这少年书生，芳心不禁怦地一跳，暗忖道：“这少年书生好美！”

“哥儿爱娇，姐儿爱俏。”乃历史迄今不变的俗语。

东方明珠虽是个武林侠女，而且芳心已经情有所钟，但毕竟仍脱不了那女儿家爱俏的本性心理，对这少年书生有着一种自然的喜爱。

这种喜爱，当然并不是情的产生，纯粹是发乎于一种自然。

换句话说，也就是人类的天性：爱美！

东方明珠心中在这样想，邨山烟叟的心中却又是另一种想法，他觉得这少年书生除了稍嫌缺少一丝男子气概外，骨秀神清，丰神似玉，乃是一个练武的上乘奇才，因此心中暗忖：“这书生若能经过一位高人收归门下，调教个三年五载，不难成为一代奇侠，武林奇葩！”

忽又想到不对，刚才明明见那书生嘴角泛着冷笑，俊面上现露着一股轻视不屑的神情，现在虽已消逝，刹那之间，怎会淡忘！

极为明显的，刚才的那声冷哼，定是这书生所发无疑！

想到这里，邨山烟叟心中不禁悚然一惊！

暗道：“这书生何人？竟敢嘲笑名列武林十邪中的人物，显然，他是没把眼前这辽东三怪中的老二老三放在眼里，否则，他怎敢？可是，他又为什么冲着自己笑哩？他认识我么？”

因此，邨山烟叟的心里，这时是充满了惊奇、讶异、诧异……

再向那书生望去时，那书生正在举杯沾唇浅饮，神情悠闲从容至极，对刚才的冷哼，微笑，好像完全是一种偶然的巧合，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！

也许那真是一种巧合吧？……

陡然，楼梯口红影一闪，出现了一个身着红衣的老叟，其装束怪异，与段虎段豹一般无二，只是衣服的颜色不同而已！

来人是谁？不言就可想像得出，这红衣老叟，正是辽东三怪的老大段龙。

段龙在楼梯口刚一现身，段虎段豹立即同声说了一句：“大哥来了。”

说着，二人便齐身站起相迎。

段龙微一点头道：“二位贤弟久候了。”

说着，迳自大步走到两怪中间的空位上坐下。

店伙计连忙添上一付碗筷，二怪段虎遂就执壶斟满一杯酒，捧着递到大怪段龙面前，笑说道：“大哥多辛苦了，先干了这一杯御御寒气，润润喉咙吧！”

大怪段龙嘿嘿一笑，接过酒杯，脖子一仰，一饮而干。

放下杯子，陡地双目猛睁，精芒似电的扫视了全楼的酒客一眼。

邛山烟叟不愿与三怪弟兄朝像，唯恐被大怪认出，赶紧一低头，避免大怪的目光，作低头饮酒状。

只听三怪段豹问道：“大哥！情形怎样？”

“嘿！”

大怪段龙“嘿”了一声之后说道：“三弟，果然如你所料，一点不错，不但是黑白两道高手毕至，且连邛崃派掌门神拳无敌褚公权老偕同其两位师弟乾坤掌方胜，云中雁孔一飞，以及阴阳教正副教主阴阳秀士徐中坚，云裳仙子莫毓瑶，也都已率教下高手数名来到，刻下均已在本镇落店息宿，其他各派是不是也都已闻风赶来，或尚在途中，尚不得而知，看来此云雾山夺宝，定必热闹非常哩！”

邛山烟叟与东方明珠二人，闻听大怪段龙这番话，心中全都不禁大吃一惊！

尤其是东方明珠，芳心里更担上了双重的沉重心事！

一是奇书秘笈已成群雄争夺的中心目标，要想夺回，除非能打败各派高手，否则，真是势比登天还难！

一是担心何天衡自千魑谷分手后，一路追踪下来，始终未见他踪迹，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先到了云雾山中？……

邛山烟叟和东方明珠二人心中暗惊，旁侧的那个美少年书生心中何尝不是也暗吃了一惊呢！

只见那少年美书生，起先是剑眉微蹙，忽然陡地一挑，星目神光一闪倏逝，立时杀机隐现眉宇。

这时，如果邛山烟叟注意到书生的这种神情，定然会凛然异常！

大怪段龙说后，接着便听三怪段豹说道：“幽灵秘笈，为武林奇书，消息传出，武林黑白两道及各派高手必定云集争夺，乃属意料之中之事，故此番云雾山夺宝，不但非常热闹，而且至为棘手！”

说着，忽地略顿，又道：“冰魄神魔向来阴险狡狠，老奸巨滑，秘笈藏珍被夺，他为何不设法暗中夺回，却将这件事情公诸武林，攘起群雄夺宝之争，其居心何如？不言可知，实另有诡计阴谋，而且狠毒至极，所以我弟兄参予此次夺宝，必须慎重行事，不要弄到后来，宝没有夺着，还弄得个灰头土脸，结果落入老魔头的算中，那就太划不来了！”

大怪段龙对这个才智足堪与诸葛媲美的三弟，向来是言听计从的，换句话说，辽东三怪纵横江湖，明面上虽是以大怪段龙所行所为为主，实际上暗地里皆是三怪段豹为中心，尤其是每逢碰上棘手的事情，如何如何应付，大怪均得问计于三怪，由三怪策划应付之策。

是以在三怪段豹说出这番话后，大怪段龙当时就不禁一怔！瞪着一双精芒雷射的凶睛，望着段豹摇摇头道：“假倒可能不是假的！”

又问道：“那么你说老魔是何诡计阴谋呢？”

三怪忽地面容一整，神色凝重地说道：“小弟总觉得这件事情疑窦之处颇多，我们姑不论秘笈藏珍图被夺之事，是真抑还是假，那丫头的武功究竟

如何高法，就以老魔头遽以此事公诸武林判断，实是心怀叵测奸险阴狠之处，其用心无非是借刀杀人，意欲攘成武林黑白两道各派高手相互残杀，仇视，各为夺宝斗个精疲力竭，两败俱伤，然后他再趁机骤下辣手，夺走秘笈，隐匿起来，研练神功，三年五载之后，重出江湖，武林中谁还能是他的敌手？”

大怪闻听，这才恍然若悟地紧皱起眉头问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我们弟兄此去应该如何呢？总不能眼看着秘笈奇书不夺吧！”

段豹嘿嘿地一声干笑道，“秘笈奇书中所载，尽皆是武林罕世无匹的旷古绝学，只要能练成一种，就足以傲视武林，称霸江湖，我弟兄当然不能不夺，不过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略一停顿，沉思有顷，便又道：“我弟兄此去必须要见机行事，切不可冒失出手抢夺，最好先隐身暗伏旁侧，不到最后关头决不出手！”

段龙点点头道：“三弟主见极是，我弟兄这样见机行事，趁隙暗中下手便了。”

邙山烟叟闻听三怪弟兄这番计议后，心中对这辽东三怪不禁又有了一番新的估计，觉得三怪除了一身怪异的武学功力高深莫测之外，对三怪段豹的足智多谋，更是不可轻视！

因为得着这么个启示，心中便不禁一动，忖道：“事情既已发生好许变化，就非得赶快设法找到何天衡，通知他一声，要他相机行事才是！”

他这里心念刚动，陡闻一阵极细的声音传入耳中说道：“目前云雾山中，已经是高手云集，此行夺宝，是否有望，实在难说，小生向来认为人力定可胜天，但，今回却要一改观念了，作尽人力而听天命之想了。”

声音虽然极细，但入耳清晰异常，邙山烟叟知道这是一种“传音入密”的上乘功夫，练成这种功夫的人，非内家气功臻达炉火纯青的化境而不能！

传音的这人是谁？从声音上邙山烟叟当然已经知道，这人正是他刚才动念要找的何天衡。

闻声，邙山烟叟心中很是惊异，暗忖道：“怎么？他也在这楼上么？我怎么没有见着他呢？”

心中暗忖，便不由得双眼转动，向四周射视。

他这里刚一射视，忽又闻听何天衡传音说道：“不要寻我，我已易容改装，你见我也不会认得的，当心三怪发觉你，还是不要让他们先发现为妙，刚才他们谈的话，想来你必也已听到，也毋用我再多说了，你与东方姑娘等，此行宜多加小心，隐蔽行踪，最好和他们一样，到了那里善为择地隐蔽身形，不要轻举妄动为要！”

邙山烟叟这才知道，原来他已易容改装，遮掩了本来面貌，如何还能认出他呢？

忽然想起左侧的那个白衣美书生，难道那白衣美书生是他的化身不成？

心念一动，便用双目侧锋向那白衣书生望去。

事情也真怪，何天衡好像是他肚里的大蛔虫般，知道他的心思似的，他刚转目斜睨那白衣书生，便听得何天衡的传音又道：“别去望她，她不但是个冒牌书生，而且也是那个从冰魄神魔手里夺走秘笈藏珍图的人，连北邙山中暗中夺去一只‘百毒玉蜚’的人也是她，她，我虽然不认识，我们的师门却有着极深厚的渊源！”

邙山烟叟一听，心中更是一惊！

他真不敢相信，这个斯文的少年书生，不！应该说是个弱不禁风的姑娘，

竟然能从武林十邪之首，一代魔头的手里夺得秘笈藏珍图，将名震当今武林的冰魄神魔挫败在手底，这实在太令人难以相信了。

尤其是一个年轻的姑娘，不但使人无法相信，而且简直是武林奇迹……

天，昏沉沉的，云层低垂，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，扑面而来，不但迫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感觉，而且往人的骨髓直钻，刺得人肌肤生疼！

真是“寒风砭骨”，这话一点也不假。

凡是经常出门的人，大都心里有数，这种天色，在春、夏、秋的季节，不久，必然有一阵滂沱大雨或是大风降临，但在这严冬季节，这漫天灰云，将是下雪的象征。

时间已经是腊月中旬，距离过年的时间眼看着只有十多天了，出门在外的人，哪个不想回家过年，尤其是终年经商客地的生意人，更是归心似箭，想赶回家去团聚天伦，过一太平安乐温暖的新年。

是以，天色虽然昏沉，寒风凛冽裂人肌肤，并不能挡住游子似箭的归心，依旧冒着砭骨的寒风，纷纷上道登程踏向归途！

邨山烟叟与东方明珠等七人，他们虽不是为要赶回家去过年，却有着比过年更紧要的事情要办！

就在一些商旅们纷纷登程上道的时候，他们便也付清了店账，离开“荷香居”，出镇向南，扑奔云雾山。

寒风虽然凛冽，但这一老少男女七人，均皆身怀精纯的武功，当然不会畏寒怕冷，七人出了马场坪镇后，立即放开脚程，沿官道向南疾行。

云雾山距离马场坪不过百里路程，以七人脚程之速，最多不过半日时间，即可到达。

一口气奔出十多里路，邨山烟叟忽地放慢步，一面前行，一面用手指着前面向东方明珠说道：“姑娘！前面不远有一条通往云雾山下旧县小镇的叉路小道，我们可走那条小路迳去旧县，在那里打尖，顺便置办一些干粮带着，然后于夜晚入山至白烟崖下觅地隐身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
东方明珠点点头道：“晚辈初出江湖，什么也不懂得，一切均请老前辈作主好了。”

邨山烟叟说道：“好！那就请姑娘跟着老朽走吧！”

说道便又展开脚程领先向前疾行。

忽然，一阵紧促的铃声传自身后来路。

几人掉头一望，只见一骑赤红如火的宝马，驮着一团白影，风驰电掣般云涌而来。

好快！刚才还在身后老远，看上去起码也有里把路程，只在眨眼之间，就已到了临近！

邨山烟叟与东方明珠等七人，连忙闪身道旁伫立，准备待那马过去之后再行赶路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！

七人刚闪身道旁，马已到了七人面前。

这时七人当然也都已看清了马上人，正是昨晚在“荷香居”酒楼上独居一席，那个相貌清秀的少年美书生。

马到七人面前，那书生忽猛然一勒马缰，那马奔驰正疾，似乎想不到主人会忽收缰绳，蓦地一惊，立即发出一声龙吟般地长嘶，两只前蹄人立而起，落地后四蹄伫立地上，纹风不动，昂首竖耳，神骏异常！

东方明珠一见，芳心不禁甚为羡慕，情不自禁地脱口赞道：“好马！”

东方明珠虽然脱口赞誉“好马”，也只是觉得这匹马神骏不凡，除了额顶中央长有一小撮白毛外，浑身赤红如火，齐头到尾，不带一根杂毛而已！

但，若是问她这匹马好在何处？她一定会摇首瞠目回答一句：“不知道。”

当然，这乃是因为她年轻识浅，阅历不深，没听说过此马的来历出身之故！

那白衣美书生闻听东方明珠赞誉“好马”，想必是心里非常高兴，朗朗的星目中放射出愉悦的光彩，露出一口珠贝似的细齿，望着东方明珠微微一笑。

这一笑，不禁把个东方明珠笑得粉面生霞，觉得热辣辣地发烧，这些，虽然是被蒙在人皮面具下面，但，少女们羞涩的本能，却使她情不由己的低下螭首。

螭首虽然低垂，芳心里却在不断地暗想：“这书生不但秀美之极，而且一口的牙齿，更是整齐又细又白，还有他那一笑，笑得美极，甜极，简直妩媚到了极点，根本就不像是个男人嘛！”

邨山烟叟毕竟是成名江湖多年老辈人物，见多识广，阅历丰富，一见那匹马全红一点白，就知道是名传武林的千里神驹——火骊驹，一匹万金难买的宝马。

只是，据武林中相传，火骊驹早在多年前，就已随着一位前辈异人同时失踪了，今天怎会忽地重又出现了的呢？而且事隔数十年，火骊驹早该老死了呵！……

邨山烟叟暗忖道：“难道是百多年前那匹火骊驹的后裔不成？……”

心念一动，立即望着马上的白衣美书生，抱拳笑说道：“请问姑娘！这匹马是不是火骊驹？”

邨山烟叟在马场坪，“荷香居”酒楼上，曾经何天衡用“传音入密”的功夫，告诉过他，这白衣美书生就是那从冰魄神魔手里夺得秘笈藏图之人，乃是个易钗而弁的冒牌假货！

故邨山烟叟一开口就称呼这美书生做姑娘，而不称呼她相公。

这美书生乍闻邨山烟叟称呼她做姑娘，当时不禁微微一怔！但旋即镇静如常。

只见她秀眉一扬，朝邨山烟叟微微一笑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！正是火骊驹，于大侠好厉害的眼光，的确不愧是成名江湖的老辈人物！”

一语双关，明面上是赞誉邨山烟叟好眼力，认出了宝马火骊驹，实际上却是赞誉他看出她的乔装。

这姑娘真调皮，也真聪明可爱！

不过，她口里虽是这么说，心里却很诧异，暗道：“他怎会知道我是易钗而弁的呢？难道我的乔装有什么漏洞吗？”

“咦！”

在旁边低垂着螭首的东方明珠，忽然抬起头来，口中发出一声惊“咦”，睁大着一双澄澈似水的妙目，望望邨山烟叟，又望望白衣美书生，感觉很是奇异！

当然，她奇异的是因为邨山烟叟称呼那美书生“姑娘”的原因！

忽听邨山烟叟哈哈一声大笑道：“哪里！老朽只不过随便猜猜而已，想不到居然就猜中了。”

说罢又是一声哈哈，也是双关。

这时，那假书生已飘身下马，伫立地上。

忽见她面容倏地一整，凤目中神光一闪而逝望着邛山烟叟说道：“于大侠！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，孔子面前又何必掉文，你是从哪里看出我是乔装来了，有何漏洞？请即直接略说，不然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倏地顿口不语，两道眼神有若电炬般地，威凌逼人地注视着邛山烟叟，等候答复！

邛山烟叟心头不禁一凛！怔望着当前伫立着的这个易钗而弁的美书生，急切之间竟是茫然不知所答！

东方明珠怎知个中缘由，在旁还插嘴娇声说道：“于老前辈！您是从何处看出来的嘛？说呵，我怎么没看出来呢？”

邛山烟叟略一沉思，望了东方明珠一眼，这才望着那假书生说道：“姑娘！说实在话，姑娘的乔装，除了面庞太过秀丽脱俗，使人感觉惊异外，可以说是天衣无缝，实在没有什么漏洞可以看出！”

说到这里，忽地一顿。

本来他是不愿意实说的，但因为假书生这样问，再加上东方明珠的旁催，何况他又是个性素来爽直不愿说谎之人！

是以，一顿之后，便续说道：“因为老朽在来路上曾碰到一位朋友，那人不但知道姑娘是易钗而弁，而且还知道姑娘的来历师承，更且连那那……”

邛山烟叟话还未完，假书生心中已是惊异万分。

暗忖道：“这是谁？竟能知道我的师承，恩师她老人家隐迹荒山，不履尘寰已百多年，当今武林中，就连辈份最高的宇内五奇也不知道呵！”

是以，不等邛山烟叟的话说完，便急急问道：“那人是谁？”

邛山烟叟道：“何天衡。”

“何天衡？”

假书生随着邛山烟叟的话自语地念了一遍，茫然地望着邛山烟叟问道：“于大侠，这何天衡是个什么人？”

邛山烟叟不禁一怔！这句话太难以答复了。

何天衡嘛就是何天衡，何天衡是个什么人，这叫他怎么说法呢？

况且他对何天衡也是那么得讳莫如深，实在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！

邛山烟叟不答，假书生面上立即微露愠色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何天衡是什么人，于大侠难道也要保密么？”

这假书生说话真是一点也不客气，实在令人感觉刺耳得很！

邛山烟叟不禁面色一凝，正拟给这假书生一个难堪之际。

东方明珠忽然从旁向他问道：

“于老前辈！在来路上您什么时候碰见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呵！”

东方明珠和邛山烟叟同路行来，一直没有离开过，邛山烟叟什么时候碰见过何天衡了？她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呢？

这岂不是怪事！她恍若掉入了朦胧的雾水中，既奇怪又诧异！

邛山烟叟哈哈一声大笑道：“在马场坪‘荷香居’的酒楼上。”

东方明珠不禁更加奇怪问道：“您见着他了？”邛山烟叟摇摇头道：“没有！”

东方明珠迷惑不解问道：“那么您怎么说这位姐姐的乔装，是他告诉您的呢？”

邝山烟叟道：“是他用‘传音入密’的功夫告诉我的。”东方明珠又问道：“他确是与我们同时在那楼上的吗？”邝山烟叟道：“不错！”

东方明珠道：“那我们为什么没有看见他呢？那酒楼的地方，并不太大嘛！”

邝山烟叟道：“我们就是看见了他，也不会认识他呵！”东方明珠不解地道：“那为什么？”

邝山烟叟一笑道：“因为他已经易容改装。”“哦！”

东方明珠芳心里这才恍然大悟。

假书生静立一边，听他们他呀他地谈了半天，依旧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，不知道这个“他”，究竟是谁？怎会知道她那么清楚？

难道是熟人？……

可是，“何天衡”这个名字，在她的记忆里，连一点印象都没有嘛！

况且，她下山时日尚还不足二日，可以说是根本没有熟人呵！

这真是个谜……

她望了东方明珠一眼，忽然心念一动，身子微一挪移，便已到了东方明珠身侧，纤手一伸，拉着东方明珠的玉腕，带着异常亲热地笑问道：“小妹妹！你贵姓呵？”

假书生之处，与东方明珠相距不下八尺远，她身形微挪，就到了东方明珠身侧，这种身法快捷得太过诧异，惊人！

邝山烟叟心中不禁一凛！他除了只觉得眼前人影一闪外，竟没有看清楚一点点，假书生使用的什么身法？怎么过去的？

说起来，他也是成名江湖数十年高手，不但一身武学功力均颇深厚，而且见多识广，阅历极深！

可是，今天这假书生用的是什么轻功身法，不只是没有看出来，且这种快捷的速度，简直是生平罕见，更是没有听说过！

真是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武学之道，永无止境！

东方明珠在酒楼上乍见这假书生时，芳心里对他就颇为喜欢，只是当时不知是个冒牌货，以为他是个真男人，而她芳心已经情有所钟，虽然有着好感，但，男女有别，如何能接近交谈？

假书生这一亲热地拉起她的手，和她说话，芳心自然很高兴。

闻问，立即一笑道：“小妹名叫东方明珠，姐姐呢？”

“哦！”

假书生一声轻“哦”，望着东方明珠说道：“你就是东方姑娘，神梭东方大侠的爱女！”

东方明珠一听假书生提起她父亲，不禁异常高兴地问道：“姐姐！你认识我爹？”

旋又凄惨地说道：“我爹已经被北漠双煞杀害了……”

说着，心中一难过，秀目一红，竟落下了两颗晶莹的泪珠！

假书生婉然叹了口气道：“这事岂能独怪双煞弟兄，追根结底，应该归罪于冰魄老魔，若不是他蛊惑双煞，令尊又何致于命丧双煞弟兄之手！”

东方明珠道：“姐姐！你也知道这件事情的个中详情！”

假书生点点头道：“我也是听人说的。”

说着便劝慰东方明珠道：“妹妹！人死不能复生，徒自悲伤何益，应该去找此案的罪魁祸首——冰魄老魔，替令尊报仇才是！”

东方明珠闻言，这才点头说道：“谢谢你劝我，姐姐！”

说罢，忽又望着假书生问道：“姐姐！你还没有将你的芳名告诉小妹呢！”

假书生一笑道：“我名叫方芳，妹妹！你刚才和于大侠谈的他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呵？可以告诉姐姐么？”

东方明珠螭首微点，正要答话，忽然一眼瞥见来路上三条人影有若风驰电掣般，疾奔而来。

这三人的身影好快！转眼之间便到了临近！

从这种迅疾似电的身形上看来，显然这三人的轻功不但是已臻炉火纯青之境，而且均施展的上乘轻功身法！

这三三人竟在这大白天里的大道上，施展这种武林的罕见的上乘轻功身法，也不顾虑惊世骇俗，岂是无因？

就在意念有如电光石火般自东方明珠脑中一闪而过之际，三人已停住身形，一字并肩立在丈多远的地方。

邙山烟叟心中不禁一惊，暗自道：“怎么这三毒也都到中原来了！”

原来来的三人，乃是前书中提说过的武林四毒，又称苗疆百尸毒叟姜长贵，玄阴毒叟谢雨苍，寒冰毒叟秦镇山，其中蜈蚣毒叟伍雄飞，已被何天衡施展乾元指功毙于邙山，故只剩下三毒。

论四毒的武功实学，并没有什么特别惊人之处。只不过是武林普通高手而已，与邙山烟叟只在伯仲之间！

但，所练毒功却是厉害异常，并且生性凶横恶毒，阴险异常，所以才被名列武林十邪。

三毒并肩而立，目注邙山烟叟等人，均是凶光激射，显然是有所为而来！

忽听百尸毒桀桀一声怪笑道：“我当那酸丁是何来路，原来竟与邙山老鬼认识。”

说着，倏地凶睛一瞪，精芒电射般地望着邙山烟叟道：“呸！于老鬼，那酸丁是和你一起的吗？”

邙山烟叟乍见三毒齐至，心中虽然暗犯嘀咕，但他也是成名江湖的老辈人物，一见百尸毒叟这种目中无人，桀傲狂态，心中不禁怒气顿生！

只见他环眼一睁，一声冷哼，说道：“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”

百尸毒叟一声怒喝道：“邙山老鬼！你竟敢对老夫这样说话，想来你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！”

邙山烟叟冷声喝道：“姜长贵，苗疆化外，可以由得你们胡闹逞凶，中原武林岂是任由你们发横的地方！”

邙山烟叟话声刚落，姜长贵立即凶睛陡瞪，猛然怒喝道：“老鬼！你这是找死！”

暴喝声中，倏地单掌向外一推，一股疾动掌风，夹狂飚直向邙山烟叟当胸推来！

邙山烟叟哪敢怠慢，连忙功运双臂，以七成功力，推掌相迎。

两股掌力劲气，中途相接，立时发出“轰”的一声大震，只震得地上尘土飞扬，狂飚骤起！

百尸毒叟当场倒退一步，邙山烟叟也是身形直晃，虽未倒退，两足却下陷入土三寸多。

两人交换了这一掌，双方心里都甚有数，功力相差，不相上下！

百尸毒叟正拟运功二次出手，忽见那白衣书生缓步走近邙山烟叟身侧，

说道：“于大侠暂请退开，且待小生来见识见识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究竟有多大功夫，竟敢跑到中原来如此张狂，藐视中原武林！”

说着，便朝着百尸毒叟等三毒扫视了一眼，冷冷地问道：“你们这三人是冲着我来么？”

百尸毒叟怪眼一瞪，喝道：“既然知道，又何必多问！”

方芳一声冷哼道：“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

百尸毒叟手一指火骊驹，嘿嘿一声干笑道：“你那匹马很不错，老夫们有点急事要办，想向你借用几天。”

天下哪有斯理，连人家姓名也不知道，就想要向人家借马，再说，借马也不能拦在路上借呵！

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，三毒看上了她这匹火骊驹，名义上虽说是借，实际上还不是有借无还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存心抢夺！

方芳闻言，不禁微微一笑道：“你们认识我么？”

百尸毒叟脱口答道：“不认识。”

方芳道：“你们既然不认识我，怎么可以随便向我借马呢！”

百尸毒叟不禁语塞，旋即凶睛一瞪，喝道：“小子！少废话，老夫只问你借是不借！”

方芳冷冷地道：“如果马是你们的，我向你们借，你们会借给我吗？”

“这么讲，你是不借了？”

百尸毒叟瞪着方芳说。

方芳冷笑道：“既然知道，又何必多问。”

说罢，朗声一笑。

方芳真是调皮得可以，她竟利用百尸毒叟先前对她说的话，以牙还牙回敬了百尸毒叟。

百尸毒叟忽地桀桀一声怪笑，笑声若怪泉啼叫，既难听又刺耳，听得人直起鸡皮疙瘩！

怪笑声落，一双凶睛精光暴射地望着方芳喝道：“小子！你胆子可真不小，竟敢用老夫的话回敬老夫，你可知道老夫是谁？”

方芳一声冷嗤道：“你是谁？你又没把你的名字写在额头上，小爷怎会知道，况且小爷也不屑问你，不过你既然这么说，不妨就将你那鬼名号报出来，让小爷见识见识，你究竟是什么东西变的？有多大的来头？竟敢这么狂傲横蛮，要强借小爷的宝马。”

方芳这番话不但说得极其俏皮，而且也极刻薄挖苦到顶点。

苗疆四毒，又称武林四毒，名列武林十邪，以一身阴歹毒功威震黑白两道，纵横江湖数十年，可说是从来没人挖苦过！

方芳说这几句话时的神情，虽然是轻轻松松的，丝毫不带一点火气！但听入三毒耳中，却均不由得怒火上升，连心肺都几乎要气炸！

寒冰毒叟秦镇山在三人中，性情最为暴躁凶横，方芳话声一落，立即一晃身影，纵到百尸毒叟身侧，凶睛猛睁，精芒电射地瞪着方芳一声怒喝道：“小子！你想找死么！胆敢在我们武林四毒面前，口出不逊，还不识相点，乖乖地赶快把你那匹马送给我大哥，老夫们看在马的份上，还可饶你一条小命，否则，就休怪老夫们心狠手辣，送你上鬼门关报到去！”

“哦！”

方芳闻言，似乎微微一惊，发出一声惊“哦”，但随即玉面一寒，满脸

尽是不屑之色，扫视了三人一眼，说道：“我当是什么有名号的人物，原来是苗疆四毒，你们不是四人吗？怎么只剩了三个，还有一个呢？”

说罢，忽地朗声发出一阵长笑。

三毒本以为自己弟兄，名列武林十邪，威震江湖，这一说出名号，对方定然大惊失色，将宝马乖乖地相送。

岂料，对方虽是个文弱书生，却不买这本账，除了乍闻名号之际，稍现惊容外，似乎根本没把自己弟兄放在心上！

不但如此，而且满脸尽是不屑神情，好像武林四毒，全然不在他眼下。

方芳这种目中无人的神态，只要是武林高手，任谁也必忍受不下这口气，何况四毒本就是桀骜不驯，凶横狠恶的魔头，若不是因为看着邛山烟叟等人数众多，恐怕早就不客气地动手抢马了，哪还会多费恁多唇舌！

虽然因为顾虑人多，一再忍耐没有冒然翻脸动手，可是在方芳这种闻听名号，仍旧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的情形，如何还能忍受得住！

方芳长笑未落，寒冰毒叟秦镇山首先发难，一声暴喝道：“小酸丁！你有多大功力，胆敢轻视老夫弟兄，今天要不教你横尸当场，老夫也就枉称武林四毒之一了。”

喝声中，身形猛长，纵跃扑出，右手倏伸，五指箕张，直向方芳左肩膀抓去。

方芳见状，秀眉微挑，瑶鼻微皱，一声冷哼，纤腰轻扭，“七绝大挪移”轻功身法，襦衫飘处，已经闪身让开。

寒冰毒叟秦镇山身形猛然扑出，真可说是疾逾飘风，出手更是快若闪电迅捷异常！

满以为对方这么一个文弱书生，定然难逃手下！

岂知，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这个看来并不起眼的文弱书生，竟然是个身怀超绝轻功的高手！

就在他一爪即将抓实之际，陡觉得眼前白影一闪，那书生竟是轻描淡写地移身数尺之外了，让开了他这自以为迅捷绝伦的一招！

因为他没有看清楚方芳的身形是怎么闪避开的，一爪抓空，当时就不禁一怔！

暗道：“这小酸丁使用的是什么身法？身形如何闪避开的呢？怎么恁样快捷奇妙哩！”

其实，何止他没有看清楚方芳是用的什么身法，就连旁观者清的百尸毒叟姜长贵，玄阴毒叟谢雨苍，与邛山烟叟、东方明珠等，十数道目光睽睽之下，谁又看清楚了呢？

所谓：“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没有。”

百尸毒叟姜长贵一见方芳这种身法，不但奇妙快捷绝伦，而且为生平所未见，显然这是一种武林失传的轻功绝学，否则，凭他在江湖上数十年的经验阅历，焉有看不出来之理？

心下暗忖道：“这小酸丁既身怀武林失传的轻功绝学，定然不是等闲人物，何不先问清楚再说呢！”

这百尸毒叟的确不愧身为四毒之首，端的机警沉稳异常。

心念一动，立即纵身跃到寒冰毒叟身侧。

也就在这时，寒冰毒叟身形忽长，正拟二次发招出手扑百尸毒叟连忙出声喝阻道：“三弟且慢！”

寒冰毒叟闻听老大喝阻，只得收住扑势，诧异地望着百尸毒叟，不知道老大为何要拦阻他。

只见百尸毒叟望着方芳阴恻恻的一声冷笑道：“想不到老夫弟兄竟然看走了眼，原来尊驾竟是一位高人，看尊驾刚才所使的轻功身法，颇似武林失传多年的一种绝学，不知尊驾师承哪位异人？可以见告否！”

“姜”确是老的辣！

这百尸毒叟不但机警异常，而且心机实深！

他虽然判断方芳使用的轻功身法，是一种武林绝学，但并不识得是何名目，如果明问，知道方芳定然不肯告诉他。

是以，他只说颇似一种武林失传多年的绝学，而说不出名目，意欲方芳口中自动说出。

但方芳乃是个冰雪聪明，玲珑透顶的姑娘，哪会上他的当，自动说出这种轻功身法的名目，岂不是等于说出她的师承来历么！

只见方芳将头一点道：“不错！我这轻功身法，确是一种武林失传多年绝学！”

百尸毒叟心中暗喜道：“来了，果然不出我所料……”他正在暗为高兴与暗语之际，忽听言芳一声朗笑道：“老鬼！你既然知道小爷这轻功身法，是为武林失传绝学，当必已知道小爷来历，还问个什么，不赶快夹起尾巴滚回苗疆去安份守己地做个好人，难道要想小爷废了你们不成！”

方芳这话不但回答得妙极，而且竟以此威胁三毒。

百尸毒叟枉自白费了一场心机，仍旧不得要领！

岂只是没有得着要领，且还惹来对方狂傲得吓人的口气，这真是“偷鸡不成蚀把米”，弄巧反成拙！

百尸毒叟嘿嘿一声冷笑道：“你以为老夫等怕你么？”

方芳傲然一声冷哼道：“既然不怕，又何必问那么多话！”

以武林四毒在江湖上的凶名，虽还不敢说是无人敢惹，但举目当今武林普通高手，敢将四毒不放在眼内的，恐怕还没有一人！

就以当前旁立的邛山烟叟而言，也是成名江湖数十年的高手之一，对于四毒，他尚不敢稍存轻视之心哩！

这白衣书生究竟是何出身来历，竟敢把凶名威震江湖的四毒不放在眼中？

在四毒未报出名号时，尚可以说是因为他不知道面前的三人就是武林四毒，既已知道，仍敢心存轻视，实可说是胆大妄为之极！

然，若非是身负奇学，怀有超绝的功力，焉敢如此！

因为方芳始终那么的神情从容自若，加上刚才闪避寒冰毒叟出手一击的那种玄妙迅捷的身法，又承认确是武林失传绝学，百尸毒叟暗中就怀了戒心！

方芳话声一落，百尸毒叟立即桀桀一阵怪笑！

声若枭鸟嚎叫，令人毛发耸然。

怪笑声中，百尸毒叟已暗运本身功力，凝聚双掌。

笑声甫落，立即凶睛陡睁，精芒激射地瞪视着方芳一声暴喝道：“小酸丁！你先接老夫一掌试试！”

话未落，双掌已交叉推出一股强劲无比的掌力，卷起一阵狂飚，夹着尸臭气味，直向方芳当胸撞去！

百尸毒叟一出手竟施展出阴毒的百尸毒掌，邛山烟叟在旁一见，心中不

禁大惊！惟恐方芳不知厉害，被毒掌伤害，连忙喊道：“方少侠！当心！这是百尸毒掌！”

只见方芳秀眉一挑，星目中神光一闪即逝，陡地一声清叱道：“老鬼！你想找死！”

叱声中，双掌倏地向外疾挥，推出一股柔和的劲气，迎向百尸毒叟的掌力撞去！

百尸毒叟一见方芳推出的掌力平淡无奇，似乎并没有什么力道，心中不禁窃喜道：“我还以为你这小子有多高功夫呢，原来也不过如此！”

心中刚在窃笑，两股掌劲已经撞在一起，只听得震天价“轰”的一声大震！

立时沙走石飞，卷起一股狂飚，激射升空，足有四五丈高下。

方芳伫立当地，襦衫飘飘，身形只微晃了晃便即稳住，神情仍旧是那么的从容自若，根本看不出刚才曾经以内家真力，和人了对了一掌样子！

反看百尸毒叟，情形可就完全不同了，不但当场被震退三尺，而且两道三角眉毛紧皱，面色发青，显然已经受了内伤！

这是一种什么掌力功夫？怎么看似乎平淡无奇，却含有怎样惊人的威力？

幸是方芳也只用了六七成功力，若再加上一成真力，百尸毒叟要不重伤当场，倒地不起才怪呢！

百尸毒叟受伤虽不太重，但却也被震得五腑血气翻腾，似要冲腔喷出！

百尸毒叟心下大惊，这才知道当前这个文弱书生，的确是身怀奇学，不容轻视的人物！

是以一面暗中运功调息，控制住内腑翻腾的血气，一面暗中寻思：“这文弱书生是何出身来历？年纪轻轻怎就有恁高功力？练的又是一种什么功夫？发出的掌劲，看似柔和，怎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惊人力道？”

这时，玄阴毒叟谢雨苍与寒冰毒叟秦镇山二人，均已同时飘身跃至百尸毒叟身侧，齐声关心地问道：

“大哥！伤得重吗？”

百尸毒叟姜长贵微一摇头道：“轻伤，不要紧！”

玄阴毒叟闻言，心中略放，便举目向方芳望去。

只见方芳襦衫飘飘，神态悠闲，岳峙渊停地伫立在六尺开外，星目开朗，光亮照人，清秀的玉面上挂着一丝浅笑，那浅笑，似骄傲，又似不屑！

玄阴毒叟谢雨苍，在四毒中名列第二，一身功力在十年前确是较次于姜长贵，但在这十年岁月里，因各人的进境不同，功力也就各异。

故在今天来说，玄阴毒叟的内家功力，实已凌驾大毒百尸毒叟姜长贵之上。

因为内家功力火候渐多，修为渐深，在性格方面也就逐渐转变！

虽然仍是心黑手辣，恶性未改，但遇事却较为沉稳，更臻阴险，令人难测！

玄阴毒叟望着方芳这副怡然悠闲的神态，极为明显，完全没有把他们三人放在心上，若然不是身怀罕世绝学，有必胜的把握，怎敢？

但令人感觉诧异的是：随便你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去，实在看不出来这白衣书生，是一个身怀武功的人，更何论是功力精深的内家高手！

可是，事实摆在面前，却又不容你不信，以百尸毒叟姜长贵那样精深的

内功，劲道刚猛的掌力之下，对方不但没有受到丝毫损伤，被震伤的反而是百尸毒叟！

由此可见，对方年纪虽轻，内家功力实是已到炉火纯青，高深莫测的境地！

玄阴毒叟忽然心中一动，暗忖道：“难道这小子的功力已经臻达武林中传说的，练成神光内蕴，深藏不露的境地了不成？……”

玄阴毒叟心中刚想到这里，忽听老三寒冰毒叟一声暴喝道：“小子！你敢伤我大哥！”

话声甫落，立即双臂一圈，正欲推掌吐劲，向方芳击去。

也就在此际，陡闻百尸毒叟一声喝道：“三弟！不可无礼！”

寒冰毒叟闻喝，连忙猛地撤掌缩臂，硬生将要发出的掌势劲道收住！

原来，百尸毒叟与玄阴毒叟一样，想起了武林中传说的，内家功力练达最高化境之际，可使“神光内蕴，藏而不露”，从外表上决看不出是个身怀绝高武功的样子！

心中这样一想，就暗忖道：“难道这小子的内家功力，已练到了这种境地不成？若果如此，凭自己弟兄三人，决非对方敌手！”

一见老三欲出手，他可深知寒冰毒叟功力较他自己还低，这一出手，必然吃亏，毫无疑异，遂乃急忙出声喝阻。

寒冰毒叟闻声止势，百尸毒叟立即跨前一步，望着方芳嘿嘿一声冷笑道：“小子！你果然有点鬼门道，但老夫等也不见得就怕了你。不过，现在老夫尚有要事待办，无暇和你多作纠缠，有胆量的就报出名号师承，老夫等事情办完，当寻你一较高下！”

百尸毒叟这几句话，表面上虽然说得冠冕堂皇，极为好听，实际上却完全是已经气馁的表现。

邨山烟叟是何等人物，当然明白百尸毒叟之所以这么说，完全是因为刚才对掌吃了暗亏的关系！

不但是吃了暗亏，而且还负了内伤！知道动起手来，定然难能讨好！

同时，邨山烟叟心中也甚是明白，知道百尸毒叟口中所说的“尚有要事待办”是指何而言。

是以，邨山烟叟闻话之后，心中不禁暗暗好笑。

方芳人本玲珑剔透，聪慧异常，闻言焉有不知道百尸毒叟的心意，以及所言“要事”是为何事之理！

是以，也不予以说破，只朝着百尸毒叟微微一笑，旋即玉面一寒，说道：“小爷名叫方芳，至于师承，凭你们苗疆四毒还不配问。”

说到这里，忽地冷峻地叱道：“你们赶快给我滚吧！”

以武林四毒的名头，竟然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书生喝叱快滚，也真是丢脸到了极点。

若照四毒平素凶恶的性情，焉能容忍得下这口恶气，但今天情形不同，度情量势，对方不但人数众多，二与一之比还有余，就单以这姓方的书生而言，就是一个难敌的劲敌，何况还有一个邨山烟叟，和五个少女一个少年，动起手来，有败无胜，是所必然。

俗语云：“小不忍则乱大谋。”

在这种情形下，只好暂且忍耐住填胸的恶气，待云雾山事了之后，再作计较。

是以，方芳话罢，百尸毒叟也不回说什么，只朝方芳发出“嘿嘿”两声干笑。

笑后就转向老二老三说道：“我们走！”

“走”字出口，身形当先纵起，二毒三毒亦即连忙各纵身形，紧随大毒身后，免起鹞落，向云雾山方向疾奔而去！

三毒一走，方芳忽然发出格格一阵娇笑！

笑声有若银铃划空，不但清脆嘹亮，而且震人心神！

显然方芳的内功火候，已练达深不可测的地步，否则，何能借笑声传发内家真力，震人心神！

这种借笑声传发的内家真力，岂只是震人心神，若真练达顶峰，可震碎人的内脏，终至心脉裂断而死！

邨山烟叟乍闻笑声，不禁大吃一惊，知道厉害，连忙朝爱徒龚钰及东方明珠等五女低声喝道：“赶快运功护住心神！”

当然方芳并不是欲借笑声伤害邨山烟叟等七人，而是因为威震江湖的武林四毒，竟是如此得胆小如鼠，只对了一掌，即被吓得狼狈逃去，一时高兴，故乃纵声娇笑，于不知不觉间，传发出内家真力！

内家真力刚一传发出，方芳忽然一眼瞥见静立旁侧，运功抵御的邨山烟叟等人，芳心不由一惊，连忙一散真力，停笑止声。

也幸而如此，否则邨山烟叟与东方明珠的功力深厚，或者无妨，但那龚钰与四婢功力较浅，时间一久，就非受伤不可！

笑声一停，立即望着邨山烟叟歉然的一笑道：“真对不起！我一时高兴忘形，几乎伤了各位，尚望各位见谅！”

邨山烟叟哈哈一笑道：“方姑娘何必如此客气，老朽功力虽然不高，但自信尚能禁受得起！”

方芳点头微微一笑道：“于大侠乃当今武林成名高手，功力深湛绝伦，我这点功力，当然不在乎，不过……”

说到这里略微一顿，秀目扫视了东方明珠等几人一眼，又道：“若我眼光不错，可能连东方妹妹均无妨碍，只是其他几个可就难说了！”

邨山烟叟闻言，心中不禁暗自点头想道：“此女不但聪慧绝伦，目光尤其锐利，确是武林难得的一朵奇葩！”

想着，便点头笑道：“方姑娘所见果然不错，小徒龚钰与东方姑娘的四婢，时间一久确然禁受不住！”

东方明珠走近方芳身侧，伸手拉着方芳的手，娇柔地问道：“芳姐姐，刚才你用的那是一种什么掌力，看来似乎没有一点刚猛的劲道，怎么还能将百尸毒叟震退的呢？”

方芳闻问，便把一双秀目凝注在东方明珠那毫无表情的粉面上，半晌方才说道：“妹妹！我问你，你面上是不是带着一种特制的人皮面具？”

方芳这话一问，邨山烟叟和龚钰全都不禁一愕！

师徒二人心中同时也都立刻恍然大悟，暗忖道：“怪不得呢！自从见面以来，她那张面孔始终是冷冰冰的样子，没有现露过丝毫表情，原来是带上了一种特制的人皮面具。”

东方明珠闻问，也不禁一怔！

既已被方芳看出，当然也就不能否认。

于是便点点头道：“芳姐姐！你真是好眼力！”

方芳微微一笑道：“我哪里有那么好的眼力，只不过是因为我身上也带有一张罢了。”

说着，便即伸手入怀，取出一张薄如蝉翼般的，特制人皮面具，递给东方明珠说道：“妹妹！你看看吧，与你的那比比怎样！”

东方明珠接过来看了看，随即伸手朝脸上一抹，立即露出一张柳眉妙目，瑶鼻，樱唇，美到极点的，娇艳绝世的粉脸。

东方明珠将从自己脸上抹下的一张人皮面具，与方芳给她的那一张相互一比较之后，不禁讶异万分地脱口说道：“咦！一样的嘛！”

方芳道：“既是一样的，那就好了。”

东方明珠道：“姐姐！难道这两张面具有着什么关连吗？”

方芳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！它们不但有着关连，而且有着极深的渊源！”

东方明珠问道：“是什么关连渊源呢？”

方芳道：“妹妹！现在你且别问，待到云雾山事了之后，姐姐当会详细地告诉你，不但详细地告诉你，并且还要带你去见一个人！”

东方明珠闻言，心中不禁感觉甚是奇怪，她本想要方芳现在就告诉她，但因与方芳是乍见初识，方芳既然要等云雾山事了再告诉她，就不好意思再问。

东方明珠忽然想起方芳还没有回答她的问话，她刚才发的那是一种什么掌力？

于是便又问道：“姐姐！你还没回答我刚才问你的击退百尸毒叟的，是一种什么掌力呢？”

方芳略一沉吟道：“本来我是不想告诉任何人的，可是现在我们有极深的渊源，关系不同，当然可以告诉你，不过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倏地停口，妙目望了望邛山烟叟师徒二人一眼。

邛山烟叟江湖阅历何等深厚，见状立即明白方芳的心意，是不愿外人听去。

于是，便朝方芳一笑道：“方姑娘你们谈你们的吧，我与小徒先走一步，在前面等你们。”

说着，便挽起龚钰的手道：“钰儿！我们先走。”

刚举步要走，忽听方芳娇声喊道：“于大侠！”

邛山烟叟闻喊止步，望着方芳问道：“方姑娘有何吩咐？”

方芳望着他微微一笑道：“于大侠！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并不是我故示神秘，或者怕这种掌力名称，被你听了去有什么不妥，只不过是希望在知道了这种掌功名称之后，暂时不要替我泄露出去，以免我那仇家得到消息后，躲入深山，隐藏起来，费事难找！”

邛山烟叟点头道：“姑娘！如觉得老朽还可相信，就请尽管放心就是了。”

方芳这才说道：“我刚才所发的掌力，乃是一种龟裂神功，只是火候太浅，尚未能发挥其真正威力的十分之一哩！”

东方明珠因为不知道这“龟裂神功”的来历，听后尚还没有什么。

但在邛山烟叟听来，心中不禁陡地一惊！

“啊！”

立即不由自主地脱口发出一声惊呼，睁大着一双眼睛，满脸尽是惊容，诧异万分地望着方芳问道：“那么龟仙神婆是姑娘何人呢？”

方芳肃容答道：“是我恩师！”

“呵！”

邛山烟叟不由得又是一声惊“呵”道：“姑娘是得着她老人家的遗笈的么？”

方芳秀眉倏地一蹙，立时面现愠色，但转而一想，暗忖道：“这怎能怪他哩！恩师已练成金刚不坏之身，遁迹荒山，足有百数十年，足迹未履江湖，武林中人，早在百数十年前，就已经没有人再见到过她老人家了，当然也都以为她人家仙逝，怎还知道她老人家依然健在呢？”

心中这样一想，便摇摇头道：“不！我是她老人家亲传的！”

邛山烟叟的一双眼睛睁得更大了，更为惊异地道：“怎么！她老人家还健在么？”

“嗯！”

方芳微一点头，瑶鼻儿发出了一声轻“嗯”，表示不错与真实。

邛山烟叟简直呆住了，他做梦也想不到，绝迹武林百数十年的龟仙神婆依然还健在人间，并且还调教出了这一位年轻的爱徒！

龟仙神婆若果真还健在的话，推算其年纪，大概已超过了两百高齿！

人能活到两百岁未死，岂只是武学功力皆已神化通玄，当然是练成了金刚不坏之躯了！

第三章 七邪联盟

天，昏暗的：云层低垂，像要塌下来似的。

风，那砭入骨髓的西北风，紧一阵松一阵地刮着，吼着。

这样的天气，已经连续了好多天了，看情形，再过个三五天，是不是能够放晴好转，还很难说呢！

雪，悠悠地落着，随风飘舞，地上的积雪又增厚了数寸，整个大地，到处都是洁白一片，显得是那么的宁静，而又恬美！

云雾山位于贵州省内，海拔二千一百公尺，山中奇峰峻岭，悬崖绝壑，峭壁千仞，险峻异常。

夜，初更刚过，雪已停止，只有那强烈的西北风，仍在紧一阵松一阵不停地吼叫着，冰寒刺入骨髓！

就在此际，云雾山麓蓦然出现了两个须发俱白的老叟，一个身着葛布襦服，腰悬佩剑，一个是渔夫打扮，手提一根七尺余长的紫竹钓竿。

这两个老叟是干什么的？在这寒冬雪夜，竟跑到这寥无人迹的云雾山麓来，是疯子？抑是？……

不对！你不看见么？

这两个老叟虽已须发俱白，年逾古稀，但，均都是精神矍然，双目精光灼灼，开阖间，直若冷电疾射，分明是内功精深，已臻上乘的武林高手！

原来这两个老叟，乃当今武林名宿，仙霞一剑姚奇，与沅江渔夫佟士杰二人。

这两位武林名宿，于这寒冬雪夜，忽然同时现身在这寥无人迹的云雾山麓，岂非无因？

果然，仙霞一剑与沅江渔夫二人身形刚现，蓦见二三十丈外，出现三条黑影，身法快捷绝伦，直向白烟崖方向奔去。

仙霞一剑，连忙向沅江渔夫低声说道：“追！”

声落，身形已经急掠纵起，快似电掣般追去！

沅江渔夫亦即急纵身形，随后追！

二人数十年苦修，功力均已臻达上乘化境，身形之速，直似电掣风驰，快捷无与伦比！

二人身形之速，虽是快捷无与伦比，但前面的那三条黑影，较诸二人，也并不稍逊色！

只见那三条黑影，身形直若三缕轻烟般地，晃眼便已到达白烟崖上。

白烟崖，这个经年被白烟似的浓雾罩着的峰崖上，这时，表面上看来似乎是静悄悄地，空荡荡地，没有丝毫异样，其实暗地里却隐伏着一场腥风血雨——即将展开的武林奇学，“幽灵秘笈”的争夺纷争！

三条黑影跃落白烟崖上，六道精光灼灼的眼睛向四周略微扫视了一眼后，立即闻听其中一人发出了“噫！”的一声说道：“大哥！怎么不见一个人影？难道江湖传闻不实么！”

原来这三条黑影乃是前书中交待过的辽东三怪，段龙、段虎、段豹弟兄，说话的乃是二怪段虎。

大怪段龙微一沉吟道：“我想不会的吧！现在时间尚早，我们不妨找一处隐蔽的地方，掩藏起身形，等会儿再说吧。”

三怪段豹点头赞同地说道：“大哥所说不错。”

说着，用手一指左侧。

仙霞一剑姚奇与沅江渔夫佟士杰二人闻听，心中不禁微微一惊，暗道：“不好！要糟！”

原来这两位武林名宿，此时正隐身在那块大岩石背后。

当然，凭着二人的武学功力，绝不会怕了辽东三怪，只是二人此际尚不愿正式露面罢了！

大怪段龙闻言，朝那块大岩石扫视了一眼，点点头道：“好！”

就在大怪“好”字出口，三人身形微长，正待纵身向大岩石背后跃去之际，陡闻右侧有人嘿的一笑道：“江湖上的消息传得真快，想不到连远在辽东的贤昆仲，竟也得着这消息赶来凑热闹来了。”

声落人现。

辽东三怪均不禁蓦地吃一惊，及至看清楚了这现身之人，正是那江湖上传说的，武林奇书——“幽灵秘笈”藏珍图，得而复失的，天门岛主冰魄神魔时，大怪段龙立即桀桀一声怪笑道：“我当是谁？原来是岛主。”

说着略顿，故意嘿地一笑讥讽地道：“风闻岛主获得武林奇书幽灵秘笈藏珍图，我弟兄特地兼程赶来，为岛主庆贺，并为岛主助臂！”

天门岛主冰魄神魔，不但是名列当今武林十邪之首的第一号魔头，并且是一个老奸巨滑的老狐狸，焉会听不出大怪段龙话里含着的讥讽的意思。

若在平时，老魔头如何能够忍受这种讽言讽语，要不立即翻脸，与辽东三怪动手才怪！

但，今夜情形可完全不同，此际他正是用人之际。

原来老魔头虽已详细参看过那张“幽灵秘笈”藏珍图，并将图中所示藏珍地点标志，熟记心中。

不过，那个自他手中夺走藏珍图的少女，藏珍图到手后，必然立即前往藏珍地点，按图索骥，起出这部武林奇书。

他本意单独追踪前往，伺机夺取奇书，但他已经和那少女动过手，并且还吃了点小亏。

那少女不但刁钻机智异常，而且身怀绝世奇学，即连丝毫不能讨巧的内家功力修为火候，竟也已臻达上乘境界，与他只在伯仲之间。

那少女年纪看来只不过在十八九岁间，那么一点年纪，怎能练成那种无俦的功力，他实在想不通。

他心中甚是有数，凭他的武学功力，要想从那么一个刁钻机智，武学功力和他仅在伯仲之间的少女手上，夺取回奇书，虽不能说是势比登天还难，可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！

“幽灵秘笈”乃武林奇书，书中所载尽是绝学神功，只要能练成其中一种绝学神功，立可傲视武林，天下第一！

这种奇书，岂能就这么任人夺走，罢手不提？

当然不！不！那又怎么办？……

凭他名列当今武林十邪之首的声誉地位，如果去邀请别人助拳同往，对付一个不但是名不见经传，连来历姓名都不清楚的黄毛丫头，夺取奇书，岂不令同道高手笑话？今后还能再在江湖上称雄呢？……

何况如果真邀请别人助拳，联手夺得秘笈之后，必须共同参研习练奇书中所载的各项绝学神功。

那么一来，纵然练成奇书所载各项绝学神功，因为有了两个人，如何还

能独霸武林，称为天下第一呢？……

老魔头心中微一思索，便想出了一条釜底抽薪的毒计！

这毒计便是命其徒弟冰魄使者郝天庆，故意地装着无意中在江湖上透露出一线有关“幽灵秘笈”的消息。

其用意乃在使武林黑白两道高手闻风赶到白烟崖来，让这些高手联合去对付那少女，夺取藏珍图。

老魔头这条毒计，不仅毒极，简直阴险恶绝！

原因是“幽灵秘笈”，乃武林中人人想欲获得独占的绝世奇书，不管哪一派的人夺得，均是一场杀身大祸！

除非谁都不要，将藏珍图当场毁去！

可是，谁肯毁它呢？

别说是夺得的人不肯，就是其他的人也必不肯！

因为，只要藏珍图存在，就可以有依图起出秘笈的希望，换句话说，其他的人也就有夺取秘笈的希望！

不过，如果有人提出这个建议，冰魄老魔定必第一个附议赞同。

不但赞同，并且还会说出一番堂皇的道理来蛊惑参加争夺的一众高手，放弃争夺激斗，赞成毁去藏珍图。

因为藏珍图一毁，一众高手便失去了争夺的目标，必然再无留恋地纷纷散去。

好在藏珍图上所示埋藏秘笈的地点标志，他已熟记胸中，只要过上三两个月，他便可以悄悄地单独潜来白烟崖，依照记忆着的标志地点，起出秘笈，找一处深山古洞，静心研习苦练，三五年过后，绝学神功练成，他即可重出江湖，网罗天下群雄，组织一个武林中人闻名丧胆，势力庞大空绝武林的帮派，然后邀约当今武林各大门派的高手掌门，以及那些自命不凡，所谓侠义道的名宿隐士，较武论技，将他们全数击败，独霸天下武林，唯我独尊！

老魔头的心计虽然毒极，但是是否能够得逞呢？这就必须得要看这场夺宝的情形发展得如何了！……

且说老魔闻听得大怪段龙的议讽后，立即故作毫不介意地阴恻恻地一笑道：“贤昆仲这番盛意，愚兄衷心实在感激非常！不过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故意做作地顿了顿又道：“藏珍图虽确曾被愚兄获得，但到手后，随即被另外一个人夺走了！”

“哦！”

大怪段龙故作惊讶地“哦”了一声问道：“是谁？竟有这份能耐，从岛主手中夺走秘笈藏珍图！”

冰魄神魔吕天昌苦笑了笑道：“说来也真丢人，夺走藏珍图的人，乃是个不知姓名来历的黄毛丫头，都只怪愚兄一时大意，才有此失！”

三怪段豹有点不信地道：“真有这回事？……”

老魔面容一正道：“段三弟以为我吕天昌这话有假么？”

段豹阴恻恻地一笑道：“在岛主面前，段老三虽然不敢有如是想法，只是这件事情实在太令人难以相信了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微微一顿，口中“嘿”了一声又道：“不过，这些都是废话，我弟兄千里迢迢，长途跋涉，自辽东赶来为何？岛主是个明白人，当必知道我弟兄心意！”

老魔阴恻恻地一笑，点头道：“当然！秘笈乃是无主之物，人见有份，

只是……”

说着，双睛倏地有若寒电激射般地扫视了四周一眼，然后从辽东三怪面上一掠而过，发出嘿嘿两声干笑续道：“今夜之后已遍传武林，如果愚兄揣测得不错，此际在这白烟崖的周围，已是高手云集，并不是愚兄说丧气话，凭着贤昆仲三位的力量，要想在今夜独占鳌头，夺取得秘笈，恐怕……嘿！嘿！”

恐怕如何？冰魄神魔吕天昌虽未说下去，但辽东三怪名列武林十邪，岂是等闲人物，怎会听不出冰魄神魔“恐怕”以下的话意！

冰魄神魔话声才落，大怪段龙立即桀桀一声怪笑道：“岛主真是快人快语，的确不愧被那些自命不凡的正道之士，誉为当今武林我辈同道十雄之首，确有与众不同的气度！”

书中交待，一魔、双煞、三怪、四毒，武林正道侠义之士，叫他们为武林十邪，而他们则自称为武林十雄。

段龙说到这里，面容倏地一正说道：“岛主所料不差，这件事不但早已轰动当今武林，而且据我弟兄所知，已来到这白烟崖的，除了黑白两道高手以外，即连邛崃派掌门与阴阳教的正副教主，也都率领着高手赶来了。不过，我弟兄既千里迢迢地赶来这里，不管怎样，纵然是得不到秘笈，但，最低限度也必得见着这本流传武林数百年的秘笈的样子，方算不负此行，也才算得对得起自己的双腿！岛主以为我段老大这话对否？”冰魄神魔点点头道：“段老大之言果然有理，不过，既然邛崃派掌门人与阴阳教正副教主，均皆亲率高手赶来这里，显见这两帮人，对这部武林奇书，已存必得之心说到这里略顿，微一沉吟之后又道：“照此情形看来，今夜的这场秘笈争夺战，实在不可轻视呢！我想我们不如……”

大怪段龙连忙问道：“不如怎样？岛主何妨直说出来，我们商量商量看如何？”

冰魄神魔道：“贤昆仲乃聪明之人，当然知道‘分则弱，合则强。’的这句历古迄今不变的成语吧！”

三怪段豹忽地嘿嘿一笑道：“只要岛主有此诚心，我弟兄无不唯命是从！”

冰魄神魔正色道：“段三弟难道还不信任愚兄么！”

冰魄神魔话声方落，忽闻五丈开外，暮地有人嘿嘿一声怪笑道：“我们弟兄绝对信任岛主诚心合作！”

劲风飒然，话落人现。

只见丈余左右，并肩站立着三个年约五六十岁的老叟。

冰魄神魔一见这三人，立即嘿嘿一笑道：“想不到竟连你们也都得着消息赶来了，欢迎，欢迎！”

说着，目光微扫了辽东三怪一眼续道：“只要各位能够信任我吕天昌，我们不妨就携手合作，秘笈到手后，大家共同研练，否则，悉听尊便！”

原来来人乃是苗疆四毒中的三毒，大毒百尸毒叟姜长贵，二毒玄阴毒叟谢雨苍，三毒寒冰毒叟秦镇山。

百尸毒叟闻言，立即点头答道：“好！我们就这样一言为定！”

说着，转脸望着辽东三怪说道：“段兄意下如何？请即明白决定！”

辽东三怪本就有意与冰魄神魔携手并肩，合力对付各派高手，夺取秘笈，只因老魔头狡猾阴险难测，恐怕上当，乃才犹疑不定！

如今见苗疆四毒已经答应与冰魄神魔合作，于是也就不再多作犹豫！

百尸毒叟话声一落，大怪段龙立即点头说道：“好，我兄弟就听岛主的。”冰魄神魔闻言，嘿地一声怪笑道：“段老大这么说法，吕某实在不敢当！”说着，略顿又道：“好在我们今后都是自己人了，愚兄也就不再多作客套，只要诸位果真能够同心合力，何患幽灵秘笈不是我等囊中之物！”

说罢，又是一阵桀桀怪笑。

笑落，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望着百尸毒叟姜长贵问道：“伍老弟哪里去了？怎么未见他回来？”

姜长贵摇摇头道：“我们也正要找他呢！”

姜长贵话声方落，忽闻一声冷哼，发自两丈左右的一棵枝叶繁密的老松树上。

冰魄神魔等七人，闻声均不禁陡然一惊！齐都不约而同地扭头注目，朝那棵老松树上望去！

只见老松顶上枝叶微晃，有似轻烟般地升起了一条人影来，升起四五丈高下，始才翩然下落。

冰魄神魔等人心中不禁又是一惊！暗忖道：“这人是谁？轻功竟然这样高妙，分明已到了炉火纯青的上乘境界！”

身形落地，直若片叶飞絮，真是点尘不惊！

这人身形落地后，冰魄神魔等人这才看清，原来是个年约二十左右，身着玄色襦衫，腰悬玉笛，手摇折扇，仪表英俊洒脱出尘的少年美书生。

这少年美书生是谁？不用说，当然是本书的男主角——何天衡。

冰魄神魔等七人，虽然都不认识何天衡，不知道他的武功深浅程度？但因为他刚才自松树顶上升起身形，然后翩然飘落，所显露的轻功身法，乃武林上乘轻功身法，非内家功力修为已臻绝顶化境，绝难有此成就！

是以冰魄神魔等七人，在看清楚了何天衡只是个年纪二十岁左右，文质彬彬的少年美书生时，心中除了一惊之外，又加上了一种迷惑与诧异！

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，认为身怀这等高绝轻功的人，起码也得是五十岁以上，成名武林的高手！

岂料完全出于他们的意料外，竟是这么一个年轻的少年书生，怎不令他们心中诧异迷惑呢！

何天衡轻摇折扇，徐徐步至七人丈余距离站立，一双朗目有若寒星般，神情傲然地朝七人扫了一眼后，陡地又是一声冷哼，望着冰魄神魔冷冷地说道：“想不到一个名列十邪之首的冰魄神魔，竟然是这么一个阴险狡诈，专施诡计，不足一道之徒！”

冰魄神魔闻言，脸色不禁微变，凶睛倏地一瞪，精芒直若寒电暴射般地，瞪着何天衡猛地一声怒喝道：“小鬼！你是嫌命长了吗？竟敢信口乱语骂人！”

何天衡一声冷笑，满脸不屑地道：“呸！凭你这种专施狡诈诡计，不足一道之徒，也配得你小爷骂你么，别不要脸了吧！”

老魔纵横江湖数十年，凭着冰魄魔功和一身怪异的武学，生平罕有敌手，不但素向极端狂傲自负，不把一般同道放在眼内，而且心狠手辣，阴毒异常，不管什么人，只要稍稍开罪了他，定必难逃毒手！

因此，一般同道高手，对他差不多都要忌惮三分，不愿和他结仇树怨，多惹无谓的麻烦。

幸而，老魔头行事作为，虽然心狠手辣，阴险恶毒绝伦，但生平却有两个并不太坏的信条。

第一是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犯我者，心置其死地而后已。

第二是，损人不利己的事，不屑为！

若照老魔往常的信条习性，何天衡这么冒犯他，焉能容忍得住，定必早已暴怒，与何天衡动上手了。

可是今天情形不同，在未弄清楚当前这少年书生的出身来历之前，他可不愿随便动手，多树仇敌！

虽然他并不知道何天衡的武学功力如何。

但，俗语有云：“一朝被蛇咬，终身怕井绳。”

老魔头因为有了上一次的教训，心中已生警惕，可再也不敢目空一切，小觑当前的这个少年书生了。

何况，从何天衡刚才所显露的上乘轻功身法上，已经看出这少年书生年纪虽轻，以其轻功火候，臆侧其武学功力，分明是个身负奇技绝学，内家功力已臻化境，很难斗的高手劲敌！

故老魔头心中虽然怒气已生，但仍是神色不动地强忍着，阴恻恻地一声冷笑道：“小鬼！你胆子可真不小，竟敢对老夫这般无礼，信口开河，胡言乱语，老夫若不念你年轻无知，不愿以大欺小，立时叫你毙命掌下！”

说到这里，声调忽地一变，厉声喝道：“小鬼！你是何人门下？赶快报出你的师门名号来，这里事了之后，老夫自去找你那老鬼师父，问他一个管教不严之罪！”

这老魔头的确是阴险狡猾之至，他分明已经看出何天衡一身武学功力，均皆高深不凡，如果动起手来，情形如何？实在不敢料断胜负。

其徒已经莫测高深难敌，妄论其师？……

然，何天衡这种语气凌人的情势，老魔头若不这么说，当着三怪四毒的面前，这样忍受下去，岂不被三怪四毒笑他胆小怕事！

老魔头虽然阴险狡猾，老谋深算，但今天碰上了这个聪颖盖世，智机绝伦的何天衡，可就不行了。

只听何天衡陡地一声哈哈朗笑道：“好一个管教不严！”

说着，俊面陡地一沉，冷哼了一声说道：“在下师门凭你这个老魔还不配问，倒是在下目前身司森罗殿查账之职，应该先向你交待一下。”冰魄神魔闻言，心中不禁感觉得好气又好笑，喝道：“小鬼！你满口鬼话，胡说些什么，趁早听老夫好言相劝，乖乖地离开这里，否则！嘿嘿！”

“否则怎样？”

“把你废了。”

何天衡陡地哈哈一声朗笑道：“你够格吗？”

“收拾你这个小鬼，大概还不成问题！”

何天衡微微一晒道：“好吧，你说不成问题就不成问题吧！不过，现在在下职司森罗殿查账，因为职责攸关，只好先把你最近新欠的账务清理交待一下，至于我们的交易，留待以后再洽商吧！”

冰魄神魔一听，心中不禁迷惑不解地暗付道：“这小鬼究竟是何来路？怎么满口尽是生意话？老夫又在什么时候欠过什么人的账了？……”

正值冰魄神魔心中迷惑不解暗付之际，忽又闻听何天衡朗声说道：“在下处理账务，向来公正严明，北漠双煞的那笔账，因为没有债主，可以先撇开一边不谈，但那神梭东方昆的那笔账，已经记了将近月余，而且债主——东方昆的后人也已经来到这里，该是结算的时候了！”

冰魄神魔闻听，心中这才恍然大悟，嘿嘿一声怪笑道：“小鬼！你真行！弄了半天原来你是来替东方昆讨账的！”

说到这里，微微一顿，旋即沉声喝道：“不错！东方昆虽不是老夫直接所杀，却是老夫主谋，小鬼！你要替东方昆讨账就请动手吧！”

说罢，立即目注何天衡，凝神以待！

何天衡口中微微冷哼了一声，倏地掉首朝那棵老松树上喊道：“东方姑娘，请即现身下来索账吧！”

话落，立见老松树上枝叶晃动，风声飒然，人影纵横，跃下五女二男七个人来，一齐跃落何天衡旁侧站立。

这七人是谁？不用说，当然是东方明珠与四婢，及邛山烟叟于伍与其爱徒龚钰！

东方明珠一见冰魄神魔，立即秀目圆瞪，眼含痛泪，反腕撤出背上青钢长剑，一声娇叱道：“老魔！偿我爹的命来！”

娇喝声中，振腕出剑，身随剑走，龙形一式，快逾飘风般地，疾奔冰魄神魔胸窝扎去！

何天衡一见，心中不禁大吃一惊，连忙喝阻道：“东方姑娘！使不得！”

何天衡虽是急忙出声喝阻，但还是慢了一步。

只听得一声惨叫，东方明珠的青钢长剑已被冰魄神魔的掌力震飞，噔噔噔，身形踉跄倒退出五尺，方始勉强稳住！

身形虽已勉强稳住，但胸口翻涌的血气，却是无法压制得住，樱口一张，喷出一口鲜血，娇躯立时摇摇欲倒！

何天衡与四婢及邛山烟叟等人一见，齐都大惊，连忙各晃身形，跃到东方明珠身侧伸手扶住。

只见东方明珠娇靥煞白，星眸紧闭，气息微弱，人已经昏了过去，显然伤得很是不轻！

何天衡见状，不禁微皱了皱剑眉，伸手从怀中取出一只小白玉瓶子，交给邛山烟叟道：“这瓶子里是一位前辈异人送给在下的清阳续命丹，烦劳于大侠喂她一粒，待她醒转后，再叫她自行运功调息一周天，伤势大概就可以无碍了。”

话落，身形微长，已经飘身跃立在冰魄神魔的对面八尺左右地上，星目陡张，神光有若寒电般一闪即逝！

冰魄神魔心中不禁一震！暗道：“这小鬼仔精湛的内功，怪不得他口气恁般狂傲凌人，敢情内家功力已经练到神光内蕴，深藏不露的至高化境了！”

冰魄神魔心中正在这么暗忖之际，忽听何天衡一声冷笑道：“老魔！你算是哪一号的成名人物，对一个晚辈少女，也下这样的毒手，你不觉得羞么！”

冰魄神魔脸孔微微一红，旋即嘿嘿一声冷笑道：“小鬼！你心疼了是么！”

何天衡剑眉倏轩，怒叱道：“老魔！休逞口齿之利，小爷今夜要不叫你和她一样，以示公道，立即自断一手退走，江湖上只要有你这老魔在的一天，小爷决不踏入江湖半步！”

这口气好狂！狂傲得简直令人悚栗！

冰魄神魔吕天昌名列当今武林十邪之首，不但一身武学功力均已臻达炉火纯青的上乘境界，尤其是所练冰魄神功，乃采北极地底寒冰之气练成，不仅歹毒绝伦，而且威猛无比！

举目当今武林，除了宇内五奇中的两三位，和那已经绝迹武林百数十年

的龟仙神婆外，能够接得住老魔这冰魄神功一击的，简直可以说是绝无仅有！

何天衡在随其恩师习艺时，即已曾闻听恩师特别向他提说过，这冰魄神魔的歹毒与威力绝伦无比！当今武林中无人能敌。

原来，何天衡所练的“乾元罡气”，乃是一种内家至高无上的阳刚之气所凝聚的劲力罡气，不但威猛无比，而且无坚不摧，正是这冰魄神功的克星！

否则，何天衡虽然身负奇学，一身功力高臻绝顶，如果不是胸有成竹，没有克敌必胜的把握，焉敢说这种大话！

冰魄神魔一生纵横江湖，会过不少的名家高手，可说从不曾有人敢在他面前说过这样狂傲的话，闻言之后，脸色不禁蓦地一变，发出一阵桀桀怪笑。

笑声直若夜枭啼叫，又似鬼嚎，不但难听，而且刺耳，令人感觉浑身毛发悚然，更震人心悸！

显然，这老魔头已经气怒到了极点！

笑声甫落，立见他脸透杀机，一双凶睛环瞪，精芒激射，直若寒电般望着何天衡怒喝道：“小鬼！你也太目中无人了，老夫今夜如果败在你的手下，从此立即退出江湖隐迹深山，永不出世！”

何天衡剑眉微轩，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好！我们就这样一言为定，请动手吧！”

说罢，目注老魔，神定气闲，岳峙渊停地伫立着。

表面上看似气定神闲，其实暗地里却已经潜运起“乾元罡气”神功，抱元守一，以静制动，凝神以待！

冰魄神魔心中虽然气怒已极，也看出当前这个看似文弱的少年书生，实在是一个功力不凡，不可轻视的武林高手！

但何天衡毕竟是个年轻的后生晚辈，凭老魔在当今武林中的声威地位，在何天衡未发招动手之前，说什么也不好意思抢先发招动手，又是当着三怪四毒等人之面呢！

是以何天衡话声落后，老魔立即桀桀一声怪笑道：“和你这么一个后生晚辈动手，老夫已经觉得不是味儿，小鬼！还是你先动手发招吧，老夫接着你的就是！”

何天衡微微一哂道：“但是小爷有个规矩。”

“什么规矩？”

“任凭对方是谁，从不先出手！”

老魔嘿嘿一声冷笑道：“小鬼！你也太狂了！”

“狂？”何天衡哈哈一声朗笑道：“不狂，焉敢斗你这十邪之首的老魔！”

老魔阴恻恻地一声冷笑道：“你真要老夫先动手么？”

何天衡冷冷地说道：“谁还和你开玩笑！”

冰魄神魔本是碍于脸面，不好意思先发招动手，何天衡既然这么说，如何还再客气，于是立即一声喝道：“好！那么你就准备接招吧！”

所谓：“先下手为强。”

喝声中，老魔已运起冰魄魔功。

老魔这一掌如果吐出，何天衡必以“乾元罡气”神功硬接，双方掌力接实，胜负也就立判！

就当此际，陡闻一声喊道：“且慢！”

话落到人，劲风飒然中，红影一闪，辽东三怪之首的大怪段龙已经纵身跃到老魔身侧，望着老魔说道：“杀鸡焉用牛刀，这么一个乳臭未脱的无知

小鬼，如何还要劳动岛主亲自动手，就交给我段老大好了。”

冰魄神魔一听，心中不禁一动，暗道：“我何不就让段老大与他动手，乘机看看这小鬼武学招式来历呢。”

心中这样一想，立即嘿嘿一笑道：“好！既然段老弟要教训教训这个小鬼，那太好了！”

说罢，身形微晃，已飘身倒退出丈外，与二怪段虎等站立在一起。

老魔飘身退后，大怪段龙立即凶睛一瞪，精芒激射地望着何天衡桀桀一声怪笑，喝道：“无知小鬼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究竟是何人门下？赶快说出来，好让老夫教训教训你！”

何天衡微微一声冷笑道：“老怪！小爷名叫何天衡，是何人门下，老魔头尚且不配问，你当然就更不配问了！”

大怪段龙闻听，不禁大怒，猛地一声怒喝道：“小狗！休得卖狂，先接老夫一掌试试！”

怒喝声中，单掌倏圈疾吐，已经推出一股绝强的掌风劲气，直向何天衡当胸撞去！

何天衡口中一声轻哼！身形微挪，横跨八尺，已经让开。

大怪段龙见何天衡只闪身让开，并不接掌，以为何天衡见自己掌力威猛，心生怯意，不敢硬接。

于是便发出一阵桀桀怪笑道：“我当你这小狗有多大功力，口气那么狂大，原来只不过是说说大话，连一掌也不敢接的脚色！”

何天衡剑眉倏地一挑，一声冷笑喝道：“段龙！你以为小爷怕你么！”

“不怕，又怎不敢接掌？”

何天衡哈哈一声朗笑道：“冤有头债有主，小爷们今夜找的是冰魄神魔，与你们辽东三怪无关，所以才闪身让开，没有接掌，否则，哼！只要小爷出掌相接，凭你那么一点功力，不仅讨不着丝毫便宜，并且还得落个负伤当场！”

大怪段龙闻言，胸中怒火不禁往上直冒，猛地一声暴吼，喝道：“小鬼！休得狂言逞能，还是先接掌吧！”

声未落，一股排空劲气已经随掌推出，夹卷着狂飚，威势较前更见猛烈，直向何天衡击去！

何天衡身形微挪，又已闪开，喝道：“老怪！你真要动手么！”

“谁还和你开玩笑不成！”

说话间，霍地又是一掌推出。

何天衡剑眉倏地一挑，右臂衣袖挥处，“乾元罡气”已经发出，迎着大怪段龙的掌劲撞去！

两股劲力相接，只听得“轰”的一声，顿见沙走石飞，狂飚激卷，那声威着实惊人！

这一掌相对，虽然声威极为惊人，但双方都只是身形微晃，便即稳住，似乎功力悉敌，不差上下。

其实这只是表面的看法，因为何天衡衣袖挥拂，只用了六成功力，而大怪段龙的这一掌，却是他全身功力的八成以上！

大怪段龙虽然并不知道何天衡所发的乃是武林奇学“乾元罡气”，也不知道何天衡只用了六成功力，不过，以何天衡的这点年纪，竟能接得下他几乎是九成功力的一掌，心中怎得不为之悚然惊骇！

大怪段龙心底暗忖道：“这小子究竟是何来历出身？恁地小小的年纪，

就有如是深厚的功力，这是怎么练的呢？

……”

大怪段龙心底忖思未已，忽闻何天衡一声冷笑道：“怎么样？老魔！你有胜得小爷的自信吗？”

大怪段龙凶睛倏地一瞪，精芒激射地望着何天衡嘿嘿一声冷笑道：“小鬼！你功力虽然确是不凡，但老夫岂会怕你，不信，你就再接老夫一掌试试究竟如何！”

说话间，已经暗中运集起全身功力，圈臂立掌。

话落掌出，劲气有似怒潮排空，夹卷着狂飚，势若雷霆万钧般地，疾向何天衡胸前击去！

只见何天衡剑眉倏挑，星目中两道神光，直若寒芒冷电般地暴射，口中发出一声冷哼，喝道：“老怪！你既真想找死，可就怨不得小爷手辣了！”

喝声中，右臂手伸，翻掌疾吐，“乾元罡气”已随掌击出，迎向大怪段龙那威猛绝伦的掌力撞去！

两股掌力相撞，“轰！”的一声，宛如山崩地裂的大震过处，立见沙石飞扬，激射腾空，周围十丈方圆之内，尽皆是劲风狂飚，那声威较前尤为骇人心悸，真是武林罕见的一掌！

须知这“乾元罡气”乃武林奇学，威力刚猛绝伦，举目当前武林，堪能接得住这种神功掌力的人，为数甚鲜！

大怪段龙的这一掌，虽然是毕身功力所聚，威势无匹，但焉能是这种武林奇学的罡气神功之敌！

何况，何天衡这一回又已运起了八成神功了呢！

是以两掌甫一相接，大怪段龙顿即觉得胸头猛地一震，宛如被千斤巨锤撞击了一下，血气翻涌如潮，直欲冲腔而出，身形当场被震得踉跄倒退五尺，同时双腕有若折断了般地疼激心肺！

好个段龙，的确不愧是名列十邪的黑道高手，功力确实不凡，在这种形势下，居然能够不慌不乱，身形稳住后，立即咬牙忍住双腕剧疼，暗中调息运功，抑制住胸中翻涌的血气，举目朝何天衡望去！

在大怪的心中以为，这一掌相对的结果，他虽然没有占着便宜，对方必定不会比他稍好，纵不吐血当场，起码也和他差不多！

哪知一看之下，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

只见何天衡衣袂飘飘，仍旧是那么得神定气闲，岳峙渊停，宛如玉树临风般地，伫立在当地。

那神情气态，显然的，身形连晃也没有晃动过一下。

到这时为止，大怪段龙这才明白，对方年纪虽轻，功力之高深，实已臻达莫测的化境。

在这种情形下，任凭他大怪段龙如何得自负不凡，沉稳老练，也不禁要心惊胆怯，泛生寒意！

就在这时，二怪段虎三怪段豹已齐掠身纵出，分立大怪左右，一面暗中运功戒备，以防何天衡趁机出手，一面向大怪问道：“怎么样？伤重吗？”

大怪苦笑的笑摇摇头道：“还好。”

二怪三怪四只凶睛陡地一瞪，精芒激射地瞪着何天衡同时发出两声桀桀怪笑。笑落，立即听得二怪一声暴喝道：“小鬼！你果然有两下子，不过，我段老二和老三还不服气，你有胆敢和老夫弟兄走上几招吗！”

何天衡闻言，知道二怪三怪要想联手齐上，当下不禁剑眉倏扬，发出一阵哈哈朗笑道：“老怪！你也太把小爷估轻了，小爷若是没有这个胆量，今夜也不会到这白烟崖来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略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你们两个老怪尽管动手齐上，三十招之内，小爷如果不能胜得你们，立即离开白烟崖，撒手不管这里的事情，不过倘若你们败在小爷手下，你们可得立即返回辽东，并且不得再为非作歹！”

辽东三怪名列武林十邪，功力武学虽较冰魄神魔要逊上一等，但也是当今武林有数的绝顶高手。

何天衡这种狂傲的语气，不仅是冰魄神魔与苗疆三毒等（书中交待，苗疆四毒，因四毒蜈蚣毒叟在北邙山中，已毙命在何天衡的“乾元罡气指功”之下，故从此改称苗疆三毒。）听得心中怒气直冲，即连邙山烟叟也不禁紧皱起双眉，认为何天衡的这话，实在狂傲得太过份了！

事实上也确是如此，以何天衡的年龄，与辽东三怪单打独斗，能够不败，已足震惊武林，令人不敢相信，何况二怪三怪联手，又是以三十招为限，但凭是谁也不会相信这话的真实性！

但何天衡幼受异人调教，身怀旷世绝学，功力已臻内家绝顶化境，素性沉稳，乃武林中百年难得一见的盖世奇才，若不是成竹在胸，有必胜的把握，焉敢说这种狂言大话？

二怪三怪一听，面色不禁倏变，暗骂道：“小狗！你竟敢这么轻视老夫弟兄，今夜我们要不能将你料理下来，辽东三雄还能再在江湖上称雄扬威么！”

三怪段豹陡地嘿嘿一声冷笑，喝道：“无知小狗！光说狂话何用，还是先动手见过真章儿再说吧！”

说着，身形倏塌，进步欺身，亮双掌，一声暴喝道：“接招！”

声甫落，招已出，左手一招，“手挥琵琶”，右手一招，“青云出岫”，双掌夹劲风，快逾电光火石般，攻向何天衡胸腹要害！

三怪段豹才一出手，二怪段虎也就立即微晃身形，掌指并出，右掌臂肩，左手骈指疾点“气海”重穴！

的确不愧为黑道中的顶尖高手，出手招式不但快捷，而且沉稳狠辣！

何天衡初离师门不久，在江湖上尚属籍籍无闻，难得今夜这白烟崖上，明里暗里，黑白两道武林高手云集，正是个成名扬威的大好机会，他心中早已暗自下了决定，要利用今夜这个机会，尽出一身奇学功力，大显身手，使群邪震慑，扬威武林！

是以段虎段豹两怪掌指招式虽然同时攻到，他却仍旧气定神闲地伫立当场，不移不动，竟似视若无睹。

直到两怪的掌指均将沾衣，距离只在二三寸许之际，方始发出一声冷哼，身形微闪，避招出掌还攻！

双掌微一闪晃，招出绝世奇学，“分枝拂柳”，分攻两怪要穴。

段虎段豹两怪合击攻出，满以为虽不能立将何天衡伤在指掌下，但起码也得将何天衡身形逼退三尺！

何天衡如果不退，必然难逃他们的合击！

两怪心中正自暗暗得意，眼看何天衡身形不移不动，两怪掌指即将沾衣之际，陡觉眼前人影一晃，也不知道对方使用的什么身法，两怪招式均已走空！

两怪招式走空，心中立知不妙，才待变招换式时，何天衡的双掌，已疾若电闪般地分向两怪要穴攻到！

两怪心中立即一凛！忙不迭地飘身倒退三尺。

“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没有。”

何天衡这种避招还攻，不仅是恰到好处，并且也妙到毫巅，出掌还攻，分袭两怪，手法更是怪异，奇诡迥常！

两怪身形刚退，何天衡倏地一声冷笑，身形一闪，已经跟踪扑到，双掌一挥，仍是一招“分枝拂柳”，分攻两怪要穴。

虽然仍是一招“分枝拂柳”，但招势手法与前截然不同！这是哪一门派的武学？怎么恁地奇妙诡异？……

这种同是一招，而手法招势迥然相异的诡异招式，不仅是辽东三怪不知来历，心中骇然大凛，即连旁立注目凝视的冰魄神魔，苗疆三毒，以及四周隐伏着的邛崃派掌门人，阴阳教正副教主，沅江渔夫，仙霞一剑等，均没有看出这一招“分枝拂柳”，招势手法的出处来历！

请想，在这种情形下，任凭两怪的武学功力如何精深，可也不敢随便出手封挡乱接！

心中凛骇之下，连忙各晃身形，分左右跃开五尺。

何天衡之所以连施两招手法各异的“分枝拂柳”，其用意乃在显露他身怀武学的神奇诡奥，让这白烟崖上明里暗里所有的武林高手看看，表示今夜有他在场，你们就休生贪念，不要妄动！

如果何天衡今夜有心要将两怪伤毙在掌指之下，只要在这一招“分枝拂柳”手法中，暗暗施展出“乾元指功”，两怪必定步北邙山蜈蚣毒叟的后尘，命毙当场！

是以，两怪身形分左右跃开后，何天衡也就立即收招止势，神态傲然地仰天哈哈一阵朗笑道：“江湖传说辽东三怪功力如何高深，看来也只不过如此，连一招也接不住的徒具虚名之辈！”

说罢，又是一阵哈哈朗笑。

两怪闻言，脸孔均不禁气得成了猪肝颜色，连心肺都几乎被气炸！

二怪段虎猛地一声暴吼道：“无知小狗！你别得了巧就卖乖，老夫弟兄只不过是你是个后生晚辈，存心让你两招罢了，凭老夫弟兄的武学功力，岂会怕你这么个乳臭未干的小鬼，你狂个什么！”

吼喝声中，身形微晃，已经欺近何天衡身前。

双掌出处，右手一招“巧叩天门”，骈指直戮“心经”。

左手一招“金豹探爪”，五指箕张，抓肩井。

这时，恰值大怪段龙运功控制伤势完毕，一见段虎已经出手，知道绝不是何天衡的敌手，连忙一声喝道：“三才就位！”

声未落，身形已急跃纵出。

段豹闻言，身形也急忙一晃，欺近何天衡身前。

立见六只掌影翻飞，按天地人三才方位，招招狠辣，式式恶毒，凌厉无匹地分向何天衡周身要害疾攻！

须知辽东三怪的这套三才掌阵，曾沥尽心血，苦研多年，直到年前，始才研创成功，在江湖上尚未露过。

这套三才掌阵，不但变化多端，奥妙无穷，而且招式怪异，狠辣异常，堪称独步当今武林之绝学。

三才掌阵才一展开，顿将何天衡包围在一片掌影之中，三条人影宛如走马灯般地绕着何天衡的身形疾走，此进彼退，无一不恰到好处！

何天衡虽然艺出武林异人，身负旷世奇学，一见辽东三怪施展出这套三才掌阵，心中也不禁微吃一惊！暗道：“这辽东三怪武学果然不凡，确实不可轻视呢！”

当下不敢怠慢，连忙凝神静气，气沉丹田，抱元守一，展开身形，直若行云流水般地，移挪飘忽，在三怪那堪称武林一绝的掌阵，和那凌厉无匹，疾攻的掌影中，穿梭游走闪避，同时挥舞双掌觑隙还攻！

晃眼之间，已是二十多招过去。

辽东三怪虽已尽性发挥了三才掌阵的威力妙用，不但未沾着丝毫便宜，且连何天衡的一片衣角也未沾上。

要知何天衡乃是一代天纵奇才，不但资质禀赋特异，悟性更是超人一等。

二十多招下来，他在三才掌阵中，以静制动，发挥了他超人特异的的天资悟性，对于这套三才掌阵的奥妙变化，已经完全了然于胸！

既已悟解得这套三才掌阵的全部妙用变化，便就不愿与三怪多作纠缠久斗，耗时费力！

心念一动，立即发出一声清啸。

啸声有如龙吟凤鸣，震耳划空，回绕山谷，久久方绝！

啸声中，陡见他身法倏变，身形飘忽，忽东忽西，快若电闪，双臂挥舞，两掌交替劈出，劲力暗含，绝强无比！

原来何天衡这时竟施展出了旷世奇学，“玄天掌”法！

这套玄天掌法，才一展出，还没有走上十招，三怪立被迫得无法各守方位，阵法显出凌乱之势！

何天衡蓦地一招“乾坤倒转”奇学，双掌分攻大怪段龙，三怪段豹二人，将两怪逼退五尺开外后，倏地欺进二怪段虎身前，口中一声朗喝道：“躺下！”

喝声中，双掌疾出，一招“海阔天空”，掌指兼施，暗藏无穷变化，直攻段虎胸腹要害！

段龙、段豹见状一惊，连忙各晃身形，出掌发招，分左右直向何天衡扑去！

可是，何天衡的这种身法招式太快了！

二怪段虎只觉得眼前人影一花，什么也没有看清楚，蓦觉胸头猛地一震一窒，口中发出了一声闷哼，“噗通”一声，立时仰身栽倒地上，七窍流血，命毙当场！

二怪段虎刚仰身栽倒地上，段龙段豹的掌招也已攻到！

这时，真可算是危机一发，只要身手武学稍差，便即难逃两怪夹攻的掌招，立将毙命当场！

好个何天衡，的确不愧是身负奇学的武林奇葩，竟能临危不乱！

就在这段龙、段豹的掌力已经沾衣，眼看即将击实，岌岌可危之际，蓦见他身形陡塌，避招还攻！

翻双掌，“野马分鬃”，分左右，猛向两怪小腹打去！

何天衡这一招不但用得险极，也实在出于两怪的意料之外。

此际，两怪如果翻掌下沉击去，何天衡必然难逃毒手。

不过，两怪并没有这样做，因为如果翻掌下沉猛击，固然能将何天衡立毙掌下，但两怪亦必被何天衡的掌力击实，不能活命！

故，何天衡的这一招虽说是用得险极，却正是武学家所说的“攻敌必救”的格言！

这时，两怪虽然因为二怪段虎毙命何天衡掌指之下，心中愤怒已到极点，恨不得立将何天衡毙杀，替段虎报仇！

可是，这种虽能毙敌，而自己亦必不能活！

是以，段龙、段豹一见何天衡双掌疾出，分向自己小腹打来，心中不禁吃了一惊，连忙足下用力，身形微晃，各自飘身倒退七八尺开外！

两怪身形刚退，何天衡也就立即长身站起，暗自说了一句：“惭愧！”

何天衡方自长身站起，段龙、段豹已纵起身形，四掌翻飞，夹劲风狂，疾攻扑到！

何天衡一见，并不出掌接招还攻，只身形微闪，横跨八尺左右，发出一声冷笑，喝道：“老怪！你们说的话算数么？”

大怪段龙怒喝道：“为什么不算数！”

“既然算数，怎还不夹起尾巴滚回辽东去，还要动手！”

大怪桀桀一声怪笑，厉喝道：“小鬼！你如果不毙杀我二弟当然算数，可是现在，我二弟毙命你这小鬼掌下，此仇岂能不报！”

“报仇！”

何天衡满脸不屑之色，哈哈一声朗笑道：“你们三个联手，尚且不是小爷敌手，何况现在只剩下两个，如果真要报仇，我看你们还是返回辽东去，再练上十年，然后再来找小爷报仇吧！”

段龙闻言，心中不禁一动，暗道：“这小狗武学功力确实高深莫测，自己弟兄三人苦练多年的三才阵法，也胜他不得，何况老二已死，只剩下自己和老三两人，焉能是其敌手，不如就此趁机下台，暂且返回辽东，苦练绝学，然后再找这小狗替老二报仇好了。”

心念一动，立即嘿嘿一声冷笑道：“好！小鬼！你既然这么说法。今天的这笔账我们就暂且记上，五年后的今天，我弟兄定找你算账！”

段龙话落，才待侍要纵身退走，忽闻冰魄神魔喊道：“段老弟暂且慢走！”

段龙回首望着冰魄神魔问道：“岛主有何见教？”

冰魄神魔嘿地一声冷笑道：“今夜的账，何心要拖延到五年以后，段老弟乃聪明之人，当不会不知那夜长梦多的俗语吧！”

段龙闻中，心中不禁又是一动，问道：“岛主的意思是？……”

说着，倏地停口，目射精光地望着冰魄神魔，以代询问。

冰魄神魔双睛微闪，掠视了何天衡一眼，阴恻恻地一声笑道：“何不就在今夜作一了结，岂不干脆！”

段龙略一犹豫地道：“岛主的话固然不错，但是，君子一言九鼎，我弟兄已经悦过，五年后的今夜，找他了结，刚说过的话，哪有马上便即悔改不算之理，岂不被江湖朋友们耻笑么！”

说到这里，略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岛主谅必知青山永在，绿水长流之语，君子报仇，十年尚且不晚，五年之约，只不过是弹指光阴，让这小狗多活五年，有何妨碍呢！”

冰魄神魔闻言，明白段龙的心意，因为对方的武学功力实在太高，无法与敌，乃借口约在五年后的今夜了结，无非是要在这五年的期间内，埋首苦练绝学，替段老二报仇！

按理，段龙的这种心意想法，并没有什么不对，事实上也只有如此，将

来才能报复今夜之仇，不然，如果凭着现在的一股怒气动手，不仅报不了仇，恐怕还得白饶上两条性命！

但，冰魄神魔心中的想法却与段龙、段豹完全不同，在他认为，何天衡才这点年纪，武学功力已是这样得高深莫测，五年之后，其功力武学，定必随着其年纪的增长而增进，日后定会更高更深！

功力武学到更高更深时，当然也就更难对付！

还有，便是今夜来这白烟崖上，参与夺取秘笈的高手，目前虽然一个尚未见现身，不过，他心中却甚为有数，无一不是武学功力均皆精深，难斗的人物！

两怪如不退走，凭他们六个人的力量，尚可与各派高手一较长短高低，否则，只剩下他与苗疆三毒四人，虽然不见得就一定不是各派高手之敌，但力量声势倒底要稍稍差些！

是以段龙话声才落，老魔头立桀桀一声怪笑道：“老夫就不相信，凭我们六人之力量，会收拾不下这小子，果真如此，以后我们还能在江湖上称雄争强吗？”

何天衡一听老魔头这话，心中也不禁暗吃了一惊，忖道：“不好！这六个魔头如果真的不顾脸面，一齐出手，自己功力武学纵然再高，也难以一挡六！”

何天衡虽然知道，六魔如果真的一齐出手，不但必定难以抵敌，弄不好还得落个命丧当场！

可是，事已至此，他焉能稍露怯意？

何况，今夜不仅是他名震天下武林的好机会，并且那“幽灵秘笈”，更关系着武林正道的兴衰！

因为这部“幽灵秘笈”，倘若被这六个魔头夺去，三年五载之后，武林中必将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的浩劫！

心中这样一想，立见他剑眉陡地一挑，朗目中神光激射，有若寒芒冷电般地扫视了六魔一眼。

也就在这时，陡闻冰魄神魔一声暴喝道：“上！”

声落，身形微晃，已当先纵出，挥双掌，直扑何天衡。

苗疆三毒一见，亦即连忙晃身挥掌疾攻而上。

段龙段豹见状，略微迟疑了一下，也就挥掌扑出。

这六个魔头，均是当今武林黑道中有数的顶尖高手，这一联手攻出，那威力声势岂同等闲！

顿见十二只掌影漫天挥舞，劲风呼呼，掌势有若排山倒海，威猛无俦，招式奇绝，直攻何天衡周身要害！

何天衡如何还敢怠慢大意，陡然一声清啸。

清啸声中，已展开闪电般的身形，和那威猛无匹，神妙绝伦的武林奇学——天玄掌法！

隐身在大岩石背后的沅江渔夫佟士杰，与仙霞一剑姚奇，这两位武林名宿，虽然也没有看出何天衡是何出身来历，但因见他独斗辽东三怪三才阵，掌毙段虎，又因见他于邙山烟叟等在一起，断定必是武林正道中的后起之秀！

这时一见六魔联手齐出，心中顿即大吃一惊！

知道六魔均皆身负绝学功力，冰魄神魔一身冰魄神功已臻化境，苗疆三毒，又各练有一身歹毒无比的毒功，何天衡纵是功力盖世，身负旷古奇学，

焉能是这六个魔头之敌？

沅江渔夫与仙霞一剑，心中一惊，才待要飘身纵出时。

就在此际，陡闻一声清叱道：“不要脸的老魔，竟想以多为胜，且接小爷一招试试！”

清叱声中，只见一条白影，衣袖飘飘自白烟崖顶疾地扑下。

半空里双掌向下虚按了按，苗疆三毒立即觉着有一股无形劲力，重逾千钧地当头压下！

三毒心中骇然大惊，连忙各晃身形，飘身纵开丈外。

三毒身形才纵开，那条白影已伫立当地，现出一个俊美绝伦，较何天衡更甚，身着白色襦服的少年书生。

这少年书生不但较何天衡更为秀美俊逸，年纪也较何天衡为轻，看来顶多不会超过十八岁。

这白衣少年书生便是前书中掌败苗疆三毒，易钗而弁，当今武林前辈异人，龟仙神婆的爱徒，方芳姑娘。

方芳姑娘半空里一掌迫退苗疆三毒，身形落地后，并没有纵身加入斗场，也没有向苗疆三毒出手发招，只瑶鼻儿一皱，满脸不屑地朝苗疆三毒，发出了一冷哼，便即伫立当场不动！

姑娘身形才落，苗疆三毒一见，心中均不由地暗冒凉气，直犯嘀咕，暗道：“这小子怎么也来了？……”

是以，方芳身形落地后，虽然没有出手，但三毒等心里均甚有数，知道只要他们一动，这个少年书生便会立即出手对付他们三人。

大毒百尸毒叟曾经吃过姑娘的亏，二毒三毒均曾亲眼目睹，知道当前这个看似文弱的少年美书生，乃是个身怀奇学，武功高深莫测，极其难惹的主儿！

三毒虽然名列武林十邪，一生纵横江湖，无恶不作，为人狡凶恶毒异常，但今夜里面对着方芳姑娘，心中也不禁泛生怯意，不敢随便乱动出手，怔立丈外，目注斗场，静以观变！

这时，何天衡独斗一魔双怪，正斗得极为紧张激烈之际！

只见他身形飘忽，倏东倏西，在一魔双怪的漫天掌影风中，直若电闪般地飘忽不定，使人无法捉摸！

双掌挥舞，天玄掌法奇招迭出，诡异绝伦，威猛无俦！

晃眼三十多招，一魔双怪虽然已尽展生平绝学，依然无可奈何何天衡丝毫，只是个平手局面！

三十多招过后，何天衡心中已渐感不耐，蓦然发出一声清啸，啸若龙吟，震人心腑！

啸声中，左掌倏地展出一招“混沌初开”，劲力威猛无俦地直向段龙、段虎两怪劈去！

段龙、段豹见这一招威力太强，怎敢随便硬接，连忙分左右，横跨三尺避开。

段龙、段豹身形刚一避开，何天衡左掌招式已撤，变招弹指向冰魄神魔胸前五大要穴袭去！

冰魄神魔陡见何天衡五指指尖上发出五道白气，识得乃是武林奇学——“乾元指功”。

心中顿即大惊，忙不迭地身形猛地向后一仰，双足跟用力一蹬地面，贴

地倒窜出丈外站立！

就在这时，何天衡陡觉身后劲风飒然，段龙、段豹二人，已是拳夹劲风，自身后分左右袭到！

何天衡剑眉倏地一挑，脚下微移，身形已经快逾电光火石般地翻转，口中一声朗叱道，“老怪！你们真找死！”

朗叱声中，双掌一挥，“乾元指功”已自指尖发出，十股白气劲风，分向两怪胸前要穴戳去！

两怪陡见白气劲风，疾向胸前要穴袭来，方觉不妙，才待飘身闪避，蓦感胸前数处要穴一窒，心口一紧，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惨吼，当场仰身跌倒，狂喷出一口鲜血，心脉裂断，命毙当场！

这也不过是冰魄神魔身形仰倒，倒窜出去的指顾之间，段龙、段豹两怪就已命丧“乾元指功”之下。

真是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迅捷得无以复加！

冰魄神魔做梦也料想不到，当前的这个少年书生，竟已练成这种内家至高无上的“乾元指功”！

苗疆三毒这时只看得心胆俱裂，已经被何天衡的这种绝世功力所震慑，呆立在当场，望着何天衡只是发怔！

冰魄神魔到底不愧为武林十邪之首，心中虽然极为惊骇，但面上神情却仍旧镇静异常地望着何天衡桀桀一声怪笑喝道：“小鬼！南海侠贾是你何人？”

原来这“乾元指功”，乃百多年前，威震武林，人称宇内五奇的，南海侠贾独步武林的奇学。

八十年前，冰魄神魔初出道时，曾见南海侠贾施展过这“乾元指功”，连毙当时黑道上凶名极盛的七名高手。

是以，冰魄神魔一见何天衡五指一张，指尖上发出五股白气劲风，立即认得是“乾元指功”。

何天衡倏地哈哈一声朗笑道：“生意人讲的是亏损盈利，从来不谈关系渊源，否则，生意如何能够做好，赔了本岂是玩儿的！”

说到这里略停，俊面倏地一沉，朗声喝道：“老魔！神梭东方昆和漠北双煞弟兄的那笔账，今夜里要是不算清楚了，你就别想走下这白烟崖！”

何天衡虽然没有说出南海侠贾是他何人，但如果是熟知南海侠贾的人，只要从何天衡的这几句生意经上，便可听出端倪！

冰魄神魔虽然只是八十年前，初出道时见过南海侠贾一面，但曾闻听过传说，南海侠贾的口头禅，生意经。

何天衡这么一说，冰魄神魔心中哪还有不明白的，这何天衡不是南海侠贾的衣钵传人而何？

老魔头一估量当前形势，辽东三怪已经毙命，苗疆三毒自那白衣少年书生现身后，就被逼退一边，不敢稍动。对那白衣少年书生好似甚为畏怯，显然的，那白衣少年书生，也是个大有来头极不好惹的人物！

否则，凭苗疆三毒的一身毒功，怎不敢与他动手，畏怯如斯！

处境量势，老魔头心中可极有数，知道今夜里心然凶多吉少，这白烟崖可能就是埋骨之地！

别看老魔头一生纵横江湖，所向无敌，名列武林十邪之首，这时，心底也不禁直犯嘀咕，寒意往上直升，望着何天衡只是发怔！

蝼蚁尚且贪生，人，岂有个不怕死的？

老魔头虽然已知道凭功力武学，绝不是何天衡的敌手，但当然也不肯就此束手待毙！

因此，在微微一怔之后，倏地把心一横，暗中咬牙忖道：“我何不悉尽全身功力，与这小鬼一拼呢！”

心念一动，立即凶睛怒瞪，精芒暴射，满脸尽显杀机地望着何天衡发出一阵桀桀怪笑。

笑声直若怪枭啼叫，不但刺耳难听至极，而且令人心魄悸栗！

笑落，立即一声吼喝道：“小鬼接招！”

喝声未落，身形已经纵起，双掌夹绝强劲风，直向何天衡扑去！

何天衡知道老魔已存下了拚命之心，他虽然不惧，可也不敢怠慢大意，口中一笑冷哼，闪身形，避攻还招！

二人刚动上手，蓦闻右侧，有人一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喝声震耳，中气充沛，显然是一内功精湛的高手。

何天衡与冰魄神魔二人，均不禁各自撤招飘身后退，举目望去。

只见右侧两丈开外的一块大岩石背后，人影一晃，飘身闪出三男一女，四条人影。

一阵微风飒然，这三男一女已经飘身站立在冰魄神魔身侧。

这四人是谁？

乃是阴阳教正副教主阴阳秀士徐中坚，云裳仙子莫毓瑶，与其教下护法混海金鳌史琨，刑堂堂主铁门阎罗邵元璋。

何天衡一见四人飘身站立老魔身侧，以为是为老魔助拳来的，不禁发出了一声冷哼，冷冷地喝道：“尊驾等出声拦阻，是要为老魔助拳么？”

阴阳秀士微微一笑道：“也许有这意思，不过暂时尚未决定。”

何天衡闻言不禁一怔，望着阴阳秀士问道：“尊驾何人？暂时尚未决定这话怎说？”

阴阳秀士道：“老夫乃阴阳教主徐中坚，外号阴阳秀士，何少侠出身宇内五奇南海侠贾门下，总不见得没听说过贱号吧！”

“哦！”

何天衡轻“哦”了一声之后，继又哈哈一声朗笑道：“我当是谁，敢现身挡横，原来是名震江湖的阴阳教主！”

阴阳秀士脸色陡地一沉道：“小娃儿！你说话可得要客气一点，老夫岂会管你们的这桩闲账，只是有几句话和天门岛主一谈而已。”

何天衡一声冷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教主有话就请和他谈吧！”

阴阳秀士微一点头，倏地望着冰魄神魔冷冷地问道：“那藏珍图是否真的被人夺去？”

冰魄神魔见问，心中不禁一动，顿时计生，暗忖道：“当前形势对我极为不利，我何不就以藏珍地点为饵，笼络着阴阳秀士，先对付了这小鬼，然后再说呢！……”

心中这样一想，当下便嘿嘿一笑道：“不错！藏珍图是被一个小娃娃儿乘我一时不备夺走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老魔头阴恻恻地一笑道：“那藏珍图地点已被我熟记心中！只要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倏地顿口不说。

阴阳秀士是何许人物，老魔头虽然顿口没有续说下去，也已经明白老魔的心意，于是便微微一笑道：“只要与你携手合作，共御强敌，退敌之后，便与我们同取秘笈，共同参阅是吗？”

老魔嘿嘿一笑道：“徐兄确不愧为一教之主，真是一语中的。”

阴阳秀士一声阴笑道：“承蒙岛主夸奖！可是，岛主这话又怎能会使徐某相信呢？”

老魔闻言，立即脸色一正，说道：“教主尽管放心，老夫怎敢欺骗教主！”

阴阳秀士略一沉吟，点点头道：“好吧！本教主就不妨暂且相信你，不过……”

说着，忽地沉声说道：“如果不实，谅你也逃不出本教主手下！”

说罢，故即转身朝何天衡抱拳一拱道：“何少侠！徐某本不欲干涉你们间的这笔闲账，但为了秘笈，徐某却不能不管，少侠今夜可否暂卖徐某这个面子，看在徐某份上，这笔账留待改日再算如何！”

何天衡忽地哈哈一声朗笑道：“徐教主！你真的相信这老魔的话可靠吗？”

阴阳秀士道：“徐某虽然不敢说绝对可靠，但量他还不致敢欺骗！”

何天衡一声冷笑道：“教主也太自负了！”

阴阳秀士脸色一沉道，“自负不自负与你无关！”

何天衡冷冷地道：“在下与老魔算账，与教主又有何关呢？”

阴阳秀士倏地沉声喝道：“小娃儿！你要怎地？”

“我要你走开，别管闲事！”

“老夫偏要管！”

“你管得了么？”

“你当知道阴阳秀士并不是胆小怕人之辈！”

“胆大不怕人又有何用？”

阴阳秀士嘿嘿一声冷笑道：“小娃儿！你是不是想与老夫较量一下！”

“如果你有兴趣，在下当然奉陪！”

这时，忽见四周人影接连不住地晃动，俄顷之间，竟相继出现了四五十条人影，纷纷齐向斗场中相聚围观。

突然之间，何来这许多人的？

无需解释，这些人当然都是闻风赶来，企图夺取“幽灵秘笈”的当今武林高手无疑！

阴阳秀士徐中坚目射精光地扫视了四周，这突然现身的群雄一眼，忽然哈哈一声大笑道：“小子！你看到了没有，这多人都是为着幽灵秘笈而来，我看你还是听本教主的良言相劝为佳，暂且等着，待秘笈起出后，你也可以算上一份，各凭手底艺业夺取秘笈！”

阴阳秀士话声才落，忽闻一人附声赞成道：“阴阳教主所言甚是合理，我们就以此决定好了，在秘笈未起出之前，不管是谁，只要稍动天门岛主一根汗毛，我们便决不饶他！”话落，人已飘身而出。

阴阳秀士闻声望去，说这话的人原来是邛崃派掌门，神拳无敌褚公权。

方芳姑娘自现身以后，直到这时，既未与人动手，也未开口说话，闻言之后，芳心不禁暗自着急，忖道：“不好！这老魔头如果真已将藏珍图上所示秘笈埋藏的地方，熟记于胸，那么我夺得的这张藏珍图还有何用，岂不白费了一番心力！看情形势必将这老魔头毙杀不可了……”

心念一动，立即脚下微挪，飘身到了冰魄神魔身前三尺左右，暗中运起“龟裂神功”，倏地一掌推出，劲力阴柔无形地直向老魔当胸撞去！

冰魄神魔一见白衣书生飘身近前，心中方自一怔，方芳姑娘已自挥掌疾地推出，冰魄神魔才待闪身避让，但哪里能够，无形劲风已经袭体，只觉得胸口蓦地一紧，发出了一声闷哼，心脉已被震断，喷出一口鲜血，翻身倒地，命毙当场。

这种出掌迅捷绝伦，而又是出于意外的暗袭，任凭怎样身负奇学，功力著世的高手，也难躲过。

何况，这时全场所有的正邪两道高手，大都全神贯注在何天衡的身上，谁也料想不到白衣少年书生会一声不响地向冰魄神魔骤施暗袭，突下毒手。

冰魄神魔身形才一倒地，场中群雄立时一阵哗然，阴阳秀士首先一声怒吼，晃身挥掌，夹劲风狂飏，威力绝伦地猛向方芳姑娘当胸劈去。

阴阳秀士虽然身为阴阳教主，功力武学均至臻达化境，但方芳姑娘身负绝学神功，岂是弱者！

阴阳秀士掌才劈出，方芳姑娘秀眉陡地一挑，一声怒吼道：“恶贼！找死！”

怒吼声中，玉掌已经疾推而出，一般无形劲力迎着阴阳秀士的掌力撞去。

两掌相交，立听得“轰”的一声大震，阴阳秀士当场被震得踉跄倒退五步，方始拿桩站稳，喉头一甜，“哇”的一声，一口鲜血疾喷而出！

云裳仙子莫毓瑶、混海金鳌史琨、铁面阎罗邵元璋等见状，均不禁骇然大惊，连忙各晃身形，纵身跃出，六掌齐挥，卷起一片排空劲气猛向方芳攻去。

第四章 幽灵鬼府

乔装白衣书生的方芳姑娘，仅举手投足之间，便将宇内十邪之首天门岛主冰魄神魔吕天昌劈毙当场，复又一掌震伤阴阳教主阴阳秀士徐中坚。

前者，可以解释为偷袭成功，不足为奇，后者，乃是硬碰硬真功实力的表现。

不但使聚集环立白烟崖上的一众高手，心中骇异不已，便连南海商隐贾侠门下，冷傲狂放，一向自负的蓝衣书生何天衡也打从心坎里钦佩。

就在这时，阴阳教副教主云裳仙子莫毓瑶，混海金鳌史琨，铁面阎罗邵元璋，已是各晃身形，纵身跃出，六掌齐挥，卷起一片排空劲风，猛向方芳攻去。

这三个人，莫不是当今武林一流高手，虽说方芳姑娘，是龟仙神婆的衣钵传人，新近又服过千年玉蜚内丹。如果要将这一掌接实下来，自知必然凶多吉少。

外秀之人，其心必慧！反应更是超人一等，足下倒踩星躔。

“七绝大挪移身法”，奥妙无方，闪晃之间，便已脱出那推山撼岳，带着异啸的漫天狂飚。

但闻“克察”一声巨响，一株两人合抱参天古木，齐腰中断，顿使雪粒狂溅，衰草乱飞。

姑娘暗里一伸舌头，心说：“好厉害的合击！幸亏是我啊！换了别人，纵使不死，也必受伤无疑——”她芳心里虽是恁般在想，可是，脚下却丝毫没有怠慢，绕着三人一阵疾转。

在皑皑白雪上，淡淡清辉下，各人但觉一条白影，化身千亿，已是绕得人眼花缭乱，并不时在背后发出声声脆笑，令人胆颤心惊！

三人刷的一声，抽出腰间兵刃，同一时间，同一动作，又同时发出一声冷哼！

三柄银光灿烂的缅铁软剑，声作龙吟，各自震出数十道银虹，刺向不同方位。

刹那之间，斗场十数丈方圆，尽是漫空银蛇飞窜。

每一剑刺出，剑身上俱皆发出滋滋之声，原来三人心知面临强敌，全收起了狂妄之态，运用真力，灌注剑身，将该教称绝江湖的一套“阴阳剑法”，施展开来，端的威力无穷。

邛山烟叟口中虽咬着一支通体乌黑的旱烟管，呼噜！呼噜！地抽个不停，两眼却聚精会神地望着斗场。

岂止是他！在场环立观战的百数十只眼睛，谁也没有眨动一下。

沅江渔夫佟士杰不自觉地摸了摸背上渔网，然后说道：“姚兄，那白衣书生，非但掌力威猛绝伦，而且脚下所踩，亦是旷世武学。”

仙霞一剑姚奇，微喟一声，说道：“是啊！那少年武功，固是深不可测，就是阴阳教下三位高手，亦是扎实得紧，难怪该教野心勃勃。”

邛崃派云中雁孔一飞，早与云裳仙子有着暧昧关系，而且暗中已受笼络，要不是有掌门人神拳无敌褚公权，和乾坤掌方胜两位师兄在侧，说不定早已前往助拳，这一听仙霞一剑，对阴阳教不满，心中立起反感！鼻孔里飘出一声冷嗤，说道：“那小子倚仗着一点轻功步法，有什么了不起？”

言下之意，充分表露对白衣书生不满。

百尸叟姜长贵目睹联盟七邪，已丧其四，自己弟兄三人早已领教过白衣书生武功，委实高深莫测，自知夺取“幽灵秘笈”，已属无望。

他与冰魄神魔，以及辽东三怪，虽只有利害上的关联，而无道义上的感情，但，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，正感孤立无援之际，这一听见云中雁孔一飞之言，不觉心中一动，脸上浮起忿恨之色，说道：“要不是那白衣小子心生暗算，杀人灭口，岛主必已将藏珍地点公开，咱们谁都有机会获得秘笈！”

可是经他这么一来，这条线索，便算完啦！那小子武功虽是不弱，若要与成名的云中雁孔大侠一比，量还差着一筹！”

本来在场群豪，谁都有此同感，只差没有说出罢了！这一经百尸毒叟言语煽惑，顿时群情激然，有那沉不住气的，高声嚷道：“干脆把那小子宰了，谁也别想将‘藏珍图’独吞！”

云中雁孔一飞经百尸毒叟当着天下群豪，如此一捧，心中颇为受用，同时想将两位师兄拉下水去，是以说道：“咱们既入宝山，岂可空手而回？”

言讫，双脚一踹，一式“孤雁冲天”，便向斗场扑去，蓦地，前面升起一条蓝影，呼的一掌，迎面劈来，朗朗说道：“阁下还是少管闲事为佳！”

云中雁孔一飞不虞半途杀出李逵，立感劲风扑面生寒，心中警兆顿生，幸而他轻功确有过人之处，在空中一个筋斗，叠腰踮踝，一式“南雁北飞”，向横里斜斜飘落，脸色剧变，立即抽出背后判官双笔，正欲执笔点出，神拳无敌褚公权人如旋风，拦在孔一飞面前，说道：“师弟，你替为兄掠阵，还是由老朽领教少侠几招绝学。”

前面两句，乃是对云中雁交待，后面一句，则是对蓝衣书生何天衡而言。

何天衡一见褚老出场，不禁剑眉陡然一挑，脸色一正，说道：“难道褚老前辈，还要与在下过招不成？”

神拳无敌呵呵一笑，说道，“少侠乃南海传人，前辈二字愧不敢当，适才见少侠以稀世神功，立毙辽东三怪于指掌之下，老朽意欲领教几招南海绝学——”

何天衡正感为难，站立一旁的云中雁孔一飞，立即插言说道：“掌门师兄，哪有那么多废话，跟他牵丝攀葛，何不教训于他，使他知道邛崃派武功厉害，不再目中无人。”

褚公权干咳一声，一拂胸前银髯，说道：“何少侠，老朽得罪啦！”

话声甫毕，长拳似奔雷，闪电击出。

蓝衣书生何天衡，深知这老儿既以神拳无敌，称雄于世，虽不敢丝毫大意，仍然保持潇洒风度，沉肩，旋身，错步，飘风般拍出一掌！

这一掌看似无力，要知“乾元罡功”，可刚可柔，两股劲风，在空中微一接触，轰隆一声，宛如焦雷爆炸。

神拳无敌褚公权竟然被掌风反弹之力，震得身形微微一晃。

幸他经验老到，立即闪身卸去来势，真力运聚右臂，嘿的一声，拳势如奔骠，一股强烈威猛的劲风，夹着锐啸之声，向着何天衡当胸撞到。

何天衡剑眉微皱，这老儿当真不愧神拳二字，念动，掌出，一式“混沌初开”，迎着奔来拳劲，疾挥而出，空中又是一声猛烈的巨响，震得人耳鸣心跳，四周树木枯枝坠折，声势惊人至极。

乾坤掌方胜，见掌门师兄两拳无功，心下大生骇凛，他若再不掠出助阵，恐怕邛崃一派威名，便要毁在这白烟崖上。

陡然，双掌一错，脚下轻点地面，身形一晃，绕在蓝衣书生背后，双掌

在胸前划出半个圆弧，一式“旋转乾坤”，乾坤掌电旋般迅疾拍出。

小侠龚钰最是眼尖，一见乾坤掌方胜偷袭，心下大惊，高呼道：“何哥哥，谨防背后偷袭！”

声还未落，何天衡身形微侧，一式“众妙之门”，右掌从左腋下穿出，轰隆一声，乾坤掌方胜，但觉一股强大无比的劲力，汹涌而至。

被一股暗劲，震得，噤！噤！噤！连退三步，强自按捺住胸中翻涌的气血，双掌连番递出。

云中雁孔一飞，嘿嘿一声冷笑，陡地手上判官双笔，迎着天中月色，蓝光闪闪，向何天衡全身要穴，疾点而至！

何天衡一见云中雁孔一飞，不禁心中有气，心说：“这家伙心怀叵测，而且笔端已浸巨毒，正派人士，岂宜如此？”他恁般一想，星眸中顿泛杀气。

玄天神拳，凝聚八成功力，如果他不知进退，便要给他一个厉害的惩戒。

不言邛崃三杰围攻蓝衣书生，且说方芳姑娘，在阴阳教三位高手三支利剑合攻之下，身形飘飘袅袅，直如一缕淡烟，不是发出银铃般脆笑之声，便是在三人后颈，吹出一口热气，吓得云裳仙子莫毓瑶，混海金鳌史琨，铁面阎罗邵元璋亡魂直冒。

就在姑娘尽情戏弄三人之际，阴阳秀士徐中坚，业已行功运气完毕，内伤痊愈。

他只稍微一瞥视，崖上整个情势，便已翩然入目。

心说“嘿嘿！我就不信你这小子长有三头六臂？今宵，我阴阳秀士如不让你去黄泉路上走一遭，我这教主岂非白当了！”

何况，一掌之仇，岂能不报？

念头甫歇，阴阳扇“刷”地张开。

这柄扇骨，乌黑晶亮，一入目，便知是紫金砂渗入寒铁打造，不畏宝刀宝剑。

那扇面，一面黑色，一面红色，是天蚕丝制成，细绢裁就。阴阳秀士仗着这柄奇门兵刃，不知败过多少武林异士，江湖豪杰。

但见，黑云涌寒涛，红霞逐影飞，他这一加入斗场，情势立即为之大变！

方芳姑娘脆笑之声，再也听不到了！那“七绝大挪移身法”，同时受到阻滞，不若先前那样轻灵，迅捷！

自然，她这时不但没有心情调皮，在别人颈后吹气，而且险象环生！

姑娘眉儿一蹙，窄窄金莲，在雪地倏然一踉。心说：“好啊！看姑娘今晚来收拾你这批邪魔。”

念还未毕，一条丈二玉带，随手甩出，在场的人，全发出一声惊噫！

她虽是随意一甩，那丈二玉带，天矫宛如神龙，嗖的一声，带端已透入阴阳秀士扇影之中，直向胸前“巨阙”要穴点到，凌厉之极！

好秀士，不愧一教之主，眼看危机迫在眉睫，左足微错，右手扇化“乌云托月”，涌起一片阴煞暗劲，硬将姑娘玉带尖端托住。

姑娘一声轻笑，皓腕略沉，带演“玉蛟三现”，向着云裳仙子莫毓瑶，混海金鳌史琨，铁面阎罗邵元璋等三人“天庭穴”上疾袭而至。

邛山烟叟于伍，吐出一口烟圈在夜空中飘荡。心头可是在想：“果然神婆门下，武功盖世。”

云裳仙子冷哼一声，飘身疾退，混海金鳌和铁面阎罗一式“长桥卧波”，惊险躲过。

三人乍退疾进，三支利剑，刺出朵朵剑花，漫空飘洒，拼命狠扑。

阴阳秀士脚踩“游魂飘杳步”，扇化点、劈、砸、刺、击、削、扫，招式诡异之极。

两处战场，打得同样激烈，两个少年书生，每一招使出，尽是旷世绝学，这一来，引得观战群豪，如在山阴道上，一双眼睛，应接不暇。

方芳姑娘一上场来，本不想多造杀孽，让阴阳教中四位高手，知难而退。

想不到这四个男女，个个狠毒绝伦，竟欲缠战自己，使内力消耗，然后骤下杀手……

这时双方已然打到百招以上，姑娘凤目威光陡现，皓腕猛然疾抖迅摆，玉带夹着破空之声，一连演出“潜蛟离穴”，“白虹贯日”，“天外飞虹”，“落云回风”，把四人迫开数丈。

阴阳秀士仗着游魂飘杳之术，微闪便又进击，姑娘一声脆笑，骂道：“好一个不知死活的阴阳教主。”

声如出谷之莺，玉带一飘，疾化“素香凝影”，刚好将阴阳秀士扑到的身躯齐腰卷了个结实，右臂猛力疾抖，阴阳教主一声惨厉悲噪，便自化成一个黑点。朝着白烟崖下万丈峭壁，像殒星般坠落，瞬息之间，被云雾吞没无踪。

这突然，使得在场群豪，心生凛骇，也把云裳仙子莫毓瑶骇得花容失色，在凄清的月光下，更显得无限凄楚，满脸怨毒。

铁面阎罗邵元璋浓眉一皱，黯然叹道：“教主既已罹难，咱们这笔仇恨留待日后清算。”

言讫，一声大啸，便朝来路疾驰而去，混海金鳌史琨，云裳仙子莫毓瑶，亦相继施展轻功，消失于暗影之中。

姑娘掏出怀内手绢，揩了揩额角上的汗珠，向另外一处斗场望去，谁知那面斗场，战事亦告结束。

原来邛崃三杰和蓝衣书生，正打得难分难解之际，蓦闻阴阳教主被姑娘玉带卷下悬崖的惨叫，立即飘身后退。

云中雁孔一飞，既对情敌阴阳教主坠身悬崖，感到高兴，而又对乔装白衣书生的方芳姑娘，乃是“幽灵秘笈藏珍图”的得主，功力如此高绝，复又感到失望！正不知如何是好，踌躇难决，还是神拳无敌褚公权哈哈笑道：“何少侠‘玄天掌’。果然威力无穷，老朽等甘拜下风，日后有缘，务请少侠来邛崃一叙，并请代向令师南海商隐贾侠前辈致候！”

乾坤掌方胜，心感少侠未施绝招，保存邛崃一派颜面不少，心中亦暗生感激之意。

只有云中雁孔一飞，眼中流露着狠毒的光芒，何天衡心中不由泛起一丝厌恶之情。

崖上群豪，包括南疆三毒，已看出这一双少年书生，武功深不可测，谁还敢过问“幽灵秘笈藏珍图”之事，霎时之间，五十余名江湖豪侠，乘兴而来，却悄无声息，纷纷散去。

神拳无敌褚公权一见群豪尽去，不再留恋，向着方孔两位师弟喝道：“走吧！”

“吧”字甫落，三人各展轻功，疾似鹰隼出尘，三五个起落，便已消逝在云雾飘渺的夜色中。

东方明珠，这时正好行功疗伤完毕，睁眼一看，除玲、兰、翠、玉四婢外，还有邛山烟叟于伍，小侠龚钰，方芳姑娘和少侠何天衡等八人站立面前。

雪地之上，躺着冰魄神魔及辽东三怪尸身。

杀父仇人既死，东方姑娘芳心稍慰！

众人立即用剑在雪地上挖掘一个大坑，将四具尸身，抛下掩埋。

然后踏着冷星残月，积雪枯枝，走下山麓。

云雾山中，朔风仍自凛冽地嘶号着，白烟崖上，一场生死搏斗，除添了一座垒然隆起的新坟外，又复归于岑寂。……

灰色的天幕上，流动着灰色的浮云，雪花虽早已停止飘飞，但大地已被装点成银色世界。

一钩残月，斜挂西峰，忽而被浮云遮掩，忽而又从云堆中露出冷若冰霜的半面。

那淡淡幽晕，从白烟崖上，逐渐下移，照射着峭壁上缭绕的云雾，若飞絮绉。

又是片刻过去，月光缓缓下泻，终于，洒落在从峭壁裂缝中长出了一株千年古梅树上，枝条虽是无多，那盛开的冰蕊寒萼，也只有屈指可数的依稀几朵，然而，幽香阵阵，荡漾在夜空中，弥久不散，沁人心脾。

不过，这株古树，枝条虽少，却满布葛萝葛藤，纵横交错，密如蛛网。

这株梅树枝桠遍是积雪，那藤网之上尤多，仿佛铺着一层厚厚的新棉轻絮。

藤网中，却蜷伏着一个生物，这生物腹部，仍然在一起一伏，可以证明他还没有死去。

再从梅树枝桠间筛落的碎点月光，可以看出那是一个人，脸色苍白，穿着一身玄色襦服，像一个秀士。

谁说不是啊！他，正是叱咤江湖，令黑白两道人人侧目的阴阳教主，阴阳秀士徐中坚。

两个时辰之前，被武林二圣神婆的高徒方芳姑娘，用丈二玉带，以一招“素香凝影”，卷下峭壁。

不知是这魔头恶贯尚未满盈？或者天意如此？无巧不巧，那被抛泻落的身躯，竟会跌在这株千年古梅藤网之中，留下命，得以不死。

虽说这藤网富有弹性，试想，从百十丈高处跌下，而又没有运功护体，那震动，自是剧烈之极，因此，阴阳秀士便被震昏过去。

幸而，他功力深沉，两个时辰之后，呼吸已是正常，不自觉地身躯蠕动了一下。

他这时已然恢复部分知觉，觉得全身如处在冰窖之中，四肢被冻得僵硬不听使唤，不禁大骇。

他以为自己真的到了阴司，在受着黑狱冰河之刑。

蓦地，微风过处，清馨扑鼻，他心中不由泛起了个疑问？难道九幽地狱，也种植得有梅花么？

他很想睁开眼皮一看，究竟置身何处？

他又害怕是真的九幽地狱，那么，以自己一生为人，恐怕将受到永世炼狱之苦。

谁有勇气，去面对那悲惨的现实？因此，他把睁眼欲瞧的意念，又复打消。心说：“嗯！我何不用听觉，搜察周围的情况？”

经他潜心静听，四周无声无息，没有蛩鸣，没有鸟叫，一片死寂，只有微风拂过藤蔓哲哲之声。

他意识到他还是活在人世。为了证明自己是人，抑或是鬼，轻轻咬了一下舌尖，有一种痛的感觉。

这一下，他知道再无错误，毫不犹豫地睁开眼来，借着黯淡月色，已看清这是一处千寻峭壁，自己正存身于一株古梅树上的藤网中。

记忆逐渐恢复，阴阳秀士想起是怎么回事，他是被一个乔装白衣书生的姑娘，以一条玉带，卷下峭壁。

他虽是大为愤怒，然而愤怒又有何用？必须使自己四肢恢复活动，脱离险境，再精研武功，以洗今宵的奇耻大辱。

于是，又把眼帘垂下，闭目行功运气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真力已能流注四肢百穴，渐渐能屈腿伸腰，全身暖烘烘的，热气升腾。

勿须检查，自知绝没受伤。

他猛然一睁双眼，顶上白云冉冉，已有日光透下，他知道这是白昼。

再从藤网缝隙俯视，峭壁之下，更是阻晦渺邃，雾腾烟绕，深不可测！

他虽练得有“游魂飘杳之术”，既不能疾跃上升崖顶，亦无力飘坠崖底而不碎骨粉身。

“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老天！难道你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惩罚我这个双手染满血腥的人？”

他想到这里，不禁发出一声凄厉的悲啸！

从云层中透下来的光线，越来越强，他可以推断在外面的世界，定是个美丽的晴天。

他运用那双鹰目，仔细打量着峭壁，他觉得造物者，竟是如此可恶！

为什么把它造成刀削斧截一般，不让自己有丝毫落足之所，枉是身怀上乘轻功，如今，亦是无从施展。

他失望地从峭壁上收回目光，只觉得饥肠辘辘，清水从口中不断淌出，难过之极！

他一生金玉其食，从来不知有饥饿二字，当他回想到每餐食桌之上，莫不是菜肴累累，香喷喷地，更是难耐！

没有飞禽，没有走兽，倒霉啊！这株树，偏是一颗梅花，为什么不是仙桃、朱果，或者是枸杞之类？

他越想越觉彼苍者天，何以竟会对他如此之薄？

在忍无可忍之际，索性坐在藤网中，做起内功来。

这一坐下来调息，就自然引气吐纳，虽说旁门之术，不同于正宗功夫，但天下武学，红莲白藕，仍是一家，不外运气调息。

他在一连运行三大周天之后，顿觉精神充足，神清气爽，连饥饿也都忘了！

头顶上，飘浮的白云，已然减少，阳光刚好照射到他存身的这处峭壁之上。

这是一天最好的时刻，可惜他没有善加利用，当他再度用目光搜索一遍，没有发觉一处可以逃生之路，便又怨天尤人起来。

日影逐渐上移，他的心开始下沉，未几，那火楞之腹，又大肆反叛！

这卷土重来的饥饿，即使是天下第一流的文学家，也难以用笔形容。

阴阳秀士徐中坚，双手捧腹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希望能够发现可资果腹

的东西。

即使是一条毒蛇，也好！他要把它攥来吞入腹内。

然而没有啊！在他周围，只有梅花、积雪、葛萝、葛蓝。这些东西，如何下咽？

最后，他选择了一样比较可吃的东西，那便是藤网中的积雪。

当他把雪粒撮入口中，一股寒意，直透脚尖发梢，全身肌肉，都在不停地寒颤。

他一生只知道阴谋、诈术、权力、武功，现在他才领略到饥寒的真正意义。

于是，他选着藤蔓尖端的柔条，用指尖掐断，放在口中咀嚼。

这样似乎好点儿，虽然，他每吞一段，由于难以下咽之故，往往引起大量咳呛，他还是继续咀嚼，像牛吃稻草一样，嚼得满口白沫。

当他实在觉得索然无味之际，便摘下一朵梅花，用以佐餐。

这一天，好容易挨过。

翌日，阳光又从天上的云层透下峭壁，慢慢照射到这株古梅树上。

阴阳秀士徐中坚，觉得与其在树上困死，勿宁冒险碰碰运气。

他沿着树杆溜到峭壁生根之处，攀藤揭萝，在峭壁上，逐寸摸索，那双莹白如玉的手指，触着的，全是既冷且硬的崖石。

几乎找遍这爬有藤蔓的十数丈峭壁，亦未曾发现一丝一毫可异之处，饥饿与失望俱来，他真想两手一松，葬身这万丈峭壁之下。

可是，他两手并没有松，反而抓得更紧更牢，这就是人类挣扎求生的本能。

他闭起眼睛，让那一阵昏眩过去，立刻继续展开搜寻的工作。

当阴阳秀士搜寻到最后一处峭壁之际，手指伸处，里面竟是空空洞洞，他不敢希望那是事实，只以为是崖石的缝隙。经仔细探索一遍，发现该处有六尺见方面积，都是如此，这才确定此处为一较大足可存身的洞穴。

他沿着葛藤，算准距离，然后将藤蔓拨开，试探着落到地面，再将身躯钻了进去。

借着云层透下稀微的阳光，微一打量，便觉得这是一个深邃的石洞。

他很快便发现这石洞并非天然，四壁有着斧凿痕迹，不必多费思考，便可断定，这洞府必然另有出路，也许是什么奇人异士修道练功之处。

绝处逢生，他自是十分高兴，不禁发出一声大笑。

笑后，复又倾耳静听，竟没有回声传来，于是更加断定这洞必然通得很远。

他从怀中摸出火捻，点燃后，仔细观察，洞道平坦整齐，石壁光洁，顶端钟乳密垂，宛如纓络，果然自己适才推想不错，不觉信心大增。

火捻低照，尘灰之上，似有生物爬行痕迹，而且霉腐腥臭之气特甚！

再一端详，洞道作斜坡形状，向上盘旋延伸，出口当在白烟崖上。他本是武林一高等高手，轻功造诣不俗，是以行来快速之极！

霎时间，约已走了半里之遥，蓦地，豁然开朗，出现一座用大理石砌成的宫殿，甚是庄严。

大门上嵌着一粒径寸明珠，闪耀着幽绿光华。

门的横额上，题着“幽灵鬼府”四个金字，笔走龙蛇，非赵非苏，亦行亦草。

纵目一观，这座鬼府，竟尔占地如此之广，工程异常骇人！

道路纵横，石屋交错，估计可供有数十人饮食起居，不由心中暗喜，异日本教总坛迁设此处，岂非极为理想之至！

就在他停身顷间，沿道中已满布红色蜥蝎，异声四起，阴阳秀士悚然而惊！

他电闪般摸出折扇，一式“骇涛狂澜”，竟将那千百蜥蝎，卷得掠出数丈之遥，一时啾啾之声大起。

幸而这些东西在吃过一次亏后，不再向他逼近。

他立刻将火捻熄灭，揣入怀中，心想：“或许鬼府之中，没有这些讨厌家伙！”

他不再犹豫，陡然运力拉动门环，人却趁着轧轧响声，掠退一旁，以防不测！

他的心机虽是周密，然而那石门霍然洞开，却是无声无息，并无毒药暗器飞出，不觉哑然失笑，笑自己太过于庸人自扰！

虽然如此，这位以诡谲阴狠著称的阴阳秀士，仍不敢丝毫大意，将“玄煞阴功”，运功护体，方始小心翼翼，跨步入内。

他只须借着壁上嵌着的明珠的光线，稍一瞥视，便看出这是一座集会的殿堂，甚是宽敞，后面升起一座平台，台上摆着一张颇为壮观的条案，案后则是虎皮高背太师椅。可以想见昔年幽灵教主君临武林，臣服江湖的雄姿英风，不觉欣然而喜，心说：“异日必将起而代之！”不禁雄心陡奋。

他从大殿侧门踱了进去，左转右折，发觉这鬼府之中，蛛网尘封，家俱陈设，全部腐朽，推算应在数百年之前，便已无人居住。

终于，他闯进了一室，从已腐化的物质，和房间的布置上看，不用猜想，应是幽灵教主的寝宫！

他这想法果然没错，对面靠墙处大理石床上，正盘坐着一具骷髅！

阴阳秀士徐中坚虽是狂傲自大，但在这位袅雄的遗骸面前，甚感渺小，不由遥遥一拜。

拜后他又有点失悔。心想：“我也是一教之主，怎向一具骷髅折腰？”

念头方自心中掠过，他的眼光已开始了搜索！

当他目光与屋隅白玉案上的东西，微一接触，心中蓦地涌起一片欢欣的狂涛，不禁一声欢呼，身形如鬼魅般飘了过去。

原来玉案上，放着一具铁匣，一支连鞘宝剑，和一只翠色药瓶，另外还有一袭奇异的玄色披风，众物皆朽、而它独闪闪生辉，量必也是一件稀世之珍。

他抑止不住激动，立刻打开铁匣，呈现在他眼帘之下的，果然放着一叠上、中、下三册“幽灵秘笈”，内心为之雀跃不已！

这时他脑海中，不禁涌现天下群豪，勾心斗角，争夺“幽灵秘笈藏珍图”的往事，想不到自己居然因祸得福，高兴地发出一连串的震天狂笑！

贵州，因冷锋滞留高原，在这雪后残冬的晨曦中，天寒地冻，霜凝冰结，格外较西南诸省寒冷。

邛山烟叟于伍，这位武林耆宿，已是寒暑不侵，自然不怕冷冻，一瞥窗外曙色，便即飘身下床。

当他回过头来，向另一张床上望去，早已人去床空，没有徒儿龚钰影子，嘴里不由嘀咕道：“嘿！小鬼起得好早！”

他口中虽是在嘀咕，心里可欢喜得紧！因为这孩子，不但品行醇厚，勤奋专心，尤其骨秀神清，为天生练武奇才，如遇名师，不难造就一朵武林奇葩！

他慢条斯理地点燃旱烟管中的叶菸，拉开房门，将那支乌黑晶亮的旱烟管往口里一塞，然后从走廊踱身前厅花园，呼噜之声，随着踢踏！踢踏的步伐节奏，神情显得异常轻松而愉快！

谁知他前脚甫一跨进花园，陡地飘来两声：“师父早！”

“老前辈早！”

邨山烟叟为这意外的呼唤，几乎吓了一跳！纵目一扫，这些年轻人，可不是全都来啦！不禁仰天喷出一口烟圈，哈哈笑道：“江中后浪推前浪，老朽不但武功落伍，就连早起这么个节目，也被你们占了先去，看来，我是应该列入报废哩！”

那吐出的烟圈，竟是一个接一个，在空中飘飘袅袅，宛如一条飞舞的长龙，弥久不散。

龚钰倒是见惯不惊，可把何天衡、方芳、东方明珠、玲、兰、翠、玉四婢，以及李晚香等人看得呆了！

晚香姑娘，今年才只十四岁，长得骨月停匀，清丽脱俗，潜龙堡主李去非仅此一女，最是宠爱，从小便以昆仑正宗武功相授。

这妮子，生就一副玲珑剔透的心肝，什么一学就会，李去非早已把师门学得武功，全部倾囊相授，浸浸乎青出于蓝，所差的，只有内功和临敌经验罢了！

小姑娘几曾见过如此奇景，像她这种年岁，童心正炽，不禁拍着玉掌，高呼道：“有趣啊！于老前辈再来一个！”

这一下，可把邨山烟叟难住了，并不是他不能再吐，而是这么做，岂不有失长者尊严？因此，他只是微微一笑，没有理会。

姑娘一见烟叟拒绝了她，冻得有如玫瑰的脸蛋，陡然浮起一丝失望之色。

站在身旁的龚钰，心中甚是不忍，央求道：“师父，看在晚香妹妹面子，就再来一个啊！”

烟叟一见爱徒与这位李姑娘甚是投缘，心中一转，说道：“好吧！大家就看我老头子玩一次烟圈的把戏。”

言说，咬着烟管，大量吸了几口，然后那干涩的嘴唇，微微翕张，两个烟圈，连环飘出，经过空气的波动，那烟圈却幻成两颗心形，在空中悠悠荡荡。

龚钰和李晚香姑娘互望了一眼，全都脸上泛起一层红晕，立即低下头去，生怕被人瞧见。

其实啊！他们用不着担心，蓝衣书生何天衡、方芳和东方明珠姑娘，哪一个的脸庞儿，不是红馥馥的呀！

烟叟瞧在眼里，笑在心头，心说：“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！全都为情倾倒！”

当他想到自己昔年爱侣，情海生波，又不禁一声悠悠叹息。蓦地园门外，响起一个苍劲的声音道：“于大侠一向乐观，所为何事长吁短叹，莫非是因我这个主人，不会待客？”

好快！声才落，人已到，一个庞大的身影，眨眼间，便已屹立花径之上。

东方姑娘虽知潜龙堡主李去非，是当今武林三大剑侠之一，剑术高绝，想不到这位前辈的轻功，亦是恁般了得！不由怔得一怔。只听邨山烟叟哈哈

笑道：“我说堡主啊！未免太客气了！小弟适才叹气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用手一指龚钰，续道：“还不是为这不成才的小子么？”

潜龙堡主深知这位烟叟生平游戏风尘，虽在自己徒儿面前，亦是无老无小，倒是未作理会。

可是，听在两小耳中，却别有领会，还以为老人家已窥出他们心中隐秘。脸上不禁又是一红。

方芳姑娘觉得龚钰性情甚是醇厚，不知烟叟何事不满意于他，乃从旁劝道：“于前辈，龚少侠品质两佳，如此徒儿，哪得不好？”

话声才歇，便听一个苍劲的声音说道：“谁要说徒弟不好，就留给我看铺面啦！”

那声音虽是听来细微，却极为清晰，但来音似远在数里之外。

在场之人，方自一惊，蓝衣书生何天衡双眉一轩，说道：“师父他老人家来啦！”

哪晓得语声未歇，又从相反方向，飘来一丝清脆的声音，那声音似乎比先前的要高一点儿，笑说道：“大腹贾，这货色我早定啦！可不许你抢生意啊！”

方芳一听后面这人声音，入耳最是熟悉，欢欣之色，溢于眉宇，说道：“何哥哥，我的师父也来啦！”

邛山烟叟虽觉得年轻人，一见钟情，未免太快一点儿，哥哥妹妹叫得蛮亲热的，但因两位百数十年不见江湖的异人，行将降临，也就无心再开玩笑。

原来这两日之间，何天衡与方芳和东方明珠两位姑娘，都相处得甚是融洽，而且互以兄妹相呼。

就在这瞬息之间，众人眼目一花，只觉两缕淡烟驰入花园，没有丝毫衣袂带风之声。

蓦地，园中现出一个身着紫貂披风的半老徐娘，和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商人。

两人身形乍现，蓝衣书生何天衡与方芳姑娘，各自闪晃之间，便已向师父拜见，侍立身侧。

潜龙堡主李去非向被称为武林二圣的龟仙神婆和南海商隐一揖到地，说道：“此地非接待老神仙之所，请移驾客厅，俾便晚辈等觐见。”

二圣微一颌首，潜龙堡主便在前面引导。

待众人入得客厅，女主人青凤女侠张茜亦闻讯赶来。

老少群侠行礼完毕，龟仙神婆一拢云鬓，说道：“老婆子与大腹贾百数十年不履江湖，今天却匆匆赶来潜龙堡中，大家可知所为何事？”

群侠全都默然。

龟仙神婆向众人面上一扫，缓缓说道：“这个么！为了应付三年后的武林浩劫。”

方芳姑娘心中大诧！说道：“禀师父，冰魄神魔已死，宇内十邪，已亡其七，而‘幽灵秘笈藏珍图’，并未失去，仍在徒儿手中，不知还有何人，敢于掀起大劫？”

龟仙神婆黛眉一蹙，说道：“便是我也不深知，不过事情往往难以预料！”

何天衡觉得龟仙神婆的话，使他感到费解，不由想道：“你既不能深知，岂可信口妄言武林浩劫？”嘴方蠕动，老人家又说咧：

“三日前，阿尔泰山老菩萨，算出中原武林，在三年后，必将历一次浩

然大劫，万里传音指示，要老婆子同大腹贾来潜龙堡，寻取弭劫之人，于三年中，传授我与南海门两宗绝学。”

说罢，炯炯双目，迅疾地向众人面上一扫，当这位不老神仙发现龚钰，乃是一块精金良玉，不由首微点，说道：“孩子，过来！”

龚钰目前虽仅有十五岁，但已具有成人气概，闻言，立即龙骧虎步般走将过去，态度是那么潇洒英挺。

南海商隐冷眼旁观，仔细打量，觉得龚钰资质委实不错，不由摸摸凸出的肚腹，呵呵笑道：“大姐眼力好生厉害，这孩子，温文知礼，飘逸出尘，确是大器之材，这生意大概不会蚀本。”

畹香姑娘亲耳听得这位一见钟情的龚哥哥，被两位神仙似的异人器重，自是满怀欢欣，不过，她却怕以后不能见面，而失去了他，眉梢眼角，又不由泛起淡淡忧愁。

龚钰知畹香妹妹何故不乐，不由连使眼色。

这灵魂之窗，常能说出心中要讲的话，尤其是在情人眼里！畹香姑娘从龚哥哥眼神中获得鼓励和保证，不禁弧犀微露，嫣然一笑。

龟仙神婆已知两小坠入情网，心中微动，暗思：“我何不将这姑娘一并带去传授武功，将来也可助龚钰一臂之力。”

人算不如天算，龟仙神婆虽是设想周到，岂知日后武林劫运，便因此女，而使侠义道，无数成名豪侠，丧身在她手中，弄得龚钰寝食不安，几乎丧生，而使天下武林，沉沦魔手。

致使龟仙神婆和南海商隐，再度出山，又岂是今日所能预料，这是后话暂且不提。

且说龟仙神婆，心中既另有打算，便向着畹香姑娘，微一招手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你也过来，让老婆子问你几句话！”

畹香何等聪明，立即来到神婆面前，臻衽为礼。

这位武林圣哲，将姑娘仔细端详一番，觉得姑娘亦是天地灵秀所钟，为女性练武绝佳人选，问道：“孩子，你是否真的喜欢龚哥哥？”

姑娘虽才十四岁，情窦将开未开之时，但亦颇知羞怯。

闻言，臻首微点，立即低下头去。

龟仙神婆复问道：“你愿跟老婆子去练武功么？”

畹香姑娘臻首又是一点。

南海商隐说道：“大姐，得啦！这宗生意，你须跟潜龙堡主贤夫妇商量！成交！”

潜龙堡主李去非和夫人青凤张茜，一听爱女获这位老神仙青睐，收为门下弟子，传授旷世武学，这种天赐奇缘岂有不愿意之理！

畹香姑娘拜师，既已成为定案，龚钰之事，更不容考虑！邛山烟叟，亦只有忍痛割爱，此事遂成定局。

神婆好像一肚子的事，办定一宗，又是一宗向着东方明珠说道：“姑娘知道你与小徒方芳的关系么？”

东方明珠答道：“晚辈不知，请老神仙赐教。”

神婆口里发出一声低低的喟叹，说道：“你们啊！却是一对孪生姐妹！”

方芳微微一笑，东方明珠早已有此预感！因为两人初次相见之时，发现各人都有一张相同的人皮面具。

蓝衣书生何天衡睁大着眼睛，侧耳聆听，这消息，他较厅中其他老少群

侠，尤感兴趣！

原来，这位少年侠士，自从先后与东方明珠，及方芳姑娘结识以来，他虽是素性冷傲，瞧不起一般庸脂俗粉，可是对这两位天仙似的美人儿，陡地生出一种情愫。

孟轲曾说：“食色性也！知好色，则慕少艾。”

这原本不足为奇，最糟的是，东方明珠和方芳姑娘，春兰秋菊，各极其美，而且又都爱上了他，正不知应舍鱼而就熊掌，或舍熊掌而就鱼，方感苦恼之际，这一发现两人竟是一对孪生姐妹花，便生出鱼与熊掌兼得之望。

念头方自心头掠过，龟仙神婆清脆的嗓子，又已响起，只听她说道：“老婆子十八年前，路过西岳华山，撞见两个黑道高手，正以暴力图奸一个年轻美丽少妇，那妇人背上背负着一个才满周岁的婴儿，哇哇狂啼。

老婆子那时，一见大怒，只举手之间，便格杀其一，另一个，倒颇狡猾，竟乘机逸去。

逃走那人身形魁伟，额角上微露疤痕。”

方芳姑娘讶然大叫：“冰魄神魔！”

东方明珠柳眉一轩悻悻说道：“对啊！那个畜牲，前天夜里，我在月光下，瞧得清楚，额角上，当真有一处疤痕。”

龟仙神婆向这对姐妹望一眼，继续说道：“事后得知，那漏网恶贼，名唤吕天昌，果是冰魄神魔的本名。

幸好那少妇并未真个被污，老婆子便将这母女带回龟山，暂时住下。

她自述身世，才知她名方蕴华，是洛阳名武师方卓之女，嫁与开封镇中原东方灵之独子东方昆为妻。

东方昆幼被溺爱，长而骄纵，且生性多疑。

适有其远房表亲吴礼，前来造访，暂住其家，此人败德无行，尤好渔色，一见表嫂方蕴华绝世姿容，虽已作了一对孪生女的母亲，仍借机游词相挑，或动手调戏。

蕴华初则规避，继而厉声斥责，吴礼依旧嬉皮涎脸，有一次被东方昆瞧见，他不察事实真象，硬说两人有暧昧行为，除将恶贼吴礼赶出府门之外，并申言要将蕴华遣回娘家。

无论方蕴华怎样哀求、解说，东方昆成见已深，充耳不闻，心如铁石。

旧时妇女，若非犯七出之条，丈夫无法休妻。蕴华无颜返回洛阳，于是留下一张人皮面具，在另一个女婴额上一吻之后，携着婴儿，泪眼婆娑地离开开封。北上长安，投奔姨妈封十九姨。

恶贼吴礼尾随其后，沿途污言秽语，恼得蕴华性起，拔剑欲杀以泄愤，名武师之女，身手自是不弱。

恶贼怎是蕴华敌手，本可杀以泄恨，不过，蕴华乃是一善良女子，平生并未杀过一人，仅割下吴礼左耳以示警逐去。

她从此一路北行，并未发现恶贼跟踪，方吁口气，谁知这家伙，竟暗里与冰魄神魔吕天昌勾结。

当时，若非老婆子凑巧路过华山——”

她说到这里，向徒儿方芳道：“小丫头，如今岂有你命在？”

方芳秀眉微蹙，秋水含悲，樱唇一绽，说道：“师父啊！必是你老收下徒儿，可是，母亲呢？她到哪里去了？”

龟仙神婆，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孽障，你母亲自然活着。”

东方明珠从眼眶中滴下了一粒豆大的泪珠，不由悲声说道：“难怪这些年来，爹爹从不肯告诉我有关母亲之事！谁知却是如此！可怜的母亲——”

说到此处，忍不住嘤嘤哭泣！

方芳姑娘掏出一张绿色丝绢，将那偷偷流下的泪珠，轻轻拭去，说道：“师父啊！母亲既然活着，不知道她在哪里呀！”

这种天伦惨变，最易感动于人，老少诸侠，莫不为这两位秀丽姑娘的遭遇而难过，厅中好似弥漫着一片阴霾。

南海商隐虽是明心见性之人，亦不自觉地受到感染，面上流露着一丝凄惋之色！

龟仙神婆最是黯然，说道：“你母亲住在长安城外阜曲镇上封十九姨家里。”

她向徒儿脸上微一瞥视，说道：“孽障，你心里此时定在嗔怪为师，为什么这多年来，一直将你瞒着。是吗？”

方芳姑娘悲呼了声：“师父啊！……”

龟仙神婆脸色一正，说道：“练武之人，最忌心有旁骛，不能专一，如果我提前告诉你，对你自是有害无益，这一点，难道你还不清楚么？”

姑娘自是黯然无言，两姊妹泪眼模糊紧紧搂抱在一起。

龟仙神婆复又咳嗽一声，方芳迅即回身玉立师父身侧。

老神仙这才问道：“你不是从冰魄神魔手中夺得一张‘幽灵秘笈藏珍图’么？”

方芳姑娘说道：“是的！”

“根据图上指示，藏珍地点应在何处？”

“白烟崖！”

“可曾寻得？”

“没有啊！我与何哥哥连日去到白烟崖上，按图索骥，仔细找寻，竟未发现一点痕迹！失望而返。”

龟仙神婆额间微微隐现一丝浅浅的褶皱，略作沉吟说道：“‘幽灵秘笈’，并非如传说中，什么上古武学秘笈，据我所知，乃是旁门左道一种最称阴毒，而又颇为霸道之武功，数百年前，一显即隐，自我出世，已没有幽灵一教在江湖上出现。

这种东西，侠义人士获之无用，如果被邪道中人得去，最易为祸江湖，残害生灵，取出来，让为师毁去。”

方芳姑娘迅即从怀中将“藏珍图”取出，面呈师父。

龟仙神婆，略微打量，便立即折成一个小方块，放在掌心！

眨眼之间，那张图纸，立成灰烬。

厅中诸侠，莫不骇然！心说：“这是什么武功啊！”

老人家满怀歉意地，向着邛山烟叟于伍，和潜龙堡主李去非说道：“我同大腹贾要立刻将龚钰和畹香姑娘带走，你们正好去叙叙别情，准备行囊。”

于是各人都退出了大厅。

龟仙神婆蓦地神情肃然，向着何天衡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可不知道我与你的关系？如论辈份，一时也难说得清楚，总之，你是我襄阳何家仅有的根苗，是我将你交付大腹贾教养。

你师父只晓得谈生意经，把你养成了冷傲狂放的性格，幸而，你还不失为人正派，差堪告慰。”

何天衡被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龟仙神婆脸色稍霁，用手一指方芳和东方明珠姑娘，无限慈爱地说道：“如我老眼不花，尔等三人，已有情爱，这样也好，我老婆子干脆就成全汝等。”

她微微一顿，向南海商隐问道：“大腹贾，你可赞成？”

贾若虚胖脸上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呵呵笑道：“这是一本万利的大买卖，小号求之不得！”

方芳和东方明珠，虽都是巾帼侠女，一提到婚事，本就娇羞不胜，经南海商隐如此嚷嚷，可更抬不起头来，不禁低声啐了一句：“讨厌！”

南海商隐摸着肚皮，又是一声震天大笑道：“好哇！媳妇还没有过门，便骂起师父来了！”

龟仙神婆凤目一瞪，说道：“你简直为老不尊，跟晚辈胡开玩笑！”

南海商隐扮了个鬼脸，引得厅中诸人掩口暗笑。

龟仙神婆脸色旋又一正，向何天衡说道：“你也不必返南海，立刻护送东方姐妹北上长安，找到他娘，就说是我的意思，让他姐妹二人仿效英皇故事，同嫁于你，住在襄阳或开封均无不可！”

说话之间，从身上摸出一袋珠宝，光华灿烂，不消说均是稀世奇珍，价值连城。续道：“你就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一半用作聘礼，一半购置田宅。”

何天衡躬身下拜，虔敬说道：“此皆老祖宗所赐，孙儿曷敢有忘植之恩！异日老祖宗及师父一旦出山，万祈仙驾莅临开封，俾孙儿能有一日承欢膝下，孝顺师父！”

南海商隐哈哈笑道：“如果你小子还有良心的话，就应该给我老人家准备几坛陈年老酒，还有我最喜欢的京华火腿。”

龟仙神婆黛眉一蹙，说道：“我说你啊！怎能不把徒弟带坏，原来是一个只贪口腹，不谈正事的市井商人！”

她说到这里，觉得此话未免太重，不禁脆笑一声，说道：“老弟，你不会生大姐言语冒失的气吧！”

南海商隐摸着那凸出的部份，果然宽容大量，不同于脑满肠肥！说道：“哪里！哪里！”

龟仙神婆遂吩咐何天衡等三人说道：“结婚以后，武功更须勤加锻炼，以备应付来日武林浩劫，尤其对江湖间的秘密帮会教派活动，必须密切监视，如情形严重，可速往大凉山冷云谷谒我。”

何天衡刚应了声“是”，厅外龚钰和李畹香姑娘行装已竣，龟仙神婆与南海商隐各携一人，方喊一声“走”，宛如两道金虹，直射云空。

邛山烟叟此时烟瘾大发，掏出烟叶，装入烟管，呼噜！呼噜地大吸几口，然后吐出一口白色烟雾说道：“我也该回邛山去了！”

那声音带着一种寂寞与凄凉！

潜龙堡主李去非和青凤张茜，虽对爱女庆幸获得异人为师，仍不免有一种黯然伤别的情绪，这一听邛山烟叟语带寂寞凄凉之音，不由生出同感，夫妇二人苦加挽留，并谓堡外有一幅特异土质，所产烟叶，乃属异种，保证必能获得于兄的赏识！

邛山烟叟感于主人盛情难却，也就留在堡中。

何天衡带着东方明珠方芳两位姑娘以及玲、兰、翠、玉四婢，辞别主人，北上长安！

潜龙堡主心知两位姑娘寻亲心切，去意如箭，何少侠又须沿途护送，是以未便挽留，青凤张茜笑说道：“三位将来大好日子，别忘记通知愚夫妇二人，以便赶来开封或者襄阳扰杯喜酒！”

二位姑娘心中虽是甜甜的，脸上却羞得宛如三春之花，何天衡抱拳说道：“如有喜讯，当必遣仆专程持柬奉邀前辈等来开封观礼。”

言说，跨上健驴，追踪前面数骑而去。

方芳姑娘的“火骝”，与何天衡的“黑儿”，虽都是千里良驹健驴，无奈东方明珠与四婢的坐骑，却是望尘莫及，因此行程并不太快！

时间已经是腊月中旬，距离年关已是不远，两位姑娘芳心焦灼，希望能将母亲方蕴华寻得，心急如箭，何天衡何尝不希望早一日见着泰水，趁着新年办喜事，大享齐人之福，偏偏丫头们的马匹，老是落后。

这一日，入得湖北省境，在客栈中，何天衡微询东方明珠姑娘意见，遣四婢回返开封报讯。三人日夜兼程北上，如此或能在年前赶达长安。

东方姑娘也觉得带着四婢在身边，未免累赘，也就采纳了天衡哥哥的意见，将玲、兰、翠、玉四人召来吩咐一番，遣回开封。

翌日，三骑快马加鞭，哪消四五天，便已北出潼关，这时，尚是腊月二十五日，计算时间，只消一两日间，便可抵达长安阜曲镇，三人方始放缓辔缰，两马一驴，全都希聿聿一声欢啸。

方芳姑娘，抚着火骝宛如红霞的长鬃说道：“龙儿啊！这些日可把你苦了！”

火骝昂首又是一声长嘶！好似答谢主人的抚慰。

何天衡和东方明珠都盛赞火骝，果异常马。

那马的确灵异之极，一听大家对它赞誉有加，两耳一竖，四蹄奔驰如电，它这领先前头一走，健驴又岂甘示弱？东方明珠亦只有挥鞭随后跟去。

过华阴，经蓝田，日薄崦嵫之时，便已来到长安阜曲镇上。

封十九姨，是镇面上数一数二的富户，自然容易寻找，三骑抵达绿杨山庄，立即飘身下马。

庄丁一看来客衣着华丽，男的如玉树临风，女的似蕊宫嫦娥，立即飞驰庄内报讯。

须臾之间，庄内出来一个管家，将客人迎入庄内。

蓝衣书生何天衡道明来意，并请见东方夫人。

就在这时，客厅门外出现一个皓首银鬓的老婆婆，和一个淡妆素服，风姿高洁的中年妇人，这妇人身材轮廓，却像极了东方姑娘姐妹。

自然，这妇人也看清了客厅中的那一双少女，活脱是自己昔年的化身。她心中异常惊讶，这两姐妹天南地北，怎会聚集一起？六只眼睛甫一接触，各人心中都不免一震，方芳和东方明珠两位姑娘，不自觉地唤了声“妈”。

身形直似掠波轻燕，向东方夫人方蕴华扑去，夫人乍见一双爱女长大成人，美似天仙，不禁又是辛酸，又是欢喜。这一双孪生女儿，襁褓中便已离开母怀，如今得睹慈颜，高兴得如两只云雀，吱吱喳喳，说个不已！把何天衡冷在一旁。

蓝衣书生何天衡，怎肯在将来泰水面前失礼，于是一整襦冠，向着夫人行了个晚辈之礼，然后再向封十九姨磕头。

这老婆婆一见何天衡英俊潇洒，温文知礼，特别投缘，凡有所问，莫不躬身答对。

封十九姨喜欢得什么似的，不禁感慨万千地说道：“要是我那蠢孙云龙，能及你一半就好了！”

翌晨，东方夫人将何天衡召来面前，将蓝衣书生仔细打量一番，然后点头说道：“果然是人间之龙，龟仙神婆后裔，南海商隐高足，岂会有错？小女昨宵，已将一切详情禀知，孩子，我答应将她姊妹二人嫁汝为妻，希善视她俩！”

蓝衣书生何天衡立即推金山，倒二柱，毕恭毕敬向着东方夫人唤了声：“岳母。”

不言蓝衣书生何天衡一箭双雕，雀屏高中，春风得意，艳福无边！

且说南疆三毒，在贵州云雾山白烟崖上，目睹联盟七邪，惨死其四，连阴阳教主阴阳秀士徐中坚，尚且不免被那手使玉带乔装白衣书生的姑娘卷抛悬崖，自知凭弟兄几块料，决然无望夺得“幽灵秘笈藏珍图”。

百尸毒叟姜长贵何等机警，就在阴阳秀士惨叫声中，趁众人不备，转向老二老三低喝道：“还不快走，更待何时？”

“时”字甫落，粗布蓝色袍袖一抖，身形宛如黄鹞摩天，冲霄而上，双足一踹，再化夜枭投林，当先纵离白烟崖，二毒玄阴毒叟谢雨苍，三毒寒冰毒叟秦镇山，亦各连忙纵起身形，紧随其后。

谁知三毒身形，暴射出二十余丈，微一回首，白烟崖上群豪，已是接踵飞落。

三毒做贼心虚，诚恐乔装白衣书生少女，报复强借宝驹之恨，再与姓何的少年一会合，那时节，要想全身而退，已不可能，设想至此，不禁胆寒心惊！一个个宛如惊弓之鸟，亡命飞奔。

云雾山中，虽然长年烟消雾腾，云霞氤氲，就是今宵没有冷月寒星，单是地上皑皑白雪，亦足照明。

三毒将一身轻功，施展到极限，虽是十邪功力最弱的一环，既能跻身武林一等高手，自然不会差到哪里？

但见三条黑影，在雪地上电闪风飘，下得云雾山麓，已是鸡啼月落。

百尸毒叟姜长贵正在疾驰，突闻玄阴毒叟谢雨苍发话问道：“老大，咱们到哪去啊？你可有什么打算？”

百尸毒叟此时岌岌如漏网之鱼，心想离云雾山远点，不要被那两个小狗追上，脑子里一片茫茫，何来打算？

这一被老二提醒，心说：“是啊！应该先作决议才是！”立刻制住身形，老二老三也跟着停下来。

若论苗疆三毒机警善变，老大第一。沉隐阴险，当推老二。残暴易怒，要算老三。

三人微一交换意见，觉得年关岁暮，党羽死亡殆尽，而且到处树有强仇，已成孤掌难鸣之势，三十六计走为上，还是返回高黎贡山老巢为佳。

计议停当，三毒复又直向西奔，官道上这时尚无人迹，三人成一条直线飞跃，经羊场，辰牌时分，便已抵达惠水。

三个老头儿，在一夜惊恐、打鬥、长途奔驰之后，显得分外疲惫和饥饿，酒楼菜馆，照例此时没有营业。

小吃店，多半都是包子、馒头、油条、烧饼，要想大吃大嚼，根本不是时候。

这情形，姜长贵和谢雨苍最是清楚，所以一入惠水城，便随意拣了一座

小馆子，三人临窗而坐。

伙计捧来三碗豆浆，和一大盘热气腾腾的肉包，三个老头儿一阵狼吞虎咽，宛如秋风扫落叶，瞬息告空，伙计再又端上一盘，为数怕不达四十余个之多。

引得一旁食客，诧异相望！寒冰毒叟秦镇山，凶睛一瞪，大声骂道：“妈巴子的，瞧你老祖宗做什么？”

众客中有一个青年，身材魁梧，气势威猛，一见这三个粗蓝布衣衫土老头儿，如此蛮横，甚是不忿，不由反唇相讥，说道：“嘿！尊驾既非十八岁的大姑娘，还怕别人相了面去，遣媒求亲不成？”

玄阴毒叟谢雨苍本欲将老三喝住，一听这小子语带讥刺，低低哼了一声，遂将喝止的话，中途咽回。

三毒最是凶残，别人不招惹于他，还无事生非，自然受不了这青年反唇之讥，一声暴喝，人随声起，宛如一只大雁横空掠至，伸出一双莹白如玉的鬼爪，向着青年头顶恶狠狠抓来。

一时店中食客，如遇鬼魅，惊叫之声大起！

那青年虽也懂得一点拳脚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土老头，竟是身怀绝技，心中大骇，斯时要想躲开，已是无及，一声惨嗥，头顶被生生抓裂，脑浆迸溢，死于非命！

寒冰毒叟秦镇山，落下地来，一脚将青年尸身踢飞街心，将沾满脑浆的双手，放在口里一阵舔吸！形同妖怪，食客们全都吓得晕昏过去，伙计与老板两腿直打哆嗦！

三毒意犹未尽，凶芒射向那些软瘫的食客，正向另一个胖老头头顶抓落，忽然店外两声清叱，飞进两条人影，剑虹一闪，便刺向寒冰毒叟手腕“阴都”穴。口中喝道：“漏网余孽，还敢在大庭广众之间逞凶杀人。”

三毒手臂暴缩，疾然飘身后退，他知道来者乃是武林高手。

大毒百尸毒叟姜长贵嘿嘿一声冷笑，说道：“我当是何方高人，敢插手管我弟兄闲账，原来是沅江渔夫和仙霞一剑。嘿嘿！有种的，就同我弟兄到城南连江之滨，一较身手。”

沅江渔夫佟士杰冷哼道：“枉自列名字内十邪，杀人之后，便想开溜，王法无奈何于汝弟兄，难道老夫这张渔网，就不能捕获漏网鱼儿么？”

二毒玄阴毒叟谢雨苍厉芒一闪，桀桀笑道：“老大，老三，哪有那么多废话跟这老匹夫斗嘴，少顷官府前来，岂非惹厌？走！”

“走”字才落，袍袖抖处，三条蓝影，宛如，掠空云燕，沿着江岸，疾驰而去！

三毒前脚一走，仙霞一剑和沅江渔夫，亦跟踪飘落，随后紧追！

大毒百尸毒叟姜长贵一面奔驰，一面直转念头，这家伙既以机警见称，当然非常狡狴，暗忖：“沅江渔夫和仙霞一剑，武功虽是了得，自己弟兄三人，足可自保，怕的是夺宝群豪，亦相继入城，自己又不得人缘，强敌仇家，逐处俱是，只要有一人从旁伸手，唉！那时便悔之无及！还是避开这两个老鬼为是！”

念头甫歇，便听寒冰毒叟秦镇山呼道：“老大，约会地点不是到了么？”

二毒玄阴毒叟谢雨苍，一见老大向岸旁杉林丛中落去，便知其意，喝道：“噤声，随我来！”

身形亦相继纵落，三毒平日最是佩服老大老二，他虽不知两人在捣什么

鬼，想来必不会错。

三毒弟兄刚刚隐去，便听一个苍劲的声音，自江滨飘来。

“姚兄，这三条鱼儿狡猾得紧，看来，我这网张一面，毫不管用！”

立刻另一个苍劲的声音响起，只听他说道：“你道鱼儿真的远逸了吗？其实啊！敢情还在不远之处，竖起耳朵，窥察咱们的行动！”

三毒秦镇山闻言吃了一惊，心说：“那个姓姚的眼光竟是如此厉害！”但他怎晓得这是仙霞一剑姚奇的诈语，方想移动，二毒伸手一按他的肩头，微微一笑，悄语道：“你这一动，不是刚好中了他的计么？”

三毒这才明白对方在使诡计，不禁心中“哦”了一声。

就在这时，原先说话那人的声音，又已飘起。

“你是说那三条漏网之鱼，匿身杉木丛中，是吗？”

另一个接口道：“何尝不是！看来这南疆三毒，不过是偷鸡摸狗之辈，怎配列名字内十邪，哈哈！我说佟兄，今朝就放过他们吧，像三只缩头乌龟，怪可怜的！”

寒冰毒叟秦镇山听得来须发狠张，怒不可遏，便想扑出与敌人一拼。

百尸毒叟伸手握住他的手臂，连使眼色，三毒心中长长叹了口气。

他这里方在叹气，林外又是那苍劲的声音，缓缓飘来耳际，只听他道：“姚兄，你知道么？如果南疆三毒，真是三条鱼儿，别人尚且网开一面，我老佟网孔编得其大无比，还不是让其逃生！就害怕那是三只乌龟，一旦成精，兴风作浪起来，残害生灵，那你我今天遗祸便是无穷啊！”

跟着便是一阵唏嘘之后，三毒虽看不清两人此时面上的表情，必甚黯然！

隔不多久，另外那人低声说道：“蓝衣书生何天衡和那手使玉带的姑娘，不是也进了城么？咱们何不前去请他前来一同搜索，还怕他们飞上天么？”

原来那人也低声得有如蚊蚋，说道：“对，就这么办！”

跟着便是两人衣带破风之声，相继离去！

仙霞一剑姚奇和沅江渔夫佟士杰，离开江滨不久，南疆三毒从杉林丛中走出。百尸毒叟姜长贵一脸惊惶之色，说道：“咱们还不快走，等会儿对头们来了，岂不惹厌？”

玄阴毒叟谢雨苍哈哈笑道：“老大，你这一次料敌不确，据我看，这两个老儿一去不会再来！”

百尸毒叟姜长贵似乎不信，说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玄阴毒叟谢雨苍手捻颌下几根焦黄的鼠须，望着才从云层露面的朝阳，略作沉吟地说道：“两人如果所言是实，还会故作神秘，让咱们听去？这两个老鬼，是怕咱们弟兄逗留附近城邑生事，又遵守着遇林莫入之戒，是以才出此下策。”

百尸毒叟姜长贵方自颌首，忽然背后一声嘿嘿怪笑，那笑声阴沉森冷之极听得全身汗毛翕张，心中大骇。

三人迅即飘身后退数丈，放眼一望。江岸一片乱石荻花，静荡荡的，哪有人影！

明明听得声发身后，如何不见人影？三人方自怔愕，诧异不已！

“嘿嘿！”

又是一声怪笑，入耳惊心，那发声之处，竟是不逾身后五尺距离。

南疆三毒弟兄，竟尔骇得魂飞天外，要知三毒武功，虽说比不上冰魄神魔，但亦在一般江湖高手之列，数丈之内，吹风落叶，休想瞒得过他们。

如今，笑声却在自己身后五尺之处，三人竟未发觉，如果对方要取自己弟兄性命，岂非易如反掌？

三兄弟念动身随，脚跟一用力，三条蓝影，疾射出去两丈开外，心说：“这一下，总可摆脱了！”

哪知，事出意外，三人身形甫定，凶睛正闪，背后怪笑之声复起。

饶是大毒机警，二毒沉稳，三毒残暴，对这背后发声敌人，却无可如何！

三毒闻声疾闪连飘，那嘿嘿之声，总是从背后传来，真是宛如附骨之蛆。

大毒百尸毒叟暴喝一声。

声落人起，朝着西方，没命狂奔，二毒三毒自然紧随身后。

无论三毒足下快捷到何种程度，那嘿嘿笑声，却是不断飘来。

没有多久，三人便进入了白云山区。

白云山，乃属于苗岭山脉，海拔两千二百公尺，与云雾山遥相对峙。

山上古木参天，白云飘渺，山道崎岖，崖峦嵯峨，野兽绝迹，虫蛇纵横，尤其毒瘴厉气，使人裹足不敢深入。三毒并非不知，被逼逃此，也只得听天由命。

原来大毒百尸毒叟姜长贵，虽是在没命狂驰，心中可在打歪主意，心说：“任你武功多好，也不敢进这白云山区。哼，如果这家伙不顾一切追将进来，便将他诱入散发毒瘴的山谷之内，嘿嘿，那时，他不被毒虫咬伤，也得死于毒瘴之下。”

他想得可是不错，后面嘿嘿笑声，依旧不断飘来，好似这人根本不知道白云山的可怕之处。

三人气都没有喘一口，盏茶时间，跑了三十余里，只说进入山区，可缓下口气，谁知后面敌人，竟是契而不舍，似欲得之始甘心。

三毒越跑越是心惊，像三只受惊的兔子，在白云山腰，东奔西窜。

不知跑了多少时候，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，气喘吁吁，粗蓝布短衫，业已浸湿，裤管更是被榛莽钩藤扯得稀烂，两手亦被荆棘割破皮肤，隐泛血珠，苗疆三毒一生，何曾有过如此狼狈，真是时衰鬼弄人。

可是啊！那嘿嘿之声，却是没有间断，不时传来。

三毒寒冰毒叟秦镇山，如非素性佩服老大老二，早就不能忍耐，现在啊！他知道老大的应变已穷，老二不再有沉稳的表现，暴吼一声，陡然制住身形，浓眉一竖，喘吁吁地说道：“妈巴子的，别吓唬人，如果有种，寒冰毒叟秦镇山在此，陪你大战三百回合。”

百尸毒叟姜长贵，二毒玄阴毒叟谢雨苍，一听老三叫起阵来，深恐有失，立即掠回站定一处。

“嘿嘿！别打肿脸充胖子，就是一根小指，你也经不起，还谈什么大战三百回合？”

三毒弟兄就在对方谈话之际，陡然回过身躯，果然，五尺之外，站定一个庞大的胖老头。

这人长像一入目，三毒同时发出一声惊噫，如遇蛇蝎，脸色遽变。

原来那人，正是晨间惠水城小食店中，三毒寒冰毒叟举爪欲抓的胖子食客。

他这紧追而来，不问可知，定是要与三人为仇。

“不过，这人既具有上乘武功，为什么自己一爪抓去，他却没有任何闪避和还手的迹象，我就不信他的头颅，是铜浇铁铸。”寒冰毒叟秦镇山以上念头，

方自掠过，不由向对方笆斗般硕大无朋的头颅瞥了一眼。

那人似乎懂得三毒心意，又是一声嘿嘿，将头划了半个圆圈，说道：“小子，就凭你那手三脚猫，也想毁损老夫一根头发，岂非作梦？

告诉你，晨间要不是什么仙霞一剑那姓姚的小子，救你一命。

嘿嘿！此时恐怕连骨头都没有了！”

此语一出，苗疆三毒不由心中暗笑，觉得胖老头讲的乃是反话，勿非是在撑门面，大言不惭。

事实上呢？正如胖老头所讲，如果当时不是仙霞一剑姚奇运剑将三毒逼退，只消秦镇山手指一触上他的头发，便将有如触电，内身痉挛而死，瞬息之间化为浓血，至于那是什么原因，后文自有交待。

三毒恐惧之心，此时已消失不少，想起自己弟兄，名列宇内十邪，黑白两道，莫不相顾侧目，曾几何时，竟被吓得草木皆兵，任何人都不敢招惹，过着亡命的生涯。

如今，竟被这么一个胖老头赶得如丧家之犬，岂不可笑！

如说这家伙，真有本领，就是武林顶尖高手，弟兄三人联手合攻，亦复何惧？这家伙大概凭着一点奇奥的步法和轻功，否则，何不向自己弟兄伸手，他大约是打着如意算盘，故弄玄虚，让咱们三个跑得精疲力竭，再趁机下手收拾。

他要是真正轻功高绝，为何不飞身前面拦阻，老是落后！

百尸毒叟姜长贵设想至此，认为非常正确，不由又恢复了昔日的飞扬蛮横，桀桀笑道：“阁下何人？咱们弟兄与你井河不犯，为何穷追不舍？要知道南疆三毒弟兄，岂是好惹的！”

谁知胖老头并未大怒，反而呵呵笑道：“这样，倒还像一个江湖人物，我老人家瞧着你们那种缩头乌龟和像受惊的麋鹿，心中不禁有气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笆斗大的头颅，一摇晃，继续又道：“至于说到我老人家的姓名，连你死去的师祖百毒童子李綯，还得叫我老祖宗，你说！你配么？”

“再说，咱们晨间那笔账，你杀别人，我不是官差，自然管不着，可是——”。

他用手一指寒冰毒叟秦镇山，说道：“这小子，却想在我头上开个天窗，还能说是河水不犯井水么？”

胖老头摇头晃脑，口沫横飞，百尸毒叟姜长贵，玄阴毒叟谢雨苍原先颇为惊骇，对方怎会知晓自己师承门户，旋又一想，“是了，适才自己既然道出苗疆三毒的招牌，这胖老头自然可以揣想得到。”也就坦然不再深思下去。

寒冰毒叟秦镇山素性残暴，一声嘿嘿，旋步进身，两臂运集寒冰毒功，猛推而出。

他是安心将胖老头击毙，是以运集了八成功力，真果是掌风如寒涛，掠地起猛飚。

胖老头闪身疾退，笆斗大的头颅一摇一晃，说道：“这寒冰毒掌中上了，全身血液立即冰冻，可不是玩儿的！”说罢，拔足便跑，轻功果然高绝，晃眼之间，便已远去了二十余丈。

胖老头撒腿一跑，三毒弟兄心中全不是滋味，心说：“原来这糟老头子，是一个纸糊老虎。”不由想起刚才一幕，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，三人虎吼一声，一个个全如脱弦之箭，咬尾疾追。

不管三人怎样用尽平生之力，将轻功施展到极顶，总保持那么一段距离。

翻过几重岭脊，又越过数座岩峦，可是啊！仍是可望而不可及，最气不过的，那笆斗大的头颅，依然在迎风摇晃！

三毒心中，全都暗暗有气，心说：“我就不信追你不着。”各人把不常使用的八步赶蟾轻功，也施展开来。

后面追的人，宛如电击风驰，前面跑的，依旧那么摇摇晃晃。

不久，胖老头进入一座山谷，三毒看着他回过头来，龇牙一笑，不由勃然大怒，心说：“哼！看你还向哪里跑？”

转瞬之间，三毒相继跃入谷中，胖老头陡然无踪无影。寒冰毒叟秦镇山气得破口大骂。

百尸毒叟姜长贵微一打量，三面山峰环峙，峭壁千寻，是一座死谷。

他正想不出胖老头何以人影不见，玄阴毒叟谢雨苍扫帚眉微微一皱，说道：“老大，这家伙把咱们诱进谷来，莫非有什么诡计！”

寒冰毒叟秦镇山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老二，别再疑神疑鬼，搜！”

“搜”字才落，人已向谷底纵去，大毒百尸毒叟，和二毒玄阴毒叟，觉得老三未免冒失，心中虽是这样在想，人却分向两壁飞落，成扇状搜索。

三人踏遍谷中，却没有发现胖老头影子，方聚集一处岩石，陡闻呵呵之声，从空际飘落，声回谷应，到处显得都是胖老头的笑声，三毒浓眉一轩，说道：“这家伙在故弄玄虚，咱们别再上当！”

百尸毒叟一捻短须，咳嗽一声，干涩地说道：“阁下适才取笑咱们弟兄，难道你这般藏头缩尾，就不怕被人耻笑么？”

“放屁，谁藏头缩尾来着，我老人家不就跟你们三个浑蛋小子在一起么？”

那声音又是响自身后，三人身形陡转，看着那笆斗大的头颅顶上欺霜白发，在中天日光之下闪闪生辉。

苗疆三毒，被胖老头子半日戏弄，肚子几乎气破，真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各自虎吼一声，六只掌影，卷起漫天狂飚，夹着锐啸之声，和尸腐的臭味，向对方当胸撞去。

谁知如山劲力，胖老头只消一挥一划，便自消失无踪！呵呵笑道：“加点劲，小子，这样岂能奈何老夫？”

三人心中又生凛骇，百尸毒叟一使眼色，三人同时在胸前划了半个圆弧，嘿的一声，六只掌影同时推出，三种不同的寒飚毒气，聚于一线，宛如惊涛骇浪，夹着风雷之声，再度奔到。

胖老头细眼一眨，暴喊一声“哎唷……”

唷字未落，“砰”的一声大震，那庞大的身影，直被卷入半空。

三毒同时暴发出一阵嘿嘿大笑，尽泄胸中积恨！

三人只道那胖老头必然无命。因为这三种毒功，武林任何高手，都为之侧目，单是凭三人内功掌劲，加起来，何止四五千斤，震也得把内腑震成粉碎。

想不到一个身怀绝技的武林异人，就这样不明不白丧生在自己弟兄手里，未免可惜！转念一时，谁叫他不知死活，惹恼我们！……

苗疆三毒心中虽是这么在想，眼睛可没有停，但见那胖老头身躯在空中滚转，白发飘扬，头下脚上，向地上跌落，那形态宛如一只大萝卜。

三毒果真是毒比豹泉，生恐老头气还未断，心意相通，六只掌影，旋入遥空拍出。

那知怪事再现，三人认为必死无疑的胖老头，却大叫一声：“我命休矣！”双臂在空中一划，劲力全失。

三毒弟兄骇得亡魂皆裂，百尸毒叟姜长贵低喝一声：

“风紧，扯手！”

三条蓝影，激射如箭，向谷中奔去，只听胖老头发出一声厉啸，状如鬼嚎。

顿时谷中漫天黑影纷飞，啾啾唧唧，咕咕哇哇，异声四起！

近谷口十四五丈远一带，密密麻麻，爬满一地，全是毒蛇、毒蝎、毒蜥、毒蛛、飞蜈，黑蜂等千千万万，尽皆世间百年难得一见的罕绝毒物。

苗疆三毒，自是内行得紧，知道这些东西，沾之即死，不禁骇然暴退，心悸胆裂！

“小子们，来我的千瘴谷，既称苗疆三毒，岂有惧怕区区虫豸之理？”

他说到这里，一拂胸前银髯，笆斗大的头颅，微微一晃，说道：“时已正午，小子们昨晚奔驰一夜，今早又未吃好，难道肚子不饿？”

兹摆下‘万毒宴’，以享嘉宾！说起来，还不是家常便饭！”

三毒未待话声完毕，已然转身与胖老头面对而立，知遇盖代奇人，自己弟兄逃走已是无望，不禁满脸流露出惶恐、颓丧之色。

苗疆三毒，虽以毒功称雄于世，但，所知有限，原因他们入门拜师未久，其师毒娘子突被仇家杀害，是以未获深透，怎敢吞食毒物？

百尸毒叟姜长贵，躬身一礼，说道：“前辈乃属武林遁世高人，晚辈等有眼无珠，千祈宽赦不知及冒犯之罪！”

胖老头不予答理呵呵之声再起，说道：“常言道：‘主不食，客不饮’，”

“饮”字才出口，不由“哎呀”一声，从身上摸出一只羊脂白玉的酒瓶，及一只夜光杯，说道：“小子们，这酒是藏红花，断肠草等万毒浸制而成，食了可以长生不老，百毒不侵，心广体胖，来！来！来！干此一杯！”

他一面摇头晃脑，一面将酒从玉瓶中斟出，色作碧绿，腥味扑鼻！

胖老头要是不说那酒的浸制原料，苗疆三毒自是求之不得，如今既已知晓，焉敢去尝试那绝毒之酒，空自馋涎欲滴！

胖老头将酒朝三人面前一递，苗疆三毒全都吓得连连后退不迭，说道：“晚辈无福消受，还是留作老前辈自行享用吧！”

胖老头瞧着三人窘态，笑声复起，说道：“三位小友，既不善饮酒，那就用菜吧！”

这时四人称呼已改，敌意渐消。

胖老头话声才落，双手向前一抓，一条金线毒蛇，和一只人面蜘蛛，业已入手。

胖老人咬食那拳头般凶恶无比的毒蛛，如吃馒头，看得三毒弟兄全身寒栗，惊悚不安。

吃完蜘蛛，再撕金线毒蛇，一块一块向嘴里抛去，吃得津津有味，血沫横飞。

看得百尸毒叟姜长贵，玄阴毒叟谢雨苍两人，眉头直皱，几欲发呕。

寒冰毒叟秦镇山这个浑人，本已饥肠辘辘，一见胖老头有吃有喝，心想：“看他吃得恁香，即使死了，总比忍饥受饿好些！”于是立即跨步上前，抓起一条尺长毒蜥，闭着眼睛一口咬下，觉得鲜嫩无比，不禁哈哈笑道：“妙啊！老大，老二，快些来吃，这东西真好！”

什么事情，只怕无人开端！老三这一大叫大嚷，百尸毒叟和玄阴毒叟，也就跟着如法炮制，吃将起来。

胖老人笆斗大的头颅，又是一晃，说道：“如非这样，焉能称为绝毒门下弟子！尚属可敬！”

苗疆三毒，一听老人奖励有加，心中不胜之喜！

就在这时，陡地谷中，腥风四射，异香袭人，千瘴谷升起浓雾，结成云霞。

在日色下，熠熠然作金光，忽而从半空坠下来，小如弹丸，渐渐飘散，大如车轮，突然道裂，非虹非霞，五色缤纷，漫空遍野，香气逼人。

百尸毒叟姜长贵大呼一声：“黄茅瘴——”

玄阴毒叟谢雨苍脸色遽变，寒冰毒叟秦镇山用蓝布袖一抹嘴角血液，问道：“老大，什么叫做‘黄茅瘴’，把老二吓成那个样子！”

百尸毒叟见老三楞得连什么叫做“黄茅瘴”，都不知道，低喟一声，道：“罢了，想不到千瘴谷竟是你我弟兄埋骨之所。

老三，你总是什么都不放在心上！现在我再告诉你一遍，以后可不准再问！

相传瘴是山林恶浊之气，在滇黔一带，四时俱有，春天叫做‘青草瘴’，夏天叫做‘黄梅瘴’，秋天叫做‘新禾瘴’，另外还有什么‘桃花瘴’，‘菊花瘴’，‘桂花瘴’等名目百尸毒叟还要继续说下去，玄阴毒叟用手一扯老大衣袖说道：“快些看！”

只见胖老头盆口张处，那些熠熠然在空中飘浮的五彩瘴霞，被他宛如长鲸吸川一般，吸入腹内，把三毒弟兄看得目瞪口呆，心说：“这是什么功夫？”三张丑脸上，全都流露出无限羡慕之情。

不消一盏热茶时间，胖老头已将谷中全部瘴气吸收完毕，乍见三毒那等可怜模样，竟自忍俊不禁，笑出声来。

谁知他张嘴一笑，一道金光宛如匹练，射出两丈外的灌木，立时根枯树萎，枝坠叶黄，三毒把这位胖老头佩服得何殊陆地神仙，一个个五体投地，恳请赐予收留，传授绝技，祈示仙讳。

胖老头蓦地脸色一正，说道：“老夫乃绝毒门第三代掌门，昔年人称‘万毒之王’。潜沉于天下的毒物、毒功，百数十年来，已未出现江湖，等到老夫‘万毒归宗’的武功练成，绝毒门下弟子，已然绝迹，不久之前，才发现你们三个孽障，对绝毒的武功毒技，竟是如斯浅薄，为我丢人。今后就住在‘千瘴谷’内，勤加学习。平时不得擅出谷口一步，能做到么？”

苗疆三毒跪在地下，一齐扬声答道：“第十代弟子谨遵祖师金谕。”

第五章 豹隐山庄

距天下群豪，云集贵州云雾山白烟崖头，抢夺“幽灵秘宝藏珍图”之后，弹指流光，便是两年。

这两年，尽管沧海桑田，世事变化已是不少，无可否认，那是百十年来，从未有过的沉寂与平静时期。

草泽之间，固是枭雄巨魁迭起，而侠义道中后起之秀，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头角隐现。

黑白两道，永远如水火冰炭，互不相容。虽仍不免有零星搏斗与流血之事发生，说起来，那不过是整个武林，滔滔江湖，一些琐闻碎事，如同大海中一个小小浪花而已！不值一提。

又是一年过去，势力庞大的阴阳教，竟于不知不觉间，全部瓦解。不知何故？连整个宇内黑道巨擘，例如长白双雄，秦岭四豺，巫山三丑，玄湖七燕，闽南六霸，塞北五凶，崂山狮面道人，青海红发头陀，全都相继销声匿迹。

关于这批凶神恶煞的生死存亡没有一个人彻底知道！至于是否汇聚一处，另有重大图谋谁也不曾深思！

这时，武林二圣，照旧绝迹人间，宇内五奇，则各处名山胜景，啸傲风月，变得无事可做。

至于少林、武当、华山、昆仑、峨嵋、青城、崆峒、点苍、衡山等九大门派，则各约束门下弟子，尽量避免争端。

其他阴山、邛崃、白鹤、天台、兴安、长白等诸派，亦因人材凋落，埋首发奋图强。

江湖上显得较一年前尤为平静，平静得令人有一种沉闷窒息之感！

蓝衣书生何天衡，最初还不时注意黑道中人物动态，自从群魔相继销声匿迹后，他就在家里大享齐人之福，方芳虽是一无所出，可是东方明珠，却两度双胎，给人丁单薄的何氏一门，带来了繁衍先兆！

他这时住在开封城外，自行出资建筑的豹隐山庄，与东方府第，相隔不及一里。

老夫人方蕴华疼爱外孙，将玲、兰、翠、玉四婢，悉数遣来豹隐山庄，侍候小姐。

一家人都在为这四个宝贝忙碌，这四个小东西，长得粉雕玉琢，也的确逗人喜爱。

大的一对唤做允文、允武，小的一对，取名允仁、允义。何天衡摸摸这个，抱抱那个，整日笑口常开，已不是三年前的冷傲狂放！

潜龙堡主李去非与夫人青凤张茜，自从爱女晚香，同小侠龚钰，随二圣赴冷云谷潜习武功，深感寂寞，每年都要来豹隐山庄，作客数月。

邛山烟叟于伍，平生游戏风尘已惯，自然难耐寂寞，只有他，仍不断在江湖上奔走。

这时，正是新燕啄春泥的仲春之月。

夕阳衔山，黄昏将临。豹隐山庄庄主何天衡，偕同潜龙堡主李去非，沿着庄前小溪散步，泉水潺浮，青草如茵，野花吐露芬芳，迎着夕阳娇艳余晖，愈增妍丽。

李去非方从迷人晚景惊醒，蓦地发觉何天衡衣袂飘飘，站在那里，凝神

倾听。不禁问道：“天衡侄，莫非发现有什可疑之事？”

何天衡点头道：“晚辈隐隐听得，一匹健马，从官道折入小道，直向本庄电击奔来，预测来人必有急事！——”

潜龙堡主闻言，立即侧耳而听，果然有着銮铃和疾骤的蹄声，隐约地从五里外传来，心中甚感惊讶！暗思：“天衡弟内功修为，想不到较前精进许多，看来武功一道，禀赋确为先决条件，自己枉自刻苦锻炼多年。却还远逊于这位少年人心中方暗自叹息，銮铃愈来愈近，转瞬之间，来骑便已从眼前狂驰而过。

两人骤睹马上人影，全都发出一声惊噫！

原来这人年约六旬，身着灰色长衫，手上拿着一根三尺来长的家伙，不是鹿筋皮鞭，却是一支通体乌黑旱烟管，那红中带紫的四方脸，和一绺海口短髭，不须看第二遍，便知他是邙山烟叟于伍。

烟叟一生游戏风尘，殊少乘骑，今日见其匆促赶来，如非遇有重大紧急事故，焉能如此？

两人不约而同低喝一声：“快回！”

宛如离弦之弩，点足飞起，烟叟方始抛镫离鞍下马，何天衡与李去非业已降落庄前，恭身迎候。

邙山烟叟将马匹交与庄丁，他本是常来之客，也不客套，立即领先向客厅走去。

客厅之中，这时已是灯火通明，三人甫告落坐，一阵莺语燕声，两位何夫人拉着青凤张茜，亦已款步而来。

侠义之人，不讲求繁文褥节，豹隐庄主何天衡开门见山请问于老前辈，匆匆赶来，究为何故？

邙山烟叟，想是日夜兼程到此，一路之上，未能过得烟瘾之故，此时也暂不答理主人问话，先行点燃一管旱烟，呼噜！呼噜！狂吸数口，然后一连喷出无数白雾烟圈，飘荡在客厅空中。

这时客厅里静静的，只听得烟叟说道：“方今武林，祸变已起，看情形，诸位还未获得外界消息，恐怕至今而后，诸位虽欲安享田园之乐，已不再可得！”

此言何异晴天霹雳，群侠顿感惊愕。

东方明珠虽仍挺着个大腹，却不减当年巾帼之气，说道：“前辈何妨将这消息公布，看是何方恶魔小丑，如此大胆？”

邙山烟叟啜了一口侍婢捧来的香茗，瞧着东方明珠那种激愤样儿，心中不禁好笑，不过，像他这样的前辈，自然不能笑出声来，只微作莞尔之状，说道：“如果要是恶魔小丑，我又何必千里迢迢赶来求援？便是当年宇内十邪，老朽何曾有丝毫惧意？”

言下之意，这批祸首，其厉害，必然远超当年宇内十邪。

青凤张茜柳眉微蹙，似不耐烟叟说话绕圈儿，忙道：“大哥，快些说啊！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潜龙堡主李去非向夫人瞪了一眼，似在责备她不应在于大哥面前失礼。

邙山烟叟自然将这情形，落在眼中，不禁呵呵笑道：“弟妹责备得甚是，我真是老糊涂了，把这十万火急之事，还未能及时扼要说出，岂非误事！”

说罢，向厅中群侠警视一眼，脸上立现严肃之色，咳嗽一声，续道：“自从白烟崖一战，群邪敛迹不少，近三年来，江湖为千百年来未有的平静，谁

知七日前，西南各省，全又发生了惊人的仇杀事件。

而那些被害者，全是当今武林硕彦，或侠义领袖，莫不威镇一方。

这情形决非偶然，据老朽推测，此中必含有巨大阴谋，甚至包括称霸武林，为祸江湖的因素在内……”

方芳一拂云鬓，说道：“于前辈，你老人家可知那些被害者又是谁呢？”

邨山烟叟乘隙吸了口旱烟，喷出一串烟圈，说道：“那些被害者，诸位如不相识，亦必曾经耳闻其名。如二蜀中一龙银麒，滇南三杰云氏兄弟，皖西江石庵主沙净，湘南振威镖局总镖头紫弓金弹熊良弼，鄂北荆山樵子赵仰高，赣南布衣驼农田深耕，均于一夜之间，不但身遭惨死，而且连妻子婢仆，无一活命。”

这些武林前辈英雄，众人焉有不知？立时听得男的怒发冲冠，女的娥眉倒竖，群情激愤！

烟叟乌黑发亮的寒铁烟管，在客厅楼板上，轻轻连击，加重语气地说道：“恶魔们的魅影，业已北移，两天前，已出现在南阳仙霞一剑姚奇的菊逸山庄。

沅江渔夫佟士杰与老朽一番密议，认为这批恶魔，既然如此目中无人，必有所恃而来，正好借机请几个能人，查出幕后元凶，为死者复仇！

老朽这才不揣冒昧，日夜兼程疾赶，来此商请天衡贤侄伉俪义伸援手？”

方芳女侠凤目含威，何天衡剑眉挑煞，立即应允前往，嘱咐庄丁为健驴“黑儿”火驹“龙儿”，准备鞍缰。

青凤女侠秀目一瞥东方明珠怀妊之身，说道：“贤侄焉能如此冲动？想恶魔已豫境，即能在南阳现身，安保不来开封肇事？愚意认为方芳可留下照应东方明珠，南阳之行，何不由外子陪同天衡前往解危？想菊逸山庄，拥有如此众多高手，自保当可无虑！”

幸亏青凤有此建议，否则豹隐山庄，后果何堪设想？

老少群侠，但觉李夫人之言，颇为有理，遂由潜龙堡主李去非代方女侠起程。

何天衡以邨山烟叟前辈原乘坐骑疲惫，请改乘火驹，他则自行跨上健驴，丝鞭在夜空中一挥，“黑儿”一声长嘶，四蹄如云，当先奔去。

潜龙堡主李去非骑着自已黄骠，紧随火驹之后，如奔雷掣电般离开了豹隐山庄。

得得蹄声，渐渐远去，隐没不闻，三位女侠，向着才升起的皎洁明月，凝望一阵，喃喃吟道：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

方芳挽着妹子玉臂，无限关切地说道：“春寒尚重，珠妹有孕之人应加珍摄，咱们还是早些回房安息吧！”

青凤张茜跟在两人倩影之后，进入豹隐山庄，吩咐庄丁立即阖上庄门，并加派巡夜之人，暗布桩卡，以期预防不测！

二人回到闺中，青凤张茜与方芳女侠，深感护庄责任綦重，心想：“不要丈夫才离开山庄，便发生事故，日后岂不被其耻笑自己无能！”

商议结果，由青凤张茜带着玲兰二婢，巡察上半夜，方芳带着翠玉二婢巡视下半夜。

方芳轮值未久，便展开“七绝大挪移”身法，绕着豹隐山庄飞行一匝。

此时，皓月当空，幽篁摇影，豹隐山庄，一片岑寂。

蓦地，鬼声啾啾之声四起，十数条黑影，从庄外围墙之上，如巨乌般扑

下，将庄主夫人围在核心。

方芳听觉何等敏锐，陡闻风声飒然有异，便知有武林高手侵入本庄。

她皓首微抬，十二个蒙面人，赫然入目。

这些蒙面人，身着黑色衣衫，手执长剑，从面罩上露出两只冷电寒芒，却是一言不发，有如翁仲，又像十二具幽灵。

方芳即是武林二圣之徒魑魅魍魉哪放在眼中，潜运“龟裂神功”，静以待敌，一面缓缓把眼神视线收回，望着蟾魄银光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汝等何故侵入豹隐山庄？从速道来！”

十二个蒙面人，形同病哑，只互望了一眼，便各展手中长剑，唰！唰！唰！一阵金刃劈风之声，夹着千条劲气，万缕宁光，从四面八方，向着中央的方芳狂攻而至！

方芳见对方无词答复，竟然群殴，不禁嚇然震怒，舌绽春雷，娇叱一声：“站住！”

十二个蒙面人心弦陡然一震，面罩下的脸色，全都剧变。心说：“这人的内家功力，生平仅见。”不自觉地收剑退回原来位置。

方芳芙蓉面上，顿现冰霜，说道：“汝等既不能道出侵庄理由，想必与西南各省谋杀案有关，是也不是？”

说来声色俱厉，十二个蒙面人嗒然无言。

女侠眼光何等锐厉，只须与对方眼神微一接触，便知所料不虚，不禁发出了一声脆笑。

这女煞星，当日在白烟崖头大战群魔，便是绝招迭现，脆笑连连，赢得了笑面罗刹之称。

十二个蒙面人，原不认识方芳，因为当年一现侠踪之后，便已不再在江湖上奔足，这一陡闻脆笑之声，不禁想起那传闻之人衣着，年龄，笑貌，心中骇然，不自觉地后退三步。

女罗刹方芳笑甫歇，凤目倏又一瞪，喝道：“汝等想必已猜知本人为谁，只须将主使之人说出来，决不深究，准许留下左耳逃生。”

她虽宽宏，可是这十二个蒙面人，却已进退维谷，攻则当非对手，难逃一死，退则触犯教中规律，亦必受到惨酷无先例的磷火焚身毒刑。

各自引颈发出一声厉啸，意在求援，啸声散失夜空，可远传十数里。

女罗刹方芳，原不愿惊动庄中诸人，谁知啸声来落，庄内警钟已然当！当！当！响了起来。

人影幢幢，灯火齐明，青凤张茜手绰长剑首先奔到，玲、兰、翠、玉四婢簇拥着东方明珠，亦翩然莅临。

方芳黛眉一蹙，面现忧虑之色，说道：“前辈率玲兰两婢，可为晚辈掠阵防守庄园，珠妹速率翠玉二婢保护群小，不管情势如何，切莫外出，分我心神，至要，至要！”

言讫，隐闻二十里外，啸声传来，知时机稍纵即逝，如不将这十二个蒙面人先行解决，恐将陷于孤掌难鸣之势，何况，那后面的魔头，功力必然更高，我岂能因一念仁慈，给本庄带来弥天浩劫——

思念及此，不禁银牙一咬，娇喝一声，“看掌！”

果然，龟裂神功不愧旷世绝学，三年来，借着玉蜃内丹功效，已打通任督二脉，当年冰魄神魔，尚且一掌毙命，试想，这十二个蒙面人，虽是江湖一等高手，又哪能抗拒得住，“砰”然两声大震，两条黑影，各自发出一声

惨嗥，尸体被卷飞三丈高空，然后跌落围墙之外。其余十个蒙面人，目睹同伴惨死，一时激发凶性，各自狼嚎虎吼数声，长剑震腕出手，剑花朵朵，凶险之极！

笑面罗刹，长裙曳地，白衣罗袖轻挥，脆笑起处，蒙面人又有数人丧亡。

余下五人，心胆俱裂，幸而仗着轻功巧妙，屡脱险境，已是魂飞九霄。

方芳从五人身法逐渐认出来历，突然娇喝一声道：“汝等原来是‘玄湖七燕’，念平生尚少恶迹，本夫人网开一面，放尔等逃生，赶快脱离恶魔组织，否则，再犯我手，必死无疑，去吧！”

蒙面五人夹起二具尸首，向笑面罗刹微一躬身，黑衣飘扬，如幽灵般，眨眼消失于暗影中。

五人方自离去，厉啸之声，已达庄外。

笑面罗刹方芳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汝等既敢率众侵我山庄，还不速来受死！与先前同伴，共登鬼录。”

“嘿嘿！丫头倒是大言不惭。”

话音甫落，三条黑影，捷逾飘风，从围墙外面参天翠竹梢头，泻落地面。

发话这人声音，似乎曾经在哪里听过，她此时已无时间思考，凤目威凌陡射，向着来人一瞥。

那为首魔头，虽也黑衣蒙面，一色的银线镶边黑缎披风，胸前赫然绣着凶魂三号字样，其余二人，则分绣着厉魄五号及六号。

她不禁芳心微微一震，青凤张茜与在场所有庄丁，瞧着凶魂厉魄四字，也为之悚然色变，惶惶难安。

三魔已在庄院围墙之外，发现五具尸首，心想，“总不致十二幽灵，全皆落入敌手。”

他这样想，并非无由！

要知道这名列三十六幽灵的黑衣蒙面人，乃是昔年黑道魁首“玄湖七燕”，和“塞北五凶”，各有一身惊人功夫，即使是当今宇内五奇前辈武林高手，未必便能于举手投足之间，便将众人一一了结，除非这人具有深不可测的旷世武学！

这念头，像电光石火般，掠过三魔脑际，六只眈眈凶睛，注视着面前白色罗衣妇人。

夜凉似水，月色如画，这美艳绝伦的少妇，罗衣翩翩，娉婷而立，显得艳若桃李，冷似冰霜。

高长的厉魄五号及矮胖的厉魄六号，总觉得这弱不胜衣的月下美人儿，哪来如此绝学？

不觉纵目四望，但见青凤张茜玄裳黑裙，横剑怒目而立。嘿嘿！又是一个妇人？

“难道这庄上，竟没有一个会武的男人么？如此，十二幽灵，定是折在这两个妇人手上！毫无疑问。”两人正欲出声喝问，陡闻凶魂三号一声怪笑，说道：“嘿嘿！我当是谁敢对幽灵教下十二幽灵，下此毒手，原来是你笑面罗刹杰作，嘿嘿，这就难怪了！”

那语声，显得阴沉而粗鄙！

厉魄五号及厉魄六号陡闻这白衣美艳少妇，竟是掌震冰魄神魔，带卷阴阳教主的笑面罗刹，任他恣睢暴戾，目空一切，也不由变色却步。

笑面罗刹方芳，左手一拂云鬓，脆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幽灵也罢！凶魂厉

魄也罢！总之，谁犯我豹隐山庄，谁就得小心留下他的头颅！”

她说到这里，樱唇一绽，又是一串生生脆笑，宛如珠玉其落！

笑声虽是迷人至极，可是，语意却令三个黑衣蒙面人，不寒而栗！

凶魂三号，不愧带队人物，面罩内的浓眉倏然一皱，不禁发出一声嘿嘿冷笑，说道：“笑面罗刹，虽是杀人面不改色，须知我凶魂三号，也是凶名夙著，究竟是谁割下谁的头颅，现在，还言之尚早！”

笑面罗刹方芳黛眉微轩，梨涡浅现，脆笑道：“你有这种自信么？”

娇吐未落，莲步便已前移。

凶魂三号，三年来，虽在“千瘴谷”，苦练寒冰毒掌，及吞下不少毒物血液，助长功力，已非昔日吴下阿蒙，但他毕竟没有胜过笑面罗刹那种旷世神功的信心，不自觉地一连后退四五步之多。

这笑面罗刹，忒也刁钻，就在这时，倏的一扬玉掌，凶魂三号面幕后面容剧变，立施“化影散形术”，横跃八尺。

谁知对方却是含劲未吐，面上流露着，满是轻蔑不屑笑容，说道：“别怕啊！今晚，只要能将侵入本庄目的，以及在西南各省残杀蜀中一龙，滇南三杰等武林耆宿阴谋吐露，那颗头颅么？本夫人仍准许暂时寄存在你的颈项上。”

笑面罗刹恁般存心戏弄，分明瞧不起人，凶魂三号，本就残暴易怒，如何受得了当众撩拨，不禁发出一声怒吼，双臂陡然一圈，霍地推出一掌，喝道：“贱婢，难道老夫当真怕你不成？”

掌风过处，寒涛如潮。

笑面罗刹方芳蛾眉一蹙，暗运“龟裂神功”护体，她心高气傲，想试试这蒙面人，究有多高功力，一方面也可以测测三年来武功究进步多少？

詎料掌风甫一及体，冷气便侵肤砭骨，激灵灵打了个冷战，心说：“好家伙，这还是自己运足神功护体，如果换了别人，岂不被冻僵才怪？”

不由脆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寒冰毒叟，几时又作起凶魂三号来了！”

寒冰毒叟秦镇山，因适才自己以八成寒冰毒功奋力推出一掌，不但未伤得对方毫发，甚至连人家身躯也未撼动，这份功力，本就令人骇异，如今，又被当众指出庐山真面，如何不惊！

他真后悔，不该蹉跎邙山烟叟之后，自找霉头！正在那里自怨自艾。

厉魄六号，他虽久闻笑面罗刹之名，心中总是不服，何况，自己弟兄称雄长白，平生罕遇敌手，未必不能与她一较身手？

想到这里，雄心陡奋，嘿嘿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贱婢，别他妈的卖弄风流！看掌！”

“掌”字未落，两掌已潜运十成功力，霍地推出。

他这么做，全不按武林规矩，想乘方芳不备，将她击毙，自己凶名岂能不直线飞升！

他想得虽是颇为如意，奈何求荣反辱，适得其反！

当他双掌推出，笑面罗刹只是一声脆笑！伸出羊脂如玉般的柔荑，轻轻一挥，怪啊！自己所发如山掌力，竟会消失于无形，对方一股阴柔暗劲，却似惊涛掠岸般汹涌而来。他这才知道，盛名之下无虚士，心中暗生凛骇！

尚幸他经验丰富，心说：“若让这掌风袭上身来，安有命在？”脚跟猛一用力，顺着掌风，激射而出，虽卸去来势不知多少，然仍被卷飞两丈开外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撞在墙上，虽震得两眼直冒金星，一条狗命，总自得以不死！

厉魄五号一见乃弟孟浪从事，便知要糟！他还没有来得及阻止，身躯已被震飞出去，不禁惊怒交迸！他深恐笑面罗刹跟踪追杀，抽出青铜长剑，抖腕一震，洒出朵朵剑花，拦阻去路。

不过，他这种行动，乃是多余的，方芳岂是乘人于危的人？

青凤张茜，立时面罩寒霜，娇叱一声，说道：“这里岂是尔等拔刀动剑之处？”

玄色身影一晃，嗖的一式，“战龙在野”向着厉魄五号一剑挥出。

厉魄五号剑虹一震，也削出一式“冷云出岫”，但闻锵锵数声，空中爆起一蓬寒星，两人立即跃身而退，检查自己长剑有无伤损！

青凤张茜柳眉一蹙，手腕已被震得发麻，心知对方内力，要比自己略高半筹，厉魄五号得理不让人，嘿嘿冷笑道：“原来贱婢，乃是昆仑门下！——”

言讫，凶睛隐泛杀机，跨步，沉腕，长剑再度出手，刷！刷！刷！一连攻出“白鹤展翅”，“拨草寻蛇”，“游蜂戏蕊”三剑。

青凤张茜，虽是已届花信年华，一见蒙面人竟尔使出如此轻薄招式，也不禁玉面泛红，立展昆仑镇山剑法——云龙八式中三记绝招，“龙子初现”，“龙飞在天”，“龙吟海裂”，堪堪敌住。

本来“云龙八式”，驰誉武林，以博大精深见长，可惜青凤张茜火候仍属不够，以致不能发挥威力，克敌制胜，假如由其夫潜龙堡主李去非使将出来，又当别论！

笑面罗刹自是瞧得清楚，长发披肩，罗衣飘飘，陡然脆笑一声，说道：“这些撮尔么魔，何劳前辈动手？你就替晚辈掠掠阵吧！”

话音未落，玉臂微扬，已是向着凶魂三号及厉魄五号，各自分别拍出一掌。

两个魔头深知对方神功威力无俦，怎肯再蹈厉魄六号覆辙？立即施展轻功闪避一旁。

厉魄六号趁着这段时间，运功疗伤，此时已将翻腾的血气，勉强压抑下去，睁目一看斗场，两个同伴，全被笑面罗刹逼处下风，心中怒火复又高炽，立刻抽出背后一双日月金轮，疯狂般扑上，一声虎吼，一式“沧海落日”双轮猛砸而下，金光乍涌，劲风激射。

笑面罗刹娇笑说道：“这才是啊——早就应该三人齐上！——”

罗袖飘飘，步法如行云流水，哪里像是生死搏斗？

寒冰毒叟秦镇山，虽是生性残暴，但他对三年前白烟崖上一幕，记忆犹新！一见对方施展出此种奇奥步法，便知自己虽获奇遇，讲真功实力，仍是难望相与抗衡，不由心中一声暗叹！

就在这时，怀中忽觉一物蠕动，不禁喜上眉梢，嗖的一声，随手甩出，原来是一条三首金鳞锦带。

这家伙，乃是白云山“千瘴谷”所产，剧毒无比，单是鳞甲划伤，已难医治，如不幸被它咬中，便将立刻毒发，全身痉挛而死。

凶魂三号，取得三首金鳞锦带在手，又复意兴飞扬，狂傲顿现，那金鳞锦带三只怪头，昂首吐信，在夜影中，更觉凶恶无伦。

女人最是怕蛇，这东西一现，笑面罗刹芳心顿泛寒意，勃然大怒，蓦地玉腕一翻，一条丈二白色玉带，已擎在手中。她虽是在盛怒之下，仍自吐出银铃般的笑声，荡漾夜空。凶魂三号，仗着手中罕世毒物，当先扑进，沉腕

一抖，一式“游龙戏凤”电射而出，直向方芳胸前三大要穴点来，这东西较兵刃尤难躲闪，况还有一支长剑，和一对日月金轮，乘虚蹈隙。笑面罗刹仍然脆笑一声，脚踩星躔，避过敌人三般兵器，然后玉腕巧妙地一沉一抖，带演“玉蛟三现”，劲风呼呼，直向三个黑衣蒙面人，“天庭”、“太阳”、两穴，疾点而至。

三人怒吼一声，立即撤招后退。

笑面罗刹一招逼退三人，顿又莲步轻移，转侧回旋，玉带配合步法，随着脆笑之声，连演“落云回风”，“玉带横腰”，“白虹贯日”，“玉树摇风”，“潜蛟离穴”等五式一十五招。把三人逼得团团乱转，近身不得。

兵器中有所谓“一寸长，一寸强”，玉带既长有丈二，黑衣蒙面人三般兵器，都不会超过四尺，请想，这仗怎么打法？尤其凶魂三号，再度出山以来，仗着这条三首金鳞锦带毒蛇，屡次无往不利，造成震撼武林的恐怖事件。

想不到今时遇着了旧日克星，仍是派不上用场，空自急得三个魔头哇哇怪叫，厉吼连连！

这时，站在一旁观战的庄丁，目睹庄主夫人神威凛凛，一招使出，便自喝彩不迭！对敌人狼狈情形，却又报以嘘声，或是爆发出一声轰然大笑！

这一来，竟使得三个魔头，恼羞成怒，恶念陡生，各从豹皮囊中，掏出暗器，向着笑面罗刹不断挥出，一时百数十件暗器，在月光下，泛着蓝色光影，夹着锐啸之声，漫空飞舞。

笑面罗刹见这三个家伙，全不按江湖规矩，不但群殴，而且使用淬毒暗器，心中愈怒，脆笑之声愈频。手中丈二玉带，更加舞得风雨不透，在阵阵繁密叮叮响声之后，所有毒刀、毒箭、毒镖、毒针、毒蝙蝠，全部泻落地面。

凶魂三号见暗器无功，森森钢牙猛然一剐，暴喝道：“速退！”

厉魄双魔早有默契，闻声迅即向后飘飞两丈，横持长剑和日月金轮，遥观变化。

笑面罗刹误认敌人撤退讯号，方拟横身拦阻，陡见凶魂三号，凶睛吐射毒芒，心灵立感警兆。

诨料魔头升起空中，那袭黑色披风，经空气鼓动，形似车轮，在空中一个旋转，披风襟角，立刻洒出无数红色粉末，向四周飞扬！

一阵夜风吹过，刹那之间，异香扑鼻，豹隐山庄数十名庄丁，竟懵然不知大祸来临，青凤张茜急得大喝道：“毒粉，还不快……”

“退”字未落，头脑一阵昏眩，已随着玲兰二婢，以及数十名庄丁，倒毙地上。

笑面罗刹方芳因服过千年玉蜚内丹，又经闭住呼吸，是以无恙，一见众人全遭毒手，不禁睚眦尽裂，双臂一圈，向着那冉冉飘坠的凶魂身形，呼的推出一掌。

凶魂三号趁着叠腰下降之际，偷眼一觑笑面罗刹，仍然衣袂飘飘，屹立无恙，月光照着她如花玉容，饱孕杀机，这一来，他不仅骇，而且慌了！

心知这一掌撞来，身在空中，无可避免，不由暗叫一声“完了！”急忙将毕生真力，运聚内腑，护住心脉。

方芳这一掌乃是怒极出手，威力直可撼山震岳，竟将那庞大的蒙面三号，“砰！”的一声，直卷入五丈高空，再向庄院围墙之外落去。

厉魄五号及六号，骇得魄散九霄，两声厉啸，仓忙遁出，抓起尚未完全

断气的凶魂三号，发岌如漏网之鱼，如飞逃去！

笑面罗刹已顾不得追敌，急忙奔向青凤张茜，用手一探鼻息，早就呼吸停止，已然魂返太虚。

自然玲兰二婢，以及数十名庄丁，也全部惨遭毒手！

笑面罗刹，满面泪痕，不禁发出疯狂的，然而却是极度悲怆的震天狂笑！

这是伏牛山一处极端秘密从无人迹的狭谷。晨里面乱石崩云，棒莽错杂，虽不甚深广，可足供百数十绿林豪雄啸聚。

蔚蓝天幕，刚刚涌现一轮微带缺痕的明月，数十匹高大雄骏，而又不同颜色的塞外骏骑，一部分虽在荒地上，啃啮着青青嫩草，一部分却已披上鞍缰，似将出发。

照说，这地方既有如许粗豪莽夫，应该显得嘈杂，纷乱，可是，谷中却是静荡荡的，花落风吹可闻。

数十条人影，倒泻在荒芜地上，宛如幽灵，各自默默深思。

蓦地，谷外传来一声厉啸，啸声才一入耳，每个人的面孔，开始流露出一种奇异表情。

须臾之间，从谷外纵落两条黑影。

这两人甫一现身，群豪全都从草地上站立起来，状颇恭敬。

那矮小身材老者，咳嗽一声，带着沙哑的腔调说道：“诸位自从效忠本教以来，旬日之间，已建立了辉煌不可磨灭的战绩。替幽灵一教，铲除障碍，树立无边声威，殊堪兴奋！

不特教主深为欣慰，就是老朽，亦觉与有荣焉！

不过……”

他说到此处，两只鹰目射出一道寒芒，向众人扫视一匝之后，续道：“今后任务更加繁重，凡是宇内那些自命侠义道的匹夫，均应一一剪除！——”

就在这时，人丛中响起一个粗嗔的声音，说道：“本教拥有全武林黑道顶天高手，如云如雨，即要征服宇内，称霸江湖，为何不直接向九大门派下手？却如此鸡零狗碎，不嫌有点杀鸡使用牛刀么？”

站在这场中的矮小老叟，并未因这人从中抽言发问，感到愠怒，他只拈了一下疏朗的几根鼠须，缓缓答道：“幽灵第二十四号，所发疑问，众位想必俱有同感！就是老朽当日，何尝不赞成此议！

可是，经过本教最高层探讨结果，认为采取此项谋略，必将蹈前人覆辙！试想千百年来，怀雄图大智之人，不知有多少，但莫不功亏一篑，其原因为何？”

“九大门派实力太强？”

“非也！”

“本身实力，不够雄厚？”

“亦非也！”

“然则，究为何故？”

矮小老叟微微一笑，向着瘦长老人说道：“老二，你也是参与此次决策之人，不妨向诸位择要解释一番？”

瘦长老叟手抚颌下焦须，望着树梢明月，说道：“据本教最高层分析历次武林争霸战，其失败主因，就是因为散处各地的侠义领袖。

这些人，流窜不定，常使策划之人，对对方实力估计不确，往往功亏一篑。

此种错误，千百年来，从未有人发现！

孙子兵法有云：‘多算胜，少算不胜！’这里所谓算，是指敌我实力的计算而言。

试想想这些不属于九大门派之人，态度不明，行踪无定，虽诸葛复生，亦难作定策，焉能不败？

本教有鉴于此，故先作扫除障碍之举，待各地障碍扫清，再采取远交近攻之策。

九大门派，素来门户之见极深，且相互怀有嫌隙，只要运用得当，何消一年时间，便可席卷宇内武林，昔日仇讎，悉皆成为我等俎上之肉，岂不大快！”

言讫，呵呵大笑。

众人被这美丽的远景，显然激起兴奋，脸上流露出一种残酷与欢快的表情。

此时谷中，唧唧喁喁，不复再有先前的静寂。

就在众人微微扰动之际，矮小老叟一击手掌，发出肃静请讯，沉声喝道：“有令。”

“令”字才落，立刻便又鸦雀无声。

众人只见他枯瘦脸上，恢复了死板，缓缓地吩咐道：“凶魂二号！”

与他并立的瘦长老叟，挺身恭立，哈腰应道：“有！”

“带着厉魄三、四、七号，及幽灵十三号至二十四号，于今晚三更，将菊逸山庄仙霞一剑姚奇全家十八口，及沅江渔夫佟士杰，邙山烟叟于伍，连同约来帮手，悉数歼灭，不得留下一个活口。”

瘦长老人应道：“遵命。”

矮小老人接着呼道：“厉魄一、二号，及幽灵一至十二号，立即上马，随同本座北上咸阳——”

众人应了一声，立即戴上面罩，穿上披风，跃身上马。

矮小老人前行数步，鼠眉一蹙，蓦又停身说道：“老二，如果老三带着所属归来，可遣其前往冀北妙峰山会齐，听候新令！”

瘦长老人当即点头应允。

矮小老人望着自己黑色披风胸襟上“凶魂一号”四个银线绣字，满意而骄傲地笑了一笑，便即翻身跨上坐骑，带着众人迤迤而去。

凶魂一号才离去，凶魂二号便低喝一声。

“跟我来。”

但见人影飕飕，朝着谷外，星跳丸掷，转瞬消失无踪。

伏牛山峡谷之内，只剩下十六匹骏马，摇首摆尾，自由地啃食着野草。

这是一个可怕的期待。

南阳城郊菊逸山庄，笼罩着一层看不见的阴霾。虽然雅洁的大厅，灯火璀璨如常，中央一席围坐五人，正在觥筹交错。

沅江渔夫佟士杰，却是豪兴不减，手执玉杯，杯中正起伏着碧绿酒浪，向着邙山烟叟哈哈笑道：“我只以为于兄光会玩吐烟圈的把戏，想不到竟是交游遍天下，而且热肠侠骨，不惜为姚老弟千里往返奔波，请来大援，说什么也得敬十大觥，三杯怎行？”

邙山烟叟，那红中带紫的四方脸，这时已成了赤面关羽，一摸海口短须，

说道：“佟兄，你并非不知小弟，烟有独钟，而酒却无偏嗜！何况，魔鬼们，不久必来，如果醉了，糊里糊涂丢掉老命不算，一旦入得九幽地狱，阎王爷究竟把小弟如何分类？

如果说是酒鬼？则学无专长！

如果说是烟鬼呢？却又是酒气熏天！”

仙霞一剑姚奇，数日来愁眉不展，一听烟叟风趣之言，也不禁放颜微笑。

沅江渔夫见无法令烟叟就范，于是转移目标，向着何天衡说道：“三年前，在白烟崖得睹少侠风采，甚是倾慕，想不到三年后的今天，把酒共盏，同列一席，岂非前缘！恕我痴长几年岁月，称你一声老弟，老弟！咱们今晚又得并肩与魔鬼们一搏，如果不饮上三杯两盏，焉能使豪兴大发，杀个痛快淋漓。”

何天衡剑眉一轩，他本来酒量宽宏，是以毫不推辞，擎杯说道：“长者赐，焉敢辞？晚辈敬领三杯。”

说罢，满斟三巨杯，一仰脖子，咕嘟连声，当真被他一饮而尽。

沅江渔夫佟士杰，雅也善饮，像这种自酿的碧螺春陈年烈酒，也不敢如是豪饮，心头直是佩服这位玉笛金扇蓝衣书生，不禁击篴赞道：“壮矣哉！少侠也！”

身为主人的仙霞姚奇，岂能不殷勤劝酒？

于是，他也找到了对手，向着宾位上的潜龙堡主李去非哈哈笑道：“大侠英名，早已如春雷灌耳，只恨无缘识荆，今日一睹碧梧翠竹之姿，始知传言非谬，尤其义薄云天，侠耀日月，千里驰援，不惜跋涉，在下谨以素酒三樽，略表寸心衷忱。”

真个是语到杯干，豪爽诚敬之至！

潜龙堡主李去非肃容说道：“我辈侠义中人，解纷排难，乃属份内事，姚兄何必挂怀？”

他说到这里，略为一顿，立即端起面前酒杯，说道：“姚兄既是如此客气，小弟焉敢不敬谨奉陪？”

言罢，微一仰首，便将杯中酒，喝得涓滴无存。

此时厅中诸人，觉得对方都是豪爽昂藏儿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慨，是以谈笑宴宴，如遇故知！

蓦地，窗外发出一缕冷嗤之声！

仙霞一剑姚奇，沅江渔夫佟士杰，邛山烟叟于伍，潜龙堡主李去非，全都闻声色变。

时限才交二鼓，想不到敌人来得恁般快速！

众人立即推坐而起，闪晃之间，四人全落在练武场上。

何天衡蓝衣飘飘，跨步之间，便已站立诸人右侧。运目瞥视，但见前面，清一色雁行般，站立着两排黑衣蒙面人，手执兵器，为数竟达十六人之多。

当中簇拥一人，身材瘦长，由于面幕罩覆，看不清脸孔，仅露出一双射出冷芒的鹰眼，似曾相识！

这人装束怪异之极，黑色披风上滚着银边，并在胸前衣襟上赫然绣着“凶魂二号”字样。

左首第一人，与右手两人，分别则绣着厉魄三、四、七号，其余十二人，则绣着幽灵十三号至十四号。

何天衡心想：“从这些蒙面人，胸前数目字推测，必是一个新成立的秘

密邪教，再从那熟悉的眼神……”

还没有容他继续设想，只听菊逸山庄主人，仙霞一剑姚奇沉声问道：“朋友，你们夤夜率众携械驾临敝庄，究为何事？不知能否见教？”

凶魂二号面幕内瘦削脸上，笼罩着一层煞气，心说：“你这两个老鬼，难道竟把三年前惠水城外搜寻咱们弟兄之事，给忘了？”

想到这里，不禁冷芒电射，嘴里发出一缕冷哼，嘿嘿一声冷笑道：“这个么？叫做阎王注定二更死，岂肯留人到五更？本凶魂系奉‘幽灵神君’差遣而来，大约阁下阳寿已终，特来请你到九泉之下行侠仗义——”

仙霞一剑姚奇长眉一扬，他虽是个仁慈敦厚之人，被对方如此出言嘲弄，也不禁有气，方欲出言责问，只听沅江渔夫佟士杰伸手一摸背上渔网，呵呵笑道：“本来阳世阴间，幽冥路渺，大约是十八层地狱失火，被你们这些凶魂厉魄，溜了出来，再来为祸人间，好啊！这些年来，我这张破渔网，还没在发个利市，适才听得阁下一阵咻咻喋喋，状如连江之滨，漏网之鱼，这是你自投罗网，可怪不得老夫！”

言讫，伸手自背上取下渔网。

这番话，不但说得凶魂二号面幕内变颜变色，众人也都听出这位风尘奇人，必是意有所指！决非随意调笑！

尤其仙霞一剑姚奇，他是躬身参与搜捕苗疆三毒之人，如今虽是时隔境迁，岂有记不起来之理？不由“哦”了一声。

他这一“哦”不打紧，可把凶魂二号急坏了！

究其原因，这种丢人之事，如果被两人当众抖露出来，虽然，今日的凶魂二号，不同于昔日的玄阴毒叟谢雨苍，总是有伤体面之事！

立时面幕内的一双扫帚眉，不由倒竖，厉喝道：“将这两个老贼，给我拿下！”

话音才落，从十二幽灵中，飞出两条人影，分向仙霞一剑，和沅江渔夫扑去，声似狼嚎，出爪如风。

仙霞一剑姚奇，没有想到对方，一言不合，便即动手，全不按江湖规矩！于是双掌一错，迎了上去。

那黑衣蒙面人，运爪如飞，指风激射，招式凶险诡毒，为生平仅见。

仙霞一剑姚奇，虽是以剑术驰誉江湖，但他一套师门秘传“落霞掌”，也是奇妙之学，由于他个性内向，不事炫露，而且专心一致，数十年沉浸这套掌法，功夫之深，直可与他的剑术媲美。

是以蒙面人虽将自己仗以为恶的“毒豹十三爪”，使将出来，纵然威猛歹毒无俦，却也未占得便宜。

两人暂时翻翻滚滚，打得难解难分。

那另外扑向沅江渔夫佟士杰的黑衣蒙面者，可就有点狼狈。

沅江渔夫佟士杰，这位风尘奇人，却有点不大好惹，他不仅识得对方的一套“毒豹十三爪”，而且从身形上，还可判出他是花面豹秦獾，虽然对方并没有揭开面幕让他瞧过。

秦岭四豹，纵横秦岭山脉，在川陕两地，犯案累累，杀人劫财，掳奸妇女，积恶如山，弄得当地侠义道，寝寐不安。弟兄四人，便是仗着这套爪法，横行无忌，想不到销声匿迹数年，却于今晚出现。

沅江渔夫，不但生性诙谐，而且博闻强记，早听武林朋友描述过这批坏蛋形貌、武功，是以认得。

他早就有除恶之心，这一窥破对方来历，立即将渔网背在背上，施展出自己从不轻用的“震脉指”法。

此“震脉指”法，乃是一种玄门无上秘技，尤其对于施展指爪之人，威胁尤大。

他这手一施展，蒙面人苦头可就吃大了！还没走到三五个回合，已是险象环生，心下骇然！

凶魂二号看得面幕内两只扫帚眉微微一皱，心想：“看来今晚，恐怕要费一番手脚。”

他心念未已，幽灵十七号，蓦地惨嗥一声，捧着右腕，面色惨白，退立一旁，不消说一条右臂已废。

就在这时，两条黑影如飞而至，厉吼一声，直向沅江渔夫双双扑到。这两个蒙面人，武功招式，与花面豹秦獾，如出一辙，老人家虽是功力深厚，“震脉指”，又是“毒豹十三爪”克星，奈何两人均是黑道中高手，而且手足连心，直是拼命狠扑。

这种不要命的打法，沅江渔夫倒未敢轻视，于是亦施展出“游渔潜踪”身法，配合着“震脉指”，以一敌二。且说与仙霞一剑姚奇撕斗之蒙面魔，最先几招，倒真把对方搞得手忙脚乱。

逐渐，这种优势随着飞逝的时间而减退，终于板成平手。不久，反而落在下风。

这并不是意味着仙霞一剑的武功，突飞猛进，而是他，乍与这种怪异武功相搏，因别扭而导致心慌，幸亏他“落霞掌”，的确也下过功夫，终能转危为安。

当他稳定之余，便凝神静气，把一套“落霞掌”的威力，尽情发挥。

这样一来，黑衣蒙面人，越打越是心惊，冷汗直流，当此紧要关头，忽闻老三花面豹秦獾，一声惨叫，震荡夜空，更是入耳心惊。

他暗暗警告自己，此时必须沉着，青面豹秦狼，面幕后的一张青脸，颜色转深，左支右绌。

仙霞一剑姚奇，闪目一瞥，沅江渔夫佟士杰已将对手击伤，而自己，竟没有将这蒙面魔拾掇下来，不觉长眉一挑，一式“落霞飞鹭”，硬将幽灵十八号，震飞丈二以外。

幽灵十八号黑衣蒙面人，这一掌挨得不轻，一声闷哼，便自倒地不起。

就在这时，唳！唳！唳！一连纵出四五条黑影。

除两个黑衣蒙面人，将幽灵十八号扶往一旁，用药疗伤外，其余三人各持长剑，震腕银虹激射，向着仙霞一剑姚奇，分别刺到。

潜龙堡主李去非，方欲纵身前往助阵，口中衔着旱烟管的邛山烟叟，伸手一拦，说道：“别忙，这是三流脚色，好戏还在后头，咱们正好欣赏一番仙霞剑的奥妙，万一真个有险，那时，再出去解危，还不迟！”

潜龙堡主心想：“这样倒也不错！”侧过头来，向着右面的玉笛金扇何天衡一瞥，但见他望着空中一片悠悠白云，面含微笑，好似不曾把这一场生死搏斗，放诸于怀，这种定静之力，自己就难办到，不由暗自称许。

就这么几句话的工夫，四支长剑，已然幻起了千条瑞彩，万朵银花，不时发出“嚓！嚓！”两剑碰触之声，森森剑气，砭人肌肤，四射的劲风，把一旁观战人的衣袂，都飘拂起来，竟是难得一见的精彩斗剑场面。

李去非为剑术大行家，自然看得出此中奇奥。不禁深深佩服仙霞剑武功

的精纯。

他再一端详那三个黑衣蒙面人诡异的招术，顿吃一惊！

原来这三人剑招，竟非出自中原武林，乃是东海一派，自从百年前，听说该派出了一个怪杰，名唤肉球剑客裘异，身形奇特，顾名思义，便知此人既矮且胖，宛如肉球。在中原道上，纵横恣虐，被武林二圣南海商隐，逐回本岛。

想不到这三个蒙面人，竟与这怪物有关，不禁为将来武林，泛起忧来！
陡地，又是一声惨嚎，起自左前方斗场。

放目一望，但见一条黑条，在溶溶月色之下，飞坠地上，不消说，又是沅江渔夫的杰作。

沅江渔夫佟士杰，一掌将幽灵十六号飞震出去，另一黑衣蒙面人，更非敌手。

这家伙倒颇，不再使用“毒豹十三爪”，呛啷一声，抖出背后长剑！

沅江渔夫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秦岭四豹，恶贯已盈，三豹均已死伤，你花鼻豹，今天想独自偷生恐已万难！”

他口中虽在滔滔不绝，脚下施展的“游鱼潜踪”步法，可没有丝毫放慢，乘着对方一式“叶底藏花”，左足向前微跨，右手两指一箝，硬欺身上去夺剑，左手一指飞快震出，蒙面人脸色剧变，他还没有来得及撤招换式，前胸“玄机穴”上，已被点中，只闻一声闷哼，便自了账。

凶魂二号，目睹手下两死二伤，面幕后，瘦削的长脸，拉得更长，难看之极！

幽灵十九号，及幽灵二十号，方待挪身而出，立被厉魄七号，出手拦止，一步一步，向着沅江渔夫逼去，两眼射出凶狠的光芒。

老人望着厉魄七号高大雄伟身躯，和那露在面幕外的一对铜铃环眼，不禁心弦一震，“难道是这个魔头么？”不禁脑海里，掠过一红发头陀的影子。

好快！这念头方自心中电光般闪过，那厉魄七号高大的身影，已走向面前。

沅江渔夫佟士杰，不自觉地后退一步，他心想：“如果所猜不错，这家伙一身横练功夫，刀剑不伤，万一‘震脉指’制伏不了这个魔头，必将陷自己于危险！”

他江湖经验何等老练！寻思及此，再度将渔网摘下，哈哈笑道：“想不到纵横青海，为恶江湖的红发头陀，竟当起冥狱鬼卒，可喜可贺！”

厉魄七号心中顿吃一惊，暗思：“这老狐狸精眼光果然锐利，听说他七十二式渔网绝招，傲视武林，我倒要试上一试！”不禁嘿嘿一声冷笑，说道：“老渔夫，你不用管洒家是谁，还是从手脚上分强弱，不必妄逞口舌之利！”

“利”字才落，反手一抄，一个大木鱼槌，乌光闪闪，已托在手中。

左足向前跨一步，右手木鱼槌，一招“振聋启聩”，顺势点出，左手木鱼，夹着强烈劲风，呼的一声，又是“顽石点头”，跟踪而下，一招两式，威力无穷。

这两种家伙，不消说俱是生铁铸成，那木鱼怕不有百十来斤，如非具有千斤以上膂力，断难使用。

沅江渔夫佟士杰，见黑衣蒙面，排名厉魄七号的青海红发头陀，竟将之使来得心应手，捷愈奔电，隐夹风雷，直令他惊心怵目！

幸而，他早就全神戒备，怎会让这魔头得手？

“游鱼潜踪步”，滑溜似游鱼，沅江渔夫哈哈一笑，闪晃之间，便已飘开八尺。

嗖的一声，渔网抖腕撒出，周围，丈四五尺面积，俱在网影之内。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几曾见过这种奇绝武器，心说：“木鱼和渔网，斗在一起，倒是旷古奇观。”

这两种，一种是硬兵刃的代表，一件是软兵器的象征，前者利于近身搏斗，后者，适宜于远距离攻击。

两人俱是黑白两道顶尖人物，一身武功，岂会有错？一上手就打得天昏地暗，星月失色！

右面斗场，此时更为紧张。

幽灵二十二，二十三，二十四号，三支长剑，虽是凶险诡谲，却一时奈何不了人家仙霞一剑。

仙霞一剑姚奇，虔心澄虑，将一套“七绝流霞剑法”，使得彩虹漫空，落霞缤纷，剑身上不断发出磁磁之声，紧跟着剑芒暴涨，威力陡然不知增加若干倍，三个蒙面人，显然已落下风，却毋自不肯后退。

他不禁长眉一蹙，暗中发急，因他连战数场，本已疲累，这一将真气灌注剑上，内力消耗尤巨，虽然争得片刻优势，此时已渐感不支，豆粒般汗珠，自额上渗出。

三个蒙面人，知时机不再，一声暴喝，竟将东海剑中一记绝招“魂断蓬瀛”，同时施出，陡然剑光大盛。

潜龙堡主李去非心中大惊，一声清啸，疾射斗场，不可谓不快，然而，依旧迟了那末千分之一瞬！

两声惨叫，幽灵二十四号，握剑右腕，已经齐剑削落，仙霞一剑姚奇，左臂划了尺多长一条口子，鲜血汨汨淌出，湿染衫袖。

李去非身形甫定，两缕嘿嘿阴笑传来，声落人坠，却是厉魄三、四号，两个黑衣蒙面人。

这两人，一个瘦长如竹竿，一个短小有如三尺孩童。

先前不曾注意，只觉稍为惹眼而已！这一单独走出人群，相形之下，各极其妙！

尤其，短小的一个，头大如箕，瘦长的一个，双眼宛如一条细线。

这种人，只消看上一眼，将会使你永生忘！他刚刚想起那两个魔头为谁，邙山烟叟于伍，已是一摇三摆地踱着四方步，来到面前，只听他呵呵笑道：“幸会！幸会！真想不到崂山狮面杂毛，和勾漏山闭眼恶判，也都一齐光临菊逸山庄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向着潜龙堡主李去非说道：“咱们弟兄，今宵得会如许高人，应属三生有幸！老弟，你究竟是严审恶判还是戏逗怒狮？你说！”

李去非见老哥哥，大敌当前，仍然不脱嘻笑态度，这种襟怀，何等开阔……

他念犹未已，陡见排名厉魄三号的闭眼恶判，细眯着眼睛，向着邙山烟叟走去，排名厉魄四号的狮面道人，大头一摆，嘿嘿一声冷笑，嗖的一声，窜将过来，一道经天长虹，从黑色披风里，随手霍然划出一剑。

这黑道煞星，剑术造诣，果然，非泛泛者流，单是这起手一剑，就是摄人心魄，站立一旁裹伤的霞仙一剑姚奇，不禁剑眉一皱。

他这里长眉方皱，潜龙堡主李去非，剑气烛天，一招“龙子衫现”，竟

是潇潇洒洒地将狮面道人恶狠狠的一剑，卸于无形。

真不愧是大剑客，无论气势，风度，都足冠盖群伦，因此，他尽可大放宽心。

于是他转移目标，向着邛山烟叟，与闭眼恶判望去，这两人，打得突梯滑稽，笑料百出。

那瘦长有如旗竿的闭眼恶判，双笔在空中，虽是划出无数蓝色光影，将邛山烟叟身表罩住。

可是，老人家都滑溜得紧，不是闪在对方背后，在屁股上掏一把，嘻嘻一笑！便是如穿帘燕子，从闭眼恶判腋下，一闪而没，又是一声嘻嘻！

他摸摸掏掏，也就罢了！贿嘴里还直嚷嚷的，排骨好脆，屁股好嫩！或者鬼味太浓！

把个闭眼判官，气得凶睛暴睁，青筋倏涨。

他尽管睁大着眼睛，仍然幼细如线，吓不倒人。

幸而，他脸上覆盖着一层面幕，不必担心别人会瞧出他脸上尴尬之色和那暴涨的青筋。

要是能将这可恶的邛山烟叟收拾下去，他想非折断这家伙乱摸乱掏的一双手掌，拔下那条胡言乱嚷的舌头不可！

然而，这可能么？饶是自己费尽心机，眼看将对方迫住，无可闪避之际，却又被其喷出一片烟幕，形影杳然，安然遁去！

这情景，以及另两处斗场的情景，落在仙霞一剑姚奇同玉笛金扇蓝衣书生眼里，自然也落在凶魂二号的眼里，在溶溶月光下，口角噙笑，后者面泛狰狞之容。

他是在想：“这小小山庄，竟隐藏着如许武林高人，自己再不出手，恐怕今晚会弄得灰头土脸，全军覆没！”

想到这里，再向对方阵营望去，只剩下一个蓝衣少年书生，和那负伤的仙霞一剑。

那书生面孔，似曾相识，一时之间，总是想他不起。

凶魂二号，虽是素性沉隐阴险，自从“千瘴谷”深造之后，再次出山，立被幽灵神君网罗，升以教中高位，恶踪到处，所向披靡，像蜀中一龙，荆山樵子，那等武林名宿，尚且难逃自己毒手，何况其他！因此，目空一切，狂傲自大。

嘿嘿一声冷笑，立化一缕黑烟，声才落，人已来到玉笛金扇蓝衣书生面前，说道：“小子，你也别闲着。”

“着”字才落，呼的一掌，卷起一股惨惨阴风，力逾千钧，直向何天衡袭到。

他是想将这少年及负伤的仙霞剑，先行清除，然后加入那三处斗场，逐一消灭，用心不可谓不毒。

他这里一掌劈出，幽灵十三、十四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号，五条人影，立刻分向三处斗场扑去，于是一场混战开始。

且说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眼见掌风及身，足下一滑，便已绕到凶魂二号背后，莹白如玉的手掌，轻轻按下。

虽说是轻轻，其实，像他这种身怀绝技之人使出，如果碰上，难保不骨断筋折，当场殒命。

凶魂二号，掌才劈出，人影已杳，他战场经验何等老到，料想敌人，必

落自己身后，“玄阴毒功”，反臂甩出，在他认为这少年不被震飞才怪。

哪知两股掌力，才一接触，何天衡双肩一晃，飘了开去，原因是他仅将“乾元神功”运起三成之故。

老魔头这反手一掌，虽是五成内力，却被震得后退一步，面幕后扫帚眉倒竖，瘦削脸上陡泛怒意，不禁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小子，有你的，再来一掌试试！”

两臂迎空挥划，运足十成“玄阴毒功”，“嘿”！的一声，暴推而出。

何天衡笑声朗朗，一式“天网罗魔”，逆迎而上。

两股掌力，夹着锐啸之声，在空中甫一接触，爆出一声惊天霹雳，树析枝坠，屋瓦乱飞，夜鸟惊鸣，四散飞窜。

何天衡剑眉微蹙，凶魂二号，瞪！瞪！瞪！连退三步，心中大骇！

要知，玄阴毒叟谢雨苍，在南疆三毒中，掌力之沉雄，已超过老大百尸毒叟姜长贵，故能跻身列宇内十邪，现在不但经过“千瘴谷”刻苦锻炼，而且屡服百年以上之毒物血肉，增长功力不少，在他全力一击之下，人家若无其事，而自己血气微感翻涌，显然不敌。

这人是谁？他在惊骇之下，陡然记起这个煞星，不自觉地暗生警惕，从腰上摸出一根乌黑晶亮的铁线毒鞭，嘿嘿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阁下大约就是玉笛金扇蓝衣书生，今宵既然相逢，正好清算三年前白烟崖上，杀我辽东三友旧帐！”

其实，他与辽东三怪段氏兄弟，并无深交。反正不免一战，遂顺便提出借口，以掩蔽今晚进行的阴谋。

蓝衣书生何天衡自从经过龟仙神婆告诫之后，遂一改狂傲之态。

从身上一掏，左手玉笛，右手金扇，横以待敌。一面朗朗笑道：“如我猜得不错，尊驾想必是南疆四毒中的玄阴毒叟谢雨苍，是吗？”

凶魂二号默默。

何天衡嘴角上，浮起一丝轻蔑的笑意，说道：“据我所知，从前的宇内十邪，尽是些见利忘义之徒，何来友谊？……你可知令弟蜈蚣毒叟伍雄飞消息么？”

排名凶魂二号的玄阴毒叟谢雨苍说道：“难道少侠见过他？”

何天衡忍住笑意，脸色一正说道：“岂止见过，小生还送过他一程！”

“他去了哪里？”

“九泉之下。”

这一下可把玄阴毒叟气得发昏，暴怒如狂，“哇”的一声怪叫，沉腕疾抖，铁线软鞭，化成一道黑影，凌空击下。

腥风缕缕，凶猛之极！

何天衡蓝衣飘扬，笛夹清越鸣声，扇涌千重黄涛，他可不愿游斗，一上来，便是杀招。

凶魂二号，亦非弱者，把一套“万毒之王”所传授给他的一套灵蛇鞭法，舞得风雨不透。

何天衡星目微扫，见场中已成混战局面，连业已负伤的仙霞一剑姚奇，亦带伤应敌，而且敌众我寡，沅江渔夫败象已呈，潜龙堡主虽能勉强支持，邛山烟叟已是岌岌可危！不禁剑眉一挑，折扇刷的一声，收将起来，“乾元指功”飘风般点出。

凶魂二号方想施展毒着，陡感一缕劲风直向“气海穴”袭至，猛的一惊，

知己无可避免，立刻身形一错，穴道虽是避开，但右臂立被指风扫着，顿感一麻，知己无力再战，一式“赖驴打滚”接连翻出丈余远，左臂回肘，点地弹起，发出一声撤退讯号，所有参加搏斗的厉魄幽灵，全都飘身退回凶魂二号身畔。

这魔头两眼喷射出怨毒的光芒，看得众侠心中直泛寒意，只听他冷冷地说道：“今晚之事，咱们留待日后结算。走！”

“走”字甫落，立施“化影散形术”，一声厉啸，人化一缕淡烟，眨眼隐没，其余群魔，亦相继遁去。

这时，虽是暮春三月，繁花似锦。明媚春光，照耀在每人身上，暖烘烘地，到处都洋溢着幸福，与欢快！

可是，开封城外豹隐山庄，一任幽篁摇翠，碧桃吐艳，绿杨影里，鹧啼莺啭，却显得凄凉无限！

岂止凄凉！而且愁云漠漠，惨雾隐隐！再也听不到银铃脆笑，豪放言语，嘹亮歌声。

庄中主客，不是恨聚心头，便是爱横翠黛！

不说别人吧！邙山烟叟于伍，读者总该记得，他胸襟何等开阔？诙谐乐观，天大的事，还不是一声呵呵大笑！

如今，他可笑不出来！

再说，笑面罗刹方芳，临敌尚且笑容不减！脆笑连连，此时么，你猜怎么着？芳心戚戚，玉容惨淡。

庄主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虽仍不减当年潇洒的风度，但他却比别人，更为焦虑不安！

原因是：他自以为有负武林二圣重嘱，不能防患未然，竟让暴风起于频末，江湖受害，无数成名英雄历劫。

一时委决不下，究竟自己应该怎样？

去冷云谷面谒二圣？双身入江湖，探查黑衣蒙面人巢穴？

他考虑到，如果自己，一旦离庄远会，这些魔头，卷土重来，大举侵犯，在人手不足情况下，后果何堪设想！

以此之故，他心中千头万絮，纷乱已极！

潜龙堡主李去非，想不到爱妻青凤张茜，一别竟成永恨！终日郁郁，偷弹英雄之泪！

惟独东方明珠，被一群小家伙们，搅得筋疲力倦，往往暂时忘记忧愁，原来她已临盆，又是一胎双生。

也只有婴儿啼声，才使得豹隐山庄，显有生气。

一宵春雨，偏又花开无数！

是喜鹊的叫声，打开了众人沉默！

“喜鹊叫啦！今天可能会有嘉宾莅临？”

笑面罗刹方芳自言自语地说着。

“该不会是恶客吧？”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接了过去。

笑面罗刹方芳，向丈夫横了个白眼，埋怨道：“你这人，怎么搞的，什么事情都往那些魔头身上去想，是否给吓破了胆？”

“哼！你以为我怕么？”

他心中烦乱之极，情绪恶劣，是以这话冲口而出，那语气，显得甚是冷

涩。

连他自己对这种声音，都感到讶异，别人又焉能听不出来他是在生气！笑面罗刹方芳，可没有想到，一向千依百顺，对自己轻怜蜜爱的丈夫，竟会一改常态，说出这种话来。

她本是一个素性高傲的人，如何受得了这种气？

再一瞥见坐在靠近厅门的潜龙堡主李去非，和正在无聊地吐着烟圈的邛山烟叟于伍，望着自己，甚感不是味道。

不由琼鼻一酸，眼泪婆娑地滚了下来，香肩一起一伏，哭得伤心之极！何天衡急得搓手，抓发。

两夫妻口解，旁边人最好别劝，这一点，潜龙堡主甚有经验，向邛山烟叟一使眼色，说道：“于兄，雨后青山如洗，咱们何妨外面逛逛！”

老人家乌黑发亮的旱烟管一晃，一缕火星，闪得一闪，人已飘出厅外，只听他答道：“贤弟有此雅兴，老哥哥理应奉陪！”

潜龙堡主向着何天衡微微一笑，便也走将出去。

两人沿着青石铺成的道路，缓步前行，路面经过雨水洗刷，甚是光洁，惟有落红飘满径。

邛山烟叟于伍，出得庄门，嘘出一口长长的闷气，一抚颌下如银的海口短髭，朗朗说道：“人生忧恨何能免？老弟，振作起来，须知这场浩劫，还在方兴未艾！岂可消极颓丧？”

潜龙堡主李去非用忧悒的眼光，向老哥哥微一瞥视，见他那种坚毅带着鼓励的面色，不由暗生感激之念！遂也说道：“现在小弟已想开，我夫妇二人，如果还留在潜龙堡中，也许早就全家遇害，唉！死了倒是一种解脱！”

邛山烟叟喷出一口白雾，在林荫道上飘荡，听着贤弟满怀凄凉之言，心中也不好受，说道：“三年前，武林二圣在府上所作警语，你还记得吧！”

潜龙堡主惘然地说道：“记得啊！她不是说：阿尔泰山老菩萨，算出中原武林要遭一次浩劫，真是不幸而言中！”

邛山烟叟干咳一声，一大蓬烟雾喷射而出，说道：“这是天意啊！看来，你我都说不是是应劫之人，大丈夫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！”

不过，咱们弟兄，应该坚强起来，与恶魔们奋斗到底，为后辈示范！”

他微微一顿，接着说道：“三年时光已届，令爱和龚钰这孩子，也该艺成下山了啊！”

李去非一听提到爱女晚香姑娘，那娇憨而又刁钻的情影，立刻涌上心头，不禁想到：“这两个孩子也许此时已然上道，虽是习得绝技在身，但毫无江湖经验！”

寻思及此，却又忧从中来。

他们谈谈走走，不知不觉业已岔入官道。

邛山烟叟，抬头一望，见日已当空，说道：“贤弟，咱们这一日来，都陷在愁苦悲哀中，难得有此雅兴，何妨去开封城‘醉仙楼’，痛饮一番！”

潜龙堡主瘦削脸上，已透出一缕鼓舞光采，虽然长眉梢头，恨犹未消！盏茶时间，两人已在“醉仙楼”，浅饮低酌起来。

邛山烟叟，虽在饮酒，可是那乌黑发亮的旱烟管，仍是烟雾飘袅！

潜龙堡主三杯下肚，拈了一筷时鲜，方待入口之际，陡地风声飒然，一点红影，迎面袭至。

他应变何等神速！身躯微侧，那红影从耳梢掠过。嚓地声响，深入楼柱

三寸。

就在这时，邛山烟叟灰色衫袖暴抖，人如掠空云燕，穿窗而出，招化“大鹏展翅”，双足一踹，升高五尺，斜落酒楼房顶。以他身手，照理说，应将来人追及，谁知竟是踪迹渺渺，日丽中天。

他“咦”了一声，身化乳燕回巢，复又穿窗而入，这时，潜龙堡主李去非已将暗器从楼柱上取出，用手绢托在掌心，怔怔出神。

邛山烟叟运目一看，原来是种金属制成的红色桃花，精致小巧，不禁面色大变，说道：“这是桃面妖狐，独门歹毒暗器，不知贤弟何事与她结怨？”

李去非黯然一叹！说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，大哥，看来小弟今晚难逃一死！如我死后，务祈善视畹儿，小弟在九泉之下，定当铭心镂骨。”

邛山烟叟，想不到这些厉害魔头，均在纷纷蠢动，不知要将这平静已久的江湖，搅成什么状态。饶他遇事乐观，眉头也为之大皱！说道：“贤弟，你不必忧虑，桃面妖狐，虽是厉害，谅她不敢来豹隐山庄捣乱！”

李去非将那朵“断魂桃花”暗器，用纸包妥，放在暗器囊内，然后作了个凄凉的笑容。

经这么一来，两人已是食不甘味，酒兴索然，结账之后，走下醉仙楼。

在返庄程中，邛山烟叟不断探询有关与妖狐结仇始末，潜龙堡主总是唉声叹气，一字不提。

当两人默默地回到豹隐山庄，趑入客厅，蓦地发觉一个耄年老尼和一个貌相清癯的古稀老者。

这老尼，身穿青布缁衣，脚踏白袜云鞋，项下挂着一串佛珠，慈眉善目，宝相庄严。一望而知，她是宇内五奇，排名第二的雪山神尼，也就是庄主夫人东方明珠的师父。

另一位老人，宽袍大袖，腰系古铜色葫芦，面色红润，醉态可掬，竟是宇内五奇排名第四的天府酒仙。

这两位盖代奇人，已是多年不履江湖，想不到今天，竟尔连袂降临，这就难怪喜鹊要报讯了。

这两人，坐在太师椅上，蓝衣书生何天衡，与笑面罗刹陪坐两侧。

邛山烟叟收起了玩世不恭态度，立即与潜龙堡主李去非上前参见，并执晚辈礼。

当然，这时谈话中心，是那些黑衣蒙面魔头。

从衣着与胸前所绣凶魂、厉魄、幽灵等名称，加以推断，很可能是一种邪教。

是什么邪教？无人能知。大家认为与阴阳教可能有渊源。

该教自从阴阳秀士徐中坚，为夺“幽灵秘笈藏珍图”已被笑面罗刹方芳，用玉带卷飞悬崖后，于年前解体，怎么可能？

还是神尼见解卓著，认为必是该教余孽，勾结黑道巨魁，秘密组织教派，想与武林各大门派，一争雄长，做几件震动江湖之事。

自然，这种推测，较合逻辑。厅中诸人，莫不默认此言，极为可能！

再从这些惨杀案发生区域，加以分析，其巢穴，应在湘黔一带。

天府酒仙刘慕伶，捧着古铜色葫芦啜了一口酒，咂咂舌头，说道：“老尼姑，咱们何不往西南各地查采，看看是些什么山精水怪，在暗中作祟？”

雪山神尼慈眉微扬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既然施主有此救世之心，贫尼焉能置身事外？”

就在这么一阵谈话工夫，已是日落黄昏。

晚筵之后，潜龙堡主李去非，独自入房安息。

烟叟仍留在客厅上，与何天衡奕棋，因为雪山神尼与天府酒仙，此时已皆分别安置就寝。

本来两人，在围棋上功力，是相等的，平时总是互有胜败。

然而，今宵邙山烟叟老是心神不属，三战皆北，溃不成军。

笑面罗刹方芳，坐在一旁观战，她心思何等细密，岂有察觉不出这位前辈怀有心事之理？

她娇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前辈既有心事，还是休息吧！”

蓝衣书生何天衡，立刻收拾起纸上称雄之心，说道：“不知前辈心中，有何事故？能否让晚辈略效微劳？”

邙山烟叟一抚额下短髭，略一沉吟，便将日间“醉仙楼”，遭遇桃面妖狐独门暗器——断魂桃花——袭击之事，说了出来。

笑面罗刹方芳，“哎呀”一声，说道：“何哥哥，还不快去看，也许李大侠，此时业已不在房中！”

何天衡立即吃了一惊，蓝影闪处，掠向后面一列客室。

门是闭的，改向后窗飘进，果然潜龙堡主李去非，已走多时，而且携去了兵刃！

他匆促地将门拉开，邙山烟叟与笑面罗刹，已来到门外，何天衡无限佩服地道：“夫人果真料事如神！”

方芳金莲，倏的在地上一跺，说道：“谁要你灌米汤！还不赶去接应，迟则危矣。”

邙山烟叟说道：“咱们以开封城外周围三十里地为目的，我奔东面，其余三方，就由你们两小口负责。”

言讫，身形疾晃，人已疾射而去。

蓝衣书生和笑面罗刹，自然不会迟慢，一打手势，脚尖轻点，宛如蓝燕腾空鸥掠波，分头落去。

且说潜龙堡主李去非，是日在“醉仙楼”上，突遭“断魂桃花”袭击，任他铁胆石心，也不由暗生惊骇。

当他趁着邙山烟叟，飞身追敌之际，运用昆仑“太清神功”，将暗器吸入掌中！

谁知暗器一入目，顿使他如遇蛇蝎，脸色剧变！

当然，这“断魂桃花”，十八年前在江湖上，人人侧目，歹毒无伦，从无一人能自这枚暗器之下，逃得过性命，令人见花魂断，但这还不是使他畏惧的主因！

真正使他不安的，却是那暗器主儿，今天既然找上了他，看来无法善罢甘休！

何况，那精致小巧的“断魂桃花”下面，系有半分见方粉红薄绸，如此写着：“二更城南桃林相候。”

不幸事件滚滚来，想不到爱妻新丧，桃面妖狐樊素素，又复找上门来，把一个号称三大剑客之一的李去非，弄得心中愁虑难安。

他倒不是畏惧桃面妖狐武功诡异，暗器歹毒，而是他与她，曾经有过一段不平凡的关系，不愿将这埋葬了十几年的往事，让他人知悉。

这事除他的师父昆仑惠海上人，明白其中经过外，可说是别无人晓。

他一直将自己少年时荒唐之事，藏匿在九重心幕最后一层。

原来潜龙堡主李去非，过去名叫李璜，为昆仑惠海上人俗家心爱弟子。

年甫二十，无论轻功、剑术，莫不冠越侪辈，誉为武林后起之秀。

不经盘根错节，不足以为大器，惠海上人，一心要将这位爱徒，造成一朵奇葩，遂令他下山行道，两年后，再返回昆仑深造。

谁知李璜下山不久，便遇着桃面妖狐樊素素。

那时李璜，不但秀逸俊挺，而且风度潇洒，妖狐自然放不过他。

妖狐深知这类正派少年侠士，不比绿林豪雄，容易上钩，明眸一转，便计上心来。

洗去铅华，卸尽华服，只将脸庞儿浅浅淡妆，穿上一身缟素衣裳。

伪装受伤，倒地不起，她是早就算好了李璜必经路线，这苦肉计，当真把李璜瞒了过去。

试想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，哪知人心鬼诈！

不消多少时间，桃面妖狐，用了一种柔情手段，便将这只天鹅，跌进了鼎鼐，尽情享受。

或许是孽缘？这女人，竟是食髓知味，将这位少年侠士，爱得如痴似狂。

竟将几个昔日裙下之臣，弃之如遗。

如果，她真的能够弃恶从善，不再为恶荒淫，未必不是一件美事。俗语说得好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这桃面妖狐，便又渐渐露出狐狸尾巴。

李璜岂真完全被瞒在鼓里，没有多久，便被他发觉这女人庐山真面。

他心中自是难过已极，像他这样心性醇厚之人，岂忍反脸成仇，只得苦口相劝，他心中有说不出的痛苦与悔恨。

无奈桃面妖狐，充耳不闻，我行我素。

这女人狡诈阴险，竟利用李璜天性醇厚弱点，诱使他犯罪作恶，幸他灵明不昧，尚未铸有大错。

另一面，昆仑惠海上人，自从爱徒下山之后，竟是石沉大海，音讯俱无。

两年业已过去，而李璜却仍未返昆仑，上人于是下山亲自寻找，天下如此广阔，找一个人，何异大海寻针。

终于，上人获得一个消息，传说桃面妖狐面首之中，有一个叫李璜的少年。

上人想不到自己心爱的徒儿，会经不起考验，真是既痛且怒。

老和尚就在一怒之下，想将李璜废去，以正门规，不过，他深知爱徒生性醇厚，料是中了桃面妖狐诡计。

暗中窥探结果，果如所料，并查知尚未具有恶行，且能保持善念。

上人叹息一声，终于将他悄悄带返了昆仑，易名李去非。

李去非的往事，上人始终保持秘密，大致有五年之久，不准他离开昆仑一步。

其后，桃面妖狐，虽曾娄度找上昆仑，伤了不少昆仑弟子，终被上人赶走。

未几，桃面妖狐从江湖上陡地失踪，李去非方始下山行道，由于他五年面壁苦修，很快便震惊江湖，跻身武林三大剑客之一。

在一次偶然机缘下，认识了青凤张茜，两人情投意合，结成秦晋，夫妻伉俪情深，遂在云雾山下，出资购置田宅，建立潜龙堡，享受着无边幸福岁月。

想不到祸生眉睫，爱妻青凤张茜，于自己赴菊逸山庄应援之夜，中黑衣蒙面之剧毒惨死。

而今，桃面妖狐又向自己纠缠，他已是江湖享有盛名之士，岂肯毁于一旦！

虽是在好友邛山烟叟面前，亦不愿提此有伤体面的往事，故将夜间应约之举，只字不宣。

他借口头脑昏胀，回到室内，将长剑系在腰间，闩上房门，吹熄灯火，青衫一闪，像一只夜鸟，从后窗飞出，几个起落，便消失在黑暗中。

此时邛山烟叟于伍，和蓝衣书生何天衡，正在厅中，一黑一白，两军对垒。

等到三人发觉有异，已是三更过去，皓月当空。

笑面罗刹方芳，一直从城西搜寻到城南，发觉城南五里处有一遍桃林，僻静平坦，倒是一个最佳约会之地。

女人心思细密，是其天赋，于是绕着桃林，踩查一周，仍然看不出有何异状。

于是飞身林梢，纵目俯眺，发觉这片桃林中央，有一方十数丈宽的旷地。旷地之上，似有一支长剑耀目熠熠生辉。

这支长剑，她甚是熟习，不禁“哎呀”一声，掠下地来。

拾起地下长剑，微一审视，便知是潜龙堡主李老前辈腰悬之物，大吃一惊。

再借着月光，详细勘察地面，足迹纵横，显然经过一场激烈搏斗，似乎地下还溅有血迹。

从草丛中，她还发现一方红罗，想是自桃面妖狐衫裙上割裂的。

看来，李老前辈，不是被掳，便是遭遇不幸！

一声清啸，人如素凤腾空，踏着桃枝，飞出密林，朝着豹隐山庄，急掠而回，料想烟叟同衡哥哥必已归去。

谁知她还没有进得庄门，便隐约听得庄内兵器相触之声，与不断的嘿嘿阴森冷笑。

想不到魔头们会卷土重来，芳心怒不可遏，两三个起落，便自翠竹梢头飘然坠下。

这时，场中交手的，正是邛山烟叟与一位蒙面矮小魔头，打得紧张之极。

虽是紧张，老人家依旧呵呵笑声不绝，当着雪山圣尼和天府酒仙，他可不便摸人家屁股，于是改弦易张，总是伸手去揭人家面幕。

蒙面人自非弱者，烟叟又岂能达到目的？

蓝衣书生何天衡，一见爱妻匆匆归来，手执长剑，心中顿感不祥，急忙掠至身畔，问道：“李前辈怎样了？”

方芳黯然一叹，于是将桃林中勘察情形，扼要说个大概，何天衡跌足悲叹一声，想不到这事会糟糕到如此地步！

如今，强敌面临，已不容许他再多深思。

就在这时，场中陡地惨嚎一声，倒下一人。

第六章 肉球之战

当笑面罗刹方芳，从幽篁梢头，掠下广场。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见她拾回李前辈青铜长剑，不禁陡然心惊问道：“情形如何？”

笑面罗刹方芳，知他心急万分，遂将城南桃林所见情形，扼要叙述，话犹未尽，蓦闻场中惨嗥一声，抬眼拢目望去，倒下之人，却是蒙面幽灵七号，方始放下心来。

原来幽灵七号，见对方仗着身形滑溜，不但嘴里乱叫乱嚷，而且不时伸手，抓自己面幕，故意寻开心，恨得他钢牙猛锉！

他人虽矮小，剑术上造诣，却颇扎实，像他这种黑道大豪，怎能忍受？双睛凶芒一闪，长剑抖腕震出，一式“毒蛇噬噬”，长剑似灵蛇，绕空三匝，从烟叟前胸部位“关元”“丹田”“气海”三大要穴，猛然窜到，并且还高声喝道：“拿命来。”

邛山烟叟没有想到这诡异的一招，竟是来势汹汹，剑还未到，剑芒夹着劲风，已奔临面前。

照他习性本来要说一句“未见得”，这时，剑已沾衣，即使滑溜似游鱼，也来不及晃肩错步。

幸他经验老到，应变奇速，陡然收腹吸胸，虽是将将躲过，可是一件灰布长衫前襟，“嗖”的一声，已被划开了两寸多长一条口子，不禁四方脸上陡然一红。

寿眉双挑煞，寒铁烟管，唬的一声，翻腕闪电抡出，这一招，有名堂，唤做“雾绕烟腾”，正是老人家寒铁烟管在手杀招之一，“铛”的声响，蒙面人长剑荡开半尺。

他长剑这一荡开，门户大敞，邛山烟叟焉肯放过如此良机，呵呵一笑，旱烟管化作“斗转星移”，夹着一股无俦劲风，向幽灵七号“玄机穴”奔到。

蒙面人骤遇杀招，心魂皆颤，自知难逃对方一击之厄，立即塌腰沉肩，企图避过这生死要穴。

他人本矮小，这一蹲身，“玄机穴”倒是避开了，却把一只脑袋交给了对方。

但闻哧然声响，烟管刚好点在对方“天庭穴”上，一声惨嗥，便已一缕幽魂，向酆都阎王报到。

就在这时，敌阵之中，连翩飞出七条人影，每人胸襟绣着厉魄由一到七编号。

笑面罗刹方芳，双眸一瞥，已看清敌阵，除凶魂三、厉魄七、幽灵二十二号外还有两个怪物。

一个身形如冬瓜，胖似圆球，胸前长髯飘洒。

另一个怪物，白发萧萧，面似玫瑰，背上驼峰高耸，手执一根鸠头拐杖，炯炯双目，向着自己射来。

她还没有想出这两个怪物是谁，厉魄一号喋喋一声冷笑，说道：“久闻豹隐山庄，藏龙卧虎，今宵一见，始知传言非虚，连宇内五奇中人物，也在此出没，嘿嘿！”

一声冷笑甫罢，接着说道：“敝教习有一种阵法，名曰：‘陷魂七厉阵’，不知能否获得大名鼎鼎的天府酒仙，来此走上一遭？”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玉笛一扬，方要纵身入阵，天府酒仙刘慕伶，

捧着古铜葫芦，呵呵笑道：“小兄弟，别人是向老哥哥叫阵，你还是等下踢球玩吧！”

话音未歇，对方阵中，那又矮又胖的球形怪物，鼻孔里挤出一声冷哼。

天府酒仙，虽是酒葫芦仍在手中，脚下却已摇摇晃晃，踉跄地闯入敌阵，根本就不理那声冷哼的飘来。

厉魄一号，蓝色光影一闪，淬有奇毒的判官笔，已是暴进而出，其余一笔两剑，一双日月金轮，和乌光闪闪的铁铸木鱼，及尺半木鱼槌，已然划空生啸。

劲风交错激射，在如此奇异兵刃，和这些黑道煞星，疯狂环攻之下，酒仙虽说是仍保持一付醉态，心中却不敢有丝毫大意。

“纵摩步”奇奥难测，“菩提掌”，更是博大精深，每一掌挥出，七厉莫不变色却步。

在一旁观战的雪山神尼，暗中点头，认为这种功夫数年不见，这位老友酒仙功力，确已精进不少，不愧是昔年天涯醉叟的衣钵传人。

想到传人，神尼心中不觉黯然一叹！

爱徒东方明珠，无论根骨秉赋，均是上上之选，足可造为武林一朵奇葩，可是如今啊，她已成了生育专家，长年挺着个大肚子，武功对她已是无用！

念方及此，陷魂七厉阵中，此时情势益趋紧张，不再传出天府酒仙呵呵之声。要知“陷魂七厉恶阵”乃是脱胎于七星阵法，载著“幽灵秘笈”中册，经幽灵神君传授七厉魄，用以对付宇内五奇一类武林顶尖高手。

斗转星移，变化无方。

这七个魔头，已难对付！益以阵图，更形险恶。

天府酒仙，虽是八十以上高龄，所练先天混元一气功，已臻化境，但要想一时出阵，似颇困难，笑面罗刹方芳，不由暗自担心。

不言她这里暗暗担心，且说阵中的酒仙，潜运先天混元一气功，菩提掌连番出手，劲风狂涛，足以撼山震岳，左冲右突，却仍然难越雷池一步，心中暗自凛骇！

不过，像他这种武林奇人，虽是被困，方寸却丝毫不乱，心中暗筹对策。

寻思这“陷魂七厉恶阵”，必是厉魄一号，担任枢机位置，发号施令，一人被攻，其余六般兵器，便组成一堵光墙，将自己拦住，却让那被攻之人，恰好转在自己身后，从容出手，这一点，屡试不爽。

由此之故，无异自己攻出的菩提掌，威力如何强大，也奈何不了人家！

反之，那还攻之人，因为可以从容出手，每出一招，无论功力招术，都发挥到了至高威力，使得天府酒仙防不胜防。

这还不说，不知是谁出的鬼主意，竟在七厉魄黑色衣袖之上，盛有大量迷魂药粉，衣袖摆动之下，药粉纷飞，在月光下，依稀可以看出有一种黄色薄雾，将酒仙笼罩得人影模糊。如此一来，更形危殆；玉笛金扇蓝衣书生，不由神色紧张。

七厉魄，七种兵器轮番递出，稍沾即走，嘿嘿！冷笑之声，不断发出，状颇自得。

三凶魂在一旁，还有什么不乐意的？认为今宵之战，将为幽灵一教，写下一页光辉灿烂历史。厉芒一闪一闪地扫射着雪山神尼、笑面罗刹、玉笛金扇蓝衣书生和口中衔着旱烟管的邨山烟叟。

心说：“今晚如让你们走脱一个，哼！除非是月出西方，日落东土。”

这想法未免天真点儿，不是吗？“陷魂七厉恶阵”忽起异声，奇景陡现。

那黄色薄雾，忽然冲起一道匹缎，宛如经天长虹，夹着锐啸之声，向着七厉头顶泻落。排名厉魄七号的青海红发头陀，见六魔俱都飘身疾退，仗着自己一身横练功夫，横身拦阻。

他以为醉鬼这口中酒箭，还能伤人不成？即使足以伤人，又能奈酒家如何？

好快！他念头尚自未落，酒箭倒已落到他的头顶！

一阵“咣咣”响声之后，青烟突冒，火光乍起，厉魄七号哼一声，接着便是厉吼连连，满地翻滚！

原来天府酒仙，发觉这“陷魂七厉阵”，真个恶毒已极，破去非易，紧接着发现敌人暗施诡计，毒粉飞扬，不由心中一声冷哼，于是暂将掌力减低，潜运三昧真火，将聚在腹中的酒精，烧成高温，达到着物即燃程度，然后觑准时机，施用先天混元一气功，张口猛喷而出。

酒泉下落之力，何异千斤铁锤贯顶，饶他青海红发头陀身具横练，也经受不了，打得他两眼金星直冒。

活该他倒霉，闷哼方自口出，那蒙头罩面黑巾，已经着火，熊熊燃烧，烧得他额烂头焦，尤其那讨厌的一头红发，真是该死。此时却变成最佳燃料，惨哉！厉魄七号痛得鬼嚎不绝！

雪山神尼宣了一声佛号，就在这时，天府酒仙一阵踉跄，毫无阻拦地出了恶阵。

七厉阵法既乱，群魔知无法困住敌人，面幕内一脸惊恐之色，一面扑灭厉魄七号身上火星，一面退回原位。

天府酒仙刘慕伶，捧着古铜色葫芦，摇摇晃晃地走到神尼身畔，嚷道：

“好厉害的‘陷魂七厉恶阵’，差点儿便见不着老朋友哩！”

雪山神尼慈眉一扬，说道：“老友化酒成箭的功夫，益臻上乘，而且妙用无方，如果换上贫尼，恐未必出得此阵！”

话声才落，便闻一声悄笑，起自场中，只见驼背姥姥摇着一头白发说道：“你们这样互相标榜，自以为不错，其实，宇内五奇那几手功夫，未必足以傲视武林！老婆子虽无惊人艺业，拐杖上，却有几手笨功夫，不知妖尼可肯为我活动活动筋骨？”

雪山神尼又宣声佛号，说道：“贫尼久闻扶桑白发红颜驼背姥姥大名，虽欲拜识，可惜缘悭一面！不知姥姥忽然驾临中原，是偶动游兴，或是……”她下面的话，还未说出。

白发红颜驼背姥姥，最恨人家当面称她驼背，不禁脸色一沉，厉声叱道：“妖尼何来这么多废话？我老婆子的事，你管得着么？还不下场来，见过输赢！”

态度蛮横，语意更是咄咄逼人！

笑面罗刹方芳，看不惯这老妖妇，正欲下场见识一番扶桑岛上绝学。

蓦地，一声哈哈大笑，起自翠竹梢头，呸了一声，说道：“神尼乃是对你这化外之人，欲加渡化，故尔客气，你别不知进退！”

话声甫罢，但见那枝头人影，一步一步，向庄内广场走来。

邨山烟叟于伍，以及场中所有之人，抬眼望去但见那人儒士打扮，一身白色衣衫，手托一只江西细瓷茶壶，两腋生风，飘飘乎如卸风而行。

蓝衣书生何天衡陡然之间，想起来者是谁，不禁一声“巴岳茶客”，冲口而出。

巴岳茶客卢不同，露出这一手“凌空虚步”，群魔相顾失色。须知轻功中，最上乘者，为“凌空虚渡”，练来虽属不易，在场正邪两派，便有好几位已达如斯境界，所以并不足奇！

惟有这“凌空虚步”，恐怕当令武林，除这位茶客之外，谁也不曾具此身手！

这原因为何？不难想像，“凌空虚渡”，乃是借着一股庞大无俦的冲力，揉合着轻功身法使用，便能达到。只须内力进入敛神还虚境界，那庞大无俦的冲力，自会产生。

至于“凌空虚步”么，却不如此！如果足下两腋间，不使空气厉动，产生浮力，无论上升下降，即使你内力，放之能弥六合，也毫无用处。

为何宇内五奇，单是这位巴岳茶客卢不同具此身手？

他之所以有此成就，完全归功于他喝茶的功夫。

并不是喝什么茶都有此功效！卢不同喝的茶，是与众不同！

他喝的是“扬子江中水，巴岳山上茶。”

那茶是蜀中巴岳山上所产生的一种野茶，茶宽肉肥，甜美芬香，吸取扬子江中清泉，用特别秘密方法烹煮，连续品饮一甲子，便能两腋生风，习习不绝！

说难么？并不太难，你要无此偏嗜，要想办到，却也不易。

因此之故，巴岳茶客卢不同的“凌空虚步”，就得让他独秀武林。

巴岳茶客卢不同，凌空步行，左右脚先后踏入广场，举起那只江西细瓷茶壶，啜了一口，向着雪山神尼、天府酒仙等点首为礼，然后面对白发红颜驼背姥姥拱手说道：“驼背姥姥，咱们宇内五奇，跟你素无过节仇怨，你又何必为魔崽子强自出头？”

假如你是为了观赏上国山川胜迹，风土人情而来，咱们五奇，将以东道主人之礼，迎迓贵宾。否则，莽莽神州，锦绣河山，岂容妄自涉足，覬觐滋扰。——”

词锋好不锋利，刚才又目睹他的“凌空虚步”奇技，驼背姥姥虽是目空一切，心中倒不得不慎重考虑！

凶魂一号百尸毒叟，惟恐这费了无数唇舌请来的两个奥援之一，被对方唬吓得撒手不管，不由嘿嘿笑道：“姥姥！你不是要想将扶桑武学与中原武学，一较长短么？这正是好机会呀！何况，适才茶精所露出的那套‘凌虚独步’，并非真功实力，乃是一种障眼法之类，我敢担保，只要姥姥一出手，对方决走不出鸠头杖十个回合。——”

这话说得虽是幼稚，但，驼背姥姥却偏吃这一套，心想：“对啊！我就不信，他那儿根嶙峋排骨，会比我鸠头拐杖还结实！”

想到这里，悄笑一声，皓首微摆，莲步轻移，鸠头杖一式“雪花盖顶”，这虽是寻常武师家数，但从她手中使出，劲风激射，锐啸惊心，不但威力足以撼山震岳，而且方圆数丈之内，皆在她杖影之下。

谁知对方哈哈一笑，身形骤然升起，一脚飞出，无影无踪，驼背姥姥，白发一甩，身形一连两个踉跄，几乎站立不稳。心中大骇！

原来巴岳茶客，早已瞧清驼背姥姥鸠杖粗如茶杯，怕不有百数十斤，两臂神力，必然盖世无双，他可不愿跟她硬打硬接，于是用己之长，攻人之短。

身形一长，人已起在空中，觑准杖影下落之势，顺势一脚飞出，这无影脚，乃属武林绝技，虽是轻轻一踢，这种半两抵千斤的巧劲，不但使得驼背老妇虎口发麻，而且带动身形。

她这一生，何曾当众吃过如许大亏，不禁红颜之上，又染胭脂，秋水般眼神，射出怒火，冷哼一声，一式“仰观天象”，暴扫而出，杖端涌寒涛，狂飏起半空，宛如一只河东怒狮。

巴岳茶客，身悬虚空，就如壁上观画，或如临渊瞰鱼，衣袂飘飘，直是遗世独立，把白发红颜驼背姥姥气得半死。

偏偏，巴岳茶客童心未改，不是脚踩驼峰，便用茶浇白头，朗朗笑声，散入东风满开封。

把笑面罗刹逗得捧心而颦。邛山烟叟与天府酒仙哈哈不止。蓝衣书生笑痛肚皮，雪山神尼亦为之莞尔。

所有笑声，化成无数利箭，将两个怪物以及数十名黑衣蒙面人，笑得宛如万箭钻心，冷汗直流。

这种仗，有什么打法？老婆子理智逐步恢复过来，她何等冷傲，岂堪受人白眼，一声凄厉的惨笑，划过夜空，白发萧萧，已然没入暗影之内。

巴岳茶客卢不同，哈哈一声，方飘坠地面，那球形怪物，贴地一滚，随着嘿嘿笑声，便已来到场中，手里绰着一支奇形、银光灿烂的软剑，说道：“小子，你有种，敢与我老人家一斗？”

这东海肉球剑客裘异，凶名传播江湖，那时宇内五奇，还没有下山行道。

这怪物，委实亦不好斗，不过，巴岳茶客，也是一个外和内刚之人，霜眉一剔，说道：“前辈既不吝赐教，请吧！”

肉球剑客，身高不及四尺，却向横的方面发展，而且头大脚短腰粗，尤其头上光秃秃的，牛山濯濯，寸发不生，看来令人发笑！

裘异又是一声嘿嘿阴笑，他此次来到中原，原想寻找武林二圣南海商隐报那昔日一指之仇。

哪知二圣绝迹人间，寻了数月，杳无音讯，不想在冀北妙峰山，与三凶魂相遇。这时凶魂三号寒冰毒叟掌伤已愈，被凶魂一号，怂恿来豹隐山庄，找二圣门人泄愤。中途又碰上扶桑岛白发红颜驼背姥姥。

按驼背姥姥一身武功本不在宇内五奇之下，可是凑巧碰上茶客的“凌虚步”和“无影脚”，铙羽逸去。

肉球剑客心里不愤，胸中暗隐杀机，此时毫不客气，手腕一抖，剑虹震出百十道光影，向着巴岳茶客，轻削疾剥，捷逾飘风，快比电旋。

巴岳茶客，已瞧出这家伙剑术已臻化境，决非易与，心中暗存警惕。

他手持茶壶，满场游走。

以卢不同一身惊世骇俗轻功，竟被这肉球剑客逼得脸色遽变。

一缕裂帛声响，巴岳茶客白色襦衫，竟被对方削下一幅。

众人只见场中一缕淡烟飘渺，像一团剑幕里裹着一个肉球，滴溜溜滚转不停。

巴岳茶客，见这魔头太过凶毒，亦暗生愠怒，心想：“难道我卢不同，当真怕你不成？”

这巴岳茶客，“无影脚”为武林绝技，陡然觑准时间，一脚踢出。

这一脚无影无踪，踢的部位，更是妙到毫颠。

老魔头不虞有此，方觉飒然风响，厚厚的臀部上，便着了一脚。

要知巴岳茶客这一脚何等威势，他是以金刚神功，贯注脚尖。

但闻“砰”然一声，那球形怪物，被踢出了二丈之遥！笑面罗刹鼓掌喝彩，笑声未歇。

谁知这家伙，皮粗肉厚，借着下跌之势，霍然弹回，巴岳茶客见状大惊失色。

总算他轻功超绝，“嗖”的一声，又被削去一幅衣襟，幸未伤及皮肉。

巴岳茶客，干脆扔下长衫，迎着来势，一式“燕双飞”，双脚交相踢出，“砰！砰！”两声巨响。

肉球剑客飞得更远，可是，那弹回之势，却更加快捷。

这一回，踢的人已有准备，身形微闪，脚尖再度飞入剑幕。

另一式“怒踢南山”，又把对方送出十余丈距离。

这家伙，身形滴溜溜一转，不走直线，却成弧形，刚好将巴岳茶客去路堵住。

卢不同骇然惊诧，身形向上一浮，越过剑幕，横里飞出一腿，“砰”然声响，一脚踢在那濯濯牛山之上，肉球剑客顿感眼冒金星，到底不同于肉多之处，身躯滴溜溜一个滚转，仍留原地。

他却剑花朵朵，漫空飘洒，招式更见凌厉！

巴岳茶客这硬碰硬的一脚，并未占多少便宜，脚尖隐隐生痛，双眉微蹙。

他这时双手叉腰，双脚连环飞出，尽展“无影飞脚”一百式。

那肉球剑客却始终弹力不衰，仍是在一层银色剑幕之下，不停地滚转——

巴岳茶客，由于不断运动双脚之故，额上汗出如涌。两腋风生，人又升起两丈余高。

方自喘得一口气，肉球剑客，猛然一掌贴地，身形又霍然弹射入空，带起匹练般剑虹卷来。

卢不同虽然脚脚不空，裘异已觉对方出脚之力，已非初时凌厉，笑面罗刹方芳一拉蓝衣书生衣袖道：“衡哥，这怪物难斗之极，如果再过片刻，巴岳茶客前辈，说不定将要被累得精疲力竭。这东西，再沉雄的掌力，都恐难以见效，只有你的‘乾元指’，还可一试！”

何天衡立即将玉笛金扇，分执手中，仰首向空中的茶客说道：“前辈既无兴致再踢下去，请下来喝杯茶，让与晚辈玩玩吧！”

话声甫毕，趁着肉球滚动之际，“刷”的一声，玉笛横斜，一式“江城落梅”，笛影将软剑点个正着，右腕一沉，一片金光，扇起骇涛狂浪，将肉球卷出丈余。

蓝衣书生一闪一飘，迎着对方诡异剑招，再度出手，两人遂各展所学，斗在一起。

裘异想不到这少年书生，竟被南海商隐调教得如此厉害，残眉深锁，心想：“其徒如此，其师当更难斗，看来我要报昔年一指之仇，决不可能！”不禁有点气馁。

他虽气馁，银色软剑，出剑仍是非常凌厉，不由暗忖：“如果今晚，连这么个娃娃，都拾掇不下来，传扬江湖，我还有何脸去见人？”

想到这里，手中之剑，益发加紧施为。

敌我双方，只见漫天瑞雪纷飞，匝地银蛇进窜，与一团金光玉影，滚滚翻翻，激战不停。

笑面罗刹，见巴岳茶客正与雪山神尼、天府酒仙，相互寒暄，急得金莲直踉，心说：“这个傻瓜，怎么不使用‘乾元指’啊！”

她这样焦灼不安，邛山烟叟自然瞧在眼里，低声慰道：“你别出声，分他心神，天衡贤侄必然有惊无险。”

就在这时，玉笛金扇蓝衣书生，施展开“七绝大挪移”身法，绕着东海肉球剑客，金扇纵横，玉笛参差，把南海商隐传给他的一套玉笛金扇绝招，发挥得威力无限，可是，仍自攻不进剑幕之中。

他知道昔年师父的手中败将，既敢再入中原，必然剑术更加精进难斗。

他心高气傲，顿改初意，暂时不使用“乾元指”，要凭一笛一扇，与之一较身手。

果然，这东海门的剑术，别走蹊径，诡异之极。

他用尽了所有精微招术，依旧无功。

心想：“这怪物，如不是与巴岳茶客战了一阵，耗去不少真力，自己未必能够接战百招！噫！我何必妄逞一时之气。”

他此时灵台突趋清明，分外沉着，转瞬之间，便已超过两百余招。

肉球剑客裘异，这位东海怪杰，愈打愈是心惊，这娃娃何来如此功力，比起巴岳茶客尤为难斗！

三凶魂，面幕后脸色，随着心情的沉重，变得铁青，预料今晚又将落得灰头土脸。

凶魂一号，在凶魂二号及三号耳边一阵低语，两人频频点首，凶睛内隐泛毒芒。

这情形，怎逃得过笑面罗刹一双慧目，她有上次经验，立即将三凶毒谋，告诉宇内三奇。

巴岳茶客，监视着三凶行动，眼睛一眨不眨。

此时搏斗两人，已到了生死一线阶段，肉球剑客残眉一锁，银色软剑，一震一弹，陡生异啸，银光滟滟，像狂涛骇浪般夹着惊天动地之势，汹涌而来，竟冲破了蓝衣书生笛影扇幕。

何天衡剑眉一扬，玉笛出手，陡然暴喝一：“着！”

“乾元指”功，化缕缕劲风，石火般向着肉球剑客袭来。

他这里指风甫出，软剑业已沾衣，饶他闪避得快，左臂仍被削落寸宽一片血肉，鲜血狂涌，立即运功闭住穴道，飘身疾退。

在同一时间肉球剑客方以平生精研一记绝招，“海枯石烂”，突破敌人扇幕，陡见一条白影飞来，立刻劈出一掌，将玉笛震飞，就在这么一缓之势，已闪开了致命部位。

他可不愿放弃这稍纵即逝伤敌之机，手腕一沉，剑方触到对方左臂，一缕罡风，已透指根。

任他老魔头功夫绝世，亦觉半身麻，不禁大骇，一声厉啸，如飞遁去。

此时场中，人影闪晃，厉啸连连，霎时之间，三十余名黑衣蒙面人，撤退得一千二净。

原来三个凶魂，知今晚报复心机，又将白废，定下毒谋，由凶魂一号掩护众人退却，凶魂二号和凶魂三号，飞升空中，撒布“三步断魂”剧毒药末。

如果真让狡计得逞，即使众人武功再高，恐亦难以躲避。

幸亏笑面罗刹方芳，早已窥破敌人阴谋，凶魂二号及凶魂三号，身形骤升，蓦被巴岳茶客，自空中飞出两脚，将两个魔头身形踢得飞出两丈以外。

这一双凶魂，被踢得血气翻涌，数声厉啸，亡命般逃去。

啸声渐杳，漏声亦残，明月斜挂西天。

豹隐山庄老少群侠，俱已进入大厅。

笑面罗刹方芳，吩咐丫头小翠，将庄主襦衫取来两袭，一袭与巴岳茶客穿着，一袭给衡哥哥换上。她一面给他包扎伤口，一面翘起珠唇，满脸怜惜之情，埋怨道：“你那狂傲的老毛病又发了！常言道‘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’，跟这种老魔头搏斗，有杀手不施展。万一不幸，那一剑换个位置，你说，你会对得起我和珠妹妹以及那一群孩子么？”

蓝衣书生何天衡，看着爱妻如此关切自己，心中亦不由暗自愧悔，低低说道：“夫人言之有理，小生下次再也不敢了！”

言讫，扮了个鬼脸。笑面罗刹忍不住一声娇笑！

翌日，宇内三奇，纷纷南下，邛山烟叟于伍，携着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与笑面罗刹方芳两封密函，前往大凉山冷云谷，面谒武林二圣，报告江湖近况。

群侠去后，何天衡不放心潜龙堡主李去非的生死存亡，遂又奔赴桃林，祥加勘察，结果，仍是认为被掳的成份较多。他决定单剑入汇湖，追踪桃面妖狐樊素素，将李前辈救出险境。

为避免群魔再来生事，东方明珠及群儿，迁入东方府宅，方芳独膺保护巨任。

数日后，群英荟聚的豹隐山庄，庄门紧闭，只见落红满径，幽篁摇影，庭院寂寂，春草侵阶。只余三五婢仆，留守庄院，益显凄凉。

时值四月，序属初夏，荼靡盛开，花事已尽！昔日嫣红姹紫者，如今已是绿满枝头了！

这天申牌时分，湘黔官道上，出现两骑，马上一双少年男女，直似玉树琼花，英华逼人，胯下坐骑，则是武林中人人梦想的一对照夜玉狮子，神骏之极。

引得沿途江湖中人，又惊诧，又羡慕！他们真想不管这是行人络绎不绝的官道，出手劫夺！

王法，对他们早就变得一文不值，加以西南半壁河山，近两月以来，经常有黑衣蒙面人，如幽灵般神出鬼没，血案累累。

白道人士，已成惊弓之鸟，随时俱有生命威胁，故尔难得一见侠踪！

反之，一般邪魔外道，凶神恶煞，却是趋之若鹜。

这些人，无论估物、玩乐、打尖、住店，全是凶横霸道，杀人不眨眼！

行旅客商，更是叫苦不迭。

两人一出“冷云谷”，便自察觉！虽说是学得旷世武学，龚钰多多少少，幼时跟着邛山烟叟，还有一点武林经验，姑娘李晚香，却是初出茅芦，毫无江湖阅历。

见着奇异的事，要问！碰上不平事，要管！

龚钰百顺千依，姑娘反而越来越刁钻。

这一来，行程减慢，给自己平添了不少麻烦。走了五日，终入湘境。

湖南的东、南、西三面，均为丘陵。西部山地更高，连接云贵高原。北面，始为倾斜之盆地，洞庭湖为盆底部分，滨湖有肥沃平原。

两人循着黔湘官道，纵马驰骋。希望早日到达洞庭欣赏湖上风光。

玉狮八蹄如云，日行千里，为塞外大宛名驹，是阿尔泰山老菩萨，遣人送来冷云谷，为这一对少年侠士，一壮行色。

另外还有两种珍贵赠品，一条翠绿玉带和一支短剑。

剑长一尺四寸，光泛虹霞，舞动起来，剑芒却两尺，威力无限，是昔年释迦牟尼降魔卫道之物，名曰：“牟尼剑”，乃属神物。

这条翠绿玉带，虽仅及笑面罗刹方芳那一条三分之一，光华特盛，而且隐泛清馨，味同幽兰，据说能够攻解百毒，是老菩萨用阆玉精心制成，并以龙涎香及千年兰实浸淫一甲子，亦为奇珍。

照说，宝剑应该赠与壮士，玉带属于佳人。

可是，畹香姑娘却对牟尼剑，爱不忍释，而龚钰又不忍拂她之意。

因此，剑属畹香，带归龚钰。

两人这一放马飞驰，只见山川、房屋、树木，在眼前掠过。

经芷江，横渡雪峰山脉，入蓝田，鞭梢指向湘乡。

进得湘乡城，红日尚未落山，龚钰恐怕畹香妹妹太过疲劳，提议住店，在一家悦来客栈面前停下马来。

店小二一见贵客降临，伸手上前一拉缰绳，哈腰说道：“请客人落店！”

畹香姑娘眉儿一扬，手腕一抖，“叭”的一声鞭梢直向店小二兜头劈落，她可看不惯店小二那种样子！

店小二吓得一个蹶趴，丢掉缰绳，慌忙站起身来，愕愕地望着姑娘，心想：“近来投店住宿之人，全是些煞星，连这妞儿，也如此凶霸霸的——”

他念还未落，姑娘同那少年，都已飘身下马。

“呆在那里干什么？还不将马牵入后槽，好生饲喂。”

声如出谷之莺，他方觉得这声音好甜！好脆！头上又是一声爆响。

店小二吓得一个踉跄，姑娘见他被吓得这个样子，“咭”的一声，笑了起来。

她可不是当真要劈，否则，小二哥如何躲得住。

店小二见这姑娘喜怒无常，赶紧将两匹照夜狮子马，牵去饲养。

龚钰心想：“畹妹妹被师父们宠惯了，这脾气怎能行走江湖？”方喊了一声。

“畹妹！——”

姑娘凤目一挑，龚钰立即将要劝她的话，咽回肚里。

两人走到柜上，柜上的老板正在埋头看《西游记》，对刚才外面传来连声爆响，充耳不闻。

姑娘这一下，可真有气，那拖着的鞭儿，猛然一扬，“叭！叭！”两声，击在柜上，账簿翻飞，尘灰飞扬！

老板从幻想中回到现实，那娇嗔，那装束，活脱脱是书中主角的化身。

连忙恭身站立起来，说道：“原来是女侠光临，敝店北上房，最是雅洁！”

这一下，真给他说对了！姑娘觉得这一路之上，这位老板，才算有点见识，心中甚具好感！不禁娇艳一笑，螭首微点，这一来鞭梢儿没有再扬。

老板前头引路来到北上房，龚钰一看，这房间整洁还可，雅则未必，心想：“畹妹定然不会乐意！”沿途已有经验！

谁知大谬不然，姑娘竟然连声叫起好来，她这一叫好，龚钰可没异议。

两人各自洗了个热水澡，躺在床上，闭目养神。

龚钰迷迷糊糊，正将入睡，畹香忽然翻身坐起，霍地一拳，擂在龚钰胸口上，娇嗔道：“亏你还是哥哥，师父怎么吩咐的？叫你照顾我，你却成天让我生气，饿肚子——”

龚钰“哎哟”还没有出声，被她咕咕呱呱，尽在埋怨，未了，小嘴还翘得老高。

龚钰一看这神情，笑了！伸手将她向怀里一揽，用自己两片嘴唇贴了上去。

姑娘嚤的一声，不再言语。

两人出得房来，正是掌灯时分，店小二见是姑娘，吓得连忙回避，侥幸得很，竟没有让她瞧着。

老板把这位姑娘，视作天神，老远便自哈腰为礼，姑娘瞧着他一脸虔敬之色，心头挺是舒适，不期然露出花般笑容！

店老板可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，除非是那书上，一想到书，便去开抽屉。

手刚摸着铜柄，姑娘那清脆的嗓子，已然响起，说道：“湘乡城中，什么馆子最好？”

老板“哦”了一声，受宠若惊地说道：“这个么？……”

他搔搔脑袋，一时难以答复！

龚钰知他为了难，故意队旁点醒，说道：“你说啊！哪一省的菜馆较佳？”

碗香姑娘向钰哥哥白了一眼，意思是，谁叫你多嘴。

老板略一思索，说道：“很多人都喜欢四川馆子，不知姑娘怎样？”

碗香姑娘，可没有尝过四川味，一听说好，必然不错，窄窄金莲，轻点地面，便如掠波乳燕，穿出旅店。

店小二一伸舌头，心说：“我的妈呀！幸好没有招惹于她！”老板揉揉眼睛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将抽屉拉开，看看是否书中人物跳将出来。另外三个客人，脸色遽变。

龚钰带着碗妹妹走进“蜀腴”饭店，点了五菜一汤。

这些菜，全有辣椒，姑娘被辣得噓噓作声，樱唇宛如丹朱，眼眶里泪水莹然。

龚钰虽觉得川味的确不错，可不敢讲，深恐碗妹妹又要大发娇嗔，谁知她竟是吃得津津有味，兀自不肯丢筷！饭量自然较往日大有增加。

只听她由衷地赞美道：“四川菜肴要称天下第一。”

龚钰剑眉一轩，问道：“好在何处？”

碗香姑娘五个春葱般的手指一扬，说：“集五味之妙。”

龚钰将头微点，偶一回头，却发现一只贼忒忒的眼睛，在偷窥自己两人，那人面孔非常熟习，却一时想不起是谁，不由哼了一声！

他这一哼，姑娘可会错了意，以为龚钰在生自己的气，眼眶一红，霍的站起身来，向楼下奔去。

龚钰却以为她发现什么可疑之事，连忙往柜上结账，待他下得楼来，碗香姑娘，已没有了影子。

他如何不急，以最快速度，回到店中，进入北上房一看，屋中无人，这一次，轮到了龚钰发急。

此时，他才会过意来，碗妹何以生气，更加急得直跺脚！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碗妹，你误会了！刚才楼上一声冷哼，并非向你生气，乃是发现有人偷窥我们——”

话声才歇，“咕”的一声轻笑，起自梁间，龚钰吓了一跳。

不过，那声音是谁，他岂有不知？立刻欢呼了一声。

“ 畹妹！ ”

“ 妹 ” 字才落，姑娘已如一片落叶飘坠下来，点尘不惊！

龚钰微一飘身，便把“蜀腴”饭店，所见情形，悄声告诉了她。

姑娘凤目一挑，柳眉一竖，霍的抽出腰间短剑，剑光闪出一片红霞，油灯黯然无光。嘟着小嘴说道：“哼！谁要妄动咱们脑筋，就得请他尝尝‘牟尼剑’的滋味！”

“丫头，大言不惭！”

这声音，从窗外飘来，阴沉冷森之极！

两人清叱一声，疾射而出，“卸风凌云”轻功，不可谓之不快，然而来人，身手确是高明，就在这么转瞬之间，已然无踪，其实这人并未远去，乃是潜伏暗处。

姑娘这一下气可大了，她非要将暗中发话那人找出，刺他三剑不可！

两片樱唇，高高翘起，脚尖一踹草地，飞上房顶，拢目一望，发现迷濛月色之下，一缕淡烟般人影，朝着如意亭方向驰奔。

少说点，也有百十丈距离，姑娘一声清啸，一道绿影直射云空，卸风紧赶。

龚钰本想加以劝阻，已是无及，他知道江湖上，人上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深恐有失，也就跟着急掠而去。

前面奔走那人，尽可隐入林内，为何不掩蔽身形，畹香姑娘募觉此中必然有诈！

她轻功本就高绝，念还未已，人已远去五十余丈，前面奔走那人，陡然回转头来，一见追来之人，宛如流皇疾矢，电般赶来，心中顿感惊骇！

眼看距离越来越近，这人双目一皱，陡向横里一跃，双掌齐推，一式“旋转乾坤”，掌风宛如排空巨浪，朝着后面追来俏影，急卷而至。

姑娘娇叱一声，双脚向上一跃，立即升高五尺，越过掌风，短剑红光暴闪，曳着两尺长剑芒，凌空划到。

那人怔得一怔，一声惊叫，陡地向后一倒，一式燕青十八翻，“咚”的一声，坠入河中。

姑娘望着滔滔河流，“呸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谁是大言不惭？”

惭字甫落，龚钰已然飘坠河岸，说道：“畹妹这是大言不惭。”

就在这时，远远传来一声马嘶。

姑娘气得一咬银牙，向钰哥哥狠狠瞪了一眼，闷声不吭，柳腰微扭，身形已然疾射出去，朝来路赶回。

从如意亭到湘乡，少说点，也有三十余里，即使两人长了翅膀，也非片刻可到。

两匹夜狮子，长嘶入云，姑娘心急如焚，龚钰更加焦灼，将“卸风凌云”轻功，施展开来，宛若两粒流星飞射。

还未入城，那马嘶之声，却远远传来，似在西南方向。

两人风也似卷过湘乡城区，一打手式，分两路包抄而去。

这盗马贼人，竟是鼎鼎有名的邛崃三杰。

那现身诱敌的，为乾坤掌方胜，自然出手盗马之人，便是无敌神拳褚公权，与云中雁孔一飞了。

要知邛崃三杰，并非无名之辈，何以晚节不保，竟做出这种令人不齿之事？

原来邛峡三杰中的云中雁孔一飞，为该派上一代掌门人乙木真人侄儿，秉性阴鸷善变，尤好渔色。

神拳无敌褚公权与乾坤掌方胜，屡劝不听，又因早年师父尚溺爱，作师兄的，又焉能太过严厉！

不过，除此之外，云中雁孔一飞尚无恶迹显露。

有一次，两人发现师弟所使用的判官双笔，竟然猝毒，认非侠义之士所应有。

当然，他又说出一番强词夺理的话来，神掌无敌与乾坤掌两人，不善言词，心里虽觉不对，可是却说不出不对的地方何在，也就未与追究严禁。

数年前，云中雁孔一飞，有事陕北，与云裳仙子莫毓瑶邂逅，一见钟情，两情缱绻！

终于受了云裳仙子怂恿，暗自投身阴阳教，阴阳秀士徐中坚，是一个具有野心之人，他虽明知两人暧昧，只要拉得邛峡三杰入教，也就闭眼不管。

后来，阴阳教主阴阳秀士徐中坚，与笑面罗刹方芳白烟崖一战，被卷下万丈峭壁。

这位未亡人，云裳仙子莫毓瑶以副教主代摄教主职权，云中雁孔一飞，潜赴阴山，又与云裳仙子旧梦重温。

两人如胶似漆过了两年。一夜，好梦方酣，阴阳秀士徐中坚忽然出现，他这时面容宛如蓝靛，穿一袭闪闪发光的奇异玄色披风，两眼射出幽绿光芒，把这一对奸夫淫妇，吓得半死。

他并没有杀死云中雁孔一飞，条件是将两个师兄无敌神拳褚公权，乾坤掌方胜，说服加入他的教下。

云中雁孔一飞于是一口应允下来，返回邛峡，威吓利诱，褚公权和方胜，焉能答应！

于是返回阴山总教复命，这时阴阳教业已改组，淘冗留精，全部迁入贵州云雾山白烟崖中幽灵鬼府，改号幽灵教，自称幽灵神君。

云裳仙子莫毓瑶，易名为飘渺夫人，铁面阎罗史琨，砑为生死判，混海金鳌与云中雁则称黑白无常。

这时，宇内群邪，全被教主收服，塞北五凶，秦岭四豹，玄湖七燕，闽南六霸，巫山三丑，以及原先教中一级堂主等十一人，编为三十六幽灵。

大漠秃鹰那占魁，九指毒丐顾云，勾漏山闭眼判官黄皓，崂山狮面道人，崆峒双怪，青海红发头陀，编为七厉魄。

苗疆三毒，亦被幽灵神君网罗，号称三凶魂。

这阵营的确够坚强，然而教主意犹未尽，又命白无常孔一飞，携着金线蛊毒，再回邛峡，迫使无敌神拳褚公权与乾坤掌方胜，加入本教。

孔一飞返回邛峡，向着两个师兄痛哭流涕，愿改前非，骗得神拳无敌褚公权和乾坤掌方胜毫无疑问后，暗将蛊毒下在饮水之中。

等到两人发觉，已遭暗算，才知道这位师弟，心如蛇蝎，然而为时已晚。

他又诡称：“自己乃是奉命行事，也是遭受该教毒药威胁，才出此下策。只要两位师兄，亲自赴幽灵教一行，与教主当面解释，既是人各有志，他又焉能太过勉强。如此，不但两人蛊毒可解，便是我，也可借此脱离羁绊。”

褚方两人，还有什么话说？一声喟叹，便随着他一路南下。褚公权欲赴岳阳访一位老友，白无常孔一飞，本不乐意，心想：“好不容易才把这两个老东西哄来，又何必节外生枝？”于是按捺住性子，一路跟随。

才入湘境，便发现龚钰和畹香姑娘，骑着两匹照夜玉狮子宝驹，人如玉树娇花，马似游龙。

白无常孔一飞心中一动，何不将这一对宝马夺来，送与幽灵神君徐中坚和情妇飘渺夫人莫毓瑶。

他把这意思告诉两位师兄，褚方两人，最初不肯答应，白无常孔一飞，于是又说出一番动听的话。

大约是：只要两位师兄协助他夺得马匹，作为礼物，神君面前更好讲话。这又不是杀人放火之事！何况，这种武林异宝，凭两个十几岁的娃娃，决保不住，弄不好，还得把小命丢掉，咱们将这一马匹夺来，间接就等于救下了二人性命！

两人一听这话，颇有道理，于是不再反对，入得湘乡，好容易找到龚钰和畹香姑娘所居之悦来客栈。

谁知姑娘，无意中显露了一手轻功，邛崃三杰都是大行家，自然看出此中奥妙。才知这一双少年男女，必然身怀旷世武学。三人不期也到了“蜀腴”饭店，被龚钰发现，回来后这才约定，由乾坤掌方胜诱敌，白无常、神拳无敌褚公权盗马。

乾坤掌方胜，要不是滚落新水河逃生，差点葬身姑娘剑下。两匹照夜玉狮子，乃是灵物，孔褚两人费了不少手脚，才将两马盗走，向着白马铺，桃花坪驰去。

这马竟是一路长嘶不绝，恼得白无常性起，挥鞭狂抽，那马竟然不依轨道，才出虞唐，便向着新桥奔去。

就在这时，隐约间，一阵阵清啸传来，那马一闻啸声，便又长鸣嘶应。

白无常孔一飞向着啸声方向望去，只见一钩眉月之下，一缕黑影，闪电般飞来，不由大惊！

忙挥鞭急驰，慌不择路，两匹夜狮子，绕着衡山脚下乱窜。

神拳无敌褚公权，心中难过之急，想不到自己一世英名，被这个师弟拖累得身败名裂。

念犹未尽，只见一条人影，电射落在两人马前，现出一个青衫少年。

这少年，目射威光，向着两人面上一扫，“哦”了声道：“原来是邛崃三杰两位前辈，在与晚辈兄妹二人开玩笑！”

神拳无敌褚公权，老脸泛红，迅即飘身下马，怒目瞪了孔一飞一眼，说道：“师弟，还不把马交与少侠，物归原主。”

白无常孔一飞，也自心惊，他虽是以轻功驰名，可是，要与这位少年相比，显然仍相差一筹。

毕竟他老奸巨滑，呵呵笑道：“大哥，咱们不是讲好的，要考量一下这位少侠武功么？”

神拳无敌褚公权想道：“我几时说过这话啊？”

他脑筋还没有转过来，那位诡计百出的师弟，只听他说道：“不消说，这位少侠拳上功夫，定有惊人造诣，大哥，你就不用客气吧！”

神拳无敌猜知这位师弟，又在捣鬼，当着外人，自然不好叱责，而且这尴尬场面，如不打开，也难以下台。

他这老实人，只得硬着头皮。伪装不知，赧然一笑。

龚钰何等聪明！这情景，落在他的眼里，自然胸中了了，他同情神拳无敌褚公权，也就恨透了白无常孔一飞。绽颜一笑，说道：“前辈不必客气，

在下龚钰，如能获赐教三招神拳，乃属毕生荣幸！请吧！”

言讫，抱元守一，渊停岳峙，立在当地，青衫飘飘，态度潇洒。

褚公权对这少年虽具好感，此时却是骑虎难下，一拂胸前银髯，说道：“如此，老朽不再客气了！”

“了”字方落，一拳捣出，劲风四射。

这一拳，虽只用了五成功力，他是恐怕这姓龚的少年，接不下来。

谁知对方，并未出拳相抗，只虚飘飘拍出一掌，自己拳风，便卸于无形。

果然，这少年身怀旷世武学，不由引发豪兴，仰天一声哈哈大笑，拳出如风，狂飚四起。

这一拳，他用了八成功力，岂同小可，就是当今武林一等名家，也要为之色变。

事实却不然，那少年一见拳风如惊涛掠岸般涌来，立运“太虚玄天神功”吸字诀，往回一带。

神拳无敌褚公权那庞大的身躯，竟站立不稳，向前一栽，立施千斤坠，方未跌倒，不禁骇然！

幸而龚钰出手颇具尺寸，且能收发由心，故未使这位前辈难堪！

要知“太虚玄天神功”乃属武林上古绝学，百五十年前，玉面神龙大侠仗以扫荡群魔，破灭妖氛，其威力可见。

阿尔泰山老菩萨，转饬二圣独命龚钰习此秘笈，并以稀世灵药助长功力，乃是令其有力担负身膺挽回武林浩劫的重任。

关于该秘笈，老菩萨从何得来，则不得而知。

神拳无敌褚公权两拳无功，立即抱拳说道：“龚少侠武功盖世，老朽存蒙曲予包涵，不甚感激！”

言罢，方欲离去，白无常孔一飞，陡然挥出鞭梢，一声马嘶，冲向麦田，宛如一朵白云，向前狂驰！

这举动太突然，使得褚公权无地自容，极度羞怒之下“哇”的一声，喷出一口血来，昏倒地上。

他本身已中毒药，虽甚轻微，但因适才暴运真功，侵入肺腑，再一急怒，毒气立刻蔓延全身，隐泛金线黑色。

龚钰乍睹此情，知老人身中金线蛊毒，不遑追马，救人要紧，立即从身上摸出一只白玉瓶，倒出一粒绿色药丸，放在神拳无敌褚公权口中。

药一入口，清香四溢，龚钰惟恐药力发挥太慢，立即潜运“太虚玄天神功”，用掌心贴在褚公权胸前“玄机穴”上，疗治毒伤。

且说白无常孔一飞，一见这少年武功，连掌门师兄的无敌神拳，都无可奈何，心中不禁暗自打鼓。

但是，要想他把到手的東西吐出，委实难以甘心！

眸子一转，觑着龚钰未曾留神之际，策马逃逸！

在迷濛月色下，四蹄如飞，很快便踏上白马铺官道，回首一看，并无人影追来，心下才大宽，不禁哈哈笑道：“不怕你小子，武功惊人，也着了老子的道儿！”

他方自得意，忽然一声俏笑，起自前面参天乔木树上。

笑声入耳，白无常孔一飞，亡魂皆冒，掉转马头，便又风驰电掣般住回急奔，身后笑声，频频传来。

越过永丰虞唐，又回到湘乡城郊，跨在马背上的孔一飞，心中电旋般在

转，进城呢？还是折回湘黔官道？

他方自踟躇不决，蓦地，又是一声俏笑，起自身后。

白无常对这笑声，入耳心惊，想不到这人脚程，竟能追上千里良驹，不知究竟是江湖何许人物？

陡然回首一望，丈余外，站立一个绿衣少女，虽在微弱的星光月色下，仍是看得非常清楚，那少女，正是这照夜玉狮子的主人。

天下还有比人赃俱获更为尴尬的事么？无论白无常如何寡廉鲜耻，那张脸皮，仍是微微一变。

晚香姑娘面罩寒霜，撅起小嘴，牟尼剑闪出一片红霞。说道：“狗贼，你算吃了熊心豹胆，盗取姑娘照夜玉狮子，另外一匹呢？”

孔一飞老羞成怒，心想：“我就不信你有多高功力，就算你吃奶就开始练武吧！”

想到这里，一个恶毒的念头掠上脑际，嘿嘿笑道：“孔大爷不但要盗马，而且今晚么？还要劫人！”

一双灼灼的贼眼，向姑娘浑身上下打量一番，觉得这朵待放的花儿，胜过飘渺夫人多多——。

他正在转着邪念，一声清叱，唻的声响，面颊上已挨了下重的，顿时浮起了一座五指山，满口鲜血。

人急智昏，他根本不曾细想，“嗖”的一声，抽出背上判官双笔，方要下马与姑娘一决雌雄。

就在这时，一声怪笑，从湘乡城垛之上，如夜鸟般掠下一个白发红颜的老妇，手握鸠杖，向着晚香姑娘说道：“小丫头，你手上宝剑，得自何人？还不献与我扶桑岛白发红颜姥姥罗冰心！——”

白无常孔一飞心中大吃一惊，暗忖：“这魔头竟也到了中原，谁能招惹得起。幸好她是看上丫头手中宝剑……还是及早脱身为佳！”但他此时却不敢逃走。

念头方自一掠而过，那绿衣姑娘垂直而高挺的鼻梁，一耸一皱，飘出一声冷嗤，倏地一跨步，短剑一扬，剑芒红霞暴射两尺，老妇只得微一飘身后避。姑娘“咕”的一声，笑了出来，说道：“这样脓包，还想夺剑，岂不笑掉大牙？赶快给我滚开，如果误了姑娘大事，便要拿你这驼妇祭剑！”

白发红颜驼背姥姥闻言，怒喝一声：“丫头，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！”

话落杖到，“呼”的一声，鸠头杖卷起一股猛烈狂风，黑压压直向晚香姑娘头顶砸下，声势猛恶之极。

牟尼剑虽是神物利器，姑娘却不敢与人家鸠头杖硬碰硬接。立即脚下一飘，施展“大挪移七绝身法”只一绕，便撞在驼背姥姥身后。

姑娘童心不减当年，迅以左手纤纤食指，在那驼峰上微微一触。

驼背姥姥罗冰心，骇得全身一抖，宛如一只受惊的狐狸，陡然转过身躯，发出一声是怒极也是羞极的怪笑。

白发一甩，鸠头杖一式“横扫千军”，夹着急风锐啸，向着晚香姑娘，拦腰扫到。

这一招如果砸实，姑娘怕不成了肉饼。所谓会者不难，姑娘双脚一迈，杖还未到，人已直线上升，趁着驼背姥姥不及撤回杖头，用手一抓那飞扬起的白发。

驼背姥姥又是一声惊叫，十余茎欺霜赛雪的白发，绕在姑娘手上，随风

飘扬。

驼背姥姥，老运不亨，甫入中原，于豹隐山庄，在巴岳茶客卢不同手下，即惨遭败绩。

输在宇内五奇之手，老婆子倒还不怎样难过，想不到这黄毛丫头，也是这般难斗，不禁大怒。

于是展开一路扶桑绝学，呼！呼！之声，卷起漫天狂涛，匝地寒飚，杖影纵横，劲风激射。

晚香姑娘心想：“你这老婆子，太不知好歹，我适才要取你颈上人头，还不是易于反掌么？”

想到这里，不由暗生愠怒，一套“牟尼剑法”，随手施出。

这牟尼剑法，一经施展，红霞暴涨，剑芒伸缩之间，长逾两尺，真不愧佛家降魔至宝。

这时杖影如山，风云变色，剑气如虹，彩霞缤纷，两人聚精会神，展开一场激烈凶猛的搏斗。

在一旁观战的白无常孔一飞，看得心头直泛寒意，暗自沉忖：“如让两人分出胜负，恐怕难以脱身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”

于是悄悄勒转马头，向着湘黔官道疾驰而去。

照夜玉狮子不愧是一匹通灵之马，它虽在武林高手控制之下，仍不忘通知主人前来教授，引颈一声长嘶，划破夜空。

姑娘骤闻玉狮嘶声，急得一声清啸，刷！刷！刷！一连攻出三剑，三剑九连环，震出二十七道红霞光影，俱都指向对方全身要穴。

驼背姥姥分不出哪一道剑芒，才是真剑，就在这么迷惑怔愕之顷，嗖嗖两声，一双彩袖，已被牟尼剑，生生割裂。

驼背姥姥骇得幽魂出窍，倒拖鸠头杖，愕在当地。

晚香姑娘脾气虽是暴躁，心可善良，她不愿伤害这位驼背老妇，莲足一蹬，起在空中，喝道：“姑娘有事他去，留汝一命，还不赶快滚出中原。”

语声越来越小，想已远去多时，白发红颜驼背姥姥，黯然一声叹息，大有一种英雄末路之感！拖着那乌黑沉重的鸠头杖，一步一步蜚入湘乡城中。

不言晚香姑娘，施展“御风行云”轻功，循着湘黔官道，追寻爱马照夜玉狮子之事。

且说在衡山脚下的少侠龚钰，骤见邛崃掌门无敌神券褚公权，因见师弟孔一飞，乘两人不备，骑着所盗之照夜玉狮子冲下麦田，落荒逃逸，不禁怒极咯血，昏倒地上，且又金线虫毒骤发。

他本是天生柔肠侠骨，放弃心爱被盗宝马不追，立从身上摸出一粒“万灵祛毒神丸”，喂入老人口中，再以“太虚玄天神功”，助他挥发药性，盍茶时间，神拳无敌褚公权，蛊毒立解。

老人既感且愧，老泪纵横，翻身俯伏在地，向龚钰叩谢救命之恩。

龚钰焉能接受老人家大礼，双手一扶，神拳无敌褚公权更是拜不下去，心中愈加钦佩这少年，不但身怀旷世武学，而且温文有礼，心性醇厚。

老人家受不过龚钰一片好心，只得骑着照夜玉狮子返回城中。

一路之上，老人家只是缓辔徐行，将他与乾坤掌方胜，被师弟孔一飞，如何威胁利诱，如何遭受暗算，以及如何怂恿盗马之事，和盘托出。

龚钰剑眉一皱，说道：“想不到人心竟是如此难测！前辈也不必为此事自责过甚，要知孰人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！何况是受胁迫所致！”

两人回到湘乡城郊，恰值畹香姑娘追赶盗马贼人孔一飞，离去不久。

谁知就因这一错过，将来频生无限风波！

龚钰在湘乡悦来客栈，一住三天，四出打听这一人一马消息，竟是渺然。

神拳无敌褚公权，更加惭愧得无地自容。龚钰遂留下自己行程目标，吩咐柜上，如果姑娘回来，请即转告，店老板自是满口答应。

神拳无敌到达岳阳，前往君山访友，方始告别。

龚钰原欲与畹香妹妹，游览北通巫峡，南极潇湘，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荡无际的洞庭岳阳楼。此时睹景情伤，哪里还有此等兴致。

于是，沿着湘鄂官道，策马缓缓前行，他是希望畹香妹妹，无论有否找着，从后追来。

由岳阳、蒲圻、咸宁，到达武昌。

他在武昌，一住两日，四处留记，依然没有姑娘影子，遂又渡过长江，无精打采北上。

在这段时间，不知碰上多少惹厌之事，而他那匹照夜玉狮子，更不断有人觊觎掠夺。

他虽是一个生性极为醇厚之人，见这些江湖人物，如此贪婪、卑鄙，渐渐引起了他的愤怒，何况，他此时心境不佳，出手较重，无数黑道枭雄，都跌翻在他手里。

由于他容貌英俊，风度潇洒，而又穿着一袭青色襦衫，不知谁给他喊出了一个青衫美侠外号。

未几，青衫美侠的大名，震撼武林。

青衫美侠龚钰，才入豫境，后面的畹香姑娘，依然不见追来。

于是，他又折回湖南。

他在这条湘鄂官道上，往返驰骋，引得一般江湖人物，窃窃私议，不知这位青衫美侠，是否要找自己的晦气。

凡是自量不足相与抗衡之人，谁也不肯招惹这位煞星，远远趋避。

因此，沿途倒显得甚是平静。

这天，他从岳阳到汨罗，刚出麻塘，隐隐闻着一丝马嘶之声，这声音一入耳，青衫美侠龚钰，不禁“咦”了一声，心说：“这好像‘玉聪’的声音啊！”

就在这时，坐下的“玉龙”，陡然引颈长嘶，嘶声高昂入云，原来照夜玉狮，一雌一雄，雄名“玉龙”，雌名“玉聪”。

远处果然有着回声相应，“玉龙”双耳一竖，四蹄如云，向着前面官道疾驰而去。

龚钰坐在背上，身躯微俯，两耳微闻呼呼风响，这千里名驹，真个是追风逐电。

他心中不时掠过畹妹妹娇俏的丽影，暗暗欢欣，真是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，何况已是二十余日的阔别！

他胸中有许多话，必须向她倾述，不过，他想起一个疑问，心中陡然忐忑难安！那就是：她为什么不北上追寻自己？反背道而驰？难道她一直在生着自己的气吗？

这一切，在他心中梗塞住，把那行将相见的惊喜之情，冲淡了不少。

前面马嘶的回音，甚是清晰，两骑距离，自然越来越近！

而他，胸中却充满了不祥的预兆，从直觉判断，既然自己能够听出“玉

聪”的鸣声，她何尝听不出“玉龙”的长啸！

可是，畹香妹妹啊，为何要逃避自己？

他又想起了在冷云谷中，一些往事，畹妹虽是火爆性儿，爱向自己发脾气，不到半盏茶时间，便又云消雾散，和好如初。几曾像这般生气过！

念头未落，两马已然只差半里之遥，抬头望去，前面飞驰的那朵白云，果然是那匹“玉聪”，马上不是畹香妹妹是谁？

丝鞭在空中一挥，“玉龙”长嘶一声，四蹄奋飞。

须臾之间，两马首尾相接。

青衫美侠龚钰，疾呼一声。

“畹妹！”

马背上那少女，蓦地，回过头来，向龚钰瞪了一眼、那眉、那眼、那垂直高耸的鼻梁、还有那椭圆的脸蛋，龚钰看得清楚，是畹香姑娘没有错讹。

然而，那眼神却有一种陌生之感。

他还没有来得及细想，那马已折向岔道，从荣家湾，奔向新桥，直抵长乐街，沿汨罗江东走。

他在马背上，不断狂呼。

“畹妹！畹香妹妹！……”

前面之人，仍是充耳不闻！幸而这条道路，行人不多，否则，这样快马奔驰，要不肇祸，也必引得路人诧异相望！

龚钰见畹香妹妹一个劲地狂奔，不理自己，心中那份难过，就不用提了！

转念一想：难道我堂堂六尺之躯，就这样长久低首下心不成？

真想勒转马头，各奔前程，继又一想：她毕竟还小啊！何况，下山之时，师父一再吩咐我好生照拂于她，就让她一点，也是应该，谁叫我作哥哥来着。

恁般一想，也就不再生气。心想：我就这样尾随着你，等你气消之后，咱们再来理论！……

在他坐在马上怔怔地想着心事之际，前面那骑，一入平江，便自踪迹不见。

心说：“妙啊！你竟跟我捉起迷藏来了！”

于是，我们的青衫美侠，便在平江城内，大兜其圈子，四处打听他的畹香妹妹。

他做梦都未想到，前面那位姑娘弄了狡狴，在一个转拐之处，乘龚钰微一怔神之际，将“玉聪”隐入一丛幽篁内。待他进得城去，姑娘一声脆笑，策马朝着来路，一阵得得蹄声，便自远去。

平江，虽是一个县城，总共才有几条街道？不消多时，便已打听得清清楚楚，压根儿就没有见着这么一个姑娘，骑着一匹银鞍白马，进得城来。

难道她，上天？下地？忽然脑海里灵光一现，不禁“哦”了一声，“啪”的一掌，击在脑袋上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绝对是这丫头，捣了鬼，我怎的想不到？”

聪明之人，被骗只是一时。龚钰出得城来，向路边的农人一询问，果然不错，那姑娘已转回长乐。

他马上挥鞭急赶，才入长乐，已是日落崦嵫。

略一打听，便又穿城而过。

他此时一心只想追赶畹香妹妹，自然不觉肚中饥饿，出得城来，夜幕已是一寸一寸地低垂。

幸好这是一个十五月圆之夜，一轮明月，倒是真的上了柳梢间，人儿啊！却是追向黄昏后——。

如此一想，不觉自我解嘲一笑！

笑容未敛，陡闻连声马嘶，来自汨罗江畔。

他听得出，这是遭遇突变时，马嘶之声。

他焉能不急？丝鞭猛然一挥，划过静寂的夜空。“玉龙”四蹄翻飞俄顷即到。

当他追到汨罗江岸时，“玉聪”已没了影子，微闻一缕呻吟之声，自芦苇处传来。

青衫美侠龚钰慌忙翻身下马，循声纵到，借着蟾魄清辉，俯身细望，他不禁“呀”了一声，原来地上躺着那个白衣女子，不正是畹妹么？

地上女子睁开微弱的双眼，向他微一瞥视，便又缓缓闭上，脸上流露着一丝痛苦之色。

龚钰这时已俯身下去，替她检视伤痕，一见伤处，不由大惊！

原来这姑娘所中暗器，竟是一种细如牛毛的毒针，而所中之处，又在两乳与丹田下三寸，真个恶毒之极！

他不禁发出一声诅咒，极其小心地将这姑娘搂在怀中，驰向汨罗镇。

在一家客店，开了一间雅洁上房，立刻关上房门，褪去姑娘衣裙，现出一身美妙的胴体，玲珑剔透，曲线毕露，真不愧是天上的杰作。

青衫美侠龚钰虽说是与畹妹妹在冷云谷中，是一对未来的小夫妻，轻怜蜜爱，何曾一丘一壑，尽收眼底，不禁心中一荡。

毕竟，他是一个灵台明净的人，很快便将心神收摄，先以一粒“万灵祛毒神丸”，用舌尖渡入姑娘口中，然后再施展“太虚玄天神功”，将两乳细如牛毛的毒针吸出，已是累得他额上沁出不少的汗珠。

他用青衫袖，在额上拭了一下，不禁望着那隐隐桃源，和隆然凸起的部分，心头宛如小鹿乱撞。

青衫美侠龚钰，恁是毫无邪念，像这种美术浮雕，和男人禁地，他真没有犯禁的勇气。

他惘然地出神，不知如何是好！忽然床上的姑娘，发出一声低呻。他想：这是无可奈何之事，畹妹必会谅解的。于是他鼓起勇气，伸出那颤抖的手掌贴上伤处。

姑娘骤似触电，全身一阵痉挛，那隆起的部分，兀自颤动不已，一缕奇妙的快感，透过掌心。

他银牙一剐，闭起眼睛，猛收心神，将“太虚玄天神功”源源吐出，再用力向外猛吸，那牛毛细针，终于被吸了出来，迅用早以备好的床单，给她盖上。

然后长长吁了一口气，擦去满头大汗，心里有一种好似从炼狱中逃出的舒爽感觉。

是啊！这种救人之事，尤其青年男女，弄得不好，便将误人误己，走火入魔。

青衫美侠龚钰，方在吁气，床上姑娘毒针既被吸出，血液流行恢复正常，痛楚全无，立即醒转过来，双眸甫睁，那曾经追赶自己的美少年，正坐在床沿，揩拭汗粒，不禁大惊！一声娇叱，掌出如风“劈”“啪”两声，着着实实打在龚钰那张面颊上。他没有想到姑娘醒来恁快，更没有提防她会出手，

虽然“太虚玄天神功”有一种自然反抗之力，但也被打得火辣辣的，隐隐生痛。

他还没有呼痛出声，姑娘又是一声惊叫，立即抓着被单，缩在床角，蜷缩一团，原来她已发觉自己身无寸缕。

龚钰豁然明白过来，向自己埋怨一声，立即打开房门出去，看也不敢看床上姑娘一眼。

他出得房来，将门关好，已是三声鼓响。

没有多久，“咿呀”一声，房门打开，露出一个美丽的面庞。

向着龚钰抿嘴一笑，然后一招手。

龚钰受宠若惊的走入房中，虽是一灯莹然，却已看得真切，姑娘满脸泪痕，宛如梨花一枝春带雨。

他可没有心情欣赏姑娘的哭态，低唤了声：“畹妹！”

讵料他不唤还好，一声“畹妹”出口，那姑娘哭得更是伤心。

龚钰立即伸手将姑娘揽在怀中，在她额角上轻轻一吻，无限深情地说道：“畹妹！……”

“妹”字才落，姑娘猛然一挣，脱出龚钰怀抱，一飘身，落在屋隅一张椅上，怒气冲冲地说道：“谁是你畹妹？”

这一下，弄得龚钰丈二金钢摸不着头脑，不禁楞楞望着。

望着！……望着……终于给他瞧出这位姑娘，果然不是畹妹！原来李畹香姑娘眉心里，没有那粒朱红细痣。

这一惊骇，使得他张大着一双星目，莫知所措！

龚钰震惊情形，立刻落在那白衣姑娘眼中，“咭”的一声，笑了出来，说道：“这一下，你看出来了么？我可是你底畹妹！”

青衫美侠龚钰玉面羞红，知自己认错了人，尴尬不已！

不过，这事情，太以离奇！他不禁暗自思忖：“世间有这等奇事么？两人一般面貌，一般身材，一般年岁。还有头上飘拂着的万缕青丝，也是一样尺寸……”

他正在沉思一切，那白衣姑娘，此时已用手绢，拭去泪痕，莲步轻移，来到他的面前。低声说道：“我想，这一定是个绝大的误会，因为，我已瞧出，你不是一个坏人。——”

龚钰用一种感激的目光，向她瞥了一眼，她樱唇一启，接着又道：“虽然，正如我想像的，你不是一个坏人，但因这误会所造成的后果……”

她说到这里，突然面罩寒霜，龚钰心头不禁一寒，知道难题来了！只听她冷冷地道：“你必须负完全责任。”

龚钰肚里雪亮，一个女孩儿家，将一身清白之躯，不但落在自己眼里，而且还经过抚摩，怎好再嫁他人？不禁黯然一叹！

白衣姑娘见他只是叹气，没有答复自己，她本是一个胸有城府之人，当然明白对方何以为难，眉峰一皱，说道：“对啦！我还没请教你的尊姓大名，以及师承门派，还有，你究竟有何为难之事？”

那口吻，虽是较畹香姑娘老练，但其咻咻莺声，却又完全相同！要不是有着这么多相同之处，龚钰岂有不觉误认？他又再度陷入沉思之中，忽然，那白衣姑娘“喂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这人怎么了啊？尽管想心事，却不答复人家问话！”

龚钰“哦”了一声，这才想起刚才姑娘所问自己的话。于是，他将自己

作了一番概略介绍，只没有将自己与李畹香早经师门有口头婚约之事说出。

他并非存心不说，而是，年轻人对这种事，多少有点羞赧难于启口之故。

白衣姑娘静静地听，那眉儿不时扬起，秋水般眼神，更不断报以浅浅微笑，最后，她对他竟是无限倾心。

待龚钰讲述完毕，笑意盈然地说道：“樊白玉何幸？得睹武林二圣传人青衫美侠英姿神采！”

龚钰谦逊一阵后，便也极口称赞樊姑娘美绝人寰，芳名甚是高雅，单是穿这一身白色罗裳，便显出孤芳高洁之处。

樊姑娘柳眉一扬，梨涡隐现，脆笑声起，她觉得甚是高兴！

当然！像青衫美侠这样的人品和武功，即使寻遍宇内，也必然难以找到，如何会有不高兴之理？

何况，女孩儿家，际此及笄之年，邂逅上这种异性，岂止是高兴！差不多连心花都要为之怒放。

樊姑娘虽是一向矜持，眼高于顶，可是，在这位青衫美侠之前，也不禁芳心怦怦，不胜羞涩地说道：“只怕我，未必及得上令畹妹千分之一吧？”

这话多少含有酸素，可是，纯朴正直的龚钰，竟然没有觉察，极其认真地答道：“姑娘之话，未免太过客气！其实，你与畹妹，我敢说，极像一对姊妹花！”

白衣姑娘樊白玉，用手一摸自己花般面容，有点不甚相信，暗思：母亲常说自己容貌美艳无双，怎地还有一个人，不但与我一般美，而且像极酷肖，宁非异事？不禁黛眉一皱，说道：“少侠莫非是违心之言？”

青衫美侠龚钰，虽是聪颖绝伦，但他对女孩子的心理，却毫无研究，依旧极其认真地说道：“如有半句虚言之处，可以发誓！”

言讫，当真发起誓来。

白衣姑娘趁势投入龚钰怀中，伸出一只柔荑，闪电般扞住对方朱唇，腰肢一扭，故意撒娇地说道：“谁要你发誓来着，我相信就是啦！”

娇躯甫入龚钰怀抱，一种处女的幽香，袭人欲醉。

他情不自禁地一搂樊白玉腰肢，姑娘骤如触电，全身立感酥软瘫痪。

樱唇潮润，双眼微微闭了起来。

龚钰陡觉全身血脉喷张，立即有一种犯罪的感觉，那空着的一只手，方按上姑娘坚挺的一处高峰，一线灵明蓦地升起，双手迅即滑落，他暗中警告自己：“龚钰啊！亏你还是武林二圣弟子，怎能做此败德丧行之事？”

如此一想，心灵顿感平静。

可那期待着暴风雨来临的姑娘，觉得龚钰久久没有动静，妙目锡张，吹气如兰，双臂陡然钩住龚钰的脖子，反而将樱唇凑了上去。

这一下，如黄河堤溃，大地沉沦，气息咻咻，良久方正。

室内灯光莹莹，照着樊白玉娇羞的脸庞，我见犹怜！

龚钰不自觉唤了一声，“玉妹！”

樊姑娘应了一声，并随即说道：“钰哥！我肚子饿啦！咱们出去吃点东西吧？”

于是素手相携，出得旅店，在一家尚未扫烱的酒楼，随意进些酒食后，方始返店。

龚钰见白玉姑娘，热情如火，不敢与她同住一室，遂唤来小二哥，另辟一房，互道晚安后，各自安寝。

翌晨，龚钰还未起床，白衣姑娘樊白玉，却已闯了进来，坐在床沿，低声唤道：“钰哥哥，天色已经不早，太阳快晒到屁股啦！还不起来，是否昨夜梦见了你那位畹香姑娘？”

龚钰翻身坐起，玉姑娘待他盥洗后，还又倚偎在他怀抱，觉得男性的臂膊，有一种奇妙快感，这是她从来没享受过的。

龚钰遂问那匹照夜玉狮子宝驹，是从何处得来？

玉姑娘躺在他怀中，一阵啾啾莺声，说出一篇夺得宝马的经过。

原来樊白玉姑娘，自从母亲离开雪峰山“千桃谷”，便悄悄下山溜将出来。

从湘西，沿着雪峰山脉，北上洞庭，一路游山玩景，甚是写意。

这天，薄暮时分，在桃源城郊，遇着一个骑白马的老者。

那马极其雄骏，乍然见我，希聿聿一声长嘶，状甚亲昵。

谁知那老者，陡然变色，立即策马逃遁！

龚钰忍不住剑眉挑煞，俯首说道：“他就是邛崃三杰中的云中雁孔一飞。”

畹香姑娘仰着脸儿说道：“那么，他为什么自称白无常呢？”

龚钰想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必是那家伙，投身幽灵教下，另取外号亦未可知！”

畹香姑娘继续道：“白无常孔一飞这一逃去，我忽然想起这人定是个盗马贼，不过，盗马贼多在北方一带出没，怎会来到江南？”

谁知念还未已，那人复又折回来，直趋常德。因此，我便引起夺马之念，你知道那匹马，多么雄骏可爱，而且还想与我相识一般。”

龚钰黯然一叹，方欲启齿，姑娘用手一捂钰哥哥嘴唇，续道：“不知是我轻功太差，或是那匹白马脚程太快，始终保持着一点的距离。”

她用手一拂额上覆下的发丝，莺声又起，说道：“那人出得常德城，却将那匹白马驶入湖汉，足见他对这一带地形，亦不熟悉。

正当他勒转马头之际，却从暗影中，飘出一人，长剑一抖，飞起一道金虹，只听他说道：‘朋友，坐骑留下走路。’

马上那人嘿嘿一声冷笑，说道：‘瞎眼贼，你知道我是谁？’

‘管你是谁，这马必须留下。’

这人说话，更是蛮横。

马上那人又是一声阴森冷笑，说道：‘嘿嘿！想不到做没本钱买卖的毛贼，竟然看上了我幽灵教白无常，如不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，天下毛贼，均将不知天高地厚。’

言罢，嗖的一声，纵下马鞍，判官双笔，随手掣出，双笔微微一碰，发出一阵‘锵锵’之声。

执剑那人，虽是在月光之下脸色微微一变，旋即双目喷火，仰天一声狂笑，喃喃自语：‘幽灵教……幽灵教，熊大哥，阴灵有知，小弟给你报此灭门之仇！’

‘仇’字才落，长剑震腕抖出，划出一道经天长虹，直向白无常前胸刺去。

白无常双笔一挥，劲风四射，两人一上来，便开始拼命狠扑，剑光笔影，打得激烈之极！

我这时，已然掩在那匹马后，心想：‘我何不来个鹬蚌相持，渔人得利。’

念动身随，立即飘身马前，那宝驹一见是我，希聿聿一声长嘶，欢啸如

云！

我更不怠慢，飘身上鞍，一抖缰绳，那马势如奔电，向着常德奔驰。

惟恐两人追来夺马，于是连夜北上，沿着洞庭湖，大绕圈子，在杨罗洲一处民家，住了十余日，方始从华容入岳阳。

不想才出麻塘不久，便远远听得一声马嘶之声，与我的宝驹嘶声相应，而且此起彼伏，嘶声不绝，这才使我感惊异。

于是，改走岔道，从荣家湾奔回新桥，过长乐街，沿汨罗江东奔！——”

她说到这里，那春葱般的手指，一戳龚钰额头，“咕”的声笑了出来，说道：“你这人啦！把人家追得气都喘不过来，我要不看你不是一个坏人，不赏你一朵桃花才怪！”

龚钰可没有深思，只是抚着姑娘一头乌黑如云的秀发，说道：“你这丫头，的确滑溜得紧，想不到稍一失神，便被你闪躲起来，害得我在平江城，胡找一通。”

白衣姑娘樊白玉接着埋怨道：“你还说啦！要不是你把人家追得那么紧，怎会碰上那个鹰头？宝驹丢掉不算，差点还把小命赔上。这叫做塞翁得马，安知非祸！”

青衫美侠忽然想起句俏皮话，说道：“如今么？……”

他把尾音拖得长长的，眯着眼睛只是笑！

玉姑娘想不出钰哥哥何事可笑，用手一扯他左耳轮，说道：“如今怎么着？”

龚钰“啊唷”一声，说道：“好妹妹，别扯，我说……说……就是啦！”

姑娘这才将手放下，一声俏笑！

龚钰一伸舌头，说道：“我的妈呀！好厉害，谁要作了你的丈夫，……”

姑娘扬起巴掌，做出个要打姿势，龚钰左手一闪，他使出一招擒龙手“缚龙南海”，将姑娘玉腕扣住，说道：“好妹妹，别生气，听我说啊——”

姑娘右手虽是被扣，手陡地在龚钰大腿上一掏，痛得龚钰“哎呀”一声叫将出来。

两人在房里鬼闹闹一阵，才出去吃早点。

吃完早点，忽见前面一间旅舍门前，停着一辆马车正将起程。

樊白玉姑娘，方与龚钰打车前走过，陡然响起一个清脆的嗓子，唤道：“玉儿，回来！”

白衣姑娘闻声回顾，骤见车上美艳妇人，立即扑将过去，喊了声：“妈！……”

那美艳妇人将姑娘搂入怀里，向龚钰瞪了一眼，长鞭疾挥，“叭”的一声，八蹄翻飞，那辆马车，带起一条灰色长龙，很快便消失在汨罗城中。

第七章 失之交臂

蹄声不闻车渐杳，青衫美侠龚钰，良久，方始从怅惘中惊觉过来。

他向着赶早市纷来攘住的人群，瞥了一眼，发现不少只眼睛，在对自己诧异相望！

这也难怪，像他如此俊美英挺的一位公子爷，站在大街上怔怔出神，怎会不引起别人的注目？

他此时仍带着一丝黯然之色，不觉心中暗自喟叹一声：“唉！她们，竟是如此相似！——”

不须解释，所谓她们，当然是指李晚香与樊白玉两位姑娘而言。

龚钰满怀感伤，无精打彩地回到旅舍，吩咐小二哥将玉龙马鞍备妥，结清宿费，然后懒洋洋地跨上马背，一抖缰绳，朝着长沙方向驰去。

一路上，他虽没有纵马疾奔，像“玉龙”这种照夜玉狮子宝驹，脚程自然不会太慢。

中午时分，还隔桥头十来里，便已追上了白玉姑娘母亲那辆篷车。

微一打量，便看出这是一辆寻常赶脚的马车，难怪行程缓慢。

他觉得这辆篷车，与那驾御的美艳妇人，看来极不协调，心中不禁想到：“像她这样一位华贵夫人，应该乘着自备的高贵马车，要不，也得由车夫驾驶才是！”

然而，她并不如此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龚钰忽然看出这辆篷车的形式和装备，是出自湖南省境，再看车身，竟是沾有红色泥土，篷上亦满积尘泥，证明确实经过长途行驶。

从车厢震荡颠簸情形看来，如非乘人太少，必是装载极轻。

再从樊白玉姑娘一身武功判断，这美艳妇人，必属武林高手无疑。

她为什么要放弃乘马？除非那车厢中，装有一个重病垂危之人！

然而，却听不出一丝呻吟之声。

龚钰虽是极端聪敏，对这一人一车，却百思不得其解。

他真想用手一攀车帷，看那车厢中，究竟装载的是什么？

当他的手，忍不住伸出，还未触到车帷，立刻想到：“龚钰啊！亏你还是武林二圣弟子，怎能窥人隐私？如此孟浪！”于是又将那伸出的手，赶紧撤回。

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，以至后来想起，懊悔不迭。

假使他不那么谨慎，稍为粗率一点，只消揭开车帷一寸半寸，或是看上半眼，情形便将不同！

然而，他却没有啊！竟失之交臂。

这个淳朴正直的少年青衫美侠，不但未曾去揭那车帷，反因避免嫌疑，却故意落后了五丈。

不久，马车到达桥头城郊，龚钰乘着杂乱的行人，悄悄地掠过了篷车。

他不愿引起樊白玉姑娘的伤心，以及她母亲的误会。

是以他一直不敢回头。

“玉龙”似知主人心意，悄无声息，随着行人前进，可是坐在车头上的樊白玉姑娘，仍发现了这一人一骑，不禁发出一声惊呼：“钰哥哥！”

龚钰乃属至性至情之人，回首一望，遥见姑娘一脸幽怨之色，本想上前安慰几句，随又一想，自己如果这样到处留情，不但对不住晚香妹妹，而且

误人误己，一声叹息，便又继续策马前进。

越过长沙，在暮色苍茫时，到达湘乡。

悦来客栈店小二，见是龚钰，知这位公子爷，手头阔绰，更加恭敬，立即上前哈腰鞠躬地说道：“公子爷，一路辛苦啦！那位李姑娘，前儿晚上，曾来敝店，住了一宿，并问起公子爷你，是几时走的，第二天，又北上啦！”

龚钰“哦”了一声，将马递与店小二，独自入店，老板立即将他导入北上房。

一宿无话，翌日，复又挥鞭北返。

这一次，他是日夜兼程上道，甫出汉口，便在湛家矶获得畹香姑娘过去不到一天的消息。

青衫美侠龚钰，便又专程急赶，终于在武胜关，追上了李畹香姑娘。

两人这一见面，真是欢欣若狂。两匹宝马，更欢啸不已，最使龚钰感到惊诧不解的，便是这匹“玉聪”何以又回到了畹妹身边？

一时之间，怔愕得张大着眼睛出神。畹姑娘连唤两声，不见龚钰答应，小嘴一噘，鞭稍猛然一扬，在空中“叭”的一声爆响，“玉聪”两耳一竖，一声长嘶，四蹄如云，风驰电掣般越过鸡公山，朝柳林奔去。

龚钰蓦地惊觉，知她小性儿又发了，两人还没谈上三句话，这妮子，便又放起刁来！

于是也丝鞭连扬，跟踪飞驰，高声呼唤“畹妹”“畹妹”不绝于途。畹香姑娘，岂真的生气来着？她本是逗着哥哥玩儿。

一见龚钰在后面急得什么似的，明眸倏转，马缰向右一带，便隐入一簇翠竹之内。

龚钰陡失前面人马影子，立将“玉龙”勒住，朝着十字路口望去，心中方踌躇不决，忽然忆起曾在平江城，上过樊白玉姑娘一次恶当。

微一打量，便看出那簇翠竹外面泥土，留有蹄痕。

他身躯微俯，在宝马“玉龙”耳畔，悄声叮嘱两句，便自跃上土岗，宛如一只猎犬，守候着猎物一般。

“玉龙”希聿聿一声长嘶，直向柳林官道飞奔，畹香姑娘听得真切，一声俏笑，挽着马缰，从那簇翠竹后面，闪身而出。

谁知她笑声未已，土岗上黑影飘坠，捷比殒星，降落“玉聪”身上。

变生肘腋，畹香姑娘玉容顿变，随着一声惊呼，反臂欲劈。这人对她所使招式，极其熟谙，未待她肩动臂扬，两条胳膊，宛似两道钢箍，将她来个温香软玉满怀抱。姑娘怒叱一声，猛然甩镫猛挣，想不到那人竟是天生神力，她后悔不该戏弄钰哥哥，平白遭此侮辱，芳心几碎。狂呼一声：“钰哥哥！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一缕熟悉亲切的声音，在她耳边响起，传来连声：“畹妹！畹妹！……”

这时，畹香姑娘，方始明白是钰哥哥捣鬼，心中方始一块石头落地，双眼一合，乘势倒在龚钰怀中。

“玉聪”载着两人，缓缓前行，“玉龙”早在前面二十丈处，昂首摆尾，欢啸不绝！好似与他主人这次合作，获得空前胜利，心中感到骄傲与愉快！

畹香姑娘向着“玉龙”“呸”了一声，鞭稍儿向空中一扬，龚钰身形一拔，宛如平沙落雁，一下便落在“玉龙”背上，向畹香扮了个鬼脸，便又纵马疾驰！

畹香姑娘真没想到那样淳朴的钰哥哥，相隔不过两句，自己竟会跌翻在

他手里，当真是：“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”。女孩子心理，永远令人莫测！如照往日，那还得了！可是今天，这只斗败的母狮，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，对钰哥哥的突改作风，感到新奇，刺激有趣，脸上孕出一丝甜美的笑容，在夕阳余辉下，更显得娇艳欲滴。

她此时，只是揽辔徐行，咀嚼着适才那一幕的惊骇，温馨滋味，如同橄榄。

龚钰纵马疾奔，以为畹香妹妹，定然不会轻易饶过他！

哪知，“玉龙”一连奔出两里之遥，并不见后面一骑紧追而来，便又将马勒住。

龚钰深恐畹妹又出花样，回首遥望，她已随着得得蹄声，徐徐驰来，方始安心。

这时，一群晚鸦从头上掠过，龚钰鞭稍一指，说道：“畹妹，天快黑啦！咱们早些到达柳林，好一谈别后经过！”

姑娘螭首微点，鞭梢儿随她玉腕一摆之际，在暮色苍茫中“叭”的声爆响，当先驰去。

畹妹何以显得这般柔顺？龚钰不禁暗暗称奇！

其实，并不足怪，幽默与俏皮笑闹，常常使爱情生色，获得女孩子的欢心。

他脑海中，虽是诧异不止，另一支神经系统，仍在支配着他挥鞭疾追。

皓月初升，华灯乍上，两匹照夜玉狮子，便已进入柳林镇。

店小二还没等两人翻鞍下马，立即哈腰接待。

两人在一间雅洁而又空气流畅的上房住下，试想久别重逢的爱侣，这时将有何等亲热镜头。

畹姑娘嚷着肚饿，拖着龚钰走进一家酒楼，点了几样精致酒菜，慢慢饮食起来，絮絮而谈。

这位置挑选得甚为适宜，在酒楼幽僻的一角。

先是龚钰扼要报告。其中只有部分小节，被他隐匿起来，那便是为樊白玉姑娘疗伤经过。

龚钰并不是存有私心，他知道畹妹最为清楚，一个不好，便将闹得不欢。

接着，畹香姑娘也说出一番别后情形。

只见她樱唇一绽，低语如珠，说道：“自从那晚分道追寻一双爱马，极力施展‘御风行云’轻功，在白马铺始将那个坏蛋白无常孔一飞截着，这家伙的确够狡猾，一看情形不妙，勒转马头又回到湘乡城郊。

本来，他已无法逃遁，偏遇上扶桑岛白发红颜驼背姥姥那个冒失鬼，想夺我手中牟尼剑，拼斗起来。

于是，他便趁机逃遁去。

待我发觉，已迟了一步。

那盗马贼，真个狡如狐狸，并不循着官道奔窜，最先绕雪峰山脉，大兜圈子。

要不是‘玉聪’，间或一声长嘶，使我获得线索，仍能在后蹑踪追寻外，几乎早已被他逃脱。

谁知一出辰龙关，这一人一骑，便已无踪。

我踏遍三湘七泽，四处打听‘玉聪’的消息，没有获得，却已从一般江湖人物中，得知你骑着‘玉龙’北渡长江，扬威鄂境，唤做什么青衫美侠！”

她说到这里，向龚钰瞟了一眼，说道：“钰哥哥，你这美侠的外号，使我大不放心！……”

龚钰暗说一声“侥幸！幸而不曾将汨罗城之夜，途遇樊白玉姑娘事说出，否则，岂不大糟？”

他这里正在思量，碗香姑娘见他想着心事，不禁“嗯”了一声。

她这声嗯不打紧，可把龚钰吓了一跳，竹筷上挟着的红烧鲤鱼，陡然滑落！

碗香姑娘黛眉一蹙，说道：“你这人呀！大约是做贼心虚！”

龚钰此时，玉面红馥馥的，不知是多饮了两杯？抑是心中当真有愧？

碗香不过是随意调侃，哪会有疑心龚钰在外拈花惹草！白了他一眼，徐徐说道：“自从获知你的确讯，倒减去我几分思虑！便又沿着桃源、常德、汉寿、沅江、湘乡、渡过新水，再回湘乡悦来客栈。

店老板说你早就起程北上，于是，我又赶到岳阳。”

她向龚钰无限深情地瞥了一眼，说道：“我们不是讲好游一日君山洞庭么？此时，我哪有心情？立刻连夜北上。——”

龚钰对碗妹这种纯真的爱情，不禁感动十分。他伸手握住碗香姑娘一只柔荑，正唤得一声：“碗妹！”

姑娘弧犀半露，嫣然一笑之后，接着又道：“才出岳阳，不及十里，便闻着一声马嘶，那声音，我追踪了如许时日，自是熟悉之极，心说：好啊！原来狗贼，竟来到这里，今晚，不信再让你逃出手去。”

就在这么一念之间，只见一缕白影，电般飞来。

我此时，已是怒不可遏，舌绽春雷，一声暴喝：‘狗贼，还不与我站住。’

玉聪料是闻知主人声音，前蹄猛然人立，昂首长啸如云。

那人骑术颇精，竟未翻跌马下，向着‘玉聪’，连连数鞭，意图冲将过去。

可是，此时的玉聪，竟是不听控制。

这时，我趁着月色，已看清马上那人，乃是一个瘦小干枯的老头，细目残眉，尖腮削颊，穿一袭黄色衣衫，腰悬豹皮囊。

见我阻住去路，双目隐现杀机，嘿嘿笑道：‘丫头，汨罗江畔，中了老夫独门‘夺魄神针’，尚犹未死，算你命大，今宵，老夫要亲自送你魂返天国！’

我想，这老贼定是将人认错，不由问道：‘狗强盗，还不报名送死！’

那瘦小老头，怔得一怔，嘿嘿笑道：‘丫头，那晚不是告诉过你，老夫四川残眉叟唐镛，竟是如此健忘！’

我幼时曾听父亲讲过残眉叟‘夺魄神针’厉害，闻言自是暗暗吃惊，立刻‘龟裂功’潜运护体。也自发出一声俏笑，说道：‘想不到鼎鼎大名的残眉叟，居然成了鸡鸣狗盗之徒，实在令人齿冷！’

‘冷’字才落，瘦小老头嘿嘿一声怪笑，飘落马鞍，残眉一轩，说道：‘老夫虽是一手血腥，像你这般花朵般妮儿，原想放你一条生路，想不到你竟是恁般不知好歹，宛如冤魂附体一般，自寻死路。怨得谁来！’

话音才落，两臂一圈，霍地双掌齐推，呼的一声，一股其大无比的掌力，向着我胸部，疾撞而至。

我一看这家伙虎狼成性，出手便想将我置之死地，不由泛起怒意，左手劈出五成掌力。

想不到那老贼却是如此脓包，两股掌劲，方一接触，‘蓬’的一声巨震，沙飞石扬，他却瞪！瞪！瞪！一连退下四五步之多，老脸倏然变色！”

龚钰放下手中酒杯，说道：“神婆师父的龟裂神功，何等霸道！三年前，师姐笑面罗刹方芳，只消一掌，便将冰魄神魔吕天昌震毙，你既得了她老人家真传，而又屡服灵药，并打通任督两脉，虽是五成，那人如何接得住！”

从古至今，没有一个人不吃捧，尤其出于爱侣之口，比饮玉石灵乳，还要受用！

晚香姑娘玉容上，堆满了笑意，说道：“那老贼出手一招，便告吃瘪，如何不怒？哇哇怪吼数声。

双臂暴伸，骨节发出一连串繁密的爆音，这回怒极出手，两掌叫足十二成功力，残眉双挑，细目中，两丝冷芒暴射，尖腮后缩，铁青的瘦削脸上，狰容可怖，向着我一步一步地行来。

我虽是不怕他，那紧张样子，却也使我生出了一缕寒意。

心想：‘何不拿他喂招？……’

念还未毕，那老贼双掌在胸前，各划半个圆弧，暴喝一声：

‘丫头拿命来！’”

她说到这里，想是喉咙干燥，端起面前酒杯，喝了一口，续道：“老贼语出臂扬，一股巨大掌风，直似排空巨浪，向我汹涌而来，拿力未至，锐啸之声已起。

他以为这一掌，我断难逃出毒手，谁知我一声俏笑，已施展‘七绝大挪移’身法，闪在老贼背后，只轻轻在他那脖子上吹口热气，已吓得他惊魂千里。

在同一时间，他那劈出的掌力，骤失鹄的，‘砰’的一声，击在地上，泥土石屑溅起四五丈高，地下现出尺许大一个土坑。

从这一点看来，这老贼功夫，倒是不可轻视，列入江湖一流高手，毫无逊色。

那残眉老者，向我两番攻击失败，脖子上顿感热气袭人，心魂皆颤。双脚一点地面，立刻横飞八尺。

脚才沾地，我又在他背后故技重施，这一骇，他几乎晕昏过去。

这家伙究属成名已久，较一般常人镇静，当时强纳心神，立施燕青十八翻，滚出三丈之遥。

在这翻滚的时间，眼睛扫向场中，虽仅是那么极其短促的一瞥，他可没有发现场中身着绿衣的我。

这家伙，真说得上年老成精，虽是滚出三丈之遥，却没有翻身站起，一个风车般旋较，却贴身一处断崖而立。

我‘七绝大挪位’身法再妙，也无法再施戏弄，只听他说道：‘老朽虽知姑娘身怀旷世武学，不是对手，但是老朽成名，乃属暗器，不识姑娘可肯赐教？’”

龚钰剑眉微皱，说道：

“晚妹，你没有答应他吧！那‘夺魄神针’，细如牛毛，中人三日必死！……”

晚香姑娘趁这时喝了两匙鸡汤，见着钰哥哥那般关怀自己，自是满怀高兴地道：“钰哥哥，你忘记了！我有着龟裂神功护体，何惧乎暗器？”

龚钰“哦”了一声，不自觉地搔搔脑袋，喃喃说道：“我这人，怎的恁

般糊涂？”

晚香姑娘，嘴一笑，接着说道：“这残眉叟唐镛，当真诡诈，语声才落，双手连挥，十余口飞刀，夹着毒蒺藜，已是呼啸而至。

要知这种飞刀夹蒺藜的打法，最是歹毒。

盖飞刀薄如柳叶，而毒蒺藜重逾半斤，两种暗器，所走路线迥异，使人难以胜防！

加以这残眉叟，手法奇特而熟练，有的电旋奔来，有的划一道弧线斜射而至；或有成为直线，或则看似缓慢，陡地中途速度加快，电闪雷奔。

唉！要是一般武林高手，怕不着了他的道儿！

可是我啊……”

她说到这里，陡然豪兴大发，竟然端起酒杯，喝下一口，说道：“我运起‘龟裂神功’使得所有暗器，都在身外丈远之处，迅疾跌落。

这老贼细眼骨碌碌一转，身形陡地一飘，前进五尺，黑影一闪，一阵‘卡嚓，卡嚓’数声连响，数百细如牛毛的针雨，疾射而出。

这东西，乃是用卡簧发射，虽是体小身轻，劲力奇大，护身罡气，险些搪阻不住。

就在这时，他却飞身向‘玉聪’身上纵落。

气得我一声娇叱，袖中牟尼剑，震腕飞出，连刚才学成不久的以气御剑功夫，也使了出来，但见红霞如练，那森森剑气，绕着残眉叟头顶一旋，一声惨叫……”

龚钰一拳击在桌沿上，大声赞道：“杀得痛快！”

谁知他这一拳，竟将那么坚硬的栗木桌面，击成一个大洞。

幸而，他在击出之时，立将劲力回收，“太虚玄天神功”何等奥妙，是以拳头虽落，即无声响，桌上碗盘全都没有受震。

晚香姑娘说道：“钰哥哥，你为何恁般恨那老贼？”

龚钰脸上一红，不过，他此时已有点醺然微醉，别人自是无法瞧得出来。

他口里不说，心头可是在想：“这老贼竟是那等恶毒，将樊白玉姑娘伤得几乎丢掉性命不算，而且打的部位，更是令人发指！

更奇怪的是，那‘夺魄神针’，乃是由卡簧操纵，白玉姑娘何以两乳及下阴部位，会各中一针？”

其实，也无什么可怪！铁筒前面，有两个筒盖，一个可以单针独射，一个细孔密如房，一发百针。

樊白玉姑娘所中，正是前者。

晚香姑娘见钰哥哥没有说出恨那残眉叟的理由，心想：“是啊！钰哥哥何等深爱于我？岂容老贼心肠那等恶毒？是以才这般怀恨于他！”

姑娘如此一想，更觉得钰哥哥一往情深，不由对自己一时心慈手软，甚感歉咎，说道：“我之所以仅削去残眉叟唐镛老贼一只左耳，原不拟多造杀孽！

早知钰哥哥如此恨他，应该将那颗瘦小头颅，割下才对。

不过，没有关系，我乃暂时寄存在他项上，终有一天，会给你取来，要是他还继续为恶的话。”

她说到这里，不由噗哧低声一笑。

龚钰对残眉叟，虽说恨不得一刀杀死方快，其实，像他这种生性醇厚之人，哪会不留人以自新机会！

就在这时。噤！噤！噤！从楼梯口冒上两个人来，这两人，一个瘦长，一个矮胖。

瘦长的一个，身穿黑色长衫，背插宝剑，年约五旬以上，矮胖的那人，装束相同，背上背着一个长长包袱，料必是一对奇形兵刃，亦在五旬左右。

这两人一上楼，拣了个靠壁座位，忙着要酒点菜，狼吞虎咽。

由于这两人，甚是惹眼，龚钰不免稍为注意。只见矮胖的那位老者，带着一口沙哑声音，说道：“大哥，点子年纪那么轻，怎的上次东海肉球剑客前辈，都吃了亏，难道真是武林二圣传人？”

瘦长老者手抚额下花白胡须，压低声音，冷冷地道：“怎么不是？‘乾元指’是南海独门秘技。”

晚香姑娘正欲说话，龚钰用手肘一碰她的玉臂，并用眼色阻止，姑娘立即知道怎样回事。

那沙哑声音，又从矮胖老者嘴里飘出，说道：“这家伙从‘豹隐山庄’来到湖北，四处探查，好似搜寻什么。而且宇内五奇，听说亦有南下讯息。别是想到总坛捣乱吧！”

那瘦长老人吞下一大杯酒，说道：“情形可能如此，是以总坛方面，使用飞蛇传书，命咱们三凶六厉，二十四幽灵，暂缓推进，必须将南下之人，设法消灭，尽力拦截。”

矮胖老人咕嘟！咕嘟！连续灌了几杯黄汤，咂了咂嘴唇，说道：“咱们一、三两批，已在鸡公山集中，如果第二批仍未能从浙境赶回，看来，今晚仍是难于出手。”

瘦长干削老人，陡地用鹰目扫视了楼上食客一眼，大约没有发现其中有江湖人物，挟起了一块颤巍巍的蹄膀，放入口中，微一咀嚼，便吞下肚里，用他黑色衣袖一抹油渍，说道：“这倒未见得，只要神君有法将裘老前辈大驾留住，能于今晚赶到，即使第二支队，仍未回来，还不是照样动手！说不定，更较有把握！”

矮胖老人咧嘴一笑！

瘦长干削老人，似知同伴有不信之意，说道：“你别以为上次是点子获胜，那是因为宇内五奇巴岳茶客，在先将裘前辈真力耗去之故。

其实，也只能算是扯平，因为裘前辈，虽是被点中穴道，那何姓小子，还不是挂了彩。

而今，形移势迁，那小子既已落单，见咱们人多势众，首先要露三分怯意，功力便将大打折扣，必然落败。”

矮胖老人带着沙哑声音，呵呵笑道：“九哥，你是说咱们正好借此机会，打死老虎，不是么？”

说到这里，高声呼喊道：“伙计，再来两斤高粱。”

原来手中的酒壶，业已壶底朝天！

晚香姑娘，一听这两个家伙，竟欲图谋师兄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不由心中有气，鼻孔里飘出了一声冷哼！

青衫美侠龚钰生恐这两个家伙警觉，岂非误事？连忙做出陪小心的样子。

果然，那瘦长干削汉子，闻声立即向楼角瞧来，见两人如此模样，料是一对年轻情侣，在闹别扭遂未生疑。

就在这时，伙计捧来两大壶酒，另外还有几样菜肴。

两个老者遂不再言语，埋着头，一阵狂饮大嚼，瞬息杯盘狼藉。

龚钰料知彼等必将离去，立刻招来伙计结账，并赏下一锭银子作为小费后，方始相携下楼，在一暗陬处，隐住身形。

两人身形刚刚隐匿起来，那一长一矮两个老者，毫不迟疑，朝着东面奔去，脚下快捷之极。

龚钰一拉腕香玉腕，迅即坠将下去，遥遥望见这两个家伙，从包袱中，抖出一袭黑色披风，穿在身上，并戴起面幕。

然后黑色衣袖一抖，宛如两只夜鸟腾空，几个起落，便出去二十余丈，应该是江湖高手。

龚钰和腕香姑娘，虽是具有绝世轻功，也不敢丝毫大意。双双疾射出去，紧随蒙面人身后。

星月之下，四条人影，直似逐电追风。

从柳林至九里关，不过二十里，片刻时间，便已到达关下。

青衫美侠龚钰和腕香姑娘，早已隐闻关上人语喧哗，及兵刃相触之声，心中大急。

两人连声清啸，从前面黑衣蒙面人头顶掠过，宛如两缕淡烟疾射。

这瘦长和矮胖两位老者，做梦也未想到，会因柳林酒楼，无心泄露秘密，引来了强敌。

瞬息之间，一对少年越过十数重桩卡，登临关上。

龚钰循声望去，但见一条岭脊之上，黑压压人影林立，扇影剑光，如云如虹。

青衫美侠龚钰，心急师兄安危，双臂一张，将“御风行云”轻功，施展到极限，横渡十余丈削壁，像鹰隼般向斗场泻落。

就在这时，场中发出一声惊叫。

青衫美侠龚钰，身在云中，自是觑得真切，一见师兄何天衡，被东海怪杰肉球剑客袭异，一招“魂断蓬瀛”，刺中腿胯，脚下登时一个踉跄，向地上倒去。

那球形怪物，一拂胸前银髯，嘿嘿冷笑一声，长剑一抖，又是一招“直捣黄龙”，向着玉笛金扇蓝衣书生当胸刺去。如果这一剑刺中，岂有命在？

龚钰这时救人心切，一声怒叱，左手一推，“太虚玄天神功”何等威势，呼的一声，将那球形怪物，卷飞出四五丈之外。

右手一吸，何天衡将倒未倒身躯，被一股庞大吸力吸向空中，龚钰双臂一抄，将师兄抱在肋下，然后飘然坠落。

腕香姑娘见师兄何天衡被龚钰哥哥救出险境，袖中牟尼短剑，唳的一声，亮将出来。迎将肉球剑客弹回身躯，“嚓”的一剑，当头压下。

数十黑衣蒙面人，正庆大功告成，想不到飞将军自天而来，只见人影一晃，剑虹流霞。

肉球剑客舞起一道银光，利用震飞落地弹力射回，陡向来敌骤下杀手。

哪知红霞乍现，自己右手便是一轻，心中骇然。

这位老怪物，连念头都未转，一声怒哮，便滚开两丈余远，翻身站起。

运目一看，场中现出一对少年男女。

那少年穿着一袭青色儒衫，猿背蜂腰，剑眉星目，英挺俊美之极，正在替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包扎剑伤，一副旁若无人气概。

那姑娘，更是明眸皓齿，黛眉朱唇，风姿绝世，手中握着一把尺余长短

剑，剑芒吞吐，红霞映月。

再一察看自己的缅铁软剑，已被削去一半。

蓦地，想将起来，那少女手中之物，竟是只听传闻，数百年从未出现武林的一支佛家镇魔之宝——牟尼神剑。

旋又一想，适才自己被那少年一掌震飞，即使当年与武林二圣之一南海商隐贾若虚较技，也无恁般神奇雄厚，这是一种什么先天气功？

不会是‘太虚玄天神功’吧……”

那看不到颧骨的肥胖脸上，时阴时晴，时骇时怒，瞬息万变。

绝龙岭上静悄悄的，竟被龚钰和畹香姑娘，旷代仪容和绝世神功所震慑！

就在众人怔愕顷间，那瘦长干削老者和矮胖老人，亦已风驰电掣般赶到斗场。

运目一望，心中不禁“哦”了一声，心想：定是自己适才在柳林镇酒楼上，无意泄露机密，引来强敌……

两人虽是恁般在想，可不敢丝毫表露出来，不由冷汗浹背。

自然，衣袂飘扬的畹香姑娘，又何尝没有看出那两个胸前绣着厉魄五六个数号的黑衣蒙面人。

姑娘俏笑一声，双眸神光倏射，向着两人扫来，饶你长白双雄杀人不眨眼，此时竟是心寒胆战不已！两人何以这般畏惧姑娘？原因是，一旦道出系他弟兄招引而来，必将难逃该教磷火焚身毒刑。

幸而畹香姑娘只是淡淡一笑，方始心安。

不言数十个黑衣蒙面人，心中正在千回百转，踌躇未决。

青衫美侠龚钰以最快速度，将师兄何天衡伤口扎竣，挺立场中。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本就美如潘安，如今在这位师弟面前，便觉黯然失色。

只见他星眸神彩暴射，向着众人环视一周，然后朗声说道：“看来诸位俱都是黑道上一时之选，却如此劳师动众，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，且必欲得敝师兄方始甘心，谅非个人恩怨仇恨，——”

他说此一顿，双睛缓缓从一双双露在面幕外的眼神，微一接触，续说：“不问汝等过去行为如何，以及今晚聚众群殴伤及敝师兄之事。希即归告汝等首领，一月之内，解散组织。

否则，以此为例……”

言讫，双臂一引一收，东海肉球剑客裘异，那么圆浑肥硕无朋的身躯，竟不由自主地滚向面前。

青衫美侠龚钰，右脚弯微微一屈，觑准部位，吐气开声，运足“太虚玄天神功”，霍地一脚，但闻“蓬”然声响，如中皮革。

东海剑客裘异，随着厉吼之声，在空中一阵滴溜溜滚转，落向二十丈外绝龙岭下。

这一脚，任他皮糙肉厚的臀部，怎样富有弹性，也为之痛彻心骨，魂飞九霄！

三凶魂，七厉魄，及剩下的二十四幽灵，几曾闻见过如此怪异武功，骇得厉啸连连，一个个颠着屁股，逃之夭夭畹香姑娘见钰哥哥一腿退去强敌，俏笑一声，伸出春葱般的姆指，大声叫好！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在敷过伤药之后，腿上痛楚立失，见着师弟龚钰和师妹畹香姑娘，双双赶来解除自己危难，而功力，竟较自己还要高出

许多，心中既感且愧。说道：“龚师弟，李师妹，你们是怎样知道愚兄在这九里关被困？”

龚钰剑眉一挑，说道：

“我们是在柳林酒楼上，偶然闻悉师兄被困，一路尾随来此。”

畹香姑娘樱唇一绽，说道：“何师兄，你来这九里关有什么事呀？”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不由心中惨然！在这位天真欢快的师妹面前，怎忍将那天伦遽变告诉于她。

然而，这事岂能长久相瞒，不由剑眉一蹙，说道：“说来话长，咱们还是回到柳林镇，慢慢告诉！”

龚钰说道：“师兄，你腿伤未愈，奔行不便，权且由小弟肩负一程吧！”

蓝衣书生何天衡将头一摇，笑说道：“这点伤，算得什么？何况还敷过师父的治伤灵药！此时已结疤痊愈，走！”

“走”字才落，蓝影疾射，当先朝绝龙岭下奔去。

青衫美侠龚钰，用手一挽畹香妹妹，一青一绿两条人影，顿时化作比翼双飞，紧跟着师兄，始终若即若离。

何天衡回首一望，见师弟师妹两人，跟来毫不吃力，心想：两人功力，果然要高出自己。他本是一个好胜好强的人，于是倾尽全力狂驰，宛如一缕淡烟。

二人自是脚下微一加劲，便又紧紧跟随。

从九里关到柳林，虽有二十里之遥，但在这三位均怀有绝世轻功之人行来，还不是转瞬即到。

三人抵达柳林客栈，从屋面上翻入室内，龚钰燃亮油灯，畹香姑娘斟上三杯热茶，先送给师兄何天衡面前一杯，然后打趣道：“何师兄，你不会是给师姐和东方姊姊赶出来的吧！”

说到这里，自己也忍不住吃吃一声娇笑。

蓝衣书生何天衡，啜了一口热茶，也用幽默的口吻向着龚钰说道：“所以啊！师弟，你必须以师兄引为前车之鉴，千万别惹草沾花，自讨苦吃。”

言者无心，龚钰不禁脸色微变。

畹香姑娘此时顺手拾起桌上的马鞭，沉腕一抖，空中“叭”的一声爆响，黛眉一竖，说道：“他敢！”

这一声爆响，倒真把正在想着樊白玉姑娘的龚钰，吓得一大跳！连说：“微臣不敢！……微臣不敢！”

畹香姑娘见着钰哥哥那种惶恐的样儿，不禁噗哧一声笑了出来！

何天衡，更是哈哈大笑不已！

龚钰面孔红红的，说道：“师兄，说正经，你何以来在这九里关上？”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剑眉一皱，心中暗自沉忖：我怎能如此直接毫无隐避地说将出来，还是让我多考虑片刻吧！想到这里，故意装作笑容，说道：“还是由你们先将出冷云谷后的一段经过，先行告诉我吧！”

畹香姑娘向着龚钰啾啾嘴，意思是叫钰哥哥把两人沿途经过叙述一番。

龚钰当然没有推辞，遂将两人路上发生之事，娓娓道出，只隐去了与樊白玉姑娘相识的一节。

在这一段时间中，何天衡已想好应付之道，方在准备，畹香姑娘已连番催询。

他先啜了口茶，润润喉咙，然后干咳一声，说道：“我这次离开豹隐山

庄，并非完全是被赶将出来，乃是追寻令尊大人潜龙堡主李前辈！——”

此言一出，畹香姑娘和龚钰同时为之大惊！

何天衡不容两人发问，说道：“李前辈失踪的主要成份，极其可能是被桃面妖狐樊素素掳去！”

接着便将邙山烟叟于伍与潜龙堡主李去非两人，去开封醉仙酒楼之事，以及三人月下追寻情节，扼要说出。

龚钰说道：“师兄，你怎样可以断定，李伯父是被掳，而不是追赶妖狐去哩！”

何天衡手抚腿上伤处，剑眉又是一扬，说道：“试想，李前辈长剑遗落在开封城郊桃林之内，显然已失去抵抗能力，非被掳而何！”

龚钰想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是否会遇害？”

何天衡将头直摇，说道：“这个，经我们仔细研究，认为绝不可能！”

第一，附近没有李前辈被害的躯体。其次，如属寻仇，李前辈决无隐匿只身相见必要！看来，定是遭了对方诡计，受伤被掳！”

龚钰不得不承认这事的绝对可能性，而默然无言。

畹香姑娘做梦都未曾想到父亲会突然出事，心中焦虑不安，说道：“何师兄，你可曾获得线索？”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用手撑在桌上，叹道：“这桃面妖狐已有二十余年不曾现身江湖，而且狡猾有如狐狸，别说一般江湖人物不认识，即使过去认识，这多年来，人面已改，谁又会注意于她？何况，更不知她巢穴所在！”

畹香姑娘姑娘泫然欲泪，说道：“照这样说来，岂非无法将家父找着？”

何天衡忙道：“事情并不尽然，我这次来到九里关，便获得一丝可靠讯息。

从一个江湖人物口中，得悉两句之前，有一个美艳少妇，伴着青须飘洒的丈夫，在九里关住了数日。

那丈夫模样的人，似乎患有重病，从未出过房门一步！”

他说到此处，向着二人望了一眼，再剔亮油灯，接着又道：“我于是从云梦匆匆赶来，住在关上那独一无二的‘松泉’旅舍。

略一询问，证实传言非虚，我于是悄悄潜入绝龙岭一带搜寻。

想不到魔头们，突然在此现身，险些丧命，要不是师弟师妹赶来相救……”

他发出一声低喟，那声音听来包含着无尽感慨。

龚钰略一沉吟，说道：“师兄，你可曾到那对中年夫妇所住的屋内，详加勘察，例如墙壁上有没有留下字迹或暗记等等！”

何天衡跌足叹道：“这一点，我竟忽略了！健驴‘黑儿’，还在九里关‘松泉’旅舍呢。明日，咱们不妨到关上仔细调查一番。”

一宵谈话，不觉东方既白。

三人用过早点，何天衡也不客气，骑着“玉龙”领先奔向九里关，龚钰只得跟畹妹妹共乘一骑。

二十余里，在照夜玉狮子脚程之下，哪消盏茶时间，便已到达。

松泉旅舍老板，以为客人早起，外出始归，哪里晓得昨夜绝龙岭上曾经发生过一场龙争虎斗！

何天衡遂又向老板查问桃面妖狐所住房间，凑巧，这间房子，正由自己

住着。

三人入得房来，详细勘察结果，由李畹香看出，一处隐密的墙壁上，写着“去非”二字，箭头指向南方。

这新的发现，更加证实了潜龙堡主，果然被掳，大家较为安心。

龚钰剑眉深锁，暗自沉忖：以李伯父功力，尚且被掳，足见这桃面妖狐，武功必有过人之处！

不过，如非受制于人，他又岂能甘心同行？定是被点了穴道，难以行走。从这一点看来，她必然要用车马代步。

想到这里，遂将老板唤来，问道：“那一对中年夫妇，是如何离开这里的？”

老板略一思索，说道：“那位太太极其美艳，嗓子亦颇清脆，因此我记得非常清楚，他们是坐马车走的。

而且，那辆马车，还是经我向王老七出高价代购的呀！”

“美艳人？……马车？……”

陡然一个记忆，掠上心头，龚钰一掌拍在木桌上，发出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然后喃喃说道：“是她……定然是她。”

何天衡同畹香姑娘忙问道：“她是谁啊？……”

龚钰没有答理两人，向着老板问道：“那辆篷车车顶，是否为黑色布篷？那马，是否一黄，一黑？那女主人年约三十，面似桃花，穿一袭红色罗裳？”

老板不住点头，说道：“一点不错，莫非客倌跟她是有亲？

……”

他还欲继续往下说，龚钰截住话头，用手一挥，说道：“这里没有你的事，去吧！”

老板去后，龚钰懊悔不迭地说道：“这一人一车，我曾经在汨罗城郊遇上，那正是我回返湘乡寻找畹妹途中，当时，我被好奇心驱使，本欲攀开车帷，一观究竟。

但我怎能无缘无故窥人隐私，于是我又中止了这个念头！

唉！为什么我竟这样老实啊！”

何天衡剑眉一掀，说道：“事情只怕没有线索，既然得知道这桃面妖狐，已入湘境，事情便好得多！

有我们师弟兄三人同道，任是龙潭虎穴，也必能将老前辈救出。

当时，更不能怪你，你没有起心窥人隐私，足见你是何等正直光明！”

畹香姑娘说道：“这辆车，我也似乎在什么地方瞧见过！只是一时想不起来！”

何天衡微笑道：“看来这辆车，行程甚是缓慢，相差时日不多，说不定还来得及追赶上。何况，咱们坐骑，全是千里良驹！”

言讫，立即结清店账，另赏老板十两纹银，作为供给消息的酬劳。

那时候柴米价钱，十两银子，可供平常人家，吃用半年，老板自是千恩万谢！

三人飞身上骑，玉手一挥，一驴两马，宛如风驰电掣，越过鸡公山，直向湘鄂官道奔驰！

在路上，青衫美侠龚钰，心中疑云满腹，暗想：莫非桃面妖狐樊素素，与李伯父先前就有着不寻常关系？

对了，樊白玉姑娘，不是与畹妹眉目，面型，完全相似么？

难道她是李伯父与妖狐所生的女儿？……

他越想越觉不错，因此心中更加烦乱，不知道这事将来如何才是了局，不禁悠悠一叹！

同一天里，湘西雪峰山“千桃谷”一间粗舍之内，一个面容清癯，身材颀长，青须飘洒的中年男子，仰卧绣榻，望着窗外千株桃林，万念皆灰！

难道旧梦重温，不是人间乐事？

别人也许求之不得，可是，这位潜龙堡主李去非，却是不堪其扰，痛苦之极！

过去，那一段荒唐往事，他早已将之埋诸心灵深处，想不到事隔二十余年，又被这桃面妖狐，发掘出来。

不但辜负了师父惠海上人给予自己悔过机会，而且，更何以对爱妻青凤张茜于九泉之下！

尤其，这事如果让女儿晚香知悉，必将伤心欲绝！

身败名裂，莫此为甚！哪里还有心去满足妖狐欲念！

这桃面妖狐樊素素，此时却是虎狮之年，最初，只用幻想麻醉自己，以为将旧日情郎俘来，便可解决问题。

詎料，事与愿违，这薄幸人，竟采不合作主义，空自急得人牙痒痒的，真恨不得赏他一朵“断魂桃花”。

潜龙堡主李去非，每次故意激怒于她，希望能够藉此获得解脱。

桃面妖狐，竟被他这种态度，弄得切齿深恨，决心要将他幽囚一生，磨折至死。

这意念，已在她心中慢慢升起。

不过，在她没有完全绝望之前，她是不会采取行动的。

樊白玉姑娘，此时已知李去非为其生父，与其说她爱她的父亲，勿宁说是极端爱她母亲为宜，因为她的爱，是跟着她母亲的爱憎而转移的！

其实，她对父母亲间的龃龉，并不如何关心。她日日夜夜，只是想着她的钰哥哥。

“哼！总有那么一天，我要把你从晚丫头手中夺过来！”

她时常都在这么样想。

这天，“千桃谷”外，忽然，飞坠一人，这人穿着一袭闪闪生辉的玄色披风，腰间系着一支古色斑斓的宝剑，两眼碧绿，面孔瘦削而苍白，貌若秀士。

就在这时，一声娇叱，说道：“什么人？如此大胆，敢闯‘千桃谷’，还不与我站住，难道真想找死不成？”

谁知那人非但没有闻声止步，而且哈哈大笑，笑声竟使得桃面妖狐，心旌摇曳！

尤其，每一晃身形，便是四五丈，有如鬼魅，快迅之极！

这是一种“游魂飘渺步”，桃面妖狐闯荡江湖多年，岂有不识之理！

她心中方自骇异，好快！那人已停身丈远地方，两眼射出摄人心魄的光芒。

桃面妖狐樊素素，一生怕过谁来，一见这人对自己毫不理睬，面现轻蔑之色，不由不怒，唳的一声，从背上摘下一枝桃花。

迎着中天日色一抖，但见光华灿耀，花影缤纷，敢情这是一技不见经传的奇门武器，而且还是精钢寒铁炼成。

枝端锋芒，可作剑用，花瓣利如快刃，蓝光闪闪，含有巨毒，中人必死无疑。

那人神色不变，只是望着桃枝薄哂！

桃面妖狐，桃叶眉一竖，桃花眼猛然一瞪，一声娇叱，一式“桃李争春”，电拂而至。

那人身形，宛如鬼魅，哈哈一笑，只见黑影一闪，人已无踪。

桃面妖狐，心中虽是颇为震骇，但她自恃临敌经验丰富，依旧坦然不惧。

一见枝展人杳，心料敌人必落自己身后，陡地错步旋身，看都未看，手上桃枝，随着右脚移动之际，一式“桃疆李代”捷逾风飘，那人果真噫了一声，闪避开去。

此时桃面妖狐，两招无功，既羞且怒，立展桃枝剑法七十二式，一时花光枝影，声势何等惊人！

这人心中不由暗生爱惜，施展“游魂飘渺之术”，满场游走，只见一缕黑烟，飘飘荡荡！

他如果仅是闪避也罢！偏偏，这人手脚不干净，在她双峰之上，摸摸捏捏。

樊素素，本来就是杨花水性，哪受得了如此挑逗，不禁桃面生红霞，花眼泛春光。

她现在不求在招式上克敌，却想用美妙的姿势致果，每一招使出，莫不扭腰，摆臀，满谷生春。

这哪里是搏斗，根本就是在卖弄风骚哩！

那人却也可恶，身形晃晃悠悠，打不着，也捞不到，挥不去，而又招之不来。

桃面妖狐越来越不济了！娇喘吁吁，两眼喷射出炽烈的火焰。

只消是一个男人，在她身上碰一下，便将浑身为之酥融！

何况，那身穿玄色披风的人，竟是幽灵第二代教主，幽灵神君徐中坚。

这家伙，只因近来连吃败战，始知人才仍嫌不足，而自己所练“幽灵秘笈”上所载武功，虽属绝学，但宇内五奇个个身手不凡，亟思网罗草莽异人。

当然，他已获知桃面妖狐巢穴，遂不惜教主之尊，移尊就教，故施欲擒故纵手段。

这一瞧出时机已臻成熟阶段，不由面泛得色，哈哈一笑！

乘笑声未歇，闪电般伸出一只莹白如玉的手，夺去妖狐手上桃枝剑，迅疾扔下。

轻轻一搂桃面妖狐水蛇般腰肢，另一只手扳起她粉颊桃腮，在她润潮而鲜艳的两瓣樱唇上，吻将下去，手法熟练而利落。

桃面妖狐樊素素，二十年来，何曾有过这旖旎片刻？哪经得起以采花淫贼出身的幽灵神君，不断撩拨。

她反应何等强烈！纤腰倏扭，酥胸紧贴，陡地，两臂圈了上去，钩着对方脖子，作一个漫长热吻。

这两人，一个是色中饿鬼，一个是虎狼之年，而又以淫荡之名夙著。怎不如鱼得水，如胶似漆。两情缱绻，物以类聚。

自此以后，幽灵神君便经常在雪峰山“千桃谷”出现。

不消说，那精舍绣榻之上，已换了主儿。

那么潜尤堡主李去非呢？他却被囚禁在谷后石屋之中，每日只给以粗糝

充饥。

起初，桃面妖狐樊素素，尚瞒着幽灵神君，最后，终于在两人淫猥之际，将有关潜龙堡主李去非之事。也一点没有加以保留和盘托出。

幽灵神君徐中坚，骤获此讯，心中大喜。认为此人身上，大有利用价值。

于是，封桃面妖狐樊素素，为冥狱夫人，其女樊白玉，为地阙公主。

即日迁往该教总坛，贵州云雾山白烟崖“幽灵鬼府”。

潜龙堡主李去非，也转移了囚禁之处！

从此，这江湖之上，再也找不到这大剑客的侠踪。

且说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青衫美侠龚钰，畹香姑娘，骑着宝马健驴，沿鄂湘官道南下，循着马迹蛛丝，找上了云雾山“千桃谷”。

但见柔条万枝，碧桃绿叶，迎风簌簌，荒草盈径，精舍之内，业已人去屋空。

三人这一扑空，畹香姑娘，竟是泪如泉涌。

龚钰仔细地用心察看，忽然给他发现一柄无剑的剑鞘，扔在屋角，他俯身拾了起来，拭去尘灰！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“噫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畹妹，果然令尊大人曾经在此住过，你看，龚师弟手上，不是他的剑鞘么？”

畹香姑娘，对这剑鞘，小时曾经常抚弄，哪有看不出之理？

东西是证实了为潜龙堡主之物，可是人呢？

三人这一来，全失去了主意。

要知这雪峰山“千桃谷”，为一极其隐秘之处，妖狐竟尔舍此不居，难道她还有更为隐秘幽邃的巢穴不成？

普天之下，地域如此辽阔，在突然线索中断，即使诸葛复生，亦必大感困难，何况，这三个年轻少年！

一任三人，如何寻找，再也发现不了其它任何线索，在红日咬山之际，始跨上马背，走下雪峰山麓。

这晚，住在黔阳。

姑娘心急父亲安危，面泛不愉之色，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同青衫美侠龚钰，身为师兄，自然也快乐不了，大伙儿全是眉峰紧皱。

畹香姑娘忽然喃喃自语道：“父亲失踪这样久，不知母亲将如何忧心如焚？”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最怕姑娘问起母亲，是以一路之上，总是避免与她一块。

这时，突然被她提起，心中暗暗感到难题快要来临！幸而姑娘只是喃喃自语，方觉安心。

谁知龚钰却在一旁发难，说道：“李伯伯失踪后，不知伯母对此事有无意见？”

原来，他是想多获一点侧面消息，作为觅寻桃面妖狐的资料。

何天衡向龚师弟瞪了一眼，说道：“青凤前辈，还不是跟我们一样，凡有关桃面妖狐之事，她是毫不知情！”

畹香姑娘粉颊上挂着一粒泪珠，在灯光下闪耀，樱唇微启，说道：“何师兄，母亲会不会也出来寻找父亲啊？”

何天衡对她这一问，经过考虑和准备，是以毫无说慌痕迹，只听他说道：“令堂大人，比谁都急，我们南下寻找，她则往北方一带踩查。”

龚钰和碗香姑娘，听大师兄如此一说，岂虑其中另有隐情，自是深信不疑。

反而何天衡，俊面忽红，这是一个平生初次说谎话之人，所以有此难避免的表现！

龚钰用安慰口吻说道：“天下没有不泄漏的秘密，只要咱们细心打听，还许可从一些江湖人物口中，探听到亦未可知？”

蓝衣书生何天衡说道：“酒楼茶肆，正是江湖人物出现之地，走！师弟，师妹，咱们用晚餐去。”

“走”字才落，人已飘出室门之外，龚钰和碗香姑娘，自是紧随其后！

蓝衣书生何天衡，一脚跨出旅舍大门，蓦地，发现一个须发如雪，作渔夫打扮老叟，行色匆忙，从面前掠过。

他岂有不识沅江渔夫佟士杰之理？于是脚下一紧，便已追上前去，呼道：“佟前辈留步。”

沅江渔夫佟士杰闻声回顾，见是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不禁大喜，说道：“老弟，天幸在此相会，走，咱们上武当，迟则不及！”

他这话，无头无脑，不但随后追来的碗香姑娘和龚钰莫名其妙，就是何天衡也不知何事，如此急迫。

老人家见三个年青人怔怔地望着自己，立刻明白过来，说道：“这样吧，咱们找个僻静地方再谈！”

前面便是一间酒楼，何天衡用手一指，四人瞪！瞪！瞪！上得楼去，拣了一个较为幽静席位。

龚钰吩咐伙计，从速将酒菜拿来。

沅江渔夫，可能早就酒瘾大发，咕嘟！咕嘟！先喝下三大杯，然后一掀银髯，向龚钰及碗香姑娘望了一眼，见这一双少年男女侠各，男的美赛潘安，女的艳可倾国，而且双眸澄澈，英华内敛，似较玉笛金扇蓝衣书生尤胜一筹，心中不禁暗自讶异！

何天衡双眉一扬，向双方介绍道：“这是沅江渔夫佟老前辈，他的震脉指及七十二式渔网绝招，武林独步。”

青衫美侠龚钰，和碗香姑娘，各自点头表示敬意！

旋又指着碗香姑娘说道：“这是敝师妹李碗香，也就是潜龙堡主李去非前辈，唯一掌珠。”

沅江渔夫方“哦”得一声，他又指着龚钰道：“这是敝弟龚钰，外号青衫美侠，更是家师同神婆老祖宗同一衣钵传人。”

沅江渔夫，忍不住得意地掀髯大笑！说道：“好极了！好极了！有你们师兄弟三人，武当之围，必可解矣。”

何天衡这才说道：“武当乃九大门派实力最强者，谁敢捋虎须？该不会是那些凶魂厉魄吧？”

“怎么不是啊！而且还说幽灵神君还要亲上武当。”

这两日来，武当已被闹得地覆天翻！洛阳名武师方卓，咸阳铁臂苍猿洪振乾，冀北天罡指孙伯驹，浙江钱塘医隐俞叔平，均先后遇害，死状甚惨。

何天衡星目一挑，正想发问，老人家接着又道：“旬日之间，邛崃变节，青城瓦解，峨嵋撤守，衡山屈服。

这些名山胜地，全插上了幽灵教玄色骷髅旗帜。

如今，又倾全力进犯武当，差不多整个江湖，均已受害。

武当万一不幸，次一目标，便将指向少林。

只要这武当少林两大派发生动摇，极目天下武林，再难找出相与抗衡之人！”

言下，不胜隐忧。

晚香姑娘黛眉一皱，埋怨道：“早知如此，咱们就不该在九里关绝龙岭，放过这批凶神恶煞！”

龚钰劝慰道：“事情既已过去了，追悔已是不及！当前之务，是如何前往解除武当围困。”

何天衡颌首表示赞成，忽然剑眉一皱，说道：“佟前辈，你这消息从何而来？”

老人家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昨日我在镇远一家旅舍投宿，忽然神拳无敌褚公权，从后窗飘身而入，告诉我目前武林大难已临，幽灵神君，业已预定五月端阳节日，扫平武当。

问我有无办法寻得宇内五奇或二圣传人，前往解危。

我一屈指计算，时日无多，从那里寻找，只有答应他尽人事以听天命。

我当时曾问他消息从何而来？他在我耳畔轻声告诉：‘敝师弟乾坤掌方胜。’

言毕，即匆匆离去，好似心中畏惧有人跟踪一般。

我于是兼程疾赶，希望能在湘鄂一带遇上老弟，想不到竟是天从人愿。——哈哈！”

沅江渔夫佟士杰高兴得笑出声来。

青衫美侠龚钰说道：“那位褚老前辈，倒真是一个好人，可惜被他师弟白无常孔一飞害得不浅。

这消息，既是从他口中道出，谅必不假，咱们立即日夜兼程北上，还来得及届时赶到武当。

只是佟老前辈，没有马匹？——”

沅江渔夫拂髯微笑道：“得三位少侠赶去武当，相信武当之危可解，老朽随后跟来，只是喝一杯庆功酒而已！”

“酒”字未毕，飒然风响，但见一道白影朝着老人当胸射来！

晚香姑娘，心中一声低叱，伸出手里竹筷，一下便将袭来白影挟住。

众人定眼一看，原来是一个纸团。再向楼上食客察看，但见人头闪动，猜拳行令，语声喧哗，那投掷纸团之人，料必早就离去。

姑娘拆开纸团，只见上面写着四句话：

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假袭武当力攻少林后面画着一个拳头，不消说，这人定是神拳无敌褚公权无疑。

沅江渔夫佟士杰白眉一掀，说道：“定是‘幽灵教’中途变计，老褚才巴巴地赶来送信！可惜未能当面问个明白！”

青衫美侠龚钰低喟一声，说道：“这位老前辈，必然有不得已苦衷！”

蓝衣书生何天衡向四周瞥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从‘幽灵教’这名称想来，极可能是白烟崖上那册‘幽灵秘笈’，被那幽灵神君得去，习成绝技，蠢蠢欲动。

那册秘笈上所载武功，虽都是左道邪门中霸道武学，其修炼时日尚短，乃不足惧！

不过，他既敢公然向九大门派挑战，必有所恃而来，万望师弟师妹，临

敌之际，不可稍存忽视！”

龚钰和畹香姑娘对大师兄之言，自是非常信服，何天衡从两人的脸色上，自是瞧得出来，旋又分析敌情，说道：“从幽灵教近三月来为祸武林之事，以及这中途变计之举，这两点综合分析，该教教主，幽灵神君，定是一个善用谋略，极其诡诈之人。以师弟师妹武功，相信必能应付裕如，不过仍希望你们两人，随时提高警觉，以免误中阴谋诡计！”

他说到此处，稍为顿了一下，接着又道，“从黔阳到嵩山，不下三千余里，照夜玉狮子乃属宝马，方可按时到达。

这样吧！愚兄驰援武当，你们可于今夜立刻起程前往嵩山少林。

两处地方，无论哪一方之围已解，即驰向另一处地方增援！”

青衫美侠龚钰和畹香姑娘，知事态紧急，就在酒楼上别过师兄何天衡和沅江渔夫佟老前辈，回转旅舍，双双纵骑北上，暂时按下不提。

且说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与沅江渔夫佟士杰，翌晨骑着健驴“黑儿”，及另外购了匹牲口，北向武当。

果然，沿途之上，发现不少江湖豪客，纷纷朝着同一方向奔驰，而且用着敌意的眼光，睨视两人。

沅江渔夫深恐蓝衣书生一个不能忍耐，耽误行程，总是温言劝慰。

两人越武陵山脉，北渡长江，过当阳，沿武当山脉，直抵石花街。

石花街系武当山下一处镇甸，可东达谷城，市容倒还不算萧条。

从这里，可以经常看到武当山的道侣们，袍袖飘飘，往来其间。

沅江渔夫佟士杰，觉得能够在期前赶到，已是放心，再一望见道侣们神态自若，料知必然尚未发生事故，待何天衡将黑儿寄存旅舍后，说道：“老弟，咱们总算先一步到达，不妨找一处酒楼，畅饮几杯，然后登山不迟！”

就在这时，一个银须飘洒胸前，貌相清癯，身着黄色道袍的老道长，从对街远远行来。

凡是穿着蓝、白、黑，三色道袍的道士，莫不躬身行礼，足见这位黄袍道长，在武当地位崇高。

别看他步履安详，行来甚是快速。刹那之间，便已来到面前。

沅江渔夫佟士杰方感怔愕，那位老道士已然稽首为礼，说道：“佟施主数年不见，精神更见矍铄！玄鹤何幸，得重观大侠风采，务请移至紫阳宫小住是幸！”

沅江渔夫这才想起，玄鹤道长，乃属武当掌门人玄清道长师弟，与玄修、玄妙、玄悟、玄通、玄极、玄空，称为武当七剑。

剑术深湛，道行高远，且著侠名。不禁呵呵笑道：“我老佟邀得这位何老弟千里跑来武当，正想一见贵派掌门人，想不到在此地得与道长邂逅，那太好了！”

玄鹤道长不知这位沅江渔夫，有何重大之事，千里来此，别是门下弟子不守清规？如此一想，极其自然地将一双白眉皱了起来。

沅江渔夫呵呵笑道：“玄鹤道长，你不要胡猜乱疑，稍停，即会将详情相告！”

他说到这里，然后介绍道：“这是武林二圣南海商隐老前辈的传人，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少侠。”

玄鹤道长心中暗自吃惊，立即稽首道：“久闻少侠大名，惜未识荆……”

他还要再说下去，沅江渔夫一拂银髯笑道：“咱们都是武林中人，还是

免去俗礼吧！”

于是三人走入一家酒楼，玄鹤独自要了一份素菜，在一旁相陪。

沅江渔夫佟士杰，一面饮酒用菜，一面遂将幽灵教，定于今晚分袭武当和少林两处之事。详细相告，并谓：“深恐贵派一时不备，误中好穴，故特邀请何少侠一同前来传讯。”

关于“幽灵教”近月来为祸武林，武当早已知悉，七剑曾请示掌门人玄清道长联合各派高手，大张挞伐。

无如此事，牵涉甚广，而九大门派之间，内情又极其复杂，一时之间，难获协议。

想不到此事，还在上清宫酝酿之间，而魔头们，却已倾巢寻上门来，无论玄鹤道长道力如何深厚，闻言亦不禁既惊且怒。说道：“这样也好。——”

他说了这一句话之后，竟是气得食不下咽。

三人下得酒楼，便展开脚程，登上武当山。

道长有心考较这位名震武林的玉笛金扇蓝衣书生，一路施展八卦赶蟾轻功，捷逾风飘电闪，不可谓不快，可是，当他回头一看，不由打心坎里钦佩！

原来何天衡步履翩翩，神态安详。跟在老道长身后，若即若离，行所无事。

他知道人家是虚怀若谷，不愿炫露，否则定必丢人现眼。

沅江渔夫佟士杰，在后边直嚷嚷，说道：“跑那样快，干什么呀！你们存心要将我老佟累死么？”

事实上，沅江渔夫游鱼潜踪身术，也慢不了！不过，他是故意这么穷嚷罢了！

越过解剑池，直入紫阳宫接待室，玄鹤道长嘱咐一个蓝袍道人款待嘉宾，他自己则迅即前往谒见掌门，报告消息。

玄清真人觉得人家千里传警讯，盛情可感！亲率七剑前来，迎入丹室。

然后暗中加强戒备。

这夜，繁星满天，新月如钩，武当山上，各处道观，灯火尽熄，显得一片静寂。

二更过去了，三更将尽，似乎没有一点被敌人侵入迹象，大家都在惑疑，连沅江渔夫对这消息，都也有点动摇！

蓦地，三道蓝焰火箭，升起空中，各处警钟！！！！响了起来，夹杂着一片惨号之声。

黑影幢幢，宛如怒驹奔骝，纷纷向武当山上，拼命抢攻。

三十六个黑衣蒙面人，心中颇为吃惊，暗自思忖：武当，真不愧是一个大派，竟有如此高的警觉，委实未可轻侮！

这一次，率领三凶七厉二十四幽灵，进犯武当的，竟是两个面罩黑纱妇人。

这一行人，才到解剑池，只见唳！唳！一连纵出三十六个蓝袍道长，手持长剑，拦住去路。

要知武当妙字辈乃属第二代弟子，其武功剑术，列入江湖一流高手，原毫无逊色。

尤其这三十六人，全是第二代弟子精英，演习过三十六天罡剑阵。

要知武当的罡剑阵，与少林罗汉阵，在武林中，同享盛誉，如非强敌临境，决不施展。

这些面罩黑色布幕的凶魂厉魄，一见这些蓝袍道人现身，岂有不知厉害之理？在未获得飘渺妇人攻击令前，立即刹住身形。

就在这时，七个黄袍道人，亦从解剑池畔各个不同方向，现身出来，银髯飘洒，步履从容，眨眼之间，便站在三十六个蓝袍道人面前。

为首一人，手按长剑，向着飘渺夫人说道：“敝派何事开罪夫人，致夤夜率众登山，杀我门人，再则，玄修孤陋寡闻，不识夫人属于何门何派？”

那黑纱蒙面女人，一声脆笑，说道：“敢情道长竟是七剑之首，贱妾乃幽灵教飘渺夫人莫毓瑶，奉拙夫幽灵神君旨意，特来邀请贵派加入敝教。贵派弟子，强行拦阻，属下出手较重，毓瑶这里表示歉意！”

说罢，微一敛衽。

七剑之中，玄通较为暴躁，闻言不禁仰天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本派乃玄门至高无上的道家圣地，已具有一千数百年历史，何物幽灵教，竟敢大言不惭，率众夜闯名山胜地，残杀道侣，罪不可赦！本真人，要将你这妖妇拿下，送与掌门人惩戒。”

话声甫落，黄影一闪，便站在妖妇面前。

飘渺夫人莫毓瑶，格格一声娇笑，说道：“说大话，也不怕闪掉门牙！适才本夫人不过是客气之言，别以为七剑当真无敌天下！

你既然要存心赐教，那我就命厉魄七号，陪你玩上几招！”

娇声方歇，从人丛中走出一个身材高大，面幕外露出一双铜铃环眼的黑衣蒙面人大踏步，直向玄通道长走来。

玄通身材亦极魁梧，呛的一声，掣出长剑，说道：“亮家伙！”

厉魄七号凶魂扬声，嘿嘿一声冷笑，说道：“老杂毛，黄泉路上有人在等着你，你既然如此急于前往，洒家就慈悲送你一程吧！”

“吧”字才落，从背上抄出一只百十来斤的铁木鱼，和一根尺余长的木鱼槌。

这家伙一亮出，七剑俱都吃了一惊，站在一旁的玄鹤道长说道：“师弟，这魔头是青海红发头陀！”

玄通冷哼一声，长剑一抖，剑虹闪电射到。

厉魄七号哈哈连声冷笑，木鱼槌，划起一道乌光，封住剑路，右手术鱼，唬的一声，一式“长伴古佛”，向着玄通当胸撞到，声挟风雷，势撼山岳。

玄通挫腰，旋步，险险闪过那致命一击，施展该派“太清”剑法，剑气如虹，立刻还以颜色。

玄修道长此时心中不胜骇然！以青海红发头陀这等魔头，仅列入该教三流脚色，其余可知！

他知道今晚情形甚为严重，他为人谨慎异常立即放出一支警急讯号。

且说该派掌门人玄清真人，此时已知敌人犯山，正阻遏于解剑池畔。

他相信有着三十六个第二代弟子及师弟玄修等七剑，即使当今挺拔高手，未必便能轻易闯过。

虽然，后山有着两个绝世高人前辈师叔，赤阳真人，和青阳真人，仍不拟打扰两人清修。

此时，忽见前山紧急求援信号，再也不敢犹豫，别过两人，黄色道袍一抖，宛如黄鹞摩天，拔起空中，向后山天桂峰落去。

沅江渔夫佟士杰，如银长眉一皱，说道：“咱们何不前往解剑池，看一看今晚来了多少魔头？”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自然不表反对，于是施展身形，向解剑池畔奔去。

沿途道侣，知是本山贵宾，亦未阻拦。

这时，玄通竟然败在青海红发头陀手下，幸未受伤。

玄修道长，知敌人太强立即一声号令，三十六个蓝袍道士，迅即将天罡剑阵布成，七剑按北斗七星复又站立剑阵中央。

这是七星天罡连环阵，这阵法经青阳真人数年前，始研练成功，威力大得不可思议，从不为江湖人士所知。

玄修向着飘渺夫人稽首为礼道：“敝派有一个小小剑阵，夫人如能破去，贫道决不拦阻芳驾！”

飘渺夫人向着站立在一旁的黑衣蒙面驼背老妇说道：“罗护法，对此剑阵有何高见？”

驼妇娇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武当牛鼻子，专门会弄这种玄虚，大不了，就是什么‘天罡剑阵’，哈哈！这又算得了什么？”

言毕，一摆鸠头杖，当先入阵。

她这里一入阵，飘渺夫人率同三凶魂，七厉魄二十四幽灵便要跟去。

凶魂二号跨步，上前，向着飘渺夫人耳畔，低语数句。

夫人面孕笑意，螭首微点，三凶魂，立即从身上摸出数十粒红色药丸，分发众人。

这种诡秘举动，老道们全皆莫明其妙。

隐身解剑他畔一株参天古柏的蓝衣书生，此时可注了意，心想：这家伙莫非是用一种极其厉害的火器？

念还未已，数十名黑衣蒙面人，业已进入阵中。刀剑齐举。

尤其黑衣驼背老妇，鸠头杖带起锐啸之声。

三凶兵器更是奇特，一号是一对人面蜘蛛，二号是一条铁线蛇，三号为一支三首金鳞锦带，昂自吐信，咕咕怪叫，状极丑恶。

玄修道长，长剑斜举，七星天罡连环阵业已推动。

只见一片闪耀着的剑虹光墙，宛如惊涛骇浪，向着阵中数十名黑衣蒙面人卷至。

一波接着一波，一浪接着一浪，永无休止。

飘渺夫人和驼背老妇，领下的三凶七厉，二十四幽灵，一任施展出平生所学，仍是无法冲出那座光墙之外，如同苍蝇落于玻璃瓶内，空自振翼盲目瞎闯。

七条黄影，和三十六个蓝袍道士，各自穿梭游走。虚空刺出一剑。

每一剑刺出，极有准绳！虽是他们，看都没有看一眼。

隐身树梢上的沅江渔夫和蓝衣书生，对于武当这套剑阵，衷心钦佩。

一盏茶时光过去，数十个黑衣蒙面人，渐觉阵势渐渐在缩小，行动更受阻碍，而仍是无法出得阵来。

驼背老妇，空自急得哇哇怪叫。

就在这时，数声惨叫，幽灵三、四、十一号，中剑倒地。

还有不少蒙面人受伤，形势逾来逾危急。

飘渺夫人黛眉一掀，一声娇叱。

“动手。”

但见三条黑影，腾拔空中，风车般一个旋身，那黑色披风之内，立刻洒

出无数红色粉末，向四周飞扬。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大惊失色，他来不及呼叫，立展“御风行云”轻功，纵身空中，呼的劈出两掌。

那红色粉末，业已大部震荡开去。

饶是蓝衣书生何天衡应变奇速，仍是慢了一步，凡将异香呼吸到的武当道士们，全无幸免。

七星天罡连环阵法，业已瓦解，这些凶神恶煞，溃围而出，何殊猛虎出柙，残杀那些尚未中毒的道士。

七剑仅剩其三，三十六个蓝袍妙字辈第二代弟子，死亡过半。

蓝衣书生，左手玉笛，右手金扇，尽展绝招护着其余道士后退。

沅江渔夫佟士杰，他根本没有时间摘下背上渔网，救人要紧，脚踏游鱼潜踪步，施展震脉手法。

无奈这些魔头，挟一时余威，如狂涛骇浪般冲来，锐不可挡。

剩下的玄修、玄鹤、玄妙三剑，以及蓝袍道人十一人，全红了眼。

他们这时，虽是拼命，由于心浮气躁，功力更加打了折扣。

看看蓝袍道人，又倒下二人。

从山道纵来接应的蓝，白，黑二、三、四代弟子，虽有二十余人之多，何异驱群羊入虎口。

解剑池血流成渠，山道上，到处都横卧着武当山的道士。真是惨绝人间。

此时蓝衣书生何天衡，已是血染蓝衫，要不是有着他这员猛将，今晚武当山上，恐怕早已趋于覆灭！

凶魂厉魄，大声吼叫：“不要放过蓝衣书生！”

飘渺夫人娇声说道：“如有人能割下蓝衣书生头颅者，即升本教副教主！赏黄金千两。”

沅江渔夫佟士杰仍在浴血鏖战不休。而蓝衣书生此时反成为群魔之目的。

陡地，武当山下，传来一声厉啸。

好快！啸声才落，一个肉球似的怪人已越过剑池，加入战斗。

这魔头一现身，蓝衣书生何天衡，暗叫：“不好！”

此时，他已把一身安危，置之度外，依然扇涌塞涛，笛飞玉影。

肉球剑客袭异，屡吃蓝衣书生师兄弟大亏，咬恨入骨。此时正是雪仇良机，怎肯放过？

越过凶魂厉魄面前，喝道：“尔等去收拾武当杂毛，这小子由我老人家活擒！生剥其皮！”

话音才落，右腕一抖，一支丈二银蛇柔剑，化数十道剑影，向何天衡窜到。

这家伙不知从何处弄到这支宝刃，更是如虎添翼，何天衡知道情势不妙，强敌当前，如果再不按住心神，恐怕立刻便要血溅五步。

于是打起精神，将南海商隐所传笛扇绝学，尽量发挥，再配上七绝大挪移身法，抖擞再战。

尽管肉球剑客，攻势猛恶，蓝衣书生仍能沉着应付。三凶七厉以及驼背老妇，全找上了武当道人和沅江渔夫，眼看危在指顾之间。

蓦地，数声清啸，从山道古柏梢头飘下三条人影。这三人一现身，道士们立即发出一声震天欢呼。

原来那穿着黄袍镶金的道士，正是该派掌门玄清真人，另两位古稀道士，则是该派硕果仅存的两位长老，赤阳真人，和青阳真人。

赤阳真人接下了驼背老妇，青阳真人则掩护着门下弟子，玄清真人见师弟及门下弟子伤亡殆尽，不禁怒发冲冠，便接着飘渺夫人一支缅铁软剑，恶战起来。

论功力，飘渺夫人本不是武当掌门玄清真人敌手，可是今宵，玄清真人在急怒交加之下，功力未能尽量发挥，而飘渺夫人，却踩着“游魂飘渺步”，不时脆笑连声。这一来，更加把玄清真人急得双目发赤。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和武当二老，一看斗场情形，知自己这一面处于劣势，只宜退守，不宜混战。

玄鹤道长立即命门下弟子，退入紫阳宫中，四人且战且走。

到得紫阳宫广场之外，钟鼓楼上，埋伏着的箭手，连弩齐发。

群魔怔得一怔，四人便已闪身进入大殿，将大门紧紧关住。

这门厚达尺半，全经铁皮包过，群魔一时倒是难于攻进。

道士们立即裹伤休息，青阳真人，赤阳真人，蓝衣书生何天衡，生怕群魔纵上屋顶纵火，是以三人全在紫阳宫瓦面上戒备。

飘渺夫人莫毓瑶，指挥群魔将紫阳宫团团围困。

由三凶魂，七厉魄，二十一幽灵，在宫外大声喊叫。

“武当玄清真人注意！只要你率领门下弟子加盟幽灵教，本教与你是友非敌，并升以副教主高位。”

有的则喊道：“武当教下道长们注意：有谁能将蓝衣书生头颅割下者，本教立即撤出武当。”

此起彼落，听得令人异常难安。

肉球剑客裘异，及扶桑驼背姥姥，虽屡欲飞身上屋，均被青阳，赤阳，蓝衣书生三人，击下屋顶。

群魔眼见天光现曙，而仍无法攻进紫阳宫。

凶魂二号鼠目一扬，立即向飘渺夫人献计道：“咱们只须将紫阳宫附近树木伐下，堆积宫外，然后采用火攻，不消一两日间，便会将紫阳宫，连同杂毛们付之一炬。”

飘渺夫人对凶魂二号说道：“你真不愧本教六出奇计的阵平！异日稟报神君，从优拔擢！”

这真是一条绝毒之计，蓝衣书生何天衡，与武当二老，如同燕巢幕上，自忖难逃一死。

而其他数百名武当门人，更如鱼游釜中，悲愤填膺。

看来这场浩劫，势所难免。

翌日，红日咬山之际，紫阳宫外，已堆积六七尺厚的柴薪树木，而这些上面，更浇满了，甫从石花街运回的大批桐油，只须任何一人点燃上火摺子，这些人的生命，便将连同紫阳宫化为灰烬。

第八章 千里驰援

这天，正值端阳佳节，悬蒲插艾，龙舟竞渡，千家万户，洋溢着一片狂欢！

但是宇内名山古刹，此时却显得冷淡阒寂异常，就是嵩山少林寺，亦不例外！

寺中数百僧侣，多已下山到附近城邑，观赏民间风俗，少室峰上，更加听不到任何音响。

陡地，一阵急骤蹄声，夹着数声马嘶，在寺前停止，由马上跳下二个青年侠士。

这两个年青神秘客人一到，很快便由住持方丈天弘上人迎迓入内。

紧跟着钟楼之上，响起急遽钟声，嘈吆铿锵不绝，这具古钟，建自后魏二十年，钟声能传至百里以外。

一个时辰后，竟把到开封、偃师、汜水等地去览的僧侣，全部召回。

暮色一临，寺中便宣布全面戒备。

果然，初更未尽，前山便已传警，来了六个蒙面劲装的夜行人。

这些敌人，虽是个个武功高绝，挟战无不胜姿态而来，一见寺僧有备，亦不由暗自惊栗！

何况，警讯一传，整个少室峰上立时灯火通明，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。

瞑狱夫人樊素素，率领生死判邵元璋，黑无常史琨，白无常孔一飞，乾坤掌方胜等五人，原想偷上山的，此时知身形无法再掩，干脆沿着上山路径，如飞驰至寺前广场。

各人抬眼一望，不由心中顿生寒意。

原来广场之上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卡，手执方便铲，神威凛凛地，全由灰衣僧人担任警戒。

场中一百零八个人的罗汉阵，由罗汉堂负责人天心禅师率同天机天运两位师弟，以及晤觉三四两代弟子，早已摆就。

五人怔得一怔，心想：少林到底不愧执九大门派牛耳，单就这派气势，就足以震慑天下武林！

心虽在想，足下可没稍事停留。

尤其瞑狱夫人，首先发出一声脆笑，说道：“哎唷，大和尚，难道你们竟是未卜先知？看来，你们消息倒蛮灵通嘛！”

天心禅师白眉一掀，单手一打问讯，说道：“女施主，大约是幽灵神君夫人？夤夜率众登山，不知有何要事？”

冥狱夫人媚眼倏转，脆笑道：“这个么！你叫天弘上人出来，本夫人自有交待。”

天心禅师还未启齿，天运禅师已在身畔朗朗笑道：“夫人有何意见？向敝师兄说将出来，还不是一样！”

瞑狱夫人一声银铃脆笑荡漾在夜空中，腰肢倏扭，那宽博的玄色披风，隐隐泛起一层臀浪，说道：“这样说来，令师兄可以作主啦！”

天心禅师宣了一声佛号，说道：“出家人戒打诳语，只要夫人道出宝贵意见，老衲有能力决断之事，自会当面奉复，否则，再禀明掌门师兄不迟！”

瞑狱夫人伸手一理背后拖着长发，面幕内脸色一整，说道：“本夫人奉幽灵神君旨意，专诚忱敦延贵寺住持天弘上人，为本教副教主之职。”

说罢，立即从怀中摸出一封筒帖，平放掌心，微微向前一送。

那筒帖如一道紫影飞向天心禅师面前。

天心禅师伸手接住，仍觉得余势未衰，心想：这妇人功力，竟是如此深厚。不由暗生警惕之念！

天机禅师，最是刚介，闻言已是怒不可遏，这一见妖妇竟尔公然投书，何异招降！不由怒喝道：“幽灵教又是什么鬼物！如此大言不惭，这筒帖不看也罢！”

话落，伸手攥过扯成碎屑，化作漫天落英。

孰料冥狱夫人非但没有动怒，反响起一声得意的银铃脆笑，说道：“秃驴，尔自找死，怨不得夫人手毒！”

“毒”字才毕，天机禅师暴叫一声，立即全身泛黑，倒地而亡。

天心禅师，目睹天机师弟遭此惨死，虽是悲愤交集，但他知道大敌当前，岂可自乱步骤？

除命阵外弟子将天机尸体移去，遴选一人充数外，并呼呼两掌，将地上所有碎纸屑，一齐卷至场外。

天运禅师与天机禅师情感最厚，倒拖着八十斤重的镔铁禅杖，跨步而出，罗汉眉陡掀，虎吼一声，说道：“想不到尔竟是毒如蛇蝎，本禅师今霄，定为世人除害，拿命来！”

他本是怒极出手，这一杖之威，直可撼山震岳。

冥狱夫人，莲步一错，媚声媚气道：“大和尚，你又何必那样凶霸霸！……”

天运禅师一杖走空，藏杖头，现杖尾，又是一声怒嘿，那茶杯粗细的禅杖，带起一溜乌光锐啸之声，凌空砸下，招演“武松打虎”。

冥狱夫人知道厉害，身形闪晃间，人已如鬼魅般飘过，娇笑道：“大和尚，你不看看，那家伙有多长、多粗！奴家可有些受不了啦！”

在场百数十名和尚，全是一皱眉，心说：“这浪女人，真他妈的是一个烂婊子！”

天运禅师两杖一出，便知这女人不好斗，立即暗叫一声“不好”，这女人故意在激怒于我，岂可大意？

他本是有道高僧，这一警觉，赶紧抱元守一，深深吸入一口气，稳静下来，不使浮躁。

他双目注视着面前这个面罩黑纱女人，镔铁禅杖陡地虚空一捣。

樊素素原是昔年号称桃面妖狐，临敌经验，自是深厚老到，她焉能看不出和尚要使出绝招？

身形一荡一飘，迎着禅杖黑影凌空飞起，真是间不容发，其他四个黑衣蒙面人，全都惊呼出声。

果然，天运禅师这一招“威镇八方”，任你如何躲闪亦必笼罩杖影之内，除非这人洞悉先机，而且具有卓绝轻功……

想不到这妖妇如斯难斗，连天心禅师也泛起忧来。

冥狱夫人樊素素，虽是幸脱险招，芳心可真骇一大跳，趁着下泻之势，嗖的一声，掣出一枝桃花。

随手一抖，震出缤纷花影，映月生辉。

这奇门兵刃乍现，天运禅师忽然忆起一人，心中不禁一寒，暴喝道：“桃面妖狐，尔潜踪匿迹十八年，竟然又出来兴风作浪。”

冥狱夫人，她可不怕暴露身份，脆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大和尚，原来你没

有忘记我呀！咱们不妨趁这疏星淡月，走几招应景！”

她说得很是轻松，弄得觉字辈的弟子，都睁大眼睛望着师叔祖，不知两人有何关系？

天运禅师更加暴怒如狂，骂道：“好妖妇，你竟是恁般寡廉鲜耻！”

“耻”字未落，镔铁禅杖卷起一道劲风，一式“砥柱中流”，直向冥狱夫人腹部点到。

樊素素浪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和尚，你出招可不能这般轻薄！”

口虽在说，人早已如一缕淡烟闪避开去。

天运禅师将少林一套绝学，七十二式降龙杖法，舞得出神入化。

但冥狱夫人依旧脆笑连连，不时用桃枝划起一道光影，从和尚背后袭到。

天心禅师一见师弟无法取胜，禅杖高举，人影一动，竟连同另四个黑衣蒙面人，一起卷入罗汉阵中。

要知少林罗汉阵，为武林一绝，从无人走入阵内能够生出。

五个黑衣蒙面人，全是江湖一时之选，颇为自傲，虽都听说过少林寺罗汉阵的厉害，可还有些不信，这一身入阵中，只见每一根禅杖递出，都有一定尺寸，每一人不断游走，也都有他一定位置。

那些禅杖，密密麻麻，看来并非攻人，然而阵中人看来，莫不均在威胁之下。

尤其那杖影，竟产生一种奇异风力，无论你轻功有多奇妙，一旦上升，便被一股回旋风力裹定，朝下面坠落，百试不爽，五人这才惊慌不已！

乾坤掌方胜，心中暗忖：自己这样不明不白丢掉性命，岂不太冤！

冥狱夫人，一脸凝重之色，知凭自己五人功力，绝对难以冲出阵去。

五个蒙面人在阵中拼命苦撑，希望后援迅速来临。

天运禅师，发出哈哈笑声，道：“诸位还不投降，等待何时，莫非真想与妖妇同一命运？”

冥狱夫人“呸”声说道：“秃驴，你不须耀武扬威，本夫人自有出阵之法，这小小罗汉阵，又算得了什么？”

天运禅师冷冷说道：“好吧！就看尔热锅中蚂蚁，能挣扎得多久？”

这时，天心禅师禅杖，陡地斜举，阵势突又一变，黑白双无常左臂，各被杖影划过，痛得哎唷一声厉叫，立即垂下。

紧接着生死判邵元璋，乾坤掌方胜，亦负微伤。

天心禅师白眉双剔，加紧催动阵势，一声惨噪，黑无常史琨，一缕阴魂，真的回返了幽灵鬼府。

冥狱夫人此时不禁冷汗直流，心中暗骂一声：“死鬼怎地还不见来？”

就在这危机一发之际，陡地，少室峰下，传来连声厉啸。

好快！啸声才落，凌空飞坠两人。

一人身材高大，头如笆斗，穿着一身蓝布衣服，土头土脑。

另一人，面如文士，身披玄色披风，那披风熠熠生光，不知系何种质料织成，颇为奇异。

两人甫一落地，双手齐扬，一股无俦掌风，挟着数十缕白色光影，罗汉阵内惨叫连连，眨眼之间，便有二十余人丧命在“白骨幽灵针”下。

四个黑衣蒙面人，立即溃围而出，叫了声：“神君……”

幽灵神君一张死人面孔，毫无表情，问道：“和尚态度如何？”

冥狱夫人腰肢一扭，娇声说道：“这些秃驴，全是不识招举，连所投柬

帖，还不曾过目，便回绝了！”

幽灵神君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万毒前辈，我说过这些人太夜郎自大了，如何？”

高老头瓮斗大的头颅，一摇一晃的，说道：“那就照你的话办吧！”

这时，幽灵神君那张白惨惨面孔，陡地黑气大盛，面如蓝靛，双眸射出幽绿光芒，脸型更扭曲得狰狞万状。

呛啷一声，拔出腰间长剑，话声充满阴森冷酷，说道：“宁杀一千，不放一人！”

“人”字才落，震腕抖出一片银虹，光头宛如西瓜坠地，其余数人，发出一声狂吼，亦是猛虎出柙般一拥而上。

天心天运两枝禅杖，拼命拦截。

孰知幽灵神君武功高绝，所持又是宝刃，更是如虎添翼，两人如何挡得住？

眨眼之间，百余和尚损亡过半，顿时，惨嚎一声，震荡万山群壑。

铛！铛！铛！数声紧急警钟，甫一发出，连声清啸，灰、蓝、黄各色人影，纷纷投入前面广场，前仆后继，与黑衣人战在一起。

又是两声惨叫，天心天运，竟被幽灵神君，劈成四段。

这两位高僧一死，余众莫不胆战心寒！

幽灵神君仗着一柄宝剑，大逞凶焰，竟是势如破竹，无人能敌。

他那支削铁如泥的宝剑，茶杯般粗犷铁禅杖，或方便铲，一经碰上，立被削断。

大头老人武功，更深不可测，举掌一挥，对手便如断线之筝，飞出老远堕地身亡。

刹那间，少林僧人死亡枕籍。

掌门天弘上人，偕着青衫美侠龚钰及腕香姑娘一步来迟，已成浩劫。

他虽是佛门高僧，颇具修养，亦为之震怒不已，一声怒喝：“好魔头，你竟是恁般没有人性。”

话随身动，绿玉杖化“金刚伏魔”，卷起一片绿色光影，向幽灵神君扫去。

幽灵神君桀桀怪笑道：“天弘！何必强自挣扎，劝尔还是归降本教，较为有利。”

他口中虽是在说，幽灵剑化“凶神无倚”，迎着绿玉杖削去，只闻“察”的一声，两人手腕均是一麻，各自跃身后退寻丈，察看剑杖均无伤损，又复斗在一起。

原来天弘上人那支绿玉禅杖，乃是少林镇寺之宝，幽灵剑虽亦奇珍，自然无法将其削损。

青衫美侠龚钰和腕香姑娘，本是柔肠侠骨，一见现场惨状，不禁发出一声清啸，声如龙吟，身形一闪，便已投入战围。

腕香姑娘牟尼剑一抖，红霞四射，四尺长的剑芒一吞一吐，冥狱夫人但觉伐骨浸肤，不禁大骇！

再抬头一望，吃惊非小，娇叱道：“玉儿，你疯了！”

敢情她认错了人。

事实上，腕香姑娘与她爱女樊白玉，委实太以相似。

姑娘闻声谛视，这黑衣蒙面魔头，竟是个妇人，手执桃枝剑，隐泛蓝光，

不由清叱道：“妖妇，你竟来这名山胜地屠杀有道高僧，我李晚香焉能任尔猖狂？”

冥狱夫人疾退寻丈，口中不断念道：“李晚香……李晚香……”

蓦地，忆起一人，说道：“丫头，你竟是那个薄幸人李璜之女！”

言罢，桃花眼射出两缕凶光。

姑娘虽觉得这妇人甚是凶毒，但她哪里知道父亲过去名叫李璜，不由琼鼻一耸，说道：“少废话，姑娘根本不识李璜其人！”

话落，身形一闪，施展“七绝大挪移”身法，奥妙无方，一下便落在黑衣蒙面妇人身后。

牟尼剑再度出手，一招“回头是岸”，硬将冥狱夫人去路堵着。

樊素素芳心凛骇，尽展游魂飘渺身法，满场游走，她希望摆脱这个可怕敌人。

谁知后面这个少女，竟似附骨之蛆，在背后紧追不舍。

且说青衫美侠龚钰，见大头老人双掌起处，掌风如惊涛拍岸，和尚们立刻被一股风柱卷入半空，震碎肺腑，当场殒命。

这种功力，世所难见，不由大骇！

心说：“这幽灵教，不知何处寻来这类盖世奇人，自己恐难有把握胜他！”

虽是如此在想，但他一向豪气干云，可从未畏怯过任何人。

一声清啸，人已凌空飞升。

运起“太虚玄天神功”，迎着大头老人掌力，猛然向后牵引。

大头老人方觉啸声有异，自己所发掌力，立如投汪洋大海，这且不说，似乎还有一股庞大暗劲，将其吸向前冲，身形浮动，不禁骇然！

心想：难道是武林二圣到了？

孰知抬头一望，面前竟站立着个青衫美少年，年约十八，面如冠玉，唇若涂朱，剑眉星目，衣袂飘飘，一脸端凝之色，望着自己。

老人哈哈大笑，笆斗大的头颅，摇了一摇，说道：“小子，刚才那一掌，是你发的吧？”

青衫美侠颌首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在下。”

老人陡地目露凶光，一掀胸前银髯，说道：“莫非你小子便是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吧？”

青衫美侠龚钰微微一晒，说道：“老丈，你看我穿的是蓝衣还是青衫？”

老人双目一扫，将头划个圆圈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是青非蓝！”

龚钰不知大师兄跟这怪老人有何仇怨？意欲试探，说道：“老丈何故欲寻何天衡？”

老人面现仇恨之色，说道：“找他算还杀我徒孙蜈蚣毒叟伍雄飞一笔血债。”

龚钰陡然忆起三年前北邙山墓地一幕，剑眉倏扬，说道：“这事，在下亲自目睹，令徒孙蜈蚣毒叟，乃欲捡人便宜，夺取蓝衣书生守候已久的千年玉蜃，双方动起手来，令徒孙始丧身何天衡乾元指下。”

他说此微顿，续道：“事有固然，理有曲直，老丈如欲以此而兴问罪之师，未免于情于理，两有未合。

何况，拳足无眼，当时若非令徒孙丧生乾元指下，便是何天衡毙命于蜈蚣毒功。

如此循环寻仇，焉有已时？

老丈乃世之高人，修为不易，何必听人挑拨，妄逞无名？一念之差，已使名山古刹遍染血腥，如再不放下屠刀，在下实为老丈惋惜！”

他侃侃而言，辞严义正，把一个盖世魔头，说得无词置对。

老人大头一晃，说道：“娃娃，算你有胆！不过我万毒之王，岂是三言两语所能打发的？”

龚钰剑眉一扬，毫不示弱，说道：“看来你仍是要我行我素？”

万毒之王呵呵笑道：“老生行事，岂是别人所可测度？”

龚钰脸上泛起一层疑虑之色，说道：“那么，依你之意又当如何？”

万毒之王笆斗大的头颅，微微一晃，说道：“咱们三掌分胜负，如果你娃娃输了，赶快离此，老夫要把少林化为灰烬！”

……”

龚钰听得心中陡生寒意，知不能仅凭言词所能奏功，但他性情亦甚刚直，宁折不弯，不禁豪性大发，说道：“如果万一在下承老丈相让，又当如何？”

万毒之王略一沉吟说道：“娃娃，我就不信你接得下来老夫三甲子功力！”

龚钰心中虽是一凛，旋即朗朗说道：“在下又岂是他人危言所能威胁？接得下来与否，此乃在下之事，但请老丈仍将条件定下。”

万毒之王一捋银髯，说道：“老夫负了，立刻就走，并且从此不过问江湖之事！连同蓝衣书生那杀徒孙血债，也一笔钩销。”

龚钰明眸一转，心说：“这老家伙既是号称万毒之王，自然其毒无比，这三掌之中，应如此应付，别激怒于他。”刹那之间，他已想好应付策略。

就在这时，万毒之王呵呵笑道：“娃娃注意，第一掌来了！”

“了”字才完，呼的一掌劈下。

掌风如掠地狂飚，挟着锐啸之声，电急撞来！

龚钰也运起“太虚玄天神功”，拍出一掌，两股掌力，在空中微一接触，“轰隆”一声，龚钰身形一晃。

万毒之王发出一声哈哈震天狂笑，说道：“娃娃，五成功力，你也接不了，看来你是输定了！”

说罢，双掌在胸前划半个圆弧，呼的一声，劲力四射，宛如浊浪排空，锐啸之声更为激烈。

龚钰使用神功吸字诀，猛力一引，万毒之王顿觉情形有异，那劈出去的掌力，骤然失踪，身形不由向前冲出半步。

不觉老脸无光，说道：“娃娃，这一场老夫算负。”

万毒之王心想：“这娃娃练有一种奇异神功，善能引卸掌力，我何不最初缓缓吐出劲道，中途时，再猛施全力，哈哈，那时他是输定了！”

想到得意之处，不由笑出声来。

龚钰瞧在眼中，心说：“老家伙，你慢高兴！到时始见真章。”

他一面提足十二成神功，暗自等待，一面俊脸含笑，朗朗说道：“输赢只此一掌，老丈万勿存相让之心！”

万毒之王向斗场瞥了一眼，见众人正打得异常激烈，立即纵声一笑，说道：“娃娃，接掌！”

果然，他这次出掌缓慢，只吐出八成真力。

机不可失，龚钰双掌猛推，嘿的一声，神功疾吐。

立时劲风激射，如万马奔腾，锐啸之声，令人惊心动魄，场中敌我双方，

弥不骇异！

啸声入耳，万毒之王暗悔失策，他此时已不容有第三个思想，自然地劲贯双臂，增添两成真力，但已为时晚矣！

只闻“砰”的一声震天巨响，万毒之王，竟被一股其大无比的强劲震回，登！登！登！连退三步。

胸中如被万钧铁锤，重击一下，顿感血气翻腾，他功力何等深厚，强自压抑下去。

龚钰身形微晃，便已站定。

万毒之王大叫一声“罢了！”旋即说道：“娃娃，你可谓智勇双全，老夫栽得不冤！”

“冤”字甫落，一声哈哈，宛如一道金虹，直射遥空。

万毒之王这一含羞遁去，幽灵神君徐中坚，顿感失去一只强有力臂膊。

要知今霄扫荡少林之举，原本便是以此老为主力，如今他撒手一走，胜利美梦，立成泡影。

如再不见机而退，后果必然更糟！这意念在他脑筋里电急一转，撮唇发出一声撒退讯号。

紧跟着刷！刷！刷！使出幽灵秘笈中三式绝招“魂游太虚”“魂归地府”“凶魂噬人”，将畹香姑娘迫得微微后退，然后双足一蹬，宛如一只出尘鹰隼，直入青冥，黑色披风，鼓满空气，御风而去。

幽灵神君何曾想到今晚之战会吃败仗？否则，倾全力而来，胜负仍在未知之数，他恨透了绿衣女子和那青衫少年。

同时，冥狱夫人带来的四个高手，白无常孔一飞早已溜走，黑无常史琨，生死判邵元璋相继阵亡，只胜下乾坤掌方胜，但她此时已无法顾及，立施游魂飘渺之术，向少室峰下，如飞逸去。

少林掌门天弘上人，虽将强敌退去，但这一战胜得实在可悲！可怜！

幽灵教仅出动七人，只是二死一伤，反顾自己伤亡，第四代觉字辈灰衣僧弟子，死亡达四十七人，第三代悟字辈蓝衣僧弟子，死亡更属惨重，竟达六十三人。

最令自己悲痛的，莫过于驰名天下武林的十八罗汉，已亡其七，而这些，都是自己的师兄弟。

自己枉为一代掌门，竟被幽灵神君划伤左臂，如果不是畹香姑娘适时策应，后果就难说了！

这位高僧，拖着绿玉神杖，双目噙泪，望着满场人影晃动，正在作善后之举，血，涂满了少林！

他实在不忍卒睹，返身邀请青衫美侠及畹香姑娘入大殿待茶。

龚钰想起一事，向天弘上人躬身说道：“龚钰略有刍见，认为幽灵教总坛设在何处，迄今仍是一个秘密，何不将俘来之人，加以审讯！俾使昨日后扫荡妖魅之举。”

天弘上人立即传谕下去，须臾就将俘虏解到。

龚钰纵目一望，甚觉此人面善，不由问道：“阁下可是邛崃乾坤掌方胜？”

黑衣老叟将头微点。

龚钰“哦”了一声，立将乾坤掌方胜及神拳无敌褚公权，被师弟孔一飞所累，前因后果，扼要道出，并说此次彼等师兄弟分途驰援少林武当两处，便是由方前辈传出讯息。咱们似不应以俘虏相待。

天弘上人立即亲解绳缚，待以上宾。

龚钰畹香除自我介绍外，并问道：“方前辈，据第二次传出消息，‘假袭武当，力攻少林。’是否武当，幽灵教未曾派人前往进犯？”

方胜跌足叹道：“可能武当亦处危机之中！”

“难道幽灵神君，又已临时变计？”

“是啊！原拟带着三凶魂，七厉魄，二十四幽灵，以及飘渺冥狱两位夫人等，再加以扶桑岛驼背姥姥东海肉球剑客，进袭少林。

谁知一到枝江，邂逅万毒之王，这老魔头，功力已有三个多甲子，除二圣外，无人能敌。

经三凶魂一阵哭诉怂恿，他竟慨然答应前来少林，幽灵神君算计有他与万毒之王两人足可将少林一鼓毁灭，于是将另一支人马，遣赴武当。——”

龚钰暗忖：“武当虽有师兄前往驰援，但幽灵神教实力太强，万一武当跟少林一样，疏忽而又自大，岂不大糟！”

他方自着急，畹香姑娘娇声问道：“方前辈，幽灵教总坛设于何处？”

方胜一捋苍白胡须，说道：“设在贵州……”

此字还未落，白影一闪，乾坤掌方胜，惨叫一声，便自殒命于“幽灵白骨针”下。

跟着大殿上一阵紊乱，但行凶之人，早已遁去，又到哪里去追寻凶手，天弘上人更是尴尬之极。

龚钰同畹香姑娘，惦念师兄及武当安危，两人低语数句，立即告辞。

天弘上人及所有门下弟子，对这一双少年侠侣的古道热肠，及旷世武学，莫不衷心敬佩。

上人率同门下弟子，以大礼送出少林寺外，两人飞乘神驹，希聿聿一声长嘶，立即踏着月色，电掣奔去。

这是一个晴天。

武当山紫阳宫外，已堆积起六七尺厚的紫薪树木，经烈日日照晒，业已半干，而且浇满桐油。随时都有被付之一炬的危险。

太阳升起又落下了！可是，喊话之声，仍旧此起彼落。

而这些喊话，全充满煽惑，不利于玉苗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。

好像这灾祸，乃是由这位青年热肠侠士所带来。

虽然武当玄清道长，以及深明大义之人，充耳不闻，难保没有贪生怕死之辈，为这些喊话声动摇。

蓝衣书生何天衡，有时发现一种奇异眼神，在注视着自己，不禁凜然！

他非常了解，人类在求生之际，往往不顾道义，连最亲近的人，也会不择手段，予以出卖。

以他一身功力，要想逃生，还不是最容易不过之事？

但，他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能这样做么？以他的人格，声誉，教育，都不能容许他。

于是他的处境，在内忧外患下，益形危殆，而且与时俱增。

他与武当两位前辈长老，赤阳及青阳两位真人，守候在紫阳宫瓦面上，一天多来的全神戒备，已早精力交疲。

凶魂二号见武当道士，仍然拒不纳降，心理战难见功效，于是又在飘渺夫人面前建议。

以合抱大树干，由二十一幽灵肩着轮番冲撞，紫阳宫大门虽颇坚厚，亦

被震撼得屋宇摇晃，碰碰之声不绝。

玄清道长立即指挥钟鼓楼上箭手，予以阻止。紧跟着，崩！崩！弦声不绝，连弩齐发。

凶魂二号，见诡谋难逞，正感计穷。

蓦地，武当山下传来一声厉啸，只见黑影倏闪，凌空翻坠一人。

这人身形一现，幽灵教徒全都一声欢呼！

跟着喊话声又起：“武当玄清道长注意，武当玄清道长注意，本教教主幽灵神君，远征少林归来，十八罗汉半数授首，天弘上人业已归降本教。

神君宽大为怀，仍愿弃嫌修好，敏延玄清道长为本教副教主，共宏教义！

以半盏热茶为限，着予考虑，吉凶祸福，以及紫阳宫数百道侣生命，全在贵掌门一念之间。”

这喊话之人，乃是飘渺夫人莫毓瑶。

语音娇脆，吐字清新，莺声啾啾，宛如珠玉其落！

尤其荡漾在这静寂之夜，听得紫阳宫中所有道侣，心寒胆战。

沅江渔夫手提渔网，愁眉深锁。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忐忑不安。

他在想：“难道师弟龚钰，师妹晚香，未能及时赶到嵩山？”

紧跟着喊话之声再起，武当玄清道长仍是不予理会。他知道敌人诡计百出，焉能上当？

一盏热茶时间，很快便已过去。

幽灵神君徐中坚，见武当仍不屈服，不禁大怒。

一声令下，着即用火摺子，将环绕堆积的柴薪树木，立予点燃！

就在这时，远远传来希聿聿连声马嘶，那嘶声甚是高昂，显非常马。

眨眼之间，就已来到山腰！

幽灵神君突然预感不祥，立即命令凶魂三号，率同厉魄五六号，前往拦截！

其余之人，持着火摺子，正待燃点。

陡地钟鼓楼上，连弩齐发，轧轧数声，紫阳宫门大开，武当两百余名道士，各持长剑，不断涌出。

漫天剑气，卷起千堆云浪，万股寒涛。

所谓一人舍死，万夫莫敌。

屋瓦上面的赤阳真人及青阳真人，连同蓝衣书生何天衡，也凌空飞入斗场，各找对手。

厉啸，怒吼，惨叫之声不绝，广场上立时成为一个混战局面。

原来蓝衣书生何天衡，伏在屋瓦之上，已隐隐闻着照夜玉狮啸声，接着便又发现敌人纵火阴谋。

他知时机稍纵即逝，如果让敌人将火点燃，那还了得，于是通知玄清道长，作紧急措施。

果然，这一着攻其无备，非常有效，那些幽灵教徒，虽都是些江湖绝顶高手，一时之间亦为之措手不及。

漫说武当弟子俱都各有一身不平凡剑术，就是普通人如此潮涌而来，亦必难以堵截。

很快，战斗场面，已推进到广场中央。

玄清对手为大凶百尸毒叟姜长贵，玄鹤一支剑，敌住了厉魄二号九指毒

丐顾云。

玄修，玄妙双战飘渺夫人莫毓瑶。

青阳真人以一双肉掌，硬敌驼背姥姥罗冰心。

赤阳真人，被肉球剑客打得冷汗直流。

玉苗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又遇上白烟崖上有一面之缘的徐中坚，而今是名震武林的幽灵神君。

土隔三年，这幽灵神君不但功力陡增，武学诡异，而那一支宝剑，和一袭奇异披风，更加如虎添翼。

何天衡尽展玉笛金扇奇招妙式，扇涌狂飚，笛飞异啸，以及七绝大挪移身法，不停闪避，仍然打得险象环生。

他想不到三年前爱妻笑面罗刹方芳手中败将，而今厉害一至于此。

他无须推测，便知是那册幽灵秘笈作祟。

在这种卓绝高手下，那能容他深思，多想！

幽灵神君，脸上黑气阴沉，双眸绿芒吐射，桀桀一声怪笑，说道：“姓何的，还不弃械投降？”

何天衡额上虽是渗出豆大汗珠，却依然风度飘逸，微晒道：“不才照样奉劝一句，如果你还知机，此时正是你逃命的最好时辰，否则，等嵩山赶到的青衫美侠一到，要想撤退，已是不及！”

幽灵神君闻言心中一凛，暗忖：“我是御风飞行而来，虽然在中途耽延一段时间，也是才到不久，那小子如非乘有异种宝驹，焉能接踵追到？”

想到这里，不禁宽怀一笑，冷冷说道：“阁下别做梦啦！一个人要想在一日之间，从嵩山赶到武当山来，除我幽灵神君外，嘿嘿！举世恐难以找出第二人。”

那知笑声未落，背后飘来一缕清脆声音，说道：“别吹！”

他反应何等敏捷，虽是骇极，亦陡地回过身来。

那知身形未定，两团黑忽忽的东西，凌空打到。

幽灵神君冷哼一声，伸手一捞，入手毛茸茸的，竟赫然是长白双雄厉魄五号与六号的头颅，既惊且怒！

同时，他更看清了畹香姑娘绿色衣裙，正是少林寺前那位姑娘。

心想：“这位姑娘既然来了，那么一掌震退万毒之王的青衫少年，也必到达。”

这念头在他胸中一掠而过，他还未曾来得及抬眼细望，便听姑娘娇脆的声音，说道：“钰哥哥，这魔头倒真还有两手三脚猫，留给你当猴子耍，可不准一下便取掉他的命！”

语气十分肯定，好像自己当真是瓮中之鳖一般，幽灵神君肺都几乎气炸！

他这时，脸上黑气大盛，鹰目射出绿芒，他知道今宵，正是自己命运考验！

然而，他能示怯么？

“不能啊！”他心中不断在狂呼，“我必须征服武林，非要将这小子毁掉，方始甘休！”

想到这里，不由抬起头来。

只见青衫少年在绿衣姑娘面颊上，飞快地一吻，然后朗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微臣谨遵懿旨！”

那绿衣姑娘腰肢乍闪，人已凌空飞去，短剑一抖，红霞映月，直向东海

肉球剑客裘异当头挥下，娇笑之声，兀自在夜空中摇曳不已！

且说幽灵神君徐中坚，手提“幽冥剑”，口中发出一连串桀桀怪笑之声，充满着无尽怨毒。

可不是么？少林之役，弄得功败垂成，就是这小子的杰作。此时，又追来武当，横插一腿。

这半途杀出的李逵，怎不令人恼恨？

青衫美侠龚钰已看出这位幽灵神君，竟是昔年的阴阳教主阴阳秀士徐中坚，心说：“这家伙，不是被师姐方芳用玉带，以一招‘素影凝香’，卷下白烟崖么！如今非但活着，而且居然兴风作浪，宁非异事？”

他素来疾恶如仇，在少室峰上，亲眼所睹，这魔头草菅人命，两手血腥，不由星眸威光陡射，朗朗说道：“徐中坚，尔积恶如山，小生本应代天行诛，如今给汝一线改过自新之机，还不带着党羽，夹起尾巴滚么？”

试想幽灵神君，虽知青衫少年身怀旷世武学，但他骄横已惯，自从练习幽灵秘笈以来，更认自己是天下第一人，怎会甘心？

不过，这小子太硬，还是先摸清对方再说。

于是，强抑一口怒气，桀桀笑道：“少年人，你也太自负了些？要知本神君手中，向来不杀无名之辈，尔且将姓名，师承门派报来，再领死不迟！”

龚钰双手笼在袖中，青衫飘飘，望着晴空中悠悠白云，掠月而过，面含薄晒！说道：“告诉尔不妨，小生姓龚名钰，武林二圣，便是家师。”

“这样说来，笑面罗刹及蓝衣书生，便是尔之师姐姐了！”

幽灵神君面色，陡然之间，顿成蓝靛，面型扭曲得异常可怖，他不会忘记三年前云雾山白烟崖上一带之仇。

龚钰见畹妹将赤阳真人接替下来，正与肉球剑客，打得颇为激烈，而赤阳真人于是退下来帮助青阳真人双战扶桑岛驼背姥姥，情势稳定下来，回过回头去，向着幽灵神君望了一眼，他知道对方何以激动之故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这还用问么？”

幽灵神君蓦又奇怪起来，他适才跟蓝衣书生交过手，觉得自己比他高出一筹。

可是，这小子是他师弟，却一掌将“万毒之王”震动，即使师弟超过师兄功力，亦必有限，怎能如此。

莫非这小子玩了花枪？而万毒之王，见这小子年纪轻轻，如此一表人材，未忍伤他，遂让他得了便宜卖乖。

思念及此，不由豪兴大发，桀桀笑道：“小子，本教主神目如电，早看清你装幌子唬人，咱们来个三阵定输赢如何？”

龚钰故作吃惊的样子，旋即面容一正，说道：“漫说三阵，就是十阵，小生亦复何惧？”

他稍一顿，接着又道：“不知尔怎样赌法？”

幽灵神君察颜观色，认定自己所料不差，更须非赌不可，说道：“自然不外乎轻功，掌力，兵刃，三场两胜者即为胜方。”

龚钰微笑说道：“不知胜方有何权益，负方有何义务？”

幽灵神君寻思有顷，说道：“负方有履行胜方一切命令之义务。”

“有无限度？例如包括割自己或别人之首级！”

幽灵神君面容一正，说道：“请注意一切二字，尔之问话，已属多余！”

“然则时间性为何？是一时，或是听命终身？”

“自然是终身，而非一时。”

龚钰突然仰天大笑，说道：“从古到今，一切诺言，只能限制君子，而不能限制小人。”

幽灵神君神色又是一变，冷冷说道：“谁是君子，谁是小人，目前还言之过早。”

青衫美侠龚钰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咱们来个先小人而后君子，如果小生得胜，我也毋须尔割下首级，只毁去一指以示忏悔之念，尔也不必听命终身，只将幽灵教徒众予以解散，这点能办到么？”

幽灵神君不由怔了一怔，心说：“这少年莫非真备胜我的把握？”不由又生疑念！不过，此时话已出口，殊难反悔，于是冷哼道：“尔把本神君，看做何许人也！”

龚钰向激斗中各人瞥了一眼，说道：“既然此事，由咱们两人解决，战斗应先行停止。”

神君见自己方面并未占多少便宜，立刻表示同意。于是撮唇一啸，幽灵教徒，立即跃开斗场。

龚钰也将此意向武当道众宣布。

腕香姑娘趁机将少林情形告诉大师兄何天衡，玄清道长一旁听得，自是高兴，跟着约束门下弟子，分做两个集体，南北对峙。

同时推出青阳道长及肉球剑客为证。

第一场较量轻功。

肉球剑客裘异从青海红发头陀要了三枚“五音雪针”，说道：“此针一抛，双方即腾升空中，以升高及持久者为胜，否则为负！”

幽灵神君暗暗欢欣，李腕香姑娘如何不知对方披风奇异，说道：“较量时，神君所着披风，似应脱下，应凭真功实力，方称公允！”

幽灵神君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此言未免强人所难，如果有人要求姑娘将罗裙褪下可乎？”

“乎”字才落，只闻一声娇叱，绿影一晃，幽灵神君业已回复惨白的面庞，被硬生生地掴了一掌。

这一掌，打得清脆之极，以致全场之人，没有一个不曾听到。而且来得更是飘忽，以幽灵神君一身奇学，竟未能闪过，不禁凛然。

青衫美侠龚钰说道：“腕妹，何必与这种人一般见识，就让他胜第一场吧！难道较量另两场，也能依仗它么？”

姑娘白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幽灵神君徐中坚，深恐节外生枝，是以虽挨了姑娘一记耳光，仍不吭气。

青阳真人提醒双方注意，肉球剑客一扬“五音雷针”，“蓬”的一声，随即冲起两条人影。

青衫美侠龚钰，施展“御风行云”轻功，扶摇直上，幽灵神君仗着奇异披风，在后面遥遥追随，竟上升百丈。

不但看得场中各人，摇头咋舌，幽灵神君在空中亦是惊惧不已，心想：“有此人存在一天，我幽灵神君要想称尊武林，岂非作梦？”竟想乘机下手。

龚钰更将阿尔泰山老菩萨，传授给他的“风云十八变”身法施出，只见他矫若游龙捷似鹰隼。

幽灵神君虽仗着披风未曾落败，在空中转侧腾翻亦甚灵活，仍是游刃有余。

两人在空中翱翔，约有半盏热茶时间，方始冉冉下降。

自然，青衫美侠要先落地一瞬，胜利属于幽灵神君。

可是，敌我双方都明白幽灵神君何以致胜，连徐中坚本人，都感面上缺乏真正光彩。

第二场较量掌力。

肉球剑客是见过幽灵神君掌力的，十丈之内，能开山裂石，相信幽灵神君定必获胜，由他建议说道：“在十丈外，各划三尺左右一个圆圈，以击出圈外者为负。”

于是双方均无异议，各自踏入圈中。

五音雷针一爆炸，幽灵神君即运起“九阴玄煞”玄功，抢先发出一掌，陡地狂飚如潮。

龚钰出掌较慢，因此吃了亏，只闻两股锐啸之声，在空中甫一接触，“砰砰”一声巨响，土扬石卷，数十丈外树木，尤且枝折叶落。

青衫美侠身形微微几晃，幽灵神君心头狂震，几乎一脚踏出圈外。

双方观战之人，都跟着紧张起来。

龚钰一声清啸，“太虚玄天神功”凝聚双臂，连环劈出，一掌比一掌的劲道沉雄。

幽灵神君虽提出十二成功力来周旋，逾往后，逾是不能支持。

只觉敌人潜力深厚，那卷来的漫天狂飚，直令他心悸胆寒，每一掌都震得他脚步浮松，身形晃荡。

反观青衫美侠龚钰，抱元守一，岳立渊停，双脚牢钉地面，浑身劲气，将全身衣服鼓涨起来，却稳如泰山，威风凛凛地宛似天神。

肉球剑客以及幽灵教徒，个个胆战心惊。

武当玄清道长以及门下弟子，无不喜上眉梢。

晚香姑娘绿衣飘飘，望着这位未来的夫婿，打心坎里敬服。

就在这么一瞬之间，龚钰双掌陡地向后牵引，幽灵神君身躯不由自主飞出圈外。

场外陡地爆起一片喝彩之声，他这才惊觉，双掌猛力向地上一击，冲霄而起，方始脱卸龚钰神功吸力，不禁胆为之裂。

这一场，他只得认输。

两人均是一胜一负，胜败只看这最鹤一场了。

幽灵神君徐中坚，一声桀桀怪笑，呛啷声，从鞘内抽出一柄银光灿烂宝剑，星月俱皆失色。

他知道自己这支剑，乃是奇珍，削铁如泥，只消将把柄一按，剑身上立即喷射出一种剧毒药水，沾之即死，任你多高内功，亦必无幸。

他此时脸上黑气又炽，扭曲得形态可怖，双目杀机已现，这说明他不但存了非胜不可的决心，同时更作了败的打算。

这时，青衫美侠亦从身上摸出一条翠绿玉带，长约四尺。

而且此带一出，不但清馨四溢，人面、星、月俱成翠绿，光华烛天。

不消说，又是一件异宝，幽灵神君不由眉头深皱，双方观战之人，顿又紧张起来。

肉球剑客曾经吃过青衫美侠的亏，知道厉害，秃头一摇，心中叹了一口气，一攒“五音雷针”，“蓬”的一声，两人便短兵相接。

青衫美侠龚钰，他的赌注下得太大了，竟是以十搏一，怎敢大意。每出

一招，都显得冠冕堂皇，精深博大，那气度，宛如皓月当天。

幽灵神君剑式辛辣诡毒之极，另辟蹊径，加以形相可怖，每一剑使出，都似阴风惨惨，令人不寒而慄。

两人精奥招式，层出不穷，一个不时发出清啸之声，宛如龙吟，一个不断桀桀怪笑，笑意阴森，状似鬼叫，听得人浑身汗毛直立。

尤其两人兵器上带动的劲风狂飏，数十丈外，还吸得衣服猎猎作响。

龚钰青衫飞扬，玉带飘香，稳占上风。

幽灵神君玄色披风，电旋飏转，“幽灵剑”震出朵朵磷花，力求拔平。

数十合过去，两人从地上，打到天空，再从天空回到地上。

翻翻滚滚，又是一百招过去。

龚钰剑眉倏扬，龙吟一声，带演“缚虎擒龙”，只见玉带幻出数十条绿色光影，向着幽灵神君卷去。

徐中坚鹰目一瞥，知道厉害，急施“游魂飘渺术”中，一式“魂飘魄渺”，陡然暴退八尺。

长剑一颤剑尖抖起碗大一朵磷花，一式“厉鬼啖腹”，身随剑进。

龚钰身形不动，一式“厉山带河”，轻描淡写，便已封住来势，接着使出一招“潜龙出海”，带如灵蛇，再度向敌人卷到。

幽灵神君怒嘿一声，身形拔高两丈，双足猛喘，变为头下脚上，长剑震腕划出一圈银虹，向龚钰头顶罩落，剑出如风，这招“魂游太虚”，倒也未可轻视。

武当玄清道长，本是使剑大行家，像幽灵神君这种精奇招式，也认为凶横霸道无与伦比，如果能改邪归正，未必不能成为一代宗师。

不言他捻着胸前垂络苍髯，暗暗太息，且说青衫美侠龚钰，见幽灵神君长剑自空中递下，劲风疾射，钢臂一沉，“哧！”的一声，玉带疾射而出，竟是“玉带十式”绝招之一“长虹贯目”。

带梢直透剑幕，劲风拂向幽灵神君胸前“玄机”要穴。

眼看沾衣，他身形电转，刹用黑色披风，不畏刀剑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扫中神君披风之上。

照理说，他应该认败服输，奈何幽灵神君，本是下五门采花淫贼出身，那有廉耻可言？依旧落地振剑相持。

青阳道长便要判徐中坚落败，肉球剑客力持异议。

两个证人正在争论不休，场中变化又起。

原来幽灵神君，自第一回合开始，便处于劣势，一直无力挽回。

他虽将“幽灵秘笈”中所载剑招，全部出笼，对方仍能应付自如，乘机反攻。

如果再不使出杀手，后果必将成为定局。

如此一想，他还有什么顾忌？

不过，这需要取一个适度距离，一声桀桀怪笑，满场游走。

青衫美侠陡起疑念，心想：“这家伙难道要出什么花样”？

他虽是在后面追迫，可是留神到对方的动作。

就在这时，幽灵神君发出一声震天狂笑，身形电转，长剑平举，一式“人神共愤”只闻柄上“克察”声响，一股毒水疾射而出。

龚钰反应最是快捷，一见情形有异，便知敌人剑上要出花样。

四尺玉带疾演“落云回风”，将身形罩住，同时将“太虚玄天神功”运

护周身。

那毒水竟然未近得龚钰身前，全都泻落地上，立起燃烧。

场中武当徒众及畹香姑娘，全都发出一声惊叫。

青衫美侠见敌人这般残毒无耻，不由大怒，钢腕倏摆即沉，一式“击鬼伏魔”，化成万千绿影，将之罩入带幕。

幽灵神君心惊魂夺，剑演“恶厉逃刑”，竟欲冲出带幕逃生。

哪知龚钰带挟雷霆万钧之势，难收震怒，只闻“察”的一声，带梢划过幽灵神君左手，食指立折。

幽灵神君身形陡拔起在空中，恶狠狠说道：“龚钰小辈，这断指之仇，誓在必报！至于本教司下，尔可得遵诺言！”

说到最后一句话时，人早已离武当上空。

群邪失首，幽灵教徒以及驼背姥姥，全皆嗒然若丧。

畹香姑娘黛眉一掀，说道：“钰哥哥，这事情没有那么容易，这些魔头，哪一个不是穷凶极恶，今晚如不予以悉数歼尽，将来心贻患无穷。”

龚钰心知畹妹恨透这些家伙，不过自己既已答应彼等自新，岂可失信于小人？

脸上现出坚毅之色，说道：“畹妹，让他们去吧！”

这时飘渺夫人，率同三凶五厉十七幽魂，垂头丧气，朝武当山下如飞逃去。

玄清道长知道龚钰一言九鼎，当然阻止徒众拦截。

迨肉球剑客裘异，及驼背姥姥罗冰心两人，相继蹒跚离去之后，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立刻把师弟龚钰，师妹李畹香，介绍给赤阳真人，青阳真人，玄清道长等人。

众道长对这一对少年侠侣，自是推崇备至，赞誉有加。

沅江渔夫佟士杰哈哈笑道：“英雄出少年，委实不错，要是这次幽灵教大举进袭少林武当，没有你们师兄妹三人，后果何堪设想！”

尤其龚老弟和畹姑娘，往返奔驰数千里，毫无休息，这种精神，侠骨，热肠，不但挽救了少林、武当，两大门派，也可说是挽救了整个武林空前浩劫，老朽深为天下侠义人士庆幸！”

青衫美侠龚钰同畹香姑娘谦逊道：“晚辈等初涉江湖，经验浅薄，仍希前辈不时赐教，至于驰援之事，乃是晚辈份所当为，怎敢当前辈如此谬奖！何况，家师同阿尔泰山老菩萨已有指示。”

龚钰旋又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可惜邛崃乾坤掌方胜前辈，已遭恶徒惨杀，此事如非他事前传出消息，岂不让阴谋得逞？”

众人不禁发出一连串叹息之声。

玄清道长以主人身份，恭请青衫美侠龚钰，畹香姑娘，蓝衣书生何天衡，沅江渔夫佟士杰，进入紫阳宫休息。

龚钰向空中明月望了一眼，料正子丑之交，紫阳宫外柴薪树木，依然堆积，他蓦地记起方胜惨死之事。

他深恐山上留有余党，万一纵火，岂不酿成巨灾，于是建议玄清道长，必须全部搬移方可。

老道长立命师弟玄鹤率领弟子清理战场，作一切善后之举，不由对这位少侠心细如发，更是佩服。

龚钰和畹香姑娘，被安置客舍之内休息。

事实上，他们两人的确异常疲劳，需要一个舒畅的睡眠。

因此，龚钰和畹香，在武当山紫阳宫，很快便鼻息咻咻，梦入黑甜，一直睡到第二天红日咬山才爬起来。

且说青衫美侠龚钰，同畹香姑娘，师兄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沅江渔夫佟士杰，在紫阳宫中，作客两日，方始向玄清道长告辞。

这位武当掌门人亲率弟子，以隆重仪式，将四位一手挽回武当劫运大恩人，送达山麓。

四人复又分道扬镳，分两路探查桃面妖狐消息。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与沅江渔夫佟士杰，南下滇黔。

青衫美侠龚钰偕同畹香姑娘，则西向川康。

因为四人，全都认定桃面妖狐之次一巢穴，定在西南一带。

南下那一组，暂时按下不提。

且说青衫美侠龚钰，同畹香姑娘，从鄂北武当山西入蜀境。

本来可以乘船，溯江而上，但这种比牛步还要慢的旅程，岂是两位少年侠侣所能忍受的？

尽管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，由于他们有着一对千里良驹代步，并不如何辛苦。

我国西南山水，以川蜀最奇，尽人皆知，不容笔者赘述。

两人尽览境中山水和沿途风光，好在此行目的，是在探查，无须仆仆风尘地急赶。

由于两人行程缓慢，且未见携带兵刃，而又举止温文，吐辞高雅，路人都是以为巨室千金，贵胄公子，自然不疑会武，是以武林人物，谈论江湖恩怨仇杀等事，对之毫不避忌。

这天，青衫美侠龚钰同畹香姑娘在“高出五岳，秀甲九州”的峨眉山游玩，因见古杉夹道，云烟飘渺，层峦叠峰，惊险万状，一时贪看景色，不觉红日西坠。

还未达到山麓，只见两个四五十岁江湖人物，从后面缓步而来，一人叹息道：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想不到近数日来江湖上，出现了个幽灵教，不但青城瓦解，道士们风流云散，就连号称佛教四大道场的峨眉和尚，也一起撤退到九华山去了。”

龚钰和畹香两人心说：“是啊！难怪山上如此荒凉，不曾见着和尚，原来和尚们都逃难了啊！”

就在这时，另一个粗浊声音，说道：“这幽灵教崛起江湖，不过三月，竟把武林搅得天翻地覆，血腥遍地，不知该教主究系何许人物？”

原先那人答道：“定是那些隐居已久魔头，静极思动之故。”

另一人向龚钰两人背影瞥一眼，说道：“你听说没有？大雪山中，最近出现一位黑衣蒙面人，武功高强，身材窈窕，可能是一个女子。”

原先那人答道：“怎么没有啊？那女子极其厉害，杀人不眨眼。”

龚钰心想：“莫非那人便是从湘西雪峰千桃谷逃走的桃面妖狐？”

就在这时，他被畹香姑娘用手肘碰了一下。

那两个江湖人物步履突然加快，打从两人身旁掠过，很快便消失在暗影中。

待两人一走，畹香姑娘立即说道：“龚哥哥，刚才那人所说大雪山中的蒙面女子，有否可能是桃面妖狐？”

龚钰向前后望了一眼，见没有人，说道：“我也曾如是想！不过……”

姑娘睁大眼睛，虽是暮色已临，仍可看出那一双闪闪发光的眸子，说道：“不过什么呀？”

龚钰眉头皱了皱，说道：“桃面妖狐，如果从湘西入西康，这途程不下两千余里，你想可能么？”

畹香姑娘想都没有想，道：“有什么不可能？咱们这就兼程前往西康大雪山吧！”

她本是火爆性儿，想到就做，罗袖一挥，人化一缕绿影，奔向峨眉城。

龚钰赶紧拔起身形，紧随其后。

两人用过晚食，从店中牵出马匹，匆匆上道。

三日后，龚钰同畹香姑娘便入康境，住于崇化屯。

两人运功调息，养足精神，备置干粮，将马匹寄在店中，然后登山而去。

这大雪山，常年皑皑白雪，山势巍峨，几乎寻不着上山路径。

不过，这时恰值五月下旬，正是登山之期。

山上积雪已有不少融化，现出崎岖小道。

龚钰和畹香姑娘，虽说轻功盖世无双，也不敢丝毫大意，如果万一失足，坠入千层冰窟之中，岂不危险？

两人身轻如絮，不时腾拔五六丈高，然后足尖一点崖石，再行升起。

一阵鹰起鹞落，半日时间，方始到达山顶，这大雪山绵延数百余里，不知那蒙面妇人巢穴，究在何处？两人不禁望山兴叹。

畹香姑娘黛眉一掀，说道：“钰哥哥，这样毫无线索，如此千山万水，不知要我们找到几时？”

青衫美侠龚钰在她鬓边轻轻吻了下，安慰道：“畹妹，别急啊！要知欲速则不达，咱们何妨想想，有什么好主意没有？”

畹香姑娘眉尖儿锁在一起，沉吟有顷，说道：“钰哥哥，看来咱们只好分途搜寻了！”

龚钰揽着她的腰肢，无限深情地说道：“畹妹，那怎么行，你从来没离开过我！”

姑娘回过头来，向龚钰望了眼，她简直被他深情所感动，心中甜蜜蜜的，故意撒娇道：“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哩！怕被老虎吃掉不成。”

龚钰还是不放心，说道：“畹妹，你让我考虑片刻好么？”

畹香姑娘嘟着小嘴说道：“不嘛！”

龚钰剑眉微皱，心中暗忖：“这大雪山如此辽阔，两人分途搜寻，当然系上上之计，不过，畹妹毫无经验，如果失去联系，岂不糟糕？”

寻思及此，说道：“畹妹，你既然一定要分途搜寻妖狐，我自然不表反对，但你得听我嘱咐两句话方成！”

姑娘眉儿一轩，说道：“钰哥哥，你是答应了！说吧！什么我都听你的就是。”

龚钰脸色一整，说道：“分手后，第一，必须沿途留下暗记，第二，如果遇上桃面妖狐，千万沉住气不要露面，只要跟踪到她的巢穴便可，然后咱们取得联络前往救人。

须知此行目的，志在将伯父救出，如果打草惊蛇，让她逃遁，又将大费周章。

万一不巧被对方发觉，务须提高警觉，注意‘断魂桃花’暗器，知道不？”

碗香姑娘偎依在钰哥哥怀中，说道：“知道了！”

两人相拥作了次长吻后，碗香姑娘略整云鬓，一提罗裙，说声：“再见！”身形一晃，人比一只流莺，便已远去。

龚钰望着碗妹消失的背影，若有所失地，叹息一声，沿着西面山峦，奔驰而去。

他轻功何等高绝，一日之间，便进入大雪山腹部地带。

这时，已是日落山西，忽然闻着一声鸟鸣，不禁顿感奇异。

原来，青衫美侠上得山来，奔驰一天，只见到雪獠、雪狐、人熊之类，压根儿就不曾闻到一声鸟叫。

他不禁循声飞纵而去，不知行了多久，前面已有着葱笼树木，气候也不及其他地方寒冷。

眼看夜幕来临，下弦月，升起空中，清辉照得地上皑皑白雪，更见清幽。

于是，再向前行，不久之间，到达一处山谷。

甫抵谷口，便见一根横木拦阻，侧面山石上，写着：“冷香谷。”

龚钰借着月色注目一望，那“冷香谷”三个洁白大字下面，还有一行小字，如此写道：“擅入‘冷香谷’者死，谷主长春仙子题。”

他以为这秘谷，定是桃面妖狐巢穴所在，心方大喜，这一发现，谷主乃另有其人，不禁顿感失望。

他过去听师父邛山烟叟说过，大凡这种深山隐居异人，多半性情怪僻，沾惹不得。

一旦遇上，可能纠缠至终身。

想到此处，赶紧撤身后退。

行方数步，顿又觉得不妥。

心想：“这谷主既是女子，安保不与桃面妖狐有交往？如果万一当真李伯父被擒至此，别像汨罗城中那样，失之交臂！”

何况，长春仙子，从未听人提起，莫非这是桃面妖狐的化名？”

青衫美侠龚钰，越想越觉得所料不差，遂又转过身躯，向谷口踱去。

越过横木，前面是一条三尺多宽香径，向谷内蜿蜒前伸。

香径上，铺着一层厚厚的红沙，甚是鲜艳。

两侧尽是瑶草琪花，万紫千红，异香扑鼻。

他一脚踏入，便觉温暖如春，与谷外气候迥异。

前行不及五步，钉有一方木牌，写道：“这是最后警告。”

龚钰不由暗自一凛，心想：“这冷香谷，如此气派，绝非常人，一个青年男子，黑夜之间，闯入女子居所，究属礼貌不当，我何不明晨天亮时再来？”

念头方落，一阵夜风吹过，氤氲香气，立时转浓，直往鼻孔里钻。

于是他又踏着红沙首途，走出谷口。

谷外有一方大石，甚是光洁。

龚钰用手绢拂去尘沙，觉得有点疲倦，遂即卧石上。

不久，他便在这大石上，睡着了！

朦胧间，好似面前站着一个人黑纱垂面女子，在望着自己微笑。

他看不见她美丽的面庞，从那动人的身段看来，必然很甜，很美！

他不禁涌起一个欲望，想将那蒙面女子的面纱揭下，然而，他双臂软弱无力，竟抬不起来。

倏忽，那神秘女子不见了！

身畔响起一阵燕语莺声，倩影幢幢，便觉得身子腾云驾雾一般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恍忽觉得身下那块大石，变得甚是柔软，仰卧其上，无比舒适。

他睁开一线惺忪睡眼，觉得天上月色，如同吐焰银铃一般，耀眼生辉。

逐渐，全身血脉喷张，小腹以下，犹感异样。

这情形，他自觉同畹妹一起，便曾有过，每次均能克制，是以并未在意。

跟着他发觉如置身温暖兰闺之内，不时传出无数少女咕咕笑声。

只听一个娇媚的声音说道：“仙子，大概你尘缘仍是未了，才从瑶池飞来一只天鹤。”

另一个笑骂道：“浪蹄子，你想分一杯羹，是不？”

这声音柔媚甜润，充满魅力，想必定是那位仙子无疑。

龚钰虽觉浑身乏力已能判别非梦，霍然张目一望，不禁诧异惊愕不已！

原来果是置身闺房之内，自己正卧于绣榻上，身边正偎坐着一个绝色女子。

这女子身穿鹅黄色寐衣，酥胸玉臂全然袒露，貌似三春之花，艳丽而又丰满。

其余燕瘦环肥，罗列一室。

青衫美侠龚钰，赶紧翻身坐起，可是，全身软绵得用不上劲，这一来，不禁更加惊骇欲绝。

他本是一个习有最上乘功力之人，竟尔如此，不知中了什么暗算？

不过，他有一点，可以确定，自己并未服过任何药物！

这一个可怕事实，方自在心中掠过，只听身畔女子无限深情说道：“相公，休竟是恁般不听劝告，才中了迷魂幽兰之毒，要不是我走出谷口散步发现你啊！此时恐怕早已横尸那块大石之上。”

“迷魂幽兰？……迷魂幽兰？……”他从未听过这种东西，更不知中何毒？茫然说道：“请问姑娘，小生不知从何处中此剧毒？”

另一个绿衣少女纠正道：“她就是长春仙子啊！别姑娘姑娘的瞎嚷！”

龚钰依稀记起谷外长春仙子题字示警，遂改口唤了声：“长春仙子！……”

长春仙子“嗯”了声，说道：“相公，你可曾进谷么？”

龚钰将头微点，算是承认了。

长春仙子莺莺啾啾般说道：“不消说，便是看到第二面警告牌的。那红沙香径两旁，种植的是迷魂幽兰，男人只要闻得少许，不管你是常人，还是具有高深武功之人，一样中毒。所幸，你颇能接受警告，足见你是一个诚厚之人。不然，恐怕早已无救。”

龚钰心中先还惑疑是这女子玩的把戏，现在一听，才知道是自己孟浪所致，遂一改轻视及敌对之念，不由问道：“仙子，这可有救么？……”

仙子玉颜泛赤，低应道：“只有一法可救！只是……”

龚钰迫不及待地问道：“只是什么呀？如我能力办得到的，龚钰决尽力而为，报答仙子解救大德。”

长春仙子更是羞人答答，抬不起头来。

站在床前一位红衣少女道：“这个么？我代仙子答复，如果龚相公要想解毒，必须先与仙子结成美满良缘。”

龚钰不禁大惊，忙说道：“小生已有家室，仙子恩情……”

另一个绿衣女子，说道：“龚相公，你以为仙子是世俗之人么？她可不

在乎你已婚未婚啦！”

龚钰呐呐说道：“我这样怎对得起畹香妹妹啊！不行，可另有办法？”

站立身前的白衣少女说道：“你别自高身价，咱们仙子在未明了你出身之前，还不知道你是好人坏人咧！怎能轻言婚嫁？妄自出手相救！龚相公，你不妨将身世叙述一番。”

龚钰心中电旋一转，觉得还是不泄露自己是武林二圣传人，于是编了篇鬼话，说自己是蜀中名士，一时好奇，前来探幽寻胜。

他谎虽扯得天衣无缝，可是人家还是半信半疑。

长春仙子一脸幽怨之色，说道：“公子既是名士，小女子不揣简陋，想略予考量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

龚钰书本来读得不少，在“冷云谷”中，除武功外，更博览群籍，自然不会胆怯，说道：“仙子不妨一试！”

长春仙子黛眉一轩，樱唇微启，说道：“兹有上联一付，请公子按对下联。”

言毕，伏在梳妆台前，振笔疾书。眨眼即就。

龚钰接过雪笺一看，逐字行去，写得来异常流利娟秀，只见笺上写着：“快婿如龙，早应鸳枕相共。”

这一下，他可有点江郎才尽，原来长春仙子上联乃是借用他的姓氏龚字分拆而成。

陡地，一个年约十四岁的紫衣少女“咕”的一声，笑了出来。

长春仙子微笑道：“虹虹，难道你有妙对么？何妨说出！”

紫衣少女答道：“不忙，让我写出来，给龚相公斧正。”

“正”字才落，顷刻一挥而就，递给龚钰道：“龚相公，你看可成？”

龚钰接过来一看，不由佩服，原来下联是：“春霄若金，何必守身似玉？”

正是己名“钰”字拆解相对，更隐有讽喻之意。

龚钰才知天下奇才无限，这大雪山中“冷香谷”内连一名幼婢尚具如此才华，可见长春仙子，必是满腹经纶，不禁发出一声悠悠叹息。

长春仙子含情脉脉一笑，说道：“龚相公，婚姻事，暂时不提，先喝一杯解药，然后好好休息吧！”

说完，从桌上倒出一杯酒，色作碧绿，龚钰不疑有他，立即一喝下肚。

长春仙子心中暗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咱们都出房去让龚相公休息吧！”

片刻之间，房中只剩龚钰一人。他正在沉思，这长春仙子，究属何人？陡地飒然风响，一条倩影，从幕后转出。

龚钰即惊且喜，张口欲呼，那人轻舒玉臂，将他嘴唇接住，说道：“钰哥哥，此身正在险中，由我负你出谷吧！”

言毕，立将龚钰系好，负在背上，从窗飘出，鹅行鹭伏，如飞逃去。

长春仙子很快便发觉龚钰遇救，立率群婢追出，四下搜寻，心中亦是凛骇，暗忖：“这是何人轻功竟是如此高绝，没有留下半丝泥鸿雪爪。”

另一个意念，更使得她愤怒十分，因为救走龚钰之人，必是女子，否则，决进不了“冷香谷”。

原来谷口红沙香径两侧，确实种有“迷魂幽兰”，只要男人嗅到，便将浑身乏力，即使练有绝世神功，亦无法抗御。

对于女性，则丝毫不起作用，这真是一种奇异草木。

不言长春仙子，在大雪山几处可供人行走下山要隘，派人守住，自己则施展轻功，四处搜寻。

且说畹香姑娘负着龚钰亡命飞奔，她幼时曾听母谈起长春仙子，乃不世魔头，心中更是异常恐惧，尽量施展“御风行云”轻功，脚下不留半丝痕迹。

幸而她来时，偶然发现一处秘洞，甚是干燥，立即循着方向，快似风飘电驰般奔去。

半盏茶时，便已抵达洞口，她发出一声低低的欢啸，一闪而入。

谁知这段时间，龚钰被长春仙子所灌药酒，业已发作。

他此时全身血脉似将爆炸，丹田灼热如炽，两眼射出欲火情焰。

当她将背上的龚钰绳带一解，望着那奇异神情，她简直吓慌了！

龚钰低啸一声，伸出两只钢臂，一把搂住她的腰，将她疯狂地拖到身边。

两片灼热的嘴唇，凑上了她的樱桃小口，畹香自个儿情欲，亦被挑起，伸出臂膀勾住钰哥哥颈项。

他突然将平日矜持的态度消失了，让步给一种野蛮、粗暴，以及近似疯狂的情欲。

他以最快的速度，剥去了她的衣衫，罗裙，亵衣，将她按倒地上。

畹香极力挣扎，抗拒，和发出一声小小的惊呼，立即将双手抵住钰哥哥胸膛，发出一声惶骇的低泣！

可是龚钰呢？两眼射出纯粹的情焰，在她身上不停地抚摸、狂吻。

畹香一面低泣，一面也被情欲和恐怖夹攻着，终于那抵住胸膛的手松下去了。

紧跟着漾起一声痛苦的呻吟。

一阵持久的狂风暴雨过去，龚钰满足而安静地睡着了，在她身边发出重浊的鼾息声。

畹香重新意识到周围的世界，也意识到他们原是两个各别身躯，以及寒气袭人。

她赶紧起来，穿好衣裤，虽是浑身瘫软乏力，却觉得似乎从这一刻起，她才真正生活着。

她想：“自己反正是钰哥哥的人，就让他预先享用也未可厚非，何况，他是迷失本性了。”

月光斜射入洞，照着地上片片落英，于是她又想起适才之事，浑身顿又觉舒畅无比。

她忍不住在钰哥哥结实胸脯上吻了吻，替他拭去满头大汗。

就在这时，洞外不远处，传来一个娇媚声音道：“寻春，你说龚相公，当真仍在山上，没有去远？”

另一个柔靡声音，想必是那寻春，说道：“仙子叫我们遇洞必搜，谅系隐匿附近山洞。探春！你可记得，此处有无山洞？”

那叫探春女子的声音跟着飘来，只听她道：

“我记得左前方崖缘下面，有一个石洞，咱们这就去吧！”

畹香姑娘顿时紧张起来，不知应当怎样应付才好？

她还没有想出办法，那“冷香谷”中的两位俏婢，已然来到洞口。

前面那人，显然有点害怕，偏头向洞内略一张望，说道：“好像没有什么？”

后面那人说道：“不对，我好像听到一种重重的鼾息声，非搜不可！”

打头那人一面朝洞内行来，一面埋怨道：“见鬼！”

那知她刚刚飘身入洞，只见黑影一闪，自己便被点中穴道，做声不得。

后面一人，见寻春进洞，竟然没有消息，料系中了敌人道儿，赶紧发出一声长啸。

晚香姑娘怎能容她通知敌人，身形一闪，宛如一缕淡烟飘射，牟尼剑震腕刺出，探春方见红霞乍闪，脖子一凉，便已玉殒香消。

她知道事不宜迟，红莲双飞，碰的一声，便将探春尸体踢下崖去。

复又闪身入洞，寻春自是瞧得清楚。简直被她这惊人武功震慑住了！

须臾，崖上人声嘈杂，一人说道：“我好像听得探春长啸声，怎的连寻春亦不见了！”

另一人说道：“别是被敌人收拾了吧！”

陡地，从遥空传来一声清啸，啸音甫落，黄影一闪，长春仙子便已降落崖上。

她真不愧盖世魔头，向众婢略事讯问，立即循踪查出血迹，跟着发现了秘洞。

她站立洞门之外，冷冷说道：“洞内匿身之人是谁？竟敢来我大雪山“冷香谷”，劫人杀婢，还不出来领死！”

晚香姑娘本是火爆性儿，闻言大怒。

奈何钰哥哥仍然酣卧地上，不知所中剧毒情形如何，不敢离开，是以叹息一声。

叹声才歇，长春仙子又在洞口，冷笑道：“妖婢，你将龚相公劫来，业已尽情享用，难道还不将人送出么？”

晚香姑娘冷冷地说道：“在洞外逞什么威风？有种你就进来吧！”

长春仙子玉容遽变，立即命令道：“送春，惜春，着速进洞，将妖婢擒出。”

两声“遵命”，一红一绿两条倩影，各撒出一柄银光灿烂绣弯刀，舞起一团光影护住头面，飘身入洞。

谁知还未进去，晚香姑娘已是呼的一掌劈出，送春，惜春，惨叫一声，震得身往后飞出两丈，立即殒命。

长春仙子见洞内匿身之人，掌力如此沉雄，一掌便将两个俏婢击毙，如非自己出手，手下众婢，去必冤送性命，立刻从身上摸出一件奇异兵刃。

这兵刃，却是一根两丈多长的长春藤，纤细如指。

长春仙子沉腕一抖，那两丈多长的藤条，竟是抖得笔直，这份功力，足以惊世骇俗。

晚香姑娘心中暗自惊凛，迅即将龚钰移至洞侧，拔出牟尼剑，蓄势以待。

蓦地，长春仙子俏笑一声，沉腕猛摆，绿影划空向内卷到，宛似金蛇入洞。

晚香姑娘娇叱一声，红霞暴涨，剑风过处，藤梢竟被削去尺余。

长春仙子更是凛然。

原来她手中所持乃是一截万年长春藤，漫说寻常刀剑，难以伤损，就是宝刀，亦未必能够削断。

如今想不到对方，不但掌力厉害无比，而且手中还持着如此神物利器，焉得不吃惊大骇。

且说长春仙子，芳心震怒，数十年来，还是第一次吃亏，不禁发出一声

银铃般脆笑。

崖上二十余名俏婢都知道仙子笑声一起，便要杀人，认为洞中之人，决难幸免。

果然，她在一怒之后，立运“七欲玄煞”，贯注藤尖，一式“渔郎问津”，直似灵蛇飞窜，向洞中卷去，顿时风雷迸发。畹香姑娘牟尼剑，再度出手，迎着飞来藤影，划的一剑刹出，好似刹在一种极其柔韧物体上面，毫不着力。暗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

第九章 情海微波

且说腕香姑娘一剑未能将长春仙子万年长春藤削断，芳心正自骇异。

谁知藤梢倏然弹起，暴点双睛。

姑娘错步旋身，“龟裂神功”灌注剑上，反臂削出，红霞疾射，长春藤又被削折两尺。

就在这旋身眨眼之间，洞内月光陡地一暗，一缕鹅黄淡影，随着飒然风声，飞纵而入。

腕香姑娘察风瞥影，已知敌人趁隙而入，牟尼剑化“回头是岸”震腕急挥。

数十朵红莲，一齐涌向洞口。

饶是长春仙子运有“七欲玄煞”护身，亦觉剑气森森，透入护身玄煞幕内，赶紧脚尖一点洞口崖石，复又退射两丈。

姑娘一剑震退强敌，胆气顿壮，莲步轻移，玉立洞口，娇叱道：“长春仙子，尔已是成名前辈，为何向钰哥哥下此卑劣手段？”

这时，崖上群雌，以及长春仙子，始瞧清敌人，芙蓉其面，杨柳其腰，薄薄罗衫，淡雅幽香，西子不能比，玉环何能侔。

众婢要非亲眼目睹，真不相信这位十七岁小姑娘，竟敢与纵横武林达一甲之久的长春仙子为敌。

长春仙子数度出手无功，更是狂怒，暗忖：“这位小姑娘是当今武林谁人弟子？”

九大门派？不可能。

宇内五奇？恐也调教不出这种弟子。

“莫不是那老龟婆？……”

一想到龟仙神婆，不由勾起五十年前的仇恨，发出一连串震天的银铃脆笑，说道：“小姑娘！不！你现在已非完璧啦！”

这种事，被人揭穿，委实难为情，腕香姑娘羞赧得只恨无地缝可钻。

长春仙子再又俏笑一声说道：“我还是称你小妇人吧！”

“本仙子煮熟的鸭子，却让你窃来享受，这且不说。”

“我问你，老龟婆，是你什么人？”

腕香姑娘被长春仙子讥嘲，本已不忍，再听她辱及师尊老人家，更加怒不可遏。娇叱一声，牟尼剑带起一道红色匹练，凌空罩落。

长春仙子意在调虎离山，一见姑娘上当，心中暗笑一声，赶紧移形换位，长春藤反臂甩出，藤影剑光，又相碰在一起。

姑娘本是怒极出手，无形中注有神功，只闻“擦擦”数声，长春藤一连削去两段，何止八尺。

长春仙子虽是心痛兵刃被毁，可没忘去抢夺洞中书生，立即撮唇出声，指挥群婢进洞劫人。

自己功凝左臂，呼呼劈出两掌，卷地狂飚四起。

腕香姑娘尽管火爆性儿，心可敏慧，脚才落地，芳心陡然一震，暗忖：“别是对方施展诡计？”

是以她虽出招袭敌，眼梢何曾离开洞门一瞬。

眼见崖上飞降数条人影，朝洞内疾射，长春仙子复又猛劈而来。

身形闪晃之间，避开掌力正锋，牟尼剑脱手飞出，化一道长虹，拦截入

洞敌人。

自己更倾力反臂甩出一掌。

只闻“咔嚓”一声，夹杂着数声惨嚎。

只见泥土纷飞，乱石四射，红霞过处，三婢拦腰截断，惨不忍睹。这种以气驭剑功夫，更将众婢震住。

长春仙子见小姑娘手段毒辣心狠，连杀数婢，忙从身上掏出一把“绝情丝”，电闪射出。

这东西无形无声，比牛毛还要细上一倍。

腕香姑娘若非不久前，被钰哥哥一阵暴力摧残，胯间隐隐作痛，本可施展“七绝大挪移”身法避过，这一受影响，迟了那么千分之一瞬，左臂立即中一针，透肌生寒。

姑娘不禁打了个冷颤，暗叫声“不好”，立即运功封闭穴道，跃回洞内。

再看钰哥哥，仍躺在地上，呼呼大睡，脸上现出一片酣恬之情。好像全然不知适才一场拼命搏斗，更是放心。

长春仙子此时俏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丫头，尔已中了本仙子‘绝情丝’，七日之内，难逃欲火焚身惨痛。还不把龚相公及手中宝剑献上！”

腕香姑娘闻言，心中也自发急，银牙猛咬，意欲潜运“龟裂神功”，将“绝情丝”逼出体外。

谁知穴道甫解，“绝情丝”恣意随着血液流行，腕香姑娘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复将穴道封闭，玉容遽变。

这一切过程，长春仙子岂会瞧不出。

良机难得，陡然圈臂疾吐，劲风如怒涛奔马，向着腕香姑娘恶狠狠劈到。

姑娘屹立洞口，剑交左手，运功挥掌相抗。

这龟裂神功，与“七欲玄煞”，俱系绝学，是以每一掌劈出，俱有风云变色之势，轰隆！咔嚓！响声不绝于耳，两人都震得脚步浮松。

尤其，腕香姑娘身体上经过一次突变后，复中歹毒“绝情丝”暗器，震得五腑翻腾。

她黛眉一扬，心说：“我怎么这样傻，跟她去较量掌力？放着神物利器却不知运用。”

念动旋身，闪避洞侧。

长春仙子虽略占上风，却并未占多少便宜，亦是震得血气狂涌，暗自思忖：“其徒如此，其师可知，看来今生休想再向老龟婆报仇。”

她向着闪避的腕香姑娘微一瞥视，眸子连转，蓦地计上心来。

立命送春、迎春入洞抢夺龚相公，二婢在她淫威之下，自知前往送死，亦不敢稍有违抗。

一蓝，一黄两条倩影，从崖上纵落，化作掠波双燕，贴地射向洞中。

腕香姑娘银牙暗咬，牟尼剑闪得两闪，自然二婢又一齐向鬼门关报到。

正当送春迎春饮剑毕命，长春仙子踏着两婢血迹，趁机抢入洞中。

腕香姑娘眼见敌人落在钰哥哥身前，不由娇叱一声，牟尼剑震出万道红霞，横空罩来。

长春仙子正一手抓住龚钰青衫，陡觉剑锋泛寒，她此时无可闪避，一手提起旁边的寻春猛力一掷。

一声惨嚎，便已溅血洞中。

她却蛇腰一摆，挟着沉睡中的龚钰，逃出洞外。

晚香姑娘如影随形跟踪追出，口里骂道：“好个毒如蛇蝎，只求目的，不择手段的妖妇。”

长春仙子漾起一个娇媚笑容，说道：“丫头，你现在才知道么？”

言讫，将龚钰交给崖上的俏婢虹虹，左掌扬腕猛劈，右手长春藤虽被削去二分之一，长度仍然及丈，玉腕疾抖猛摆，卷起一股“七欲玄煞”，点，扫，卷，势厉害之极。她是安心要将姑娘毁去。

晚香姑娘仗着一柄剑，虽是舍死忘生，此时已渐呈不支，粉黛微蹙娇喘吁吁。

“七绝大挪移”身法，更不如先前灵巧。一个不小心，藤拍在她腕脉穴掠过，陡地一麻，牟尼剑“”的一声，失手堕地。

长春仙子脆笑一声，黄影一闪，便已将剑握在手中。趁香姑娘怔愕一瞬间，牟尼剑直指对方“腹结穴”。

她此时，人，剑，仇人门下，全部落手，不禁志得意满，哈哈笑道：“丫头，你还有何话说？”

晚香姑娘一脸悲痛羞忿之色，剑失，人亡，钰哥哥又复落在妖妇手中，想不到这次大雪山之行，遭遇却是如此悲惨，凄然说道：“要杀便杀，哪来那多废话！”

长春仙子媚眼中已伏杀机，柳眉一竖，冷哼一声道：“尔杀我九婢，毁我兵刃，并拔我头筹，一剑将汝杀死，未免便宜！——”

姑娘凤目一瞪，怒道：“尔欲如何？”

长春仙子俏脸崩得紧紧的，加重语气道：“我要将尔碎尸万段，方泄我恨——”

说到这里，掉头向崖上呼道：“元春，留春，还不迅来将这丫头缚入谷中。”

姑娘性情刚烈，怎会被俘受缚？知自己中了暗器，复又失去兵刃，战已无力，高呼一声：“爹爹，妈妈，不肖女儿要先一步去了！还有钰哥哥……”

“哥”字甫落，挺胸向着牟尼剑撞去。

就在这时，崖上蓦地发出纷纷惊呼。

长春仙子错步旋身，面前黑影一闪，玉腕痛如刀割，手方一松，剑已易主。

同时，晚香姑娘不但没有撞在剑上，而且被一只铁臂圈住。

这只铁臂，她熟悉之极，不禁惊呼一声，疑之是梦。

长春仙子此时已看清夺剑之人是谁，心中暗生惊骇，然而她，脸上依旧挂着笑容，说道：“龚相公，原来你是真人不露相哩！”

龚钰剑眉一掀，朗朗笑道：“小生这点防身微技，算得什么？希望仙子不必再与舍妹为仇。”

晚香姑娘偎在钰哥哥怀中，好像已得到保障，在两人对话瞬间，确知是他救了自己，甚感安慰。

不过，钰哥哥怎的好得恁快？确是出乎她的意料。

原来龚钰所中“迷魂幽兰”，乃是一种奇异草本，秉天地间至阴至淫之气而生。

只要是男性嗅吸体内，立刻全身疲软乏力，再经壮阳之药物引导，生理上立刻产生一种强烈反应，非与异性接触不可，否则极可能导致癫狂。

在一番接触之后，普通人半日便可恢复正常。龚钰是一个身怀绝学之人，

自然比常人快迅得多。

当他被妖妇俘出洞外，便有一二分觉醒，再经夜风一吹，更是清醒许多，他正在回味梦中，与畹妹绸缪一幕，陡然那熟悉娇脆的声音，悲声叫唤。

他大吃一惊，双目暴睁，正好望见长春仙子以剑指着脸上带着绝望神情的畹妹。

于是，摔脱俏婢虹虹手腕，像只大鹰般扑下。

恰好赶上畹香姑娘不愿受辱，撞剑自尽，于是展出一招擒龙手法的“锁龙北海”，将牟尼剑夺回。

长春仙子蛇腰款摆，摇晃在身上的一袭鹅黄寝衣，袒露着酥胸，双峰隐隐，面孕媚笑，说道：“龚相公，你尝了妹妹甜头，便忘记了姐姐，好没良心。只要你肯回到‘冷香谷’，作一霄嘉宾，我苏雪红便将前帐一笔勾销。”

畹香姑娘无限娇羞，直将头埋在钰哥哥怀中。

龚钰剑眉一挑，嘴角噙着一丝薄哂，朗笑道：“仙子雅意，愚兄妹已承盛情，就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”

言讫，扶着畹香姑娘缓步而去。

长春仙子一生几曾像今霄这样委屈相求。这一见青衫美侠龚钰，掉头不顾，愈是怒不可遏，怒喝一声！

青衫美侠龚钰回过头来，笑笑说道：“仙子，你这是在向小生示威么？”

长春仙子身形一闪，飘将过来拦住去路，说道：“略有此意。”

龚钰仰头望着天上明月，露出一脸轻蔑之色，鼻孔里飘出一声冷哼，说道：“小生如无意留此，恐仙子未必能留得住。”

长春仙子仰天一声脆笑，说道：“那我倒要拜识一下龚相公的绝学。”

龚钰争强好胜之心顿起，朗朗说道：“小生这就要走，仙子，你就放手拦吧！”

“吧”字才落，引吭一声长啸，声作龙吟。

双脚一点，人如冲天疾矢而起，直上廿丈高空，衣袂飘飘，挟着畹香姑娘御风行云而去。

长春仙子心想：我就不信你挟着一个人，能飞多高多快。是以并未在意。

哪晓得这小子真个武功高深莫测，不但自己追不上，连发出去的“绝情丝”，也如石沉大海。

只闻着对方朗笑一声，自远空飘来。长春仙子黯然叹息一声，返回“冷香谷”内安排一番，下山暂且不提。

且说龚钰挟着畹妹，连夜逃下大雪山，回到崇化村旅舍。

点燃油灯，发现畹香脸色泛白，双眸神光涣散，睡在床上，呻吟不已。

龚钰心中说不出的爱怜与忧急，忙问道：“畹妹，你是否中了妖妇歹毒暗器？”

畹香姑娘螭首微点，说道：“我左臂中了妖妇一缕‘绝情丝’。”

龚钰跌足叹道：“你何不早说？”

畹香姑娘见钰哥哥急成这个样儿，心里甜甜的，痛楚立失。

龚钰立即运起“太虚玄天神功”，将那“绝情丝”吸出，竟费了半盏热茶时间。

暗器一出，畹香姑娘立即恢复了常态。只是在步履间，仍是不大自然，有一种蹒跚之态。

龚钰眉头一皱，一把将畹妹抱住问道：“畹妹！你是否胯间也中了暗器？”

碗香姑娘芙蓉面上，顿飞两片红云，一直红到脖间，羞不可抑。

龚钰柔声说道：“碗妹，别害臊啊！这东西太厉害了！……”

碗香姑娘，抬起头来，还了他一个白眼，娇嗔道：“谁中了暗器？……”

龚钰认真地说道：“碗妹，这可不是玩的！那东西有毒啊！”

碗香姑娘撇起小嘴说道：“还说呢？都是你。”

龚钰带着万分歉疚，说道：“碗妹，都怪我不好啊！……”

碗香姑娘听到这里，咬着嘴唇，斜睨一眼，只听龚钰续道：“……才让你中了妖妇的“绝情丝”暗器。”

她原来以为钰哥哥记起了先前洞中之事，哪知他依然毫不知情，立时像受了无限委屈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夺眶而出，“哇”的一声痛哭起来。

龚钰搓手顿足，简直不知所措，说道：“碗妹！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啊！”

碗香吃了哑巴亏，如何说得出口，心里一急，陡地暴叫一声：“出去，别理我！”

青衫美侠龚钰面色遽变，但他仍然强忍一口怒气，说道：“碗妹，为兄就有什么天大不是，也用不着生这样大的气呀！”

姑娘见他越说越离题，更加怒气上升，说道：“傻子，别跟我瞎缠，我不要见你，出去！”

说罢，又是一声嚎陶大哭！

她岂是当真要他出去，不过希望他能将大雪山崖洞中的事记忆起，向自己陪一番小心，也就算了！

哪知他全然不晓，自己既羞于出口，如果让这事含糊过去，万一肚中有了孽种，他来个不认帐，岂不冤枉到家？这就难怪她要生气。

姑娘本是火爆性儿，一急之下，口不择言，她自己本有几分失悔，不过，在气头上，她是不愿解释的。

加以龚钰数年来，一直千依百顺，是以毫未在意，哪晓得一言既出，竟成悲剧。

龚钰是一个外和内刚之人，见碗妹妹如此对待自己，哪得不怒！心想：我堂堂男子，难道定要做妆台之奴？

他闷声不吭，退出房外，从马厩里面，牵出“玉龙”，丝鞭一挥，希聿聿一声长嘶，便循着来路飞驰而去。

碗香姑娘本有几分后悔，以为钰哥哥，必然跟往常一样，又要来向自己说好说歹，一直到气消为止。

哪知人出去没有回，遥远处却传来一声马嘶，她听出那是“龙儿”的嘶声，心说：“好啊！你竟是这般无情无义！”

立时，全身发冷如从万丈悬崖处直跌下来，哇的一声，连喷数口鲜血，昏了过去。

待苏醒时，天已现曙，碗香姑娘起来结清店费，吩咐店伙将“玉聪”牵来。

伙计也是才起身，揉揉惺忪睡眼，说道：“姑娘，那位龚相公走了么？”

碗香姑娘玉容惨变，凤目一瞪，说道：“少废话。”

伙计立即闭口，转身而去，心说：“这位姑娘，今天怎么变得如此凶啊？”

少顷，“玉聪”牵到，姑娘飘身上马，“叭”的一声，丝鞭猛扬，“玉聪”四蹄如云，沿着金川江奔去。

她此时坐在马上悲痛悔恨俱来，既恸父亲被掳，复悔气走钰哥哥，尽管她好强，但女孩儿家最是脆弱，两行清泪，不由挂满秀靥，在晨风中晃荡。

因她心境不佳，不断挥鞭狂奔，没有多久，便越过了金汤。

路上行人，见她在官道上，如此纵马驰骋，不顾安危，全都涌起一个意念：“这女人，莫非疯了？”

就在此时，忽然一个苍劲声音，喝道：“畹香姑娘！”

这声音一入耳，畹香立即勒住“玉聪”，回首一望。

只见行人中，走出一个老翁来。

这人年约六旬，四方脸，海口短髭，手持一根通体乌黑旱烟管。

姑娘一见这位老者，如遇亲人，身形闪晃，便已飞下马来，一把抱住老人灰色袍袖，低呼一声：“于前辈。”立即珠泪纷披。

老人家前后一望，没有发现徒儿龚钰影子，大吃一惊，忙道：“姑娘别哭，这里不是谈话之所，前面便是宝兴城，咱们进城吧！”

路人以为这姑娘家中发生什么大事情，才如此悲痛，也就各奔前途。

邛山烟叟于伍，何以会在此地出现？

原来他赍幽直奔“冷云谷”，面谒二圣，将近来江湖情形述说一番。

二圣点头表示知悉，并谓龚钰同畹香姑娘早已下山，可能正在赴豹隐山庄途中。

他在谷中盘桓数日，南海商隐从怀中摸出一部修炼精神功秘笈赠送给他，说道：“这是我从前赴阿尔泰山，参见老菩萨，归来时，在星星峡获得。如能苦练成功，异日必有大用。”

于是邛山烟叟于伍，便在“冷云谷”，终日沉浸在那部小册子上，一住便是旬日，这本秘笈，虽是深奥，经过武林二圣指点，还不是很快便豁然贯通。

他喜孜孜地走出谷来，在贵州碰着宇内五奇的巴岳茶客，不久又遇上菊逸山庄仙霞剑姚奇。

交谈之下，才知桃面妖狐，仍然未能寻到，是以潜龙堡主李去非，消息杳然。

两人旋又分手采查，邛山烟叟于伍亦是听得传言，大雪山上住有一位形迹可疑女人，这才向西康奔来，不想竟在这里遇着畹香姑娘，岂非意外！

再一看徒儿龚钰不在，姑娘哭成泪人儿，心想：“这娃娃，莫非遭遇了不测？”

想到这里，老人家也有些沉不住气，回头问道：“姑娘，是否你那钰哥哥遭遇什么不测之事？”

畹香姑娘这时悲愤已经平抑，说道：“没有啊！只是他……”

邛山烟叟一听龚钰安全，顿放宽心，不由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畹姑娘，定是那小子欺负你，如果将他寻到，哼！不剥他的皮才怪！”

畹香姑娘见邛山烟叟，面现严肃之色，心说：“如果钰哥哥当真受到责罚，岂不更加恨我？”

不由面上泛起一片惶急之色，说道：“前辈，你不用生这样大的气啊！何不就在前面松林内，听晚辈将下情禀告。”

老人皓首微点，姑娘缰绳一带，便已进得松林。

两人拣了一块大石坐下。

邛山烟叟将乌黑光亮的旱烟管吸着，不时吐出一两口烟圈，听着姑娘敲

金夏玉的声音，时而欢欣，时而叹息！

晚香姑娘打从她与龚钰下山起，及昨晚发生之事，毫不隐瞒，说了出来。她虽是极力忍耐，泪水仍然如断线珍珠。

邛山烟叟听得直皱眉头，说道：“晚姑娘，千万别难过，有老朽在，决不会委屈于你，一旦找着那傻小子，非重重抽他一顿皮鞭不可！”

晚香姑娘见邛山烟叟肯为她撑腰，芳心立刻放下一半。用手绢一拭泪痕，说道：“于前辈，不！师父！”

她蓦地觉得，此身已属钰哥哥所有，应跟着他称呼才是。

邛山烟叟呵呵笑道：“武林二圣之徒，老朽焉敢妄称师父，可惜我生平没有子女！——”

晚香姑娘心窍何等玲珑，立即磕头，口中高喊：“义父！”

邛山烟叟四方脸顿时浮起一片欢欣之色，说道：“婉儿，走！咱们找傻小子去！”

不言两人循着官道追赶。且说龚钰一怒而去，纵马疾奔，才入新津，便听江湖沸沸扬扬，传说青海都兰上人，业已来到中原，要与震撼江湖、新近崛起的青衫美侠，一较身手。

龚钰不由暗自吃惊，原来他曾听说过，这都兰上人，乃是蒙藏两族中，第一把高手，宇内五奇，都要对他相让三分，自己又不曾得罪过他，怎会找上自己麻烦？

他哪里知道，都兰上人性情最是偏激，而且护短，幽灵教内七厉魄红发头陀，就是他的徒孙。

幽灵神君在一连串的败仗下，于是耸恿红发头陀，将都兰上人请来中原。

果然，这位蒙藏两族中，第一把高手，静极思动，又因不久练成一种奇功，亟需大显身手，是以红发头陀略加言词，便将这位西陲罕绝高手说动，来到中原。

而且，立刻成为幽灵神君座上嘉宾。

幽灵神君，更将青衫美侠大事渲染，说得天上有，地下无。

都兰上人，更觉非一会这位少年侠士不可。

他这一露出口风，幽灵神君徐中坚，便发动全力，四处探听龚钰消息。

这时，青衫美侠外号，更因驰援少林武当，而震动宇内武林，江湖人士，莫不欲睹此君英姿神采。

可是，那时龚钰同晚香姑娘却在川康边境。

是以，查遍中原，竟没有人获得青衫美侠行踪。

幽灵神君，于是又放出谣言，谓青衫美侠，因畏惧都兰上人而藏匿起来。

谣言愈来愈盛，有人传说：“长白老人亦将找这位少年侠士晦气。”

要知，这位怪杰亦是百十年来不曾出现武林，武功深不可测。

当以上两件谣言一经传出，不但把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笑面罗刹方芳，沅江渔夫佟士杰，仙霞一剑姚奇等人，弄得焦虑不安，连宇内五奇，都在为这位青衫美侠担上心事。

龚钰近日听得这些消息，不禁豪性大发，催马兼程，向湘鄂一带赶来。

谁知，才出巫峡，已是红日咬山。

他跨着“玉龙”进入巴东落店。

一个人，在寂寞的旅途上最易想起往事，他没有一天不在懊悔，这样负气一走，不知给晚妹何等难堪？

龚钰内心正闷闷不乐，无精打采地逛街，他一方面欣赏着街景，一方面又在想着心事。

这时，正是暮色苍茫之际，忽然，他发现一件诧异事儿，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
原来，走在他前面的，却是一位儒衫老者，这人步履飘飘，衣袂不惊，双脚离地半寸。

旁人决看不出这老者与众不同处，可是，青衫美侠龚钰，眼光何等厉害，竟被他无意中发现，不禁大惊！

心想：“这人定是一位武林罕绝高手。然而他是谁呢？却会在此小城现身！”

他忽然敏感起来，暗忖：“这人该不是为自己而来的吧？”

旋又一想：“都兰上人乃是和尚，这老者大约是长白老人无疑。”

明知这位老者决非易与，龚钰不由激发了豪性，定与之一较脚下轻功。

于是脚步加快，也跟着施展地云御风轻功紧随其后。

儒衫老人走了一程，回过头来，呵呵笑道：“年轻人，你大约不服气，不妨到前面土岗，一较身手。”

龚钰朗朗说道：“却之不恭，老丈，你就请先行一步吧！”

儒衫老人又是一声呵呵大笑，身形如行云流水，眨眼之间便已远去二十余丈。

龚钰心中暗哼一声，脚不动肩不晃，片刻即已追及。

两人竟是不先不后，一齐落在山岗之上。

儒衫老人“逍遥游”身法，为武林一绝。

他在全力施展下，竟未能将青衫美侠龚钰，甩落半步，心中亦甚惊异！

龚钰何尝不是对这位老人暗生凛骇，他觉得这是自己下山以来，所遇轻功最强之人。

虽然武当山上，较量轻功，被幽灵神君取得胜利，其实，乃系借披风之力，论真功实力，对方却远逊自己。

他心中念头，电旋一落，只听老人呵呵笑道：“年轻人，的确值得自傲，但老朽还得考量一下你的掌力！”

言罢，双掌猛然劈出，掠地狂飚，随着呼呼锐啸之声，疾撞而至。

龚钰还没有把对方身份弄清，老人说打就打，毫不讲理，心中亦暗生愠怒，将“太虚玄天神功”随手拍出。

老人掌力，竟是一掌比一掌雄厚，最先还如惊涛骇浪，在第六七掌上，空气竟产生一种回旋力量，形成风柱，惊天动地般劈来，直可震毁山岳。

青衫美侠龚钰面色凝重，亦将神功灌注双臂，硬打硬接，竟然毫不取巧。

这时两股阳罡掌力，在空中连连相接，轰隆之声，不绝于耳。

山岗下居民，还以为是晴天霹雳。

到第十掌上，两人方圈掌待发。

蓦地，垂扬枝头飘下一条紫影，娇呼道：“爸！别……”

以下的字，还未呼出，空中两股掌力，已经劈出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龚钰脚步一浮，身形一阵摇晃。

儒衫老人竟被这无俦掌力，震得后退半步，已感血气翻涌。

那娇小身形，伸手将老人扶住，埋怨道：“爸！不要紧吧？”

这时，龚钰陡然忆起老人是谁，心说：“这不是宇内五奇逍遥散人司马

无忧老前辈么？”

想到这里，立即上前恭身下拜，说道：“晚辈龚钰，适才不知是司马前辈，孟浪之处，务祈海涵！”

原来龚钰乃是从刚才老人一连劈出十掌，方始想起这是“六丁开山神功”。

这“六丁开山神功”，他听师父邛山烟叟谈过，乃系宇内五奇逍遥散人独得之秘。

逍遥散人司马无忧，很快便将汹涌的气血，镇压下去，掀髯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果真英雄出少年，不愧是二圣传人！”

他说此微顿，续道：“龚少侠，你习练的，恐怕不是‘龟裂神功’吧！”

青衫美侠龚钰，见这儒衫老人果是逍遥散人，立即恭敬地答道：“晚辈所习者，乃‘太虚玄天神功’，系阿尔泰山老菩萨，嘱家师按所交秘笈中所学。”

逍遥散人掀髯说道：“想不到少侠竟获这位不老神仙垂青，难怪身怀旷世绝学，看来你定可击败都兰上人。”

站在一旁的紫衣少女，见父亲只管自个儿讲话，没有将自己介绍，遂娇呼一声：“爸爸……”

她一面娇呼，一面扯着老人袍袖。

逍遥散人向爱女投了一眼，呵呵笑道：“爸当真越老越昏庸，竟忘记了让你拜见龚少侠！”

旋又抬起头来，向一旁的龚钰说道：“这是小女紫燕。——”

司马紫燕立即上前一步，衿衽为礼，并低呼一声：“龚少侠……”

青衫美侠龚钰，慌忙还了一礼，说道：“司马姑娘，勿存客气，还是直呼贱名为是。”

逍遥散人觉得龚钰，委实是天上鸾凤，人间麒麟，心想：“若有婿若此，足可了却生平之愿。”

这一见两人相互客气，白眉一掀，说道：“燕儿，那么以后就此兄妹相称吧！”

司马紫燕，娇滴滴呼了声：“钰哥哥！”

龚钰觉得这位燕妹妹，体态轻盈，眉目如画，有一种小鸟依人之感。因而想起了晚香姑娘的绝世风华，剑眉泛起一丝愁容，跟着回呼一声：“燕妹！”

逍遥散人望着初升明月，说道：“龚少侠，咱们进城吧！”

三人遂返回巴东，从酒楼中用过饮食，再回到客舍，凑巧得很，逍遥散人竟与龚钰原属同落一店。

三人才跨入旅舍大门，伙计即送来一封信件，交与青衫美侠龚钰，说道：“客倌，这是你的信。”

龚钰大吃一惊，心想：“不知是谁？竟知道我已来到巴东！”

伸手接过信件，拆开一看，不禁怒哼一声！

司马紫燕探头撕抢先道：“青衫美侠龚钰阁下！”

她念到这里，向龚钰斜睨道：“这人倒挺客气！”

逍遥散人说道：“傻丫头，念下去，别看人家表面客气，骨子里，晓得究竟玩些什么花样？”司马紫燕，嘤嘤莺声，低念道：“本神君承两度赐教，铭心镂骨，不敢或忘！”

兹有方外敝友青海都兰上人，仰慕阁下，以弱冠之年，挟不世神功绝技，

纵横宇内，破坏武林团结。上人业已佛驾东来。

有日，特伫候阁下于湘境四望山头，务盼于六月十五日拨冗光临是幸！

幽灵神君徐中坚拜她把这封信看毕念完，秀靛上顿时泛起一层薄怒，冷哼道：“都兰上人是什么东西，他竟敢向钰哥哥挑衅！”

逍遥散人一捻胡须，说道：“燕儿，你怎能这样肆言无忌！”

须知那都兰上人，乃蒙藏两族中罕有高手，成名还在咱们宇内五奇之前。

听说这家伙近年在练一种神功绝技，名为‘七绝飞剑’，伤人必死，威力无穷，大可傲视武林。

单以幽灵神君而论，不是为父灭自己威风，五奇中人，无人敢断言必胜！

何况，还有东海肉球剑客裘异，扶桑岛白发红颜驼背姥姥等，皆非易与之辈，助纣为虐哩！”

司马紫燕黛眉一蹙，无限关怀地说道：“爸！这次四望山之行，何不替钰哥哥安排一番，把刘伯伯和卢叔叔请来助阵好么？”

青衫美侠龚钰，见燕妹如此关心自己，心中甚是感激，只听逍遥散人说道：“丫头，这何用说啊！不过你那刘伯伯天府酒仙，卢叔叔巴岳茶客，宛如闲云野鹤，又岂是一时所能寻得到的？”

青衫美侠龚钰剑眉一扬，说道：“前辈，你老人家不必为晚辈之事，太过愁虑，龚钰虽未腰间悬剑，必要时，还有一条玉带，与敌一搏。”

谁知‘搏’字才落，窗外飘来一缕苍劲声音，说道：“壮哉斯言！”

这声音甫入司马紫燕之耳，先是一怔，继之大喜，立即掠身窗外，高呼：“刘伯伯！”

逍遥散人司马无忧，朗笑一声，吟道：“有茶有酒皆兄弟，急难来时始见人！”

吟声才落，房门“伊呀”一声推开，走进两个老叟。

青衫美侠微一注目，见前头这位，面色红润，宽袍大袖，腰系古铜色葫芦，醉态可掬，不消说，定是天府酒仙刘慕伶。

后面老人，系儒士打扮，一身白色衣衫，手托一只江西细瓷茶壶，不断品啜，正是巴岳茶客卢不同。

两人一脚跨入屋内即呵呵大笑，说道：“逍遥先生，不知仍可高枕无忧乎？”

司马无忧也跟着笑了起来，呵呵笑道：“有两位大将军在，未足忧也！”

于是，将青衫美侠龚钰，作一番介绍。

这两位奇人，一个壶不离手，一个酒不离口，豪放，风趣，幽默，顿使这间独院满院生辉。

司马紫燕，则偎傍着钰哥哥坐着，噙嘴微笑，梨涡隐隐，并不时以无限深情眼光顾盼着。

龚钰虽非情场老手，但这种眼神，他从畹香妹妹，以及樊白玉姑娘身上，曾经发现过，不由心中一凛，故意掉过头来，倾听室内各人说话。

天府酒仙刘慕伶，仰着脖子喝了一口酒，摇头晃脑地说道：“司马老弟，你忒也轻敌过甚！”

据可靠消息，另外还有两位难缠难惹魔头，也来到了湘境。

一是江湖中传言的长白老人，另外一位，则是在六十年前，便已为乱武林的长春仙子。

你想，这些盖世魔头，全都汇聚一处，岂是咱们三五人所能应付得了的。”

逍遥散人低唱一声，说道：“看来咱们宇内五奇，应该团聚一次，为龚少侠助一臂之力。”

巴岳茶客卢不同举壶啜了口香茗，干咳一声，说道：“现在距六月十五日，时间已是无多，咱们得与各位武林正派侠士联系。这样吧！司马兄可同龚少侠于期前赶到洪家关，届时再一齐赴四望山之约如何？”

逍遥散人司马无忧说道：“如此甚好，只是有劳两位奔走！”

天府酒仙咕嘟一声，啜了一口高粱酒，说道：“你这位老弟，居然今天跟咱们自己弟兄客气起来，岂非见外！”

言毕，宽大袍袖一抖，人化一缕淡烟疾射而出。

巴岳茶客卢不同，朗笑一声，衣袂飘扬，跟着凌空冉冉飞去。

司马紫燕在唧唧啾啾，讲述有关两位奇人一些有趣故事，神采奕奕。

龚钰虽尽了最大忍耐力，却禁不住呵欠连天，他实在非常疲乏。

逍遥散人掀髯道：“丫头，咱们也该各自回房安寝，让你钰哥哥早点休息。”

六月十五日，湘北四望山头，不但挤满了凶眉恶眼的黑衣汉子，而侠义道中，亦多成名英豪，纷纷与会。

在西棚之内，以天府酒仙刘慕伶，巴岳茶客卢不同，雪山圣尼，昆仑大慈神僧等为首。群豪中，有少林掌门天纺经上人，武当玄清道长，华山妙新庵主，峨嵋觉了禅师，青城青霞道长，崆峒苍虚真人，点苍双剑，谢恒，谢锐兄弟，邛崃神拳无敌褚公权，仙霞一剑姚奇，沅江渔夫佟士杰，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笑面罗刹方芳，白鹤剑曹九皋，天台剑客冯亦奇，以及门下弟子三十余人。

东棚内，除二凶魂，五厉魄，十八幽灵外，有东海肉球剑客裘异，扶桑岛白发红颜驼背姥姥罗冰心，飘渺夫人莫毓瑶，白无常孔一飞，冥狱夫人樊素素，以及一级香主等共五十余人。

天府酒仙刘慕伶捧着古铜色葫芦啜了口酒，眉峰一蹙，说道：“司马无忧怎么还不见来，他真想逍遥自在么？”

昆仑大慈神僧宣了声佛，说道：“司马施主，最讲信义，想是临时发生事故。”

这时，笑面罗刹方芳，亦在低低絮语，说道：“据卢前辈说，他在巴东，曾与钰弟见过面，可没有看到畹香妹妹。你想，会不会出岔子？”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心中何尝不为这一对师弟师妹担忧，但他此时，只有向夫人加以安慰。说道：“芳妹，你没有看到钰弟啊！在九里关上，这么一脚，便将肉球剑客裘异那个老怪物踢落岭下，当今之世，除两位老人家外，还会有谁是他敌手！你放心吧！他们很快便会来到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指手划脚，用眼睛向东棚瞄去。

肉球剑客尖起耳朵，恰好听了个一清二楚，心中不由大怒，冷哼一声。

就在这时，东棚上飘渺夫人向属下娇呼肃静，教主即将陪着贵宾驾到。

果然，立刻各守岗卡，鸦雀无声！

西棚群豪注目一望，只见从山道上，转出四个盖世魔头。

打前头这人，穿一身红色袈裟，镶着金边，映日生耀，身材高大雄伟，约八尺开外，双眸有如蓝电，狮鼻虎口，腰上插着七柄短剑，威风凛凛，不消说，这和尚定是青海都兰上人无疑。

第二个，是一位瘦小干枯，须发焦黄，细眉细眼，尖嘴削腮，穿着一身

白绸衣衫，腰上却悬着一柄板斧，寒光闪耀，通体乌黑晶亮，重约百五十斤，两臂如无三千斤以上臂力，休想使用！

看来这长白老人，亦是难斗角色！

第三位，却是一个胸脯高耸，蛇腰丰臀，一身鹅黄衣衫，紧裹着胴体的绮年少妇，她正是淫名夙著的长春仙子，与幽灵神君边走边谈，不时发出一两声银铃似的脆笑，荡漾空间。

幽灵神君徐中坚，以主人身份，走在最后，虽是盛暑期间，身上犹自披着一袭熠熠发光的玄色披风。此人英俊潇洒，极像一个秀士，哪知他毒比蛇蝎，一手造成武林腥风血雨。

这四人一现身，西棚群豪，不禁眉泛隐忧。

未几，幽灵神君，步上北面比武擂台，说道：“今天，是青海都兰上人，柬约青衫美侠龚钰，当着天下英雄，比武较技，并籍以解决武林数十年的纷争，使黑白两道武功，能溶合一炉，发扬光大。”

他说此一顿，续道：“特请青衫美侠龚钰出棚答话！”

连呼两次，不见青衫美侠出来，幽灵神君正感得意，哈哈笑道：“想不到一向自命不凡的青衫美侠，到正式比武之日却龟缩不敢出头，岂不让天下英雄失望！”

谁知话声未落，四望山头，已传来连声清啸，只见三缕淡烟一闪，出现三个人来。

原来这三人，正是青衫美侠龚钰，逍遥散人司马无忧及其爱女司马紫燕。

司马无忧携着爱女，进入西棚，与大慈神僧等人，坐在一块，相互寒暄。

青衫美侠龚钰，见师兄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与师姐笑面罗刹方芳，用着惊诧的目光望着自己，必是在疑惑畹香妹妹，何以不曾跟自己一道。

再看两人望望自己，又望望正在作含情脉脉谛视的司马紫燕姑娘，面上浮起一缕责备之情，他不禁玉面飞红。

心想：“天啊！他们正在误会自己移情别恋！”

就在这时，擂台上的幽灵神君徐中坚，冷冷地说道：“阁下竟有胆量来这四望山头，倒不失是一条好汉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话锋一转，续道：“不过，本神君要请问阁下，今日之会，关系武林未来前途兴衰成败，阁下是否可资代表所谓侠义道也者？”

龚钰剑眉双掀，面色一正，说道：“龚钰不过后辈末学，安敢狂妄到以武林代表自居。要知领导天下武林，不但武功足以震惊宇内，而且还须德高望重。神君何不反省，若使尔之野心，变成事实，后果如何？不难想像。为何不销声匿迹，以求自保首领？似这般大张旗鼓，动辄掀起武林浩劫，即使龚钰大度，难道就无其他侠义之士，代天行罚么？”

他越说越是义愤填膺，威风凛凛，宛如天神。

听得东棚之内，人人如被当头棒喝，西棚群侠，不由抚掌称快！

连大慈神僧，和雪山圣尼，都不断赞扬。

幽灵神君徐中坚，顿时脸上黑气大盛！苍白脸上，立现狰容。冷哼道：“孺子不足与谈大事，今日之会，胜者为强！”

“然则，尔意如何？”

龚钰已蕴怒意。

幽灵神君桀桀一声怪笑，说道：“咱们三阵定输赢！——”

青衫美侠龚钰仰天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是否要定赌注？”

幽灵神君毫无惭色，说道：“然！”

“还是那一套负者必须终身听命于对方奴役！”

“然。”

龚钰轻描淡写地说道：“神君武当山上，所输赌注，至今毫无履行迹象。那时小生，乃是以十搏一，尚且如斯。今又故技重演，不悉神君用何取信于人？”

此言一出，立时引起西棚群豪，对幽灵神君嗤之以鼻。

这家伙，不愧脸厚心黑，站在擂台之上，依然神情自若，说道：“昔者，乃系本神君与尔个人之争，个人事小。”

武当玄清道长听得，暗骂一声：“无耻之极！”竟将解散幽灵教承诺，轻轻地一语抹煞。

龚钰气得仰天哈哈一声大笑，道：“今天又将如何？”

徐中坚双眸中诡谲光芒，一闪即逝，说道：“至于今天么，则是当着天下英雄，焉能不具诚意？”

龚钰见宇内五奇俱皆到齐，于是回身拱手说道：“诸位前辈，适才幽灵神君之言，想已听清，此事关系重大，晚辈未便擅自作主。但事已至此，前辈们可愿意赞同彼等提议‘三阵定输赢’之事？”

西棚群豪，俱知这些魔头，如果不趁宇内五奇均在，以及青衫美侠来到予以教训，日后必成巨患，因此，全都应声赞成。

此事既经决定，龚钰立即趁幽灵神君安排三阵擂主之际，进入西棚。

棚中群豪，莫不起身相迎。

龚钰恭请昆仑大慈神僧，主持全局，自己则拟走向师兄何天衡身旁坐下。

司马紫燕伸出春葱般手，一把将他挽住，说道：“钰哥哥，你岂能离开司令台？”

龚钰略一犹疑，便即在她身畔坐下。

此时，擂台之上，走出一个瘦小干枯老头，腰悬板斧，形态甚是猥琐，死眉死眼，向着西棚拱手说道：“老朽长白胡元庆，愿向各位英雄，领教几招拳脚兵刃，不知哪位英雄有兴上台赐教一二。”

笑面罗刹方芳，上前请令，大慈神僧慈眉一扬，说道：

“这位长白老人，天生神力，尤其前面三斧，威力大得出奇，施主小心应付。”

笑面罗刹方芳，答应一声，身形一拔，然后双足一踹，轻飘飘落在台上，脆笑道：“长白老儿，尔不在长白山头，度其余生，却想助纣为虐，为害江湖。本夫人奉劝一句：‘回头是岸’，此时退下擂台，还来得及。否则，姑娘玉带之下，必难生还。”

长白老人胡元庆见这美艳少妇，竟是三年前，一掌劈毙冰魄神魔的笑面罗刹方芳，如此言语，焉能忍受，把时才一点凛惧之心，化为乌有，不禁嘿嘿一声冷笑，说道：“贱婢住口，老夫今天要不教训于你，安知天高地厚！”

说到这里，双掌一错，呼的一掌，当胸推来。

笑面罗刹方芳，脆笑一声，“龟裂神功”，霍地推出。

两股狂飚恶涛，在空中陡地接触，“碰”的一声巨响，方芳双腿一晃，长白老人胡元庆，步履浮松，两人俱各大惊。

要知方芳三年前，即已名震武林，连十邪之首，冰魄神魔吕天昌，尚且一掌震毙当场。其后又服千年玉蜚内丹，打通玄关窍要，加以三年来，勤练

不缀，功力何止增加数倍。

这一掌，竟未能使对方移退半步，而自己竟然身形摇晃，焉得不惊！

长白老人更是骇然，这家伙天生神力，八十年前，即已大力神掌震慑武林，想不到今天几乎吃瘪在一个二十余岁少妇手中，不由怒从心起，又是一声嘿嘿狂笑，双掌连翻劈出。

笑面罗刹，白影闪处，乘隙蹈暇。

顿时满台狂风四卷，锐啸惊心。

幸而这座擂台，是用石头堆砌，否则，不被两人掌风砸折才怪。

东西两棚之人，几曾见过这等阵仗，只见两缕白影翻飞，脆笑与怒吼之声不绝。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目注斗场，一眨不眨，幽灵神君，也自紧皱眉头。

这种情形，无人能断言某方必胜。

不过，笑面罗刹方芳，究属年轻，潜力深厚，再加上“七绝大挪移身法”，奥妙神奇，稳居上风。

数十招一过，长白老人瘦小干枯身躯，竟然被震飞数尺，气血翻涌。

照说，他应认败服输才是。

他这时，老脸无光，想不到将近百年威名，毁于一旦，如何不怒极若狂！嘿嘿一声惨笑，飏的掣出一柄乌光闪耀寒铁板斧，一式“盘根错节”暴扫而至。

只见斧影纵横，满台寒光流露。

一任笑面罗刹方芳，步法何等奇奥，看来亦难逃这一斧之死。

她此时哪还笑得出来，一个娇躯，全被笼罩在斧影之下。

宇内五奇，全都面色遽变。

因为长白老人胡元庆三板斧，得自初唐程咬金手抄秘笈。

自他闯荡江湖以来，记忆中从无人侥幸逃生。

龚钰和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心头狂跳，注视台上，急得双拳紧握。

其实，笑面罗刹这时反而临危镇静，身形随着板斧带起的风声而飘渺空中。

长白老人胡元庆见对方居然逃出第一斧，狼嗥一声，喊道：“万山其秃！”

笑面罗刹方芳，只见面前一片银浪滔天，无缝无隙，向着四面八方，狂涌而至，真有一斧伐尽万木之势。

她银牙一咬，立化“贴波乳燕”。

斧锋所及，青丝被削落一绺，真是千钧一发。

这时，长白老人双眼都红了，大叫一声：“拿命来。”

这招“开天辟地”，板斧未到，斧芒便已射出，看似缓缓推出，其实快若石火。

笑面罗刹赶紧施展“纳须弥于芥子身法”，这是七绝大挪移身法中，最难练的一种，连他丈夫都没有练成，身形快捷得连那团白影，都已失去。

宇内五奇，个个惊叹不已，长白老人目睹三斧无功，方自一怔。

方芳岂容他三板斧重演，蓦地一式“素影凝香”，玉带如灵蛇般，将胡元庆瘦小干枯身形卷起，“碰”地一声，掣在地上，脑浆迸溢，可怜叱咤江湖将近百年的长白老人，在一缕凄厉的惨叫声中，到九泉之下称雄去了！

笑面罗刹方芳，脆笑一声，便莲步轻移，回到西棚，娇喘吁吁，向着丈

夫何天衡说道：“这是我生平碰到的最强敌人。”

言讫，从怀中取出一张手绢，擦拭面上鬓间汗珠。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见爱妻战胜归来，心中甚喜，和声说道：“是啊！这长白老人三板斧，亦是罕见绝学，尚幸是你，如果换了我，恐怕早已魂断四望山头！”

笑面罗刹逗了他个媚眼，娇笑道：“得咧！别尽跟我灌米汤。——”

就在这时，擂台上走出个冶艳妇人，一身鹅黄衣衫，艳似春花，说道：“哪一位英雄，赔本仙子玩玩！”

青衫美侠龚钰恨透了这妖妇，心想：“要不是你啊！怎能让畹妹生气？弄得我们不欢而散。”正欲上台，给她一个厉害。

这时，天府酒仙刘慕伶已早他一步站起身来，向着龚钰说道：“龚少侠，还是让我这个笨鸟儿先飞吧！反正这一场输了，还有你捞本啊！”

言讫，便几个踉跄步上台去。

长春仙子苏雪红，见来的，是五奇中的天府酒仙，樱唇一披，娇笑道：“醉鬼，你上来干什么？”

天府酒仙，捧着古铜色葫芦，咕嘟一声，喝下一口，舔舔嘴唇说道：“仙子，你简直像甘蔗一样，越老越甜——”

长春仙子腰肢一扭，俏笑一声，说道：“醉鬼，你糊涂啦！像甘蔗的是你啊！”

天府酒仙不禁老脸一红，哈哈笑道：“呸！不要脸，咱们还是办正经事，别让天下英雄惑疑咱们两人，在台上在打情骂俏啦！”

长春仙子伸手一理云鬓，左臂一袖拂出，说道：“要打就打，谁跟你醉鬼饶舌！”

话落，神风如刃，夹着锐啸之声奔到。

天府酒仙，脚下一个踉跄，便已闪避，说道：“仙子，你当真一点不念往日之情！”

“情”字未毕，便已一掌劈到。

论功力，长春仙子苏雪红要略胜一筹，讲招式精妙，自然要推天府酒仙刘慕伶。是以打得精彩万分，笑话百出。

天府酒仙，一向游戏人间，手脚上哪会干净，嘴巴更不饶人。

然而，长春仙子，更属旷代尤物，她又何尝在乎，反挺胸摆臀相迎。

看得紫燕姑娘同笑面罗刹玉面泛红。

东棚之内，飘渺夫人同冥狱夫人，则是心领神会。

天府酒仙最初呵呵大笑，以为动点小手术，足使对方羞恼，而又不伤大雅。

谁知长春仙子见惯不惊，而且作风，出乎意外的大胆，反把天府酒仙，吓得倒退不迭。

长春仙子苏雪红，“咕”的一声嫣笑，说道：“醉鬼，姐姐如此慷慨，你却返老还童，像孩童玩鞭炮，又爱又怕！真没出息。”

天府酒仙老脸如染朝霞，哈哈笑道：“非所愿也！是以不敢拜领！”

“领”字甫罢，菩提掌圈臂疾吐，长春仙子脚踩“花丛迷踪步”，反臂甩劈。

空中立时响起一阵轰隆之声，如同闷雷连珠爆炸。

两人各展绝学，一黄一蓝两条人影，此起彼落，翻翻滚滚，打得难分难

解，笑声不绝于耳。

就在此时，长春仙子陡然从袖口内扑出一段长约丈余的万年长春藤，玉腕一沉，一式“情意绵绵”，卷起无数藤影，凌空罩下。

天府酒仙倒踩“维摩步”，古铜色葫芦，左迎右拒。

长春仙子，脆笑一声，说道：“醉鬼，你这两下子不错啊！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玉腕猛抖长春藤，招演“情丝系足”。

这一招真够损，天府酒仙猛地错步旋腰，一连数个踉跄，方始脱出藤影侵袭。

盖刘慕伶乃是以葫芦为兵器，对方藤影从地面掠至他差点无法对付这一招。

长春仙子苏雪红俏笑道：“醉鬼，别说姐姐无情，只怪你那家伙太短啦！”

东西两棚，立即爆出一阵哄堂大笑。

诚然，天府酒仙以葫芦作兵刃，吃亏太多，她这一发现兵器上占了便宜，明眸一转，玉腕疾抖迅摆，依然是那一招“情丝系足”，把个天府酒仙，弄得只有近身相扑，否则永远居于挨揍地位。

他这一扑近，长春仙子又使用肉弹攻势，双峰陡泛千重浪，一臀横生百尺波。

天府酒仙被吓得捧着葫芦，狼狈四窜，大叫一声：“我的妈呀！”

幽灵神君徐中坚，这时才面泛笑容，向着身畔飘渺冥狱两位夫人说道：“对付这些老家伙，这种战略，最是有效！你们得多学习点。”

冥狱夫人媚笑道：“要是遇着像你这样的人呀！才不划算啦！”

她是想起雪峰山千桃谷之事。

不言幽灵神君和夫人们在台上指点谈笑。

且说天府酒仙，越来越狼狈，满头大汗，心说：“完啦！这女人，真是难缠难斗？看来今天，非坍台丢丑不可！”

果然，长春仙子手上长春藤，随着银铃脆笑，如千条碧蛇进窜脚下。

他慌乱闪身躲避，猛吸一口烈酒，急喷而出。

只见一道白练，向着长春仙子袭到。

哪晓得他快，长春仙子苏雪红，这个老怪物，更比他快，不待他张口喷出酒箭，“绝情丝”已电射而出。

天府酒仙但觉嘴唇一麻，心知着了道儿。立即飞纵台下，闭住穴道，回返西棚。

青衫美侠龚钰立即飘身上前，说道：“刘前辈，快请坐下，让晚辈给你将“绝情丝”吸出体外。”

天府酒仙立即坐回原位，由龚钰运起“太虚玄天神功”，很快便被吸出。

只听长春仙子娇声唤道：“钰弟弟，我只道你是个柳下惠呢，原来恁般倜傥风流，抛下个腕妹妹，又多了个紫妹妹，真是艳福不浅，令人羡慕！”

她此言一出，西棚群豪，六七十只眼光，莫不投射在青衫美侠身上。

紫燕姑娘此时尚不知道龚钰与腕香姑娘关系，不禁偏着头问道：“你那位腕妹是谁呀？”

龚钰剑眉一掀，将司马紫燕轻轻一握，示意她暂且别问。

同时，东棚之内，幽灵神君见仙子获胜，心方一喜，这一见与青衫美侠搭讪，顿生警惕，暗叫一声：“不好！原来她们认识。……”

立即亲自上台，将长春仙子迎入东棚。

长春仙子苏雪红一面环珮丁当，柳腰款摆，傍着幽灵神君，巧笑灿然，一面向着青衫美侠龚钰，直飞媚眼。

紫燕姑娘低低“呸”了声骂道：“简直把女人脸都丢尽了！”

接着幽灵神君徐中坚陪着青海都兰上人，步上中央擂台，宣布道：“本教与天下武林，胜负各一。这一场，由名震八荒的青海都兰上人，与新近崛起武林后起之秀，青衫美侠龚钰，最后一搏。希群豪共守会场秩序。”

言罢，身影一闪，人已落入东棚之内，这份轻功，实可傲武林，群豪们至此方知幽灵神君确负绝学，难怪其野心勃勃。

青衫美侠龚钰心想：“这些魔头，如不施展两手绝学，将其镇压住，还真以为侠义道中没有人才！”不由星眸威光暴射，潜运“白云出岫”身法。

东西两棚，只见青衫美侠龚钰双腿笔直，利用“太虚玄天神功”从脚心射出，使空气波动，同时将重量减低得宛如轻絮，青衫飘飘，冉冉飞坠擂台之上。

敌我双方，没有一个不被他这种奇异轻功身法所惊异！

幽灵神君徐中坚，适才显露一手“游魂飘渺”之术，方沾沾自喜，如果想与人家这手“白云出岫”轻功相比，何异小巫之见大巫，心中甚是惭愧。

这时，青衫美侠已与都兰上人，相对峙立。

只见他双手一拱，剑眉微掀，说道：“久闻上人，乃系蒙藏两族中耆宿，德技并重，素为江湖人士景仰。兹突然莅临中原，必欲对晚辈加以指教，深觉不甚荣幸！……”

他说到此处，双眸神光倏闪，脸色蓦然一正，道：

“兹有数点，特就教于上人，晚辈与台端有仇乎？”

上人怔得一怔，立即答道：“无。”

龚钰星眸威凌再现，朗然问道：“有怨嫌乎？”

上人觉得这少年双目澄澈如电，如非练到五炁朝元，三花聚顶，何来如此功力，心中一凛，答道：“也无。”

“有名利之争乎？”

青衫美侠龚钰辞锋转利。

上人将头一阵摇摆，呐呐说道：“没有啊！”

这一下，可把东棚内的幽灵神君弄慌了，深恐被青衫美侠用话问住，而临时退阵，不由说道：“他对你徒孙红发头陀所说，诋毁你是旁门邪教，何异披毛戴角！”

原来，幽灵神君徐中坚，自从嵩山，武当两处，连遭败绩，费不少心血，始将都兰上人，怂恿前来中原，冀图代削断指之仇。

只要将龚钰除去，细数字内群雄，无人能是自己对手，便有称霸武林之望。

且说都兰上人，一闻幽灵神君之言，立时怒形于色，恶狠狠向着龚钰骂道：“小子，佛爷远居青海，与尔河水不犯井水，想不到你竟敢这般狂妄，如不严予教训，当真以为本上人可欺，小子，亮掌！”

“掌”字未落，蒲扇般大的手掌，已然凌空印下。

龚钰知这家伙偏听生奸，无可理喻，而且说干就干，不由暗生愠怒，心说：“难道我龚钰就怕你不成？”

念动，反臂劈出。

他虽没有蓄动作势，可是，这一掌又岂比寻常？

两股特异掌力，在空中接触，虽是大白天，众人只见火花一闪，“咔嚓”一声巨响，地动山摇，擂台立即龟裂。

但见东西两棚一阵摇晃，人语喧哗，个个惊得面色遽变，胆小之人，此时早已奔出棚外。

都兰上人与青衫美侠，身形虽是微微一晃，双脚仍钉牢地上，那尺厚石条，各印上半尺深的脚印。

两人俱不由惊“噫”出声，心中同时在想：“好家伙，怪不得你那样狂妄，原来确有真功实学。”

都兰上人环眼一睁，精光四射，说道：“小子，有种再来一掌！”

青衫美侠龚钰，抱元守一，渊岳停峙，剑眉双挑，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和尚！莫说一掌，就是千掌，少爷也能陪你！”

都兰上人双臂倏圈，怒嘿一声，骂道：“小杂种，接着！”

“着”字才落，双掌如一座泰山，横空压到。

龚钰修养虽好，像都兰上人对自己这般粗野，哪能不投桃报李。回敬道：“秃驴，不妨把全部家当，一齐施展出来！”

两人在言辞上，亦是针锋相对。

龚钰话落，掌已拍出。

空中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。紧跟着咔嚓数声，惊叫喧哗，人影翻飞。

原来东西两面所搭竹棚，全被掌风扫中而坍折。

敌我双方，都齐拥至擂台前面广场。

都兰上人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青衫龚姓小子，恁般难斗，更加暴怒如雷。

“密宗大手印”，如暴雨般拍出，狂飚四起，锐啸之声，惊心怵目！

龚钰豪兴遗飞，将“冷云谷”中，所练绝学，也一齐发挥出来。

“太虚玄天神功”，更显出他的无边威力。

一个是西域顶尖高手，一个是中原后起奇葩，红色袈裟，真似红云翻腾，青绸儒衫，恍如青烟缥缈。

锐啸声，愈来愈显得惨厉，掌风所至，石飞沙扬。

盏茶时间，整个擂台，已变得支离破碎，空中乱石飞舞，功力稍逊的，立即远远趋避，否则，难免遭受无妄之灾，被流石击中。

两人俱是武林中，百年难见的奇才怪杰，不但双掌翻飞，而且不时将两百余斤巨石，当作暗器，以脚踢出，直袭对方，这真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罕见搏斗。

昆仑大慈神僧及雪山圣尼，不断念佛，东海肉球剑客裘异，心中亦骇异不止。

暗道：“这小煞星，当真惹不起，上次九里关上那一脚，从现在看来，还算便宜。”

幽灵神君徐中坚，脸上毫无表情，心想：“既生瑜，何生亮？看来，这青衫小子活在世上一天，我便得蛰伏，难以出人头地。”不由暗自凛惧不已了。

司马紫燕，拉着父亲逍遥客，芳心直跳，说道：“爸！钰哥哥不会有危险吧？”

司马无忧一面注视着擂台，一面抚着爱女柔丝，安慰着说道：“燕儿，你钰哥哥福大命壮，身怀旷代神功，都兰上人终归必败，你放心吧！”

就在这时，青衫美侠龚钰，蓦地，突破对方掌影，一式“神光朗照”，

扫向都兰上人左臂。

都兰上人见对方身形，如此奇妙，竟未能搪塞住，不禁大骇。

浓眉一竖，恶念顿生，心想：“佛爷已练成不坏身法，难道还惧你这一掌。”

于是不闪不避，右掌迅即撤回，电旋般向龚钰左肩拍下，不惜两败俱伤。

青衫美侠掌锋方始沾衣，便觉对方有一种阴柔暗劲，用以消卸掌力，他何等聪明，神功改吐为吸。

都兰上人陡觉有异，方自一怔，一掌拍出，虽已按在对方左肩，却被一股无俦吸力，将自己掌缘吸住。

他这时虽知上当，已来不及闪身换式，自己偌大一个身躯，被对方凌空举起，嘿的一声，一抛一踢。

都兰上人屁股上着了一脚，立即飞起，但他毕竟不凡，在空中一个风车旋转，便将大部力量卸去，不由闷哼一声。

原来龚钰那一脚踢出之力，岂是小可？

饶都兰上人，练有不坏之身，仍痛彻骨髓，血气翻腾！

这一下，激发了他的原始兽性，一声咆哮，一只爪影，宛如铁钩，向着龚钰头脑胸部抓来。

他身形本就庞大异常，如此不按章法乱抓乱劈，其凶恶，何止百倍于狮豹。

龚钰童心未改，一个奇怪念头突起，七绝大挪移身法，一闪一晃，嗤的一声，便将都兰上人红色袈裟，夺到手中。

本来两人武功，相差有限，如果都兰上人不图急怒丧失理智，哪能恁般轻易得手。

都兰上人，这一再度疏忽，红色袈裟落入对方手中，简直如疯似狂。

龚钰也真调皮，手上执着红色袈裟，用以激怒对方，宛如现代的斗牛士。

紫燕姑娘，几乎为这奇怪的搏斗，笑痛肚皮。

其余群豪，也都掀眉笑容满面。

幽灵教徒心中直泛寒意，不住叹气，希望出现奇迹。

然而，场中的都兰上人，不断咆哮怒吼，声震四野，向着龚钰颠扑。

青衫美侠龚钰双目凝视着面前敌人，双手执着红色袈裟作巧妙的闪避。

都兰上人不时跌扑地上，弄得灰头土脸，狼狈之极，这自然因他冲扑过甚所致。

众人莫不奇怪都兰上人，怎么一下，便蠢如牛豕。

这固然因为他急怒头昏，丧失理智，另一方面，却是由于青衫美侠暗中捣鬼，潜使“太虚玄天神功”吸力，使之颠跌之故。

都兰上人这时双睛发红，将一切上乘武功，都摒弃不用，竟以这种原始形态出现，把幽灵神君徐中坚，以及所属高手，看得直皱眉头。

青海红发头陀，见自己师祖如此，铜铃眼直冒火花。

且说正在搏斗中的都兰上人，连连吃亏，才徐徐猛省，心说：“我是怎么的啊？放着七绝飞剑不使。”

想到这里，立刻停止扑击，将怒气罄力抑止，然后嘿嘿一声冷笑。刷的一声，掣出一柄短剑，举臂疾挥，但见一条蓝色光影，挟着锐啸之声，破空飞到。

龚钰一抖大红袈裟“太虚玄天神功”，迎空一招，那支短剑，便已如泥

牛入海，杳然无踪。

都兰上人，嘿嘿一声冷笑，复又摸出三支短剑，作“品”字形掷出。

三剑匹练般袭达龚钰头顶，相互碰击，“嚓”的一声，三剑分三个方位，向下疾射，快比殒星。

青衫美侠龚钰红色袈裟再抖，三支宝剑，随着一声朗笑，被一股升涌起的红霞淹没。

都兰上人两发出手，四剑无功，心中既惊且惧。

暗忖：“这小子一身武功，简直神奇高深莫测，如果这三剑仍然无法奈何于他，还有何面目再在中原立足？”

这思想在他脑海电旋一转，伸手自腰间拔出最后三支短剑。

双睛瞪视着龚钰，然后五指一搓，三支宝剑，全在空中不停地旋转，夹着一种奇异啸声，电射而至。

要知都兰上人“七绝剑”，经过多年精心研练，以一种巧妙手法使出，任何人均难以趋避。

因为这发出的短剑用掌力硬劈，或兵刃隔拒，一遇阻力，威力更大，必然贯体而入，定遭毒手。

如果以轻功趋避，它便循着对方身形带动的气流，而尾追不舍，亦是决难幸免。

奈何他今天凑巧碰上了青衫美侠龚钰的“太虚玄天神功”，才没有显出威力。若是宇内五奇中人出手，后果便将截然不同。

龚钰见都兰上人，竟以特异手法，将“七绝剑”发出，眼见旋转带直的劲风，宛如利刃，威力大得出奇，立即收起轻敌之念。

他头脑远较一般常人敏锐，已想到应付之法，一面发出“太虚玄天神功”，尽力吸收，一面施展“御风行云”轻功，向后飘退，消御来剑冲刺力量。

果然那三柄特异宝剑，在他两种稀世绝学，配合之下，陡地，转速减慢，力量逐渐消失。

都兰上人目击此情，心中大骇！暗忖：“这小子莫非神仙转世，此时不逃性命将不保。”

念动身拔，嗖的一声，人已窜出四五丈外。

青衫美侠龚钰正左手一招，三剑投入手里，突然发现都兰上人，意图逃窜，哈哈一声朗笑，两手倏地一挥。

都兰上人逃走身形，虽是捷逾鹰隼，哪如后面追来的一朵红云，七道经天蓝虹，较诸奔骝，还要快捷十分。

眨眼之间，即已追上。

都兰上人，吓得魂飞天外，一声悲号，从空中坠落，斜倚石壁。

只闻嚓！嚓！数声连响，七柄耀目寒光短剑，紧擦着和尚笆斗大一颗头颅，没入崖石达半尺之深，最妙的，还是后面飞到那一袈裟，竟尔不偏不倚，降落在都兰上人肩上，这使得他几乎昏厥过去。

这一手神功绝技，把敌我两方之人，莫不看得目瞪口呆。

都兰上人，以及幽灵神君率领手下的群魔，全如泄了气的皮球，谁还敢心存异志！

青衫美侠龚钰，青衫飘飘，在烈日之下，挺立于业已毁塌的擂台上，神威凛凛！

只听他说道：“都兰上人，念你是前辈成名人物，平生尚无太大恶迹，

才饶汝一命。

不过，从汝飞剑淬毒一点来看，心肠必甚歹毒。既来中原，岂能不留下一耳，作为纪念！”

言罢，右手一指，都兰上人左耳，立即堕地。

试问，像他这种人物，哪里还有颜面再耽搁下去，一声厉啸，便已如飞逃遁。

都兰上人才一逃走，青衫美侠龚钰回头向幽灵神君说道：“如今，神君还有何说？”

话音才落，遥空传来一缕异啸，眨眼坠落一人。

数百只眼光，一齐望去，但见这人穿一袭黑色衣衫，身材颀长，鸮眼鹰鼻，狂傲不可一世。

奇怪得紧，正邪两派，无人识得此人是谁？

正当众人怔愕之顷，黑衣人向着全场扫了一眼道：“青衫美侠是谁？”

龚钰面泛微笑，拱手道：“这是江湖朋友，赠送小生的外号，不识阁下有何指教？”

黑衣人鸮眼一望一闪异芒，龚钰心灵便是一震，他知道这类奇人，可能身怀邪术，立运“太虚玄天神功”，收摄心神，眼光立即避开与他接触。

其实，以他此时功力，一切邪术对他均将无效。

只听黑衣人，这位不速之客，狼嚎般说道：“我要问尔侮辱敝友都兰上人之罪！”

幽灵神君以及属下徒众，闻言心中大喜，正派侠士则频频皱眉。

就在此际，青衫美侠龚钰，仰天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阁下为谁？恕后辈眼拙！”

黑衣人面色倏变，冷冷说道：“老夫琼岛万化神魔余化是也！”

此言一出，龚钰连同宇内五奇等，莫不震惊！便知今天又是一场麻烦。

盖万化神魔余化，数十年前，曾获白教余孽北漠尤物花雨娘，传授一身邪术，能幻化一切，江湖人士，莫不畏如鬼魅，却与青海都兰寺都兰上人臭味相投。

适才与上人邂逅于山麓之下，见其情形狼狈，方知被青衫美侠所败，不禁大怒，遂赶来寻衅。

他一见众人，脸上闪过一抹惊异之色，更加狂妄，说道：“小子，速随我老人家向都兰上人负荆请罪。”

龚钰一见余化，心中便觉不悦，这一见他说话狂妄，焉得不怒，不禁俊面泛霜，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以为邪术可以欺世惑众，须知小生，却是祛妖伏魔大帝哩！适才之言，岂不幼稚得可笑？”

余化嘿嘿笑道：“小子，别以为会两手三脚猫，便夜郎自大。”

“大”字才落，袍袖一挥，霎时，乌天黑地，狂飚四起，只见余化幻影重重向群侠冲来！

众人立即横剑相拒，奈何虚实难辨，群侠正感手足无措。

蓦地，飘来一缕苍劲之声道：“妖人，休得逞凶！邙山烟叟来也。”

龚钰对这声音，最是熟悉，高呼道：“师父！”

立即扑向前去，拉着老人衣袖，显出无限敬慕欢娱之情！

原来这人果是邙山烟叟于伍，他此时无暇应声爱徒，嘴唇一张，一股白烟电射而出，余化只听“轰”的一声，重重幻影立时消失殆尽，余化身形也

被震得频频后退不已。

群豪何曾见过这种奇技，均称奇不绝！

笑面罗刹方芳，和司马紫燕姑娘，更是捧心而颦。

万化神魔余化大怒，叱道：“老头儿，你敢坏本神魔法，真是胆大包天，不知死神降临头上。”

说到这里，长剑一指，只见剑上光芒倏闪，万化神魔正想施展杀招“天魔血影”之术，邙山烟叟哪容他猖狂，猛然连连白烟喷射，刹那之间，便将万化神魔余化，双足双手射得动弹不得。

接着老人沉声道：“老夫念你成名不易，姑且放过这次，还不给我回去，从此洗心革面，再撞到老夫手里就没有这么便宜了。”说罢解了余化被制的穴道，容其抱头鼠窜而去。

群侠回过头来，忽然发现幽灵神君徐中坚，以及所有教徒全皆遁走。

龚钰忽然预感不妙，大呼道：“各位赶快离开此山，恶贼有诈。”

群豪一听，立即纷纷向四望山下奔去。

才到半山，便闻一声惊天动地巨响，乱石纷飞，地动天摇。

第十章 武林末日

如非青衫美侠龚钰见机得早，后果何堪设想！

群侠对幽灵神君，更有进一步认识，各自展开身形，风驰电掣般奔离开四望山区。

青衫美侠龚钰这一路，则有师父邛山烟叟于伍，逍遥散人司马无忧，及其爱女司马紫燕，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笑面罗刹方芳等一行六人。

众人才一抵达洪家关，便在一家旅舍兼营酒楼业的“平安”客栈住下。

这时间，众人经过一番介绍后，均已相识。

笑面罗刹方芳本想询问畹香师妹，当着司马紫燕之面，话到嘴边，终于咽下。因为她已看出这小姑娘在闹恋爱啦！

虽然师弟神情惘然，好似怀着重重大心事，是以向坐在一旁丈夫何天衡低低说道：“天衡，你务必俟机问问师弟畹香师妹何在？莫非两人已发生误会？”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当然满口答应。

而司马紫燕姑娘呢，却拉着钰哥哥的手，唧唧啾啾，有说有笑！

蓦地，邛山烟叟刁着烟杆，踢踢跫跫，从另一端回廊走来，向龚钰道：“小子，我有话要问你，到我房间里来。”

说罢，踢跫声声，便又返身而去。

龚钰见师父那种严肃面孔，便知八成与畹妹有关。

紫燕姑娘只得松手，向龚钰一伸舌头，说道：“钰哥哥，当心令师会剥你的皮！”

龚钰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，便即离去。

当他，敲开师父房门，只见老人家坐在椅上，呼噜呼噜地抽着烟，脸上神情更加严肃。

龚钰上前行礼如仪之后，恭敬地喊了声：

“师父！”

老人陡然双目神光暴射，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连师妹都强奸后遗弃，而且另结新欢，你还认得我这个师父么？”

此言一出，何如晴天霹雳。

龚钰惊愕得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心想：“这是没有的事啊！”因此这震惊武林的青衫美侠龚钰嘴里却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……”“这”了半天，仍是“这”不出一个理由来。

一脸尴尬之色，只是低头无语。

邛山烟叟突然对爱徒怜惜起来，心想：“这孩子，竟经不住吓唬！”

他为义女吐了一口胸中的闷气后，当然，那乳白色的烟圈，也一个接着一个在空中飘荡。

龚钰见师父神色稍缓，这才问道：

“师父，关于畹香妹妹，徒儿不该一时负气出走，事后亦颇后悔。至于其他之事，乃属冤枉！”

老人呸了一声，脸色又趋严肃。

龚钰吓得一哆嗦，继又一想：“师父必是听了片面之词。”想到这里，不由剑眉一掀，正想发言。

谁知他话还未出，老人已先开口了：“看样子，你还认定我老人家有欠

公平！”

龚钰默然。这表示他确有这种想法！

老人板起面孔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然后问道：“你去过大雪山么？”

龚钰毫不迟疑地答道：“去过。”

老人复又问道：“不消说，你也去过了冷香谷。”

龚钰将头微点，算是承认。

老人吐了一口烟圈，说道：“你为何仰卧在陌生女人绣榻之上？”

龚钰一听此言，顿放宽心说道：“师父，那是因为徒儿不慎，误吸迷魂幽兰之故。”

邨山烟叟向着龚钰望了一眼，见他长得剑眉星目，玉面朱唇，猿臂蜂腰，确不愧是一个美男子，难怪老妖妇不肯放手，心中哪有不高兴之理，不过他此时决不能表露出来，依然沉声问道：“关于你那笔风流闲账，我老人家无意过问！且说说，你是怎样离开“冷香谷”的。”

龚钰何等聪明，立时知道师父问话，这才转入正题。是以答道：“多亏畹妹冒险相救！”

老人将头微点，说道：“小子，还算有点良心。现在我来问你，在你未被救前，可曾吃过什么东西？”

龚钰不解师父问这些干什么？他此时已没时间思索，迅即答道：“长春仙子苏雪红，曾给我服过一杯酒，声言那是解药。”

老人一捋海口短须，说道：“你当真相信？”

龚钰觉得师父今天变得啰嗦起来，像一个老太婆似的，眉头一蹙，答道：“我和她无冤无仇，她害我干什么？”

老人呵呵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个么？傻小子，那就怪你脸蛋长得太俊了！”

龚钰这时见师父有了笑容，心中方觉释然。

老人脸上神色突又一变，顿时显得无比严肃。龚钰心头甚感奇怪，心说：“师父脸上神色老是阴晴不定，是为什么啊？”

哪知念头未落，师父又在问话了：

“小子，你可知道那杯药酒有蹊跷么？”

龚钰答道：“既非毒药，何蹊跷之有？”

老人叹息一声，觉得爱徒仍是缺乏江湖经验，如果正面问他，也许不会相信他自己曾经做过什么。沉吟有顷，方始问道：“你觉得长春仙子其人如何？”

龚钰立即答道：“淫荡无耻。”

老人抓住机会，说道：“那苏雪红既是一个淫娃荡妇，那杯药酒，毫无疑问必掺有乱性的春药。孩子，你饮后的感觉若何？”

龚钰蓦然将以往之事，回忆一遍，觉得饮过那杯酒后，周身灼热如炽，旋即被畹妹负出“冷香谷”，在大雪山石洞中，做了一个与畹妹绸缪的怪梦，心想：难道那是真事不成？

如此一想，越觉可能！

紧跟着又将两人在崇化村口角一幕，涌上心头，不由霍然顿悟，脸上神色遽变，冷汗直流。心想：“如果自己乱性，向畹妹做出非礼的事来，然后一走了之，不知畹妹如何伤心？看来师父适才相责之言，决非子虚……”

想到这里，立即向师父跪下，热泪纷披，说道：“徒儿委实当时毫无所知，而且畹妹又不肯告诉……”

邛山烟叟说道：“这种吃了哑巴亏的事，叫她一个姑娘家，如何说得出口，我说你傻啊！真是傻得可以！还不给我站起来！”

龚钰站了起来侍立于侧，惶急万分地问道：“师父，你可知道畹妹情况及其行踪？”

老人脸上方现出一丝惘然之色，说道：“小子，我要是不知，怎会晓得你去过大雪山？”

龚钰心想：“怎么我今天如此糊涂透顶？”当他一想到畹妹安危，更是急得如热锅上蚂蚁一般。哀求道：“师父啊！你就告诉钰儿吧！她在哪里？”

“她在哪里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她么，就在隔壁十三号房间。”

老人实在不忍爱徒惶急过甚，于是告诉了他。

青衫美侠龚钰，向师父一揖到地，返身便走。

邛山烟叟陡地低喝一声：

“站住。”

龚钰茫然不解地望着师父，只听他说道：“小子，畹香姑娘已被为师收为义女，你要是再敢欺负她，当心我揍你。何况，她现在还病着。”

龚钰一听畹妹病了，大急，说道：“钰儿不敢！”

老人这才挥手令去。

青衫美侠如逢大赦，退了出来，将十三号房门轻轻推开。

他一进屋，畹香姑娘立刻故意翻身，面朝床里。

龚钰来到床边，柔声呼道：“畹妹，畹妹！”

连唤数声，姑娘依旧置若罔闻。

他坐在床沿，连哄带陪小心，并把自己臭骂一顿。

畹香姑娘虽是满怀委屈，在经过崇化村那次事变之后，知道龚钰外和内刚，还是见风收蓬的好，不由嗤地一声笑出来。

龚钰见畹妹原谅了自己，便伸手扳着香肩，让她转过脸儿来。他如何看不出，畹妹虽是面带笑容，但颊上泪痕犹新。

再一仔细端详，只是原来的芙蓉玉面，瘦损许多，绛唇已乏樱桃色，眉峰未尽展，秋水已无波。

龚钰觉得这完全是自己害苦了她，心中不禁泛起千重悔意，无限内疚。他情不自禁伸出两只钢臂，将畹香姑娘搂在怀中，着意温存一番。

畹香姑娘虽略有几分不适，其实，还是心病居多。这一见朝思暮想的钰哥哥，对她千恩万爱，胸中一舒畅，病立刻就好了。

两口儿，唧唧啾啾不知夜幕之已降。

忽然，房门上起了一阵嘭嘭之声，龚钰这才拉开房门，外面站着的竟是大师兄何天衡，和师姊笑面罗刹方芳二人。

两人一见面，一个呵呵大笑，一个笑声有如银铃，说道：“嘿！你两个小家伙，把大家丢在外面，却关起房门谈情，非重重罚一顿不可。”

龚钰脸孔羞得通红，不单是羞，而且还发急，说道：“罚我一个人吧！这与畹妹无关。”

在他本意，是想替畹妹担承。谁知话一出口，简直把玉笛金扇蓝衣书生和笑面罗刹，笑得捧腹顿足，弯下腰去，竟尔直不起来。

畹香姑娘白了龚钰一眼，心说：“你这个呆子。”立即被羞得粉颈低垂。

龚钰更是难为情。

他们这一笑不打紧，可把司马紫燕姑娘招了来。

紫燕姑娘一见龚钰，如获奇珍，娇呼一声：

“钰哥哥，我找得你好苦啊！”

像一只燕子，落在龚钰身前，她根本没有注意到畹香姑娘，伸手便来挽龚钰胳膊。

龚钰不自觉地后退一步，他是害怕畹妹发生误会。

紫燕姑娘一手抓空，不由一怔，方奇怪钰哥哥何以忽然对自己疏远起来？她运目一望，才发现除了何方二位外，龚钰身前多了个绿衣少女，正用着敌视的眼光在瞧自己。

这少女姿容绝世，似乎比自己还胜一筹。

笑面罗刹方芳，可说是最了解姑娘们的心理，立即说道：“你们大概还不认识，让我来介绍吧！”言讫，指着紫燕姑娘道：“这是宇内五奇，逍遥散人司马无忧前辈爱女紫燕妹妹。”

旋又指着畹香姑娘道：“这是潜龙堡主李伯父去非爱女，芳名畹香，也是钰弟弟的师妹。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别见外啊！”

她这么介绍，是含有深意的，畹香姑娘对师姊投了一瞥感激的目光。

可是，这话落在紫燕姑娘耳中，却有点不大好受。

心想：“原来人家是师兄妹啊”，蓦地觉得自己与龚钰有了距离，不由现出一脸颓丧之色。

她怎好再站在一道，迅即借口离去。临行，还向龚钰投了一瞥幽怨的目光。

待紫燕姑娘去远之后，何天衡呵呵笑道：“俗语说得好，一林不藏二虎，如果有两个女人在一起，便将天下大乱！”

龚钰忽然调皮起来，说道：“师哥，你这话有问题！”

何天衡笑说道：“什么问题？这是千古不易之论啊！”

龚钰反问道：“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。”

何天衡方要发表意见，龚钰立即摇手阻止说道：“就拿师姊同东方姊姊而言，不是很融洽么？”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搔搔头发，说道：“你有理，那么你就试试吧！”

畹香姑娘占有欲何等强烈，她决不容许龚钰接近另外的女孩子，那是她所绝对不能容忍的。

现在一听龚钰竟尔想效法师兄起来，不由暗生愠怒，立刻峨眉一竖，说道：“他敢！”

语意斩金截铁，听得龚钰心头直泛寒意。

何天衡得意地一笑，说道：“师弟，我说如何？”

笑面罗刹方芳向着畹香姑娘说道：“畹妹，说真话，你得当心你的钰哥哥，不要被别的女孩子抢走了，单是他那个青衫美侠外号，就够迷人的。”

几人边走边谈，上得外面酒楼，只有邛山烟叟一个人在那里浅斟低酌。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问道：“于前辈，逍遥散人司马无忧前辈，怎地不见？”

老人家啜了一口酒，然后说道：“不久之前，他跟我谈得挺热和的，不想他那宝贝女儿一到，便嚷着要去岳阳，老头子叹了口气，便携着匆匆离店而去。看样子，这女娃儿不知是跟谁生气来着。”

笑面罗刹方芳，望着畹香抿着唇儿笑。

畹香姑娘奇怪地说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那司马姑娘的离去，是

在生我的气？”

何天衡呵呵笑道：“师妹，她不是生你的气，还会是我么？”

她陡然想起大师兄适才讲的什么一林不藏二虎，顿时恍然大悟。显然在这一场角逐中，她是胜利者。

胜利的人，有几个是愁眉苦脸的？因此，畹香姑娘显得特别高兴。

同时，她拜邨山烟叟为义父之事，也公开了。

于是大家争相道贺，畹香姑娘一高兴，酒到杯干。

她根本不善饮酒，哪消数盏，便饮得醺然大醉，这是她近月来最快活的一天。

次日，邨山烟叟有事他去，嘱龚钰、畹香两人，要互谅互信，切不可意气用事。

接着大师兄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同笑面罗刹方芳二人，要去“冷云谷”，面谒师父，亦在大庸县城分道。

龚钰跟畹香妹子久别重逢，何殊新婚燕尔，上次，龚钰因为中了迷魂幽兰，失去本性，一切只是一个梦。如今，他才真正领略到了颠凤倒鸾的快乐。

两人计划着未来的一切，他与她都觉得未来是幸福的，圆满的，光芒万丈的。

两人在洞庭湖住了三天，享受着人生最高的乐趣。

这晚，贵州云雾山白烟崖下，幽灵鬼府寝宫之中，冥狱夫人樊素素，和幽灵神君徐中坚，都在为幽灵一教的前途而忧虑。

“我一切计划，都是成功的，每次，俱被那姓龚的小子破坏无遗。”

幽灵神君徐中坚咆哮地喊道。显然，他此时已是极度愤怒。

冥狱夫人灿然一笑，说道：“神君，失败乃成功之母，我就不信那乳臭未干的娃娃，咱们对他毫无办法！”

幽灵神君喟叹一声，那声音包含着壮志的消沉。

冥狱夫人坐在幽灵神君大腿上，仰着脸儿说道：“咱们何妨想想，黑道中，还有什么前辈高人没有？”

幽灵神君只是摇头，接着道：“这一点，我已想过啦，连青海都兰上人，大雪山长春仙子苏雪红，长白老人胡元庆，全都不行，这武林之中，还有谁是这小子敌手。我真不明白，那小子年纪轻轻，那身出神入化功夫，不知是怎样练的？！有他存在世上一天，幽灵教便别在江湖上出头露面。

何况，咱们仇家不可胜计，总有一天，我担心会陷入四面楚歌之中！”

言罢，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！

樊素素媚声媚气地说道：“不可力敌，难道就不能以智取胜么？”

幽灵神君黯然地道：“素素，不怕你笑话，经过四望山一役，我好像已经衰老了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把手探入妖妇胯间。

妖妇浪笑一声，臀儿一扭，格格笑道：“所以啊！连你这根总坛的旗杆也竖不起来了！”

幽灵神君忽然起了个奇怪念头，说道：“素素，你可转移阵地啊！何不找那小子试试运气，万一入你谷中，将来幽灵教主一席，便由你出任啦！嘿！那时震撼武林，令天下英雄尽折腰，拜在你那石榴裙下，多么威风！”

桃面妖狐本就是一个淫荡而又野心勃勃的女人，闻言芳心不禁一动，故意打趣道：“你戴着一顶绿帽子，还嫌不够么？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从徐中坚怀中飘下地来，对着菱花一照。

觉得自己虽是生得丰满而冶荡，究非少女，看来不易收效！

她忽然想起爱女地阙公主樊白玉，心想：“这丫头曾经与那姓龚的小子，有过一面之缘。如果使用美人计，正是水到渠成，极有成功的希望。”

想到这里，不由发出一阵得意的俏笑。

幽灵神君问道：“素素，你这么得意，定然有什么妙计？”

妖妇嫣然一笑，答道：“妙计是有，不知神君适才之言，说了算不算数？”

幽灵神君脸上掠过一丝诡异之容，毫不考虑答道：“当然算数。不过，你且把妙计说出，让咱们研究一下，如何？”

桃面妖狐道：“事关机密，还是不说的好，请神君明日用飞鸽传书，探出那姓龚的小子下落，再作计较。”

幽灵神君遂不再说什么。

次日晚上，便接得讯息，青衫美侠龚钰同一个姓李的姑娘，已入岳阳。

桃面妖狐樊素素，立刻召来爱女地阙公主樊白玉，星夜向岳阳城赶去。

且说青衫美侠龚钰同畹香姑娘在岳阳逗留了六天，正准备启程北上。

畹香姑娘嘱龚钰去丽华刺绣庄，把订绣的一打罗裙取回，她是准备作新娘用的。

龚钰自然如奉纶音。哪知他还未到达那家商店，迎面走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，说道：“相公，可是姓龚？”

龚钰觉得自己岳阳并无熟识之人，方感惊愕！

那老妇人不待他发问，迅从身上摸出一张字条，颤巍巍地向他递了过来。

龚钰接在手中，微一过目，不禁大惊！问道：“老婆婆，烦你带我去看看那位樊姑娘吧！”

那老妇人嘴里叽里咕噜，向着龚钰说道：“龚相公，你心肠真是太好了！可怜那位姑娘，愿菩萨保佑她，如此年轻，美丽，便将离开这个世界。”

她一面转弯抹角，一面滴滴咕咕，她走来虽是蹒跚，其实远较常人快捷。

龚钰一心只想救人要紧，哪会注意这些。

片刻之间，来到一处，原来是一家幽静旅舍。

青衫美侠随着老妇走进房间。

陡然一条倩影，如飞投进怀中，唤了声：

“钰哥哥！你不知我是如何想念你啊！”

龚钰甚觉诧异，问道：“你不是受了伤么？”

樊白玉姑娘娇声答道：“是啊！”

龚钰剑眉一蹙，心说：“你这不是骗鬼么？好好儿的哪里是一个受伤之人？”不由问道：“伤在哪儿？”

白玉姑娘忽然花容一变，堵气道：“难道我不受伤，你就不来看我吗？”

言毕，返身仆倒床上。俯卧着嚶嚶啜泣，两肩一起一伏，哭得甚是伤心。

龚钰最怕的便是姑娘们的眼泪，何况他并未完全忘情于她，只因自己如今已是使君有妇之人，是以不敢稍涉遐想。

这时，见姑娘伤心如此，剑眉一蹙，踱向床边来，柔声劝慰道：“玉妹，你快不要哭了，我并不是那样……”

白玉姑娘，侧着脸儿问道：“不是那样什么啊？说呀！”

龚钰恐为情累，因此，那“薄情”二字，不敢吐露出来，以免日后误人误己。

樊白玉蓦地发出一声狂笑，宛如千百只银铃一齐摇曳，笑过之后，嘲弄地说道：“青衫美侠，你这位震撼武林的大英雄，竟连说自己想说的话的自由都没有，我真替你难过！”

龚钰俊面掠过一丝怒容，掉头就走。

白玉姑娘一跃，飘身下床，拦阻去路，拉着龚钰青衫，强作笑容，说道：“钰哥哥，我是跟你开玩笑啊！你竟认真起来。”

她说到这里，稍微一顿之后，续道：“你可知道人家的伤，多么严重，也许会不久于人世。所以才偷偷溜出来，见你一面。”

其言凄切，其声也幽幽，不复刚才娇嗔之态矣。

龚钰岂是铁石心肠之人？于是将白玉姑娘搂了过来。

什么言词，比男人的臂膀有效！白玉姑娘不再哭了，而且有了笑容。

她知道这时间是短暂的，必须尽情寻求快乐，哪怕是一瞬间。

龚钰却另有一种想法，他早就猜疑这樊白玉姑娘，可能便是岳父李去非与桃面妖狐所生的女儿。

因此之故，他正好趁机探询岳父被掳何处？而不得不虚与委蛇。

于是，他心中有了个假设，这樊白玉姑娘，也必然知悉内幕。如果用点功夫，查知地点，日后救起人来，也便利得多！

白玉姑娘则是热情如火，她更想进一步用一缕情丝，将龚钰牢牢绾住，从腕香丫头手中夺过来。

有了这几重原因，一时之间，这房间之内，春情如海，风光旖旎。

正当两人相扑狂吻，达到高潮时，蓦地，房门伊呀一声打开，现出一个绿色倩影。

那人向着床上正在两情缱绻的龚钰同樊白玉望了一眼，掩面一声娇啼，狂奔而去。

龚钰抬起头来一望，不由大惊失色，立即飘身下床，向着外面追去。

谁知人才下床，那房门铛的一声，已然落下了锁。

龚钰急得在屋中团团乱转，他为什么如此着急？原来那人，竟是腕香姑娘。

腕香姑娘，不是在岳阳另一家旅舍中么？怎会寻到此地？

他此时已不暇细想，运起“太虚玄天神功”，随手一拍，那房门落锁之处，竟然全部腐朽。

白玉姑娘一把没有抱住，青衫美侠龚钰已然夺门而出，身形一晃，便已出去十余丈，他可看不到腕妹影子，于是飞身向一座高楼奔去。

跃登楼上一望，只见东南面有一条人影，正在狂奔。

那距离，少说点也有五六十丈，龚钰立即晃肩追去。

且说腕香姑娘见钰哥哥，竟然背着自己在外偷情，她是一个嫉妒心很强的女孩子，如何能够忍受。

掩面一声悲啼，便向外奔去，她以为龚钰定然会向自己追来，谁知回首一望，房门竟然落了锁，那负心人，竟然有了新人，忘了自己，更加怒火如焚，极力飞驰！

她轻功本甚高绝，转瞬之间，便已出去五六十丈。

及至龚钰追出，她已去得更远。

龚钰轻功虽然较高，但也相差有限，一时之间，竟也无法追及。

腕香姑娘以为钰哥哥根本未把自己放在心上，过去一切海誓山盟，原来

都是假的。

她忽然记起龚钰曾经有过表示，想效法大师兄，原来他早就与那不要脸的贱货勾搭上手，只是瞒住自己。

她越想越气，因此，脚下也更似风飘电闪。

陡地，前面涌现一座高峰。

她要站在那峰巅之上，问问苍天，这世间，可有真情？

盍茶时间，她便站在幕阜山顶。

她仰望着无尽的苍天，金莲一跺，惨呼道：“苍天呀苍天，我畹香之命，竟是这般凄苦！”

蓦地，峰巅崖石，应声崩裂，轰隆数声，夹着一缕凄厉的悲号，向着峰下万丈削壁，像殒星般坠下。

原来畹香姑娘在极度悲痛之余，竟将全身“龟裂神功”运集足下，这一足跺出，岂同小可，峰上崖石，立即裂坠。

不言畹香姑娘坠身在削壁之下，且说青衫美侠龚钰，奋力向前追赶，陡地绿影一闪，一条长春藤向着龚钰拦腰卷来。

他这时，一心只注意到前面绿色的人影，口中还在不停地呼着“畹妹”。自然毫无防备，一下被卷个正着。

龚钰骤然吃了一惊，抬目一望，只见人影闪处，现出长春仙子，笑吟吟地说道：“钰弟弟，急什么呀？妹妹不要你，还有姊姊呢！”

龚钰剑眉猛掀，虎吼一声，骂道：“妖妇，且休纠缠！”

言讫，两指猛运神功，轻轻一捏，便将宝刀难伤的长春藤，扭做两段。

他此时哪有闲心多说，睁眼望着一脸惊容的长春仙子苏雪红，怒瞪一眼，便又匆匆如怒马奔腾而去。

就在这么微一耽搁，畹香妹妹业已无踪，他绕着幕阜山，寻了一周，只见万顷稻田一鹭低飞，哪里还有畹香的影子。

青衫美侠龚钰，望着一片金黄色的稻粒，茫茫发怔。

有几个农夫，荷着锄头从他身边走过，都一无所觉。

他们也觉奇怪。这稻子有什么好瞧的？大约这位俊美少年相公，是第一次到乡下来吧！

“相公，这给你留作纪念吧！”

龚钰这才惊觉自己的失常，摇摇头，返身缓步而回。

前面是一个小镇，这时日色已然偏西，他只得勉强进了点食物。

旋又一想：“她莫非又回到了岳阳？”

以畹妹那倔强个性，看来是不会的，然而，他只有作这么一个希冀。

想到这里，又踏着苍茫暮色，向着岳阳城飞奔，两个时辰，便已抵达。

当他掀开房门，樊白玉赫然睡在床上，娇声说道：“钰哥哥，我早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”

一个疑问陡然升起，心想：“这樊姑娘是怎样知道自己的房间？畹妹又是怎样找到了那间旅舍？还有那个老妪，分明是一个武林高手，这不是阴谋是什么？”

脑中如此电旋一转，抓住樊白玉姑娘粉膊，两眼射出凶光，厉声说道：“丫头，你竟是这般不择手段，我真想把你像蚂蚁一般，一脚踏死在地。你太恶毒了！我今生永不见你，给我滚吧！”

说到“滚”字，立刻将樊白玉推出室外，然后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把门

关了起来。

这是岳阳最大的一家仕宦行台，住客全是显宦豪商，从来没有人大声叫嚷。

附近几间屋子住客，全都闻声出来观看，不知这美丽的少女，何以被人赶了出来，用一种猜疑的目光相望。

樊白玉怎能受此羞辱，从过道上爬了起来，银牙碎咬，骂道：“姓龚的，你神气什么？终有一天，此仇必报！”

言讫，双肩一晃，化一缕白影穿窗而去。

旅客们哪曾见过，全都惊噫出声，有人说那少女，简直就是狐狸精变的。

有人见过龚钰，说屋中那位相公，真称得上是潘安再世，宋玉复生，难怪狐狸精要着迷啦！

不言众人你言我语，且说屋中的龚钰，急得六神无主。

如果畹妹一天不能寻获，他便一天不能心安，如芒刺在背一般，寢寐不宁，饮食无心。

他在岳阳等了一个多月，畹香再也没有回来。

于是，他移住在幕阜山下的南江小镇，终日绕着幕阜山转。

转眼又是中秋。

这时，江湖上又再度出现了黑色披风的怪客。血案一日数起。

凡是参加四望山之约的武林豪杰，都必然无人幸免。

一天早晨，武当道众忽然发现掌门人玄清道长首级，被挂在解剑池畔。

跟着少林掌门天弘上人，被剥下人皮。

宇内五奇天府酒仙刘幕伶，在黄鹤楼上，被人斩去双腿，剜去双目，死状之惨，令人惊心！

从此，侠义道豪杰，人人自危，大有风声鹤唳，草木俱皆变成幽灵教徒之感！

奇怪的是，青衫美侠龚钰同畹香姑娘，竟已失踪。

最关心此事的，要算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与笑面罗刹方芳。

夫妻俩一商量，如今事机危迫，最好能将两人找到，武林这场浩劫，方始可解。

何天衡忧虑地说道：“龚钰师弟同畹香师妹两人联手，天下无敌，这一点倒可放心，恐怕这两个年轻人，走在一道，一个把持不住，有了身孕，必是羞见亲友，可能觅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隐居起来，与江湖断绝关系，是以武林中发生这样大事，也毫不知情。”

笑面罗刹方芳则持异议，说道：“你的想法，当然不无道理，据我看来，恐怕不会这样简单。要知两人已是名正言顺的一对未来夫妻，用不着出此下策。怕只怕，两人武功虽都是绝世高手，但毫无江湖经验，易为宵小所乘。”

此言一出，何天衡顿感不祥，焦急地道：“夫人，咱们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在厅中来回踱步，抓耳搔腮。

笑面罗刹方芳，不忍丈夫被急成如此模样，说道：“我不过是胡猜而已，你何必那样认真？”

何天衡摇头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忽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，看来这事，可能被夫人不幸而言中。”

接着又道：“明日，我便准备南下查访。”

笑面罗刹方芳说道：“如今邪魔当道，狐鼠横行，你岂可这样大意？要知你已是六个孩子的爸爸。要去咱们也得一道，好有个照应。”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一把将方芳搂住，无限激动地说道：“芳妹，你真太好了！”

笑面罗刹方芳倚在丈夫怀中，低低说道：“明日，不但我陪你南下，最好化装。这样，敌明我暗，行起事来，也容易些。”

数日之后，湘鄂官道上，出现了一对老年夫妇。

男的像一个三家村的老学究，说起话来，酸溜溜的，满口之乎者也。

女的好像有些聋，别人说话，她竟是充耳不闻一般。

这等人，自然不会引起别人注目。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及其爱妻，很顺利地便已由鄂至湘。

很快，两人便寻着龚钰同畹香在洞庭的住处，计算时间，那时正是六月二十三日。

接着，便又打听到两人在岳阳那家仕宦行台住过，以及曾经闹过一次狐狸精。

据旅舍伙计告述，那姓龚的少年，一直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，来时一双，去时独个儿骑着两匹宝马。

两人听得这消息，倒反而放下一半心，断定这两个小家伙，必然又是闹了别扭，仍是醋海兴波。

“这回出走的，必是畹香。”玉笛金扇蓝衣书生同笑面罗刹方芳作了如是断语。畹师妹去了何处？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与夫人笑面罗刹方芳，就在岳阳周围百数里方圆地面寻找。

数日后，终于在幕阜山峰上，发现畹香师妹使用的一条手绢。

这手绢，方芳认为毫无错讹，是畹香之物，因为她记得甚是清楚。

再一看峰顶崖石，已然部分崩坠。

两人都这样想：“难道畹香师妹心眼狭仄，业已跳下千仞绝壁自尽了么？还是被敌人追踪到此，被逼坠下？”

经过一番勘察，峰顶上竟无半点打斗迹象！是则遇害一节不能成立。

毫无疑问，自行坠崖的成份居多。

夫妇两人为了证实这一不幸的推断是否真实，便又朝崩崖下处察看。

那是幕阜山的一处荒谷，处长满半人深的野草，两人展开草上飞轻功，到达谷底。在乱藤荒草中，果然查出有人坠下迹象。两个愈加肯定所料不差。

不过，如果真的死了，岂能尸骨无存？

笑面罗刹方芳，泪流满面。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叹息一声，挽着夫人，离开了绝谷。

两人踏着茫茫暮色，来到幕阜山附近南江小镇，落店后，便去一家饭店进食。

蓦地，门帘一掀，进来一个少年书生，方芳惊呼一声：

“钰弟！”

青衫美侠龚钰觉得这声音好生熟习，运目一望，只见前面桌上，坐着一对老夫妻。

他方自一怔，笑面罗刹立即上前拉着他的手道：“钰，你连师姊都不认得了么？”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呵呵一笑，说道：“师弟，你瘦得多了！来！咱们先干上一杯，什么事，都到旅店中谈吧！”

龚钰果然挨着师兄打横坐下，饮了几杯酒后，便随同师兄师妹来到旅舍。

正好，大家都是落在一个店里。师兄弟三人，便聚集在一起。

笑面罗刹方芳，问他何以隐居在这小镇中，畹香妹怎地不见了。

龚钰毫无隐讳地把当日情形，不厌其详地述说一遍。

他说完叹息一声之后，并将数月前结识樊白玉姑娘之事，也毫无保留地說出。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及笑面罗刹方芳，两人全都一皱眉头，说道：“想不到这事，竟会如此复杂！”

龚钰道：“我当时只想探出李伯父的下落，哪知畹妹竟不容我有半句解释！”

说罢，又是一声悠悠长叹！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剑眉一挑，说道：“师弟，你可知道近日武林中发生了弥天浩劫么？”

龚钰摇头表示一无所知。

原来，他每天风雨无阻地在幕阜山下一带眺望，有无畹香妹妹影子，江湖上的事，他一点也未留心。

笑面罗刹方芳说道：“钰弟，两位师父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，希望你能够挽救武林浩劫，你却因为儿女私情，自暴自弃。”

她望了满面羞惭之色的龚钰一眼，续道：“我现在告诉你一个惊人的噩耗。凡是参加过六月十五日四望山之约的武林侠义领袖，莫不被幽灵神君残酷地杀害！”

武当玄清道长丢了首级，少林掌门天弘上人遭剥皮之祸，天府酒仙刘慕伶双目被剜并斩去双腿。其余就不必说啦！

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少侠义中人在被迫害。师弟，你此时应该以天下武林为念！快振作起来吧！”

龚钰何尝想到两个月时间，武林中竟出了这等不幸之事，心想：“假如自己与畹妹不发生这等误会，而绝迹江湖，焉能至此！”

想到这里，不由冷汗直流！毅然说道：“师妹之言，启开茅塞，从今宵起，小弟决心随师兄师妹荡平妖氛！关于畹妹之事，就听由师父们裁判吧！”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说道：“好师弟，就这样办啊！”

不言青衫美侠龚钰重入江湖，且说逍遥散人司马无忧携着爱女司马紫燕，在长沙逗留了一段时间，时常发现有人暗中窥视。

这位奇侠江湖经验何等老练，立刻提高警觉，设法闪避，因为自己虽是不惧，但，爱女终是可虑。

未几，不幸消息滚滚传来，他一方面悲老友酒仙之死，一方面为武林中一般侠义道担心。

司马紫燕，终日闷闷不乐，老人家怎么看不出来，这妮子是在想着钰哥哥。

因此，他希望能再见到龚钰一面，他对这少年，也是非常喜欢，自己仅有这么个女儿，哪得不暗暗操心。

这天，未牌时分，两父女无意中走向幕阜山，才翻过山腰，便发现迎面走来一个凶眉恶眼的壮汉，向着自己两人直闯过来，逍遥散人微微一闪，便

已避过。

可是，走在后面的燕姑娘，却不虞有此，几乎被撞个满怀。这叫姑娘如何不怒？冷哼一声，骂道：“走路都不当心，简直是找死！”

谁知那汉子冷冷地道：“找死！哼！我看你两人才活得有点不耐烦了！”双手叉腰，气势汹汹。

逍遥散人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燕儿，走吧！”

司马紫燕憋着一肚子气，还不曾走几步，隐隐听得那汉子说道：“掘下深坑擒猛虎，撒下香饵钓金鳌，走得脱么？”

燕姑娘不由大怒，转身娇叱道：“你说谁？”

那汉子凶眉一挑，粗暴地道：“我说谁，你管得着么？”

燕姑娘娇躯一闪，劈啪一声，那汉子颊上挨了一掌，被掴得有点火辣的感觉。

燕姑娘出手这一掌，颇为奇奥，那凶眉汉子竟未闪开，心中微微一凜。

忽然，山道上转出一双少女，分枝拂叶而来，那汉子恭敬地呼了声：

“地阙公主！那丫头竟敢出手打人！”

两个少女闻言立即止步，向着燕姑娘瞥了一眼，前面一个少女说道：“我已看见！打一掌有什么关系？少顷，让我们把她的手臂削断，也就是了！”

这是何等残酷的事，可是从这少女的口里讲出，竟是那么稀松平常，生似说得好玩一般。

就在少女讲话之际，逍遥散人司马无忧，及其爱女紫燕，都不禁脸上露出一片惊愕之容。

原来这一对少女，不但衣着、身材一般无二，连面貌也完全相若。只是前面一位面泛微笑，后面一人神情惘然。这且不足为怪，最奇的，还是这两人，简直就像煞青衫美侠龚钰的师妹。

紫燕姑娘，对那位情敌记忆犹新。是以一怔之后，继之以喜。

盖她以为青衫美侠必然接踵而至，希望能够见到情郎一面，虽经父亲频频催离去，仍趑趄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前面一位少女，已然娇滴滴说道：“是谁出手打了我跟前巡堂香主钱通一？就自己把胳膊卸下来吧！”言讫，向着身后一位少女说道：“金阙妹妹，你说是吗？”

被称为金阙公主的姑娘，正在茫然望着遥远的天边，漫应道：“是啊！”

司马紫燕更加惊诧，心说：“怎么她们不是钰哥哥的师妹，而是什么金阙公主，地阙公主。天下竟有如是酷肖之人么？”

谁知她念头未落，地阙公主娇滴滴的声音又已飘来：

“怎么先前打人的勇气没有了？”

司马紫燕，岂是省油之灯，闻言“呸！”了一声说道：“凭你配么？”

地阙公主娇笑一声，说道：“金阙妹妹，还是你去把这丫头收拾了吧！”

金阙公主漫应一声，不知怎么一闪，两三丈距离，竟是一晃而至。

司马无忧面色大变，心想：“这两个少女武功神奇莫测，燕儿决非敌手。”他舔犊情深，念随身动，也跟着抢在爱女身前，一捋银髯，呵呵笑道：“适才之事，双方互有不是之处，老朽司马无忧，向姑娘表示歉意如何？”

金阙公主好像正在运用思考，地阙公主却在一旁琼鼻中飘出一声冷嗤，说道：“姑娘们早就知道你是逍遥散人，否则，谁耐烦来这荒山之中狩猎呢？”

言中之意，她们竟是冲着自已而来，司马无忧怎能无忧，心想：“莫非

武林中一连血案，就是这两个丫头捣的鬼？”

想到这里，不由心中一阵狂震！不过，他面上神色仍是自若，说道：“两位姑娘，既是一定要逼老朽动手，让我跟小女讲几句话，再动手不迟。”

地阙公主得意地娇笑一声，嘲笑道：“老头儿有自知之明，晓得今天向西归极乐，想将后事安排一番。”

司马紫燕，秀眉倏挑，正想反唇相讥，她心中正在奇怪，怎么今天父亲这样怕事？

逍遥散人立即喝止，并向她身边走去，附耳说道：“燕儿，不管今天为父胜败如何，你得先行逃下山去，将今天发生之事，向武林宣布，并去找青衫美侠龚钰，或能有救，你知道么？你那酒仙刘伯伯等之死可能便是这两个丫头捣的鬼。你要是不听我的话，便不是我的女儿。去吧！这时我正可替你拦阻，少顷动起手来，恐怕便无此机会了！”

司马紫燕听得几乎流下泪来，但她不愿在敌人面前示弱，是以强忍住。她从来没有看见过父亲如此慎重其事，看来这两个丫头，决非易与，于是不再执拗，点头应允。

陡地双脚一蹬，宛如一缕紫虹，没入林中，地阙公主不虞逍遥散人有此一着，不由大怒！冷冷说道：“想不到闻名字内的五奇，竟是这么怕死，教你那宝贝女儿勾引救兵不成？告诉你，一切均是白费，来两个宰一双。”

她说到这里，便又面向金阙公主说道：“金阙妹妹，把这老头儿杀了吧！”

金阙公主轻笑一声，香肩倏沉，便如一缕淡烟射来。

逍遥散人早已知道今天面临强敌，哪敢有丝毫大意，举臂一引，呼的一掌，疾拍而出。

金阙公主想不到司马无优掌力恁般雄浑，亦是挥掌还击。

两股掌力在空中一接，“蓬”一声巨响，地动山摇，树折枝飞，两人功力，竟是不相上下。

全都“噫”了一声，立又圈臂猛劈，这一掌较先前那一掌威势犹胜，响声宛似焦雷爆炸。

金阙公主黛眉一扬，说道：“老头儿，你是我近月来，所遇掌力最为沉雄的一个。注意，又来了！”

“了”字才完，业已圈臂猛劈而来。

逍遥散人司马无忧呵呵笑道：“姑娘太谬赞了！”

他本想说，像你这样年纪轻轻，竟会有如此成就，奈何不用于正途！实在是可惜！

但敌人劲风业已疾射，赶紧圈臂还扫，那还说得出。这可把隐藏在一株古松上的司马紫燕，看得心中怦怦乱跳。

原来燕姑娘向着幕阜山下疾奔，忽然对父亲不放心起来，于是又悄悄折返。

要知道逍遥游轻功，亦属绝学，是以隐藏在附近一株松树上，地阙公主并未发现。

且说金阙公主，一连与逍遥散人硬拚八掌，并未占得丝毫便宜。在一旁观战的地阙公主，大为震栗，想不到司马老儿，较醉鬼还难斗得多。不由发急起来，说道：“金阙妹妹，还是亮剑吧！”

果然，金阙公主嗖的一声，自怀中摸出一把一尺四寸长的宝剑，剑身隐泛红霞，剑芒吞吐，射出三尺以外。

司马无忧骤见牟尼剑亮出，惊叫一声：

“你是李畹香姑娘！”

金阙公主喃喃说道：“李畹香？李畹香？”

她觉得这名字好生熟悉，正在追忆。

地阙公主心中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妹妹！你是樊红玉，金阙公主，别听司马老儿胡说八道，快把他给我宰了。”

司马无忧顿觉此中必有蹊跷，但他哪能有多余时间思索。

金阙公主茫然说道：“是啊！我是樊红玉，金阙公主。”

她虽在喃喃自语，“七绝大挪移身法”何等奇奥，剑起红霞灼天。

幸好这时，正是白天，远处不易看见。

司马无忧脚下一错，立即闪避开去，亦从身上摸出一支子母离魂剑来。

逍遥散人自从成名以来，这支剑从未用过，他知道今天敌人太强，怎敢大意。

金阙公主娇叱一声，短剑斜削，立即幻起万朵红莲，向着司马无忧罩来。

司马无忧暗赞一声，错步横移。右手母剑，震出无数圈银虹，护住全身。左手子剑，抖腕贴地掠飞，透入红霞之内，迳袭姑娘两瓣莲翘。

金阙公主噫了一声，身形一晃，一连推出三剑。

这三剑快得捷逾电闪，红霞暴涨，宛如阿房宫中，渭流涨腻，尽是脂水胭波。

逍遥散人险些被红流淹没，立施逍遥游步法，悠哉悠哉！衣袂飘飘，满场游走。母剑护身，子剑攻敌。

一时之间，倒也不现败象。躲在树上的司马紫燕，芳心稍定。

可是，在一旁观战的地阙公主，不由暗暗焦急。心想：

“老头儿已将女儿遣下山去，现在一个尚未解决，万一五奇中任何一人到来，岂不弄巧成拙？”

一念及此，便又催着妹子道：“别跟他游斗，快些下手吧！”

金阙公主真听话，牟尼剑沉腕暴扫，低喝一声：“剑毁！”

司马无忧只觉手上一轻，子剑腾空，母剑削折两尺。

他逍遥步法，虽是奇妙，但如何敌得过武林二圣龟仙神婆传授的“七绝大挪移”身法。方自一愣，复又听到金阙公主一声：“人亡。”

司马无忧两手空空，逃既不能，御敌则手中没有寸刃，惨嗥一声，遂尔齐肩削做两段。

可怜一代大侠，死得如此之惨。

司马紫燕被这突然的变化，吓得昏死过去。

且说司马紫燕醒来，红日业已咬山。

她从古松上跳下，跪在老父尸前，哀哀痛哭。

就在这时，远远传来一阵步履之声，从那轻灵快捷看来，无一不是绝世高手。

她此时已横下心，要与敌人偕亡，依然哀哀哭泣，却一手抚着剑柄。

且说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、笑面罗刹方芳、青衫美侠龚钰三人，且行且谈。

忽然，一阵悠悠啜泣声传来，哭得悲哀之极。

青衫美侠龚钰觉得这声音，有几分熟悉，心想：“别是畹妹吧！”

想到这里，向着师兄师姊说道：“我去看看是谁在这里哭泣！”

话落，身形连闪，刷的一声，便已穿林而出。

他身形才落地上，看见一个熟习的紫衣窈窕背影，方喊得一声：“燕妹！”

司马紫燕蓦地站起身来，呛朗一声，长剑出鞘，紧跟着银虹疾射，向着龚钰猛袭而至。口中不断骂道：“你这人面兽心的魔鬼，姑娘与你拼了！”

青衫美侠龚钰哪会料到她有此一着，饶他闪避得快，臂上仍被划伤了一道寸许长的口子。

龚钰立即错步旋身，说道：“燕姑娘，你停手啊！要是我龚钰确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那时你再杀我不迟，如何？”

紫燕姑娘又是一剑剁来，说道：“你别故意装傻，我要把你的阴谋，公诸武林，现在啊！趁没有别人，把我杀以灭口吧！”

龚钰见紫衣姑娘，竟是恁般不讲情理，说道：“燕姑娘，你别血口喷人好么？”

司马紫燕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谁说我是血口喷人？我爸爸便是死在你这阴谋者的手上。”

言讫，剑如匹练般疯狂卷到。

龚钰心中也不由大惊。他知这是一个误会，说道：“司马前辈系在何处遇害？”

燕姑娘脸上挂着一抹泪痕，用剑一指前面草坪之上，说道：“那不就是，你还想抵赖不成？”

青衫美侠龚钰，赶紧一飘身，朝前面草坪掠去。

果见绿草黄沙，尽染碧血，逍遥散人司马无忧，被人齐削做两截，惨不忍睹地躺在地上。

陪着他的，地上还有两截断剑。

龚钰不由泪如泉涌，大声呼道：“这又是谁下的毒手？！”

紫燕姑娘见龚钰这样悲哀，心说：“难道他毫不知情？是啊！父亲不是叫我下山去找他么？我怎么会糊涂起来？”

想到这里，不由怔在当地。

这时，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与笑面罗刹方芳，也已来到面前。

一看情形，便知又是幽灵教徒搞的鬼。忙问燕姑娘道：“事情发生多久了？”

燕姑娘一拭泪痕说道：“已有一个多时辰！”

笑面罗刹方芳说道：“敌人撤走已久，追已无及，咱们还是将司马前辈遗体负下山去，依礼成敛，然后设法号召武林，为他报仇！”

站在一旁的燕姑娘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恐怕这仇人，你们下不得手！尤其是龚少侠！”

她此时称呼已改，显然已与龚钰疏远得多。

青衫美侠龚钰恨恨说道：“无论这人是谁？我龚钰都得为武林申张正义！”

燕姑娘闻言甚是感动，立即跪下向龚钰磕头道：“钰哥哥，得你一言，小妹向你致谢，并代全天下武林向钰哥哥深致谢忱！”

言毕，又一个头磕了下去。

蓝衣书生何天衡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你且说说，杀死令尊的凶手是谁？”

笑面罗刹方芳将燕姑娘扶了起来。

这时，已久黄昏，燕姑娘望着苍茫暮色，说道：“现在为时不早，咱们

还是先下山去吧！”

青衫美侠用衣服将逍遥散人遗体包扎好，然后负在背上，奔下山麓，进入南江城。一行四人，迳入旅舍。并另给燕姑娘开了个房间。

逍遥散人司马无忧遗体，龚钰则放置在自己住的屋子。

草草用过晚餐后，四人聚集在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与笑面罗刹方芳房中。

青衫美侠龚钰忍不住问道：“燕妹，你说啊！究竟是谁杀死令尊的？”

司马紫燕秀眉一皱，说道：“这个暂且不答，我要先问你，令师妹李晚香姑娘何在？”

此言一出，不但龚钰惊愕得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，就连玉笛金扇与笑面罗刹，也吃惊地从椅上站起，同声问道：“紫燕姑娘，你莫非看到过晚妹？”

司马紫燕螭首微点，说道：“见过！家父就是命丧她手。”

青衫美侠激动地说道：“不会的！晚妹怎做成这等事来？”

一旁的何天衡和方芳，亦是深感怀疑！

不过，方芳较为了解女孩子心理，往往因为妒恨过甚，而丧失理智，子是采取保留的态度，说道：“燕姑娘，你冷静点，且将今天发生之事详说一遍如何？”

紫燕姑娘忍住悲痛，将亲身经历与目击情形，一字不遗的叙述一遍。

事实俱在，这一来，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、笑面罗刹方芳、青衫美侠龚钰，不信也得相信！

要知，人面相同虽不足为凭，但牟尼剑却假不了！

师兄妹三人，全都皱紧眉头。这事情闹得太大了，谁能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？

龚钰急得撕扯头发，想不到这事情会闹得如此严重，他心中不断在狂呼：“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”

的确，这事情，实在太棘手了！

笑面罗刹方芳，为了获得司马紫燕姑娘谅解与合作，遂把龚钰岳阳城中之事，复述一遍。

燕姑娘“哦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想不到事情，竟是这么曲折。”

说道这里，向龚钰瞥了一眼，心说：“都是你那美丽的面孔惹下来的祸呀！”

司马紫燕再又将当时情形，回忆一遍，说道：“想那位金阙公主，必是李晚香无疑，不过，她神情好似不正常，一切都听那位地阙公主支配似的。”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沉吟有顷，然后说道：“晚香师妹是一个火爆性儿，而且具有强烈的占有欲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向着司马紫燕望了一眼，续道：“从洪家关旅舍与燕姑娘相见一幕，便可瞧出。”

司马紫燕娇羞地低下头会。只听蓝衣书生接着又道：“但她极明事理，邪正分明，决不会投向幽灵教，却可断言。”

燕姑娘樱唇半启，方要反驳。

何天衡摇手阻止道：“如果在她失去本性之后，却很难说！一个正常的人，要是突然失去本性，一是经过继续不断的严重刺激；一是被一种邪魔外道将迷魂药类放置食物之中，使之失去本性；一是遭遇意外，头脑经过剧烈震动，遗失记忆。三者之中，我断定晚香师妹必是属于后者。”

青衫美侠龚钰觉得非常奇怪，问道：“师兄，你是怎样知道？而且有无根据？”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向着夫人一伸手，笑面罗刹方芳摸出一物递给丈夫，他将手中之物一扬，说道：“这便是根据。”

司马紫燕觉得那不过是一条女孩子用的手绢罢了，并未表示什么。

青衫美侠龚钰惊呼道：“那是畹妹的啊！你们从何处觅得？”

何天衡向夫人望了一眼，说道：“这个么，问你师姊好啦！”

笑面罗刹方芳觉得屋中空气太过沉闷，故意白了丈夫一眼，说道：“你这个懒虫，嫁给你倒透了霉，不但跟着你江湖上乱跑，而且还得替你作发言人。”

何天衡双肩一耸，没有搭腔。

方芳只得继续说道：“钰弟弟，你知道咱们今天为何要你来这幕阜山顶？”

龚钰摇头表示不知。

笑面罗刹叹息道：“我和你大师兄昨日已经去过啦！那条手绢，便是在峰顶钩藤之中拾得。那峰顶崖石，已有部分裂坠新痕。峰下是千寻削壁，削壁之底为一座荒谷，有着半人深野草，经勘察结果发现有人坠下迹象，从那偃折的野草可以推定。我同你师兄，恐你受不了刺激，故未事先说明。所以今天把你约上山去，好让你日后有个概念。”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喟叹一声，接着乃妻之后，续道：“可惜我们去得太迟！”

笑面罗刹方芳埋怨道：“都是那饭店耽误的啊！几个菜却等了不少时辰。否则早到一步，司马前辈也不会罹难，而且有关畹妹之事，也可弄个水落石出。”

坐在一旁的司马紫燕一听提到父亲，不由自主地又流下泪来。

何天衡下个结论，说道：“所以啊！畹香师妹定是一气之下飞上幕阜山峰顶，失足坠崖，头脑受了剧烈的震荡，而失去记忆，被幽灵教中人诱去，改名金阙公主。于是，该教便利用她来屠杀侠义之人。以她武功及所持牟尼神剑，因此无人是其敌手，如不设法阻止，后果更难设想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向龚钰瞥了一眼，续道：“目前能制伏得住她的，恐怕只有钰弟一人。而她又在这诡谲百出的幽灵教徒包围之中，在彼等精心安排之下，岂容与你晤面？再说她是一个失去记忆的人，但却武功仍在，师弟，我慎重提醒你，万一相逢，她会毫无顾忌，你却不敢使用杀招，但你千万要小心，疏忽不得，须知你关系着整个侠义道中人的生命，连同我与你师姊在内，知道么？”

青衫美侠龚钰，想不到事态会演变到如此严重，除内疚外，并恭敬地答道：“小弟谨遵师兄训示！”

翌日，薄备衣衾棺椁，将司马无忧殓葬于南江城外，并立墓碑。

笑面罗刹方芳说道：“目前，当务之急，便是放出风声，通知武林各位侠义领袖，凡遇着两个年轻姑娘出现，必须回避！”

果然，这消息一传出，的确减少了许多无谓丧亡。

这天，抵达岳阳，邛山烟叟与沅江渔夫佟士杰，仙霞剑姚奇，均于街左相遇。

老人家大是伤心，可是，如今事已至此，徒责爱徒又有何用？

好在这几人都与武林名门各派声息相通，这情报辗转相传，凡是江湖豪侠之士，一发现有两个面目秀丽的少女走在一道，便都远远趋避。

跟着获得线索，谓这一双姊妹，常在黔境出入。众人咸料幽灵教总坛，必在此一区域无疑。

但，人多了反而碍事，于是决定仍由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笑面罗刹方芳，青衫美侠龚钰师兄弟三人化装前往，一对照夜玉狮子，则寄存在岳阳那家旅店。

邛山烟叟于伍，沅江渔夫佟士杰，仙霞剑姚奇，则去联合九大门派及宇内五奇仅存的大慈神僧，雪山圣尼，巴岳茶客，于重九前，齐集黔境贵阳府。

这次决不能再从事姑息，非将这批妖孽一网打尽不可，否则又将遗下无穷祸患。

不言这几位老侠，分头行事。

且说湘黔官道上，出现了一辆篷车，车厢内坐着一对老年夫妇，赶车的是一个皮肤黝黑，脸上有一处疤伤的小伙子，不用说，这三人便是青衫美侠龚钰和其师兄师姊乔装而成。这小伙子鹿筋马鞭一挥，空中立时爆起“叭”的一声巨响，可是那瘦骨鳞峒的一双瘦马。四蹄虽扬，仍然跑不了多远，便又逐渐减缓下来。

最先，不时有神秘人物，从车旁掠过，查视车厢内的人和物。

车内的老头子，每逢在这种情况下，必然暴躁地喊道：“龙三，你这是什么马车，简直就跟蜗牛在爬一般，要是再有两日，赶不到贵阳，哼！车脚费便得扣下三成。”

那老婆子更是愁眉苦脸，沿途嘀嘀咕咕。

龙三有时不服气起来，说道：“我敢说，我这一双宝马，乃是塞外名驹，只要走一天，蜗牛便十年也爬不到，你敢打赌么？”

车上的老头子直搔头发，不断唉声叹气。

而那些神秘人物，慢慢地，对这辆马车，不再生疑。

然而，这辆车毛病真多，不是轮子坏了，便是轴心要修理，要不，便是马蹄铁须重钉过。沿途耽搁，越走越慢。

其实，这三人乃是藉以窥查沿途黑衣人行径。

越往前走，而这些黑衣人物越多，说话也没有顾忌。岂止没有顾忌，简直有些趾高气扬嘛！

他们大声地谈论，大声地狂笑，谓九大门派的掌门人，全都是些窝囊废，宇内五奇所剩三奇，何异瓮中之鳖。另一个说道：“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和笑面罗刹方芳，听说也躲起来了！”

车中的老婆子闻言大怒，老头子却用脚轻轻踹了一下她的金莲，示意她必须忍耐。

有两个黑衣人一抖马缰，朝前奔去。

那赶车的黝黑少年，陡地发了牛脾气，鞭梢连抽之下，这辆马车跟着快了起来。

前面两骑，一入马场坪，便折向南行。

车声辘辘，也跟着改道。

日落崦嵫山之时，全都先后到了都匀。都匀系黔境重要县城，市面极为繁荣。

这晚，便在都匀一家旅舍落了店，老婆子忽然病倒了，大概是她经不起

长途跋涉之故。

谁都不曾注意那车夫打扮的黝黑少年。谯楼更鼓冬冬两响，一条黑影从城垣飞下，快捷得宛如电闪风飘。

这黑影直朝云雾山白烟崖飞驰。

夜空中，没有星星，没有月色，乌黑的云块，布满了整个苍穹。

那黑影生像练就夜眼一般，不多时便已飞越过无数明桩暗卡，而潜上了白烟崖。

他伏身在一根石笋后面，看不出这一片崖头空地，有何奇异之处。心想：“这幽灵教总坛既在此处设置，何以竟无屋宇？”

谁知念还未落，便闻着远远传来一缕衣带破风之声，瞬息飘坠崖头。现出一个美艳妇人，与一个年约四十余岁的男人。

龚钰认得那少妇是飘渺夫人莫毓瑶，那男的，则是邛崃派叛徒云中雁，现在改名为白无常孔一飞。

飘渺夫人莫毓瑶倚偎在孔一飞怀中说道：“那个死王八，你说有多可恨！好好的幽灵教主不干，却要让位给那骚狐狸。我一想起便难过，你摸摸，肚皮都给气破啦！”

这女人，当真把孔一飞的手，拉着向腹部探去，而且还掀开罗衫。

虽在黑暗中，龚钰仍是瞥见了那一现即隐的白嫩肌肉。

孔一飞本来便是一个色狼，而且他更非常了解对方，手既伸进去了，还会有立刻抽出来的么？

他手虽在活动，口里却不断说道：“她不过是沾了两个女儿地阙公主樊白玉、金阙公主樊红玉的光。这一双姊妹，的确替本教建立了不世之功！”

飘渺夫人忽然咕的一声，笑了出来，而且将腰陡地一躬，骂了声：“要死！轻点不好么？”

白无常孔一飞的手指，从裙带中滑了出来，呵呵大笑。

莫毓瑶白了他一眼道：“咱们说正经，那金阙公主樊红玉根本就不是骚狐狸的女儿！”躲在石笋后面的龚钰倾耳细听。

白无常又再度将飘渺夫人搂在怀中，嘻皮涎脸地道：“当然，咱们正事得谈，好事也少不了！”

言讫，又是一阵悉索之声，白无常那只手怎会静止，他手虽在工作，嘴里却没有忘记问话：“那么，她是谁？”

飘渺夫人缓缓地說道：

“李……畹……香”

白无常孔一飞甚感惊诧，说道：“奇怪，她不是咱们大对头青衫美侠师妹么？怎会又变成了骚狐之女哩？”

女的道：“大概不外爱情纠纷。其实，却是骚狐施的一条毒计。她以地阙公主樊白玉把那姓龚的小子骗到旅舍，然后再将李姑娘引去看两人亲热镜头。那妮子一气之下，登上了幕阜山巅，殉情坠崖。不知怎的，那千寻削壁，竟没有将她跌成肉泥，仅只震伤了大脑，而失去记忆！”

白无常孔一飞“哦”了一声。

石笋背后的龚钰，这才明白真相。

白无常忽然说道：“夫人，你这消息是怎样来的？”

飘渺夫人莫毓瑶故作神秘地道：“你猜呀！”

孔一飞将头摇得像泼浪鼓似的，表示猜不着。

她这才说道：“是东海肉球剑客裘异，他那天到幕阜山一带，寻找千年菖蒲花紫萼，无意中在一处绝谷发现了那位姑娘，他以为是地阙公主，于是将她送来幽灵鬼府之中。哪知，却闹了双胞胎案，发现有两个公主。骚狐识得姑娘是谁，想将之杀死，却又震于姑娘武功，她既失去记忆，连自己是谁都不知，蓦地计上心来，说是她的次女樊红玉，封为金阙公主。

从这天起，本教侦骑四出，只要发现有侠义道中成名人物，便着这姊妹两人前往击毙。

是以少林的天弘上人，武当的玄清道长，点苍双剑谢恒谢锐兄弟，天府酒仙刘慕伶，逍遥散人司马无忧，全都送命。如果有一天，能将宇内五奇全部收拾，单是一个青衫美侠，那时就不足为惧了！”

白无常孔一飞接着说道：“所以啊！神君认为骚狐建有不世奇功，于是才自动让位哩！”

两人絮絮一阵，忽然转入一石笋后面，踪迹不见。

龚钰甚感诧异，也跟着来到该处，才发现其中有一根石笋是活动的。心想：“不入虎穴，焉能救得畹妹？”

他将石笋微一转动，下面便露出一条成倾斜状的地道。他身形微微一飘，便已落入地道中。

这地道宽约五尺，高可八尺，每隔十数丈，壁间便闪出一蓬暗绿光华。原来是用明珠嵌入壁里，外面罩以玻璃，藉以照明。

他心中电旋一转，这地道连隐伏之处俱无，万一前面来了敌人岂不大糟？

幸好，这幽灵教总坛，一向诡秘，从未出过事，是以一般巡查之人，均甚松懈。龚钰轻功本已冠盖武林，是以在这黑夜之间飞驰，其速度，像闪光一般迅捷。以至沿途桩卡，只觉一阵飒风响而已！

飘渺夫人莫毓瑶向着白无常孔一飞，微一招手，便向着幽灵鬼府行去。

青衫美侠立展“平地游行”之术，跟着莫毓瑶身后行去。由于他这种轻功太过高妙，足不履尘，毫无声息。因此，这位飘渺夫人，竟未发觉。

龚钰左折右转，忽然发现前面有一间屋宇，悬着“地阙”二字。

他赶紧闪入一处暗隙，心中暗自沉忖：“这必是地阙公主樊白玉住居之处，那么，畹妹香闺也必然不远！”

就在这时，一阵香风飘来。从另外一边走道踱过来一个白衣姑娘，与一个美艳妇人。

这妇人，头戴皇冠，身着九凤朝阳黑袍，像煞了一个现代武则天，青衫美侠龚钰，几乎被这怪异的装束，逗得失声笑将出来。他知道事关重大，只有笑在心里。

不消说，这便是桃面妖狐樊素素与地阙公主樊白玉姑娘。

这位掌着幽灵教教主大权的桃面妖狐，一身妖气，满面春风，说道：“玉儿，你们以后行事，千万不能落痕迹。

譬如这次幕阜山之事，逍遥老儿虽是死了，可留下他那个宝贝女儿。

再说，红玉更不应使用牟尼剑，而泄露出她的身世，万一把那龚姓娃娃引来，殊为可虑！”

白玉姑娘小嘴一撇，不服气地说道：“妈，你当了教主之后，好像胆子小了！见着牟尼剑的，只有司马老儿一人，他人人都死了，谁还会泄露出去？”

桃面妖狐说道：“傻丫头，你们既未去追，那紫衣姑娘未必去远。即使下了幕阜山，难道她就不会转回来么？”

樊白玉似觉母亲所料不差，说道：“妈，这个别提了！以后女儿嘱她当心就是。爸爸不是还关着么，你为什么不去看他呀？”

桃面妖狐脸上掠过一丝狰容，说道：“他太可恶了，我要幽囚他一生。”

樊白玉复又说道：“那么！明天我把红玉妹子携去看看他老人家如何？她也是他的骨肉呀！”

桃面妖狐花容一变，厉声说道：“你要是胆敢如此，我第一个宰了你！”

樊白玉从未见母亲如此疾言厉色过，不由嚶宁一声哭出声来，朝着地阙门户跑去。“砰”的一声，把房门关闭起来，想是在哭泣。

桃面妖狐叹息一声，便从另一端走道袅袅娜娜而去。

青衫美侠迅即从暗隙中走出，只消两三个转折，便将金阙公主卧室找到。

他毫无声息地把房门推开，只见房间内布置得极其华丽。畹妹穿着一身寝衣，正在那里支卧沉思。

龚钰心中狂喜，不由唤道：“畹妹！”

金阙公主陡地转过身来，黛眉一掀，说道：“你是谁？竟敢闯入本公主寝宫！”

青衫美侠见畹妹果真不认识自己，不由大急，说道：“我是你的钰哥哥啊！畹香妹，难道你竟不认识？”

金阙公主那天在幕阜山上，被司马无忧唤为李畹香姑娘，今天又被这陌生男子呼为畹香妹，她不禁疑惑起来，她虽是失去记忆，可是近日间事，仍甚清楚。

而且这少年似曾相识，那声音竟是这般亲切和熟稔。陡地从房门外面进来一人，冷冷地说道：“青衫美侠，这是你自投罗网！”

第十一章 再入虎穴

且说青衫美侠龚钰，见那突然闯入寝宫来的，竟是施展卑污手段，拆散自己夫妻，弄得武林人人自危，心狠意毒的樊白玉姑娘，已是愤怒填膺。

再听她那种狂妄之言，更是目眦将裂，不觉仰天发出一声狂笑，说道：“这‘幽灵鬼府’，就算是埋伏得天罗地网，我龚某今霄既然来了，生死早已置之度外。”

他这种视死如归的豪气，听得屋内两位姑娘，暗暗钦佩。

他歇了歇，接着又道：“樊姑娘，你近日所作所为，全是伤天害理，引起武林公愤之事。虽是幕后有人操纵，但你与敝师妹李晚香截然不同，她是神智完全昏迷，而你却是自甘堕落！——”

他这话，可把白玉姑娘骂惨了！

地阙公主黛眉一挑，愠声说道：“青衫美侠，你啰嗦什么？本公主高兴看到谁死，那人就逃不出掌握，连宇内五奇，也不例外！”

青衫美侠鼻孔里飘出一声冷嗤，说道：“就连你母亲桃面妖狐，也不敢恁地狂妄，丫头，你竟是这般大言不惭，我深深为你惋惜！”

“惋惜？你还是惋惜你自己吧！”樊白玉姑娘脸上浮现了一种不屑表情。说道：“你想过没有？像你这样年轻而辉煌的生命，一旦死了，那才叫人万分惋惜！”

青衫美侠龚钰说道：“这不是斗口之事，咱们多说无益！”

言罢，偏过头来，向着金阙公主说道：“晚妹，此非善地，咱们应该早些离此！”

金阙公主站在一旁，静听两人问答，她虽失去记忆，心里仍很明白，喃喃说道：“那青衫少年，皮肤既黑，脸上还有一处疤伤，怎配称为青衫美侠？”

她想到就说，青衫美侠微微一怔，哈哈笑道：“晚妹，难怪你不识，且看小兄庐山真面！”

“面”字一落，迅即伸手将人皮面罩揭下，现出一付眉剑星目的俊美面孔。

金阙公主虽仍然记不起此人为谁，但她心中已漾起一种极其亲切之感，眼光变得柔和起来。

地阙公主睹状大惊，说道：“那小子敢闯公主寝宫，罪已当死，兹复出言蛊惑，更属可恶，红玉妹，别听那小子胡言乱语。——”

她左一句小子，右一句小子，可激起了龚钰满腔怒火。呼地一掌，向着地阙公主甩出。

樊白玉早就听说过青衫美侠掌风沉雄之极，哪里敢接，急施“游魂飘香之术”，闪过一边，说道：“红玉妹，还不将这小子擒获，否则让母亲知道，会使她不高兴！”

金阙公主闻言，心说：“是啊！我怎能让一个陌生少年男子进入自己的卧室。”

想到这里，香肩一晃，手指如钩，便向龚钰抓去，指风疾射。

青衫美侠龚钰赶紧错步旋射。

金阙公主“噫”了一声，原来她发现对方竟与自己同一身法闪避。

青衫美侠一面闪避，一面柔声唤道：“晚妹，师妹，难道你不能从咱们武功，看出咱们系同一师门么？”

他这么一喊嚷，可把地阙公主急坏了，说道：“红玉妹，你是金阙公主啊！怎会与这小子有什么渊源？他是骗子……”

“骗子？”金阙公主带着疑惑语气喃喃复述着。

“是的，他是在骗你。”地阙公主斩金截铁般说道：“当你失去先机，他便要施展毒手，然后将你杀死！”

青衫美侠龚钰见金阙公主，虽是失去记忆，但对自己，却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，樊白玉姑娘，却在一旁大肆挑拨，不由杀机顿露，喝道：“贱婢，我今天要是不杀你，还以为天道无凭。”

“凭”字一落，双肩一晃，人如巨雁般扑到。

地阙公主身形闪动，便已穿帘而出。

龚钰一爪抓空，骂道：“好狡猾贱婢。”立即咬尾疾追。

诂料绿影飘处，红霞伸缩，金阙公主牟尼剑业已擎在手中，抢守住房门，说道：“如照我往日性情，势必杀汝，不知怎的我总下不了手，少年人，还不束手受缚，送往母亲那里发落！”

青衫美侠龚钰，此时，心中焦灼如焚，说道：“晚香师妹，我当真是你师哥呢！你的父亲，潜龙堡主李去非，被桃面妖狐掳来幽灵鬼府囚禁，你的母亲，却被幽灵教徒巨毒药粉毒毙，他们，全是你不共戴天的仇人……”

金阙公主对这少年人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好感，尤其他说话面部表情，和那清朗的声调，都使她依稀觉得这人确与自己有着深切的关系，而不是说谎。

但，这人究竟是谁呢？她却一点也想不起。禁不住问道：“你说我是你师妹李晚香，此话当真么？”

此时，“幽灵鬼府”中，语声嘈杂，鬼影幢幢，一个妖艳的妇人，已随着地阙公主驾临，说道：

“红玉，他说的，全是连篇鬼话，江湖中尽多骗子，好孩子，别被他花言巧语蒙蔽，快给为娘拿下。”

她一面掉过头来，向着地阙公主吩咐，赶快召集鬼府中高手，前来捕捉青衫美侠。

地阙公主樊白玉领命离去，这里金阙公主，已与青衫美侠鏖战不休。

龚钰虽较师妹李晚香功力高出甚多，此时却战成平手，一则他是徒手交锋，二则自己不敢放手相搏，生恐一个收手不住，伤了她，便将遗憾终身。

这种仗，打起来既尴尬，而又吃力，金阙公主可以出力求胜，他则只能将十成功力用到七成。

幸而龚钰在冷云谷时，经常为师妹喂招，是以对于师妹所使各式精奥招式，都能洞烛先机，趋避得宜，一直有惊无险。

他一方面痛心爱妻李晚香丧失记忆，忘却本来，一方面忧虑自己深入幽灵鬼府，恐怕难以脱险。

想到这里，剑眉一耸，翠色玉带，业已掣在手中，一式“玉树摇风”，封住金阙公主牟尼剑中“梵行高远”，然后不进反退，朝金阙公主房门扑去。

幽灵教主桃面妖狐，震腕挥出一片缤纷花影，企图拦阻。

青衫美侠双掌齐推，一片狂涛寒飏，如排空巨浪，向着妖狐涌到。

掌风未至，劲力如山，妖狐赶紧撤身飘退。

电光之火之顷，青衫美侠业已抢出房门。

他刚出房门，甬道中飞舞起两条黑影，飞窜而至，那正是第二凶魂玄阴毒叟谢雨苍的铁线毒蛇，和第三凶魂寒冰毒叟秦镇山的三首金鳞锦带。

青衫美侠怒喝一声，左手玉带，一式“落云回风”，逼退飞来的两宗兵刃，身形一晃，滑溜似游鱼，便从两人缝隙穿过。

凶魂一号百尸毒叟姜长贵，他知道自己本事，难阻强敌，口中虽是哇哇怪吼，身形却乘一掌劈出之后，让开来路。

青衫美侠且战且走，刚脱出三凶魂包围，又陷入勾漏山闭眼判官崂山狮面道人，青海红发头陀，阴山九指毒丐顾云，大漠秃鹰那占魁等五鹰联手合攻。

其实，七厉魄武功，并不下于三凶魂，因为三凶魂，资格较老，且怀毒物，才成为领导人物，独当一面。

青衫美侠龚钰，倒也不敢轻视，左手掌劈，右手玉带挟着锐啸之声，像一股飓风卷过回廊，闯入森罗殿。

这森罗殿，便是“幽灵鬼府”一间议事大殿。

他一脚跨入，便发现幽灵神君徐中坚，飘渺夫人莫毓瑶，肉球剑客裘异，长春仙子苏雪红，将自己围在核心。

幽灵神君先自杰杰一声怪笑，说道：“青衫美侠，你虽是技艺超群，身怀绝世武学，但你要想从咱们几手里逃走，自属万难。如果你信服本教，不但幽灵教主一席，日后由你充任，过去仇怨也可一笔勾消。而且，地阙公主樊白玉，金阙公主樊红玉，亦皆同时赐汝为妻，阁下何不将利害得失予以三思！”

青衫美侠龚钰剑眉掀动了一下，尚未作答，长春仙子苏雪红媚声媚气地说道：“钰弟，神君之言，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，你就答应他吧……”

龚钰本就一腔怒火，此时更气得双眼满布血丝，心肠一激，不由厉声喝道：“给我住嘴！”

这句话，宛如平地涌起个春雷。

东海肉球剑客裘异，觉得今宵正是报“绝龙岭”一脚之仇大好良机，嘿嘿笑道：“小狗既是这般不识抬举，不如就由咱们成全他好啦！”

话声一落，立即抖出一道银虹，向龚钰当先攻去。

他这一发动，其余三人，也就展开夹击之势。

这四个魔头，最强的要推幽灵神君徐中坚和长春仙子苏雪红，其次是东海肉球剑客裘异，飘渺夫人莫毓瑶是几人中间最弱的一环。

龚钰玉带大显神威，加以七绝大挪移身法奇妙，战起来，仍然有攻有守。但要想溃围而出，却非易事。

“森罗殿”面积宽大，幽灵教徒瞬间聚集不下四五十人，远远站立一旁呐喊助威。

蓦地，人丛中走出一个白发红颜驼背老婆子，手持鸠头铁杖，向场中注视片刻，不由见猎心喜，说道：“这小子，当真是初生之犊，我老人家就不信你当得住如许高手合击。”

“击”字一落，乌黑发亮的鸠头铁杖一摆，挟着一股凌厉杖风，向着龚钰头顶砸下。

她本是生力军，而且鸠头杖，又系重兵器，一杖挥出，风云变色。

飘渺夫人莫毓瑶，秋波一转，立即撤剑退跃一旁，娇喘不止。

原来，她有自知之明，自己功夫虽是不弱，但要想与青衫美侠一比，却是相差甚远，未免碍手碍脚，是以干脆退下阵来。

白发红颜驼背姥姥，这一加入战阵，压力陡增数倍。

须知幽灵神君徐中坚，长春仙子苏雪红，肉球剑客裘异，白发红颜驼背姥姥罗冰心，任何一人，所至之处，均足令黑白两道闻名丧胆。

想不到今天，四人齐集一起，竟然奈何不了一个年轻后生，如将这消息传入江湖，岂不把一世名声，付诸流水。

四个魔头，越打越是心惊，转眼五百招过去。

这时，幽灵教的新教主桃面妖狐樊素素，已带着地阙、金阙两位公主翩然降临。

教下弟子，除参加战斗者外，全都向着身穿九凤朝阳的黑袍教主，恭身行礼，虽飘渺夫人亦不例外。

桃面妖狐娇声说道：“教友一律免礼。”

她这才向殿中青衫美侠望去，只见他剑眉挑照，星目含威，面庞虽是罩着一层严霜，但额间已隐约地见汗。

一任四人剑虹飞卷，藤影翻飞，杖风虎虎，他身形巧快绝伦，无论一掌劈出，或是一带卷下，正面之敌，全不敢硬接其锋。

神威凛凛，有若天神。

地阙公主，更有着一种预感，因为她只要与那青衫美侠眼光相接，便觉心弦震荡，不敢正视。

龚钰武功盖世，但面前敌人，无人不是盖世魔头，是以，他虽形同拼命，却也无法闯出围困，心想：“难道自己今夕便会丧生于此？”

想到这里不由发出连声悲啸，运集“太虚玄天神功”，向着幽灵神君撞去。

幽灵神君赶紧双臂一圈，也推出两掌“玄煞阴功”相抗。这一正一邪两种气劲，微一接触，徐中坚顿生警兆，饶他见机得快，仍被一股绝大弹力，震得连退三步。

青衫美侠双眉微晃，就这么身形一滞，背后青衫已被划破，尚且不说，驼背老妇的鸠头铁杖已到面前，重逾山岳。

他此时已无选择余地，嘿！的一声，举臂上格，他左手顿时如受万钧重击，腰酸乏力。

驼背姥姥一杖击下，眼看少年难逃自己的毒手，谁知“砰”了一声，如击在棉花上，毫无着力，不由大惊，而且鸠头杖竟荡开数尺，虎口欲裂，心中愈是凛骇。

这两招，快得如同电光石火，肉球剑客裘异，与长春仙子也为他这种拼命的打法，心惊不已！

青衫美侠虽是左臂痛得一时抬不起来，仍装着若无其事，额上汗珠，更如豆粒般滚滚而下。

这时，如果四魔不顾一切，齐施辣手，自己这方面，自然难免伤亡，但龚钰恐怕也非血溅鬼府不可！

四人甫一犹豫，机会便已消失。一连惨噪之声，起自鬼府门外，三凶魂，七厉魄，哪里抵敌得住，转瞬便被侵入大殿。

众人抬头一看，原来竟是一对老年夫妻，面目陌生，愣了一愣，两人便已发动攻势，老太婆玉带飘香，只见一条白影，向幽灵神君卷去，老头子更是玉笛飞花，扇涌寒涛，对手却是肉球剑客裘异。

这一来，形势大变，肉球剑客同幽灵神君，反而腹背受敌，迅速分向左右撤退。

肉球剑客大叫道：“好啊，原来你就是豹隐庄主，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不消说，那老婆子就是笑面罗刹方芳。这才叫做天堂有路你不去，鬼府无门闯进来。”

话声未落，阵中飞起一条黑影，双臂一引一收，东海肉球剑客，那圆浑肥硕的身躯，竟不由自主地滚去。

那人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去吧！少在少侠面前充英雄。”

话声才落，便已一脚踢出。

裘异厉吼一声，身形如球，向驼背姥姥落去，捷逾殒星。

驼背姥姥眼睛一花，一个肉球，已当胸射到，身形赶快向左一拉，但如何来得及？“蓬”的一声，两人一齐滚翻在地。

那老婆子模样的人，脆笑一声，向殿上的金阙公主说道：“畹香妹妹，快随师姐方芳离开这人间鬼府！”

金阙公主愈觉迷惑：“为什么人家从外面来的，都管自己叫畹香呢？难道我真的名字不是樊红玉么？”

她怔愕之间，幽灵新教主桃面妖狐樊素素立即面罩寒霜，说道：“笑面罗刹，你想挑拨咱们母女感情，那简直做梦。”

老头子玉笛一扬说道：“放过今日还有明朝，走！”

“走”字一落，当先朝幽灵鬼府外面逸去，老太婆身形一晃，也跟着抢出。

鬼府中高手，蜂涌而来，青衫美侠一声长啸，双臂疾推，一股排山倒海掌风，迎着敌人撞去。

四个盖世魔头知道少年掌风之沉雄，世无其匹，谁敢不顾生死，一声怪叫，全都向侧面闪避。

青衫美侠龚钰清啸一声，眨眼飞出鬼府，现身白烟崖上。

微一打量，见师兄师姐，正在向自己招手，朝云雾山下飞驰，遂施展“龙飞九天”轻功，跟随在后。

须臾，幽灵教中高手，追出洞府，只见天空和地面一片漆黑，幽灵神君黯然一叹，长春仙子脆笑道：“神君何必为青衫美侠漏网难过，咱既已安排得有香饵，还患鱼儿不再来上钩么？”

肉球剑客裘异说道：“今宵，如非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和他妻子笑面罗刹方芳闯来，再战两百招，那小子可能被俘。现在，还说什么呢？等下次机会好了！”

白发红颜驼背姥姥在一旁抢着道：“干脆咱们追下山去？”

“追下去也是无用。”幽灵神君喟叹一声说道：“集咱们四人之力，那小子竟能力战千招上不败，如果分散，反会遭他暗算。更是失策，仙子说得好，咱们既有香饵，何患乎不来。咱们还是回到鬼府，连夜再商对策。”

言讫，闪身入洞，其余之人，也跟着消失。

白烟崖，除掠过一阵萧瑟的秋风之外，一切复归平静。

翌日。

天空仍未放晴，依旧彤云密布。

都匀一家旅舍里，发现有一对老夫妻，和一个赶车的，突然失踪。

不过，老板禁止伙计张扬，认为这几人必不会远去，也许出城往访亲友去了，因为，那辆破旧的马车，留在店中，还可值五十多两银子。

晨牌一过，便有些凶眉恶眼大汉，涌进店东，查问三人行踪。

老板一瞧瞄头不对，来一个矢口否认。

同时，云雾山麓的潜龙堡，却多了三个不速之客。

堡内主人不在，连仆役均已风消云散，蛛网尘封，显得阴森可怕。

青衫美侠龚钰，想起自己三年前来此，那时还是一个孩子，如今旧地重临，怎不会令他感慨万分？

他想起那时的潜龙堡主李去非，英风侠彩，女主人青凤女侠张茜，像慈母般照顾自己，畹香妹天真活泼。曾几何时，两位老人家，一个中毒身亡，一个被桃面妖狐掳去，生死未卜，而畹香师妹呢，又误中幽灵教徒诡计，失足坠崖大脑受震记忆力丧失。

这一家人，原本极其幸福宁静，竟被幽灵教徒闹得家破人亡。

寻思及此，不由怒发冲冠，一掌劈在一张栗木桌上，那么厚的桌面，立成粉碎，喃喃说道：“我龚钰不将幽灵教徒，悉数诛戮，誓不为人！”

一旁的笑面罗刹方芳，何尝不难过？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虽也唏嘘不已，却深恐小师弟小不忍，而乱大谋，说道：“钰弟，幽灵鬼府中，以实力而论，虽难敌天下群豪，但如果他运用得当，胜负实在未知之数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略一停顿，接着又道：“譬如昨宵，魔头们只须逼使畹妹动手，情形将恶劣何止十倍。你该知道，畹妹武功虽稍逊于你，凭真实功力，决非三五十招能胜得了她，何况，你存有诸多顾忌，功力上打了折扣，只要她一经将你缠上，一时决难摆脱。你师姐虽可与长春仙子一争长短，而我只能与肉球剑客打成平手。不幸落在此种局面，咱们弟兄三人，一个也走不了，咱们一死事情虽小，但却使天下武林精英尽丧，再也无人能是幽灵教敌手。小兄之意，咱们今后一切行止，必须谋定后动，决不能意气行事。”

这一席话，可把个青衫美侠说得汗流夹背。

笑面罗刹方芳说道：“论心机，幽灵教中尽多诡谲之徒，决不会平白放弃这一有利局面。

至于因何未曾采用，必是与她记忆力的恢复有关。”

青衫美侠蓦然忆起，自己与金阙公主一番问答，证明她对自己确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，遂把这次遇着畹妹之事，一字不遗地说出。

蓝衣书生何天衡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我说呢，怎么幽灵教主会如此失策，原来她已瞧出金阙公主见到你后，神色不对，恐怕因此使她恢复记忆力，为此之故，不愿她出面应战。”

笑面罗刹沉吟有顷，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如果微等不惜冒险，采用驱虎吞狼之计，作孤注一掷，事成，则今后武林，只要二圣不再出面，便是幽灵教的天下，事不成，立即将畹香杀死，然后遁入边荒，使吾人抱憾以终！”

青衫美侠龚钰说道：“这计，幽……灵……教……该……不……会……行……使……吧！师姐！”

他一向说话流畅，今天，居然口吃起来，究其原因，他是被师姐忖料对方可能行使“驱虎吞狼”的歹毒计谋所吓住了！

笑面罗刹想也没想，说道：“依我看，该教百分之九十已采取行动！”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发急道：“芳妹，你既明知该教有此种恶毒计划，为什么一定要朝虎口里钻，从都匀旅舍迁移来此。”

笑面罗刹俏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，真差劲……”

蓝衣书生何天衡向焦灼的师弟瞥了眼，道：“芳妹，我一向知道你足智

多谋，有什么好方法？你何妨说出来大家听听！”

笑面罗刹方芳道：“方法倒不一定好，不过，这是目前应付该幽灵教的唯一对策。

要知，咱们住在潜龙堡，和住在都匀城中，一样都得不到安静，为什么咱们不住在这里？

幽灵教既是大肆搜寻吾人行踪，“潜龙堡”岂会例外，但这里却有两点好处。

第一，这座宅第是畹香妹儿时居住之所，一旦前来，正好藉以启发她的回忆，如其不来，这里岂非绝对安全之地，据我判断，彼等决不放心畹香师妹进入‘潜龙堡’，只要她不来，幽灵教中无人是钰弟敌手，这样一来，岂不成了守株待兔，敌人来一百，先杀他个五十双。

第二，这里正在控制着白烟崖的交通，幽灵教如果要想迁移，遁往别处，这里正好可监视看到。

一举数得，此所以要从都匀移来这荒废无人居的‘潜龙堡’。”

蓝衣书生笑道：“这不过是纸上谈兵，至于是否料敌如神，还待以后事实证明！”

青衫美侠龚钰忽然眉头一蹙，道：“师兄，你输了，马上便有事实来证明。”

话声一落，更有衣袂破风之声，朝“潜龙堡”驰来！

三人立即隐去身形。

就在这时，一阵唳！唳！之声，从堡墙外面，射落五条人影。

这五人，才一现身，便游目四顾，见荒园沉寂，花木萧疏。为首一人，正是厉魄七号，带着四个玄衣汉子，那正是三十六幽灵的余孽，编号是：幽灵十九，二十，二十一，二十二。

厉魄七号，本是青海红发头陀，一生积恶如山，狡诈机智，站立花径下令道：“尔等分成两组，向堡内搜寻敌踪，并互为策应。”

四人漫应一声，立即分组向堡内行去。

幽灵十九，幽灵二十，方从回廊进入花厅，忽觉肋下一麻，顿失知觉。

幽灵二十一，幽灵二十二，从另一道门进去，遭遇亦复相同。

半盏茶时间又过去了，依旧如石沉大海。

青海红发头陀，顿感不安起来，心说：“难道敌人当真匿身堡内，如果确实，漫说我一个青海红发头陀，以那青衫小子武功看来，便是十个也不中用！”

想到这里，暗忖：“自己是否需要先走一步，回去报讯，但如所料不实，岂不貽人笑柄，说自己胆小怕事！”正感犹豫，忽闻背后嘿嘿一声冷笑，不禁大吃一惊。

他赶紧旋身错步，飘退八尺，疾目一扫，根本未曾发现半个人影。

方自疑神疑鬼，背后又传来一声阴笑，红发头陀心胆俱裂，但他究竟是江湖巨寇，立即背向庭阶，果然面前站着的，正是昨晚大闹“幽灵鬼府”敌人。

他知道四幽灵全完了，面前三个敌人，自己一个也非敌手，与其遭擒受辱，还不如自决的好！

一声虎吼，铁木鱼顺手掷出，跟着手持鱼槌举臂一挥，不攻敌人，反击向自己天灵，“砰”的巨响，喷血如泉，脑浆迸射，随着惨嗥之声，一缕厉

魄，向真的幽灵鬼府报到去了！

这红发头陀，面目本就凶恶，再加上如此惨死，更是狰狞。

蓝衣书生何天衡说道：“咱们必须将这五人先行掩埋！”

片刻时间，则挖了一个深坑。

笑面罗刹眸子一转，说道：“这五人服装，颇有用处，咱们何不留下，以备潜入鬼府之需。”

青衫美侠龚钰与蓝衣书生自然赞成，将五个幽灵匪徒制服脱去，然后将一具具死尸，抛入坑内掩埋。

蓦地，传来一缕苍劲之声，说道：“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尔等竟杀人灭迹，就一点不畏王法么？”

三人大吃一惊，一声清叱，喝道：“何方高人，还不现身相见。”

话虽如此说，心中可不是那样想，咸认为这幽灵教总坛所在附近，谁会来此，定是教下高手无疑。

三人分三个方向，朝发话处扑去，各自挥出一掌，狂飚过处一颗百年古松，“咔嚓”一声折断，声势惊人至极。

要知笑面罗刹方芳的“龟裂神功”，蓝衣书生的“乾元畦功”，青衫美侠的“太虚玄天神功”，均属绝学，三年前冰魄神魔吕天昌，号称十邪之首，尚不堪当时的方芳一击，这三人联手发出一掌，其威力可以想见。

就在这时，冲起一条白影，那人襦衫飘飘，手执江西细瓷茶壶，一步一步，踏上虚空，施展的正是凌虚步法。

三人一眼看出那人，乃宇内五奇的巴岳茶客卢不同，全皆惊呼道：“卢前辈，原来是你！请下来吧！”

巴岳茶客卢不同，在潜龙堡上空，举起茶壶啜了一口，道：“我这嵯峨岫岫几根鸡肋，焉足以当三位少年英侠开山裂石掌力！”

言讫，冉冉下落园内花径之下。

蓝衣书生何天衡，笑面罗刹方芳，青衫美侠龚钰，立即以晚辈之礼拜见。

原来这巴岳茶客，自四望山一战，幽灵教敛羽后，便回转四川巴岳山，采炼野茶，闭门谢客。

一天，仙霞剑姚奇来访，他才知道，好友天府酒仙刘慕伶，逍遥散人司马无忧，以及少林天弘上人，武当玄清道长，点苍谢氏兄弟，全遭幽灵教暗算。请他急速前往湘黔一带，与青衫美侠龚钰会合在一起，于重九前齐集宇内群豪，将幽灵教一齐歼灭。

巴岳茶客乍听老友噩耗，悲愤莫名，俟仙霞剑转道前往青城峨嵋传言，便匆匆赶来。

他忽然灵机一动，朝贵州云雾山下“潜龙堡”疾奔，因为他已对这一带地方起疑。

谁知他才进堡匿住身形，便发现幽灵教徒入堡搜索，及幽灵十九，二十，二十一，二十二，经青衫美侠等点了死穴，至厉魄七号青海红发头陀自戕，击碎天灵为止，均经目击。

这位宇内五奇的巴岳茶客，平生游戏风尘已惯，乍见自己要找之人，在这里现身，心中一高兴，便不觉出言相戏，若非自己怀有“凌虚步”绝技，岂不要命丧三人之手，那才是死得不明不白。

他对幽灵教近来活动情形，本就不详，由笑面罗刹方芳把这件事的前因始末，娓娓道出。

巴岳茶客卢不同悲愤地道：“这些幽灵教徒，真是诡谋层出不穷，上次四望山头，如非龚少侠识破诡计，便不知有多少武林侠义高手，要被牺牲。

想不到他更是无孔不入，利用畹香姑娘妒痴弱点，弄得天下武林，人心惶惶，这幽灵教，当真令人可怕。

先前，我还觉得你们斩尽诛绝，不留活口，未免手段太辣，现在看来，并不过份——”

青衫美侠龚钰，星目流泪，说道：“卢前辈，畹妹从幕阜山跌落悬崖，大脑受剧烈震荡，丧失记忆，不知有无方法，能使她恢复起来。你老人家想想，如果幽灵教驱使她故技重施，那是多么可怕的事。何况她本身就是幽灵教的受害者，母亲青凤张茜惨遭毒毙，父亲潜龙堡主李去非，亦被俘掳，消息杳然，而她自己亦因误中对方的诡谋，丧失记忆。卢前辈，你能告诉我畹妹还有救么？”

巴岳茶客沉思片刻，说道：“看来这事情并不简单，如要扫灭幽灵教，必先设法使令师妹李畹香记忆力恢复。当今天下名医，首推赛扁鹊柳哲元，他或许能够医治痊愈！”

笑面罗刹方芳说道：“不知这位大国手现居何地？”

巴岳茶客啜了壶中一口香茗，答道：“这赛扁鹊柳哲元，现今正隐居湖境阳明山的柳家庄，与老朽倒是至交好友。”

青衫美侠说道：“烦老前辈劳驾带同晚辈等前往一求如何？”

巴岳茶客也不客气，说道：“好吧！咱们这就启程前往！”

说走就走，四人立刻化四缕淡烟，向东飞驰。

三日后，巴岳茶客等一行四人，抵达零陵。

那时已接近黄昏，四人于是在零陵落了店，并在一家酒楼进食。

依那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意见，认为此时往访那位柳大国手，颇不适宜。

但青衫美侠龚钰，笑面罗刹方芳则持异议，认为此时距重阳节，日子并不太多，应该尽量争取时间。

巴岳茶客卢不同说道：“反正赛扁鹊柳哲元也是武林人物，早晚去，都不妨事！”

巴岳茶客如此一说，何天衡的意见，自然被推翻。

四个人走出零陵城东门，朝阳明山下柳家庄走去。

这柳家庄，少说点，距城区也有三四十里，以这四位武林卓绝高手行来，那消盏茶时间，便已抵达。

这时，月届中秋，蟾彩流辉，菊影映墙，暗香浮动。

巴岳茶客指着一座古朴的庄院说道：“这里便是赛扁鹊柳哲元住所。”

话声一落，便前往敲门。

就在这时，庄内传出一声惨叫，紧接着一条黑影疾射而出。

巴岳茶客卢不同大惊，迅速飞纵庄内。

青衫美侠龚钰、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、笑面罗刹方芳，各晃身形，向那凶手追去。月光下，只见一条黑影奔驰。

青衫美侠猛吸一口清气，一声清啸，去如劲箭，转瞬追及。

那黑影回头一望，一见追来这人，竟是幽灵教中早已闻名丧胆的青衫美侠，不禁魂飞天外。

当然，青衫美侠也看清那逃走的凶手，身穿银线镶边的黑色披风，断定

是幽灵教三凶魂之一，越发不肯轻易放过。

双足一踹，如殒星般射落，伸手如电，抓向黑衣人背部。

那黑衣人乃是凶魂三号寒冰毒叟秦镇山，他系奉幽灵教主桃面妖狐命令前来，将赛扁鹊柳哲元杀死，以断绝对方将李畹香医治痊愈之望，这用心不可谓不毒。

是以当晚自青衫美侠师兄弟三人，离开幽灵鬼府后，即连夜召开会议。

这刺杀名医圣手赛扁鹊柳哲元之事，便派由凶魂三号负责。

凶魂三号寒冰毒叟秦镇山，早已得知这赛扁鹊，虽也是武林中人，但功力不高，自己足可对付。

想不到得手后，竟被这大对头青衫美侠追来，心知凶多吉少。

这寒冰毒叟秦镇山，为人最是残暴，嘿嘿一声阴笑，三首金鳞锦带，已掣在手中，乘对方凌空下攫之际，一式“灵蛇腾空”，暴起发难。

青衫美侠恨透了这家伙，双掌运足“太虚玄天神功”，霍地一掌劈出。

这一掌，力能开山裂金，势如金涛怒浪，带着锐啸之声，且又居高临下，威力更是倍增。

那甫行上窜的三首金鳞锦带，咕的一声，立即软垂，寒冰毒叟秦镇山，也跟着惨嗥一声，七孔流血，倒地死去。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笑面罗刹方芳，一步来迟，凶魂三号业已断气。

笑面罗刹埋怨道：“师弟，你还是那样莽撞，为什么不将他留下，逼问幽灵教近来动态，然后再杀不迟！”

青衫美侠亦是懊悔不迭。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说道：“人既已死，追悔亦是无益，反正这些凶魂厉魄，多杀几个，倒也令人痛快！”

笑面罗刹方芳向丈夫瞪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别废话，咱们赶快进庄，看赛扁鹊柳哲元医生，是否遭遇意外。”

“外”字一停，人已点足腾起。

后面一青一蓝两条人影，迅即紧随其后。

眨眼之间，三人如横空大雁，飞降柳家庄。

进得庄来，即由一个老仆将三人引入客厅。

厅内烛火辉煌，巴岳茶客卢不同，正在为老友疗治寒冰毒伤，额上汗珠如雨。

那躺在地上的赛扁鹊柳哲元，依旧不能动弹。

青衫美侠知道此时不出手是不行了，立即以一手按在伤者的玄机穴上，说道：“卢前辈，这事交由晚辈效劳吧！”

话落，“太虚玄天神功”源源吐出。

巴岳茶客也就不再客气，闻言即将手掌撤回，因为他知道青衫美侠怀有旷世神功。

果然，青衫美侠龚钰“太虚玄天神功”一经吐出，赛扁鹊那僵冻的肌肉，开始松软，渐渐有了温度，那不绝如缕的脉息，亦逐渐正常起来。

龚钰两颊绯红，全身热气蒸腾。

一盏热茶时间过去，赛扁鹊柳哲元已开始有了知觉。

终于，他慢慢睁开眼来，发现一个青衫俊美少年，正盘坐自己面前，以一只手按在自己的“玄机”穴上，顿时明白自己身上那股热流奔窜的由来。

再一看，老友宇内五奇的巴岳茶客卢不同，正在向自己打手势，于是闭目运功，使自己的真气，迎上汇合一起，把毒气从汗毛孔内逼出，周身舒畅无比。

再过片刻，赛扁鹊柳哲元，寒毒已净，青衫美侠迅即撤回左掌，运息调元，以恢复所耗费功力。

柳哲元一跃而起，握着巴岳茶客之手，激动地说道：“若非老友凑巧前来，小弟这条老命，恐已断送多时！大恩不言谢……”

他说到此处，向坐在一旁面带微笑的一对少年夫妻望了一眼，心中虽在惊讶，怎么这三个少年男女，都是人间龙凤？口里却说道：“卢兄，快请为柳某介绍！”

巴岳茶客呵呵笑道：“这三位小友么？来头大极啦！……”

赛扁鹊柳哲元心想：“嗯！难道大得过你宇内五奇么？”

话还未落，便听巴岳茶客笑着介绍道：“这是一指歼两怪的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。”

赛扁鹊“哦”了一声，嘴皮蠕动了一下，想说两句久仰之话，巴岳茶客不待他说出，又道：“这位么，便是三年前，白烟崖上一掌毙十邪之首冰魄神魔吕天昌的笑面罗刹方芳，也就是现任的何夫人。”

赛扁鹊柳哲元寿眉掀动，不由说道：“两位大侠之名，久已如春雷灌耳，寒舍得邀宠降，真是蓬荜增辉。”

这时，青衫美侠微一运行三个周天，疲劳便已全部恢复，巴岳茶客卢不同指着少年介绍道：“这位小友么，便是当今武林中，一颗光芒万丈的巨星，他便是青衫美侠龚钰！”

“青衫美侠会是他？”这位名医如此一想，不由向龚钰仔细一望，心说：“是啊！只有他，才配称美侠两字。”这谜一样的人物，今宵竟会作了柳家庄客人，而且还替自己疗好寒冰毒掌，怔愕得一时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巴岳茶客卢不同道：“若论寒冰毒掌，只有昔年苗疆四毒中的老三寒冰毒叟秦镇山，才练有这类邪门毒功，不知柳兄何事与人结怨？”

赛扁鹊柳哲元怎样也想不起来，自己何事会与这魔头结怨，遂摇头道：“小弟压根儿不识此人，何结怨之有？”

说话间，老仆已奉上香茗。

青衫美侠略一沉吟说道：“这事恐怕与我等有关？”

此言一出，在坐者全都一惊！

青衫美侠龚钰用手示意大家听他说下去，道：“想畹妹大脑受到震伤，丧失记忆，吾人尚且想前来求医。那幽灵神君桃面妖等人，全都诡诈无比，什么坏主意都想得出，难道彼等就想不到断绝吾人求医之念么？因此，便派了凶魂三号前来执行此一阴谋。”

巴岳茶客啜了一口壶中香茗，说道：“少侠之言，确有至理，否则，柳兄与人无争，何至与四毒结仇！”

他说到这里，稍为停顿一下，接着又道：“柳兄何不将受伤经过说出？”

赛扁鹊柳哲元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就在暮色苍茫之际，忽然门外起了剥啄之声，老仆沈思遂打开庄门，询问来客找谁？”

谁知那身披黑色披风，面垂黑纱老叟，理也不理，身形一闪，便已如鬼魅般来到客厅。

小弟一闻衣带破风之声，便知系武林人物。

根据常情判断，此人大概有同伴负伤，或是得下重症，前来胁迫医治，因为这种事，已是屡见不鲜，是以并未在意。

可是，那位不速之客，却粗暴地问我是否为赛扁鹊柳哲元？

小弟平生并未作亏心事，故直接承认。

他又问起近日来可有江湖或武林中人前来求医，我告诉他振威镖局有两位镖师曾来医治刀伤。

随后他又追问有无人前来请求医治脑震荡丧失记忆之症。

小弟遂告诉他不曾有这样的人前来求医。

是时，我遂看清来人胸襟上，绣有‘凶魂三号’字样，才知他是幽灵教徒。

那凶魂三号，向我凝视须臾，嘿嘿一声冷笑。

他不知道当时我脸上的表情如何，总之，我心中却涌起一种厌恶之感！

我此时已预感不祥，遂问他那求医者，是否为其友人，如果来时，是否需要转达他。

然而，那黑衣蒙面老叟，却摇手说道：‘柳大国手，不必了，你今生永远不会再有人前来求医的……’

话声未落，那摇着的手影，蓦地挟着一股冷飕，向我胸前印到。

变生肘腋，使我既惊且骇，虽是侥幸闪避得快，但那寒冰毒功，业已袭上身来，暗叫一声‘不好’，立即闭住心脉，不让寒毒浸入内腑。

我当时支持不住，立即僵卧地上，只闻得一缕嘿嘿阴笑，随风消逝。以后便什么都知道了！”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说道：“钰弟料事如神，从这一点来看，幽灵教徒委实阴狠险恶，诡计多端，令人有防不胜防之感！”

笑面罗刹俏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人算不如天算，幽灵教徒虽是诡诈百出，他却并没有算到凶魂三号得手后，仍难逃劫数，——”

赛扁鹊柳哲元惊异道：“方女侠，你是说那凶魂三号寒冰毒叟秦镇山，已被你除去？”

“不是我。”笑面罗刹方芳用手一指小师弟道：“是敝师弟一掌将他震毙庄外土丘之上。”

这位天下第一名医，自是连声道谢。

巴岳茶客卢不同，一拂颌下短须，说道：“柳兄，咱们既非泛泛之交，而这三位少侠，又都是二圣传人，也用不着客套，说实话，咱们不远千里，兼程赶来，正如凶魂三号所言，是来请教，关于脑神经受到剧烈震荡，而丧失记忆，有否使病人恢复之望？”

赛扁鹊柳哲元将头微摇，说道：“这话很难说，这要看患者脑神经受伤程度而定，不知病者已否带来？”

巴岳茶客卢不同说道：“那位患者，乃是这三位最小师妹，芳名李晚香，潜龙堡主李去非惟一掌珠。”

提起这位誉满武林的昆仑大剑客潜龙堡主，赛扁鹊柳哲元亦有数面之缘，不禁“哦”了一声。

巴岳茶客滔滔不绝地，将幽灵教为祸武林，以及暗采鬼府之事，源源道出。

龚钰一脸忧戚之色，低声沉叹，笑面罗刹和蓝衣书生也是愁眉深锁。

这位名驰宇内的大国手，也不禁叹息道：“事情竟演变得如此复杂而严重，老朽定竭力医治。”

青衫美侠龚钰闻言大喜，立即上前叩拜，弄得这位名医还礼不迭。

他详询龚钰，于鬼府中暗见李婉香姑娘情形，每一个细节，他都不肯放过，然后在大厅上，来往地踱着，显然，他在集中思考。

一时之间，大厅上静静的，连每个人的呼吸声，都可听到。

良久，赛扁鹊柳哲元方始说道：“按照适才龚少侠供给资料，那位被称为金阙公主的李婉香，似乎仍有一线治疗希望。

不过，这需要一种乌风草作为药引，而乌风草，却产于白云山‘千瘴谷’中。

咱们这就立时赶往惠水，寻得乌风草后，即可配制药丸。”

群侠听这位名医之言，婉香姑娘仍然有救，心中稍慰。

经研讨结果，决定由巴岳茶客留在湘境，联合天下武林豪侠，于重九前两日到达云雾山下“潜龙堡”。

次日，青衫美侠龚钰，赛扁鹊柳哲元，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笑面罗刹方芳，经化装后，与巴岳茶客分手，匆匆上道……

八月二十日这天傍晚，惠水城中“永安”客栈，多了四个药材商。

这四人，全都年纪苍老，精神矍烁，且衣履高华，手面阔绰无比。

翌晨，这四个药材商，出得惠水西门，很快便到达白云山麓。

四个药材商，向白云飘渺的嵯峨崖密投了一瞥，然后振臂腾身，向山头奔去。

甫及山腰，前面的华服老叟停下来说道：“这白云山，鸟兽绝迹，虫蛇纵横，毒瘴厉气，如不小心，触之即死。”

就在他说话间，其余三个华服老叟，业已定住身形，肃容说道：“柳老前辈，有什么指教？”

从表面上看，这四个华服老人年纪相若，怎的却称那颀长清癯老人为前辈？其实并不足怪！

原来这四个华服老人，正是赛扁鹊柳哲元，蓝衣书生何天衡，笑面罗刹方芳，青衫美侠龚钰等所化装。

赛扁鹊先从身上摸出四个白瓷药瓶，分给各人一只，说道：“瓶内乃是‘避毒祛瘴丸’，每瓶十粒，各位请先嚙一粒在口腔内，以作预防。”

三人依言服用。

赛扁鹊柳哲元向山道投以一瞥，说道：“这‘千瘴谷’，老朽二十年前，曾来采过一次药，那时乌风草长满峡谷，不知如今情形如何？”

说罢，便又踏着萧萧落叶，继续前进。

盍茶时间，青衫美侠等三人，在这位识途老马之后，抵达谷口。

笑面罗刹方芳，探首向谷中望去，只见满谷乱石崩云，杂以数十株树木，一阵微风拂过，腥秽之气，令人扑鼻欲呕，不禁蹙眉说道：“这谷中好腥臭啊！”

赛扁鹊柳哲元，与蓝衣书生青衫美侠，也感觉到了！

老人家沉吟道：“看来这‘千瘴谷’，与我昔年来时，变化太大，如我猜测不错，谷中必然隐有异人！”

话音未落，陡闻谷底传来一声厉啸，状如鬼嚎，说道：“何方小辈？前来妄窥‘千瘴谷’——”

好快，声音尚在谷中回荡，一点黑影，便已飘落谷口，现出一个身躯庞大的胖老头，头似笆斗。

青衫美侠龚钰，端阳节夕，曾在少林见过这位老人。恰是苗疆四毒的师祖——万毒之王。

他知道这魔头并不好斗，一个应付不善，便将立起争端，自己此行，乃是寻找乌风草而来，犯不着生闲气。

如此一想，便向其他三人示意，由自己应付。

化装后的青衫美侠，也是皓首银髯，两瓣门牙出唇外，拱手说道：“万毒之王，你也许贵人多忘事，把咱们童年故交忘了！可是，咱们弟兄却认得你。”

万毒之王向四个华服老人投以惊奇的一瞥，诧异道：“什么？你们也有两百余岁？曾和我住在黄土村？”

“这有什么稀奇？正跟你老兄一样，略有遇合！”

万毒之王哈哈大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四位必有惊人绝艺，老夫嗜武如癖，想向阁下讨教一二。”

原来这魔头，心中已感到疑惑。

龚钰一拂胸前银髯，狂笑一声，道：“咱们仍跟儿时一样，见面就打，真是返老还童哩！”

言讫，站立谷口衣袂飘飘，显出他的气度不凡。

万毒之王突然眉峰一聚，说道：“四位如何称呼？”

龚钰又是一声朗笑，声如苍龙振亢长吟，说道：“阁下以为不配么？咱们先试上一掌，便知高低。”

万毒之王应了一声“好”，双臂微圈，呼的一声，推出一股狂飚。

掌风甫出，锐啸陡发，一股暗劲汹涌而来。

化装华服老人的龚钰，也跟着圈臂疾吐，两股其大无朋的掌力，在空中接触，立即发出“轰”的一声巨响。

两人各退三步。

龚钰面含微笑，万毒之王心中顿生凛骇。

一旁的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笑面罗刹方芳，赛扁鹊柳哲元都在为龚钰的谎言暗笑。

万毒之王心中狂念顿收，但他仍不服气，笆斗大的头颅划了个圆圈，说道：“我想起来啦！你叫小虎子对么？”

龚钰微笑，算是默认。

万毒之王高兴得跳起来，说道：“那么他们三人就是大虎，二虎，三虎了。”

龚钰抚着那飘涌起的银髯，笑说道：“咱们现在已忘姓氏，武林中尊称咱们为京华四老，已不是昔年的黄土村四虎。正跟阁下一样，不复再有人叫小牛子了！”

这一来，万毒之王更是深信不疑。

原来这万毒之王儿时乳名，唤做小牛子。

不过，他仍有点不服气，说道：“小虎子，老夫还要同你试一掌如何？”龚钰眉峰一蹙，说道：“咱们这多年不见，弄成个两败俱伤。”

万毒之王说道：“老朽声明一句，无论胜败，只试这一掌，便足够了！”

龚钰毫不考虑说道：“咱们应该赌点东西才对。”

万毒之王搔搔脑袋，说道：“我这‘千瘴谷’中，俱是绝毒虫蛇，赌什么好呢？”

龚钰道：“这样吧！咱输了，情愿留在谷中，相陪于你，要是你输了，便将谷中盛产的乌风草一束相赠。”

万毒之王呵呵笑道：“如此，你们不太吃亏了么？”

龚钰朗笑道：“童年总角之交，还计较这些干么！”

万毒之王开心地大笑，笑声有如千泉齐鸣。

四个华服老人，全皆眉头一皱。

龚钰说道：“小牛子，咱们这就开始吧！”

万毒之王，双臂一振，一阵轧轧响声，胳膊顿时粗逾一倍。

龚钰大惊，也蓄势戒备。

万毒之王吐气开声，这一掌，是他毕生功力所聚，威势岂同小可。

霎时之间，掌风有如惊涛骇浪，惊人至极。

龚钰双臂一引，运用“太虚玄天神功”吸字诀，把对方掌力消卸于无形。

万毒之王忽感自己发出掌力，如投汪洋无际大海，那情形正像上次少林寺所遇青衫少年完全一样，不禁骇然。这岂是他始料所及，不由冲前半步。

万毒之王定住身形，说道：“小虎子，你有徒弟么？”

龚钰知他所指何人，说道：“唉！良师易得，佳徒难求，咱们四人至今还不曾收得一个衣钵弟子。”

万毒之王说道：“奇怪，上次嵩山少林寺，所遇少年招式怎会跟阁下相同？”

龚钰故作惊容，说道：“你是遇见一个星目剑眉年约十八岁的青衫少年是么？”

万毒之王点头承认。

龚钰道：“那是我们的寄名弟子。”

万毒之王“哦”了一声，他知道这几个老儿来头不小，遂收狂妄之念，邀请诸人进谷。

龚钰道：“家兄们讨厌蛇虫，异日再图相见！今天得晤儿时友人已称快慰！”

言毕，拱手告别离去。

万毒之王急道：“诸位稍留谷外片刻，待小老儿将乌风草取来再走不迟！”

“迟”字一落，化一缕淡烟入谷不见。

四人交换了一瞥得意的笑容。

须臾，万毒之王捧来一大束乌风草，交给龚钰，说道：“四虎兄弟，咱们再见啊！”

龚钰四人微一拱手，便朝白云山下走去。

临行一瞥，犹见万毒之王热泪潸然。

连天阴雨之后，突然放晴，更显得天高气爽。

贵州云雾山下“潜龙堡”，半年以来，无人居住，这时，却有一缕缕药香，随风四播。

那缕药香，正是赛扁鹊柳哲元，耗时旬日，行将炼成的“还魂丹”炉鼎中所散播。

青衫美侠龚钰守护丹室门外，笑面罗刹方芳，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则监视着堡外动静。

所有的人，心情都显得有点紧张，因需防备外魔干扰，以免功亏一篑。赛扁鹊双目注视着丹鼎，此时冥冥兮如烟风之罩山，濛濛兮如雾起之笼水，霏霏兮如冬雪之渐凝渐聚，沉沉兮如浆水之渐淀渐清。

这位名医，望着逐渐结成丹的炉鼎，心中涌起一片欢欣。

就在这时，“潜龙堡”外，已发现敌踪，而且是大举来犯，分成两路。

第一路来的，竟由肉球剑客，带着凶魂二号玄阴毒叟谢雨苍，厉魄四号崂山狮面道人，厉魄三号勾漏山闭眼判官，幽灵九至十四号，一行十人。

第二路，由白发红颜驼背姥姥罗冰心领队，带着凶魂一号百尸毒叟姜长贵，厉魄一号大漠秃鹰那占魁，厉魄二号九指毒丐顾云，幽灵一至八号。一行十二人。

魔头们浩浩荡荡，分成东西两路，向“潜龙堡”包抄而来。

可把碉堡中瞻望的笑面罗刹方芳，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看得心焦如焚，一时之间，想不出退敌妙计。

忽然丛林内，响起一声宏亮佛号，转出三十七个手执禅杖的和尚。

为首一人，身材雄伟，黄色僧衣黄色袈裟，手捧绿玉禅杖，其余僧人全是一色灰色僧衣。

一个个神情肃穆，拦阻去路。

白发红颜驼背姥姥，嘿嘿一声狂笑，说道：“尔等不在少林寺中，为天弘秃驴多诵经卷，却跑来云雾山下送死，这怪不得老婆子手狠心辣。”

少林新任掌门，乃是悟幻大师，为三代弟子中杰出人材，因得邙山烟叟通知，日夜兼程南下，誓复天弘上人被幽灵教剥皮之仇，在湘境接到通知，前来潜龙堡，幸好中途遇上这批魔头。

仇人相见，群僧虽是愤怒填胸，仍尽量抑制激动。

悟幻大师一脸悲愤之色，却一言不发，绿玉杖端微微一举，眨眼之间，便将驼背姥姥一行十二人包围在中型罗汉阵中。

少林罗汉阵，驰誉天下，自从幽灵教先后杀死少林寺上一代天心、天机、天运，三位禅师，以及掌门天弘上人遭遇暗算，由悟幻大师接任掌门以来，知本派高手丧尽，只有精演罗汉阵，以补功力不足，作为日后报仇资本。

今天，果然用上了，白发红颜驼背姥姥等困在阵中，空有一身非凡武功，左冲右突，无法出去。

她这才知道厉害，口中发出一声长啸，意欲求援，希望肉球剑客裘异，闻声前来策应。

她哪知第一路，正陷入苦战中，情况尤为恶劣，亦是不断发出怒吼之声。

肉球剑客裘异，平素眼高于顶，哪会把武当派这几个杂毛放在眼中。

手中软剑，震腕洒出十数道剑花，开始向天罡阵攻去。其余凶魂厉魄，也跟着左冲右突。

哪晓得那些道士游走不休，手上长剑，闪耀着一片剑虹光墙。

幽灵教徒，已尝过这天罡阵的厉害，一时之间，尚无丧亡。

可是数招一过，肉球剑客裘异，便觉自己每一剑刺出，都被弹震回来，面积越来越缩小，情势恶劣十分，这才感到气馁而骇异！

心想：“早晓得这天罡剑阵如此难破，我又何必硬充好汉，让他们用剑阵困住自己。”不禁后悔不迭！

此时哪还容他有多作思考。挥剑不停，口里不断吐出满嘴污言，哇哇连声怪叫。

凶魂二号玄阴毒叟谢雨苍，知道再不先下手为强，自己一行十人，恐将全军尽没。

想到这里，身躯陡然上拔，就在这时，玄鹤道长清叱一声，手中“青萍剑”脱手飞出，化一道青光，闪电般射去。

凶魂二号，正想在空中旋身，一看剑光到来，直奔心窝，吓得亡魂皆冒，一声惨嚎，青薄剑已透心而过。鲜血激射如雨，紧跟着“砰”的一声，玄阴毒叟谢雨苍尸体跌下一旁。

幽灵十三号，及幽灵十四号，微一怔神，手上慢得一慢，亦相继中剑倒地身亡，其余七人，亦是负伤累累，尚在作困兽之斗。这里按下暂时不提。

且说白发红颜驼背姥姥一行十二人，被围于少林寺罗汉阵里，苦战不脱，心中甚是焦急。

白发红颜驼背姥姥，双目喷火，想自己一生何等自负，却被少林寺第三代弟子困住，无法脱身，真成了阴沟里翻船，这真是一种毕生羞辱。

同时，也更证实了少林武当的罗汉阵，及天罡阵，的确有意想不到的威力，假如全由高手参加，岂非无敌于天下。

就在她转念之间，陡然传来一声惨嚎，知道另一路高手，也遇上强敌，不禁心胆俱裂。

哪晓驼背姥姥稍一怔神，驼峰便被杖风扫着，轻叫一声，便又抡起手中鸠头杖，如疯虎般扫打。

她这步骤一乱，幽灵七号八号，在连声惨叫之下亦倒卧血泊。

凶魂一号百尸毒叟姜长贵，知自己再不施展绝招，这一行人便将难保。

双臂一振，立化鹰隼出尘，升起三丈高空，然后蜷腿叠腰下降，风车般一个旋身，洒出一蓬红色药粉。

少林僧人哪知厉害，正不知道魔头玩什么把戏。眼看药粉飘坠，少林残存的一点精英，便将丧尽，陡闻碉堡上两声清叱，两条人影疾箭般射入阵心上空，四掌齐推，把那些红色粉末纷纷震散。喝道：“大师们，还不速退？”

悟幻大师这才惊觉到是怎么回事，立即撤退一旁。

白发红颜驼背姥姥罗冰心率领下的凶魂厉魄等，急急如漏网之鱼，如飞逃去。

悟幻大师向着蓝衣书生何天衡，笑面罗刹方芳，致谢道：“原来是贤伉俪，解去少林一厄，贫僧谨此申致谢意。”

笑面罗刹方芳道：“那凶魂一号，惯洒毒药末，敝庄曾受其害，死者甚众。要不是贵派与武当道长及时赶到，将这两路敌人阻住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咱们应向大师及各位高僧致谢才是。”

“哪里？……哪里？……”

笑面罗刹娇俏地向丈夫说道：“衡哥，你陪大师等入庄休息，我还要到东面去一下。”

言罢，也不待蓝衣书生回答，身形一晃，便已眨眼间来到潜龙堡东面。

这时，天罡阵内所困群魔，浑身剑伤，遍体血污，还在作最后挣扎。

笑面罗刹方芳，陡地脑中电旋一转，给她想出一条妙计，立即飘落地面，向武当掌门玄鹤真人衿衿为礼道：“承蒙真人共襄侠举，千里驰援，方芳谨此申谢。”

玄鹤真人正不知道从天而降的美艳妇人是敌是友，一闻她竟是笑面罗刹方芳，不由顿生敬意，稽首道：“夫人快莫如此说，敝派屡蒙尊夫玉笛金扇

蓝衣书生及令师弟青衫美侠大恩，怎敢当夫人之谢。何况敝师兄玄清，被该教杀害，玄鹤此来，为报本门之仇。——”

他忽地想起笑面罗刹此来，或者有什么要事，遂道：“夫人如有什么金玉之言，但说无妨！”

笑面罗刹微笑道：“方芳之意，那些被困天罡阵中群魔，肉球剑客裘异，可任其逃去，其余须全部生擒留用，不知贵掌门意下如何？”

玄鹤真人微一沉吟，说道：“既然夫人嘱咐，自应照办。”

“办”字一落，青萍剑一挥，天罡阵立即露出一道门户，肉球剑客裘异，身形猛地一弹，窜出阵外，如飞逃逸。玄鹤真人虚张声势，追了一程。

等他回来，其余群魔，全被笑面罗刹方芳点了穴道，掳入潜龙堡内。

斯时，丹房内的赛扁鹊柳哲元，已将“还魂丹”炼成，装入一只绿玉瓶内，交给青衫美侠道：“此丹无色无香无味，只要连续给患者服用三次，便可使她记忆力全部恢复。”

青衫美侠龚钰自是称谢不已。

两人踱出厅来，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笑面罗刹方芳，立即将赛扁鹊柳哲元向武当玄鹤，玄修，玄妙，少林悟幻大师介绍。

介绍毕，两派掌门趋前与青衫美侠握手寒暄，接着由龚钰将幽灵教全部阴谋抖露出来，说道：“这幽灵教诡谲至极，每一次失败后，必有另一套阴谋紧随其后，而且有令人防不胜防之感。

在下深知贵两派掌门之死，龚钰心中难安，是以特地邀集天下群豪，除将敝师妹救出医愈，幽灵教徒决不容其再有漏网。”

少林掌门悟幻大师，武当掌门玄鹤真人，在听完龚少侠报告后，更为震惊，对幽灵教徒之歹毒，不禁同声说道：“少侠请放心，本派岂有连是非恩仇都不能分之理。

既然令师妹，是失去记忆之人，怎能怪罪于她。何况，本两派均蒙她解除过危难，这只能归之于天意，天意如此，夫复而言！”

青衫美侠龚钰同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笑面罗刹方芳，都极感动。

这天下午，武当双老，青阳真人及赤阳真人驾到，昆仑派的惠海上人也来了！

要知昆仑惠海上人，乃是潜龙堡主李去非之师，为该派硕果仅存的一位元老。

这位武林耆宿，精神矍铄，把“潜龙堡”周围查视一番说道：“目前群邪静极思动，而幽灵教又近在咫尺，必须派出高手巡逻，并密布桩卡，一俟天下群豪到齐，便即进行歼灭战。”

另外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人多了，食宿必须予以解决。

毫无疑问，这些琐碎小事，全由少林武当派人出来共同担任。

当夜潜龙堡密室中，群侠举行一次秘密会议。

会议的内容，外人不得而知，只知道九月三日这天中午，潜龙堡要将幽灵教徒，所掳去的厉魄四号崂山狮面道人，厉魄三号勾漏山闭眼判官，幽灵九号，十号，十一号，十二号，六个匪徒，一律举行刀劈。

这天正是九月三日，“潜龙堡”上空，愁云漠漠，秋风飒飒，十二个少林和尚，十二个武当道士，押解着六个匪徒，进入刑场。

这刑场，设在“潜龙堡”后面一片旷地之上，六个匪徒，虽是被解了穴道，但那鹿筋绳索，却绑得异常结实，挣扎不断。

崂山狮面道人，首先破口大骂，闭眼判官亦闭起眼睛咒骂不休。

四幽灵垂头丧气，叽叽咕咕，有如梦呓。

一个高大和尚，一脚踢在狮面道人臀部，说道：“贼娘养的，还不闭上鸟嘴，让佛爷行刑，以报杀我掌门之仇！”

另一个硕长道士，却在一旁说道：“大师，如果就是一刀，将他们杀了，难解心头之恨，咱们跟他来个凌迟碎割，你看如何？”

和尚们连声喧佛，道士们也在高呼善哉！善哉！

这时，六个匪徒，面临死亡，虽还在口头逞强，其实早已头颈发软，一人只消一脚，便全部半坐半跪在衰草地上，全都望着云雾山头，一阵无人救助的悲哀，袭上心头，有不少还痛哭流涕。

从僧道中，走出两个行刑者，眼看刀光闪处，这些囚犯便将死亡。

蓦地，嗖！嗖！嗖，一连纵下十余条人影，由幽灵神君领着攻入杀入刑场。

行刑者，见是幽灵神君到来，和尚手快，一刀先将闭眼判官头颅割下，立刻落荒逃走。

跟着潜龙堡中人影翻飞，前来拦截，幽灵神君徐中坚，自然不敢恋战，带着被救下的五人，回幽灵鬼府。

一到鬼府，便将厉魄四号崂山狮面道人，幽灵九号，幽灵十号，幽灵十一号，幽灵十二号，鹿筋绳索解去，各回休养。幽灵十一号，却悄悄溜了出来。

这天下午，金阙公主寝宫，鬼魅般闪入一条黑影，没人帐幕之内，却露出一线月光，向屋中打量。这金阙公主寝宫，仍然是从前那样布置，除窗帘换了颜色外，其余丝毫无变。

就在这时，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从甬道走来。

须臾，房门推开，走进地阙公主樊白玉，和金阙公主一对姐妹。

两人进房之后，即在绣墩上坐下。

地阙公主樊白玉道：“红玉妹，母亲已说得很明白了，你要是李晚香呢，怎会跟我长得如此酷肖？”

世间一切，都可谎言欺骗，但这一点，任何人也将无法改变。

敌人的话，尤其相信不得。——”

金阙公主默默无言，听着乃姐的不断唠叨，从水壶中，斟了一杯开水，微微呷着。

地阙公主貌合神离地说道：“红玉妹，我知道你好久没有出外，显得落落寡欢，听母亲说，父亲仇人又要来杀害我们来了。过几天，咱们不待他们来白烟崖，先杀他个片甲不留如何？”

金阙公主黛眉一蹙说道：“那青衫美侠，也是杀父仇人么？”

“如何不是。”地阙公主悻悻地说道：“他就是什么武林二圣的徒弟呀！专门恃势欺人。妹妹，下一次他如果来了，别让他胡说八道，一下将他宰了，岂不干脆？”

帷幕后掩藏着那人，听得不禁心火徒发，心说：“好丫头，看来你真是毒如蛇蝎，无可救药。”

金阙公主说道：“咱们为什么要从母姓，难道说咱们没有父亲么？”

地阙公主被这突如其来的话问住了，不自觉地说道：“谁说的，咱们当然有父亲啊！”

“父亲是谁呢？”金阙公主迫切地说道：“怎么我从来就没见着父亲？哼！你不要骗我吧？”

地阙公主樊白玉道：“我为什么要骗你，昨天我还去瞧了他老人家呢！”

金阙公主奇怪地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带我去见他？——”

樊白玉知道自己说漏了嘴，心想：“反正她已失去记忆，就让她去见一面有何紧要？”便悄声说道：“爸昔年背叛了妈，是以妈在一怒之下，将他囚禁起来，希望他改过，可是，爸倔强得很，始终不肯认错。”

金阙公主不以为然地说道：“所以啊，就要把他终生囚禁起来，是也不是？”

地阙公主低声说道：“你这样大声嚷嚷干什么？等一下让母亲知道，我又要挨骂了！”

你要是不嚷啊！我就带你偷偷去看他一次！”

金阙公主显得甚是高兴，说道：“姐姐，爹姓什么呢？”

地阙公主道：“他姓李，名叫李璜，后来又改名李去非。”

金阙公主心中“哦”了一声，暗道：“我的名字，定是叫李畹香无疑了！”她心中虽是在想，却未形于色。

这时，屋中静荡荡的，谁也没有出声。

躲在帷幕后的那人，心中却极其高兴，果不出自己所料。潜龙堡主李去非大剑客仍在人间……

念犹未落，却听金阙公主道：“姐姐，你现在就带我去看如何？”

地阙公主微一沉吟，说道：“好吧！”

接着，便听着一阵轻微的步履声，逐渐远去。

帷幕后化装幽灵十一号那人，如鬼魅般现身出来，将“还魂丹”倾入少许在那金阙公主饮水杯内，然后化一缕淡烟消逝。

且说地阙公主樊白玉携着金阙公主，须臾之间，出得鬼府，向后面最后一列石屋行去。

沿途幽灵教下弟子，都向两人行礼致敬。

这一带，显得甚是阴晦，原来照明珠光，甚是微弱，未曾除清的红色蜥蝎，蓦地出现一只，两只，吓得两人芳心直跳。

俄顷，姐妹两人，到达石屋，这里，原来不曾设有守护，自从青衫美侠龚钰一度大闹鬼府外，才派一个教下弟子，以防意外。

那守护之人，见是两位公主驾到，赶快行礼，地阙公主令他交出钥匙，然后暂离开，那人自是唯唯应命。

地阙公主樊白玉把囚牢打开，两人进入石屋。

金阙公主运目一望，一个瘦削老人，偃卧在石地上，地上稀疏地铺着浅浅的稻草。

地阙公主樊白玉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爸爸！你身体更瘦弱啦！”

地上老人凄凉地说道：“玉儿，你好久都不曾来了，今天来，有什么事吧？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睁开双眼，忽然发觉一个形貌与白玉完全相同的姑娘，心中不禁吃了一惊，暗忖：“难道她是畹香么？”

谁知念犹未已，那可怕的事情当真来了，只听另一个少女娇呼道：“爸，你认得我么？…”

潜龙堡主李去非，一听那声音，甚是激动，陡地站了起来，双臂一伸，

将她搂住，虎目中泪如泉涌，哽咽着说道：“晚儿，你也来了！难道你没有跟钰哥哥一起来？”

金阙公主诧异道：“钰哥哥，钰哥哥是谁呀？爸！”

这一来，吃惊的反而是潜龙堡主李去非，他赶快把搂着女儿的手缩回，向后退了一步，厉声道：“晚丫头，你怎么啦？……你不是跟龚钰被二圣带往‘冷云谷’学艺么。”

金阙公主怔怔地说道：“爸，你是说，那剑眉星目的青衫少年？他几日前曾来鬼府大闹，叫我跟他一块走，是的，他一直叫我晚妹！”

潜龙堡主李去非，究不愧是老江湖，一听爱女恁般一说，便知事情大有蹊跷，叹口气道：“晚儿，你大约已失去了记忆地阙公主樊白玉不愿其父把这问题说下去，拉着金阙公主之手，往外面走，口里喊了声：“再见！”

“见”一落，便朝囚房外面行去，将钥匙掷给那位看守。

这一双同父异母姊妹，离去不久，那看守者，只觉得眼前一花，便失去知觉。

石牢咿呀一声，屋门开处，现出一个身披披风，胸前绣着幽灵十一号的精壮汉子。

潜龙堡主李去非正在冥想心事，陡觉有异，一见这人装束服式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尔来此何意，难道是那贱人命汝来杀害我的，好吧！我早就希望获得解脱，朋友，还不前来动手！”

那玄衣汉子，忽然热泪纷披，低声喊道：“伯伯，我是钰儿化装到此，前来救你——”

潜龙堡主李去非闻言耸然动容，说道：“你真是钰儿么？能见到你，我太高兴了。”

适才晚儿与白玉来此，似已中了敌人暗算，失去记忆，你还是先救她吧！”

青衫美侠龚钰断然说道：“伯伯，天下武林群侠，全集‘潜龙堡’，重九日，便将举行卫道歼魔之战，你老人家且先回去，钰儿还要留在魔窟，疗治晚妹失去记忆病症。伯伯，你老人家务必从权……”

潜龙堡主李去非，见龚钰一片真诚，也就不忍过拂其意，要知一个人，当他完全绝望，自然不免生出消极厌世之心，一旦有了半分生机，他还是愿意活着。

龚钰见老人家不再坚持，除以本身功力助他恢复体力外，并将那幽灵教派来守护的弟子衣物对换。

潜龙堡主李去非化装成幽灵教下弟子，自然毫不费力地便出了鬼府。

他这一重见天日，不禁感慨万千，同时，心中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，一阵星跳丸掷，朝云雾山下飞奔而去。按下不提。

且说幽灵教新任教主桃面妖狐樊素素，自从白发红颜驼背姥姥，及东海肉球剑客裘异，带着教中凶魂厉魄，突袭“潜龙堡”，遭受到重大挫折，死伤甚众，而且几乎全军尽没，检点教中高乎，凶魂二号玄阴毒叟谢雨苍，死在武当杂毛天罡剑阵，凶魂三号寒冰毒叟秦镇山已告失踪，现在只剩下凶魂一号一人。

七厉魄先后阵亡的有长白双雄，青海红发头陀，勾漏山闭眼判官，只剩下大漠秃鹰那占魁，阴山九指毒丐顾云，崂山狮面道人三位。

三十六幽灵死亡更重，如今，只残存着幽灵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。

幸而自己派人网罗黑道中不少高手，现在已来了太湖五杰，崆峒双怪，燕山七邪，桃花坞蛇蝎娘子，长安公子封云龙，乌峭岭六丑，金佛寺佛面狠心胖瘦二佛。

仍觉实力不够，复又派凶魂一号赴白云山‘千瘡爷’恭请其师祖万毒之王前来。

跟着都兰上人万化神魔也闻讯赶来。

白烟崖上，一时妖气冲天。

第十二章 潜龙脱困

且说幽灵鬼府，群邪毕至，众魔咸集，大块肉，大碗酒，显得好不热闹。新教主桃面妖狐樊素素，坐在森罗殿上，满面春风，大有看我多骄，黑道英雄尽折腰之慨。

这女魔头并不以此为满足，为了加强实力，经过彻底检讨，认为该教目前有重行改组必要。

于是，显出了她的如炬眼光，和卓越见解，赢得该教一致赞扬，衷心拥护。

幽灵教改组后的阵容如下：

教主：桃面妖狐樊素素。

副教主：幽灵神君徐中坚。

总教练：万毒之王，都兰上人，长春仙子。

总监察：肉球剑客裘异，白发红颜驼背姥姥罗冰心，地阙公主樊白玉，金阙公主樊红玉，万化神魔余化。

刑坛香主：飘渺夫人莫毓瑶。

三凶魂：一、百尸毒叟姜长贵。二、佛面狠心胖佛。三、瘦佛。

七厉魄：一、大漠秃鹰那占魁。二、九指毒丐顾云。三、崂山狮面道人。四、桃花坞蛇蝎娘子阎玉姣。五、白无常孔一飞。六、崆峒大怪霍勿邪。七、崆峒二怪霍时正。

三十六幽灵：除原有十名外，并将太湖五邪，黄河大蛟，乌峭岭六丑，燕山七邪，长安公子封云龙，无影儿葛萍，一律收纳。

这一来，幽灵教声势，显得无比庞大，足可问鼎武林盟主宝座。

新的气象，给幽灵教带来更多更大的野心。

一连两天，全教上下都在忙着开会、编组、练武，煞有介事地忙碌着。

在秘室里所召开的会议，自然由妖狐主持。

会议中，长春仙子苏雪红提出意见：“认为云雾山白烟崖地势险阻，最利以逸待劳，使天下群豪久持不下，必然师劳无功，那时再出奇兵击之，必获全胜。”

这真是一个恶毒的意见，化装后的青衫美侠龚钰，为之大吃一惊。

幸而，她的计谋，曲高和寡，非为群邪所欢迎，尤其都兰上人，肉球剑客裘异，白发红颜驼背姥姥，更是主攻之流。

这也难怪，他们全都吃过青衫美侠的苦头，是以有点沉不住气。

幽灵教主桃面妖狐樊素素，她以首脑的身份，采纳了后者。

会终人散。

金阙公主樊红玉，回到了寝宫。她这时口渴得紧，端起桌上的冷开水，仰着螭蛟般的粉颈，咕嘟一声喝入肚内。

她觉得今天很累，那些应邀而来的黑道中高手，全是些凶眉恶眼汉子，要不就是满身邪气的女人。

她一个也看不顺眼，而母亲却与这些人沆瀣一气，她心中自然地产生一种反感。

加以“还魂丹”的功用，使得她依稀记起，在未进入幽灵鬼府前，曾偃卧在一处山谷，全身疼痛不堪，由那位东海肉球剑客将自己送上白烟崖来。

他那时，并不曾呼自己为金阙公主啊！

金阙公主这一名称，好像是自己来到鬼府以后才被人如此称呼的。

心想：“难道自己当真名李晚香，而不是樊红玉吗？”

金阙公主樊红玉，自从脑海里有了这问号存在，便不觉陷入沉思之中。

但她深知这干系非小，虽是对自己的身份，有了疑惑，却仍若无其事，以免启入疑窦，她希望能够再见到那位青衫美侠少年，从他的口中，也许会发掘许多有关自己的秘密。

就在她不断沉思之际，房门上一阵急促剥啄声，把她惊觉。

她知道别人不会来这寝宫的，除非姐姐白玉，或者母亲？

于是她带着笑容，将房门拉开。

站在外面的地阙公主樊白玉，带着一脸严肃之容，说道：“红玉妹，你知道么？爸爸业已暴毙牢中，守卫那弟子，业已畏罪潜逃——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拉着金阙公主向屋内行走。

金阙公主想起父亲的慈容，不由滴下了两行鲛泪，地阙公主亦是泣然。

金阙公主悲凄地说道：“不管爸爸生前跟母亲恩怨如何，但他毕竟是咱们父亲，何不前往瞻仰一下他老人家的遗体？”

地阙公主樊白玉摇着头道：“我本来也有这个意思，母亲却坚持不肯，她说，她不能让自己的家务事，让新入教的高手们知悉，因为这将有损于她老人家尊严。——”

金阙公主悲哀地道：“白玉姐，母亲这样对待父亲，是否有点过份？将他幽囚一生，也就罢了，还要让他死后变成孤魂野鬼。……”

她越说越是呜咽不能成声，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为人子女者……生…不能…奉…养…以承欢……没不能…披麻以尽孝…敛…不…凭…其…棺…实不…临…其穴……”

说到伤心之处，更是嚎啕大哭。

地阙公主樊白玉道：“红玉妹，你错了，说实话父亲被囚，距今也不过四个月。……”

金阙公主诧异地道：“如此，他以前又在哪里？……”

地阙公主樊白玉深悔自己一时失言，怎能将这些话告诉于她？遂支吾其词，说道：“红玉妹，我也是昨天才听母亲告诉我的，关于父亲以往之事，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呀！”

金阙公主樊红玉，虽是一个失去记忆的人，但她仍具有判断能力，认为其姊姊白玉所云，全是托词，一声冷哼，涌至喉头。

但她眼球一转，觉得既是事有蹊跷，自己更应保持头脑冷静，一旦拆穿，非但无益，而且有害……

如此一想，脸上神情，顿又恢复平时迷惘之态。

地阙公主知她神智时而清醒，时而昏迷，料是脑疾如斯，

嘱她及早休息外，便悄然退出。

金阙公主待樊白玉一走，便仰卧于床榻之上，先是仰望天花板怔怔出神。

接着微吁一声，身形一侧，面向着床里，闭目假寝。

她此时，脑际思绪潮涌纷歧，对于自己迷离梦幻般的身世，简直如坠五里雾中。

她不禁想起不久之前，自己两手染满血腥，曾经杀戮过不少武林高手。

至今想来，那些被杀者，莫不流露出一种英风侠气。远较幽灵教中，那些凶眉恶眼，一身淫邪之人可敬得多，自己竟服从白玉姐指挥，将他们的血，

染在我那柄牟尼剑上。

唉！我当时宛如着魔一般，一种无由的歉疚，涌上心头，不禁越想越烦，暗暗叹了口气。

她辗转反侧，心乱如麻，陡地飘身下床，执笔疾书，涂了两句，便又将笔一扔，倒在床上，沉声一叹！

朦胧间，她好似已然入睡。

一阵飒然风响，从外面飘进一人。

那人身着玄色披风，前胸绣着幽灵九号。原来他已从十一号改编为现在的代号。

这黑衣人，当然就是青衫美侠龚钰，他自从将潜龙堡主李去非伯伯，救出鬼府之后，对自己行踪特别小心。

他的任务是来暗中医治李婉香，也就是被人呼为金阙公主的。

他怀着一腔悲愤和忧虑而来，脑筋不时发出警觉讯号，要他时刻留意自己的言行。

今天，他又冒着奇险掩进了公主寝宫。

一阵轻微的鼾息声传来，使他感到天赐良机。心中甚喜，迅即从怀中掏出药瓶，将“还魂丹”倾入茶杯内。

他忽然发现桌上有一张素笺，拾起一看，原来是婉妹的手笔，字迹写得很潦草，一看，便知是在心绪烦乱时所写。

再仔细就着壁上珠光一瞧，那素笺上面一共二十二个字。如此写着：

“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，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……”

青衫美侠龚钰，略微过目，便已看出婉妹记忆力恢复，颇有进展，不禁喜形于色。

于是，他悄悄来到榻前，望着婉香眉黛含愁，香匀素面，一片绿云洒落枕畔，犹自发出呓语：

“我是谁？……我是谁啊？……”

那声音，虽是在睡梦中，尚且听得出来，她已对自己的身世，感到疑惑，其中混合着痛苦与迷惘。

龚钰用手微抚着她的秀发，然后一声长叹，便又消失。

且说潜龙堡主李去非，被青衫美侠龚钰救出囚牢，将看守的人员点了死穴，把衣服互换之后，混出鬼府，向山下疾奔。

一个刚刚获得自由的人，对外面的天日，以及山石草木，都分外亲切，潜龙堡主李去非便是这样。

这位武林三大剑客之一，在一种激情冲动之下，步履如飞，盍茶时间，便已奔下云雾山，朝着自己的家——潜龙堡飞驰。

当他抵达堡门，发现有四个灰衣和尚，和四个蓝袍道士，各执兵器，警卫森严。

李去非大踏步，向着堡门行去。

陡地伸出四支长剑，和四根禅杖，拦阻去路，而且嘿嘿地一声冷笑，道：“恶贼，你胆子倒真不小，竟敢闯向堡内，当真不把咱们少林武当以及天下群侠放在眼里？”

话声才落，便一杖向着来人击去。

李去非虽是著名剑客，但这守门的和尚功夫却也不弱。

他是少林七十种绝技之一的行者棒使出，一招“金刚伏魔”，杖影挟

着劲风，飘风般砸到。

李去非身形一晃，闪避开去，和尚大怒，说道：“嘿！当真有两下子，怪不得竟目中无人。”

“人”字未落，又是一杖扫去。

李去非心知误会，急切说道：“大师，我是潜龙堡主李去非啊！”

和尚哪会听他说话，抡着禅杖，又是一杖急袭而去，杖影如山，劲风扑面。

李去非旋身错步，骈食中二指，作横划式，指影一闪，便将和尚禅杖一点。

他是以四两抵千钧的手法，登时禅杖被荡开数尺，和尚虎口发麻，面色紫涨。

其余和尚道士，见来人仅是末流脚色，这是他们根据幽灵教眼见判断竟恁般厉害，如果让他进入堡内，须知面子难堪。便一声吆喝，刀杖齐举，将李去非围住，全向他要害处招呼。

好汉架不住人多，潜龙堡主李去非大惊，一声清啸，振臂升起空中。

其中两个道人，一个和尚，因悲前掌门人死得太惨，急于复仇，也以一鹤冲天，跟踪飞升追袭。

李去非心知自己身形如果下坠，便将难逃一杖或一剑之厄。

赶紧猛吸一口真气，双脚一踹，一式“神龙掉尾”，斜飞两丈。

和尚们惊“噫”说道：“‘云龙八大式’，这小子是昆仑的叛徒。”

就在这时，堡内发出两声长啸，如同疾矢般射出。

一个扇涌狂飏，一个带卷寒涛，凶巴巴地向着来人卷去，李去非认得这两人是谁，大声呼道：“天衡弟，难道你不认识我了！”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笑面罗刹方芳，听来人声音好生熟悉，硬将击出去势子活生生后撤，站定身形一看，又同时发出惊喜呼声，道：“李前辈，是你回来了！”

立即上前见礼。

守住堡门的四个和尚四个道士，这时才悟出来人竟是本堡堡主，不禁对自己适才鲁莽，感到赧然。

何天衡立即拉着李去非向堡内行去，方芳随后。

此时，武当的玄修道长，以及少林悟幻大师，亦跟着迎了出来。

蓝衣书生悄悄告诉潜龙堡主说道：“前辈，令师惠海上人来了呢！”

潜龙堡主立即要何天衡给他衣衫换过，拜见师父。

惠海上人见失踪已久的爱徒得以归来，心中自是甚感欣喜，接着便问起了是如何脱困的。

潜龙堡主向大厅环视一瞥，这时他始发觉天下各门各派的名宿高手，来得不少。

这些人，他全认得，除在堡门所见的少林掌门悟幻大师，及武当七剑中的玄修玄妙道长外，另外还有武当赤阳、青阳真人，以及该派掌门玄鹤道长，华山妙新庵主，峨嵋觉了禅师，青城青霞道长，落英剑客，崆峒苍虚真人，点苍白云真人，邛崃掌门神拳无敌褚公权，仙霞一剑姚奇，沅江渔夫佟士杰，赛扁鹊柳亚元，天台病书生阮无义，天山降魔上人，泰山金枪戴笠，雪山圣尼，巴岳茶客卢不同，昆仑掌门大慈神僧。

小一辈的，除少林武当七十二僧道外，另有蜀中一龙长子银瑞庭，红石

堡主沙净之幼弟沙千里，湖南前振威镖局紫弓金弹掌珠熊静怡，已故荆山樵子爱女赵紫娟，逍遥散人遗孤司马紫燕，衡山大愚禅师，再加上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笑面罗刹方芳，和已深入幽灵教总坛的青衫美侠龚钰，业已有百余人之多。

但他却没有看到邛山烟叟，和自己老妻青凤张茜，方欲发问，便闻大厅门口踢达一声，现出一个灰色长衫年约六旬，四方脸，一络海口短须的老者。

这老人嘴里咬着一支乌黑旱烟管，不正是自己所想念的邛山烟叟于伍是谁？

两人眼光一接触，邛叟大声嚷道：“李老弟，你这样躲在贼窝里可享福啦！”

潜龙堡主李去非苦笑一下，道：“于大哥，难道你还不了解小弟，如果不是令徒钰儿前来救援，恐怕我现在还是囚犯哩！”

邛山烟叟喷出一口烟圈，说道：“那么，你何不当着天下侠义英雄，将你在鬼府中的遭遇及遇救情形，向大众简单报告一下，也好让咱们对幽灵教徒多有所了解！”

潜龙堡主李去非，便从自己于三月间，在豹隐山庄，被桃面妖狐，以迷魂药粉，将自己掳去，如何从千桃谷移往幽灵鬼府，如何曾遇爱女李晚香，她已失去记忆，只知自己是金阙公主，如何被青衫美侠混入囚牢，将自己救出，言罢，不胜唏嘘。

厅内群豪闻，也都黯然。

昆仑惠海禅师宣了一声佛，说道：“佛门最重因果，只因汝昔年一时不慎，误结孽缘，事过二十年，仍然难获天赦，弄得这般地步，而且竟牵连上整个武林浩劫……”

雪山圣尼口中念了声“阿弥陀佛”，说道：“人定胜天，天亦能胜人，武林浩劫，三年前，阿尔泰山老菩萨，已在为消除劫运而煞费苦心。但到头来，在劫者依然未能得免于难，又岂能怪罪令徒？”

天台病书生阮无义咳嗽一声，说道：“天下侠义道精英，虽已荟萃于此，但据在下所知，幽灵教中亦增添不少高手。

例如都兰上人，长春仙子，以及黑道中高手，几乎全都现身于白烟崖。

咱们人手虽众，却缺乏组织和指挥，一旦真正作起战来，必然显得紊乱。

大家既是为着除恶务尽的宏愿而来，咱们应推出一个老谋深算，足能统筹全局之人，发号施令，不如在座诸位意下如何？”

少林武当两派掌门，首先附议赞成，群侠亦跟着纷纷响应。

经推选结果，自然以德高望重的昆仑派掌门大慈神僧为这次荡魔大会的主持人，雪山圣尼，以及巴岳茶客卢不同为副。

宇内三奇，自是推辞不得，除将“潜龙堡”四周警卫加强戒备外，并静候青衫美侠办妥任务归来。

……

秋风起前白云飞。

草木摇落雁南归。

转瞬便是九月七日，这夜，明月涌升，星辰闪烁。

云雾山头，黑影幢幢，鬼魅般飞下数十条人影，扑向潜龙堡。

堡中碉堡上，早已发现大批敌人来犯，立时传出警讯。

大慈神僧，令将所有桩卡，全都退入堡内。

自己则带着宇内群侠，缓缓步出庄门。

抬手一望，只见数十黑衣教徒，簇拥着一个头戴帝冕、身穿九凤朝阳黑色缎袍妖艳妇人姗姗而来。

惠海上人低声宣佛，并在大慈神僧面前说道：“禀掌门人得知，这幽灵教教主一职，竟是桃面妖狐这女魔改任——”

大慈神僧目射神光，向那幽灵教教主樊素素道：“施主，今夕带着一众高手，来此‘潜龙堡’意欲何为？”

桃面妖狐樊素素，闻声娇笑，妙目横波，说道：“大和尚，你这不是明知故问么？本教总坛设在白烟崖，而你们却啸聚于此，其企图，是在与本教为敌，已属显然，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鼾睡。再说，这‘潜龙堡’，乃是敝友李璜产业，本教主业已当面受托前来接管，大和尚难道还想强占民房不成？”

邛山烟叟一捋项下短髭，呵呵地笑道：“好一个不识羞耻的骚狐狸，满口胡言，枉为幽灵教一教之主。”

桃面妖狐樊素素柳眉一掀，脆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于大侠口口声声谓我满口胡言，但不知是有何根据？”

“根据么？多着啦！”他说到这里，吸了一口旱烟续道：“譬如教主适才曾云：‘这潜龙堡，乃是敝友李璜产业，本教主业已当面受托前来接管。’可有这话么？”

“然。”

“如此，你尽可要那朋友出面得啦！何必……”

桃面妖狐不待邛山烟叟话完，便插言道：“可惜敝友不幸于三天前去世也——”

邛山烟叟仰天呵呵大笑，说道：“本侠为教主弥天大谎，感到难过，据于某所知，这‘潜龙堡’主李去非，从未离开本堡一步。”

他这话，使得所有幽灵教下徒众，莫不惊讶，尤其是桃面妖狐樊素素与她身旁的地阙公主更不相信，说道：“于大侠也太会开玩笑，要知人死不能复生，阁下虽会玩障眼法，恐怕也未必能教死人再还魂吧……”

邛山烟叟向大慈神僧说道：“拟请令潜龙堡主李去非大侠出列作证。”

大慈神僧白眉一轩，命令道：“今为证实双方谁是谎言者，李堡主去非速即出列。”

这话一落，果然从人丛中走出一个身材颀长，苍须飘洒，年约四旬的中年汉子。

这人一现身，桃面妖狐樊素素惊凛不已，双颊桃红陡然褪尽，涌泛铁青。

潜龙堡主李去非，双眉一挑，面上流露着无限悲愤之色，说道：“你这贱人，何等心毒，你不但害了我全家，而且还让天下武林同受其害，亏你说得出口，还自称是我好友！今宵，如不让你血溅青锋，实难消心头之恨！贱婢，你要是有种，就出来吧！”

桃面妖狐樊素素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我一念之仁，没有将你杀掉，让你逃出，居然大言不惭，不思报德——”

她说到这里，环顾左右道：“给我拿下！”

崆峒大怪霍勿邪，手横长剑，抢先纵出，残眉一掀，说道：“久闻阁下以剑术驰名，霍某敬领教益！”

潜龙堡主正待答话，从晚一辈少侠丛中，走出一个面如冠玉少年，身着

白缎绣花对襟短打，脚登虎头靴，背上斜插两只精钢铜，英气勃勃，气宇轩昂，两道入鬓眉一挑，向着李去非道：“李前辈，杀鸡焉用牛刀，收擒这类么魔小酷，还是由晚辈效劳吧！”

潜龙堡主叮嘱道：“双怪，乃崆峒叛徒，功力甚深，且为人凶残阴狠，少侠务必留意！”

言讫退下。

红石堡主沙千里，从背上掣出两支铜铜，微一相碰，便发出金铁相触之声，说道：“恶徒，尔等杀我兄长之仇，本少侠今宵誓在必报，还不亮出兵刃。”

崆峒大怪霍勿邪怪眼一翻，嘿嘿一声阴笑，说道：“娃娃，这是你自己找死，怪得谁来。”

“来”字甫落，便震腕削出一道银虹，势如风飘。

沙千里朗朗一笑，说道：“老怪，废话少说——”

他口中虽是在讲，手中双铜立化“双龙出海”，黄光一闪，一铜横封，一铜捣向霍勿邪“笑腰”穴。

剑铜相触，立时爆起一串火花，沙千里双铜一沉，心说：“这魔头臂力惊人。”

左手铜原式不动，右手铜趁一荡之势，化作弧形，如石火般奔向老怪“肩井”穴。

霍勿邪知道对方功力不如自己，方自嘿嘿一笑，谁知笑容未敛，倏见黄光已奔向左肩。

来得太快，闪已无及，老怪大惊，赶快沉肩错步。

饶他应变奇速，左肩仍被铜梢扫中，一阵火辣巨痛，激起了他的怒火。

一时之间，剑如雨发，全是厉害杀招，将红石堡主沙千里罩入重重剑幕之内。

大怪霍勿邪没有想一时失算，输给一个乳臭未干少年，如不将他料理，自己一世凶名，便会付诸东流。

沙千里为兄报仇，经过半年苦练，已非昔日吴下阿蒙，把一套家传铜法的威力尽量发挥。

但见两条金龙飞舞，道道银虹迸射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闻两声惨叫，大怪霍勿邪，一剑划伤了沙千里左腿尺多长一条口子，殷红的鲜血，洒满一地。

大怪霍勿邪更惨，右目被千里铜梢点中，眼珠已碎，痛得昏死过去。

双方各将受伤之人，扶回阵内包扎伤口。

二怪霍守正见乃兄负伤，而且跌翻在一个少年手中，羞怒交加，虎吼一声，便绰剑上场，怒喝道：“还有哪个小子上来领死？”

司马紫燕娇叱一声，说道：“恶贼们，还我父亲的命来——”

声到人到，玉腕一沉，子母离魂剑，蓦地施展开来，这是宇内五奇逍遥散人司马无忧独门武功。

崆峒二怪惊噫一声，心知遇上强敌，倒也不敢大意，立即收敛心神，把一套崆峒周天剑法使出，银虹乱窜，招式猛辣至极。

司马紫燕展开了家传轻功“逍遥游”，右手母剑，震出朵朵金花，护住全身，左手子剑，抖腕满空掠飞，不时从二怪霍守正剑幕内透入一道金霞，疾袭要害。

这两人，一个以功力见长，一个以奇妙的招式取胜，一上手，便是五十招过去。

站在一旁的巴岳茶客卢不同说道：“燕儿功力已然突飞猛进，真所谓虎父无犬子——”

幽灵教主樊素素，对这崆峒二怪的功力，知之甚深，怎的今晚一上场，全都失常，连一个黄毛丫头都收拾不下，太湖五邪，黄河大蛟，面上却露出轻蔑不忿之色，心说：“这些脓包，也配列名七厉魄！”

五十招一过，二怪更形狼狈。

原来司马紫燕，仗着特异轻功，配合子母离魂剑，满场游走，子剑嗖嗖，母剑霍霍，举手投足之间，妙招迭出，霍守正全身剑伤累累，而无法撤退。

又是二十招过去，司马紫燕玉腕倏沉猛摆，子剑呼地一声，一招“母子相倚”，划了一个九十度半弧形，插入崆峒二怪腹中，一声惨叫，血如喷泉飞洒，紫燕子剑抽回，霍守正立即倒地毕命。

紫燕姑娘将子剑血迹在小蛮靴上拭去，向着玉立桃面妖狐身旁的地阙公主，冷冷地说道：“贱婢，汝只知支配别人杀戮侠义领袖，罪不容诛，要是有种，何不下场来见过高下。”

地阙公主樊白玉脆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本公主何等身价，你岂能配与我交手——”

“哈哈！”司马紫燕仰天狂笑，说道：“想不到汝竟是这般厚颜无耻，一个骚狐狸之女而已，也居然端起架子——”

桃面妖狐桃面飞霞，哪堪爱女受此侮辱，说道：“谁能生擒此女者受重赏。”

话音才落，人丛中已响起一声俏笑，只见一道红影，飞落场心。

且说那红影一闪，俏笑声里，飞落场心，现出一个身材丰满，蛇腰隆臀的一位妖冶妇人。

这妇人，也是最近才投效幽灵教，而被编入厉魄四号的桃花坞蛇蝎娘子阎玉姣。

她莲步微移，面含诡笑，说道：“你大概就是司马无忧那

死鬼的女儿吧！子母离魂剑，倒真有几成火候。我蛇蝎娘子不揣冒昧，特来领教几手——”

话声一落，掣出一支蛇形剪，月光下，显出闪闪金辉。

这也是奇门兵刃，蛇蝎娘子曾仗以成名，巴岳茶客卢不同知紫燕姑娘，已是疲态之师，怎当强敌？心中方自着急，天台病书生阮无义呵呵一笑，一摇三摆地走了出来，说道：“紫燕姑娘，这妖妇与我有一段过节，请退下如何？”

紫燕姑娘自是不好推拒，向蛇蝎娘子瞪了一眼，然后说道：“既是前辈吩咐，自当遵命。”

“命”字一落，立即姗姗退下。

蛇蝎娘子阎玉姣娇笑一声，说道：“病鬼，别人怕你弹指神功，我阎玉姣么，嘿嘿，却丝毫不把这点放在眼里！”

病书生哈哈一笑，从怀中摸出一把两极折扇，这扇子一面黑色，一面红如珠砂，说道：“久闻桃花坞蛇蝎娘子‘追魂毒蕊’，与贵教主桃面妖狐的‘断魂桃花，无独有偶，小生这点微末之技，算得了什么？”

阎玉姣得意地一笑，说道：“呆子，算你见多识广，只要你能接下姑奶

奶一招‘轻薄桃花逐水流’，便会给你重赏——”

天台病书生“呸”了一声道：“要战就战，谁耐烦受你的重赏！寡人虽有疾，但寡人绝不好色！”

话声一落，刷地一声，折扇张开，攻出一式“乌云蔽日”，寒涛陡涌。

蛇蝎娘子扭腰错步，一声俏笑，蛇形金蛟剪漾出一道金霞，一引“天孙剪锦”，向着病书生阮无义右腕奔去，招式诡异。

病书生沉腕一抖，摺扇猛闪，化劈为点。

两人一触即分，旋又缠战一起。

且说幽灵鬼府中的幽灵九号，临时诈称有病，被命留守。

而金阙公主呢？桃面妖狐见她神思恍惚，也没有要她同行。

她自从一连服下两次青衫美侠龚钰暗中给她的“还魂丹”后，更能想到她那天是从幕阜山巅坠下。

同时，她依稀忆起了曾经在山上悲哭，好像因为自己曾受重大刺激，究竟为什么？竟是一点影子也记不起了！

根据这些新的记忆，更给她证实了自己与樊素素并无母女关系，她自从有了对自己身世的疑惑，便对一切事物留心，从旁观察，她已能辨别出母亲，对她毫无深情，而且有时还掠过一丝仇恨之色，这使得她芳心为之颤栗。

姐姐白玉又如何呢，言词闪烁，行不由衷，她什么都永远较自己知道得多些，而且有一种貌合神离之感。

反而是那青衫少年，对自己有着一种无比的关切，难道他是自己的亲人么？

想到这里，不禁心头有如小鹿乱撞，她此时，真希望再遇上他。

可是，人家为着自己，深入龙潭虎穴，险些陷身鬼府，看来，他是再也不会来了。

她在一阵胡思乱想之后，便叹息一声，倒在床上假寝，不知不觉闭上眼睛。

她忽然觉得有人闯进了自己的寝宫，那人步履竟没有带出些微声响，武功似乎远在自己之上。

她睁开一线目光，微微一瞥，她发现那人身披黑色披风，并不是什么青衫少年，顿时心中涌起一片杀机。

不过，她好奇之心陡起，倒要看看这家伙究存何种心意？

于是，她仍假寝，故作不知。

那人似乎对这房间，极为熟习，向自己睡卧之处，瞥了一眼，即走向桌旁，端起桌上自己吃过的半盏冷茶一饮而尽，然后从怀中掏出一只药瓶，将药末倾入杯中，然后再在壶内斟上半盏热茶，放回原处。

金阙公主心想：“难道他是来下毒药么？自己与他无怨无仇，为何要害自己？”

她正不断闭着眼睛冥想，似乎那人已一步一步走向自己床前，她不由大怒，暗忖：“这贼人太已可恶，既想将我毒害，复想玷辱我的清白，哼，只要你敢，姑娘要将你寸磔凌迟……”

念犹未落，那人已抵床前，向自己注目良久，缓缓伸手触着自己枕畔秀发，金阙公主心头一阵狂跳，正想要摸出牟尼剑将这人杀死，忽然一颗晶莹的泪珠，滴在自己前额，跟着传来一声沉叹，轻轻地道：“赛扁鹊柳哲元医生曾经保证，这‘还魂丹’，只消服下三次，便能使你记忆恢复，然而，畹妹

啊！你已服了两次，怎能不见起色……”

说罢，又是悠悠一叹！

金阙公主这时已听出这人声音，正是那青衫美少侠，她已等候了多日，原来，他仍经常出现在自己身边，她知道凭自己武功，是将他拦截不住的。

趁他出神落泪之际，陡地一个鹞子翻身，向门口落去，时间，距离，她却计算得颇为精确，因此不偏不倚正好落在寝宫门口，横出钥匙将门锁上，然后回过头来道：“青衫美侠，原来你竟是去而复返，一再潜入本公主寝宫，是何意图？”

龚钰见对方已识破自己行踪，先是一怔，继之大喜，说道：“畹妹，原来你并未睡着！”

“不管你对我如何称呼，本公主决不介意，是的，我没有睡着。”

“那么，我的一切行动你都看到了？”

“这还用说！”

“如此正好，我早就想过，迟早总会有这么一天！”

“在你未说明来意之先，青衫美侠，桌上那杯茶，请你先喝下去吧！”

青衫美侠龚钰闻言一怔，莫知所措。

旋即剑眉一掀，毅然说道：“不行，那茶中我已下了药，是用来疗治你丧失记忆之症的，其间经过不少波折和困难，才经盖代名医赛扁鹊炼成，你已服用两次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！”

金阙公主颇为感动，试探着说道：“安知你所言是虚是实？按照常理推论，本公主失去记忆，何劳别人操心，你这样两次三番潜入我的卧室，未必无谋害之意！”

“你疑惑那杯中所倾注的乃是毒药！”

“然。”

龚钰叹口气道：“我这种举动，自然难免要启人疑窦，畹妹，我不怪你！”

“你这种不着边际之言，是难以令人见信的！”

龚钰心头有着无比委屈，说道：“你如何才能相信呢？”

“这要问你自己！”

“问我自己？”

“是的，问你自己！”

龚钰被迫无法，陡地仰首狂笑，幸而这屋门紧闭，音波传不出去。

金阙公主说道：“这有什么可笑？”

龚钰道：“畹妹，就算你是金阙公主吧！如果我是怀着恶意而非善意而来，试问你在连续喝下两次毒药之后，还能活着？这是一。其次，当我在你熟睡之际，只消举手投足，你便早已香消玉殒，还用等到现在？”

金阙公主黛眉一蹙，淡然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话虽说得不错，安知不是遁词？你说本公主曾经服过你两次药粉，乃是善意，但毫无证据，——”

龚钰急切地说道：“畹妹，我且举出两点，你便知道我所言不虚了！”

第一次，你服药是在石牢探过令尊之后，那杯开水，也是你临行前所喝剩下的半杯，也许还记得吧！

第二次，是在传出谣言令尊已故之日，你总该记得那天你心烦意乱不能入眠，曾经骂过这么两句：‘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，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！’——”

金阙公主陡地面色一变，身形一晃，便来到龚钰面前，手上红霞闪动，

牟尼剑指着龚钰腹部，说道：“青衫美侠，你今天得说出你与我有何关联？否则，便会血溅五步。”

因为青衫美侠适才所言，确是事实，她哪得不诧异？

龚钰先是惊得吓了一跳，继而一想，便又坦然，说道：“畹妹，你用不着着急啊，我们的关系，你即使不问，我也要告诉你的！”

“别婆婆妈妈的，快说吧！”

“好！我说，我与你同是武林二圣之徒。……”

“你是说我们是师兄妹！……”

“要不，为什么我们两人都会‘七绝大挪移法’呢？”他先不回答，如此反问。

金阙公主无言可答，接着她又想起另一个问题，说道：“青衫美侠，你适才似乎这样说过，家父之故，乃属谣言，这话如何解？”

她把牟尼剑收了起来，揣在怀中，同时态度，也有一百八十度转变。

龚钰却向椅上一坐，说道：“当然那不是真的。”

这一下，轮到金阙公主吃惊了，说道：“你是说，家父还活着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然而，那石牢中死者又是谁呢？”

“幽灵教中一个弟子——那个守护者。”

“这样看来，又是你的杰作？”

“那是我来幽灵鬼府中的第二任务。”

金阙公主不再言语，莲步微挪，便走到那张桌畔，举起残茶半杯，香唇微启，喝了个半滴无存。

龚钰激动地说道：“畹妹，但愿你能迅速恢复记忆，赛扁鹤柳哲元不会吹牛！”

金阙公主服药之后，迅即盘膝运功，加速药力运行，暂且不提。

回书再说蛇蝎娘子与天台病书生大战二百回合，一时难分胜负。

幽灵教主桃面妖狐，这才知道此次集中天下侠义道，远较历次实力庞大，如果硬拼下来，自己这方面，在万毒之王未来之前，必然失败，今宵既然仅属试探性质，还是早撤为妙，以免减弱实力，……

就在这时，蛇蝎娘子蛇形金蛟剪，一连攻出三招杀着，把天台病书生迫得一连后退三步。

然后从革囊中摸出一把“追魂毒蕊”，用满天花雨法打出，但见一片红色光影，向着病书生袭去。

阮无义哈哈一笑，摺扇倏张，一连十余扇，全部卷得无影无踪。

蛇蝎娘子俏笑道：“慢得意，接接这个。”

病书生双眸一闪，只见对方这次一蕊连着一蕊，分三线飞来，而且走着弧形。

病书生阮无义，两极摺扇，舞得风雨不透，一阵狂卷猛扫，总算把蛇蝎娘子“追魂毒蕊”勉强应付过去。

谁知妖妇指缝间还挟着一枚毒蕊，故意用手一理云鬓，趁对方不注意，猛地挥出。

那一枚毒蕊，其细如毛，不带半点声息，疾飞而出。

阮无义顿感左臂一麻，如被蜂螫，心知着了暗算，然已闪避不及，立即自封穴道，右手扣指疾弹，蛇蝎娘子一声脆笑，道：“你如果妄用真力，何

异自速其死。”

话声未落，人早已振袂飞回队中。

幽灵教主桃面妖狐樊素素立即见好就收，说道：“今宵之事，暂时罢手，三日内，尔等不妨三思，凡是与本教真正为敌者，管教他暴尸云雾山下。”

言罢，低喝一声“走！”黑衣人簇拥着她如一股黑风，瞬息无踪。

雪山圣尼低宣一声佛号，说道：“神僧，这妖妇太以狡猾，一见情势不利于她，便见机颺然撤去，如让她卷土重来，则吾人危矣。”

大慈神僧白眉一皱，说道：“圣尼之言，固属有理，但自古邪不胜正，一俟时机成熟，凡是在劫者，必然难逃，就让他们撤去吧！”

就在两人对答之时，赛扁鹊柳哲元已给病书生服下解毒圣药，并用磁石将“追魂毒蕊”吸出，流出一些黑色毒液后，立即痊愈。病书生自是称谢不迭。

不言群侠返回堡内休息，且说幽灵教徒如一阵狂风卷回鬼府，桃面妖狐樊素素，回转鬼府寝宫，不禁心中正在纳闷，这万毒之王，怎地还不见来。

忽然门外哈哈一声狂笑，道：“老夫一步来迟，未能参与今宵之战，殊属遗憾！”

幽灵教主桃面妖狐娇媚地说道：“前辈既然来了，本教正须借重，此次天下武林群侠，皆已麇集于山下‘潜龙堡’，实力甚强。

如果双方硬拼起来，还不知鹿死谁手。

久闻前辈以毒成名，如果能够兵不血刃，便教这些以义侠道自居的鄙夫们，丧命于不知不觉中，岂非上策？”

与万毒之王同来的幽灵神君徐中坚道：“前辈，何不进入房中仔细一谈？”

万毒之王遂跨步入内，坐下后道：“教主且休忧虑，据老夫所知，当今武林能胜得老夫的，已是聊聊无几。如果采取不光明手段，老夫实不屑为。不知对方究竟来了哪些厉害人物？”

樊素素娇声答道：“当然是宇内三奇为首，余则九大门派中人，或其他侠义领袖。”

万毒之王笆斗大的头颅，一摇一晃，说道：“这些人么，只要老夫使出一招‘万毒归宗’，便全无活命。”

就在几人密议之际，一缕黑影驰入金阙公主房内，两人一阵低语，那黑影便又如一缕淡烟般上了白烟崖，向云雾山下驰去。

潜龙堡的桩卡及瞭望人员，只觉一缕淡烟一闪，便什么都不见，方觉警疑。

大厅内的大慈神僧，蓦地低喝一声道：“来者何人？”

那黑影立即坠落厅中，现出一个青衫少年。

厅内群侠全皆惊呼一声：“青衫美侠！”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和笑面罗刹方芳，正欲问他畹妹病况有无进展。

龚钰立即说道：“事急矣，强敌行将到来，不知柳前辈何在？”

赛扁鹊越众而出，说道：“不知少侠唤老朽何事？”

龚钰道：“咱们四人，不妨再扮一次京华四老……”

笑面罗刹方芳道：“你是说干瘴谷那老魔头出山了？”

龚钰立即点头。

四人以最快速度，前往室内化装。

厅中群侠见龚钰如此紧张，料来敌必然厉害无比，但没有一个人知道“千瘴谷”隐有一个什么厉害人物。

就在众人猜疑中，从内室现出四个锦衣华服老人，向众人一拱手，便向来路迎去。

司马紫燕姑娘，不知钰哥哥在捣什么鬼，遂跟踪在四人身后。

她的“逍遥游”轻功，本就是武林一绝，是以跟在后面毫不费力。

才转过两处山拗，便见四人蓦然止步，做出一付悠闲神态，好像在赏月一般。

司马紫燕，遂隐身一块巨石之后。

就在这时，云雾山头飞落一点黑影，那黑影才一现身，蓦见四个华服老人，在月下徘徊，不禁惊“噫”一声，说道：“小虎子，咱们又碰面了！”

那化装小虎子的龚钰说道：“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，老朋友，你这样急急匆匆，莫不是想赶回‘千瘴谷’去吗？”

万毒之王生平不会撒谎，笆斗大的头颅，一阵摇晃，说道：“我是去找那些小子的晦气！”

锦衣华服老人故意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老朋友，是谁得罪了你，咱们弟兄也好为你出气。”

万毒之王摇摇头，说道：“谁也没有得罪我，——”

另一个华服老人一拂胸前银髯，说道：“老朋友，你这样就不对了，咱们都是四个甲子以上的人，岂可恃技凌人？”

万毒之王立即辩道：“他们虽然没有得罪我，但他们却得罪我徒孙的朋友，而且还把我的徒孙杀死，你说，这还不应该去找那些人的晦气么？”

那门牙暴露唇外的华服老人说道：“应该……”

万毒之王听了甚是高兴，说道：“如此，老朋友何不同我前去？看我施展‘万毒归宗’本领，以博一粲！”

华服老人制止他道：“老朋友，但你得说明白，你徒孙所交的是些什么朋友？”

万毒之王说道：“现今崛起江湖的幽灵教！”

“幽灵教？”

华服老人说道：“据我所知，那是天下最坏，而且最恶毒的教呀！”

另一个瘦小的华服老人故意粗着嗓子道：“令徒孙与这些人打交道，你正该清理门户才是！枉自你头颅大如笆斗，怎的连一点脑筋都没有啊？”

万毒之王被几个儿时友人数落一顿，心中实在不是味道，说道：“你们也许有偏见，……”

华服老人说道：“也许是是的，老朋友，你知道我们京华四老不远千里而来，是为什么？”

万毒之王摇了摇头，表示不知。

“我们也是来找人晦气的。”华服老人朗声说道。

万毒之王吃惊地道：“谁？”

“当然是幽灵教啊！”

“什么原因呢？”

“还不是杀了我最得意的门人！”

万毒之王心想：这四个老家伙一露面，幽灵教必毁无疑，即使一对一地

动起手来，未必能胜，何况还要四对一呢？再说，咱们都老了，犯得着拼命么？……

如此一想，便道：“老朋友，咱们干脆谁也不去帮如何？”

华服老人沉吟有顷，说道：“小牛子，这是你说！咱们卖你这个交情，白烟崖也不去了！”

万毒之王心中大喜，说道：“咱们难得一见，何不到都匀城中，买酒一醉？”

四个华服老人慨然应允，转瞬之间，全都一晃无踪。

司马紫燕躲在巨石之后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待老魔远去，她这才返堡将所见经过，一字不遗地叙述一番。

这万毒之王，大慈神僧曾听师祖讲过，行事全凭好恶，一身毒功，天下无敌。

如果不是青衫美侠妙计将他退去，侠义道还不知道有多少人难逃这一劫呢。

悟幻大师道：“那魔头曾去过嵩山，单是武功便深不可测，幸为龚少侠以智惊走，否则，真还可怕！”

三更甫过，四条人影便已翩然返堡。

此时群侠仍在厅中，未曾散去。正等待消息。

青衫美侠将衣服换过，方始来到厅中，说道：“那万毒之王，行事虽不免偏激，但颇重情感，他这一返回“千瘴谷”，武林中算是邀天之幸，否则，必须家师出山始能克制！”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道：“万毒之王这一不辞而别，幽灵教必起疑惑，咱们何不将白烟崖，予以重重围困，将群魔一网打尽，好在此时畹香师妹业已恢复记忆，不必再有所顾虑！”

巴岳茶客举壶啜了一口香茗，称赞道：“何大侠适才建议，深合奇袭原则！”

雪山圣尼低宣一声佛号，说道：“站在除恶务尽的立场而言，的确具有价值！”

大慈神僧长眉一轩，作了个悲天悯人的喟叹，说道：“天作孽犹可活，自作孽不可活，既然这是大家意见，老衲焉有异议？”

包围白烟崖之事，获得结论。

于是“潜龙堡”中，除留下天台病书生，及潜龙堡主外，一百余位江湖侠义，全部飞驰上了云雾山白烟崖。

在幽灵鬼府秘径出口，由宇内三奇，惠海大师，青衫美侠龚钰，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，笑面罗刹方芳等七人，扼守洞口，外面第一层布下武当“天罡阵”，第二层，再布下少林“罗汉阵”。

“罗汉阵”外，再以一众高手，如华山妙新庵主，峨眉觉了禅师，青城青霞道长，落英剑客，崆峒苍虚真人，点苍白云真人，邛崃掌门神拳无敌褚公权，仙霞一剑姚奇，沅江渔夫佟士杰，邛山烟叟于伍，泰山金枪戴笠，天山降魔上人，衡山大愚禅师，以及红石堡沙千里，熊静怡，赵紫娟，司马紫燕等，阵地外密切戒备，并断绝外援。

此种布置，无异铜墙铁壁，天下当没有比这阵容更坚强了！

幽灵教虽是教中高手如云，如今主客异势，只可闭关自守，以逸待劳。

谁知大谬不然，正当群侠占领了白烟崖，扼守住“幽灵鬼府”咽喉，桃

面妖狐樊素素除命徒众将入口封闭外，立召开紧急会议。

飘渺夫人莫毓瑶提出了个惊人消息，说道：“本教近来徒众日有逃亡，应予严厉制止。”

接着，她便举出了两个实例，谓幽灵九号，乃属老部下，却无故失踪，这证明该员如非遇害，便应是潜伏的奸细，如果诚如卑职推断，其可怕之处，远胜于外在的强敌。

幽灵神君徐中坚认为，现在敌人兵临城外，逃亡已不可能，关于忠贞问题，中坚以为凡是有不忠于本教之人，只要获得实证，便处以本教“五鬼搜魂”毒刑。

紧跟着提出攻守策略，由教主将敌人实力作了一番估计，希望教中高手妥慎商讨，因为这事关系着本教的存亡继绝。

主守的，当然不乏其人，其所持理由，认为孙子兵法中有云：“善守者，若藏于九地之下。”既是吾人深居地腹，粮食足敷三月之需，洞中且有甘泉，其量虽微，饮用已足，敌人来自不同之角落，岂耐久耽，终必弃守，待其分散，再分途拦杀，岂不有利而无害。

主攻者则否定以上理由，并加以驳斥，并谓所引用兵法“善守者，若藏于九地之下。”乃属断章取义，要知九地，必系指有多条出口而言，敌人无法测知吾人应从何处予以突击，今则不然，敌人困守白烟崖，一切食用之物不虞，彼等不惜跋涉数千里而来此岂有毫无所得而甘心离去？

如若三月之期守望，而敌人仍未撤去，那时岂不陷于攻守两难，兵法有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，以吾教目前所拥高手，放手一搏，敌人虽强且众，未必拦阻得住。

加以这些黑道魔君，一向自视甚高，要他们安心坚守，未必办得到，何况野性难驯，日久必将生乱，这一点，桃面妖狐樊素素知之甚深，于是决定了冒险。

她把所有高手，全调集第一线，一声号令，众高手蜂涌出洞。

只见厉啸之声，随着人影翻飞，青衫美侠等佯作不支之状，后撤丈余，让敌人倾巢而出。

那领先之人，乃是幽灵神君徐中坚，其次是都兰上人，长春仙子，肉球剑客裘异，白发红颜驼背姥姥罗冰心，万化神魔余化，飘渺夫人莫毓瑶，以下是三凶魂，七厉魄，三十六幽灵。

桃面妖狐樊素素，则率领地阙，金阙两位公主，扼守洞口。

金阙公主手持牟尼剑，静观场中变化。

都兰上人的对手，是大慈神僧，长春仙子的对手则是雪山圣尼，青衫美侠龚钰已与幽灵神君徐中坚交上了手，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左手玉笛，右手金扇敌住了白发驼背老婆子，笑面罗刹方芳，以一条玉带，把肉球剑客戏耍得不亦乐乎，巴岳茶客的对手是万化神魔余化，惠海上人用掌风圈住了飘渺夫人莫毓瑶。

不知是有意或无意，三凶七厉进入了武当的“天罡剑阵”，三十六幽灵，则又闯进了少林的“罗汉阵”。

最初，桃面妖狐樊素素，还面带笑容，以为三凶七厉以及三十六幽灵得以轻易出阵，届时来一个里应外合，岂不大妙。

谁知这些人，只要闯进阵内，便再也无力冲出，她这时才瞧出了危机，然为时已晚。

桃面妖狐樊素素，不禁玉容惨变，心说：“这一阵，只许成功，不准失败，万一不幸而失败，自己将无死所。”心头更加感觉忐忑不安。

尚幸此时，双方战斗激烈，自己这面高手，还没有伤亡，稍觉宽慰！

又是一个时辰过去，业已破晓时分。

星殒，月落，黑暗逐渐消失。白烟崖上正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惨烈搏斗。

金阙公主黛眉一皱，说道：“母亲，如果这样硬拼下去，形势将对本教不利，如果加入吾等三人之力，胜败便将立刻改观。”

桃面妖狐也觉得只有这么办了，点头说道：“好，就这么办吧！”

“吧”字一落，便向阵中飞去。

金阙公主一声清啸，宛如凤鸣，牟尼剑红霞一闪，指着她右面的地阙公主樊白玉说道：“丫头，汝之心肠太已歹毒，害得我李晚香一家，骨肉分散，身败名裂，今天，是汝报应之期！你还有何话说？”

地阙公主樊白玉，不虞变生肘腋，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失去记忆的李晚香，竟然能痊愈，不由心胆俱裂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记忆……恢……恢复了！”

“是的！我的记忆力恢复了！”李晚香冷冷地说道：“你在临死前，总该要想那是何故？好于死后瞑目。”

地阙公主樊白玉银牙一咬，说道：“你猜得不错，我正有此问！”

“告诉你不妨，因为我已连续服下钰哥哥一连三次给我送来的‘还魂丹’，这，你们想不到吧！”

“看来，他是化装后混进鬼府，并无什么令人惊异之处，但是我想你定欲知道，我为什么出此狠毒手段？”

李晚香芳心一震，说道：“正跟你说的一样，我正想知道！”

“告诉你不妨，因为你夺去了我心中的爱人。”

“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要令你双手染满血腥！”

李晚香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好恶毒的主意！”

“意”字甫落，身形一闪，一指点中樊白玉“将台”穴上，立告昏厥，倒在洞外。

桃面妖狐樊素素，方助飘渺夫人莫毓瑶，向惠海上人攻出三招，忽然发觉爱女被李晚香逼住，这一惊，岂是小可。

立即撤身飘回，面带寒霜，说道：“红玉，你这是为何？”

李晚香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谁是红玉？你以为我真地失去记忆么？”

桃面妖狐不胜惊讶，心想：“难道她的记忆力突然恢复了！是啊！难怪她近日来，好似有着心事，分明不像一个丧失记忆之人所应有的现象。”

这些思想，正在她脑海里电旋颺转。忽听晚香姑娘娇声说道：“妖狐，现在我要问你，为什么要掳去我的父亲？”

桃面妖狐芙蓉面上，顿露杀机，说道：“这类事，难道你想知道？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伸手入囊，抓了满满一把“断魂桃花”暗器。

李晚香装作不知，望着斗场浴血肉搏的幽灵教徒，说道：“当然。”

桃面妖狐暗器入手，心中多了一层保障，俏笑一声，说道：“那么我就趁你未死之前告诉你一个秘密吧。”

“好吧，你说下去！”

“二十年前，有一个昆仑弟子，方出师门，在路上邂逅着一个少女。

那少女因为受伤之故，倒地不起，不时发出呻吟之声，被那位昆仑少年李璜所救。

不久，这位少女便在李璜花言巧语之下，失去贞操，而且有了身孕。

那位少年李璜，原本想娶她为妻，事为昆仑惠海秃驴知悉，将之押回昆仑。

那少女生下一个女孩子，因为没有父亲，便从母姓，为了纪念两人，便取名白玉。

那少女因为生下此女，流血过多而得下瘫痪之症，几达十年，一直隐居雪峰山‘千桃谷’。等到她病愈下山寻找那姓李的少年，他竟忘恩负义，娶妻生女，而且改名李去非。

“你不必再说下去，家父为人，我知之甚深，如果人不负他，他决不负人，看来那少女定是个声名狼籍的女人，否则，师公他老人家，也决不会多管闲事。

那少女，一朝武功恢复，为了占有，便用鬼谋将家父掳去。

谁知家父情操自励，决不重拾旧欢，而且不惜一死。

于是，那少女便将家父囚禁起来，是也不是？”

桃面妖狐樊素素，深感惊异，说道：“这些秘密，定是白玉告诉于你！”

李晚香做了个不屑表情，冷冷道：“这是必然发展，还用得着告诉。”

“你再说以后事件，看你猜得可对。”

“哼！那还用猜么？”

“那妇人，用计落空，空闹难收，在偶然机会下，结识了幽灵神君那个恶徒，在同恶相济之下，于是，那水性杨花的妇人，便转移目标，率性投身幽灵教下。

更因她得知其女认识了青衫美侠，利用她与我面貌相同之故，而设下圈套，使我与钰哥哥反目，在急怒之下，震伤大脑，丧失记忆。你便要使我坠入万劫不复之地，而授意白玉乘我神志不清，指使我去杀一些可敬的武林前辈。

毁我一生，让我没有面目去见天下武林侠义朋友！

假使，你当时一刀把我杀了，不会有人恨你，可是，你那恶毒的诡谋，至今思之，犹令人怒发冲冠——”

桃面妖狐樊素素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丫头，你又能把本教主怎样？”

“怎样？自然是要碎尸万段啊！”

“凭你也配！……”

“配”字甫落，迅即挥臂一扬，数十点红影，向着晚香姑娘疾射而至。

她的“断魂桃花”，从无虚发，二十年前，就已震惊武林，这一暴然出手，威势更是不同凡响。

不过，她今天遇着的对手太强，只见绿影闪处，数十枚暗器，全部落空。

而且头顶上，一阵飒然风响，红霞暴涨，方惨叫一声，一颗头颅，砰地一声坠落地面。

在晨曦中，冲起两尺多高一股血剑，一代女魔，便这样暴尸荒山。

幽灵教主桃面妖狐樊素素，这一毕命，三凶魂七厉魄，三十六幽灵，被困“天罡”“罗汉”阵中尚不知情，还不怎样。

可是把核心中的幽灵神君徐中坚，都兰上人，长春仙子，肉球剑客裘异，自发红颜驼背姥姥，万化神魔余化，飘渺夫人莫毓瑶等一众魔头，吓得心胆

俱裂。

最令人心寒的，便是李畹香，手握牟尼剑，守着洞口，寸步不离。

现在成了进既不能，退亦不可，死路一条，宛如鱼游釜中，燕巢幕上。

幽灵神君徐中坚知大势已去，惊怒交加，顿时面如蓝靛，两眼射出幽绿光芒，幽灵剑绝招连绵，总想将青衫美侠龚钰迫退，以便仗着奇异幽灵武功披风逃逸。

谁知龚钰好像早已对自己的心意了若指掌，一条绿色玉带，化作漫天带影，将自己紧紧裹着，无论自己怎样狂攻猛打，却无法将敌人迫退半步。

幽灵神君徐中坚，把幽灵秘笈上的武功，都使遍了！对方仍是从容得很，好似游刃有余的样子，心想：“这小子近来功力，又有了惊人进步。”一时之间，骇得背脊上冷汗直流。

他现在才知道，要想全身而退，已不可能，钢牙格格一阵猛挫，幽灵剑震出朵朵磷花，一式“囚魂噬心”，连人带剑一齐向龚钰扑来。

这是一种两败俱伤的打法。龚钰暗哼一声，错步旋身，沉腕一抖，绿色玉带，挟着惊心锐啸，扫在幽灵神君徐中坚左臂，立时肩骨碎裂。

这家伙也够狠，一声惨叫，点足腾身，御风欲遁。

青衫美侠龚钰清叱一声，喝道：“恶贼，你还想逃走么？”

立展“龙飞九天”轻功追去，并施出“太虚玄天神功”，向前猛劈。

幽灵神君厉啸一声，手中幽灵剑脱手飞出。

他以为青衫美侠定然闪避，谁知那宝剑掷出，对方非但不闪，而且挥出一股庞大潜力，使得幽灵剑掉头回飞，其疾若箭。

徐中坚张臂猛升，蓦地“涌泉”穴上，被那剑柄猛地一撞，顿感半身麻木，身躯骤失平衡，向着白烟崖峭壁坠落。

只闻一声惨号之声，谅已坠下岩壑，碎骨粉身。

幽灵神君一死，群魔更加意乱心慌。

尤其是飘渺夫人莫毓瑶，她实在早已不行啦！惠海上人心地慈悲，将她点了穴道，移在樊白玉一处。

白发红颜驼背姥姥罗冰心，自然不是蓝衣书生何天衡敌手。

她此时非常后悔，只因一念之差，一把老骨头，就这么葬身中原，不由老泪纵横。

何天衡陡地停手道：“姥姥，我知道你仅因好胜，一念之差，别无恶迹，现幽灵教已土崩瓦解，你就赶紧离去吧！”

白发红颜驼背姥姥罗冰心，说道：“老婆子一生刚愎自用，结交非人，还有何面目见天下江湖朋友——”

言罢，举手便向自己天灵盖拍去。

陡地，一缕劲风，点在罗冰心肩井穴上，顿感左臂一麻，便已拍不下去。

跟着，青衫美侠龚钰也来了，说道：“老人家，幽灵教已激起武林公愤，迟了，恐怕我们亦无法保全你。希望你从此回到快乐岛，忏悔已往！——”

语重心长，驼背姥姥一去，蓝衣书生即向洞口走来，喊到：“畹妹！这洞口由我来守吧！……”

碗香姑娘深知师兄用意，是要自己建功赎罪，心中自是万分感激。

螭首一点，牟尼剑泛起一片红霞，奔向长春仙子苏雪红罩去。口中却向雪山圣尼说道：“圣尼，这女魔交由晚辈吧！”

雪山圣尼低喧了声佛号，退立一旁。

长春仙子苏雪红脆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丫头，换了你，又能把仙子如何？”口中是在讲，心里可已在打鼓，因为她知道李晚香手上那柄牟尼剑，万难对付，而且，前在大雪山已结下深仇，看来，她是不想放过自己——

心此一想，手中长春藤，却已沉腕疾抖，说道：“老龟婆既然龟缩洞中，不敢出现江湖，五十年前旧恨，正好今宵一并清算！”

晚香姑娘一听长春仙子，出言辱及师父，不禁勃然大怒，说道：“姑娘今天要是让你从手下走过百招，就让尔逃生！”

长春仙子苏雪红娇笑一声，回过脸来，向着青衫美侠龚钰道：“钰弟，你可同意令师妹之言？”

青衫美侠龚钰毫不考虑地说道：“同意。”

“答得好干脆。”长春仙子说道：“倒底不愧是同床共枕之人！”

晚香姑娘顿时晕生玉面，羞怒交加，一声娇叱道：“你这烂嚼舌根的，姑娘誓必让你难逃剑下！”

“下”字一落，震腕红霞疾飞。

长春仙子赶紧移形换位，长春藤反臂甩出，使出一记“情丝系足”，口中却道：“你这黄毛丫头，惯会说大话，就是令师老龟婆在场，她也未必敢狂言必胜！”

晚香姑娘火爆的脾气又发了，脚下踩着“七绝大挪移”身法，手上牟尼短剑，刷！刷！一连攻出十数剑之多，招招狠辣，剑气森森。

长春仙子苏雪红，虽是被逼得团团乱转，反而安了心。

原因是，上乘剑术不能心浮气燥，否则，便不能发挥它的妙用。

姑娘这一动了气，长春仙子却已笑在心头，半盏茶时间五十招便已过去。

青衫美侠龚钰不禁低喟一声，这一声低喟虽是极其低微，晚香姑娘却已听得真切！芳心不禁一震，暗说：“这是怎么啊？”遂生了警惕之念。

于是，她按捺住满腔怒意，把一套牟尼剑法尽情施展出来。

第五剑，显出了它的精微奥博，剑上红光伸缩已达四尺余长。

红霞映着朝日，白烟崖上显出一片奇景。

长春仙子一缕鹅黄影儿，满场惊窜。

她已被晚香姑娘这套牟尼剑法，惊骇得心悸魂飞。脆笑之声，已不复再闻，她不时以一缕乞怜眼光，向着龚钰匆匆投去。

青衫美侠却正注目于都兰上人与大慈神僧的一场惊心拼搏，两个都是内家高手，打得格外激烈，是以青衫美侠并未发现长春仙子眼色。

眨眼之间，便已八十招过去，她是希望应付到一百招而不败，生命便可保全。

她最了解侠义之人，永远是一言九鼎。

眼看就是九十五招了！她希望熬过这最后五招。

晚香姑娘牟尼剑震出朵朵红莲，漫空飞舞，她一连使出“佛缘广结”“普渡众生”“天花坠地”“梵行高远”“摧妖伏魔”五记绝招。

剑上陡地生出一种无形剑气，将长春仙子苏雪红罩得周身严严实密，而且滋滋之声大作。

她虽将“七欲玄煞”运集护体，但那牟尼剑上森然剑气，仍不时透过玄煞幕内。

她心头蓦地一慌，只闻嗤的一声，牟尼剑在一记“摧妖伏魔”绝招内，一剑插入长春仙子心窝，立时喷出一蓬血雨，已玉殒香消。

东海肉球剑客裘异，见长春仙子一死，万化神魔余化，被巴岳茶客废去武功，该心内，仅胜下自己和都兰上人两人，早已魂飞天外。

尤其笑面罗刹恨透了这家伙，听说丈夫有一次几乎命丧他的剑下。

正当他身形弹起，方方便在一声银铃脆笑中，将他以一招“素香凝形”，摔在丈远之外，摔得他发昏颠倒，一时爬不起来。

东海肉球剑客如一只发怒的猛虎，张牙舞爪，怒吼连连，他虽是功力高深，剑招奇异，可是他却敌不住笑面罗刹的丈二玉带，全身被扫得伤痕处处。

他想不到自己纵横一世，却被一个少妇打得如此狼狈不堪，心中的那份难过，更非笔墨所能形容，他才想到后悔，后悔不该投身于幽灵教助纣为虐。

可是到这时候，为时已经晚了。

他知道自己如果被掳，必将遭到羞辱，一声沉叹之后，举掌向天灵击下。

只闻“吧”的一声，立即脑浆逆射，血迹模糊，一世怪杰，只因一念之差，便落得恁般下场。

都兰上人此时恶念陡生，从腰间摸出七支短剑，挥劈发出，只见一缕银虹，直向大慈神僧射去，快逾电闪。

群侠眼见神僧难逃大劫，全都不由发出一声惊呼。

这时青衫美侠龚钰清叱一声，喝道：“秃驴，这是你自己找死，怪得谁来。”

语声甫落，双臂一扬，怪事立现，那七缕奔向大慈神僧要穴的短剑，陡然掉头回飞，擦！擦！擦！七支短剑，一律插向都兰上人心窝。

又是一声凄厉的惨噪，荡漾于云雾山万壑千峰，弥久不绝。

大慈神僧念了一声佛号道：“谢施主解除老衲一劫。”

青衫美侠龚钰谦逊道：“神僧不过秉我佛慈悲意志，不曾注意都兰上人暗算，晚辈前因在四望山曾经领教其七绝剑法，故早已留神戒备，不使奸谋得逞，何谢为之！”

众侠既将魔酋全部解决，再向“天罡阵”望去，只见三凶魂，七厉魄，业已伤亡殆尽。

此时残存的，仅有大漠秃鹰那占魁，及崂山狮面道人两个魔头而已！

此次武当的“天罡剑阵”，加入青阳真人，和赤阳真人两位武当硕果仅存的元老。

这两人自师侄玄清道长遇难后，十分愤怒，今天正是复仇之机，哪得不大开杀戒。

于是三凶魂，四厉魄，就在这样的情形下，连声惨噪，死于武当“天罡剑阵”之中。

剩下的大漠秃鹰，和崂山狮头道人，已是全身血污，剑伤累累。

大慈神僧朗宣一声佛号，说道：“幽灵教既已解体，老衲敢请武当掌门“玄鹤道长”应体上无好生之德，予以废弃武功，任其逃去如何？”

玄鹤道长叹了声；“善哉！善哉！”长剑一垂，“天罡阵”立时停止，玄修道长及玄妙道长，各出一指点在秃鹰及狮面道人“七坎”要穴上，顿时武功尽废。

这两位恶煞，黯然叹息一声，慢慢向云雾山下遁去，深感前尘如梦。

再说“罗汉阵”所困的三十六幽灵，虽然亦死亡了十余人之多，但较之“天罡阵”来，远为逊色。

群僧中，亦有二人受伤，这并不是说少林的“罗汉阵”逊色于武当的“天

罡阵”，“天罡阵”有着玄修，玄鹤，青阳，赤阳，众多高手，而少林的“罗汉阵”，则全靠悟幻上人，独自主持，而这三十六幽灵的武功与七厉魄相差有限，而人数却多出数倍。

虽然如此，群邪仍是闯不出阵外，只闻不断传来惨嚎之声，莫不胆战心寒。

大慈神僧来到阵前，高声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幽灵教自教主以下，连同三凶七厉，全已伏诛，尔等如再不弃械认罪，恐将死不旋踵。”

此言一出，群邪心胆俱裂，知道凭自己这点技艺，决逃不出白烟崖，立即抛下兵刃，静待群侠处理。

“罗汉阵”在悟幻上人一声喝停之下，立即静止。

青衫美侠剑眉一掀，十指齐飞，二十四位幽灵，全被凌空废去武功，并将地阙公主樊白玉，及飘渺夫人莫毓瑶，万化神魔余化等三人穴道解开，提来集中一处。听大慈神僧训示：

老和尚未语先念佛，然后说道：“我佛有言，‘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’，施主们武功虽废，但生命仍可保全，如能回转家乡，寻一正当职业，或工，或农，或商，均无不可，未必不能颐享天年。

如果妄图运用真力，便将立刻残废，任谁也不能相救。

记住：‘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’”

群邪斯时已有悔悟，方信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自己一生作恶多端，该有此罚。

青衫美侠龚钰挥手道：“去吧！记住神僧之言！”

群邪果真启步向云雾山荒径而去。

李碗香想起自己被地阙公主害得迷失本性，杀死少林武当掌门，以及宇内二奇天府酒仙刘慕伶，逍遥散人司马无忧，点苍谢氏昆仲，不由娇喝一声，道：“樊白玉，给我站住！”

樊白玉姑娘玉容倏变，蓦地一咬银牙，说道：“碗香丫头，我知道你不会放过我——”

“是你！”李碗香黛眉挑煞地道：“你的心肠太歹毒了！害得我比死还难受。”

青衫美侠龚钰大叫一声：“碗妹！……”

碗香姑娘立时泪下如雨，挥手道：“去吧！杀了你也救不了我！”

樊白玉这才袅袅婷婷，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了！

樊白玉姑娘一走，碗香立即款步上前，握着司马紫燕姑娘的玉腕道：“燕妹，你恨我么？”

司马紫燕泪水如泉涌出，摇摇头道：“过去我恨，当我知道你是中了别人暗算，而神志昏迷，记忆失去时，我再也不恨你了，我恨的是桃面妖狐母女。碗香姐，咱们都是被害人。

自从爸死后，孑然剩下我一身，如果你不嫌弃，我叫你作姐姐好吗？……”

碗香姑娘忍不住伤心，啜泣出声，她没有想到司马紫燕，竟这样宽大，遂感动地伸手抚着紫燕头上飘拂的发丝，说道：“燕妹，我当然乐意，同时，我也希望你以后对待钰哥哥，一如我之对他！你不会拒绝吧！”

司马紫燕一时没有想到话中涵义，遂点头道：“我答应你！”

碗香姑娘再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钰哥哥，我们的话，你都听见了！记住，

你要好好地待她！”

青衫美侠龚钰道：“畹妹既有吩咐，敢不遵命！”

畹香姑娘陡地脸色一整，向着天下侠义英雄道：“各位掌门，各位前辈，畹香不幸中了敌人鬼谋，丧失记忆，使少林上代掌门天弘上人，武当上代掌门玄清道长，天府酒仙刘伯伯，逍遥散人司马伯伯，及点苍两位老前辈，不幸惨死，畹香难辞其咎，兹特当着天下群侠自裁谢罪。——”

“罪”字一落，牟尼剑红霞一闪，便向螭蛟般的粉颈抹去，龚钰大叫一声：“畹妹！——”

脑际“轰”的一声，便告昏厥。

这时白烟崖上一片惊呼。

蓝衣书生何天衡立即运功贴住师弟“玄机”穴，使他神志恢复。

当他醒来，高声呼道：“畹妹，畹妹！你去了！我也义不独生——”

蓝衣书生迅即伸手拦住道：“钰弟，畹妹没有死，你看看啊！”

龚钰果真睁眼一看，畹香正与紫燕姑娘双双站立自己身旁，说道：“钰哥哥，你这是何苦？”

龚钰伸手握住畹香左腕，说道：“畹妹，你答应我永不分离！”

她脸色苍白得甚是怕人，只是点了一下头，笑面罗刹方芳则正在替她敷治伤药。

原来笑面罗刹方芳，早已瞧出畹香有自裁谢罪之心，遂悄悄来到她身旁，当畹香举剑自裁时，已被她出手阻止。

畹香把剑交给左手，说道：“师姐，妹子不死就是……”

方芳信以为真，谁知她左手牟尼剑，轻轻一闪，一只婺黄，迅即坠地，血流如注。

笑面罗刹大惊，这才点住血道，让血液局部停流，然后再给她上药包扎。

天下群侠莫不敬佩畹香姑娘性情的刚烈。

龚钰募觉有异，伸手拉着畹香右臂一看，不禁虎目泪如堤溃。

事情演变到如此，虽庆幸幽灵教已告覆灭，心中莫不感到难过。

群侠纷纷前来告辞。

邛山烟叟于伍老泪纵横地道：“孩子，你以前的行为，乃是失去记忆所致，此乃天下武林所共知，你又何必自残如是？——”

畹香姑娘叫了一声：“义父！”

旋又泣不成声。

玉笛金扇蓝衣书生何天衡待群侠去后，见只剩下字内三奇，沅江渔夫，仙霞一剑，神拳无敌褚公权等，遂道：“他们既都走了，咱们处理善后。”

除刨下土坑，将几十余具尸首悉数掩埋后，并由龚钰移来无数万斤巨石，将幽灵鬼府填死。

这才扶着畹香姑娘，一行人浩浩荡荡向山下行去。

片刻之后，白烟崖，这曾经使得天下武林震动，人心惶惶的“幽灵教”总坛所在地，只余荒草落叶，乱鸦斜阳。

(全书完)

